學文堂集不分卷（一）

〔清〕陳玉璂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刻本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序

周易彙解序

善學易者學孔子而已矣善學孔子者學孔子之十翼而已矣孔子雅言詩書禮而不言易嘗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聖如孔子猶歎然於此豈非以易之理微孔子終身學之三絕韋編而始有得故作十翼說卦序卦彖傳象傳恐學者泥於爻局於序又作大象雜卦易之理已盡而世儒猶謂孔子有未盡之易又謂易爲卜筮作群然以朱子本義爲宗論八卦蓍策則以邵雍先天圖牽强附合及有乖於孔子則曰此伏羲之易非孔子之易嗚呼易至孔子尚有未盡而謂邵子圖出而後盡豈不悖且悖乎說者謂易至孔子不言象余以爲其說甚非上下二篇大象小象說卦雜卦凡於天地則昆蟲草木無不取象其言曰易者象也是言象莫如孔子彖爻之象文王周公既繫

之故孔子可不復言漢魏以還學者多附會穿鑿惟王輔嗣能窺十翼之理程正叔更廓其義而爲易傳可爲知篤信者矣十翼初自爲一書猶傳之於經也漢鄭玄始以附於經卽今乾坤二卦章句次第是而輔嗣又自坤以後分彖傳附彖分象傳附爻而以彖曰象曰别之頗便學者誦習是輔嗣正叔康成諸君子皆可爲孔子功臣若近世承邵朱之說謂三聖不同易以分經合傳爲非古歸咎輔嗣嗟乎孔子視三聖則古自視則爲傳由今視四聖則皆古皆經學者不能如孔子之學易徒好爲議論以獲罪聖人何哉予年來刻苦事經學自根才識闇昧不能卓然有所自得止就前人之解有合於聖賢者彙鈔爲一編朝夕觀覽嘗欲以十翼槪全經之旨於解特詳若緯候占測得之無補於經言之適以滋惑悉畧焉苟徒以易爲卜筮之書則京房郭璞諸人術非不精何至不能自保其身先儒有言曰學易當於理中觀數不當於數中索理邵堯夫作先天圖朱元晦䟦河圖求卦皆數

中求理也元晦嘗言讀書眼前說出便好崎嶇說出便不好如讀易只眼前說出本義所以疎淺不足觀堯夫先天方圓等圖正所謂崎嶇而信從不疑何哉予故曰善學易者學孔子而已矣

周易圖書解序

河圖洛書天以數示聖人八卦奇偶聖人以數示學者故曰易者數之林也天地間事物之節變動之候晝夜寒暑死生聚散之故莫非行乎自然而數呈焉圖書數成於五八卦成於三故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合圖書之數而成百百盈數也圖五十有五書四十有五以五十中分圖多五書不足五伏羲大衍損圖而益書用其中爲五十以爲大衍之體衍之仍得五十少一以象虛得四十有九爲大衍之用夫聖人豈不可用全數以衍易哉誠見理無盡數亦無盡有餘不足天地所以不窮而損益變通以不用而用聖人作易之微權也然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不言其因圖以畫卦因書以立範其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屬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父子始班固作五行志引歆向之言以爲伏羲則河圖以爲八卦大禹法洛書以開洪範自是諸家之言易範者類以九疇配八卦至宋儒蔡九峯乃衍九疇之數作皇極

內篇以書有九數範有九疇疇有九等遂以九衍之余獨謂圖書並出皆所以作易而大禹洪範非洛書蓋自一至十者圖之數陰陽奇偶之理以具準之易無不合以爲易固宜若以書之數合範之疇其數未嘗不同然九疇中左右前後名數之陰陽奇偶合之洛書俱不相當舍陰陽奇偶而惟取數之九則淺窺洛書矣且夫河圖圓而洛書方邵子曰圓者天也紀曆之數起於此乎方者地也畫野分州之法起於此乎圓爲天而陽下陰上者在天則地道上行故陽不亢陰方爲地而陰偶陽正者在地則不居成功故陰不礙陽蓋圖書皆以五居中然五居中而一則居下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荄在下以天地言則雷復在中以鐘律言則元聲潛萌於黃鐘之管故聖人繫乾以見天之心乾者一數也此圖書所以一居乎下而數之所以起乎一也先儒有言曰易何生由一生太初渾淪一畫乍啓父母六子包孕其中一而二二而一變化無窮非如後世根幹枝葉次第之說然則先後天方

圖等圖紛紛不經胡爲乎予集圖書解畧次其說
俾善學易者折衷焉

周易蓍策解序

予纂易解而以蓍策另爲一編蓋以蓍策者聖人
所以神明乎易之物而易之所自生則不係此也
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又曰人而無恆
不占而已由此觀之所爲學易不必主於蓍策所
爲不占不必不主於蓍策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
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如是則無往非
易無往非占卽龜策不用亦未嘗有害於易蓋卦
者挂也易雖言聖人挂象以示人命之曰卦卦明

而易可知則亦何必越卦而譚蓍策况乎後世之
人欲勝於理往往蘄徼福免禍卜史復矯誣附會
之而蓍策益不足言或曰春秋傳之言筮則甚驗
也聖人開物成務自有正大顯明之道觀其占詞
多侏離不近於理况揲無殊法古今無異理何獨
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則無不奇中若後世則用
之而不盡驗豈非左史譸張好奇詞多文致不足
爲據乎雖然易以變而成變莫如蓍策聖人使人
揲策求爻以合於卦又爲老少之法使因數求爻

以盡變四十九策立而爻象變動受命如響故曰蓍之德圓而神今之人習流忘原不審聖人所以作易之故極深研幾以求其至當徒以卜筮目之即朱元晦且不免何況其他嗚呼易之爲書何書甚至邵堯夫則視爲占候陳希夷諸人則目爲養生如參同悟眞等篇莫不引八卦托先天爲鍊神馭氣之術使古聖賢之大道淪於方技韓愈曰人其人火其書其在斯乎有志易學者當不以予言爲過當也

周易卦象解序

易者變也彖爻象辭無往非變其大者莫如序卦上下凡六十四轉造化人事之理無不妙合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不知序烏乎學易卦有名非定名爻有象非定象無名而名莫非名無象而象莫非象若使文王再衍周公再繫今之卦名爻象未嘗不可更爲他名他象得是說者可以知易之變矣上下二篇之卦六十有四一正一倒文王所次第也孔子作傳隨意指掌如水流轂轉

所謂一而二二而一學者惑於邵氏先天圖說以乾一兌二爲伏羲本義疑序卦爲牽合則二篇次第可任意雜遝焉用文王演爲也夫卦八而已無所謂六十四六十四者八之錯故經第言八未嘗言六十四周禮大卜八爲經六十四爲別邵氏横圖相生是經與別混而無分既以序生則不應言八卦相錯既序矣焉用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猶強引兩儀四象八卦語解至繫空漫說以爲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夫八卦

錯成六十四安所得十六與三十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以臆作非經有明法也及爲圖不合又顛倒割湊彌引數往者順知來者逆爲解朱元晦喜其言以爲羲聖的旨嗚呼若是者可謂邪變者矣而豈聖人之所爲變乎嗟嗟學者好爲反古之論附會穿鑿自漢魏九家已然至後世尤甚如蒙之象曰蒙以養正聖功其義甚明而于寶則曰武王崩年九十三歲成王八歲天後成王之年以養公正之道否之大象曰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虞翻則曰乾爲榮祿坤爲弑君巽爲入伏乾爲遠艮山體遯謂避難遠遯入山故不可榮以祿如此之類不可勝數於象彖何獨邵氏於經未合猶未至悠謬如是若二君者豈非易之罪人哉予材質偺鄙於易不能窺見萬一而離經叛道之言固望而知非若影響牽合繹邪亂正如圓鑿而方枘者則參酌先儒諸書而得之辭苦不能達意不工固不必論也

尚書辨正序

班固藝文志尚書二十九篇漢文帝時濟南伏勝所受勝爲秦博士秦禁書勝壁藏之漢定勝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治尚書者無有勝時年已九十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得二十八篇當時有僞泰誓一篇并行合二十九篇至東晉時有稱漢孔安國所註尚書者出較伏生多二十五篇遂稱伏生書爲今尚書夫六經爲百氏之本學者固宜守之而不變而讀書卓識之士尤必辨其本中之本以定所宗如書有古文春秋有三傳禮有周禮則不必辨而可信也今觀二十八篇之書其意厚其辭簡樸斷續詰屈欲言不盡言不用繩削而變動莫可端倪讀者乍讀結齒愈讀愈盤鬱再三讀之覺古人之精神光氣皆勃然溢發又如劍在函玉在石狀隱隱不可窮視若孔書則膚淺輕揚一覽易盡古人脩辭以立誠孔書則詹主脩辭而古意已失千餘年來竊附古人而無有攻之者經生家恪于功令不

敢有所分別固不足怪豈有志明經者亦聽其承訛襲僞久假不歸乎予以今古文分錄二册名爲尚書辨正又爲是說以序之雖無補救正聊存其說于天地間以待卓識者論定先儒誤解金縢誣周公殺兄故自大誥以下諸篇語多不曉王介甫朱元晦謂大誥難讀且須闕之金縢大誥文義本明又證以風雅諸什周公何嘗有殺管叔事其言出自孔書誤解我之弗辟一語于是益信孔書之妄而嘆讀書者之不可無識也

書疏序

黃子纂書經解若干卷名曰書疏問序于予予曰甚哉序書之難也六經易書詩皆有序惟書序僞蔡仲默紬之是已詩序本非僞朱元晦疑其非易序卦非聖人不能作元晦亦疑其非夫易無序卦則不知聖人演易之意詩無古序則不知美刺所由典古人有所未傳故序者申明之以告後學若書序祇括舉經文無補于書非如易詩序之不可少而詞義尤疎畧牴牾至孔安國自序絕不類西漢語亦未嘗于前人未傳之蘊有所發明故曰序書難雖然書非徒序之難而讀尤難先儒誤解金縢誣周公殺兄故自大誥以下諸篇語多不曉至欲闕之夫金縢大誥文義井然可據又以風雅諸什證之周公未嘗有東征殺管叔踐祚朝諸侯事殺管叔出自孔書蔡仲之命誤解金縢我之弗辟一語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解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承訛襲僞千百年于茲矣昔人有言曰孔書四代文字一律理所必無詩

如商頌縝栗周頌清越二代文質之分詩既如是書亦宜然豈商書清淺反不如周書樸茂即此可斷孔書之妄況于誤解之紛紛乎讀書者能斷然知其妄起而釐正之而後上古之書不爲後人所竄附故曰讀書難雖然自明以來以五經立學宮用以取士士子畏功令雖具卓識亦莫敢竄議能爲經解成一家言即目爲明經之士此黃子書疏之所自作也予按其書援引考據確然不易其傳世奚疑禮曰疏通知遠書敎也其失也誣所爲誣

不知何指有謂記與孔書先後同出誣當在孔書其說似當黃子既知疏通知遠之爲書敎取以命其書必審其誣毅然有所釐正雖以序書之難予嘗更爲不文之詞以申明予之意告後學也

禹貢翼傳序

婁東錢子侮仙作禹貢翼傳問序于予且謂予曰昔人善解禹貢者莫如艾千子夏彝仲皆以今日山名水勢合之古人庶便後生之考信然艾失之簡夏失之繁予爲增省成若干卷竄附己意予讀之深嘆信爲禹貢功臣因告于錢子人不具曠古之識不可讀書經生家治舉子業恪守不知通變不足怪若有識之士則必辨其是非眞僞求無憾于古人而不惑庸衆人之見益予嘗于書有深憾

伏生二十八篇爲眞古文孔書二十五篇明爲後人之竄附二十八篇中文辭最古者堯典皐陶謨禹貢三篇爲千百世史書之祖堯舜一德故二帝合典五臣同心故臯陶合謨孔書離堯典爲二以補舜典其識已卑復別增禹謨一篇文辭去古愈遠況禹亦何必有謨禹貢一篇文章經濟莫大于是即以當禹謨未嘗不可乃必補掇成書以欺後世此予之所以不能無憾乎昔人有言曰禹貢文章敘事朴直言語質而愈新後人極意整齊反傷

體此孔書所以不可竄附也古今國家大事莫如田賦唐虞以前田皆有賦而壤無定則或田薄而賦重或田厚而賦輕禹平九州分田爲九等故復于帝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蔡蒙旅平而賦由帝栽也他如錫土姓弼服建官皆功高不尸以全臣子代終之節故禹之經濟大也錢子聞之躍然起曰乞卽書之爲序予曰作者有所未傳故序者申明之以告後之爲學者今以子翼傳爲禹貢序古人當必心許亦何事予之贅一詞哉

詩恭序

甚哉說詩之難也自秦火之後毛齊魯韓諸家紛然以起學者莫知所裁厥後馬融爲毛傳鄭玄作毛箋毛氏遂孤行天下迨朱紫陽掃諸家而集以成傳於小序尤指擊之嗚呼亦安見小序之果非紫陽之果是耶當周盛時風如二南及其衰也風如黍離何獨平王以後雅始降而爲風鴟鴞周公之詩固降爲風矣係之豳宜乎況自文武至平王三百餘年當成康盛時環王畿之衆豈無一詞一

咏足備聖人之删存何至東遷之後有風何彼穠矣平王以後詩也乃列之二南之內程氏大昌之言直以爲詩有南雅頌而無風其有風也非古也蓋二南樂也與二雅三頌並奏之燕享賓客宗廟朝廷之上國風則太史所陳以考列國之風俗詩可採而聲不入樂歐陽修曰二南作於事紂之時麟趾鹿鳴皆非治世之音鄭　樵又云詩者樂也古人以聲詩奏之於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怠於政事者則取是詩奏之以申警諷非頌美也然則風

雅頌之名又然乎否乎嗚呼作者既遠欲以後人之意見附會牽合以求其當誠所甚難況當秦火之餘漆書蝌蚪詎無闕逸而番譯者與訓詁者又保無紕謬損益之病如書經孝經皆有今古文之別禮有天官之缺何獨至於詩而無之是詩之是非本不易窮自子夏以迄漢宋諸儒極推詳論辨之力可疑議者尚指不勝屈況下焉者哉鄭子自齠齔即工詩學近著詩參一書欲羽翼經傳以為一人言詩不若合衆人言詩以今人言詩不若即昔人之言詩者言詩故其摭採甚博而釐訂嚴古者說詩之學莫著於鄭氏高密有詩箋夾漈有詩傳今鄭子又以詩參頡頏上下鄭氏之詩學顧如此豈不盛哉

毛詩本義序

予治詩應科舉試作文一遵朱註不敢稍興同既獲售亦不敢自喜思國家以經義試士所以明經而明經不盡在制舉業遵朱註所以尊經而尊經不盡在朱註竊嘗讀詩古序見其義理周備法戒凜然雅頌各得其所聖人删詩手澤如見其下為毛公申說乍讀似溷畧再三讀之其意深長能曲暢作者之旨然毛公父子皆工詩學非出一手故序傳間有不合大約箋不如傳傳不如序毛公補序又不如序首一語予恍然曰尊經之道其在是矣朱子詆序為鑿空不知朱子改作又何據毛公距夫子已四百年固為鑿空朱子又後千五百年反不鑿空非理矣朱子又曰小序世代名氏皆為妄語凡序中美刺必詩中顯著某名與事而後可信否則即以他事代之夫詩之情約而達微而彰二南文王詩未嘗一及文王關雎葛覃太姒詩未嘗一及太姒若必責名與事為據是二南諸詩亦未免鑿空之病縱以為鑿空矣多聞闕疑聖人不

詩經導窾序

聖門善言詩者莫如子貢子夏孟子後則有毛公子貢論貧富何與於詩而曰切磋琢磨子夏論素絢何與於禮曰禮後而孔子歎其始可與言詩葢詩之旨深其托與甚遠讀者惟於其離合之間涉不相屬之處有以得其解而後可言詩苟徒膠執詩詞而莫知通變則必至如高叟之以怨慕為小人咸丘蒙以普天率土為臣父故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學

者能通乎孟子之說而學詩無餘道矣詩序相傳子夏毛公合作今按各序首句為各詩原本下皆申明其意首序之精當不必言毛公發微闡幽可謂曲盡詩人之致乃宋儒師心薄古概詆為妄作祇據詩中文字斷以己意創為新說則於今尊信之昔人有言曰不讀古序不達作者之志聖人刪定之旨後人疑序與詩不似不知詩所難言之妙正在此然自有朱註學者已目不識古序為何書仰知之孰敢背今而師古承訛襲謬為有識者所

譏乃斷然以為其詩言其事非序言其事豈別有他書足據何朱子未嘗言而後之人亦未之聞也每見朱子以史傳質序殊不知序古而史傳後出如曹風三百赤芾序刺共公是也朱子謂序附會左傳晉文公數曹乘軒三百事此左傳牽詩臆詞耳曹豈真有三百大夫之多吳札觀魯樂先孔子刪詩五十九年而傳所述皆因三百篇次第今不云左傳附會詩反謂序附會左傳如此類不可勝數然則明經固必如是而後為不鑿空哉學者生

後世好譏前代巨儒固識者所羞稱然事關經學之大豈能默置不言予願今日任理學之責者於詩取古序毛說及朱子註春秋取四傳平心觀理去否存可以定一宗用以程士毋徒守成說有所畏懼而不敢紛更也

深喚郡先達莊太僕鶴坡先生與其兄鸂瀾先生著詩經講義若干卷名曰尊疑未嘗不宗元晦然於毛公之說多所發明元晦之大戾乎古人者則陰斥之雖以國家制科用朱註不敢顯爲攻擊而先生之意則已可見矣昔鄭玄歸排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人彼箋詩僅以申難爾稍能若是况實有得於毛氏學者此書行世久其刻板多漫漶令孫宏副斐公較訂脩補屬予爲序予不敢辭嗚呼此書出而天下後世之言詩者毛公之後必屬先生矣

春秋大義序

孔子作春秋善善惡惡義甚顯明未嘗有所隱以疑後人若其用意則莫不渾然忠厚而不傷于苛元惡大憝雖誅之不遺力而有疑必從輕一眚之微不事吹索事或至湮没而其情理有可原者必追錄之其文質其義簡其法平而恕孔子嘗曰吾之于人誰毁誰譽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春秋之義即此可見世儒視仲尼大高遠謂無隱不足以貴春秋司馬遷亦云春秋隱諱之文不可以書見聖人垂訓將使愚不肖共曉何嘗有隱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不求之心而執諸傳之凡例以爲據如于恒無王定無日秦楚吳越無君無大夫外事不告不書譏世卿伯討書爵書名書氏之類皆謂春秋隱文夫仲尼不過隨事筆削適如其毁譽未嘗以其例著有明訓也今之學春秋者祇知有傳而不知有經苟無傳將并無經矣善學者胸中先不存一傳就經文反復之平心以覩理將聖人作經之意即在人心中自有之是非而得而後求之

宋定山春秋稿序

自胡傳行而春秋之義晦自八股設而胡傳之義并晦矣宋建炎初天子好學命胡安國進講春秋且命作傳安國孤行已意且雜集徽欽時事以成文在當日雖爲濟時之經術而于聖經本旨多所乖違是有宋之春秋而非孔子之春秋天下萬世所共讀之春秋也及明文皇詔纂五經傳註頒定學官于春秋則崇主安國惜當時在廷諸臣習于故然未肯訂訛闢謬上書以求釐定而終明之世

卒亦未有救安國之缺失者此予所以謂胡傳行而春秋之義晦也明用八股取士他經命題皆一如先聖賢之言獨春秋則分文析字配組割裂知罪題之外復有傳題合題比題脫母末師俗學影響附會遑一己之臆見而并失胡氏所以明經之意幾幾爲聖經之罪人此予所謂八股設而胡傳之義并晦也嗚呼至胡傳晦而春秋之晦又加甚矣晦不終晦吾以爲端在今日夫去八股作論則合比脫母諸名可不設矣論體通于註疏而有[illegible]

傳以合之則諸傳之抵牾穿鑿自洞如觀火而莫敢遁予年來有志春秋之學始而舍傳求經既以經合傳凡于傳之合經者錄之又于宋明以來諸儒之言合經傳者附錄之名爲春秋大義竊怪漢儒之于春秋紕繆其義可謂已極齊人滅紀以爲復讐衛輒拒父以爲大誼許世子止弒父以爲孝子如此不可勝數至宋邵雍作皇極經世五霸配帝王而以易詩書春秋强合至謂夫子作春秋推尊晉文其言尤不可爲訓胡安國傳宗三傳而得

其是者不過十之一二其他紕繆甚于漢儒且多掇拾徽欽時事成文第可謂胡氏之春秋而與經何涉自明成祖立之學官用爲取士之準相沿到今無有起而正之者嗚呼若漢宋諸儒可爲毅然有明經之任乃皆惑于隱諱之一言各逞其私見臆說以爲有當于經上爲孔子罪人下爲後世有識之士所詆議豈不可嘆也哉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孔子曰其義丘竊取之基亦思無悖乎孔子之爲義而已矣

之異同可折衷參伍矣自宋迄明數百餘年經義始明于今日詎不快哉宋子定山以春秋舉進士因出示其稿若干篇手敘而法備識遠而意周予方喜自宋迄明數百餘年經義始明于今日而尤喜訂訛闢謬之功屬我定山也予又觀兩漢諸儒多有以治春秋致顯要如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必遣廷尉問得失仲舒力疾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條上名爲斷獄嗚呼世之守一經爲進取功名之具而不能變通以善其用俾有

裨于君國豈善讀春秋者耶定山必知所審矣

左傳經世序

學者讀書言經濟不言理學則無本言理學不言經濟則無用言經濟而可以經常不可以御變雖可用而不能大用古來善御變者莫如左傳一書予嘗伏而讀之見其時天下之變無不有弒奪蒸報傾危侵伐諸事其大焉者若處變之道則皆有法以御之後人觀其成敗若古人不如此不足以救而古人已如此及觀後世之天下有際其變者能用其遺意往往可以轉亂爲治否則莫不至於

敗亡吾友魏冰叔著左傳經世若干卷意在適用取古人之言暢發之凡於事機之緩急功效之成敗如以身處其時地而爲之言而又斟酌通變則古人之行事可用於後世嗚呼冰叔之用心可謂至矣或曰左丘明爲魯太史孔子因其史作春秋何以又爲春秋作傳丘明親見孔子其說自應與孔子合今傳中斷側敘事是非牴牾反有借義於公穀者疑未必丘明作不知儒者考訂之學自不可廢然讀書必審其有用無用無用即聖賢之言

祇足成其爲迂儒學究若有用則雖稗官野史亦可見之施行然用之不得其當毎毎援經以自釋而流獘不可勝窮漢人以春秋決獄一時小儒酷吏因得妄意釋經遂流爲刑名之術武健嚴酷之學如公孫弘張湯諸人皆假春秋之義行其巧詆深文姦流數世而不救嗚呼苟當日得見經世一書豈至此哉五六年前亡友鄒程邨江右歸攜冰叔左傳經世自序一篇跋一篇予愛其言急登之文統中思見其書不可得今年冰叔來毘陵始得發其箇讀之冰叔屬予爲序予無能序祇申其自序之說使天下後世讀是書者知冰叔立言之不妄也

禮記纂訓序

禮家言雜漢儒戴聖所記非孔子原定之書如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三年問荀卿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眞贋相襲非善讀者不能折衷其間竊怪鄭康成篤信爲仲尼所定凡遇文義難通則曰竹簡爛脫顚倒其序根據失實則曰殷夏異世節目有不合則游移於大夫士庶之間或托爲殊方語音變換其文辭牽强穿鑿世儒以康成爲知禮不敢議其失千餘年來貿貿然趨之嗚呼瑕瑜不能相掩必欲以四十九篇皆目爲先聖舊物果可謂之知禮乎哉況三千三百原約畧其多之詞先王非以爲限康成必求合此數以周官三百六十爲經禮三百儀禮十七篇爲曲禮三千其不足三千者謂之逸禮是與高叟言詩何異然先儒欲推周禮儀禮爲經割記爲傳又有所不可周禮儀禮亦非古之完書周禮雜以亂世陰謀富强之術儀禮繁瑣未切日用惟記多名理微言聖賢仁義中正之道以其故三禮以記

爲正特學者有志明經論古不可無識徙耳食訓詁之學步趨前人以之治制舉業則宜語於明經不在是也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非約也惟知約而後知禮盖見爲非約者三千三百煩瑣凌雜如曲禮雜記諸篇雖日提而求有所不能見爲約者[illegible]如[illegible]又由[illegible]能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則曰大哉問凡學禮而不知其本徒規摹古人之陳跡皆不知約者也予志聖門之學邇年來每當日用

居處間常自檢押而放佚驕惰之氣時作因就前人之訓解擇其於禮有所發明者纂爲一編朝夕展讀以自勉且有慨漢宋上儒論禮各有未當故序其言如此

周禮纂訓序

帝王治天下之道道與法而已矣聖人貴道而不貴法故成爲王者之治後世尚法功利富强之習勝其治流於雜霸是道法者王霸所由分也然去古漸遠人心風俗日漓治勢不得不用法周禮一書可爲善於言法矣大者名物度數細者簿書泉穀米鹽瑣碎之物無不載雖有仁義道德之名其實歸於功利富强故昔人有言讀周禮而知道德功利周孔管商之分在疑似之間信然也或曰周

禮固周公作也不知官不可爲禮且雜以刑名功利昔人已論其非況鄭康成謂周公旣營洛邑作以授成王夫成王未嘗都洛都洛自平王始其時周道已衰諸侯不朝六百里畿封安所得鄉遂都鄙井邑丘甸之法朝覲會同九服時見之禮尤悖世儒以五官錯亂紛紛議改訂夫五官本無錯亂卽改訂遂可行如司徒鄉老一職公卿大夫至下士凡一萬八千五百餘人一市中司市官至一百四五十人一商之肆肆長吏至二百餘人行此

法也騷擾煩苛民何以堪學者喜其文字不思其義理猥以管商縱横嚴密之政爲周公致太平之書及有舛迕反疑爲後人錯亂何哉然作是書者去古未遠先王規制遺文猶有存者學者欲考往古鑒得失此書不爲無助其間馴雅正大可通行者先王之舊也瑣細拘泥煩複不近情者後人之補綴也有識之士别其是非變通損益未嘗不可爲治乃劉歆王安石諸人以篤信之過而識不足用之竟以召禍亂豈非泥於其法而并失其所爲

法乎先儒以冬官分寄斷周禮非闕又以考工記詞氣近先秦戰國斷其非增補即增補亦作周禮者有意爲之非後人所能予嘗是其言因并錄之俟就正明經者參定焉

儀禮纂訓序

宋儒欲以儀禮爲經剖諸禮附之予以爲非然虞夏殷周之禮因革損益各不相襲以孔子大聖學夏商之禮無徵不信而曰吾從周世儒去古愈遠乃欲以累代不同之跡通之百世愚且悖矣況儀禮固不可爲經經者常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常道三代相因而不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儀也皆以節文斯五者故隨時損益代各不同夫儀禮非盡先聖之舊後儒纂述成書未及親見

古人行事故其辭多引記聞參伍本無定見如禮行於廟竟不言告廟之儀冠冕衣裳皆不定其制度物色廟寢堂階房室戸牖皆不明言其向背使後人測度而不可得然讀書好古之士正欲於不可測度中卓立其識令古人制作之精意歷歷有會於心即一拜一揖爽不得其所以然之故而不徒執古人之陳跡較同異辨是非爲有得於禮也予嘗據是說以讀三禮自恨識薄不能貫穿古人之言然實不敢有所比附同者同之異者異之不

獨以觀古人損益之禮且見古來時代升降不必盡同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嗚呼讀書而不知論世狃於訓詁執務徇以爲禮豈足語於明經之數哉鄭康成泥周禮明堂位之說補葺之語多附會至如喪服傳解經本明允康成又牽强引證反疑傳文爲誤近代儒者纂三禮併傳割棄之益不可與言禮矣

學文堂文集

序

四書彙解序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善爲學者求之于其源而已祭川後海而先河不窮其源無爲貴學矣荀子曰不登岱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不聞先生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此窮源之說也自周至于今二千餘年聞先王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之書存學者世守爲家法故自漢以來儒者先後解說作爲傳註有功于孔氏甚大然而時代不同意見各出遂有信傳而不推經之本義者其有不合寧屈經以從傳而不肯背傳以從經至不肯背傳以從經幾幾人第知有傳而不知有經此不特不可爲有功于孔氏而且爲孔氏罪人豈非昧于窮源之故乎我
國家以四子書試士而　功令一遵朱註明經之道信不可易然試思朱子之言何昉乎予嘗于註疏諸書反覆之知朱子于中固多所取裁今人但

知朱子而不知漢人所謂不明先河後海之義此也然試並漢宋人之言而觀或後人之論多不及前人或前人之論反不及後人旣經朱子取裁自宜擇之至當乃或有應錄而缺焉者或有與前人大戾而究竟前人亦未必盡非者則何也非惟漢人卽宋人之說經者亦不一今日第以朱子爲宗故多置弗問卽間有採擇亦必有合于朱子者稍異則斥之嗟乎聖賢之旨果一人之見可盡乎倘今日明經者大合漢宋人之言而折衷以求其至

當則幾矣蓉江王氏生平著四書彙解一書几于漢宋諸儒擇其有合于聖賢之旨者悉錄而斷以已意所謂屈經從傳者斷斷無有可不謂苦心于聖賢者乎王子固貧士謀鋟是書行世而無其力予與同志者廣爲佽助乃始卒業予語之曰予不聞宋時有望氣者矚千里之外寶光遥射以爲必有神物所憑跡其地則著書家也子之書知必有望而跡之者矣

讀書叅序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則文可毋作矣古今之文自六經四子書而外其間有合乎道者有未合乎道者要皆並存於天地之間孔子曰文莫吾猶人躬行君子未之有得知古人未肯以文爲亟亟又恐道之在我者至我而絕故不得已發之於言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後世六經四子之書以是也自有六經四子之書舉天地間之道悉包括而無遺非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常道昭昭然如日星之麗天凡天地鬼神鳥獸草木

醫藥卜筮一切細碎凌雜之事莫不若燭焰而數計然其於文也簡於理也該實以道之所在如是而已足也若後世之文人自名家其言浩乎無涯似今人反勝於古人不知今人百千萬言而難盡者古人已盡於一二言之間是今人之百千萬言非有加於古人之一二言若其未合乎道則雖百千萬言而無當於古人之一二言楊子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然則有六

經四子之書凡後人之書皆可以不作而無如作者之既已多也則就其間之合乎道與未合乎道者考衷而別擇焉固有志者所宜盡心者矣鄭子丙星以明道爲已任著讀書叅一書於六經四子或就其篇爲篇解或就其節爲節解或就其句爲句解要皆檮摭前人之言考衷別擇期於有合乎道而止噫若此書者雖百千萬言奚病哉漢代有大政大禮必使諸儒以師之所傳廷對天子稱制以決可否今丙星方以明經貢於　朝試以素所條貫者陳之其必有以用丙星者丙星固不僅託諸空言也矣

四書條說序

古君子讀書懷古思有所著述以垂于天下後世皇皇焉窮年皓首冀一當而不可得于是舉然而望憬然而悲以爲凡著書立說苟能成一家之言莫不可傳于異日終不若窮經之學可以發明古聖賢微言與義而芟除啓闢之功有非可與塵羹土飯爭比數于汗牛充棟之間又思自漢除挾書之禁六經間出學者各守其師說卓然有以自名其家然自毛韓京焦大小戴馬鄭數家而外存者寥寥無幾豈皆無徒以傳之耶亦其書之實有不足傳者也由此觀之即窮經猶未必能盡傳立言之道固如是其難哉今吾子包軒殷子所著四書條說一書則必其可傳者矣方今講義行世家牀而戶別年異而月新往往拾人餘唾髹頭換面衒鬻或競一時而盜襲實爲可耻故其間訛者仍訛謬者仍謬未嘗有真知卓識一洗幽憂沉錮之習如暗室而與之一燈者至于紛糾錯雜譬之一屋散錢無由引繩而綿串此固今日講義之大病而

殷子所痛心疾首欲盡掃而除之者也殷子嘗言之矣朱子本先儒而成集註明儒更彙諸說而爲大全收羅既多支蔓亦甚故纂輯不虞其不備正慮其不嚴此則以最要者爲歸或翦其繁蕪潤其俚俗無嫌語句之變化止取意旨之貫通凡以爲嚴也況如蒙引之繁複未除說約之摘摭過多以至筆洞之道脉彥陵之說統邪正雜揉穿鑿紛起非取而删之則其間之貽誤良非淺鮮予以殷子之論合之予殷子之書而知其善有三一曰立法

各條立說分合相宜疏觀而肌理必清融會而筋骸必貫一曰具眼微言大旨雖不出聖賢語句之中實多得之聖賢語句之外一曰運筆單辭剩句片段自存累幅長言剪裁畢具多而非蔓少而必精嗟乎能事至此聖賢尚復有遺義哉殷子少舉博士弟子員會邑人之災棄舉子業一意窮經之學閱十餘寒暑而竟此一編非粗覩淺涉者所能窺其底蘊豈惟並漢代毛韓京焦諸子以傳實可頡頏程朱而並垂于天壤無疑也予向著十三經解大約取漢唐宋元明諸儒之說而折衷以求其至當其間有合于朱子者亦多不合于朱子者然惟四子書則多宗朱子之說究之于聖賢之旨猶未免扣盤捫籥也視殷子奚啻莛楹哉是爲序時

康熙歲次庚午仲夏

中庸章句序

魯論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又曰罕言命非夫子故秘之也道在日用而無事乎高遠難知故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庸則多言性命然仲尼實未嘗顯著爲言而子思之言性言命則必稱仲尼以實之誠慮學者虛言性命或岐而之他也其時佛氏敎尚未入中國聖賢已計其流獘必至於他岐故首揭曰中庸言中庸即以索隱行怪爲戒又曰小人

反中庸以爲雖性命之微不越乎中庸之理皆日用平常愚夫婦可與知能使隱怪者流欲虛言性命而有所不許迨後世佛敎既興遂以其言竄入於儒而儒之受惑者貿貿然爭趨之且欲以其言與儒爭勝嗟乎自伏羲作易堯舜授中斯文旣啓列聖相承至夫子刪定六籍集前聖之大成天地古今之理豈復有未盡留以待佛不過乘吾聖遠經殘假托依附故爲微幻廣渺不可稽索之言以欺天下凡其言之近理者皆竊吾儒所有其所竊

又不能無毫釐千里之辨先儒有云儒於喜怒哀樂之發順而達之佛於喜怒哀樂之發逆而銷之其銷也至於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而後已嗚呼此非虛言性命索隱行怪者乎中之爲名自堯舜以來相傳而庸則仲尼始著子思復蓋之曰中和和與庸交相發而程子不易訓庸其說未當易變也一固一闢之謂變不易不變不可謂中不中安可謂庸仲尼立敎之旨欲人從庸以求中蓋離庸求中必至隱怪是故學者苟有得乎中庸

之義而數十篇之書可一以貫之大學中庸向列禮記中程朱取別爲一書故篇中往往言禮求中庸者能求之於禮如孔子之言約禮顏子之克己復禮則中庸之始於戒愼恐懼終於篤恭天下平胥在是矣

論語直解序

漢初傳論語三家自魯爲魯論語自齊爲齊論語二家最先出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壁又得古論語今所傳則魯論語也三家同而齊多問王知道二篇古分堯曰篇子張問以下爲二有兩子張篇惟此爲異古聖賢之道見於經者既詳且備而論語一書孔子尤能會通古聖賢之言擇其最親切簡易者著之以爲教是故語上不遺下語近不遺遠隨人智愚賢不肖取之而各足然古聖賢多言

性而論語不言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二十篇首言學習蓋慮人不學習則疑性爲不善故曰性相近習相遠是雖不言性而教人治性之功莫如此書若禱祀卜筮之類詩書所載不一文武周公已信其說而孔子一主民義惟子臣弟友言行居處盡其尋常日用之事即可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怪力亂神不語命與仁罕言請禱則曰丘之禱久矣文仲居蔡則曰何如其智門弟子問死則曰未知生問鬼神則曰事人無非以親切易簡之理教人而未嘗語人以高遠難行及幽渺不可知之數也昔人有言論語乃孔子精神所寄論語未通六經不可領悟所爲通非如今日經生家習章句明大義已也必深思乎聖人立言之旨見之躬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聖人教人原不徒以文爲尚學者苟見爲高遠難行或有幽渺不可知之數猶可諉曰難行乃皆尋常日用人人可以自勉而可以難行諉哉漢魏諸家訓詁膚淺不足觀朱元晦集註可謂有功

聖人議者猶以爲未盡聖人之旨然學者能見之躬行則箋註之得失皆可置不問予訂直解喜其大旨明暢是爲元晦功臣若躬行之故則存乎讀是書者自勉焉而已

孟子章句序

時王戰國處士横議楊朱墨翟鄒衍鬼谷公孫龍輩費鼓其言不可勝聽孟子生當其時獨能守仁義性善之説發明孔子教人之旨謂生民以來未有孔子願學私淑其識量固已度越庸衆故昔人以爲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信然也或曰當時富强相競成風使齊梁之君不爲富强亦非達世故者孟子思効用齊梁而言惟仁義宜乎不能信用不知聖賢於治亂得失之故論理不論事論久遠不

論旦夕論其大經大法人人可行不以私智小慧貽誤天下後世竊怪當日謀臣策士非富强不尚皆薄仁義爲迂談宜七國享國長久乃不旋踵以滅所爲謀臣策士莫不以爲國之罪人獨孟子仁義之說常伸於天地之間後世人主能用之以爲治莫不蹶興否則敗亾且速於七國然觀其時尊布之勢重機智相傾以伉禮王公爲盛節孟子獨以道自處恍不與庸衆人爲伍又非挾仁義之説高以自命其進說於人主怡和而有則因勢利導委曲以翼其道之行如於囿囿臺池鳥獸以及好色好貨皆無不可緣以立說其究也必期於格君之非後巳非若小丈夫道有不合則悻悻然怒而莫之告也若夫性善之論原於孔子孔子贊易曰繼之者性成之者善子思作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謂中發而中節謂和孟子因其言以故言性又言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與繼善成性大本達道之旨合荀卿自謂知道而性惡之論謬於聖人豈非孟子所深惡而痛絕者哉秦漢以來

知尊孟子者莫如韓愈以爲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傳若司馬遷以孟子與愼到淳于髡荀卿墨翟諸人同傳巳爲失倫敘孟子事復寥寥數語而以騶衍贅之又云梁惠王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今七篇中無梁伐趙事去邠本告滕文公語遷史牴牾大畧如此因附述之爲讀史者告焉

孟子講義彙纂序

宋有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之賢而開尼山胥有獻于莊子傳子敬叔之賢而肇子輿豈偶然哉昔孟僖子死使其子學禮于孔子其後懿子敬叔並師事仲尼而敬叔遂爲聖門高弟至孟公宜娶仉氏而生子輿然其學歷秦漢魏晉唐先後五季無宗者至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求其墓于鄒之四基山建廟立碑泰山孫明復爲之記自是以後金元代相崇尚至于明孟之于孔不啻長庚

于二曜矣且當時諸儒互有指摘如王充刺孟馮休刪孟司馬公疑孟李泰伯非孟晁以道詆孟黃次伋評孟說人人殊惟揚雄趙岐韓愈相繼表章而其道尚未大行于天下千餘年後至宋明而始昌豈非聖賢之道歷久而彌光乎吾觀戰國之士所爲傾危搆禍者不一解紛息爭者亦不一至若白起論兵形吳起規恃險真良將之言也孫臏不炭入官王孫賈袒肩呼市國烈士之行也墨翟重繭不辭南文子憂形于色亦貞臣謀國之忠也又若亡羊之論桑雍之論夢竈之詞黑衣之請寧非所稱法言巽語乎而總無有如孟子之言仁義者孟子遊事齊梁之主相與正言仁義者不具論即問至好貨好色亦必委曲而以仁義歸之當時非不笑其迂闊門弟子疑其不稍枉以求直而其說卒不可奪後世韓愈作大醇小疵之論若有取乎荀揚以荀揚之尊孔孟也不知揚之尊孔孟似矣荀子尊孔而以仲尼子弓並稱于子思孟子則又罪之烏在其尊孔孟也或曰荀子去孔子僅百餘

歲于孟子爲同時荀子氣象與孟子埒孟子談仁義荀子亦談仁義孟子辨王霸荀子亦辨王霸言未嘗不同而性惡禮僞遂不可爲訓是荀實孟氏罪人昌黎之言有未當也善乎宋孫奭曰孟子聞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于千古故吾謂自古以來推尊孟子者首趙岐次孫奭二子未及祀之先儒識者以爲有遺憾今張子彙纂一書出人知尊孟者並岐奭而三其功顧小哉

大學衍義序

吾儒之學孰有大于窮經哉丘索之書可黜諸子百家之說可删而經不可一日廢乃誕妄者流好爲者書僣經而經不因僣而亡擬經而經不以擬而亂爲異同以惑經而經不因異同而聯若是者皆經之罪人也有志明經之士恒就經義推詳之明體以達用窮源而溯流求其有益于天下國家身心性命之故則其爲功也大矣如大學一書自漢以來尚雜禮記之中至宋程氏始爲之表彰朱

氏始爲之章句至今列之學官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迨其後西山眞氏衍之瓊山丘氏又補之按西山衍義始言三綱帝王爲學之要也治之序也次列四目則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爲格致之要崇敬畏戒逸欲爲誠正之要謹言動正威儀爲修身之要重配匹察内治定國本教戚屬爲齊家之要凡此皆廣章句之義而發明之可謂約而該矣而瓊山之續格致則曰察理欲炳治亂續治平則曰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國用秩祭祀

備規制明禮樂崇教化愼刑憲修武備禦彝狄成功化凡此皆補西山之缺而大學之義其全矣乎雖然眞氏之止于修齊非有所遺丘氏之極于治平非有所溢葢聖賢之道包括無遺合内外徹始終仁者見之之謂仁智者見之之謂智善學者融會而貫通未嘗不可即一以槪全由本以該末傳註且可不設何況又從而衍之又從而續之而無如士君子訓世覺民之意惓惓靡盡不得已而有言不得已而言之喋喋又況名臣賢相入告我后

其致君堯舜之誠引古人以爲龜鑑較經生又非可同日語者哉而議者猶以西山之書凡官府内外莫不具舉而獨缺宦官瓊山亦踵之未免並譏于後日使兩先生歷指奄寺危亡之覆轍明著于篇俾人主悚然知懼則梁師成童貫劉瑾魏忠賢之流何至釀禍于宋明之世哉雖然兩先生于君子小人之際辨之甚嚴奄寺者小人也雖不明著奄寺之名而奄寺之情形未嘗不雜見于小人之内嗚呼此亦兩先生之不得已也

握奇經序

風后握奇圖云初受之天神佐黃帝破蚩尤于涿鹿其文本三百六十字其後太公增填之漢武帝令丞相公孫弘教演其義授霍光常習八陣輔少主以令天下史稱諸葛亮推演八陣圖得其新意今夔州之南北崖沙中累石是也桓溫伐蜀路由之僚佐莫能識溫曰此常山蛇勢也晉馬隆征西羌依八陣法且戰且行誅斬萬計遂復凉州由此觀之八陣之用彰彰矣唐李筌所載八陣圖即四

正四奇之位於八卦及觀握奇經義則筌說殊乖本文經曰天地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天地後軸爲龍飛雲爲鳥翔天地風雲之日變之則爲龍虎蛇鳥之名所謂奇亦爲正正亦爲奇實陣法之始也高氏曰奇讀如奇偶之奇尤可與易準武侯八陣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八卦之統爾然觀太公武韜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于握奇而又有人陣出于天地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秘術神機亘古莫及此之謂也大抵黃帝所受于天之神機能旋轉乾坤驅役百靈救大災除大患神禹得之以治水太公得之以興周留侯武侯得之以扶漢禹與姜得其全者也張與諸葛得其半者也子房未嘗特將孔明兼將相之權而未竟其用此後如唐李靖宋趙普明劉基不過得其一二已成開國之勳至于公孫弘之所講

求馬隆輩之所師法皆皮毛是取而精髓不存然猶足威天下震絕域何況精微之用乎總之陣法雖多其要在天時地利人和三者而人和爲先蓋用兵者合千萬人之心爲一心故使三軍之衆如一人陣者所以合之之法也金鼓旌麾一其耳目進退分變一其手足信賞必罰一其心志尤在結之以恩投醪挾纊人人樂爲之死故孫子曰雖赴水火可矣可以赴水火非和而能之乎嗚呼豈詐力詭謀者所能致哉

離騷經序

生于百世後而慨想乎千百世以上之人如屈子靈均者雖田夫巷婦無不知其沉汨羅之爲忠也然而能讀其書者寡矣讀其書而能論其世者益寡矣予嘗閱戰國文其間縱横短長左右傾側若儀秦衍軫葦倫爲一切遊談之習朝而秦暮而楚禮義廉耻澌没殆盡嗟乎是豈必待五季之衰而後爲人心風俗壞亂之極哉靈均生于其時事闇主遭讒逐効龍比之節羞與策士伍殆所謂出汚

泥而不滓者耶靈均實聖人之徒而離騷乃古賢人之書也予幼讀是書未能窺其堂奥近復取而涵詠之而後知其旨正而不詭也其義嚴而不譁也其文委折而不迫驟也其體春容而不狹露也得其旨究其義詳其文辨其體則所爲離騷者豈非六經之亞乎哉且戰國之文劉向所定凡三十三篇累累數十萬餘言其間無片語及靈均者則信乎靈均之于遊談辨論家猶氷炭水火之不相入而亦非遊談辨論者可與較短長議得失也方

戰國時天下非一主以靈均之才使其翱翔上國將不以賓師尊之而顧終身鬱伊以宗臣自誓葬江魚之腹而不悔此其所守爲何如昔人謂三仁去而殷墟予亦謂靈均放而楚亡斷斷然耳夫靈均固仁者也其在當日非徒獨爲君子亦將以挽頹趨而式末俗觀其漁父辭曰衆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其不能忘情于天下也審矣寧僅爲是憤時嫉俗之詞已耶人之讀是書者第視爲憤時嫉俗之詞非真知靈均者予故序以告之

如此

莊子序

莊子用世才也其書用世書也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士君子負經濟大業如藏器于身苟韜之不密胸臆內差有未降之氣則吾意所至而人備焉吾意所不至而人逆焉淺矣深心大力者不然遂援之敎顏闔也先與之爲嬰兒爲無畦町爲無崖而後達于無疵則在我操不厚之殃而徐以待其間之自開入不入之權由吾掌握莊子生于周末四顧躊躇無間可入不得已卷而懷焉所

云善刀而藏之蓋自況也豈眞爲庖丁解牛發哉同時惠子者以堅白鳴自負其才足以用世覩莊生爲迂闊若曰我雖小實有用汝雖大實無用莊子設爲大瓠大樗二喩以見我之大非大而無當乃大而有用者然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蓋有用之用其用小無用之用其用大有用之用其用拘無用之用其用化莊子用世之心勃勃然不肯磨滅但不輕于一試所爲無用之用大且化也乃古今人遂以遺世目之豈知莊子者與

不然者業已吐棄事物弁髦人倫猶必衆說衛使齊傅太子諄諄以告世謂遺世者然哉至覩其應帝王篇而益可知矣其意以治天下者當行所無事而已不尸故無擾若以我治天下則我爲感而天下爲應以天下治天下則天下爲感而我爲應齧缺四問王倪而王倪四不知非不知也人心中空洞無物愈明皆所不受無形無體何思何慮即欲擾之亦無所用其擾蓋民之難治者以其智多而上復以智相角也故首以四不知警用智者覩

于後世人主喜刻覈事紛更而民日以病世日益以多故惟蓋公善黃老之學與民休息而齊以大治此非有得于莊生之說者耶要而論之學問之妙在乎集虛凡兩實不能相入惟虛則靜靜則與世無爭實則動動則囂然紛紜而我與世各不安其分此又非用智者之惘豎乎使莊生有用世之權此其道必若探諸囊而出之何難返斯世于黃農虞夏之盛奈何鬱鬱以無用老也予讀其書有得乎其故爲衆其大凡而序之如此

武經序

易詩書禮春秋五者皆聖人之言也即不盡爲聖人之言亦皆聖人所刪定故名經若武經者胡爲乎經哉然五經之大也如天之覆如地之載於天地間之事物無不包舉後人即其一事一物而釋之而推廣之能不悖乎經者雖不敢列乎經而亦未嘗不可以名經武經兵書也五經所載言兵事者不一武經或本其意爲言或即其意而變通之故自漢以來序次兵法百八十有二家刪而存者

三十五家總無出孫子正合奇勝諸法武經所以尊于後世而不知其皆有所本而善變也傳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故兵不在書非不在書也不可執乎書也古今事勢不同形險亦異徒習古兵法而不知變以致敗者往往而有此孫子所以必變於古法者勢也昔員半千及第上問天陣地陣人陣之名半千對曰臣覩載籍多謂天陣謂星宿孤虛也地陣謂山川背向也人陣謂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士卒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半千者所爲知變者也能法孫子之意者也廉頗藺相如謂趙括徒能讀父傳而不知變其父曰兵死地也括易言之以是知其必敗若括者所爲不知變者也不能法孫子之意者也今之讀武經者執武經而欲用之以爲兵之道在是嗚呼豈盡然哉今日武科試士類以武經命題武經既見重於世余恐讀武經者祇視爲博取功名之具不思實有以致其用故因坊人

之請而以善變之說進焉

前後北史序

北史作于李百藥自拓拔氏至宇文三百年事耳苟有人自三代以降及元代而上輯北方之勝負強弱別爲一書其國祚興亡是非臧否必有可觀者予因取張天如紀事本末及北盟會編諸書合而觀之覺千古如在目前後簡元文得許衡立國規模論其言似已先我爲之然不過爲元一代發也其畧曰北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遷洛十六帝一百七十一年遼耶律氏改劉氏都臨潢徙無

常處九帝二百一十八年金完顏氏都上京遷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前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十五年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三十二年前燕慕容皝初都薊遷鄴三主三十四年前秦符堅都長安五主四十四年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年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十二年南凉禿髮烏姑據廣固三主十八年西秦乞伏仁國據金城四主四十七年後燕慕容垂據中山鄴四主二十五年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三主二十五年國家仍處

遼漠無事論此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就此而言可知魯齋之治法與史法兼擅其長予廣其意撮自漢及元二十一史之論斷而先之以氏族所由始使人知從考次自黃帝裔至晉爲前北史自唐以下爲後北史俾讀史者于前後數十百年之興廢一目了了是魯齋用其畧而予用其詳也嗟乎南北亦何嘗之有視乎其主之賢不賢耳主之不賢者無論其間或能以智力爭城畧地

而不知定天下之有規模或能厲志協力以收將士之用而不能深仁厚澤得民心而固邦本此亦南北俱無足取者有志論古之士反覆予編知必有掩卷長太息或可與魯齋之用心同不汨沒于千古乎

續唐書序

予妹壻岳子惟洛嘗讀五代史嘆歐公知五代之爲五代不知五代始終一唐蓋唐滅而李存勗後唐可繼唐後唐滅而李昪南唐可繼後唐因作續唐書若干卷乞予爲序予按之以唐莊宗天祐五年續唐莊宗天祐四年至廢帝淸泰三年終以南唐李昪昇元二年續後唐廢帝淸泰三年至後主顯德八年終凡諸國吳越楚閩未建號以前俱用天祐年號紀元以後唐南唐七帝爲之統岳子之

言曰昔司馬溫公帝魏寇蜀後人譏其不識王霸之辨朱子綱目大書昭烈章武元年卽皇帝位到于今稱之今以三國較蜀與南唐孰大魏與四代孰大蜀不如南唐綱目尙尊之四代不如魏何不可畀四代而尊唐也或者疑之以爲朱溫僭位存勗猶稱晉王從珂旣剪李昪疑未建國岳子又曰唐亡於天祐四年而存勗仍奉天祐之五年是晉雖王而元未改以天祐承天祐存勗依然唐正朔也後唐於僞晉天福元年十二月亡南唐卽於天福二年正月建國十月卽皇帝位則以南唐昇元元年而承從珂淸泰三年歲無虛位巧合天成是以唐承唐李昪不亦依然唐統系乎予嘆曰古今文人竭其才力以成一書莫不各有卓然之識古人已然之論而我亦以爲然則古人有言無待于我惟古人已然之論而我斷其未必然則雖未必然之事後世未嘗不因我而信其當然歐公之論五代曰欲著其罪于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桀紂不

待貶其王而萬世共惡者此歐公所爲書意王乎傳實而無事乎尊唐也岳子變歐公之論以爲五代始終一唐其言雖創而別其名號按其紀年固不必泥于綱目之書昭烈其說不可不存于天地之間所爲古人未必然而我斷其當然者夫南唐後唐之可以繼唐不可以繼唐姑不必辨而前有歐公之史以傳其實後有岳子之史以正其名名與實之間非有不可偏廢者乎按史例帝紀后妃外凡三後唐諸臣多武烈南唐諸臣多文學作諸

臣列傳十卷諸臣於五代顯名而曾放唐進士仕唐則有馮道趙鳳諸人作諸臣雜傳二卷等朱溫石敬塘劉知遠郭榮四代於列國如吳越楚蜀僞共十三國其臣如王彥章桑維翰徐溫輩功不可泯爰附傳本國後作列國世家十三卷

學文堂文集

夫椒山人陳玉瑾廣明著

序

韓昌黎集選序

世之論唐宋大家者曰廬陵沉涵昌黎然其爲文僅能竊法耳不能竊其無法之法昌黎憑空結想不必盡合于法而無非法之所在廬陵豈有是哉眉山觸事風生如蜃樓海市變幻莫測可稱神似然擇取之正渟蓄之深鍜鍊之精雄厚高鬱抑又非匹大約韓之文天人兼者也歐饒于學蘇裕于才各有其至者柳州錚錚欲與之敵而規模少隘矣嗚呼此昌黎之所以獨絶也而不盡然從來能爲文章者未有不本于氣節而傳唐之佛教溺惑甚矣昌黎力辨其非而獨持仁義之說迨天子迎佛骨于宫禁公卿士庶趨走如狂乃痛切上書官可貶身可謫刀鋸可不避而其說終不可破由此觀之其氣節爲何如況當日從昌黎游者不過張籍皇甫湜數人其爲仁義猶韓氏之私言耳卒能

以其言達之天子播之海內使天下後世咸信其學術如是甚正所爲廻狂瀾于既倒者非乎昔戰國之世言富强功利者徧天下孟子獨言仁義非不知富强功利之必合仁義之必不合也不如是則無以明吾學之不惑于世覩于游事齊梁間其王鬬利問好色好貨正言之曲言之無不歸于仁義乃止寧使時王笑爲迂濶門弟子疑其不稱枉以求直而其說終不可奪故不特一時宗之天下後世皆宗之然則昌黎非善學孟子與者乎嗟乎昌黎之文所謂起八代之衰者也乃當日仰之者半非笑之者半後百五十年得歐陽永叔而始著嗟乎文章顯晦固有其時昌黎且然況其他哉予幼好讀昌黎文近又手抄其尤精者朝夕諷誦殷仲堪謂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强予于昌黎亦云

李杜合編序

李杜二家詩自唐宋至今論者不一尊李者詘杜尊杜者詘李詘李則曰未知律詘杜則曰村夫子惟司空圖各相推許曰杜詩聖李詩仙而嚴羽亦云李杜正不當優劣李有一二妙處杜不能道杜有一二妙處李不能作子美遜太白之飄逸太白遜子美之沉鬱其言似矣王弇州祖其說謂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爲貴咏之使人飄飄欲仙者李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絕者杜也此仙聖之分乎予觀近世詘李者少詘杜者多遂流爲雲間習氣雲間之詘杜者一曰太盡一曰取材無擇一曰比興少而直叙多不知天下之事有利用擇者無忌選兵八萬馬隆募士三千是也亦有不用擇者太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是也若古人之好盡莫如司馬遷等而上之莫如孟子執五經論語之法以繩之則二子者誠無所辭其罪矣而覓其然至云比興少者以古詩言之乎以近體言之乎若以古詩言則少陵固不必以五古

見長以近體言則虛實相生情景相發其爲比典也多矣三百篇詩之源也不知六義不必與言詩知六義而泥而不通則韋孟之諷諫不如曹氏之朔風來晳之補亡不如嵇康之入軍也然乎否乎又見雲間之論曰王摩詰盛唐楷模可以壓倒少陵少陵之放不如摩詰之歛歛難于放故勝予謂少陵自大摩詰自精譬之馬一安車行百餘里一斑騅而千里千里者勝乎安車者勝乎固不待再計而決者自宋以來師法少陵如高子勉晁叔用狄元規唐彥謙黃亞夫謝師厚陳簡齋楊誠齋曾茶山李南金周德卿趙廷來之徒其見于山谷后山後邨南村之評議者甚多近錢虞山謂形神俱肖少陵復生者宋惟蘇子瞻元惟元裕之寃之諸君之詩亦未必盡似少陵而其尊少陵之意則固不可泯沒而予亦願附諸君之末庶幾知所師法云爾

杜詩論文序

少陵詩旣重於天下由是人之註杜者競起有編年有敍體有分類有疏有箋有說有條紀訓解宋蔡夢弼作草堂詩箋述引用姓氏自歐陽永叔宋子京王介甫蘇子瞻陳無己黃魯直而外又得呂祖謙等二十餘家若元明至今益不可勝數少陵之詩幾無遺義予獨謂諸家以穿鑿附會爲少陵之罪人往往而有人之稱少陵者莫不曰一飯不忘君也乃以不忘君之故凡於登臨贈答鳥獸蟲魚艸木之屬支離牽合如枘鑿之不相入其義稍僻者又必指曰若譏宮庭刺藩鎭幾幾乎少陵之詩非此無作夫詩以發其性情之不容已時乎君父時乎不必君父苟悉以忠君愛國爲足尙則三百篇可不錄鳥獸草木男女贈答諸詩豈不可怪也哉且夫作者旣遠非盡意之所能逆孔子曰多聞闕疑是疑者聖人所不諱何獨註杜之家必求無疑義後止考據失實輒以誕詭相加紛紜雜沓莫可窮詰識者固已非笑之嗟乎少陵之詩其情

氣光怪常薄於天地而漸漬於人心不因有疏箋
註解加尊特以穿鑿附會之故幾使作者之旨至
於磨滅少陵雖亡祭其心必甚恨今吳子齊賢之
爲論文不事鉤棘據詩意條貫之娟娟成文得解
而不解不解而解之妙學者了然心目知少陵之
詩本如是從此掃諸家支離牽合之病如迷者之
得路然則齊賢於少陵其遇合之故豈偶然者哉
酈道元作水經註能自成一家言其他則推三國
志世說新語二註世所稱三註是也數百年後始

得杜詩註與之頡頏才人之難得固如是乎齊賢
生貴胄能刻苦讀書又嘗作史記論文若干卷將
繼杜詩問世謬以予爲文媿數言弁首因不辭而
爲序

李衛公望江南序

唐李衛公自序云靖自黃帝爲始至于漢晉選纂
類聚作詞七百餘首目之曰望江南使學者習而
歌之一旦應兆信口而知釋其衆疑以成大功所
謂以戰止戰道不出此予讀之歎曰陣法始于軒
轅三代以至春秋咸用之孫子以教吳宮美人進
退皆中規矩非陣法乎韓淮陰背水立陣亦握奇
遺制至武侯神明其法變爲八陣冠絕古今衛公
六花十二辰總不越風后孔明之旨今觀其望江

南諸詞神機秘畧畢露于茲語云陣法妙用緩則
從門急則從神神哉神哉非衛公曷足語此獨怪
南宋岳少保好野戰以寡擊衆所向無敵于是世
之庸將視陣圖若贅瘤而中樞大臣亦不復以陣
法殿最將士遂使天下無節制之師兵法大壞良
可歎也夫有忠武之背嵬軍而後可以野戰岳氏
蓄深得鍊銳之術者也昔武王伐商有虎賁三千
人牧野之師甚盛三千者特周之精銳耳故管子
云得鍊銳三千可横行天下若背嵬所以鍊銳史

冊無聞大約以八百人而破十萬衆尚可以陣法拘牽之乎若夫忠武之正兵原弗廢紀律也兀朮嘗云撼山嶽易撼岳家軍難可見背嵬乃所出之奇兵也予嘗攷古今陣圖而詳說之使後之壯猷元老兼行並用以大軍習武侯之八陣壁壘精嚴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以選鋒成忠武之背嵬疾馳突擊如雷電鬼神莫可測度而總不越望江南詞得之衛公又云善用兵者以謀爲主以情爲用謀者事之原而情者機之動也由此觀之明乎謀與情之要可以爲八陣可以爲背嵬不明乎謀與情之要爲八陣而亦敗爲背嵬而亦敗是以古文握機論正陣之體衍文握機論變陣之用謀與情其體也事與機其用也體用之間成敗存亡變易俄頃即潛九地動九天背孤擊虛演禽制伏總緒餘耳予故願世之讀望江南者知風后武侯精意所存則折衝千里豈小補哉

蘇子瞻集序

嘗論文章之病爲駑緩爲拘攣爲臃腫爲纖靡爲僻澁要皆出于氣不足氣之充者自無此數者之病戰國揚其風西京振其緒諸子百家供其指使唐興惟韓退之一人而已至宋則有蘇明允明允未能爲韓氣則似之大約如注海赴壑極其喧豗然未始汎濫無收故莫不動中程度長公才勝于父誌稱其焚所作文輒筆精思者七八年待其可而後出之積旣深厚如龍之蟄而待奮故宜有破山裂石之勢與子瞻常與陳季常論文曰某獨不曾讀華嚴經耳季常指魚魷冠曰請擬華嚴經頌之子瞻索筆疾書不易一字子由言少年習制舉與先兄相後先自黃州以後乃步步趕不上其爲子瞻行狀曰公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辨無礙然則子瞻之文黃州已前得之于莊黃州已後得之于釋錢虞山爲信此言且以爲不特魷冠頌之爲華嚴而他文之皆

華嚴子以爲未必然大凡才大之人何不可爲使必有意萃擬則吾之才反爲所拘窒而不得行乎所不得不行故偶而莊則莊矣偶而華嚴則華嚴矣偶而史漢百家則史漢百家矣然其下筆時未嘗預揣一史漢百家及莊與華嚴在意中也譬之善奕者按譜布算盡得其遠近先後攻守進退之法無往不勝一日更有善奕者當之于枰中漫下數子若非譜之所有傍觀者不知其意指云何已而轉變百出隨處環應始覺前此漫下之子各極其妙而向之稱善奕者累敗因斂手問曰子別見譜乎不學譜乎勝者曰奕何能不學譜吾之所學亦不過爾之所學也特爾求譜于譜之中我求譜于譜之外故未嘗有意合譜而無非譜之制勝者子瞻之爲文亦猶是也而謂必學莊子必學華嚴豈非易測子瞻哉吾故知子瞻必不爾也因爲之書其簡端子瞻有知當以予爲知言矣

蓑衣眞人遺草序

眞人姓何名中立淮安海州人生宋孝宗時避亂寓蘇州一日歸倏顛狂久而益甚家人恐累及潛匿他郡眞人不追問丐食以蓑蔽身偶遊妙嚴寺臨池見影忽大悟適逢二道士引至黃山得所指受返蘇居圓妙觀中日夕披蓑典至信口吟詩或團泥或弄水晝夜不寐久之月不食不饑有時啖肉數十斤但不飲酒遇大寒出則敲氷以洗其蓑歸而挂于樹坐雪中雪不積氣蓬蓬然或求醫摘蓑莖煎之輒愈有以其蓑莖緘于器者啓視忽成兩紅花鮮艷甚由是羣號蓑衣眞人殿把衆白求募笑曰明午有施主來屆期果孝宗遣使至賜爵爵督見夢孝宗蓑而弔月餘皇后太子崩一日孝宗默禱遣璫問眞人對曰有中宮即有四喬璫歸奏孝宗喜歎曰先生通朕神矣賜號通神先生嘗以衣一襲寄郭氏曰我化以此殮臨終果索衣而逝遺詩一卷有云滿眼紅光花又新年年香散玉樓春時人笑我顛狂漢我更顛狂笑殺人又云活

得三千歲仍饒八百年若教雙合眼别是一山川
文云參寥香散綠沉風野地清光有幾逢買得西
鹿今夜月這回認取主人翁其見道大略如此姑
蘇王子安蔦紀其事并錄其詩刻板流布予見而
異之因嘆眞人姓氏埋沒數百年其詩亦未嘗流
傳人世今得王子而人與詩俱大著嗟乎顯晦固
有其時即神仙亦不能强而致然後知人苟有可
傳之實雖時代湮其菁華必不肯銷歇又何必
神仙爲然哉

北盟會編序

昔孟德曰予非具四目兩口也但吏事多耳草野
寒酸何足更事此即孟夫子知人論世之說也但
所云更事必從史傳中閱歷而後得之二十一史
不能盡讀然苟朝夕讀之無間則一二年而可畢
既畢之後徐涉旁史其間有合于正史有不合于
正史有遜于正史有反愈于正史一以吾之識爲
斷如是而史學無餘憾矣雖然宋元之事近事也
學者尚不能知其一二而好談三代秦漢何哉元
自正史外止有庚申外紀草木子輟耕錄諸書尚
可悉讀宋正史外紀載不一而足而北盟會編一
書卷帙尤浩如烟海學者多不能見見亦不能卒
業當時撰于徐君夢莘引用諸書不下二百餘種
起政和七年終紹興三十二年事俱非正史所有
即有之亦多參差不同蓋有正史不可無此編核
而論之似正史尚畧而此編猶詳正史尚多可疑
而此編反多可信也昔汴梁王損仲以宋史繁漏
爲雜別爲編纂編纂甫竟稿忽沉于河决苕溪潘

邵度曾爲抄錄亦未審尚存與否予嘗欲取宋史大加刪潤而以此編及東都事畧參考之訂正之以成一代信史自揣才識寡陋有志而未逮爲可深憾夫經書者譬之脉經也史傳者譬之方藥也元儒羅謙甫曰饒你讀書王叔和不如我見得病症多此語雖俚可以喻大蓋千百代之病症皆在史傳中苟見之不多何以隨症發藥况宋時之病症更極奇而極變者乎善乎錢氏之言曰熙寧之法泥成方以生病者也元祐之症執古方以治病者也紹述之小人不診視病狀如何而強投以烏頭狼毒之劑則見其立斃而已矣吾是以反覆此編而不置以求如孟德所云更事者然而愧未能也姑爲之序云爾

道學編序

蝘蜓不可以笑龜龍鬼燐不可以訾日月涓滴不可以擬江河何則其量有甚殊也若執蝘蜓而笑龜龍挾鬼燐而訾日月挹涓滴而擬江河則其不知量也甚矣而世之議者猶然蹈之彼其蹈之則非蝘蜓鬼燐涓滴之過也蝘蜓亦未始非物鬼燐亦未始非明涓滴亦未始非水但執蝘蜓者不自知其爲蝘蜓挾鬼燐者不自知其爲鬼燐挹涓滴者不自知其爲涓滴將復恃其至小而妄思抗大是故非蝘蜓鬼燐涓滴之過而執之挾之挹之者之過也夫蝘蜓鬼燐涓滴是亦世之所有而其類固未嘗絕也今之曲學小藝世未嘗絕使彼安于曲學小藝猶之可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彼但安于曲學小藝則縱不能致遠而猶有可觀君子亦不深責之而無如徇乎小道不自知已之量妄思以已之曲與聖人之學抗抗之不得于是詭爲附會而曰吾之學如是聖人之學亦如是此援儒入墨推墨附

儒所由來也由是言之學之邪由于見之小其見小故其立念私立念私故其議論偏議論偏則又自疑其偏恐其偏之易于爲世所屛也于是盡擧夫誕妄不經之說以文之至誕妄之說行而其爲邪也滋甚矣予故謂小道卽邪道且夫所謂邪道者非異乎吾教之爲邪也卽吾教之中而旁門別戶皆謂之邪夫學宗孔孟亦何必有紛岐錯出之旨卽如定靜安慮聖經言之極其周密後世陳白沙遂言靜中養出端倪則無所爲知止無所爲定無所爲安慮而懸空一靜乃臨于虛孟子良知良能之說極其切實而王陽明則言致良知遺能求知不察孝弟之原仁義之本是冥悟也亦流于禪是二說者雖皆依傍聖道不可謂之邪而世之學者乃欲持二子之說求入聖人之門則不至流于旁門別戶不止矣故凡言道者必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緯地龜龍之變化不然其毋乃爲蝘蜓貝燐涓滴之所笑乎此道學一編所以有功于學者不淺也

學統序

人不學不知道學不知統猶弗學也不知統不知學知統而不知統之有正有不正猶弗知統也嗟乎知學之統在是則知道之統在是矣道之統出於天而歸於聖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是道也所以師天下卽所以君天下故堯舜禹湯文武皆君師道合而不可分自此以後則不屬之君而屬之相周公相也能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自此以後則幷不屬之相而屬之匹夫孔子匹夫也能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然自道之統在匹夫而世之儒者皆思竊素王之權以學術爭能於天下於是有偏全純雜之殊是非邪正之異其統遂紛然莫可究詰如是者數百年至戰國有孟子而其統又正孟子歿又幾幾無傳至宋有朱子而其統又正嗟乎人人可以爲聖賢何以千古以來與乎斯道者如此其少嘗之崑崙自西而東非無高山峻嶺引其脉而傳其派然不能軼倫絶羣則混雜於㟋嶁蔽翳於林莽者何可勝數

泰華嵩衡猝中天而俯八極然後可以稱尊五嶽而爲衆山之長故自孔子而後必稱孟子孟子而後必稱周程子而集大成於朱子朱子而後戛戛乎難之間嘗俯仰天地上下古今恍然于大道之絕續是道也堯舜以來自君而相自相而匹夫天運循環斯文未墜至於今仍屬之相無疑矣則我

孝感　熊夫子是　夫子自爲諸生以迄居相位無日不以聖賢自待而一以孔孟爲師著書凡千百卷羽翼經傳屏黜僞學旣嚴且正近復集先聖

賢而論定之窮百家而進退之廣搜史冊傳記信而可徵者彙成一書名曰學統授予小子讀之玉琪少遊　夫子之門深愧觀海難言由今讀是書恍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至矣哉闢邪衛道之心千百世猶將見之予小子豈能贊一辭乎要而論之道之明以德而尊道之行以位而重二帝三王之世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德與位并故也孔子孟子有德無位故其于道類皆艱難委曲以冀行于天下後世而猶有毀議之者苟孔孟位與德并其尊信更不知何若今　夫子旣有其德復有其位數十年來道已大行於世豈非以孔孟之不能兼者而兼之然　夫子之心則欿然如不能兼皇皇焉汲汲焉日以世道人心爲慮若欲起孔子于二千餘年而與顏曾思孟周程朱諸子于一堂而共相告誡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是則夫子之意也夫康熙乙丑冬日毘陵門人陳玉璂謹序

孝感夫子札

大序頒到具見衛道之力鴻章與冊卽拙著亦藉以不朽矣但獎許逾量非鄙人所敢當讀之彌增愧汗爾足下文章氣誼表著海內近復潛心正學辦香洛閩名教干城實惟高賢是賴昔昌黎因文見道力挽狂瀾遂蔚爲一代儒宗幸足下益勉爲之無多讓也小刻四種奉覽大序卽當補入以光棗梨權此率覆

表忠紀序

表忠紀凡十卷紀明建文殉難諸臣以迄死義死戰從亡遯跡諸人又載不忠者三人各爲之傳南禮部侍郎錢士升譔予讀之嘆曰昔武王革命順天應人殷祚移而姬昌三尺豎子皆能辨之夷齊獨扣馬而諫甘心采薇蕨以死彼未嘗不知大命之有屬夫亦激于義之所不容已耳然而當時夷齊之名亦不甚著歷十二王至春秋孔子始舉而言之曰民到于今稱之以子貢之問尚不知爲

何許人夫子亦僅曰古之賢人而有所不盡言不顯言此與作春秋于哀定之際多微辭何異司馬遷從百世下擬爲列傳而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由是以後夷齊之義共著于後世而弗衰矣明靖難之時諸臣氣愈激而節愈奇較之扣馬之諫抑又甚焉乃實錄所載文多闕畧事多乖謬千百世下能禁其展轉傳訛詓而益甚乎予嘗考之當建文初纘大統顧命諸臣皆高祖簡付之人孰圖懿親之成憲具在也乃齊黃諸公輕謀

啓釁湘齊周代岷五國逆節未萌瑕垢屢摘或徙或廢或焚死尋又下詔讓燕而靖難之師以起務得齊黃如鼂錯故事建文英斷不及漢景而諸臣又設焉決事金川既入始以誤國莫贖爲言誅戮既加蔓延無已及乎前軍所指負鬻克捷雖鐵鉉輩竭螳臂之力以當車轍而勢莫能阻諸賢就執之日視死如歸寧負順天應人之舉而不敢忘扣馬之心非惟與夷齊並烈而斷頸絕脰較餓死不尤慘酷乎要之諸臣不死何以成諸臣文皇不殺

諸臣又何以成諸臣之死縱十族之誅不無過僭而諸臣視之勿恤也所可恨者李景隆喪師而後南下茹瑺納欵而後渡江陳瑛修怨逞毒而後諸臣誅戮無噍類是以當日之稱戎首者瑛也然而始而召瑛者猶光武之封子密卒而誅瑛者猶高帝之斬丁公遐想當時天下重足結舌無敢道諸臣姓氏不十年而黨禁漸解不二十年而詔從寬典稱諸死事爲忠臣廼後建祠郵祠迭有增加至崇禎帝御極復詔禮臣集議予謚海內臣庶無不

額手頌聖祖神孫之德意先後同揆諸賢亦可以無憾矣乎至于建文出亡近牧齋錢氏耿碧李氏皆以為疑今觀紀載程濟等之從亡以及吳江史仲彬事確有可據豈二公未嘗見此書抑故為此說以欺世也錢公具良史之才既以表忠亦以誅佞誅佞者即誅瑛及景隆瑺所謂不忠三人也華袞既著鈇鉞並隆諸賢在泉下寧不大快哉然而終有不能釋然者建文之年號既還世未有有年號而無廟號者更無有有廟號而不血食者度死難諸賢尚不能瞑目于九原而錢公以宗伯之職不難抗疏以請乃未免稍為顧慮而國浸尋以至于亡遂成有明一代缺典故迄今讀是書者猶不能無遺憾于此異日望于作史之人發微闡幽所以昭大法立大經以正昔日所未正發往激來之道所關詎淺鮮也哉

陳白雲先生詩選序

人生乎今之世而思尚友乎古人讀其書誦其詩反復展玩至於漫滅而不能自已至欲起斯人於九京相與或歌或泣其不介而孚不謀而合之故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予向閱鍾伯敬文集有陳白雲先生詩序一章其後獲覩先生詩伏讀三晝夜喟然曰是可以見先生之志矣先生窮愁牢落慷慨激昂欲出不可欲隱未能悲來塡膺悉於詩發之去閩粵涉江淮浮沅湘越彭蠡且也罹兵燹挈妻孥蒙荊棘犯霜露艱難聚散一寓於詩故當時或誦其詩者先生輒從旁痛哭語云長歌之悲甚於痛哭夫既以痛哭之不得而寄之於詩復又因詩而益增其痛哭是先生之痛哭無已時也先生去今不及百年而遺集散逸僅存五言律數百首嗟乎先生之志在是矣予困頓類于先生予之詩抑鬱無聊亦多類于先生恨不能起先生而共痛哭之也

鄒南臯先生集略代序

古人有所謂三不朽者而歐陽公推明其說以爲脩於身不施于事可也施於事不見於言可也若夫德之與功旣已顯赫昭著矣於是乎後世之人相與想像其風采節槩如泰山喬嶽景星鳳凰終以不可得見爲恨則務得其嘉言懿訓遺留于殘編斷簡者爲之反復歌誦而不能自已由此觀之立言之所係顧不重與吉水鄒南臯先生自以進士劾權相拜杖濵死投荒六年以至爲諫官爲吏部三仕三巳百折不回晚乃揔憲內臺益以得行其道爲巳任終見扼於宵小而罷凡先生所謂偉識鴻叓大節特立之概雖歷千百世下聞其事者猶恍然如見其爲人故當時奏議之所傳雖窮山幽谷咸樂得其言語而稱誦之然人知先生之嚴氣正性爲朱雲汲黯之流而不知先生之學問其所得于程朱者爲尤純也惟先生以講學明道爲修德建功之本故其發于言語文章者率皆渾厚質直光明俊偉其於道德仁義綱常名敎之指歸

一如布帛之被于身菽粟之宜于口衡臆肆口本乎巳意所欲然而未常思有立言之名然而道文之見于著述者凡一時之正人君子旣巳贊叙而共識之又恐其遲久散佚而後世之人徒爲徬徨追慕於其間於是其門人曾君爲之裒錄其大且要者名曰集略以廣其傳卽公之所以爲不朽者固不恃乎此而因是以得其學問精微之所在誠舍此無由矣昔伊川先生在日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請質伊川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今曾君爲先生之高弟旣得向日之心傳而又以其耳聞目見者編摩採擇將以垂世而行遠焉嗟乎先生往矣後世何可不讀此書則曾君羽翼師道之功不亦偉哉

劉文烈公全集序

劉文烈公集十二卷蓋嘗公殉難時僕人王軫于倥偬之際護取而出之者也嗟乎天不恐斯文之磨滅而假手僕人雖其中不無一二殘缺然公之生平大畧可覩矣按公諱理順字復禮湛六其號也杞人明崇禎甲戌進士第一先是擬元者李焆崇禎帝閱公卷稱旨擢冠多士而置李二甲第一廷臣未知也傳臚日皆愕然嘆異謂帝知人是夕帝入宮喜甚謂左右曰朕今得一德行者碩蓋公

已十上春官為士林屬望者垂三十餘年矣授翰林院修撰歷左春坊左中允性簡穆不交外務每朝退鍵戶誦讀于性理宋儒語錄諸書皆研究得其蘊嘗武陵相奪情大拜時公常斥言于朝絕不與通武陵聞之怒奪其講席庚午以後寇日熾及汴圍垂陷公大慼慟建議于河北設屯撫練敢死士如李抱真澤潞故事疏上格不行甲申三月寇犯都城公詣朝房謂執政曰守卒缺餉又陰雨饑凍急請上出內帑金錢鼓戰士背城借一或堅守待勤王之師不然國事去矣執政唯唯公憤然歸捐俸鍰及盤匜簪珥輸犒城卒諸僚友咸詣公所問進止公正色曰存亡視國尚須商耶是日命家人掘坎室中為藏柩計迨城破配萬安人妾李氏請先死公笑許之俟其目瞑呼具袍笏北向再拜旋入祠拜別祖先遂大書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既占科名豈肯苟全三忠祠裡無愧前賢書畢投繯死年六十有三卒寇過其廬者皆下馬拜泣而去順治九年諡文烈設壇祭

于都市賜田七十畝春秋致祭嗟乎觀公之絕筆以文信公自期文信公常仕在外故能號召豪傑與師圖恢復公始終珥筆為儒臣凡所建白皆不用徒以一死報國豈其志耶公所著文集皆經國之鴻謨救時之碩畫下至一吟一詠皆托物寄興有關于人心風俗非若文人才士第以雕琢為工天下後世知重公之文者當益重公之人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世之文至而實不至者觀于公能不愧哉

文統序

客謂予曰文何以統名予曰我　朝撫有區宇至今皇帝纘承前烈而光大之所云大一統非其時乎予欲以　國家所統之人文犂然畢備以爲本朝之文教在是也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道相傳稱曰道統所傳者道而道之賴以傳者文故曰文者載道之器文與道固未可岐而二之然自堯舜至于今數千百年統之不過此數人今所載文人不可縷指豈皆得謂之統夫統有以人

統文者有以文統人者以人統文上之如堯舜孔孟所謂斯文未喪次如左史韓歐之屬皆足以承先起衰者是也以文統人則凡偏而未全大醇而小疵者皆可以與夫文之內古今文章雖多實有關于家國天下身心性命之故無過理學經濟言經濟而不言理學則無本言理學而不言經濟則迂而無用昔聖賢之書論之已詳今人即殫智竭力不能有所增益然或古人之言甚深而吾以淺出之古人之言甚渾而吾以一事一物分析之古人之時地不一吾以今日之形與勢合之要勿畔乎古人之道無不可並古人以傳特今人不能多讀古人書使古今之事理醞釀蓄積厚其勢而後發往往少所得多所作譬如中人之家欲饗大將兵士椎牛振廩既有所不能而欲以百本齏五十本葱之屬以冀厭飫幾何不爲人所訕笑乎且夫讀古人書而不溯其原探其本則文章必不能卓然成一家之言六經四子書而外有周秦兩漢遞至于唐宋諸大家今人學古文者率由唐宋而止

語有之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又云智過其師乃能如師吾人立意止於唐宋大家勢必不得爲唐宋大家惟以六經爲寢廟以左史爲堂奧以唐宋大家爲門戶而後上者可至于左史下不失爲唐宋大家予尤怪世之以摹擬爲能事者楊雄之易王通之論語及元經之于春秋既無當于經即如褚少孫學司馬遷陳宗尹敏孟與學班固皆不得其要領蓋善學者必內有以足乎已而言隨之治其性情端其行誼使吾身有合乎古聖賢之道而

後融會通貫乎其言不必有意摹擬自可至於古人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曰有本者如是蓋以此也予嘗持此以論文不敢妄有許可或又曰持論當嚴而操選則不妨稍恕若必如子言則唐宋以後之文十百篇而已毋安所得畜萃以成一書予曰唯唯予自丁未爲是選迄今踰六七年四方投贈之文不啻萬計又恐深山窮谷之中其人身名不見于世者多致湮滅廣爲搜取又得千百篇有奇精而擇之共得若干篇一文經數十繙閱又質之程郇文友琅復諸子求弗畔乎昔聖賢之道而後登之其間或得其全或得其偏則在乎閱者之自審焉而已嗚呼人生百年之物惟傳于文字者可以無窮然非人之能傳其文苟其文不足傳雖交口以須不旋踵已與草木同腐今諸君子之文傳豈予選可得而尸功也我　朝自開國來至今三十餘年文教之興如是道統與治統皆不外此而得之則予之續是選以成書又烏可量也哉客曰然遂書之爲序

學文堂文集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序

申隨叔文集序

予爲童子時嘗慨然曰人生讀書舉進士成名於時足矣至於一命之榮皆足自放而何擇焉既長游京師見官禁院爲天子貴近臣者裘馬翩翩意氣自得又慨然曰官必至翰林而始榮也及讀古人書見錢思公言朝廷之官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又慨然曰翰林之所重者在此而不尚以向之所云也自古翰林而能文章者莫如歐陽修蘇軾故其文既取重於時復流傳至今日雖妄愚人不知文義者無不能道其名字予思二公卽非翰林其文亦必可貴苟第以翰林爲榮則自古及今可榮者何獨二公也申子隨叔連第春官官翰林檢討日刻苦爲文自記傳書序以及碑銘雜著體無不備無不工豈非不以向之所云者爲榮而有慕乎二公之所爲者耶然吾

又聞二公當日其經濟實與文章相表裏卽以文論如歐公通進一書嫋嫋千餘言反覆利害洞悉事機而蘇公上神宗一書亦千餘言痛陳時政骨鯁之氣凜然筆端他日二公之建豎卒能如其書之所言今隨叔將第於其文求之乎抑不第於其文求之乎余逮困公車近始得一如童子時之願而顧瞻玉堂如在天上雖亦慕二公之文時亦擬其所爲書欲上之于朝而林泉偃蹇其路無由今隨叔既有其才又居其地深願隨叔審處之也予

與隨叔同舉孝廉十年以來朋友之愛過於弟昆故於其文不以頌而以規竊欲附古人之誼相與有成知隨叔之不我棄也

王北山集序

昔人稱三不朽以立言爲下葢爲徒有其言者言耳苟其言能見信於人主而措施於天下使天下之利由是與害由是去社稷生民之大計由是定卽德與功何以過故知言者能兼德與功而以爲上也亦宜若夫單瓢陋巷之子其言無由達於天子窮年矻矻盡心文字之間冀可傳後世故曰徒有其言也非惟單瓢陋巷之子爲然仕於朝者非居可言之職其言亦無由上達非其職而言者必

譁然議之欲冀其言之行而有功於天下亦難矣信乎能言之人必待居可言之職而後其言爲有用也歐陽公曰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宰相行其道諫官行其言言行道亦行給事王公北山以能言之人居可言之職故自立朝以來抗陳諸大疏凡天下利害社稷生民大計無不侃侃入告皆已見信　人主次第見諸施行所稱有功德於時而不朽者北山亦可無憾已北山又以其暇旁及古文詩歌一一與古人相上下

歐陽公又云諫官非材且賢者不能任非北山誰足語此耶戊申春北山遊江南出其集屬吾友賀子天士較梓而命余爲序予媿言之不文而不敢辭噫北山今以服闋還朝矣江南財賦之區邇者以名病其實民俗之彫敝北山固已目覩心傷之得無　朝宁之間尚悉之未盡悉耶江南幸辱北山之遊將北山之所以不朽其言者又烏可量也與

魏貞菴相國文集序

今上御極以來海內晏安兵革不用四方萬民富完休養號稱極治于是朝廷之上紀綱法度秩然振舉斟酌損益丕興文教天下蒸蒸向風相國魏公方居政府經邦論道優然有暇日得肆力爲文章上承　國家敦崇古學之意下以作式天下士嗚呼豈不重哉予小子奉詔候吏部試居京師謁公公賜酒食得請觀公之文竊念予小子烏足知公然自讀書至今日凡史漢唐宋大家之文亦嘗

習之矣古今能文者不下數十百家苟其爲文之工則醇與雜皆可傳于後世然後世或因以爲詬厲劉向曰盜蹠凶貪名並日月而君子不願故文之所貴其醇而不徒貴其工也文之醇者必有其本聖人之六經本天地後之文本乎聖人聖人之文遞流爲史漢大家而文漸以雜後之人不由史漢大家以遡于六經而安所得醇今天下文稱極盛然愈盛愈雜譬之黃河渠弁既多勢以益大放乎兗豫之區潰出而爲患禹之治之則必道積石

龍門溯其本以疏鑿非徒經大陸播九河所可得成其功也世之學史漢大家者不可勝數而能之者少率由于是我公之文奏議書序傳記論策碑表誌銘若干體無不深得乎六經之意故爲史漢而史漢得爲唐宋大家而大家得而卒不可執史漢大家以名嗚呼文章不歷變不工不工亦不能變合千百代之文而成其爲一人之文何其盛與何其盛與今日古學聿興其勢不無潰出之患使非有端本極流如大禹疏鑿之功者何以爲天下士所矜式公文集出若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以佐　國家文教化成天下其在是矣

魏伯子文集序

予有文統之選四方名下士一義足錄者皆登之凡親故客游必屬廣搜採郵寄之文幾致充棟獨亡友鄒程村歸自西江携寧都魏氏三兄弟鈔本百餘篇尤爲心折嘗語程村文人古今所難得或曠世而相接或越在千里百里始得一二人今乃聚於一室異哉越五六年善伯冰叔先後主予家復得縱觀全稿先是冰叔和公二集刻之維揚獨善伯來自浙于毘陵始付梓人予于冰叔和公各有論次善伯文大約以法勝者也文不可以無法然徒規摹于古人尺寸不失第可爲古人之法而我無與惟不見所以用法之故若絕不類古人而古人之法具在特不可執一古人以名嘗見善奕之家按譜布算攻守進退盡得其法未嘗不足取勝而更有人焉于閒散漫不經意之處落落布子前無所依後無所據茫然不知其意指所在已而廻環轉應其所以制敵之妙實在于此然後知善用法者能用法于無法之先非按譜者可幾其萬

一也善伯才最大雖詩賦詞曲六朝駢麗之作無不臻妙而其文尤能用法于無法之先予旣別爲評識顧猶有所未盡者嗚呼以善伯之才得時見用當與賈長沙王景畧之徒後先揖讓徒以草茅韋布士爲當世名公卿相引重豈善伯所樂道者乎語之冰叔和公亦必以予言爲然矣

魏冰叔文集序

自古文章之難莫難于潔潔則氣不浮排偶之習必去循首尾觀之所爲吽越雷同之病必無有抑子厚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是古之最潔者莫若史遷而蘇明允譏其雜取六經傳記及屈原長卿騷賦之文錯于其間似於潔猶有未盡然試悉去其剽割而以所自爲者反復之潔固在也雖然總不若左丘明文爲可貴予自童而習長而加愛玩知所爲潔者殆莫過此當銳意爲文思彷彿其萬一而不可得嘗時時自懺又以此陰求天下士之文如是者十數年始得寧都魏子冰叔初亡友鄒程村自西江歸携冰叔文稿二十餘篇史論二卷越數歲冰叔來吾毘陵得盡發其笥讀之嗚呼信如冰叔始可以潔稱也已而出所著左傳經世一書識見議論皆前古所未有然後知冰叔之學固自有本因自歎于于此未嘗有數十年之功而遽希所得宜乎妄已冰叔居金精山足不履城市恥見貴客不事家人生產故得耑力爲文皆揚鼂出

見胡淡菴舉兩肘示之曰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于道有進冰叔將毋同嗚呼伯禹后稷之徒胼手胝足以爲天下而許由巢父散髮高臥于深山大澤之間當時各行其志而後世並稱焉然則冰叔潔豈獨在文哉

龔琅霞文集序

關尹子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予竊以爲天下固有不亡之物惟文章古聖賢之道莫不藉文章以傳後之人能傳其文而不能傳其所以爲文而道因以亡龔琅霞聞予言歎曰信哉吾黨之文不傳可不作思所以傳必求端于經蓋經者道之聚也文章之變于今已極雖甚上哲豈能于古人有加第日習古人而神明之漸生變化久之必能自成古人之文不然舍經而求卽窮老盡氣思自立一意創一格以勝古人必爲古人所不取嘗見琅霞讀書見孫鍾二氏評書詩左傳譏大禹謨之漸排又譏車攻篇選徒囂囂謂于有聞無聲悖于克艮傳之融融洩洩以爲俗筆輒怒裂其文琅霞之尊經如此五六年前嘗與鄒董二子共事經學毋一義未晰必往復辨難後已無何鄒董相繼死而余以哀毀之餘百事墮廢獨琅霞閉戶矻矻所爲文日多根據經傳于古人不少戾琅霞之欲傳其

文意豈小哉嗚呼天之于人見其人有足傳者必善曲成之使之名於後世假令琅霞不以邑人之災逮登仕籍寧復暇爲此而世之人見近而不察遠遂以謂人之坎壈蹇塞爲天所不與乃其人則自知之是以汪洋自適無怨尤于天之意而著書守道以暢其中所欲言古之窮愁著書者率是道也不然夫窮愁方欝陶瞀亂之不暇而能著書乎哉琅霞以失意而得不亡之物其傳也益無疑矣

董文友遺集序

嗚呼此吾亡友董文友先生遺集也先生刻於生時者若干卷名曰正誼堂集歿後一年陳子裒其遺藁若干篇績梓之而入于文統之中嗚呼先生之文竟止於是也爲可深悲也已予自總角與先生定交見先生初喜爲詩詞爲排偶之作越數年擯去排偶一意於詩越數年則幷詩擯去之耑爲史漢唐宋大家之文尤留意天文曆象樂律方輿之學故爲文多所發明越數年則一槩擯去而耑

事於窮經嗚呼此先生將歿之一二年也先生讀易聚宋元明諸儒之書而考訂之疑程子所言於易尚覬少進者當在于象而朱子亦謂象失其傳不可理會及讀來瞿塘之易註則已一一得之瞿塘深山學易忘寢食者二十九年始知象之取義或以卦情或以卦形或以卦體或以中爻或以爻變或以占中或以錯卦綜卦其大要則總在乎錯綜先生之有得於易者如此又嘗見先生讀春秋謂三傳參差諸儒襍出至安定始有以天自處之

說義非不正特其義爲安定所取之義而非孔子所取之義其宗三傳而得其是者十之二宗三傳而得其非者十之三不宗三傳而自得其是與非者十之二宜及今更定一書盡去從來之穿鑿附會者不茍同不茍異至正而後歸於至中先生之有得於春秋者如此今讀先生遺集所論著於二經獨多然亦不過十之一二使先生不死俾易春秋之旨得大暢於天下後世先生之功豈小哉雖然于先生所爲十之一二者充類而思有以得乎其故由一事一物悟乎全經之旨因是以辨諸儒之得失則先生之有功聖賢已足不朽於天下後世雖死奚憾乎予故于先生遺文急表而出之以見先生之志且以告天下後世之有志明經者當以先生爲的云

潛木齋文集序

吾人有志古學六經四子書其大原也其外則貴有博覽之學變通之才竊嘆今世善學古人之文者多奉唐宋大家爲準的不知大家之所以爲大家者非無本而然或本周秦或本兩漢其源流莫不可遡昔人由周秦兩漢得成其爲大家今人第學唐宋大家而不識周秦兩漢爲何書大家豈遂能至然周秦兩漢如逸周書穆天子傳鶡冠大玄則奇而奧乾坤鑿度鬼谷則奧而僞論衡春秋繁露則奇而奧而雜若莊周屈原列禦寇荀卿韓非管仲李斯呂不韋晁賈淮南之徒固傑然可稱猶不能無醇疵同異以待學者之取衷簡勁如左氏變化如司馬遷典雅醇正如班固善學者得其一節皆可成一家言雖左史論事尚有是非牴牾之病而文章之道則莫外乎是矣義興周立五先生好爲古文周秦兩漢書無不讀尤愛丘明遷固之文而其法則主唐宋大家不知者以先生之文近大家知者則以爲本周秦兩漢嘗笑今之爲古文

者第可爲擬古而不可爲學古擬古之病如優伶之聳笑雖甚工而不可爲眞學古則取其神而畧其迹于絶不類古人中實有所以類者先輩有言曰嘉隆以來帖括剽竊之陋習忽入于古文二三知名之士好以秦漢相欺字裁句摋蕩然不知所謂眞古文若唐宋諸大家則未嘗求秦漢于字句之間此先生所以意主乎秦漢而必假大家以爲法乎先生虚懐若谷每過予學文堂出近稿相質屬序不敢辭潁川劉公甗先生門下士也以詩文見推于時他日試以予文示之當必以爲知言矣

徐竹逸願息齋文集序

論者曰學者與作者分兩塗以學者不必能作作者不必盡藉于學其説似是不知學者之不能作固有之若謂作者不必學則非也古聖賢之于學載在書冊者不具論唐宋以來好學者有分年法自八歲入小學至二十四五莫不貫穿經史有失序者更展一二年今世士子少壯之年多耗于帖括有志爲古文者往往在舉制科之後其不能舉制科者廢然知返亦多在遲暮之時嗚呼時至遲暮欲倣古人分年程課之功葢已難矣吾友徐子竹逸少好古學于經史無不窺及舉進士司李滇南永昌滇遠處天末刑政簡約益得肆力于學著爲古文裒其集若干卷問序于予予反復之嘆其皆合古法考據援引妙有斷制洞然如燭照數計所爲經史貫穿信足當之雖然能文家善法古人之文尤不若有得山川之助太史公西過崆峒北游涿鹿東至于海南浮江淮歷覽名山大川然後歸而作史記其文疏宕有奇氣柳子厚至柳州蘇

予瞻居海外後文益奇竹逸官滇南萬里外凡洞庭瀾滄洫柞之險金齒哀牢緬瓦蠻猺猩狒之異以及風霜瘴厲風土之殊無不足聳其聽觀而挺發其志氣故其爲文亦能如司馬柳蘇之奇凡天欲成其人之材使其文章傳于後世莫不試之險艱之地如孟子所云苦心志勞筋骨以竹逸之學而天所以曲成之者又如此嗚呼豈偶然哉竹逸以邑人之災去官歸臥荆溪閉戸著述不少休會予有文統之選時時鈔錄近稿相示選格稍嚴不

能盡載然自今以後無不知顧息齋集者予選固不足以重竹逸也

陸子制義序

策論古文也今之爲策論者果可謂之古文乎哉然今之爲策論者不能爲古文以策論爲非古文則不可漢唐宋時如賈誼董仲舒韓愈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策論之傳於世者皆所以爲古文也今　國家加意古學罷八股用策論取士正古學大振之日矣然士君子立言總期有益於天下後世苟其有益不必定如古文論所以明聖賢之理道也惟貫取聖賢之理道而明之如宋儒之註疏

雖不可語於古文而未始不傳之後日後人賴焉策之爲用大而禮樂征伐工虞水火刑賞錢穀細而一鄉一邑之利害凡其宜因宜革宜損宜益者無不當言言而當則所裨於天下國家之事故必非淺鮮雖言之不文且無病又何病乎不逮古文乎苟第求其文之似古文而於聖賢之理道杳無所發明天下國家之事故皆迂疎而無當即古文矣將焉用之況乎未必果爲古文也今有人焉果能貫明聖賢之理道矣果能洞悉時弊談言中窾

世之事矣而操文衡者或目之爲狂爲戇爲迂腐則擯之可惜也有儁才者不以忌諱爲嫌毅然取而錄之可謂知言矣然亦第錄其言已耳未聞有以其言上之　當宁勑之部院諸曹實見之施行者嗟乎雖其言之有益而究何益哉今陸子所著策論凡若干首皆能發明古聖賢之理道於當世之事故皆談言悉中而又能合乎古文余未知與目之所遇第錄其言爲進身之資耶抑將大破成例以其言上之　當宁實見諸施行也然余觀賈誼董仲舒韓愈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諸君子之在當日有即行其言者有不即行其言久而後行之者有終不得行者要之其文則無不傳今陸子亦計其文之傳而已至言之行與不行姑俟之而不必計也

青門集序

予爲文統之選蒐羅天下之文幾遍猶恐有罣漏不敢遽故選事如是者五六年凡人文有一義足錄者必錄褎然有集而文無甚足取者亦必委曲以存其名蓋不欲使苦志之士或至泯滅無聞也嘗慨文人相輕自古爲然而近世尤甚文之不工者無論工者亦必吹索無已好爲訾謷夫使己文足傳無事攻擊不足傳雖力攻擊無救于己而彼之傳如故聞者皆是予言同邑邵子湘尤歎爲篤論子湘能古文予未識子湘時見子湘詩歌奔放有奇氣最愛之及見其文亦以氣勝尤愛之踰年斂氣歸法而文一變又踰年翔翔于古人之法變動莫可端倪而文又一變吾邑自荊川先生而後鮮有以古文名者十餘年來予與程邨文友琅霞三子以振興古學爲任朝夕切劘嘗合刻四子文質之當世無何鄒董相繼死琅霞稍涉二氏吾道不無孤立之歎今得子湘而大振詎不快哉詎不快哉子湘虛懷若谷近又手青門一編示予質疑

問歎非惟不相輕而相愛敬爲近世所難得嘗言明詩之敝敗之者止鍾譚二人故明尚有詩若文則人人敗之終明之世幾無文幸潛溪震川荆川遵巖數先生挽之波靡氛倚之際此其功不小因鈔錄諸家文裝潢而自爲序予湘之篤信古人文如此荆川少工制舉業及成名歸屛居二十餘年事理學不復留意文字其間尚力于古文者爲時無幾故其卷帙無多觀者未免有見少之憾今予湘年少即棄諸生絕意仕宦旣非科舉之學所能岐其功又居于鄉不隨時酖骳擯遠人事以得寬閒之日業以尙而精自靑門一集以爲之始集中予遂臧文統者具在雖然豈足盡予湘哉

沙定峰文集序

龍不蟄不奮不能與雲雨破山而出淵大鵬不六月息不能搏九萬里之翼凡物必厚其蓄其發也始弘而遠迅而不可遏世之學爲古文者未嘗讀書十年二十年稍事掇拾卽肆志爲文儼然裒其集欲與古作者並有識固已非笑之老氏曰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夫豈故爲是以愚民哉其精神思慮沈深周密蘊蓄于內而未嘗有所輕動故動則有成是以雞不若木雞則不能使其羣之反走匠慶不用志不分則鐻簴不能若鬼神人之于文也何獨不然惟讀書十年二十年之久始而于經史百家之書井井然具見條理旣貫穿之而生變化不必有意爲文章而乘間而發則勃乎其莫之能禦蘧瑗之敬顏闔也先與之爲嬰兒爲無畦町爲無崖而後達入于無疵蓋在我抪不厚之刃而徐以待其間之自開然則我之文章皆古人與我以間者乎沙子定峰喜讀書于古人文無不窺然未嘗敢輕作余五六年前客長安一遇定峰得閱其

詩朝夕相問難然未嘗及古文也今歸而携其文問序已成若干篇初訝定峰之多且速反復之知其蓄也既厚亦猶龍之既蟄大鵬六月息之候與太史公歷覽名山大川訪古聖賢遺跡與其豪俊交游然後歸而作史記故其文疏宕有奇氣定峰讀書以厚其蓄而又之燕之兗由豫以入陝渡黄河淮泗將極天下之大觀然則定峰之文可易量乎哉

重訂制義自序

余自庚子舉孝廉坊人請余制舉義行世會制科變庋之高閣今制科復故坊人又請余訂其缺失者更梓之昔者之變八股爲論策國家急得人之效也乃其先亦未嘗不得人八股與策論總皆取之空言他日之望于其人者固無用於此然欲舍此而别求所以取之之法又有所不能是以斟酌損益興而廢廢而復興有大不得已於斯者苟爲士者知國家於取之之法如是其不得已而深明

昔聖賢之經意以措施於天下然後可以兩相得而毋負與自宋王荆公以經義易詞賦一時有秀才變爲學究之歎元祐諸君子深詆其非竭力以反其制然亦止兼詞賦而復之而經義卒不能罷然宋儒知經之重其傑然以明經爲任者亦止在箋註諸書若於制舉義在當時已厭棄而非笑之朱晦菴嘗有經賦文妖之歎非誣也若今日之爲制舉義者去古益遠類皆以剽劉骯奥之詞取媚悦于世無怪乎學術愈卑而人材愈下求如宋儒

之所云學究者而亦不可得也余自爲諸生日佩服師訓于經義多所措擬亦欲盡黜夫剽剟骫骳者規之乎道而思淺力弱不能自振雖亦由此舉孝廉成進士所云深明聖賢之經意以措施於天下者茫乎莫知所據忸怩跼蹐而不能自解矣歸熙甫曰士苟習於應試之文而徒以博一日之富貴士之所以自爲亦輕今天下士覩予文者愼無曰士之掾以應試者在是已足譁世取寵而有餘使昔聖賢之經意日遠也

裴古迂古文稿序

辛亥冬寧都二魏子主予家越一月宜興任王谷亦至古迂方爲予八九歲兒師居學文堂東偏四人者朝夕相友善也而好論文冰叔曰文之爲道不一其妙在轉轉易流便無力故宜用駐法駁馬下坂雖疾驅若飛而四蹄著石處步步有力又當明於斷續之法如複岡斷嶺望之各成一山察之背有脊脉相連故文有上下意絕不相屬合之自成片段者而王谷方出所爲廬中書闢典史二傳序侯朝宗遺稿諸文善伯嘆曰至矣哉信如吾冰叔所云古迂聞之躍然喜因彙鈔三子平日所爲文爲一編反復之古迂體孱弱善病然好爲文章其篤信近今人如此何况乎古人之文予嘗讀老子書治人事天莫如嗇以爲其言有當於冰叔之言惟嗇則不流便不流便則有餘而無易盡之情與勢當欲轉未轉之際其情與勢嗇不欲出而後使之出故若屬若不屬離合變化莫知其端如是則動與古會冰叔以予言爲交相得也古迂居於

鄉距城三四十里故得擯絕世事一意於文以平日立志之堅果今又得與諸子朝夕討論南山之簡不揉自直鏃而厲之罔當益善宜其文之日進未有已與王谷序侯朝宗遺稿惜侯子有經濟才而不用於世徒以立言自見不知天下如侯子遇者不可勝道亦慮立言之無當耳果能以其言傳於後又何論世之用不用哉古迂必知所勉已

學文堂文集

序

夫椒山人陳玉基賡明著

盛珍示南芝堂稿序

立言之道貴本于誠故孔子曰修辭立其誠予嘗謂文至今日其變已盡雖上哲不能更有所創爭異于古人獨本其中之誠然者以立說覺吾人性情志意古人不得而同之我我不能移之古人庶可自我爲古人非誠而矯飾以欺世雖忠孝仁義之言盎溢鈞貫識者已窺其微而笑之予同年友盛珍示生平以古君子行誼立身處世皆以誠爲勉故其發爲言大之有關世故細至飲食日用無不篤實而可信韓昌黎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惟誠故無峻刻之病楊子雲閉閣懷鉛裂吻嚙牙以疑後世而不足之累自見惟誠故無矯勉之病古人未嘗不相師而實無相師之跡優孟襲古人之衣冠言動自以爲古人而鮑郭更相笑之惟誠故無剽竊摹擬之病予爲文統之選操是說以求天

下之文及得南芝堂稿快之嘗慨制舉業困人已久聰明才辨之士皆束縛無所騁八股既罷士得奮迅古文之途珍示于是時一舉而成進士刻所爲古文流傳于世不數年八股旋復天下士又不談古文歐陽修閔漢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散亡磨滅慨然立言不足恃予謂漢唐以前書足傳者至今具在其磨滅者皆不足傳者耳明制舉業之工無如王唐瞿薛諸家即傳之千百世其孰尊而信則與磨滅何以異因歎人之有志于傳者不可不知取舍也珍示嘗留意堪輿之學以先大夫喪未舉兩至毘陵徧觀山川岡畝形勢擇吉褒二處命予筮而葬之其待友之誠大類此并記之以志感云

遠志齋遺集序

文章之盛衰豈不以其時哉六經而後推司馬遷史記至東漢人敗之至六朝人而大敗唐韓柳振之宋歐曾蘇王又振之明初有振有不振至嘉隆間又大敗震川荊川遵巖諸先生力振之自此復不振至今日而大振凡人之爲文欲振之於不振之時其振易若當大振之日出吾文使彼所爲大振者皆交讓而不敢爭其振難昔嘗與程邨文友琅霞三子持是論交相黽勉十餘年來限時考課凡有著述互爲評駁兢兢求合先聖賢之理道文友刻正誼堂集琅霞刻論世堂集予亦有學文堂一刻而程邨遠志齋集則先以問世程邨好曾南豐文故其文和易條達大類之若說經諸作尤能貫串古今成一家言程邨存日嘗屬予爲序予應之曰待予集盈尺序無難不謂兩年之內與文友相繼以死其集亦不及寸而止嗚呼死生固有命而文之傳不傳亦不在多寡之間也賈誼年不過三十其所傳文亦無幾司馬相如善著書而位止

爲郎楊雄止執戟杜甫止拾遺柳宗元蘇軾流離竄逐窮愁無憀而文益不朽程郇舉進士擢挫不得志于時其不平之感甚于古人而詩文之工于古人亦未嘗少遜程郇可以無憾今世能文者一二十家尤工者數家其間名位之崇與卷帙之富程郇多不敢與抗衡而遠志齋一集今日論文者必推尊之予所爲振之于大振之時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特予不能序之生時迨歿三四年始有以爲慰而悲哀涕洟詞不能卫其重負吾亡友

也多矣程郇易簀之際予過視之據案呻吟曰腎誤我以手招兩孤至願予口欲言而期期不能出今兩孤漸長大善讀書歲初來拜予床下予摩其頂而喜已而淚簌簌下因命鈔予文語附其先人集藏之

毛稚黃巽書序

癸丑冬予遊武林僑寓西湖昭慶寺越日走訪毛稚黃先生稚黃病卧方起語格格不吐相與拜於床下稚黃急出所著巽書屬予序先是稚黃曾屬友見寄浮沉莫可問而亡友鄒程郇客武林時嘗手鈔稚黃文數篇歸予見之急刻入文統中因嘆才如稚黃而所見僅是今得盡讀之乃大快嘗讀易至巽二陽居四陰下知柔必順乎剛象乃亨故九二史巫紛若九五先庚後庚莫非戒其過甲而

濟之以中正嘗于此悟作文之道古來能文之士數十百家其足傳者必以純而不以雜其純者雖極變化所至各以才力自成其家若取理擇說莫非粹然一出於中正夫文章之變古人已極今人不能更創一格與古人爭與古今名理古人言之已盡即有才智之士亦無能更有增益與古人爭能惟能無悖于古人之理而以識取裁以議論充廣去百家卮詞偏見一以中正者爲歸覺古人不可無我則我必並古人以傳象曰隨風巽君子以

申命行事君子在上以其言作訓敷誥與虞夏商周作者並不得志而伏處巖穴考古今理道得失治亂興衰之故著書以自見于天下雖所遇有殊其足以風世則一昔嘗語程邨吾人立言苟無關于人心世道雖有奇才可以無文雖有奇文亦不如無作程邨以予言為然今贊之稚黃當亦必以為然稚黃之文言論雋實皆根據聖賢經傳所為中正信足當之會不遇于時隱以風世之責自任故其文皆有裨名教使世近可法遠可見之施行

此稚黃所以名其集之隱衷與與書凡十二卷文九卷其三卷則詩若詞細自來能文家多不能詩能詩多不能文故歐陽修曰藝之至者不兩能稚黃詩又復馳騁漢魏唐人之間莫不臻妙而詞細所論述古今來詩文之法單詞隻字莫不雋永可思予選文統見其人有一二義足錄者必錄然非縱觀其全集終不敢遽許其傳今反復與書其傳奚疑哉稚黃尚有匡林一集將繼與書以梓予雖不文更當為序之

王丹麓尺牘偶存序

蘇子瞻記篔簹畫竹因與可有掃取寒梢萬尺長之句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既而曰此竹數尺而有萬尺之勢此子瞻之記竹實子瞻自況其文也子瞻才如江河千百言滾滾不竭而莫窮所止若其尺牘則數十言莫不雋永可思此文人之才所以變化夭矯如神龍屈伸而不可測也王子丹麓能文章才氣奔軼足並子瞻間為尺牘亦與子瞻相頡頏予嘗謂尺牘之體取

達意而止能為古文之人恒不僅以尺牘覩而直為古文蓋尺牘者古詞命之流其意必簡氣體必高立言必古而雋而折而宕上法左氏傳變化于水經注世說之中覺他人千百言期期不能達者此則數十言數言盡之所為數尺竹而有萬尺之勢者近是昔周櫟園先生為結鄰之選以名人尺牘見索十餘年來凡朋友所贈傾笥與之櫟園多所裒錄片語之善亦所勿遺譬如許男曹伯與召陵之師首止之會得以一卒一旅耀武上國名著

春秋惜其時丹麓此書未成倘入結鄰當非一卒
一旅之可比雖然至寶潛乎山澤其光氣自不能
掩司馬子長報任安一書卽不列昭明選中其可
貴自在也丹麓炎品粹然使人樂與之交昔人嘗
以竹況君子故曰瞻彼洪澳菉竹青青予又將取
以況丹麓矣

西山集代序

張西山少參刻文集旣竣介使問序于予予惟文
者載道之器苟不足以載道則文可無作今天下
能文家裒然有集而中無與乎理學經濟之故者
予竊非之何也以其道不存也譬之大廈之木構
櫨梁棟非不鏤丹堊白而質已銷亡則亦不終日
而就傾矣雖然言之非難行之爲難聖如孔子猶
曰文莫猶人躬行則未之有得故夫理學經濟分
之若或殊塗合之皆歸一本無如侈談經濟者每

繆于言理而崇尚理學之士又迂闊不切事時二
者本交相濟而反相背馳所爲見道安在哉大凡
士君子未仕則立言旣仕則立功功者赴乎言者
也漢代大政大禮必使諸儒以所學廷對天子稱
制決可否故兩漢之世治行斐然可觀若宋人之
學與漢特殊吾意其時驅進士爲學究所云小試
之井田而小不效大試之周禮而大不效者亦槩
論其流弊耳周程張朱五大儒非理學之宗乎其
致君澤民之道載在史冊者炳然可考下至元許

文正明王文成道德事功皆赫赫相表裏近見容城孫徵君作理學宗傳一書以姚江直接周子之統令後人之欲訾謷者皆歛舌不敢吐由此知求理學而徒語正心誠意高自標置于致君澤民之道有未盡者非眞理學也少參博學思深歷仕皆有殊政以其暇著西山一集其間談理學者若而文談經濟者若而文井井秩秩若燭照而龜卜嗚呼今之皇皇利祿者勿論有竭歷官守思稱厥職可謂賢矣烏得有其暇博涉經史著爲文章冀可

傳于永久況其言又皆有關聖賢學問之大者哉若集中孔孟門人諸議則尤心折之盍從祀之議斟酌于明嘉靖間者是非予奪亦既不爽然予嘗思宋元明儒應祀而未祀者尚繁有徒大率因求全者好爲索瘢以致前賢有餘憾楊月湖薛方山王弇洲鄭端簡諸先生之議具在少參損益而論定之知必更有以示我也

謝石麗醉白堂集序

吾有目而目不爲吾效其明吾有耳而耳不爲吾效其聰吾有心思而心思不爲吾效其靈之人也有耳目而實未嘗有耳目有心思而實未嘗有心思則亦爲偶人而已矣偶人者具體者也無氣而有機機之運也以木偶人之運木機目若爲之覘燗燗然而究非有明也耳若爲之聽側側然而究非有聰也心思若爲之用恍恍然忽忽然而究非有靈也若天之機則不然天機者自動者也目

自然而效其明耳自然而效其聰心思自然而效其靈非有所強而爲之第心思之用非同于耳目苟無以養之而靈者漸失其靈始於蔽困終于闇汶而心思不可復問矣養之如何在讀書好學而已蒙莊之言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竊嘆今人之爲文不可不進求乎斯義蓋吾人之學期于深厚文也者學之所發也學不厚無以起大文學不深則吾行文之心已膠無

之而非扞格所為心思之効靈者安在乎謝石臞先生以名孝廉來判吾郡自公之暇輙手一編不輟未幾自刻其文名醉白堂集問序於予予觀其文大約以機勝者也以機勝者其心思之能効其靈也然石臞固好學大而天地帝王小而山川名物外而家國天下內而身心意知無不求其理于古聖賢之書而洞晰其本原發揮其指趣學之所積既深且厚則其心思之効靈者詎不汩汩然而來緜緜焉而不絕乎孟子云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由大而聖而神莫不由於充實以為之基充實者即莊生積厚之說若所為聖神則天機之自動至于此極吾不能名之矣閲石臞文者當不鄙予言為河漢歟

毛公阮文集序

文章之道無他理與識二者而已無其識不可以觀理無其理不可以養識夫所為識者非有高奇怪異之謂循循焉無悖于聖賢之理而可矣吾有是識而所見者惟聖賢之理則凡天地間之事物其悖乎聖賢之理者皆吾識之所不取也由是而發而為言審其事物之當然無分于大小無別于遠近無間于深淺精粗一以理繩之易云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者即吾人之文章也變化者即吾人之事為也未嘗擬議不可以期其變化未嘗文章不可以期其事為此學為君子之道也世固有能為忠孝之文而其行反是能為廉節之文而其行又反是此小人也以小人而為文其文曷足稱乎由是觀之文章者以之制行以之立身而其所以為文則存乎觀理所以觀理又存乎養識斷斷然矣今世之為文者舊亂東西狂奔上下倜倜然莫知所適從則未能養識之病耳捫籥得形扣盤得聲識其所識而非吾之所

謂識則亦與無識等求其弗悖乎聖賢之理豈不難哉公阮毛先生之爲文則專以識過人者平居好讀書論史尤留心天文象緯律曆之學而一以聖賢之理爲歸且念文章自周秦而漢以及唐宋諸家其體裁格調議論辭章可謂各竭其能事後人必不能更有所創闢以出古人之外惟是識之所至可與古人爭勝覺古人已言者古人言而未盡者皆可以吾識擴充之我不可無古人古人則尤重藉有我此公阮之集所以並古人以傳也昔

年程村文友公阮皆無恙余與三子談論無虛日不十年而三子相繼歿幸三子者皆有文章不泯于後日余猶得于披讀之際如見故人今公阮令嗣合抄其尊人著述謀付剞劂而命序于余余于公阮存日曾許序其文至既歿而始爲之又不能已于悲矣是爲序

黃夏生遺稿序

昔顏淵好學三十二而夭伯夷求仁餓死於首陽此固理之不可解者太史公求其解而不得至謂天之報施善人爲何如是懟天也天其可懟乎挾無用之牢騷以伸其感憤甚無謂也亦見其惑矣夫古今以來事之不可解者曷可勝道吾必欲求其解雖日作屈子之問天而何益莊生曰浸假而化予之臂以爲雞予將以爲何夜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彈予將以求鴞炙夫化予爲雞化予爲彈

皆天也天不二命命之既成在天亦無如之何是故何夜可爲則爲之鴞炙可求則求之不必知其所以然也梁溪黃子夏生年少能文章爲人恂恂醇謹且好行善事一旦患瘋疾以死世惑焉予作不可解之說以曉之因念程子有云人生百二十之物夫百二十年之與旦暮等耳故曰善死者不死黃子有文章可傳於後世是善死矣不死矣雖然黃子而既死矣予又何必多此一解哉

何雍南文集序

蘇明允以數十年之學窮極古今乃謂文章止有三家於是盛推歐陽永叔爲自成一家因別之曰是非孟子之文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嗟乎文章而欲自成一家以傳于後世至難也倘有合前人之法度而能神明變化于其中斯亦可矣然能神明變化于前人之法度則自成一家也無難莊子曰吾之所以樂于有言汪洋自恣以適其意者感惠子之知我也今人苟能爲歐陽子之文而

無明允以知之雖自成一家何庸哉然余又謂前旣有歐陽子而今又爲之是不過東鄰女之效顰耳古詩有云紅顏不可妒況乃效其顰學者安事此爲惟寢食于古人爲六經爲子史爲秦漢爲唐宋大家初焉摹擬之繼焉神明之終焉變化之然後知歐陽子之前無歐陽子亦猶韓子之前無韓子孟子之前無孟子也何子雍南聞余言而大悅余反復雍南之文初亦喜學歐陽子者今則神明變化而莫可端倪至其說理之精論事之確雖極

天下聰明才辨之士欲更立一說而無以爲口實大約雍南學爲有用之學不特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卽使之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皆若可採諸囊出之惜乎雍南旣老不見用于世徒孜孜矻矻于語言文字之中使後世有如明允者出安知不嘆以爲此非孟子韓子之文亦非歐陽子之文而何子之文也由是何子之文在天壤間不又成一家乎魏叔子曰京口二家之文何雍南意思深厚程千一才氣英多然其工古人格調出入諸

大家則皆同故能蔚然爲東南之望由此觀之叔子固雍南之明允也若予者何足以知雍南哉

儲廣期文集序

長鯨之吸百川也一吸而百川幾爲之盡夫長鯨非眞能盡百川也而其吸之之勢若有能盡之者故長鯨之吸百川筌之者未有不爲之震駭蓋其勢則然也惟行文亦然方吾未行文之先凡夫古今之理聖賢之道大而詩書禮樂細而草木禽魚方不一名象非一數猶之百川也吾于是取古今之理而思之取聖賢之道而證之取詩書禮樂草木禽魚方名象數博綜而曲通之猶夫長鯨之吸

百川也已乃縱筆而書斯時也心不可使之懦氣不可使之怠是故必爲一吸而百川皆盡之勢夫而後吾之文汨汨然而來矣韓子所云取於心而注之於手浩乎其沛然者此之謂也且夫行文貴乎有能盡之勢而又貴乎有不盡之意夫所爲有不盡之意者何也蓋卽以能盡之勢而留不盡之意也今夫山之出雲也起於甚微若輕烟一縷耳旣而蓬蓬焉勃勃焉鬱鬱而蒸蒸焉久之則散而之東西之上下渺焉無迹迨其後則又忽而怒與

較前之蓬蓬勃勃鬱鬱蒸蒸者而加盛是何雲之無盡也夫雲之所以無盡者以其多變態也是故文能多爲變態則其意自無盡若不能爲變態此其意卽留之而亦盡故夫留不盡之意者變而後知其不盡也方夫雲之蓬蓬勃勃鬱鬱蒸蒸是能盡之勢也久之則散而之東西之上下渺焉無迹是留不盡之意也迨後則又忽然怒生較前之蓬蓬勃勃鬱鬱蒸蒸而加盛則是無盡藏者展轉而不窮也斯亦變態之極致矣夫爲文者而使文境

如是則自無而之有自有而之無自無而仍之有展轉不窮可以參造化侔神明而吾之文遂乃如雲也嗟乎當吾世而足語此者惟儲子廣期乎廣期之文純乎取勢者所爲長鯨之吸百川所爲雲之變態莫不曲盡其妙韓昌黎有言吾願身爲雲東野化爲龍廣期將爲長鯨耶爲雲耶爲龍耶世固莫得而知之卽如予者亦莫得而盡知之吁廣期其可測哉

程千一文集序

游五都之市見夫美好之物不知凡幾也市笥則有玳瑁火齊之屬筐篚則有綺繡織文之屬凡俎則有烏金切玉游錯山珍之屬未嘗不目炫心駭嘖嘖然嘆羨之然而與之貿易者百不得一二焉則之闤闠間有操布帛陳菽粟而前者于是乎老幼咸集駢肩累足于其門賈人持籌而計窮日之力不遑息嗟乎彼所爲布帛耳菽粟耳非寶于玳瑁火齊也非麗于綺繡織文也非甘脆于烏金切

玉游錯山珍也然而人所皇皇焉于此不于彼何也曰爲其適于日用也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文章之道亦然自有書契以來怪奇瑰異之言指不勝屈然學者毎畏而莫敢爲咋舌而莫敢道至于唐之韓柳宋之歐蘇曾王則如康莊大道人人思共由之亦曰吾之布帛菽粟焉耳雖然古人如是以作而我即如是以求不能盡古人也惟古人之意在此而我于彼乎求之古人之意在彼而我于此乎求之一彼一此之間若與古人相反然覺古人之意本如是其不易窮而我之心思識力因是而相深於無盡程子千一能爲韓柳歐蘇曾王之文者也爲韓柳歐蘇曾王之文而不存其跡譬之道家聖胞已就飛伸出神無所不可苟守古人之陳言而不知所變化亦猶凡胎俗骨一成不可易望其輕身霞舉能乎否乎是故昔人謂韓昌黎出于左傳柳柳州出於國語歐陽廬陵出於西漢蘇眉山父子出于戰國策曾南豐出于東漢王荊公出于註疏今求之諸家實無鑿然似前人者豈非

有得於道家聖胞之說耶今千一之文流傳於後世不得指之爲韓爲柳爲歐爲蘇爲曾爲王亦猶是而已矣千一爲予作學文堂集序繆以古人相推許予何足當惟千一能自道故述而序之如此

毛闓仙樂志堂集序

凡人之文皆發乎性情喜樂者性情也然則喜與樂有別乎曰微有別喜動于顏色樂涵于神明動于顏色人易見也涵于神明則吾自知而已蘇子由上韓樞密書自言轍生喜爲文蓋知文未有不喜爲而能工者然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喜者好之謂也子由方得志于時年少游京師成進士其喜可知所著文又多見售于當世故常勃勃欲發而有急于露才之心蓋

其動于外者然也人共見之矣若韓昌黎之爲文其自言曰汩汩然而來夫至汩汩然而來此其境非他人所能知而已獨知之即已亦不知其何以至是退喻諸人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蓋必至此而後可言樂也由此觀之子由之喜人之所共見昌黎之樂祇吾之所自知此二家之文所以不能無優劣與吾邑毛闓仙喜爲文者也喜爲文而兼得昌黎之樂者也名其集曰樂志意可知矣大約文之爲境無窮不可以不肆也肆然後達不可以不微也微然後入不可以不迅也迅然後快不可以不安也安然後和不可以不晳不可以不潔也晳然後深潔然後約故爲文必始于肆終于約其中之由肆得達由達得入由入得快由快得和由和得深由深得約初若有次第繼而左右逢原則樂在是矣此即昌黎之汩汩然來孟子之惡可已也可豈易言哉毛子負其才而不能大用于世常嘆子由有云于山見泰岱之高于水見黃河之大且深

于人見歐陽公而後知文章之大聚于此夫必有歐陽而後天下之能文者俱樂赴焉今老矣世不無歐陽而奈何未之見也予曰否吾行文之樂從獨知而不可喻諸人即有歐陽亦未必能知毛子也况所謂歐陽者誰哉

錢礎日十峯集序

予每樂於爲文至遇人與予論文常默不敢出一語何也彼勝我者必將鄙予言爲不足道其未必勝我者固不能知予論之是非故以一默付之若予素知其人之能文而其人又樂與予論文所爲相得益彰予烏何能已于言哉梁溪錢礎日先生今之能文者也出十峯集兩序于予知予之亦能文也遂不敢辭予嘗思孔子作春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夫春秋亦猶是

空言已耳而其義之深切使天下後世亂臣懼而不敢爲亂臣賊子懼而不敢爲賊子仰不得爲空言而爲實事學者于春秋固不敢妄擬然苟立言之無益之于聖賢無關于風教非惟不得爲實事并不得爲空言若礎日之文論史則上下古今不使有幾微之失實談說時務皆切當可見施行嘗謂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自以爲愳不知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可貴吾儕讀古人書在持循而變通之

坐可言起可行而有効既又自維文者言之枝葉也不根本之是務而枝葉是求吾未見其其可于是漸而棄去一意于理學諸書凡關閩濂洛所已發者闡之所未發者補述之近與　孝感熊夫子酬答諸文兢兢以振興絶學爲已任昔程明道與張橫渠論道而定性之說著伊川與楊龜山論道而西銘之義明朱紫陽與陸象山張南軒呂東萊論道而太極無極王覇義利之辨悉今孝感爲當代理學宗工礎日周旋往復筆之于書豈不並古人

而有功于聖學乎予也文詞姘鄙意識淺陋礎日繆以爲能文十餘年來于古人之書共相考質者不可勝計昔陳商以文質昌黎昌黎謂其語高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說者以爲是昌黎不足于商之詞不知凡爲文語不高旨不深一讀而即易通曉者其文實無足取若十峯集者昌黎必取之矣予何足以辱礎日之請哉

方渭仁健松齋集序

韓昌黎言文章不爲當世所共怪則必無後世之傳予嘗咎其說之非文章寧必在怪昌黎之傳豈以怪哉怪莫如楊子雲其書雖傳何足貴以艱深而文淺易昔人固已譏之譬之昌歜羊棗嗜之不過一二人若米穀則人人嗜以爲嘗飽夫文亦爲其共嗜者而已左國史漢以及唐宋諸大家皆古今之至文人之所共嗜者昔人謂韓出左柳出國歐陽出西漢明允父子出戰國介甫出注疏予固

出東漢書疏似乎嗜有所專而後能成其爲一家之言及反復諸家求所以似前人者無有故知文章之難始之欲其似繼之欲其不必似終之則不必似而無不似究不能名其何以似夫而後可卓然自成一古人予嘗持此以自爲文未得其萬一及見健松齋集始歎當吾世而有其文予之說可不孤于天下予與渭仁同舉進士越十年而同官京師朝夕切劘所學渭仁虛懷若谷每成一義必質于予間有商確未嘗不斷斷喜予戲謂渭仁曰西子者君里之美人也今猶有識其貌者乎試槩今人之眉目以合之必有所不可譎者曰我能是肥瘠修短不失尺寸可以爲美矣而求其顰笑不可得雖美何足悅人有人焉美不必如西子磊磊落落自適其性情不傷今人不倣古人坦然由之而無所飾卽亂頭麤服亦未始不成佳致渭仁曰然西子以美而傳無鹽以不美而傳人亦貴其傳而已何必西子予曰以爲美不必盡如西子則可若止論其傳子雲非傳者哉吾人之文不傳欲其

可傳可傳又慮其傳非傳慮之不得不慎之今渭仁傳矣慎矣予媿媿爲言者欲天下後世槪健松齋集者并存予與渭仁之論以考之而渭仁之所以傳者可知也

黃處安和敬堂文集序

文可不作有五不明經則無本不論史則無用不能表揚忠孝節義則不足以垂教不達世故則類迂儒學究而無補于事時不審進退出處則文與行違不過盜名而欺世若是者雖裒然有集自命作者有識之士早已竊議而非笑之夫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乃不旋踵卽爲人吐棄豈非不作爲愈乎唐宋以來文人不知凡幾而傳者不過十數家非十數家而外禁其不傳也其所以傳

之之實不存也吾今讀閩中黃處安先生之文乃作而歎曰若先生者信文不可以不作作而不能禁其不傳者乎談經則一本濂洛諸儒論史則貫穿百代而力斥乎溫陵之尊武曌丘瓊山之稱秦檜鍾竟陵之奇曹瞞而快呂雉此類不可勝數表揚忠孝節義則如紀李仲達吳霞舟兩先生師弟殉節本末及傳何孝子蔡元真黃萊人兩奇人事使人驚心動魄有關風化又慨今世民不聊生涉禱江則與邑宰鄭山公孜孜講論以厚風俗正人

心爲切嘗客長洲則與攝篆林天友別駕封書往復曰三十年債欠類多窮困不得已之夫且新徵並行益深益熱勢必同歸烏有夫先生以一遨遊逆旅之人所在輒殷殷民瘼如此又嘗責禰正平作鸚鵡賦以爲文人負才傲物不能遠舉以自重其實在措身亂流竟卒不可脫尚何哀鳴之有嗚呼此可以觀先生之自處矣先生在明末一仕部曹後歸高蹈不復出布衣芒屩賦詩飲酒以自娛其進退出處之間一衡乎正乃爾由此觀之先生

之文可作乎可不作乎作而傳乎否乎且先生以書法妙天下人求其寸紙不易得試擇集中文之尤工者自書而鋟之石使後人一展卷而兩有取焉豈不快哉寅卯間先生客吾地久得交先生今遊三山屬其集于予爲序爰就其文之大係于人世者表而出之以明先生之志云時辛酉孟冬二十五日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序

杜于皇變雅堂集序

于皇嘗與予論文以爲文章妙境存乎變態予曰變不易言亦存乎態而已矣于皇曰態亦不易言能變而後有態予曰然昔蘇洵上歐陽之書云李翱之文得執事之態陸贄之文得執事之實不知者以爲實難于態吾則謂態難于實夫所爲實者

以其論事典切也述古詳據也是有作而致之者也夫所爲態者則于論事述古之中別有態焉是莫之致而至焉者也然而實亦要矣苟無其實態不虛行譬之風行水上自然成文是水藉風以成其態也而苟水非泓然浩渺如江如河以溝壑微流而冀風之被之以成文也亦不足觀矣是故論文者必態與實兼行而後可態與實兼行而變即存乎其中翱之不能爲實贄之不能爲態皆未明乎變之道耳若知變則翱何不可爲贄贄何不可爲翱翱贄何不爲歐陽永叔而洵亦何必如是兢兢焉區之別之哉然予又謂變之爲道態難于實何也今有美人于此其笑也其嚬也亦人之常也乃自美人出之則嚬矣而情不盡于嚬笑矣而情不盡于笑此其中各有態焉彼厲人者學其態而不得爲之效嚬而竊笑則益增其醜矣其益增其醜者第學其嚬笑而未學其所以嚬笑其所以嚬笑則態也態之能變也今觀于皇之文信可謂知變矣惟知變故其態與實皆能兼行豈惟爲翱爲

贄爲歐陽即上而左而莊而司馬無不可兼之葢古來文章之變至丘明漆園龍門三者而巳極人苟能熟習三者之中則其爲文自不求變而無不變尙何態與實之足云尙何歐陽翱贄之足法乎于皇過予齋相與論文之道不一惟此變態之說交有會于心于皇繆以予文亦有得乎此予不敢當惟于皇能自道故即以序其變雅堂集差不失命名之意云爾

曹峩嵋文集序

學者未有不通經而可爲文者又未有不博涉子史而可爲文者經者文之本也有本必有支子史者文之支也以本爲經以支爲緯一經一緯於其間而文章之能事盡矣古人十年窮一經且或白首不能窺其藩經學誠非易言然苟尋源溯流以得其大義使見地卓然則立言自不至背馳於古聖賢之道由是馴而習之治一經以及他經窮一經以貫穿乎他經然後周浹於子史以輔之史以

左爲宗子以莊爲祖宗左則遷固皆不出吾範圍祖莊則管韓諸家皆爲吾指使如是而吾之爲文乃浩乎其可通淵乎莫可涯量夫文章之有風氣自昔然也行文者之隨乎風氣亦自昔然也西秦之變而爲兩漢兩漢之變而爲魏魏之變而爲六朝六朝之變而爲唐殆風氣之不得不然者蓋自秦以迄六朝文漸趨於弱弱則靡靡則濫觴而不可底止唐韓昌黎起而力挽之其言皆昌明聖學原本六經故能起衰八代若其變化於尋常規矩之外而令人莫知其所以然亦惟是出入於左於莊而已矣至宋蘇眉山爲文則又化其經營之迹而卷舒乎一氣大都本於國策者居多國策者左之餘沫也莊之始波也吹其餘沫通其始波渺然而爲長江大河此眉山之文所以曠絕一世而其所以不逮昌黎者亦存乎此然則爲文者誠能沉酣於左寢食於莊則其文自不囿於風氣昌黎眉山復起不易吾言矣吾嘗操是論以求之當世惟峩嵋始足當之峩嵋與予少同學凡讀一書論一

事無不共相考質必求其是而後已大約峩嵋於書無所不窺而專精則主於六經以六經爲經以子史爲緯於子史之中則又宗左而祖莊而又以昌黎眉山爲左莊之支系初則兢兢焉摹擬之漸而渾渾焉不知所似今則變化於其中沛然莫之能禦而獨成其爲峩嵋之文猶之昌黎之前未嘗有昌黎眉山之前未嘗有眉山也世之讀峩嵋集者因予言而求之則幾矣

確庵集序

人之生于世也若蜉蝣然古人有云其人與骨俱朽矣獨其言在耳夫以人之身不百年而化惟此言之重于天壤間者歷千萬年煌煌焉若揭日月而昭之嗟乎言顧不重哉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言也者功德之所存也古人之言自爻象疇範典謨訓誥以至詩禮春秋尚矣其所以開示後人使之有裨于家國有益于身心善有以興惡有以戒後人循循日從事乎其間而無敢有

越夫而後始信古人立言之功德歷千萬年而不朽也夫所謂爻象疇範典謨訓誥詩禮春秋皆言之祖也所為經也乃後之人有著書以借經者有竊其說以擬經者有為讖緯以誣經者是皆為經之罪人若韓退之論語解歐陽永叔易傳詩譜二蘇易書詩傳說俱能求經之理而不專自以為文至于程朱諸子益專精講解甚與漢儒多所刺繆是知經之義無窮歷代儒者反覆論辨宜無剩義然至今日而尚若留未盡之蘊以俟人之推求者何也吾宗言夏先生著確庵一集其中說經諸作實能推求古聖賢微言與義覺漢唐宋元諸儒有異同之惑者至先生而始定然先生非徒求經于經而求經于心變通以明吾心之易說謀以審吾心之書諷詠以叶吾心之詩節文以協吾心之禮誠偽邪正以辨吾心之春秋于是以吾心之所得合之古聖賢之書而知古聖賢之書即古聖賢之心古聖賢之心即吾之心以心證心而明經之為道不在是乎要而論之天之生聖人天之事終聖

人之事始矣聖人之有易書詩禮春秋聖人之事終天下後世之事始矣始終之際天下後世賴之聖人聖人亦賴之天下後世苟不得如先生者則聖人何賴乎信乎先儒之言曰學者以六經為寢廟古史為堂與唐宋大家為門戶今世但知門戶而不知堂與至于寢廟則幾幾日不能辨終其身未嘗由之嗚呼是于立言之道何居哉予願有志之士急取確庵一集而觀之也

李杲堂文集序

寧波董巽子過予齋出示李杲堂文集若干卷命序于予予曰杲堂何如人也巽子曰當代守禮之士也予曰吁是可以序杲堂之文矣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言禮運也禮運有盛衰夏殷周之禮其初皆盛而其後寖衰三代以來末之或殊然而三綱五常禮之所爲因也文章制度禮之所爲損益也三綱五常出于天文章

制度生于人是故所損益者有盛衰而所因者無盛衰董子所云天不變道亦不變正謂此耳夫道之備者謂之禮道之顯者謂之文文之與禮相爲表裡禮運之與文運相爲經緯相爲始終是故欲維禮運莫若先維文運蓋文運自周以降迭爲盛衰無不可歷泝者周盛而秦衰也秦衰而漢盛也漢盛而晉衰也晉衰而唐盛也唐盛而五季衰也五季衰而宋盛也宋盛而元衰也元衰而明盛也然而明之所以爲盛者盛于明而竟亡于明故夫

文運至今日乃存亡相際之會其盛衰之權操之自人操之之道無他明于先王之道而已矣明于先王之道者明于先王之禮而已矣禮之大要在因文之大要亦在因因先王之道以因先王之禮而一代之文章不外乎是今杲堂旣能守禮而爲文又一本先王之道吾所謂操之自人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韓昌黎起八代之衰而宋嘉祐間相習于奇僻歐陽公特從而正之今杲堂誰屬哉杲堂寓書于予娓娓數百言以斯文相黽勉予文

不逮杲堂竊幸同志有人吾道因此不孤其砥礪以持文運太史云執鞭欣慕殆予之謂與遂書之以付巽子知杲堂不鄙予言當更有以教我也

魏季子文集序

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渾渾者混然而胚胎也灝灝者浩然而流行也噩噩者諤然而鋒鍔自露也此四代之文也予讀周書以爲此諤然自露者豈特呂刑文侯之命及秦誓諸篇而始見哉蓋自召誥洛誥多士多方等誥而渾灝之氣已失然則文運之升降即聖人爲之著作亦不能使自然之風會汲汲焉而不爲升降故夫周之文不必爲殷之文殷之文不必爲夏之文夏

之文不必爲虞之文推而至于後代則明不必擬元宋宋不必擬唐唐不必擬漢惟就一代風會之中能卓然自立有以成一家之言此一家者遂爲一代之風會存焉矣韓昌黎未嘗爲秦漢之文也而唐一代之風會自昌黎開歐陽永叔蘇眉山父子未嘗爲唐之文也而宋一代之風會自歐蘇開夫昌黎非不能秦漢歐蘇非不能爲唐而有所不爲者蓋恐蹈襲前人我不過爲前人之子孫而不能使天下後世推我爲宗爲祖既不能爲宗爲祖

而欲雄視一代以爲風會所自開其誰信之若魏季子之文則能開風會者也嘗慨文章自宋而後元百年間嘈嘈啾啾大雅之音不振明文士輩出有八家有七子然時文古文分爲二道明知時文腐而無用而非此不足應制科故殫精悉力而不遑他騖其間有志爲古文者亦不過以時文之意爲之故往往古文與時文相去不甚遠求其足以開一代之風會者蓋亦寡矣今日之爲古文者指不勝屈予向爲文統一選四方投贈之作幾于充

棟而心折者首寧都三魏氏其時未與魏氏兄弟交迨後伯子叔子相繼過予齋而季子亦最後至與之談論往昔極友朋之樂不數年而伯子叔子溘焉長逝季子再過予齋則冉冉老矣因出其前後稿命予序予向于伯子叔子皆序其文今又序季子深喜今代風會所開當屬魏氏又嘆伯子季子文具在而人已云亡季子雖老而精力百倍其于此道猛進尚未有艾予故歷論文章之風會以告季子望益勉之以成吾言也

吳野翁文集序

唐焉贄作雲仙雜記云凡于常常之書者此必畧之嗟乎自厭常之心生而[illegible][illegible]邪遯之詞遂不可以底止夫天有常度地有常形人有常道君子亦道其常而已矣苟君子而不循乎常道則必將驚世而駭俗異其服異其言異其嗜好于是遂習爲異端爲斯道之大害夫所爲異端者原其初心亦非欲害道然其好異之見動于幾微而其後如火之燎原不可撲滅流而爲風俗人心之害是故君

子之學在乎謹幾時凜凜焉恪其常道而不敢萌好異之心蓋誠恐燎原之勢發于不及覺耳今夫飲食者日用之常也起居者動靜之常也晏樂者交際之常也咏歌者誦讀之常也之四者居恒之不可廢者君子處此飲食則以時焉起居則以節焉晏樂則盡乎人之情焉咏歌則從乎己之所寄興焉初未嘗矯而異之曰吾之飲食起居晏樂咏歌其中必有所不同也此其所以爲君子也夫飲食起居晏樂咏歌道之小者而猶不可不守其常

況其爲大者哉記曰宓羲甚淳厚又曰孔子常恭秋時循循焉不敢爲放言高論又曰孟子通五經長于詩書以宓羲孔子之大聖孟子之大賢而昔人所以論之者止稱其淳厚止稱其不爲放言高論止稱其通五經長于詩書然則二聖一賢非有越于常道之外而其人皆非常人事皆非常事則信乎至常者乃其所以非常也野翁之在鄉黨自少而壯而老醇醇悶悶不爲嚴異其發爲文也一如其爲人本乎聖賢之理道以出之視之平澹無

奇求如峯巒之突兀者無有也求如水波之曲折者無有也然而平岡安瀾之中毎極自然而然之致夫以野翁之才之學非不可標奇立異著爲一書以駭人之聞見而野翁不爲者亦如飲食起居晏樂咏歌之不能求異于人而祇安于人道之常而已孔子曰中庸不可能知此可以觀野翁之文矣

王仲昭文集序

蘇氏之文得力于孟子孟子之文在善于治氣而已故曰吾善吾浩然之氣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是未有氣不充而可爲文者仲昭之言曰予之樂于爲文也非樂于爲文也葢伸吾之氣者文也吾一日不爲文則吾之氣一日而不伸再日不爲文則吾之氣再日而不伸積之久久則氣愈鬱而不宣胷中塊然戚偲偪不有以導之必發狂疾故悉舉而寓之于文文也者吾之導氣物也予曰然

然非有所以養之而遽思所以導之不能也既有以養之而所養非足配道義之氣雖導之不足尚也夫文者何理而已理者何義與道而已吾惟治吾理理積而氣充然後導之亦猶行所無事者耳昔禹之治水也惟是利用導而已矣導水不先于導山者水之發源必于山山爲水之上游故導岍岐而後導黑水使其上流有所容則下流有所洩岍岐者雍州之山也九州之水自雍梁而荊而揚皆自上而之下水之性如是禹不過順其性而導之然則吾亦有性也苟不順吾之性氣安可得而導夫性即理也理居氣之上游不發之于文則理不著而性已塞吾之氣將何日而能伸乎今仲昭之言文以爲導氣予之言導氣以爲猶之導水其意未嘗不交相發又不觀蘇氏之言乎其曰取論語孟子韓子兀然端坐讀之七八年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胷中豁然以明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胷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

再三讀之洋洋乎其來之易矣觀于此言而知不能自制洋洋乎其來之易則導氣之候也若兀然端坐讀之七八年則養氣之時也故氣未有不養而可輕言導者導不易養更不易千古而上惟孟子知之蘇子知之今則王子知之吾不知王子而外又誰知之矣吁豈易言哉

宋旣庭文集序

語云兎起鶻落少縱則逝是故爲文之道當胸有成竹之時縱筆而書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正如兎起鶻落也然又譬之江河之流滔滔浩浩迅掃不留終不若廻波曲瀾動而有致夫其滔滔浩浩迅掃不留者勢也其廻波曲瀾動而有致者則有神以行乎其間昔蘇明允稱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得歐陽之態予則謂黯然而長者非味油然而幽者非光光

與味之先有神焉神至而發爲光光發而生其味此其所以油然而幽黯然而長乎顧愷之傳神在阿堵僧繇畵龍點睛能令破壁飛去神之謂也梓慶之鐻佝僂之承蜩養由基之射亦神之謂也嗟乎文至于此非所云窮神達化聖而不可知之者乎古來文之稱神者三家曰左曰莊曰司馬今試盡畧其語言文字而求之于無語言無文字之中其蓬蓬然勃勃然如雲之蒸如霧之隱如龍之出沒若可見若不可見欲有以名之而無以名之非

原缺第十六葉

李中孚講義序

士捺獨立不懼之行而能不牵于衆論不惑于流俗則可謂有守矣夫俗習移人賢者不免何況于衆人太史公言田文之里多輕薄子弟與鄒魯殊益言俗習之移人也今有十人于此其先十人皆冠也忽有一人焉棄其弁而不冠彼九人者莫不相與非笑之迨久之而從之者三四人矣又久之而從之者五六人矣又久之而從之者七八人矣比其後也則不冠者九人冠者止一人而已若是

乎此一人者亦必將從而不冠也然而此一人者則毅然持之曰我必冠也我必不不冠也彼九人者自爲九人而我則自爲我于是岌岌焉而冠望之者亦且以爲是人也終能以禮自克者也此之謂獨立而不懼吾嘗上下古今于晉得一人焉陶淵明是也其次則楚之靈均然靈均獨淸獨醒而至于自沉其于不懼猶未善焉視淵明之安于貧賤而樂天知命爲少間矣今吾觀中孚之爲人眞所爲獨立不懼者也方擧世尙詞章之學而中孚

乘而不顧舉世重制科之選而中孚若將浼已竊居樂道義命自由方之淵明庶乎不忝然淵明之寄意止在聲詩若中孚則于濂洛關閩諸書伐毛滌髓多所發明來吾毘陵也會講延陵書院微言與旨闡無遺蘊一時環聽者十百人又之梁溪之江上之姑蘇莫不如是嗟乎吾吳之習俗正所謂用文之里多輕薄子弟與鄒魯殊者今一聞中孚之緒論莫不駸駸乎以聖賢之理道爲歸中孚之爲功顧不大哉一日中孚肅衣冠擺拜予庭出尊

公及母夫人行述乞予爲傳淚盈盈不止予謝不敏則又大哭失聲由是知中孚之摯性有過于人而又嘆今之高語道學者日講正心誠意孝弟廉節而求其躬行實踐百不一二得且有與其言大相剌謬者其視中孚不當發愧哉中孚每登講席滔滔滾滾如江河之莫能禦其門弟子述而梓之名曰二曲先生講義二曲中孚別號也

林西仲鷁音集序

唐舒元輿之悲剡藤也蓋謂士人以無用之文虛費藤紙紙工競利爭採肆其斬代而剡藤爲之不生夫以春入土脈萬物俱滋長而藤獨無萌蘖則是以士人無用之文傷天地生物之氣噫是言也不甚可感也哉今之爲文更濫觴于元輿之時習舉業爲時文獵名者之所爲有用者也而識者或笑其無用矣淹通子史爲古文辭識者之所爲有用者也而制科則又以爲無用矣然則古文信有

用乎時文果無用乎愚謂不然時文逐風氣而遷不可垂遠信乎無用然闡發義理有功聖賢安在其爲無用也古文歷久而不改可以傳世信乎有用然浮辭勦說無裨正學安在其爲有用也林西仲先生以制舉業中春官第則能昌明四子書義勿拾飽飣勿襲糟粕其于道德仁義綱常名敎之指歸一一如布帛之被于身菽粟之宜于口及爲鷁音一集則求理于經求事于史求萬物之情狀于騷丁賦于詩故能推陳出新動與古人相合出此

覩之西仲之時文古文皆爲有用又何有乎元輿之悲乎昔蘇長公以古文名而其于覩過知仁一論當時所爲制舉業之甚工者也明唐應德歸熙甫以時文名而荆川震川諸集爲有明一代古文之冠始信文人之才無所不可曷必以古文爲有用時文爲無用而有所軒輊于其間哉特自嘉隆以來帖括剽竊之陋習忽流入于古文一二負名之士好以秦漢相欺字裁句掇蕩然不復知所謂真古文近虞山錢氏抑且援墨入儒凡梵經釋典

雜然並陳益濫蔓不可收拾有心者竊竊然慮之今鵝音一山人知康莊大道共相率由所云廻狂瀾于旣倒者豈異人任乎西仲寄籍武林日與毛馳黃王丹麓諸子論文試以予言質之或不以爲繆與

越辰六文集序

尚書總堯舜以來二千餘年之事俱載于書則經而兼史周平王以來二百四十餘年之事俱載于左傳則史而兼經但三代以上之文簡而古所論在道三代以後之文詳而贍所紀在事故十三經以後無經而左傳以後則有史然史又時代之不同如史記漢書敘事與文章合者也晉以後諸史文章與敘事分者也自後世專尚文章于是有家諸子繁然以興而古人史以紀事之體月益廢昭

明文選去紀傳而取詩賦删書表而錄論贊于經于史皆無所取裁又有庾徐顏謝諸人各以艷辭相尚因循而至陳隋雅道中絕爲可浩嘆延至于唐猶仍駢偶之習求其足以揚扢風雅鼓吹六經益難矣韓昌黎起一掃前代而振之而柳子厚李習之從而附和文風于是一變迨宋歐陽永叔得舊本韓文讀之因好爲古文葢其時文風又已衰微雖其間如蘇如王如曾各自成家惟歐陽公碑銘五代史得史遷之餘意若王荆公惟碑志近之

三蘇子固又皆長于議論而短于敘次者也八大家乃明代嘉隆間所名要亦未可爲定論要之唐宋兩朝之風氣于是乎在矣予嘗謂凡人欲學古文必先讀經次讀史後旁參諸子百家譬之經爲祖宗史爲孫子其一家之文皆支庶耳若但日我學秦漢也我學六朝也我學八大家也學秦漢者以飽飣爲古學六朝者以排比爲工學八大家者以規摹體裁爲尚豈上下千百世而識所爲古文之淵源者哉越子辰六讀經而有明經之功讀史而有論史之識其經而兼史史而兼經莫不朗朗如燭照數計于是參之以百家諸子取其菁華而去其糟粕故其爲文寔能貫穿乎古文而不存其跡吁此辰六之文所以爲古文也辰六謬以予爲能文相與論説古今累晝夜不倦序予學文堂集過相稱許予文實不能望辰六之肩背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予之序辰六文則以實不以文也

張無擇文集序

文者載道之言也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孔子之言文也蓋言道也聖人之道在天下虛而無所寄散而無所統不得不于文焉傳之故雖以孔子之聖不幸道不容于當日猶幸其文足以自傳其道而昭示于來茲然而孔子之文簡至孟子繁矣孟子之文繁至韓愈歐陽修益繁矣夫孟子孔子之徒也韓愈歐陽修亦孟子之徒也其文在是其道亦在是而繁簡固有殊焉者何也時爲之也自歐陽子歿道之不得托于文以傳者六七百年然其道卒不至散亂而無歸者以聖賢之文具在而天下後世引伸之而無盡者當不自歐陽止也予近過吳門得交張君無擇因盡閱其所著文作而嘆曰予向慮歐陽子後無其人今者其在斯乎觀其集中諸文繁者繁之簡者簡之或千百言不窮或一二言已足大約期于明道而止嗟乎文以傳道道以傳文文與道本交相維而不可解茍

文不足傳道道不足傳文彼孟子而後屈原揚雄之文未嘗不可勝于韓愈而道不在是彼韓愈而後程子朱子之道未嘗不可勝于歐陽修而文不在是然則無擇之文其所關于道顧不大哉無擇爲人質樸有古風棄諸生三十年無日不好讀古人書雖居城市未嘗與人交遊顧獨樂與予談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予與無擇頗托同心之義以共相切劘庶幾無負于斯文之責也哉

爻閭雜著序

爻閭雜著錢塘宗兄際叔先生所撰文也嘗見先生與友論文書曰所謂文章者將以明道乎抑以爲藝乎如徒以爲藝今之後生皆能鞶帨其詞上者希爲魏晉之言其次亦競倣齊梁之體譬諸錦綺絲竹娛耳目而已安望所爲貫道之器乎予閱之嘆曰先生之論如此先生之文可知矣大抵文不能明道文可以不作而所以明道之故必探其原本考其要歸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生民之同患不敢論然後發爲文章上可以闡明聖學下可以昭示來茲考古之號爲著作者未有不根于六經者也屈原作離騷而宋玉景差輩多宗之離騷本于國風小雅左丘明作國語司馬子長作史記本于書與春秋揚雄司馬相如之賦亦詩六義之一也降及唐宋諸家而韓昌黎柳柳州稱盛韓之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柳之言曰本之書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

勤由諸子之所尚與韓柳之言觀之可以見文章之道未有不以明經爲要者雖屈原宋玉揚雄司馬相如之徒于明經尚有未當而其用意之所在亦有不可泯滅者矣今觀爻間一集其意全主乎明經又思明經而不能論世不可爲有用之學嘗上下數十年間謂天下之病小人中于僞君子中于虛君子以虛相高無實學以撥天下之亂故小人益務于僞而不可救止是故先生之文兢兢以正人心返頹俗明禮義道德爲急務雖當江河日

下欲以一束薪一抔土謀其閼塞事未必濟而士君子之立志固卓犖不犖于人世未必無小補也先生向序予文亦以明道相勗予不敢當惟先生能自言之故即述而爲之序

學文堂文集

序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梁相國夫子蕉林集序

嘗讀三百篇而得兩大詩人焉此其人非常人事非常事是故三百篇詩多不列姓氏此獨表而與之所以別于凡流而垂訓乎天下後世夫所爲兩大詩人者一曰周公旦一曰召公奭是也考大雅文王大明緜三章爲周公誡成王之詩篤公劉泂

酌卷阿三章爲召公誡成王之詩若棫樸至嘉樂十二章朱子亦云皆周公所作蓋雅之爲言正也小雅言王政之小者大雅言王政之大者二公之言獨見其大其忠君愛國之誠雖千百世猶將覩之況乎當日君民所以沐其德而被其澤者不知何若故其詩不登諸小雅而登諸大雅凡以此也且也二南之首而繫之以周召雖非二公所作而皆爲二公化民成俗之詩其分陝以西者名爲周南分陝以東者名爲召南即曰二南原本文王之

德化而詩人乃據實稱之亦以見非二公不能有此故曰南國之思召公有餘思焉東人之美周公有餘美焉風詩十有五國而終之以豳思周公之德也變雅板蕩民勞而終之以召旻思召公之德也是知二公之詩即成周一代之文章與周官周禮一代之王業相終始所爲一言而天下法者即三百篇之詩亦不可相提而並論况其他哉梁相國夫子今之周召也歷官宗伯司農司馬以登相位數十年勳名功績喬乎君國漸漬乎人

心凡周召之所爲者爲之周召之所未及爲者亦爲之其謳歌景仰如二南之思周召者已盈宇宙矣而 夫子故好爲詩每于退朝之暇即吟咏不輟今訂蕉林集若干卷行世命予小子較讎之予小子何能贊一詞第見吾 夫子忠君愛國之誠與周召無二其詩之體格聲情亦與周召無二播之管絃不將並風雅並傳不朽哉而抑有進焉三百篇周召之詩而外莫如衛武公綠竹載于風國人所以思公德也至小雅之載賓筵大雅之載抑戒皆公進德修業之詩自古文章與德行相表裏者莫如武公故聖人于風雅並存其詩而享年九十有五猶作懿戒以自警稱曰睿聖奚爽焉予小子躬被 夫子教澤者二十餘年不但知 夫子之文章事業侔于周召其立身行己一以聖賢爲歸擬之武公當日先後同符而集中所載有類懿戒諸詩者更復不少從此皤皤黃髮德行與年俱進使後世讀蕉林集者又並睿聖同稱不亦休乎予小子自己未出都違 師門已十易寒暑家居

無事亦涉獵聲歌之學惟日奉蕉林一編以爲楷模殆如漢儒之守師說以終其身而已己巳春王正月毘陵受業弟子陳玉璂謹序

曹秋岳先生詩集序

秋岳先生過予學文堂出詩集十數卷命序于予予讀之歎曰先生之詩可以風世矣今夫日麗而天下之物明雨施而天下之物潤霜雪零而天下之物肅且殺若其明之所不加潤之所不及肅殺之所不至大塊噫氣衆竅爲嘘刁刁而調調此何爲者耶曰天籟也天之籟所以動天下之物也是名爲風風無迹也無象也其起也吾不知其所自起其止也吾不知其所自止一鼓動焉而天下之

植者起披者拂閉者開鬱者宣葢日與雨露與雪皆以形用而風獨以聲用莫神于聲故夫天之用神于風人之用神于詩詩其心聲乎古先王之治天下也有德禮刑政德也者天之所爲雨也禮也者天之所爲日也政刑也者天之所爲霜雪也德禮刑政之外有樂樂有歌歌者詩也詩也者天之所爲風也德以淑之禮以明之政以肅之刑以殺之是爲聖王治天下之道然日雨霜雪之所不逮而風爲之動亦猶德禮刑政之所不逮而詩爲

之入詩之用凡以感人于幽渺之中至微而不及覺旁皇周浹優柔巽順可謂至矣頌以咏歌先王之德無所爲正變風雅則有正有變正風止二南正小雅止菁莪正大雅止卷阿計其篇什風以二十四小雅以十六大雅以十八是爲正餘則皆變是何變之多而正之少也葢正出于文武成康之時變出于幽厲宣平之際天下治之數常少而亂之數常多陽一而陰二理有然耳陰者陽之藏亂者治之伏陰根陽陽根陰治生亂亂生治天道之

所以循環人事之所以不窮先王之爲詩教也或用之于郊廟或用之于朝廷或用之于房中所以扶陽而翼治斷斷莫可已孔子删詩于正之後繫以變風始邶鄘而終之以曹檜小雅始六月而終之以苕華何草大雅始民勞而終之以泉流旣竭所以明夫陽之藏而治之伏耳今之學者謬以爲聖人于詩祇應錄正而黜變不覩四時之風有異氣而所以動天下之物則一乎風雅有正有變而所以入人之心則一乎先生生際承平之日擢科

第居清華鼓吹休明潤色太平此時之詩宜為正迨乎國家傾覆盜賊克斥幽憂坎壈肥遯高騫此時之詩宜為變然先生處盛則有憂盛之心處亂則有撥亂之志其形于感嘆寄于謳吟者又且正而兼變變而兼正學者反復求之固歷歷其不爽此固先生不欲明喻諸人而予則有以窺其隱微如此矣予幼治毛公詩竊得乎風雅正變之故故以序先生之詩然未知有當否也

頌言彙編序

皇上明目達聰知人善任慫大江南北文教丕興士子爭自濯磨羽儀王國深慰 本朝數十年作人盛意谿惟督學日講官翰林院侍讀李君功于是特旨優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示褒嘉又以科試未竣 諭俟竣試時赴新任三吳士子莫不[illegible]忻鼓舞樂于[illegible][illegible]頌言曰

天子擢李公固以榮公而不僅榮公實欲天下之為學使者皆效公也又曰

天子既擢公絲綸重地不可一日無公乃又不欲公之遽去俾士子得卒就甄陶 當宁愛惜人才之念何始終無已也公下車之日即以公廉自矢相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訓俗返淳樸而黜澆漓衡文祛浮華而歸大雅不及一載文風與士氣俱大變單寒宿儒抽拔殆盡今丁卯貢于鄉者率公前茅士洋洋休聲達于遠邇異哉公之化成何如是速與先是江南諸郡縣紳士皆有頌言之刻江寧則曰德造頌蘇州則曰持衡頌松江則曰澗峰頌常

州則曰氷衡頌鎭江則曰京口頌鳳陽則曰濠梁頌揚州則曰廣陵頌泰州則曰海陵頌安慶則曰菁莪頌徽州則曰新安頌池州則曰秋浦頌太平則曰姑孰頌而毘陵劉廣文易臺則合而梓之名曰頌言彙編屬予爲序予歎曰頌之爲義大矣哉詩三百篇分之曰風雅頌蓋風多雜以閭巷之言雅有大小正變之不一至頌者皆淸廟明堂之作其音節堂皇正大非他詩所可比擬故孔子云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雖聖人于此猶

戞戞乎難之然則今日而欲求合乎古人之意豈易易哉間嘗閱公家傳而知公之生不偶也自羅文恭倡明姚江學公高大父南軒公解組從遊辨難往復潛心理奥學者稱爲株山先生王父如賓公與文源敬吾兩先生家庭師友互相切劘時鄒忠介先生講學同江遂任道日勇當時莫不推吉州谷村三李公太翁梅公先生克守家誡曰生平秉教長者得力惟不怕窮三字以是歷官銓曹蹟九列日以負荷道統爲事著文集若干卷行世今

公承諸先生之後淵源積厚累數世于茲而又能讀書力學登巍科侍講幄紹前徽而光大之一旦主持文教聲稱爛然詩云吉甫作頌穆如淸風公固莫之致而致之于以見直道之在人心古今人不甚相遠也總而論之頌公之言雖千百篇有奇而大要有三而已　聖主得賢臣可頌一也賢祖父有賢子孫可頌二也士君子得名師儒可頌三也三者傳之後世播之管絃不將有合乎三百篇之遺意哉予也文辭婾鄙亦嘗以下里之言厠羣

公之末譬之三千詩中瑕瑜自不能掩以俟後人之刪定焉爾是爲序時康熙丁卯孟冬日

過日集序

詩者何經是也古人詩卽爲經後人詩非惟不可爲經漸且不可爲詩譬之江河之流愈趨愈下亦勢所必至愚嘗謂後人之詩卽深當乎古人必不能列之于經此詩之不幸也然後人之詩非但漢魏而後不敢語于三百篇卽十九首最爲近古而亦不可謂之經古人視經重故視詩彌重夫詩之所以爲經者何哉古人立言皆思有益于天下後世大而君父之大倫細至昆蟲草木莫不旁引曲

譬使人觀感有悟足以爲戒足以師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今人不知所以立教之本徒雕繪于詞言文字固已失之而又以三百篇爲不可學上者遠宗漢魏次法初盛唐嗚呼昔人由三百篇出而爲漢魏由漢魏出而爲唐今人乃欲由漢魏唐以出其流將不得爲漢魏爲唐嗟乎非三百篇之果不可學也古人十三學詩誦勺十五成童舞象春誦夏絃秋學禮冬學書其于詩也殆終身焉今人甫解聲律卽以爲出語驚其長老高自標置爲人訕笑而莫之耻苟亦終身焉藏修息遊服習久而變化生縱不能果至于三百篇亦何至爲漢魏唐人所拘縶而不克獨行以成一家言也予向爲文統之選旋事詩統持是論以求天下之詩而曾子青藜過日集先成近客昌亭翻閱累日夜歎其獲我心大約取體必高以渾取詞必正以則寧簡毋濫寧樸毋華而其意一主三百篇柳子厚傳梓人曰羣材畢聚羣工畢會執斧斤刀鋸者環立梓人左持引右持杖量宇度木羣工悉視其色以爲指

嚮是羣工之能梓人之能也今天下詩家之能可不謂青藜之能乎哉青藜固貧士也彈鋏走四方雖達官鉅公爭相折節而贈遺蓋亦無幾青藜恒節其旅食餘羨銖累以付剞劂凡閱數歲而訖工豈藉是以弋取聲稱鳴得意誠見夫詩道波靡非此不可云救故青藜嘗語予曰予見近世詩人裒然有集中無有關于倫理教化者則笑之何也以其無本也是可以觀青藜之用心矣予十年以來家居落落拮据爲文統一書亦有鑒于前代古文

之失思欲以一髮引千鈞用心雖與青藜畧同而才識疎短取舍無當其不及青藜也遠甚當世士君子倘因過日一集以爲　昭代詩文不可偏廢亦羅致予選考其得失辨其指歸有詩教之入人深而予此又稍補于世之學者予與青藜交快之三復斯編其能已于深望也哉

艾庵詩存序

唐司空圖著二十四詩品首曰雄渾而冲淡次之典雅又次之終之以流動可謂精於論詩矣間嘗評隲唐人詩其足以當雄渾者舍少陵外無其人至蘇子瞻之論陶謝而後獨深許韋柳以爲冲淡典雅流動三者惟韋柳兼之唐餘子不及顧於少陵有貶辭嗚呼是何舍雄渾而第于三者求之乎然所爲雄渾者亦不外三者也苟冲淡而雄渾則不失之淺典雅而雄渾則不失之拘流動而雄渾則不失之纖弱非然而三者之流弊將不可勝詰今觀少陵之詩所爲冲淡者典雅者流動者莫不具備而一以雄渾出之故不能名其何以冲淡何以典雅何以流動也豈非子瞻之於少陵爲失當與艾庵先生今之少陵也初喜爲王李棄之旋爲錢劉爲元白又棄之又爲韋爲柳又棄之今則一於少陵故其詩之雄渾與少陵等予嘗謂少陵之所以至於雄渾者以有其氣行乎其間也苟言忠不能動凡爲臣者之忠言孝不能動凡爲子者之

孝言敬愛與信不能動凡爲兄弟凡爲朋友者敬愛與信皆非眞也惟有眞氣而後有眞性情有眞性情而後有眞士君子有眞士君子而後有眞詩先生爲人以古道自處自爲諸生以迄舉進士官部曹事君奉親待友接物無一非誠而且讀書談道夜以繼日所爲眞士君子非先生誰與歸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誠于中形于外先生又豈徒以詩之比於少陵爲足傳天下後世哉昔元次山痛風雅淪亡謂世之作者祇可施閨房不可以

見士君子故作篋中集以返正之而文中子論詩必先定其人之品而後論其詩予不敢擬於文中之列若品如先生而又以少陵之詩倣次山之集固吾黨所急推而羣奉爲模楷者也予於先生爲總角交知先生深故序之如此時戊辰霜降前一日

龔仲震成山詩選序

清遠開放如鶴衛懿公好之卒亡其國濁性昏德如酒而山人逸士好之或托于此而逃焉猶足以名後世蘇子言此何其刻以繩有位而寬以論山人逸士也雖然蘇子之論是矣而猶有未盡亦知山人逸士之所以托于此而逃者固有所大不得已焉者乎劉伶阮籍之徒無論陶淵明以恬淡之姿悠然自得彼其于酒豈溺而不返者耶吾觀其詩有云若還不快飲空負頭上巾又云大運苟如

此且進杯中物是詩也殆亦有不得已之志焉予每三復于茲流連太息以爲淵明且然何况不必如淵明者吾邑龔子仲震詩人也亦酒人也當尊公訒生先生殉節粵中時仲震方隨侍左右訒生先生將被害仲震以身捍父遽斷五指猶抱父不解又斫其額骨且斷死矣已而復甦尋收父骸間關數千里歸葬由是棄諸生浮沉江海一意于詩酒以自豪辛丑壬寅間有毘陵十子詩刻首推仲震一時如光庭任鉉雲孫卓人許士衣月文友介

眉及予已犁然成集無何不戒于火流傳絶少四方同好咸相惋嘆于是仲震又自訂其集曰成山詩選嗟乎仲震以貴公子意氣邁往才幹雄偉非不可大有爲于世乃俯首遯跡求爲山人爲逸士雕蟲小技壯夫爲之詎不爲仲震惜雖然仲震生平酌酒之日多于賦詩自少而壯而老前後詩祇三百餘篇而已若其于酒則無日不飲無夜不飲無飲不醉醉則高談古今來廢興成敗之故及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與夫僉夫小人傾家敗國寡廉鮮恥勃勃然若甚傷于心欲痛哭而後已有時長嗟愴怳忽忽如有所失鄉里小兒恒怪之而仲震又酌酒如故終不知其何以然也嗚呼豈徒托于此而逃非中有所大不得已而顧爲此乎若其詩初則學彭澤繼則學少陵吾毘陵詩學大約多宗七子自聞仲震之論莫不以少陵爲尚故至今日多棄七子而不之學者皆以爲仲震功也

曹二隠詩序

詩之爲道無他求其傳而已雖然傳不易言有必傳之詩有可傳可不傳之詩有傳若不傳之詩人之爲詩者亦惟當可傳可不傳之際甚慮其傳若不傳而傳也必焉矣唐人之詩傳者不啻千百家其間必傳者數十家如李如杜則數家而止其他可傳可不傳者不知凡幾至或有不能識其字句舉其姓氏者此所謂傳若不傳雖唐人何慕焉譬之史史漢其必傳者也若三國若晉若南北若五代亦其傳者他則類多可傳可不傳然不能禁其不傳者藉以備故實耳而何與班馬並曰史也今天下之爲詩者何止如唐其詩之傳者亦何止如唐誠不知所爲數十家數家者誰屬予以爲人之一身渺然處乎天地欲前之人得我而承後之人得我而倣不過賴此五言七字之間其爲術也甚迂其冀幸也甚渺茫而不可執雖然孔子有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人苟能殫不自止之心朝夕寢處少而習壯而鏃老而益切劘兢兢焉

若非此不可存活如是而傳也可八九得矣今吾于同里得一人爲二隱曹氏二隱自少爲諸生旋棄擧子業一意于詩歷少壯而一于是今頒毛且種種而無日不孜孜于是然向者爲詩十年二十年恒秘不以示人又十年而稍稍出又十年纔自訂其集問世昔之人十年成一賦非一賦必待十年也其意以爲非十年不克廣聞見恣涉歷定意識益念主乎必傳若十年猶恐恐似不足者二隱亦如是而已矣二隱嘗語予曰作詩莫不以空疎

爲病然矯空疎而事塡實其流弊益不可勝言予曰然大約詩之爲道當使古人爲我用不可使我爲古人用古人爲我用則有我而後有古人我之古人用則有古人而後有我我之性情先爲古人性情不過借古人以達故不見有古人之跡我爲所役一詩未就輒有數古人以亂之此塡實之弊也二隱曰然哉然哉予之詩其能免哉予曰吁此二隱詩之所以傳也所以必傳也是爲序

長嘯軒詩序

嘗閱唐人作嘯旨一卷言嘯有十二法曰外激曰內激曰含曰藏曰散曰越曰大沈曰小沈曰疋曰叱曰五太曰五少都穆云序謂王母授南極眞人眞人授廣成子其說誕妄不經惟十二法及載孫登阮籍則誠可謂得嘯之旨者又謂登無所授而籍之後湮滅無聞夫人之聲卽天地之聲人有古今而聲無古今是書旣行安知無孫阮者出豈終于湮滅也予曰然嘯之傳不傳未可定其理未嘗

不通于詩夫詩與嘯雖有別而其音莫不皆主于淸音莫不皆主于暢不淸不暢不可云嘯卽不可云詩昔阮嗣宗善嘯聞孫登以爲已若往詣焉登方被髮握坐籍再拜請之竟無所對籍因長嘯數十聲而去登料籍囘未遠四五發聲但覺林巒草木皆有異響已而鸞鳳繽紛而至籍旣懼又喜歸因傳寫之雖不過十得其一二而大要總歸于淸與暢而已一日呂子穗九訂自著詩八卷名曰長嘯軒稿屬予爲序予反復之睪然曰此殆所爲淸

與暢者乎何與嘯之旨有合也穗九之以長嘯名詩者有以哉曹子建云丁敬禮謂僕文之佳惡吾自得之今穗九固自得其詩而名之者大凡詩不清則濁不暢則枯濁與枯乃詩之大病穗九不知幾竭伐毛滌髓之功而後至此也予又怪嘯旨中不載成公綏嘯賦公綏晉人賦錄晉史豈唐人未之見耶史云公綏嘗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如是宜與孫阮並稱而缺焉何也吾願後之人續嘯旨者益公綏一賦且連類及于穗九之詩則嘯之旨當

大備矣穗九爲相國公子工詩之外兼精書法嘗鼓琴與人交善氣迎人海內士皆爭相結納予嘗過其齋輒援琴而鼓因憶嘯旨又書舜以嘯之旨演之爲琴然後知琴又通乎嘯也穗九詩旣有合而又于琴演之此其自得之故尤有不能喻諸人者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是則予之所以爲序也夫

賦文堂詩鈔序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云興於詩成於樂葢知詩之爲道與樂通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孔子之言非有得於書者乎然古今來作詩者必求其明乎詩樂合一之故而後與言詩則言詩者少矣惟儼山陸氏則篤信此說若鄭世子創爲詩譜一書以爲國風皆角調小雅皆徵調大雅皆宮調周魯頌皆羽調而石齋黃氏亦曰關雎一篇首章多爲清宮次章以商羽轉角三章以徵還宮葛覃清角帶宮聲以歸羽

卷耳清角間羽調以歸宮二氏之言則又並儼山而著論者也第怪司馬氏謂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所作以比於屈原之離騷丘明之國語信然則三百篇中無所謂黃鍾大呂之音矣子長內有鬱結故爲言如此非定論也今陸子來亭著賦文堂詩鈔一集其間皆得聖人論詩大旨卽以鄭黃二氏之說律之大約聲調音節合乎宮商者居多嗚呼鄭黃氏劃阡分陌尋黍按寸或間有幽疑不可

解而依節求之大畧不失儼山之意是儼山者固孔子之功臣而鄭黃之師表也來亭與儼山爲同姓所自出其家學淵源之故有非剽竊附和者所可同年而語宜乎其詩之工至於如是與來亭年少工制舉業暇則於諸書無所不窺且昔與同邑董蔡諸子究心律呂無何董蔡云亡而年來共琅霞龔子尤多所考質孟子云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故知凡人未有無本而可言學者抑未有無本而可言詩者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

春秋歎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何與於春秋春秋又何與於周禮而宣子則一稱之况乎詩與樂同條共貫而可不知其所本乎來亭今以明經高第對揚 大廷他日與科目爲禁苑近臣將一代制禮作樂之任當必歸之而予則預於其詩卜之也已

楊紫翰詩序

其匾三萬六千餘頃馬蹟一山兀峙夫椒之間其穹然而高者山之勢也幽然而邃曠然而遠者山之曲也杳然而深犇然而險淵然峭然峆岈而窈窕者山之巖竇洞壑也嗟乎此皆山所固有者也若夫朝暾曉霞午烟夕靄春雨秋飈夏雲冬霰或縹或青忽紺忽紫遠而望之空空濛濛若斷若續若有若無若來若去變化出沒莫可端倪意象求之而不得丹青繪之而不能乃天地之菁英四時

之神氣非山所固有而山藉之以增輝者也使山祇恃此固有之物俾人攀而躋之登而涉之雖甚高深險怪亦未有不窮者惟天地四時相與盪摩變動覺山猶是山也而景象境會日異而月有不同朝視而夕已非舊此山之所以不可測哉紫翰楊子居馬蹟間日與山接其故有者非故有者悉感喻于不言之中凡可歌可咏可喜可愕之故一寓之于詩其爲詩也能一肖其山川之奇然後知天既產名山巨浸則必生嶔嵚磊落之人使之搜

剔巖巉以發其光怪昔二謝之于永宣杜甫之于巴蜀柳宗元之于柳州舉數千百年山經水注沉埋抑欝之氣皆于杖頭屐齒間得之故知山川之與人物未有不交相濟而有功況紫翰生馬蹟爲故鄉非如謝杜諸君遠涉客游始曠世而一遇然則馬蹟之與紫翰殆天作之合而豈尋常遊覧尋常嘯咏者可同日語乎雖然紫翰今遊燕趙又將涉沅湘溯彭蠡窮匡廬天目之勝試于吟眺之際一回思故鄉其山川之情景或同而或異或似而或非當盡于詩發之又豈得以夫椒卷石爲足限紫翰哉

徐眉仙詩序

太史公謂詩三百篇皆聖賢發憤之作論小雅以爲怨誹而不亂是知怨之爲道詩之所不廢也第所爲怨者發乎情止乎理義而不至于亂斯可耳韓昌黎亦謂物不得其平則鳴又曰皐陶鳴虞伊尹鳴商周公鳴周此數臣者處郅隆之世事聖明之君何所不平而昌黎顧爲是言不知怨之爲道乃人生憂樂之正自聖賢以至愚夫賤婦皆所不免當衰亂之世其抑鬱無聊之故固發乎不得不然然變風變雅諸詩豈盡東遷以後所作況伊尹當懮過之前周公居流言之日其中詎無大得已者乎特伊周處人家國之際雖怨而不涉于私即如伯夷傷黃農虞夏之不作采薇而歌豈非怨之大者而孔子獨言其非怨蓋怨之得其道不可以怨稱也徐子眉仙自幼喜讀書然屢困于有司之試會家貧䟦涉四方以計糊口而悵然無一遇遂于登臨游覧友朋杯斝盡發爲詩以寄其不平之鳴予嘗謂自古詩人之窮者唐莫如孟東野宋莫

如梅聖俞東野之詩曰食薺腸亦苦强歌聲無懽又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劒傷聖俞之詩如老人泉莫打鴨諸篇皆極其譏呵笑罵欷歔涕洟之致由是觀之二公之詩殆所爲怨者非乎而二公後日所遇卒嗇身卑路功名富貴赫赫于時始于窮而不終於窮人莫不爲二公詫榮然苟二公非竭生平之阨塞豈能發憤著書成名于天下然後知孟子所云天降大任必先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

于二公而益信今眉仙之遇可謂窮矣遇愈窮而詩愈工安知他日無二公之遇毋躁無競益讀書養氣以俟之大鵬六月息乃能爲冲天之飛孔子曰詩可以怨眉仙有焉易困而亨眉仙勉之而已

趙去邪詩序

詩以道性情也而性情各有所近使矯焉爲之則不可爲性情即不可爲詩昔子貢問師乙聲歌所宜師乙曰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夫風雅頌詩之義備矣而歌者必各因夫性情之所近况作者乎後世文中子之論以陳思王爲君子爲其詩之深以典也以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爲其詩之約以

則也于謝靈運沈休文則謂之小人以其詩傲而冶也于鮑昭江淹謂之狷于吳筠孔珪謂之狂以其詩怨且怪也謝莊王融詩多碎謂之纖人徐陵庾信詩多誕謂之夸人劉孝綽兄弟詩多淫謂之鄙人湘東王兄弟詩多繁謂之貪人謝朓之詩捷則淺矣江總之詩虛則詭矣夫漢魏六朝之詩固後世之所難能者而文中子多否少可豈非以其性情所至皆有所矯焉爲之者乎夫人之性情必如師乙所言寛靜柔正廣大疏達恭儉好禮正直

廉謙始爲不失三百篇之旨然分而言之有數者之目合而言之不外温柔敦厚而已孔子云入其國其敎可知也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敎也詩之失愚其爲人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由此言之不温柔不敦厚不可以爲詩温柔敦厚而或失之愚亦不可以爲詩今觀去邪趙子之詩其温柔敦厚者乎其温柔敦厚而不愚者乎去邪幼失怙能發憤讀書交天下正人君子寧都魏叔子來毘陵去邪師事之相與揚榷風雅無何叔子云

亡去邪悲悼若將終身因思漢施讐之于易學可謂深矣然不有張禹魯伯之徒爲之推明必不得立于學宮今叔子之學推明必在去邪嗟乎自師友道喪而忠孝廉恥之存亡遂不可深詰去邪即不工于詩已足維風俗而正人心况乎詩之温柔敦厚又若此也詩以人傳人以詩傳去邪兩無忝哉

史西廬詩序

嘗論次粵東之詩孫仲衍以宋金華高第弟子爲明初四先生之冠嗣後世祚兩宗間有黃才伯梁公實歐楨伯黎惟敬諸君子狎主齊盟而粵中之詩以盛至于今人才輩出如程周量梁藥亭屈翁山以曁吾宗元孝其尤卓犖者近揭陽史西廬來毘陵出其詩屬序于予則又得粵東一詩人予嘗觀宋儒之論詩蘇子以爲宜求于辭朱子則以爲宜求于志其說各有所據而朱子之論尤有本古

人有言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所以觀志也故三代之時雖匹夫匹婦之歌謡皆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至于朝聘讌饗類取古人篇什賦之以見其意旨之所存若三百篇而後善言志者騷莫如屈原詩莫如杜甫然善倣騷者如廣騷反騷九愁九詠以及思遊幽通之屬雖低昂綿邈頗有楚人之態而終不可命之曰騷辭似矣而志或非也若學少陵者自昔以來不可勝計其能工而肖宋則首黃魯直明則首李獻吉然齗齗取合不啻影之守形

故有以外道呵之象物諭之亦以其志不存焉也由是知一人有一人之志一時有一時之志此人之志不可移于彼人此時之志不可移于彼時苟徒以摹倣爲能無論失前人所爲志而吾之志又安可復問哉西廬之詩能自言其志者也自言其志故無所依傍直達性情覺他人經營慘淡而猶未必工者西廬衝口而出無不可歌而可咏因思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詩與樂語言聲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明得失者其志之本眞在焉非可矯飾而求也如使採詩典樂之官稍爲加損于其間則本眞已失雖季札師曠難以施其聰與智矣今西廬率其本眞以爲詩他日輶軒之使過嶺嶠涉潮陽知周量藥亭翁山元孝諸君外又有如西廬者握手言笑盡出其生平之詩以供其攬取豈不大快也哉

序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王大宗伯青箱堂詩集序

詩者六經之一也詩多道君臣夫婦草木鳥獸而易皆言之詩之道與易通詩列二南十五國之風以知二南十五國之政言政者書也又通春秋法筆削詩以褒譏又通歐陽脩曰詩者樂之苗裔故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又通至禮者因義而起也詩發乎情止乎義又無不通由此而觀詩以一經兼數經之理其義所以弘且遠與然余觀諸經於詩第曰通之若禮實輔詩而行不知禮不可爲詩故禮於詩爲獨重蓋詩者性情之所作也性情所感有邪正之不同其言即有是非之不一故朱子以爲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人皆得其性情之正自邶而下先王之風一變雅頌之篇皆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至賢人君子閔時病俗而雅又一變嗚呼詩一也而遂分

正變者人未盡知禮耳知禮則性情之際必閑邪以存正樂而不至於淫哀而不至於傷怨誹而不至於亂發爲詩也然後可以有正而無變朱子又云其感之之雜所發不能無可擇者上之人必思有以勸懲之夫上之人豈能日以詩之爲道勸懲之哉亦設爲禮以閑之而已讀禮經所載無非教人防淫節性以正人之不正即其文有曰君子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又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非詩與禮實相輔而行耶大宗伯敬哉

王公治禮者也自公立　朝凡朝廷之大禮皆已修明天下之人皆秉禮教其間有能詩者亦且感於性情之際發爲和平易直之言是以數年之內詩學漸興於天下余小子居京師公賜巵酒示靑箱堂集命爲序自恨學識寡昧未能有會於心然自數年來漸摩禮教之中覺亹亹亦有以自得竊公之禮敎皆公之詩敎也況復自爲詩以敎天下哉公之詩有得於二南雅頌之正天下能詩者皆知之予何敢以一辭贊與

大孚先生遺詩序

余按譜牒自陳太祖景皇帝而後二十傳至同甫公同甫公三傳而有可山公僑寓晉熱可山公子益初公由晉熱之武進家焉益初公五傳而石松公徙邑之夫椒山石松公至予小子又六傳矣自予小子逆計同甫公凡十七世義烏伯鶚先生來佐治吾毘陵郡予得與修同姓之好伯鶚亦自同甫公再傳某公娶義烏王氏因而占籍其去同甫公亦十七世然後知義烏之與毘陵同本婺州雖

支分派遠其源流皆未可泯如此大孚公爲伯鶚令先子以丙城舊令由牧遊陽叩經營草昧之力闢荒莽而側作去土穴而棟垣將茶蓄租未幾盡瘁以死朝議惜公諭以公子仍襲父官於遊陽即伯鶚先生也伯鶚克纘前業而恢大之八年乃底績昔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詩人歌緇衣以誌美公與伯鶚正略相當余尤思同甫公在當日意氣自豪所上書疏累千萬言悉有裨事機迨受命昔判建康未竟其用以卒天子哀之命官其一

子嗚呼千古而下其遇主之隆何若合符契而功名之不終則又皆可悲也又思同甫公以任俠忤侍郎何澹濟以他事中公幸孝宗廉其誣得免伯鶚方以練達之才佐理吾郡亦中蜚語謫官倘今日亦廉其誣且大用之其足並稱於同甫又何如然伯鶚今得謝官守之責以優游之暇日取先人之集而校讎既用展其孝思又得垂示子孫與同甫公集並傳不朽已不可爲非幸也公所著茜園清溪汾草三集相國曲沃衛公栢鄉魏公暨司馬郃孫衛公各爲之序稱道不容於口予祗按譜牒爲言書之簡端以塞請云

楚州吟序

苟可以訓世而勵俗者先王恆不憚委曲以垂之後人故有莊語之不足又咏歌由繹以言之正告之不足又罕譬曲喻以言之凡以使人犁然聽惕然懼者不若藹然善入之可慄然悟也六經皆治世之書詩之爲教獨婉而多風可以被管絃可以供矇瞍所爲咏歌由繹也可假鳥獸草木以爲文可即怨夫寡婦以立說所爲罕譬曲喻也逮後世作者日多沈逐四聲而漸忘六義直視爲篇翰之娛不復知先王立教之本求其有裨世道大者關政理諧俗之故細者足以牢籠百物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變化之情狀使人欷歔悽慄欲歌欲泣勃勃然有動乎中豈易得哉金谿　蔡先生以詩名家近著楚州吟一集樂府歌行古風律絶之屬無乎不備時先生方榷淮關陋規積弊悉爬梳剔除商困以甦值河流衝決關之左右治堤治帚日無寧晷先生嘗爲治河諸公娓娓以策萬全其或格於時勢之難行者往往形諸詠歎先生之詩有裨

於世道大率如此杜少陵以老拾遺偃蹇無所與於世以其忠義所感觸爲詩能道時事故以詩史稱之今先生所紀載多關宦遊其地耳目之所經歷視少陵不更親切耶嗚呼丁未南宮試士玉堂謬荷先生識拔自是時得奉教於先生因思漢除挾書之禁六經稍出學者各守師說爲兢兢然自毛韓京焦大小戴馬鄭數家而外存者無幾蓋以其時授受源流井井然不啻如宗支之莫可亂淆而與同者猶得乘間起而攻之攻之而勝與其守

不堅背而去之者其學大抵皆無傳嗚呼詎非其徒之過耶余小子既得奉教於先生凡先生所授受者日守之不敢悖今又得楚州吟一集奉爲楷模自此傳之後世使余小子亦得如毛韓諸子之可稱焉豈非厚幸也與歲庚戌之春先生郵寄是編命序而梓之小子何能贊一詞又不敢不述數言以識知己爰叙之末簡云

寄齋吟序

寄齋吟者吾宗兄某所著詩也宗兄者故相國子也自出關後不欲以名聞於人故但曰寄齋也寄齋曰寄者寄慨也人生可慨之事一寄之於詩也其寄之於詩者何也如金臺金陵秋柳諸曲是也金臺金陵寄之大者也秋柳寄之小者也寄之大者何也述懷宗之亡及福藩之禍也寄之小者何也言一身飄蕩如柳之在秋彫落可憐也寄齋之詩甚多獨舉此數篇者何也大畧也大抵然也高

少宰曰怨而不怒得風人之遺嗟乎可謂知寄齋之詩者矣雖然寄齋之意豈專在詩乎哉昔人有云生寄也死歸也寄齋去故鄉萬餘里全家竄處前年兄孝廉死去年相國死今年季弟又死獨寄齋者奉其母夫人煢煢一身屢瀕於死而未死嗚呼人生朝露所爲百年者皆妄況堪此流離困阨之地耶然當此流離困阨之地尚成所爲寄齋吟者問序於余非所云怨而不怒者耶嗟乎寄齋之意豈專在詩乎哉

方與三其旋堂詩序

世之所稱達人者必其於貧富窮達死生盛衰之故舉無足以動其心即不幸而罹憂患觸綱羅至於流離放逐居之恆泰然無幾微介乎色詞而後達可稱也然觀於三百篇所載多流離放逐者所爲其幽憂憑憤之所寄凡山林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屬莫不爲不平之鳴嗚呼是尚得爲達耶而孔子卒不之廢者豈非以人情之所不能自已所爲可以怨者非乎及觀韓退之歐陽永叔之言一以爲讙愉之詞難工窮苦之言易好一以爲愈窮而愈工似乎詩之爲道反有藉於流離放逐者雖其言未合乎中而於孔子說詩之意未嘗大相遠也余遊金陵方子與三手其旋堂一編示予曰此余在寧古臺作也乞予言爲序余因繹其命名之意蓋取易履上九之卦詞與三自塞外歸故有感乎旋之義當其居於塞也非所謂履虎咥人耶與三處之若素履又能坦坦然中不自亂其行事之祥卒往而能反嗟乎此固與三所不欲明言特假以名其詩者乎余反復之覺其幽憂憑憤之所寄莫不窮四時之變而引萬類之情舉山林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所見悉寫之乎詩視退之永叔之言信乎有合可以知其怨之所存者深而達與不達固勿必論也與三方出塞時其怨家讐人意與三之去當有大不堪於此孰知日優游篇什之間今且得流傳故鄉使見者非徒可歌而可咏皆以爲足補職方記載所不及也則與三雖流離放逐而何憾乎昔退之之在陽山永叔之在夷陵並以流離放逐之人多所著述所以慨然有窮苦易工之說兩地之名藉二公以不朽夫陽山夷陵猶在方域之中其足稱道且然況乎與三之所處哉

學文堂集 序八 九

朱恪舒詩序

詩至今日而幾亾矣何者三百篇皆昔人性情之作也後人不得其性情之所至徒求之於體貌聲律之間此詩之所以亾也雖然詩其遂亾乎余讀三百篇而知江沱漢汜之詩不列於諸國之內明江沱漢汜之尊於諸國也自是而屈原宋玉之徒雖變詩而騷而賦猶不失興觀群怨之旨然後知詩之不亾賴有楚也唐之詩楚猶最著如杜審言孟浩然杜甫皮日休前後挺生至明而李東陽吳國倫諸公復奮出則詩之不亾於楚於此益信雖然詩其遂不亾乎自公安竟陵旻聲並作雅音漸遠江河日下天下五六十年無詩由此觀之詩之不亾賴有楚詩之亾亦係於楚也恪舒亦楚人也以詩名楚力排中晚而規於初盛取舍六朝而原於漢魏以公安竟陵之覆楚而恪舒復之以屈原宋玉杜審言孟浩然杜甫皮日休李東陽吳國倫之産楚而恪舒繼之則詩之幾亾而今卒賴以不亾者非恪舒誰與歸

王井公詩序

昔十五國皆有詩而吳獨無詩豈其時吳之人未知詩耶豈有詩而不足錄耶豈以吳不列版圖之內故不錄耶春秋楚子使椒吳子使札並錄則吳之不見絕於孔子明矣吳既不見絕於孔子而謂吳之詩見絕於孔子耶嗚呼豈其時吳之人果未知詩耶果有詩而不足錄耶予嘗思之竊以此概於前人雖然古今之不可同者勢也使執古有詩之國而槩之今人今人豈必復能詩其他不在十五國之列能詩之人反不可悉數而吳尤多嗚呼豈吳之人果未知詩耶果有詩而不足錄耶予嘗思合吳人詩爲一編以補十五國所未載其與吾生同時者尤不禁心焉嚮往必求讀其詩而後快即在千里數百里之遠亦不憚脂車秣馬一往見其人王子井公吳之能詩者也予交井公久見井公詩甚多今戊申之夏復以輕舟造其廬得盡發其笥讀之凡林間北征黃海枕中若干集四方能詩之人皆已論定予不復云予弟喜昔之十五國

無吳詩而今得有詩以補其缺也又以昔之吳或未必能詩而以爲憾者今之吳可無憾也又以今之吳詩雖稱極盛而傳不傳多未可知者必如井公詩始無憾也惜乎先王採風之令不行於今茍一旦復舉而行之尚得謂吳無詩耶尚得謂有詩而不足錄耶予亦吳人之好爲詩者將因之而有深望矣

董子康遊張公洞詩序

余生八九歲隨先大夫之荆溪遍遊諸山水之勝記其時値初秋同二三友朋駕輕舟經東溪四十里達湖㳇由湖㳇陸行五六里忽而雨作假宿天申宮道院院舊有宋韓熙載撰碑聞同遊之人皆稱之且有嘆息者余雖不知其故然亦摩娑久之越日至張公洞將入先大夫指余曰此漢張道陵修仙處也小子識之余亦不能窮其本末第見飛巖峭壁嵌空玲瓏若可畏而已旣出復尋所爲玉女潭者云距此半里許負老僕背蹩躠行蔓草中不數武已廝然憊竟未得覩所爲玉女潭今距其時已二十餘年每恨當日未能讀書工文詞一寫其山川之美又恨遇佳山水未能窮歷其勝輒以廝憊過之又念其時雖未能工文詞未能窮歷山水之勝覺數日所遇異於鄕里之見聞勃勃然如有所動意中皆若有詩而卒不能作忽忽二十餘年羈旅風塵未得一續舊遊邇年以來頗刻苦爲詩倘續舊遊必將爲之以自釋於向之所歉董子

子康忽從荆溪歸出遊張公洞詩見示余驚顧狂喜向之所及記者於子康詩如遇之向之所不及記者於子康詩想像彷彿如或遇之然則余亦不必果續舊遊第閱子康詩而舊遊如續矣子康曰子以向未作詩爲歉今何不一和僕詩聊以自慰乎余曰景者人所同也情者人所獨也子康搜奇抉怪率皆以謔愉暢遂之情爲之故情景各得其妙使余今日而續是遊必將指之曰此侍先大夫假宿處也此先大夫呼小子所識處也觸物經心

悲從中來雖欲爲之又何忍爲之今閱子之詩亦若是而已矣

楊子詩序

余與楊子連舟歸江南凡舟之所歷楊子無不紀之以詩自津門至淮陰巳成詩若干首問序於予予何言哉試卽衆舟之說爲楊子贈今夫舟之爲具有篙櫓帆檣柁之屬篙之用一人努力而使之進也櫓則合衆力以爲助矣乘風破浪瞬息千里則惟帆檣之功然當波濤洶歘之際四顧無著惟柁可以止之若持其後而使之首尾相應砥中流之柱者惟柁之力居多夫人之爲詩其用力不

勇猛精進則鮮能刻入鮮刻入則必失也浮惟努力若篙而又恐一人之力不勝必若合衆力以爲助若櫓用力至又恐傷於氣卽有拘攣之病斧鑿之痕必奔放宕逸千百言滾滾不竭而無所於阻若帆之在檣然奔放宕逸又恐越於法當乘風破浪時必忽而斗轉參廻寂然以止若柁章法之妙更在靈通使人覩之無跡可尋而貫無呼而不應之弊尤慮墮於輕靡氣罕沉鬱惟持之者直而又擊首尾使應若柁今子之詩旣巳可傳於世然試

退而體予之說其合乎舟者其未盡合乎舟者必豈然有會太史公曰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鮮克語此非子固無足以發予之狂言

任王谷詩序

詩者何經是也孔子以三千之詩刪之而存三百存其合乎經者也知經之重不可知詩之所以重與然予反復經文所載非古人故掬劇其義擊悅其詞示後世以高深莫測往往恐夫婦號泣歌舞之誠偶然而形仰工於文章之士每極其能而無以過故知詩之為道發乎人之性情而已是古人本無標異絕俗之為也第三百篇而後能詩之家不啻汗牛充棟詎皆有異乎古人之性情而求其合乎三百篇者曠世而不可得豈性情之際亦有難言者耶予思三百篇以前未嘗有詩自商周諸人為之而有詩想其時之人胸懷必浩浩落落渾然噩噩然前無所依後無所倣得之於心矢之於口而成為何讀為篇什為咏歌由繹之音故不求工而自工後人之為詩類皆摹擬於古人曰某體必宗某代也某法必宗某家也規而規之矩而矩之能尺刊之不失而可以無憾嗚呼彼未嘗為詩之前已有一古人在其意中性情已為古人所役必

并已之性情而失之雖欲求工焉得工乎雖然今日之爲詩者勢不能舍古人之體爲古人之法爲法第使於古人之詩力職志沉於其間以博其義類及自爲詩也不罣一古人於意中其胸懷亦如古人之浩浩落落渾然噩然前無所依後無所倣然後摹擬之迹可絶而其詩亦未嘗不可至於古人知此者惟王谷任子乎王谷嘗與余論詩自漢魏蘇李曹王以及六朝左鮑陶謝唐李杜高岑王孟至於明李何諸家莫不各悉其源流若涉於摹擬所在未嘗不各非之所以王谷之爲詩實能絶去摹擬之迹而不爲古人所役世所稱韓退之文原於史遷歐陽永叔文原於班固試求其所以似遷固者無有今王谷之於詩將毋類是哉嗟嗟詩之爲學經學也本非可易以與人微王谷吾説將誰與陳而詩之爲道幾何不至於亡耶

吳漁山詩序

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智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不得使喫詬索之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惟詩亦然今之人規摹古人之詩悉力以求工卒未必工偶覩天地間之景物可喜可愕觸之成吟其工反足勝於人何也所爲無心之得也然其説獨不可語於畫畫家目雖無所睹意雖無所觸凡天地間之景物無不若爲其胸中所故有而施之於詩也則直取其中而出之故凡天地間之景物寒暑不能使之盡同遠邇不能使之不異聚散久暫不能使之不殊而叩之畫者之胸中無不猝然而並至吳子漁山以畫名家者也又工詩其詩一去雕鏤組織之習率其自然鍾嶸謂陶淵明詩出應璩余謂漁山詩實出淵明然漁山直自寫其胸中之景物已耳余不善畫而好爲詩每遇天地間之可喜可愕者輒欣然有觸然亦不過如象罔之得而已何足語於漁山哉．

鄒子詩序

古者天子命太史採列國詩以覲風俗凡登臨贈答思婦遊女之辭莫不錄使善者與不善者戒此詩之即爲史也漢魏而後詩家不可勝數求其得附於史者則絕無有而史與詩各不相屬唐以詩取士後世獨稱杜少陵爲詩史然雖稱詩史第可爲詩不可爲史司馬遷班固之徒以史傳而詩不著是故荀子曰藝之至不兩能鄒子具作史才裒敘積兩朝遺史剞劂行世而又喜爲詩以史與詩

不易兼者鄒子欲兼之可不謂難與尚書爲紀載之祖而春秋又開後世作史家法詩獨承書而啟春秋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源流可遡如此予故於鄒子詩不徒論其詩以詩史合一之道爲鄒子誦也

王郎詩序

予昔假寓天壇道院時得聞其所奏樂愀然嘆與曰古樂已不復作矣此庶幾猶遺音與其列於堂上者鐘鼓琴瑟笙管塤篪柷圉之屬其列於堂下而爲舞者則左曰文執籥與翟右曰武執干與戚其舞之節恆視乎堂上之音而堂上之音又視歌者之口爲高下清濁歌者歌所獻之詩也八人各東西向峩冠大帶執笏拱立聲琅琅然始也聲在衆樂之前漸而與樂爲一而自作樂者聽之則其

聲仍在於前故知詩之道必以可被之聲者爲貴也季札請觀周樂爲陳列國之詩孔子以三千之詩刪之而得三百日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又曰鄭聲淫夫孔子之皇皇於是也非皆以聲之故哉自漢而下聲詩之道不講雖以專經名家者止盡心於文字之間而與聲何與噫可嘆也王郎本名家子以善歌稱於時尤喜爲詩予嘗於酒酣之際命歌其所爲詩覺其聲亦琅琅然可聽苟雜之以管絃合

石之音未必不同於向之所聞也雖然王郎既溺於歌則所歌者非詩也獨王郎既喜爲詩何不盡棄其所歌者而取古人之詩歌之凡古人之詩其有合於聲者有不合於聲者王郎必能以自辨王郎能辨古人之詩而王郎之自爲詩可知矣噫今日之爲詩者指不勝屈有如王郎之能審聲者乎語云禮失而求之野若王郎者烏可少哉

丁未詩古文藁自序

康熙丁未例試天下士於京師余忝舉進士往例三甲前列者授中書行人評事博士等官會議停不得授衆進士即得官者一甲外止翰林院庶吉士一官然不論甲第又不試以文章故余亦不得授四月歸江南既歸一月聞允御史疏內三院中書去今例用進士出身者考授六月余復入都因懸缺已久不及待外省至者遂據近京州縣投供諸進士考授丁未得與九月復歸江南予思自庚子舉孝廉以來八年之間窮愁潦倒今幸成進士又不得即需升斗之祿以奉老親豈不難哉然余南歸江南也買小舠偃休自適深喜人事擯遠心神恬暇肆力爲詩古文四月後得若干篇今九月後又得若干篇合之而成二卷顧而喟曰夫古今人之賴以成名於時可傳於後世者非以此也與然詩文之爲道非當人事擯遠心神恬暇之際每不能爲予衆進士倘即授以官此事廢矣四月以後之詩古文可成乎及應 詔入都倘尚得與式

得授官此事亦廢矣今九月以後之詩古文可成乎一官之難易反係於其人之詩與文而或傳或不傳未必不卽由此而定然則余雖不得卽霑升斗之祿以奉老親或亦親心之所甚慰也雖然世有聯翩上第卽致顯榮其可傳者當別有所恃而余獨區區於是以爲幸焉知必有起而笑余者余終未能以彼而易此也

無題詩自序

詩有題非古也古人之詩止以發其性情所不容已未嘗擇題而作迨詩成之後取詩中字句名篇題與詩不必求其相屬三百篇皆然止小雅雨無正巷伯大雅常武周頌酌賚般六詩有題耳然以詩合之皆若無與乎命題之意故知詩之輕重本不係乎題也去三百篇最近者莫如十九首而十九首無題由是而降詩愈多有詩必有題而世之論詩者必求無戾乎題之意然後可爲詩且夫執一題以爲一詩其性情逡逡拘牽于一題之內而不能縱橫徜徉以發其意之所極嗚呼古人因性情而有詩今人因詩而始用其性情且以題之故至作詩之性情使不得達何哉乙巳秋予爲詩凡六十首皆無題豈敢自謂有合古人然亦求之性情以發乎其所不容已而已工拙奚計焉

劉岸先詩序

昔孔子刪定列國之詩紀國以十五而中州之詩居其七如邶如鄘如衞如王如鄭如陳如檜是也豈非列國之詩惟中州爲盛也與成王營洛邑爲東都其時朝會燕飲勞遣諸詩散見於二雅周室既衰其禮久廢至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其詩蓋若如車攻瞻洛等篇是也而大雅抑之一篇又爲衞武公之詩商頌五篇又爲宋大夫得之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生者夫中州之詩既分列於諸國

其見於雅頌者又如此嗚呼何其盛也又考春秋時沈蔡二國亦中州地獨無詩所爲沈蔡者即今汝寧也而汝寧有信陽州者即古謝地黍苗之詩名穆公往營謝也崧高之詩尹吉甫送申伯也謝雖無詩自有此二詩未嘗不可爲謝詩之祖然有此二詩爲之祖而謝人卒無以詩名者三百篇而後中州以詩名者不一最著如阮籍潘岳謝靈江淹庾信向秀岑參賈至韋應物張說韓愈之屬而皆非謝人至明弘治間始有何仲默景明嗟乎數

千百年後能祖黍苗崧高二詩以爲詩即能自以其詩爲謝詩之祖者其在仲默與仲默後幾二百年謝又無詩而劉子岸先崛出嘗見許仲默詩者以爲於漢魏初盛不過因體覓詞存其形似其意必求有合三百篇之旨而後已今觀岸先詩豈多讓與因思謝自有名穆公尹吉甫二詩其時之人苟奮然爲詩必將見錄於孔子安知不並邶鄘七國而列之乃至數千百年後始有仲默已不能使孔子見而錄之詎不可惜雖然孔子之後即不必

復生孔子亦豈遂無任刪定之責者耶如復有任刪定之責者吾固知中州之詩不徒邶鄘七國爲可稱矣岸先居仲默之里而好爲仲默之詩予故樂與仲默並稱之以俟任刪定者取衷焉

河洛集序

昔人云西北之音慷慨東南之音柔婉各出於風土之固然先王律之以中聲惟慷慨而不入於猛柔婉而不鄰於悲斯謂之中聲乎思風土既各出於固然使西北而强爲柔婉東南而强爲慷慨則違其性情之所近非惟不能交相爲濟并所爲慷慨柔婉者必失之求中聲者豈不難哉夫中聲以中州爲尚中州者天下之中也故其聲亦爲天下之中孔子删定列國之詩邶鄘衛王鄭陳檜居十五國之半詎非以中聲之足尚耶伯兄其年游中州凡登臨憑吊燕飲贈答莫不有詩蕞爲一編名曰河洛集旣歸因屬予爲序予讀之覺涵演閎肆琢刻怪巧無所不具所云慷慨而不入於猛柔婉而不鄰於悲者耶然其年非强吾東南者而西北之其平日所爲詩率皆以中聲爲律兹遊也第以平日之所爲者合而嚮焉聞而知之又不若見而知之之可無憾哉予又思周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二雅中所載朝會燕飲贈勞諸篇宜皆爲中州之詩然當日不列於風必多爲公卿大夫遊其地者所作今其年以其集流傳河洛間使後人採而擇之即不必列邶鄘諸國之中而於二雅所載當必有合也與雖然使採風之令今日復行所爲邶鄘諸國之詩尚有如當時足尚者否余知河洛集出而求中聲者又將舍中州而問之東南矣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序

申鳧盟聽山堂詩集序

余嘗讀古人詩自漢魏而後至於唐無不各求其意旨之所在詠歌嘆賞而每憾其不能兼如枚蔡之詩不能爲曹劉潘陸之詩不能爲陶謝李杜之詩不能爲元白夫以古人之才何不可兼而爲之乃千古而下溯其源流皆各不相襲如此若近世之爲詩者莫不人自爲集集之所載往往欲薈萃古人之體而無乎不兼噫今人之才非果足以勝古人乎既而思今人之才豈果能勝古人蓋古人詩之所以傳正以能不兼耳江文通雜體三十首意欲兼古人矣然亦即古人之詩而各擬之未嘗欲合古人而爲文通之詩也況觀其所擬止田居爲似陶從軍爲似李其他皆不相似究之於陶李甚似之中而仍有不相似者可知欲兼古人如文通究不過成其文通之詩何嘗襲乎今之人取古

人之詩規規而步趨之既求其聲又求其貌爲枚蔡矣復欲爲曹劉爲潘陸陶謝矣復欲爲李杜元白縱極似仍然爲古人之詩況萬不能似耶然余所謂不必兼者又非耑求於一家之謂也使必耑求一家則枚蔡曹劉諸君子其先何所求乎大凡詩之爲道必機杼獨出無所依傍卓然自成一家而後可傳亦非必盡棄古人惟日習於古人之中而不爲古人所役今日之知此者惟鳧盟先生乎庚子秋識鳧盟於韓比部聖秋齋中得讀其詩數篇丙午公車經鳧盟之里復得盡讀聽山堂集之詩反復吟詠典而則靜而多風欲求一古人以合之而無有因嘆鳧盟之詩真能自成其家者一且不似何有於兼哉然鳧盟語予邇來究心性命之學不復作詩則鳧盟已并其不兼者而去之矣予何足以知鳧盟哉

永愁人詩序

詩三百篇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人皆得其性情之正故二南獨爲之正自邶而下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詩遂有邪正是非之不齊故爲之變然周南之詩十一篇止桃夭兎罝漢廣三篇非婦人之作召南之詩十四篇止甘棠羔羊何彼穠矣騶虞四篇非婦人之作其餘率皆后妃嬪御思婦游女之詩豈得其性情之正者獨婦人居多也孔子言詩曰詩可以怨則知怨者詩所由

作非謂詩之道必主於怨盖怨亦性情所不容已也及觀二南之詩無所爲怨至列國則有之豈凡爲怨者皆不可列之二南與夫列國之詩所爲怨不一要亦出之婦人者居多他不具論卽如邶之首篇曰栢舟婦人之詩也深於怨者也今觀其詞栢舟無與於人也而曰耿耿不寐日月人所嘗見也而曰心之憂兮如匪澣衣又曰我心匪鑒不可茹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夫栢舟日月與鑒與石與席皆非可怨之物其意不欲明言所以怨之故故皆若可怨也二南之詩惟無所爲怨故爲性情之正若栢舟者怨矣非其正矣然揆之孔子刪詩之意卒不廢此且以敎小子之學詩詎非以怨亦性情所不容已惟怨之得其道亦未始非性情之正與若永愁人者非怨之得其道者乎予反復其詩其興也無端觸也無緒若舉天地間之事物無不足供其怨者及欲求其所以怨之故皆不可得嗚呼何其有合於栢舟耶夫栢舟之詩朱子以爲婦人不得其夫求之古序則

以爲仁而不遇毛公又以爲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玩其詞意多近於婦人朱子斷之或非無見今永愁人之詩旣不明言其所以怨之故豈亦欲傳之後日俟釋詩者斷之而後得耶以永愁人之詩而置之列國當如栢舟之可傳然觀其性情於二南又何多讓焉

宣城沈方鄴詩序

昔歐陽文忠未嘗輕許人以詩獨於梅聖俞則誇尚不容口其言曰聖俞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是數語者雖以稱聖俞而爲詩之道亦盡矣詩本人性所近五聲八音之氣薄於人心或得其愉佚或得其雖妙或得其沈黝淡莫或得其堙鬱嘵爽其出之也或爲清麗平淡涵演深遠或爲琢刻怪巧無不可自名其家然必氣完力餘始可至於老勁是非然者其爲清麗也必流於涼閒肆也必流於曼平淡也必流於疎且促涵演深遠也必流於譎且噭琢刻怪巧也必流於結轖流於頹唐莫可窮詰以是而求所爲老以勁也豈不難哉予友沈子方鄴幼習詩十餘年來胠其槀得數百篇辭非一體莫不悉如文忠所云其足傳世無疑獨笑世之論詩者詡唐則誇尚之詆宋則訾警[illegible]予嘗欲盡陳二代之詩以觀安見唐無可訾警[illegible]無可誇尚即宋果無解於訾警使今爲詩能[illegible]

俞者亦足矣文忠又云自王公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聖俞名字雖妄愚人不知詩義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況文人相輕自古爲然以文忠之才與位顧於流離困阨之人津津稱道作爲文辭使傳於後世則聖俞之詩可知其爲宋與非宋皆不足論方鄴與聖俞居同里閈知聖俞必深而方鄴詩尤能溫柔敦厚得風人之旨昔翰林學士趙槩等列言於朝曰梅堯臣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今方鄴抱其所學將入長安予知今日之爲趙槩等定不乏人而如文忠者則尤予所企望而私祝之也

汪蛟門詩序

王阮亭嘗爲予言揚州之能詩者有汪子蛟門余每至揚州必思識汪子或當其客游時或奉其親居鄉不入城市皆不得見前年予客宣城聞汪子亦至踴躍趨汪子寓又適抱病不能拼客廢然而歸余嘆不獨詩人之難得即有之相見亦不易也然余思朋友之道有立談傾蓋而莫逆者有聞聲相思定終身之交者亦視其人意氣相感何如固不必問謀面與否也嘗聞汪子之言曰今日之能

詩者阮亭已人人知攻竟陵攻竟陵而學雲間固已卓然稱詩人矣吾獨以爲學雲間猶未盡知詩者王阮亭曰汪子之言是嗟乎此汪子所以能詩而予所以嚮往於汪子也丁未春予公車入都阮亭大召客南北知名之士咸在酒半見有雄談驚其座客阮亭又歌其平日所爲詩數章座客目瞬瞬然射之予驚問曰此非所稱蛟門汪子者耶阮亭曰良然予於是把臂而識汪子嗟乎予嚮往於汪子者數年終不得與汪子一道其生平乃昔由阮亭知汪子今復由阮亭識汪子既歎阮亭之能知人而又幸使予得始終與汪子交合無間也由是長安逆旅無不與汪子朝夕論詩見汪子之言與向之所聞合出其詩又與其言合豪宕沉雄已入少陵之室何論雲間哉其詩之體不一阮亭論之矣予祇述與汪子定交之始末而爲之序

殷鳴夏詩序

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詞達而已知立言之道取達意而止則凡作詩者不務其意之所發徒引繩刻墨以求工皆非達之謂昔人謂陶彭澤詩直據胸臆信手寫出無有不工其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莫如沈休文讀其詩祇見綑縛齷齪滿卷累牘未曾道出好何豈非不達之過哉然詞取達意而任其意之所發鄙率輕肆決裂以爲體則流弊不可勝窮故惟彭澤而後能工非彭澤者鮮

不病也況彭澤以前之詩諸體未備至於唐其體既多則其法各立故夫開闔轉摺經緯錯綜之妙有不能盡同者大約彭澤之詩以無法爲法其爲法也寄唐人之詩以有法爲法其爲法也嚴惟寄故不易窺惟嚴故不可越也殷子鳴夏舉博士弟子員坐公事摧挫不得志於時因悉力爲詩其詩莫不各繩於法如畎畝之有畛域味之有酸鹹樂之有宮商角羽而其意之所發則能悉達其胸中所欲言嗟乎士得志則以其言奏之明堂清廟之間著爲詠歌垂諸金石不得志而山林泉石流連光景以寫其無聊抑鬱不平之氣有時忠義所感觸或及於時事得失人物臧否以迄廢興成敗之故未嘗不動有心者之嘆慕而傳之後日使論世者有所考焉兩者其爲不朽將毋同與昔有席帽山人者于同里人也其詩流傳至今日錢虞山深許之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吾不知他時之許鳴夏者更屬之誰氏矣

毛子霞百一詩序

昔應璩作百一詩傳誦於世意蓋以諷在廷之臣嘗謂曹爽曰公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此百一所自名也詩成徧示同列咸相怪愕或以爲應焚棄之而璩之詩卒不焚棄其後得列昭明選中然後知詩之爲道徒侈乎風雲月露蟲魚鳥獸之末而寄託之意不存焉者舉無當於可傳之數也吾邑毛子霞先生少工詩所梓藁凡十二卷亦以百一名先生曰吾自癸未迄今經嶺南

渊楚諸地幾于萬餘里莫不有詩今彙而刪之直百之一耳予曰先生之意寧直此哉先生仕樂昌歷儀部最後依楚大將軍之幕迫勢無可如何然後放浪江湖一寄情於游咏以覘休璉之侘傺有不同者彼休璉第因一事之感以百一名篇今先生總諸集名之所包愈廣所觸愈多昔呂汲公論杜詩以謂次第其出處之歲月略見其爲文之時得以考其詞力後之讀先生詩者亦必有然矣予嘗聞先生游渊續舉竹閣大社一時聞風至者至

二百餘人遠繼白香山蘇子瞻勝事至今渊人稱能言之又聞入楚廣採榆柳楸栢諸木植之漢陽一時楚人有晴川補樹之謠又爲亭於襄之戚園顏曰霞寄往往攜酒榼與客遊覩竟日忘返又建高陽池館於習家池又構聽雪樓以追宋玉白雪樓之遺意又摹勒禹碑豎大別上山拳科倒薤意象不失毫黍先生之風流逸興大略如此猶使先生即不以詩名已足傳天下後世況乎詩之可傳又若是哉庚戌之夏先生還毘陵出藁屬予爲序

而并述其生平使概如此

殷子南歸詩序

詩三百篇多言天地山川鳥獸蟲魚草木之屬豈非夫人之俯仰觀感其情有不容已者乎後世能詩者不可勝紀而其情非有異於古人故俯仰觀感亦於是數者之物寄之夫同爲是物古人既已有作後人才智不及古人苟徒以雷同蹈襲爲可追美豈非不作猶愈然後人同賦是物而彼此不相謀若可與古人並傳無病何哉蓋物猶是物而其人之所遇則有殊也詩有賦有興有比賦者直

言其事興則先言他物以起所賦之事若比則所咏在此所指在彼有不可明言之故較二者旨爲獨深心在君國者舉所遇無非可寄其君國之思心在父兄者舉所遇無非可寄其父兄之思心乎友朋者舉相遇無非可寄其友朋之思雖所咏不越是物其抑揚反復罕譬曲喻之意無不可得之語言之表者所爲比也殷子赴眞定別駕黃君之招比至黃君已患疾不起牀頭呼二子出拜言訖而絕殷子提其孤扶櫬南歸凡所涉之地所觀之

山川鳥獸蟲魚草木莫不有詩借以寄其友朋死生之感夫殷子所涉之地所觀山川鳥獸蟲魚草木前人賦之者亦已多矣而殷子所寄在此故無雷同蹈襲之病可並傳於古人憶予數年前客遊邢洺之交時先子宦京邸予以孝廉計偕得展覲省凡所涉歷皆若可寄其飛揚之致未幾而先子見背矣倘今日更爲是遊則余之所寄當已不同向日所爲嗚呼天地間物雖有定即一人所遇而倏忽有殊又何論古與今之相越哉

倪闇公詩序

累代之詩各爲體而不相襲獨六朝詩其綺靡大都相似陸機曰詩緣情而綺靡夫詩發乎情止乎義乃機以綺靡爲情此詩之所以亡也詩以觀風俗故十五國詩稱十五國風六朝皆都建康其風俗奢蕩淫佚漸漬于人心者久故發爲聲歌靡然如水之愈趨而下予嘗遊金陵觀其土俗所尚制器稱名以及兒童嬉戲之物尚有仍昔日之舊者嗚呼沿流之遠至於如斯其發爲聲歌雖至今日

而猶不能盡變亦其勢然也吾友倪子闇公家金陵獨不誘於俗所爲詩能一反六朝之習而本乎少陵歐陽公嘗慨歎於學者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舍眞僞若闇公者固歐公之所取也或者謂闇公幸生六朝之後得見少陵之詩故有所取法苟生於六朝當亦不免然闇公智既足知取舍卽生六朝安知不剏爲一家如少陵之可稱嘗觀陶靖節者六朝人也其詩率自然之性自爲一體至今談靖節詩者未嘗可以六朝目之少陵云焉得思如陶謝手靈運不可與靖節並稱余恨少陵不見闇公詩因反咎闇公不生六朝致少陵以靈運並靖節也予別闇公久戊申冬再晤出近詩一卷屬予序集中多和陶杜作知闇公喜爲二君詩故繇二君爲之說以塞請

顧伊人集唐詩序

作詩莫不善于竊竊之善者毋能竊古人意以爲我之詞然竊古人之意雖窮易其詞仍爲古人之詩若直用古人詞而運以我之意則無不可爲我之詩唐太宗作聖教序命僧懷仁集王羲之書搜羅遍天下若狐腋之裘寸寸而累其成也如出一狐之腋求裝績之跡而無有梛子厚梓人傳曰羣村畢聚羣工畢會執斧斤刀鋸者環立梓人左持引右持杖量宇度木曰斧曰鋸曰斲曰削羣工悉視其色以爲意指今顧子于集唐猶是哉或曰顧子自作詩甚工也曰其顧子之能則凡唐人詩皆可爲顧子詩其工也奚疑懷仁善集羲之書卒自以其書傳後世故今日談書法者二王而外又有懷素云

補冬詠序

壬癸間予與諸同人銳志爲詩古文歲以四季給如于題詩文缺額者罰以金用沽酒笑樂窮日夜乃止然苟非大故亦未嘗缺雖遠游千里外恆如期郵歸或溢於數同人之勤如此癸卯冬龔子琅霞分賦得冬日雜詠題大抵皆鳥獸草木昆蟲器皿衣服一切細碎之物限以五言長律予適計偕入都期來春北歸補作及旋又卒卒未果先是黃子文友分賦以春鄒子程村以夏余以秋至是予獨闕冬詠病之龔子笑曰子不見周禮乎周禮亡于秦火至漢惠帝除挾書律乃有上周官五篇者遂失冬官河間獻王購以千金不得其後劉歆以考工記補之然則聖如周公尚有所缺而無病何況後人耶予笑曰世儒有遺行其援經以自釋者多矣余何敢行將續之固退而預爲之序

息盧詩序

楚族珏巷先生戊申秋來毘陵出息盧詩十餘卷應鄒子之請因問序于余余與先生同姓雖支分派遠譜系則同由太丘而得姓之始爲周虞閼父之封陳陳雖小國其風與二南齊秦並列今詩所載宛丘而下十篇是也然吾嘗讀而疑之東萊呂氏曰變風終于陳靈以其多男女夫婦之詩朱子意以爲舉其不正者以戒也及予觀古序與毛公所言與朱子多不合如宛丘則以爲刺幽公東門

之枌則以爲疾亂衡門則以爲誘掖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則皆以爲刺時墓門則以爲刺陳佗鵲巢則以爲宣公信讒而君子爲憂月出則以爲刺在位者不好德而悅美色止株林一篇與朱子解同澤陂則又以爲刺時與朱子直以爲男女之詞益非夫朱子改釋或非無本然古序去古最近而毛公亦去宋久遠豈其見聞反不足徵信由古序毛公之說則陳之詩皆忠君愛國之言何可以男女夫婦目之今觀先生詩自立朝以至由爲刺史爲監司迄今優游林泉之下莫不有詩大約出于忠君愛國者居多鳴呼先生豈惆陳國之詩論者以辭害意故特爲正大爾雅之音以振之於後耶然先生系出陳而居于楚楚當日無風則先生之詩可以補楚之闕而不獨振陳之衰也鄒子遴刻天下名家詩以地爲次予故言陳言楚以冀鄒子審定而褒錄之也

顏修來詩序

春秋之國最多孔子採其詩之可錄者止有十五小國無論國大而無風者如魯與宋與楚是也然宋無風而河廣可以觀宋楚無風而江漢汝墳可以觀楚獨魯無風雖齊國南山諸詩偶一言魯而不可謂魯風或者曰孔子删詩削魯風不欲以諸侯視魯也或又曰春秋傳吳札觀魯樂無魯風非聖人删也余思魯爲文獻之邦豈無詩可採反不如邶鄘齊鄭之有詩聖人删風而存頌以重魯也

孔子爲魯人而魯又爲周之後周衰而有魯猶夏商亡而有杞宋聖人尊魯以尊周未必非微意也然猶有議之者以爲王者治定功成作樂告廟則有頌魯雖文武之後而已爲諸侯作樂頌功德非禮矣當成公之時魯立武宮倣九廟爲世室頌作於此時將推廣僖廟爲文世室故詩存魯頌猶春秋書立武宮皆以誌僭不然東遷而後已無雅矣又焉得有頌乎由此言之孔子以魯爲頌非尊之實貶之矣孔子爲魯人而魯又爲周之後援諸孔子尊周之意當必不然昔之論詩者又曰周頌奏諸廟魯頌奏諸朝周祀先魯禱君周以祭魯以燕故訓魯頌爲變頌蓋以魯爲變頌者以其體類乎雅而意本乎風也嗚呼卽以魯之頌兼魯之風之雅焉未嘗不可也顏子修來魯人爲復聖裔與予同舉進士同出金谿蔡先生之門長安逆旅朝夕得與論詩因出示所爲詩皆有得古人之旨其平日登臨贈答諸作則有類乎風及舉孝廉歌鹿鳴而來所爲詩又一變而爲宏肆整齊有類乎雅及

今官中書出入禁闥凡郊壇宗廟以及山川嶽瀆帝王聖賢祭享諸樂章多出其手其體宜乎頌而顏子詩又皆類乎頌嗚呼昔以魯頌爲變頌以其體類乎雅而意本乎風者顏子能各倣古而爲之使風不侵雅雅不侵頌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國安見魯之不可有風又安見魯之不宜頌耶顏子詩出而紛紛之說可以免矣

常熟吳蒼符詩序

以無聞之鄉忽有人焉以能詩稱其詩卽不必甚工已足誇于閭里其鄉有詩人而吾欲與之後先揖讓並立名于天下則甚難常熟之有錢宗伯舉世莫不震其名蒼符曰古今詩人之難得其人雖越在千百世猶思追而及焉冀並稱于後况生同時地得親見其人者于是奮然師事宗伯而宗伯于蒼符每一詩出必可否甲乙之于是蒼符非宗伯不法宗伯旣歿顧麟士子伊人裒集遺稿累千

百篇不失一字蒼符嘗發伊人竊盡讀之漢儒重師說其時授受源流較若譜牒之不可越蒼符可謂能守師說者矣太倉吳祭酒篤信宗伯見今世有詆譏其詩文者輒怒形于色或作爲文詞盛氣以爭嗚呼宗伯之詩文傳于後世姑勿問其于羣議何如其在今日有祭酒以衛之又得高第弟子如蒼符者宗伯之學庶乎其不孤也然蒼符詩究不屑屑規模宗伯而實不少畔乎宗伯之法故可並宗伯以傳李百藥與文中子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剛柔淸濁靡不畢究文中子不答薛收曰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于是徵存亡辨得失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病也今試以宗伯之詩叩蒼符必能娓娓以對安知宗伯之詩不反藉蒼符之能詩以傳哉韓愈曰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人亦顧自奮立何如在蒼符馴致而自審焉已

山陰何玉林遺詩序

生死人之常也惟恃有所以不死者而後可以死莊子曰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爲夭然第以夭壽論彭殤皆無足稱關尹喜曰未死者雖動作昭著止名爲生不名爲死是故昔人謂方生方死方死者生非眞生方死方生者死非眞死人亦求其動作昭著可以眞死而彭殤皆不計也山陰何玉林生二十四年死尊人昭侯與余同舉進士常向予嗚邑不自持出玉林詩一卷屬序余反復之憮然曰有是

哉所爲動作昭著可以眞死者非乎夫古人之詩嘗時泯滅無稱者不可勝數至其後得一二人稱之名始大震即杜少陵且不免何況其他玉林詩曰有鳥有鳥載鳴載飛匪不若儀艮木是依可想玉林之爲人又曰勿復矜上壽百歲乃須臾玉林于死生之際若無繫戀者嗚呼今人于詩既無人督之必爲又非若前代用以取士不敢不爲乃至窮老盡氣矻矻然思傳其詩不能得至白首而莫知悔而玉林之詩乃以盛年傳莊周稱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玉林有知必笑且歎而窃用自慰也天乎云哉

吳道賢雲臥堂詩序

吳子道賢將入閩刻其詩以行而乞予序予嘗聞客從閩中歸者言入閩時經浦城挐舟舟制方上銳下桯杌不可坐臥板脆薄如紙舟以外皆若可捫摸斷斷鍔鍔石如戈戟向背舟行相距累黍觸之鮮不敗而舟子操舟出入自如若行巨津無所恐水聲漸漸鳴人語不聞舟子立首尾用手指相招欲左則左欲右則右瞬息百十里雖鷙鳥不是過予以為其說通於詩楊子曰巧者不過習之門今人甫解聲律即侈然自命誠不知所習何如古之人十三學詩誦勺十五成童舞象春誦夏絃秋學禮冬學書其於詩也將終身焉道賢束髮即喜為詩十餘年來詩累千百篇先以雲臥堂一集問世莫不駸駸古人非道賢馴習之功豈易至此由是與年俱進並古人終身學詩之義道賢可易量乎道賢入閩顧所乘之舟思客向之所云其必有以自得矣

顧天石詩序

詩貴精而不貴多古人一篇數篇皆足不朽至薛道衡空梁落燕泥崔信明楓落吳江冷則一語亦足傳矣而何以多為不知今人才不逮古人即多所作尚莫必其傳不傳而欲求之一篇一語之間徒見其不知量也然人之詩能多實甚難古人詩以發其性情之不容已性情非無自而發或得于游覽或閱歷于人情世故或有所抑鬱不平之感特假以達之非是則終日而不得一詩終歲而亦不得一詩若強而為之必不工不工則不傳不傳則可以不作故昔人訶擬體和韻在所宜戒以擬體和韻皆以他人之性情為性情而非發乎其不容已也操是論以為詩故人有數年數十年而成一集且有至老死而集未成待後人之表揚而始出者而顧子天石之于詩則自十一二歲即立就千百言已裒然有集然後知天才卓絕之人非常格可得而拘昔崔澄瀾綏嚮諷詩燕公見之嘆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今天石年固不可及

予尤慴服其詩之多至於如此也天石詩歌行奔放超逸可追太白近體出入岑參李頎間十餘年來每瑕輒嘆羨詩每見益工鄭世翼慕信明之名一日過江中謂曰聞君楓落吳江之句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竟引舟去然後知詩文之道偶有一語二語之可稱本不足恃必縱觀至千百篇而後其人之傳不傳以定亾友董文友序天石詩擬之以太白復詩詩以少陵相勗予嘗服其得古人贈言之意今天石騤騤到其境惜乎文友之不及見矣天石爲脩遠先生令子脩遠與予爲亾年交屬予爲序故不辭而序之

學文堂集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序

吳梅村先生詩集序

己酉春予訪先生於梅村留舊學庵數日先生出示近詩予因與先生縱論自明以來詩學得失而先生之意則主於和予憮然曰信哉先生之持論爲有本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書詩之論皆以和爲貴明矣最和者莫如樂而樂之本也樂其所自始蓋以樂者人情之本然而哀則其變然樂不能廢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諸音惟其以宮爲之本故數者環生而不失其和詩之爲道和固其本若幽憂憤懣之所奇雖上世亦不能無殆猶樂之不能廢商角諸音也然苟悉本和以出則必樂而不至於淫怨誹而不至於怒司馬遷云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所爲作夫鹿鳴天保淸廟明堂諸詩豈皆發憤所作乎史遷非罪見

僇作史記以道其憤故其言如此予嘗咎其過當今先生之詩皆和平正大琅琅然可歌如樂之本於官而衆樂由之以起以之鼓吹休明當古者淸廟明堂諸什何多讓哉何多讓哉先生詩一刻吾邑毛卓人再刻虞山顧伊人吳江顧茂倫趙山子復有江左三大家選今姜子翥刻七才子詩以先生爲冠因予與先生有故屬序予何能序先生詩祇述數年前與先生論詩之語謬爲先生許可爰著之簡端又憶先生之言曰萬曆末年詩其人皆以淒淸幽渺爲能事幾不知和平爲何物詩學遂大壞迄今尚踵其獘鰓鰓然爲慮予謂其獘之不能遽反者無有示之的耳今先生詩出學者皆知所趨向譬之人日游深巖峭谷間者將忘歸忽至平岡坦道耳目開豁皆曠然有以自得始悔向之所歷蹈跡不能成大觀鄭世子作詩譜以風雅頌分屬五音惜其詞多不可解卒無補歌法今以先生詩當今日之詩譜豈猶有不可解之患與先生謝不敏嗚呼越今三四年而先生死矣可哀也哉

王阮亭詩集序

有巨室於此其楹櫨梁棟之屬莫不鏤丹堊白燦然可觀而其中則爲蟲鼠所嚙蝕剝敗漸不可支一旦及乎傾圮見者皆以爲其楹櫨梁棟故完好無恙豈遂至此而不知其質之亾蓋已久矣孔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蓋天下之理實者其體虛者其用今以虛爲體而欲以實爲用豈有不敗者乎予嘗持是說以論詩凡見雕琢於字句之間第求聲貌之似而性情之故不屬者衆矣其無質雖工亦病之然上古之人民氣樸畧發乎性情而已工若後世日就澆薄性情之際遂有難言故予嘗謂上古之質當言性情後世之質兼言學問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可爲吾學問之助大者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小而飲食日用飛潛動植一切細碎之物悉有至理存其間吾胸中如記米鹽凌雜如理亂絲如竹頭木屑之委積一旦隨所感觸指使驅撩自沛然莫之能禦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

如是此即予賛之之說也予自恨才短力弱不能多讀書閲歴於世故甚淺故雖好爲詩不能至乎其境今讀阮亭先生集實獲我心阮亭性情所發既有合乎三百篇而又不敢自恃必假之學問使酣蘊涵浸以厚其本故所作累千百篇皆淵乎不可窺測而聲貌之間復和而秀麗而有則孔子又云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非阮亭誰足當此哉阮亭詩向既有刻本今盛珍示更裒粹之以予與阮亭故屬序因不辭而弁其端

施愚山詩集序

宛陵施憲副以文學名天下世之談詩文者莫不以宛陵爲歸又自號愚山天下稱曰愚山先生古有愚公谷柳子厚序愚溪低徊反復又作八愚詩紀石上古來賢豪長者率多托志於愚何哉然吾謂即愚之說可以論詩夫溫柔敦厚詩之旨也而愚實近之詩以發性情所不容已詎才智之士可以自逞而十五國風錄愚夫婦詩十居六七蓋以愚夫婦號泣歌舞之誠雖才智之士竭其能無以過後世恃才智妄作者往往至於决裂潰敗而詩以亾老子曰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又曰盛德容貌若愚凡人無志傳其詩則已苟志於傳其精神思慮恆蘊蓄而不敢輕動故動而發乎情止乎禮義或曰孔子言詩於國風之好色小雅之怨誹皆許之而獨不許其愚故其言曰深於詩者溫柔敦厚而不愚今子之論無乃戾甚不知孔子之言爲主立教蓋以溫柔敦厚人性情所自具而無事他覓他襲則愚溫柔敦厚其質近乎愚以不愚求至於

境而後可全其愚竊嘗觀孔子之論愚矣稱甯武子則曰其愚不可及論及門諸弟子則曰柴也愚回也終日不違如愚出處之大學問淺深之故皆若於愚概之然則人苟有得於愚其可稱道又寧獨在詩乎哉先生詩凡若干卷體裁聲調莫不和麗有則深得溫柔敦厚之旨昔在家伯璣國雅選中讀之不忍釋今於七子選復快所未見予昔游山左凡歷名山川及聖賢發跡之所先生莫不有詩文鐫石以記見輒摩娑久之有傳先生督學其

地時四方名流重研以至毎當試士非在泰山趵突諸地召客飲酒縱談詩古文唱酬累日夜不倦我又言先生於官署中嘗作愚樓客往往得登眺云

顧脩遠松鶴詩序

顧脩遠作松鶴詩三十首乞予序其詩以七言律為體毎句用松鶴二字一詩中松鶴凡八見既無雷同之病而錯綜變化可謂極其能事予嘆曰古人詩之所以傳者以其能創也唐虞之世有賡歌至商周始創為三百篇之詩漢則創樂府又創五言詩所傳蘇李枚乘諸詩是也自是以至六朝率相因而不敢變至唐復創為近體排律七言古歌行絕句之屬而詩之體大備今雖有智者不能更

創一格爭勝於古人而有志之士往往窮研極思必欲與之爭勝後已即不能變乎古人之體於古人體中恔求所以小變之以成一家之言此脩遠松鶴詩所自作也嘗觀松鶴之為物一以勁勝一以潔勝而鶴之聲尤以清遠勝脩論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聖賢於此莫不流連反復今世之為詩者苟有以得乎其故亦如松鶴之能勁能潔能清遠焉有不工其創與非創固不必論也詩三百篇莫妙於比興盖

賦次之故勞人思婦孝子忠臣不敢直敘其事往往寄意於草蟲楊柳鳴鳩弁䳄之細而鶴鳴之詩其所寄尤大焉者安知脩遠之詩不亦有所寄耶脩遠嘗與予游惠山之麓麓故有松一株夭矯盤曲高十數丈名聽松歷千百年載在邑志脩遠命觴酒其下適見一鶴翩然來越川再至巳巢其顛如車輪予作聽松篇紀其事然求所爲聽之義卒不可得今以脩遠詩哦其下或者松能聽之將聲氣應求之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劉公戩梁溪詩序

潁川劉公戩游江南會與梁溪劉震脩夙稱昆弟好留其地匝月徧涉諸名勝莫不有詩然公戩於詩往往不自愛惜藁成輒棄去震脩裒而刻之名曰梁溪詩乞予爲序予曰梁溪固多山水山之得名者慧山爲最然自唐以前亦不甚著至陸鴻漸品泉後始顯天既生名山川必生文人才士使之遨游羈旅以發其光怪太史公游江淮上會稽及沅湘鄒嶧彭城梁楚諸地歸作史記文傳而其地與之俱傳六朝以降若三謝之於永嘉宣城杜甫之於蜀柳宗元之於柳州其詩文皆卓然垂之今日而鴻漸慧山一記文詞實不逮數君若其披荊剃莽仰千百年沉埋抑鬱之氣一旦有以自釋則功與數君等使數君當日亦嘗一至慧山著爲詩文慧山之名必更甚然而數君巳不可復作後世豈遂無如數君其人者吾以爲惟公戩足以當之觀其慧山登眺諸什皆綿麗婉秀又復蒼蒼莽莽雄厚而有力方之康樂玄暉少陵實相伯仲向之

微賊於鴻漸者今得公祇詩快之公祇素號朋友之樂予昔在成庵先生界中已稔其爲人甲辰春相晤於揚州時王阮亭官司理日招四方名流賦詩飲酒爲樂今梁溪吳伯成大令尤好客客校阮亭益多故公祇與諸子贈答詩亦較揚州益富揚州雖繁麗其山無足與慧山比者旗公祇慧山詩益工猶憶成庵先生被慘禍時公祇走都門經紀其喪哭極哀竭貲力援贖鋟倒歸其家口十餘人長安莫不交誦其事昔王通之論必先定人之品而後及其詩其品或疵詩即工亦棄不錄予不敢以通自擬與公祇交相厚故偶一述之公祇詩且不欲自存其藥其爲善當不求人知然則予之爲是言也不亦多乎哉

尺木堂公讌詩序

歲辛亥秋梁溪吳大令伯成集四方名士之至其地者十有六人讌署中尺木堂予忝坐末坐酒半各分韻賦詩成若干首兼書卷中而命予爲序予嘗慨今世之真能好客者百不得一二也真能好客者不礼其人好客之道恆視其客爲何如人彼庸庸不足數者固不可言客即以詩文名往往名不稱實亦不可言客易大有初九曰害生無交六五有交上祐于天故友也者祐也祐其所有以益其所少有也惟名實無忝之人其意氣所感激入人恆深而益人爲甚大嘗讀太史公記狀四公子皆食客數千而莫能致一 文士毛遂自贊從從爲人奉盤血侯贏畫策頼媍人居中馮驩彈劍乃爲孟嘗君收債論者皆咎其客不知四君實未嘗知好客也漢時公卿之好客者稱汲黯鄭莊而二君皆不以詩名則其客之無聞固不足責迨建安以來好客者獨推曹子建讀公讌諸詩其流風尚可想見以子建爲主而應劉輩爲之客故當時

後世人稱道之今伯成之客率多文士賦詩飲酒不減鄴下而伯成每作一詩必從苦吟而得恆徧示諸客人人許可而後脫藁否則雖數易弗憚也古來稱好客者其心每不能虛不能虛則多忌劉季緒才不如諸賢好爲詆呵子建論其非大業開天子自命爲才覩天下莫予及以庭草忌王胄以燕泥忌薛道衡天下才人皆服屠畏憚不敢出伯成虛懷若谷不啻飢渴之于飲食宜乎客日益至而于易大有有交之說爲當也哉予故喜而書其端十六人姓氏別載

紀伯子詩集序

太史公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獨刺譏蓋謂諸經之旨皆以純厚爲本而予則以爲詩尤甚溫柔敦厚詩教也其說先于司馬遷夫詩發于情止于禮義使發于情而卽純厚當不復言止禮義惟情不能無淫蕩詭薄之病故必以禮義止之是禮義者所由至于純厚之路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怒所爲止于禮義非乎說者猶以雅南山以下諸詩如蘇公巷伯皆失蘊藉似于敦厚之義未合不知孔子刪詩兼主教戒而識者于此卽以爲正變所由分蓋可知矣予觀紀子詩淵乎不易測浩浩乎莫知所涯涘所謂純厚信足當之嘗見先輩論詩以爲體裁之正頌勝雅雅勝風情致之美風勝雅雅勝頌若其寄感曲折文字之妙則變風雅又勝正風雅予嘗肯其言紀子實有得三百篇正變之故故其造境如此予不識紀子昔在京師兩

造紀子寓不值今讀紀子詩恍然如見其爲人姜子翁爲紀子姻婭向予嘗道紀子狀貌類長者渾渾不露圭角益心儀久之昔文中子論休文康樂及江鮑蕭劉徐庾輩數十人皆先舉其人而後及其文謂人文相因其說詳中論予旣喜紀子詩又樂聞予翁之論紀子故卽以其言敘之以塞請他日晤紀子與之處數日當益自信其言非妄也

許九日詩集序

予至婁東訪梅村先生先生與予坐蒔學庵命童子拔笋摘瓜苴爲食因作札招王端士許九日吳正求三君與予共飲三君者皆以詩名者也予識九日自此始越旦九日以詩屬予序予讀之喟然曰今日詩之所以亾者以未明于體也若九日可謂知體者乎詩之有體自風雅頌而已分厥後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莫不各自爲體而不相襲今人之爲詩不審其體或學漢魏雜以唐或學唐雜

以漢魏是猶大布之衣綴以綺縠不則同爲綺縠而朱紫雜施亦不成其爲衣矣古人治詩恆曰擬其代某體故江淹擬詩皆識前人姓氏迨其後或擬陶擬謝擬長慶紛紛以出至明萬曆間則有云濟南太倉體崇禎間則有云竟陵某間體而體遂不足道雖然吾人作詩之道必拘拘于體之非失將遂工乎哉古人旣往以土木衣冠之不可卽謂古人而優孟過焉復謂不迨我之能顰笑歌哭嗚呼優孟亦豈遂得爲古人惟能辨乎體而不囿于

體出入變化翺翔于迎會如郢之斲庖丁之解牛佝僂之蜩心手相習無一非體而不可執名之曰何體然後可自成吾體今觀九日諸詩于前人體無不備實無相襲之病又變化之不囿于諸體其傳奚疑哉九日師事梅村先生梅村詩名動天下以九日之才又能守師說吾知今日之談太倉體者較昔而一變矣

歸元恭詩文集序

戊申初夏予與元恭同游廣陵舟中出示詩文若干卷屬予爲序越今五年爲壬子秋尚未有以應去年復晤元恭于梁溪索愈急予因告元恭曰凡序人之集必先審其詩文傳不傳而後應之其詩文無當于傳序亦可不作即勉强而作必不工然不工實無病蓋其詩文不傳吾文亦無從見于後世若足以傳而吾文不工無論重辱其人反因其傳而滋後世之訾謷爲可深懼嘗見先儒之言曰古人文辭皆有爲而作非中有甚不得已之故其志意必無自而挺發故凡讀古人之詩文遇讌飲贈答風雲月露之作多平常無奇雖甚工亦不過加嘆賞若當忠孝激烈死生患難諸大故觀者莫不 勃勃然色動甚者歔欷涕洟而繼之以血嗟乎此元恭詩文之所以傳而予所以樂序元恭而又不敢輕作也予未識元恭時皆言元恭狂士嗜酒難近及與之交習其爲人聽其議論全而抑元恭胸中有甚不得已特假詩文以發之者[illegible]乎既

放而作離騷司馬遷曰離騷之作蓋自怨生今讀天問九歌哀郢諸篇美人山鬼纏綿悱惻使人莫測怨之所自來蓋怨者忠孝之至非懟怒憤激者比故曰小雅怨誹而不怒離騷畧得其遺嗟乎士生今日莫不以忌諱爲嫌即知怨爲忠孝所發而卒不敢怨矣元恭坦然言之此元恭之所以爲狂也與哉

無名氏詩序

三代而下人未有不好名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則不足畏聖人教人未嘗不以名爲急急叔孫穆子以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是三者皆取名之物若布衣之士其功德皆不能與人爭勝獨立言之道有時雖功德甚著之人能以其言抗衡而使之屈服功德即甚著傳之千百世者不數見者立言能工則將與天地無終窮是故吾嘗論人之詩必論其傳不傳而

不敢妄許可誠以甚重乎其名也然名者所以傳人之姓氏後世因其言而想乎其人故人與言皆不朽史家紀傳凡于爵里世系莫不具載使人流連欷歔而有缺失非其人不足傳即作史者之疎讀者往往甚恨吾邑某先生自刻其稿不欲以名見於世曰無名氏詩予嘗謂曰詩不足傳名亦隨喪故不如亾名詩足傳矣而何靳焉旣而思詩三百篇自周召吉甫衞武蘇公莊姜孟子數人而外皆不留姓氏蓋古人重名不如其重詩詩傳而其

志已畢而亦非有意傳其詩也當時采之以觀風後世垂之以爲教古人亦求其詩可以垂教而已足而何以名爲漢十九首及樂府諸曲姓氏亦不載論者猶以爲得古之遺先生曰噫是何言嘗見班固食貨志載冬時民入居室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詠歌自言其傷未聞其時之民皆以名傳况乎伯夷叔齊傷黃農虞夏之不作將餓死采薇自食作爲詩歌義不與盜跖同富貴孔子則稱之莊周則譏之曰伯夷死名于西山嗟乎世無孔

子若莊周其人者殆有甚焉予行不逮夷齊何徒以其名供譏議也予揭其言悚然遂述之以爲序

借竹軒詩序

宋儒論詩蘇子曰宜求之聲朱子曰宜求之志其說各有據予獨謂聲與志皆不可廢所爭在眞僞之間凡人一身所歷少壯老不一其時治亂窮達哀樂不一其遇山川道路不一其地友朋不一其人變不可勝窮詩各隨其變以達吾性情而無所矯飾則詩必工古來詩家不可屈指計或以朴者或以婉麗者或以典厚沉著者莫不各達其性情之所近要得其眞則無不可傳否則雖唐人且猶

慽之何况其他若謂唐人詩盡無慽何以言詩史者獨推一少陵夫史之可貴者以其信也惟眞則可信此昔人所爲善論少陵詩也予見介夫曰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夫詩不過語言文字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審得失實以其人之情事有至眞者存其間苟採風者稍損益之則本義既失雖季札師曠難以施其聰與智是故孔子刪詩不廢鄭衛以其眞之不可失也予曰然李獻吉論詩上下反復旣詳且備其要蔽詩求其眞一語見詩至其境故

能爲是言然則予言與兄交相發哉兄世居夫椒山邇年僑寓桐溪會其地有竹遂以借竹名軒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色臭味可好孑孑然有似乎孤特之士余知兄之寓意深且遠兄輾然笑曰人生何者非借豈獨竹哉予并書其言以序兄之詩

時壬子秋日

趙視公將軍詩序

十五國風惟秦多言兵事昔人有言誦秦風可以觀威猛壯厲之氣竊謂溫柔敦厚者詩之旨威猛壯厲似爲失之豈善言兵者之于詩固不可拘以恆格乎不知溫柔敦厚者其旨而威猛壯厲者其聲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子貢問于師乙曰賜聞聲歌各有宜敢問賜宜何歌師乙舉雅頌言詩舉商齊五帝三王之遺言聲可知聲與詩之并矣聲之道往往通于軍旅古之君子聽鐘聲則思

武臣聽磬聲則思封疆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況乎詩之爲聲發乎人心之微而非鐘磬之屬之可擬哉自文以儒見重而武以椎取笑兼資者自古難之趙衰之論郤縠以爲說禮樂而惇詩書中山王奉高帝觀書有益之諭所至親禮儒士襄書自隨二君者可謂卓立者矣而未聞以能詩稱趙將軍視公爲名家子中武科視篆來毘陵予習其爲人退然儒生言若不能出口溫慈敦愨望之知爲仁義之將而喜爲詩其詩步伐進退森

然如兵家之有紀律才氣奔放則又如鉅鹿昆陽之戰虎豹攫㩴而非喑啞叱咤者比詎非以溫柔敦厚之旨而爲威猛壯厲之聲者乎予嘗恨筋力柔脆不能挽强執銳爲 國家出死力使有功勞足紀然今天下晏安無事如視公者且卷甲臥鼓日優游于賦詩飮酒之間夫古來名將擧科目者少惟郭子儀狄青令狐挺諸君則由武科成大功載在史冊視公雖幸際承平得賦詩飮酒以自娛有時意氣勃發抵掌而談兵事如矢石交乎前余

鼓奮作使人掉魂搖舌撟不能下然後知視公退然儒生乃蘊蓄以厚其勢而他日爲郭狄諸君所爲不難也視公詩甚多今就視篆後詩梓爲一卷屬予爲序故不辭而序之如此

掃眉集序

世之論詩者莫不恕于婦人故一脫口往往輒可傳然有謂才非婦人所急故易言無攸遂在中饋詩亦言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蓋謂婦人之道如是已足也然觀十五國風孔子之刪而存者婦人之詩十居六七豈孔子昧二經之所云古者自王后婦人無不讀書識文字故詩亦婦人常事與中饋等耳或曰孔子縱不廢婦人詩意必婦人有奇節者借詩以傳其事乃所錄皆采桑采芣苢雜佩

醬石諸細事此平常無奇凡爲婦人者可能似無關於敎化豈孔子爲取婦人之能言乎不知婦人之能言孔子所取也于能言之中勿悖乎二經之旨則孔子用敎之微權蓋平常無奇婦人之常道以奇節自見卽爲婦道之變故當世如共姜者當不乏人而孔子僅存一共姜亦不欲多載其事使後世爭效之也予向聞姑蘇趙氏女能詩辛亥秋歸予得盡閱其藁近與予唱酬又得若干首合之題曰掃眉集氏能佐內政凡絲麻酒食米鹽凌雜

莫不井井有調理其于詩也亦止如雜佩蓄旨細
事居多性不喜香奩詩愛岑參孟浩然李白諸家
詞則宗陸放翁辛稼軒嘗薄李易安爲人因不習
其詞先是有豪家投金百鎰討令背予約氏不可
旋威脇其父禍幾不測氏截髮以誓乃免氏爲人
大畧如此氏詩好深賾嘗曰婦人詩仰傳後世多
置緇流羽士之末欲如孔子列于經固不可得柰
何處非其地若此予頗令之選詩者于婦人寧不
用恕弗使並緇流羽士貽巾幗羞也因并載其言
爲序時壬子閏七月三日

仙舟集序

孔子教弟子學詩曰詩可以羣羣之爲義莫切于
朋友三百篇如雞鳴風雨杕杜飲食諸詩莫非爲
朋友而作千百世後玩其詞旨可以知其志之所
存春秋時列國聘問往來賓使皆歌詩以見意然
皆取古人詩歌之未嘗自歌其所爲詩夫詩以道
性情之物乃必借古人之性情以爲性情予嘗咎
其性情之未至也三百篇而後情深于朋友者莫
如蘇李故說者謂河梁執手可繼雞鳴杕杜之遺
自是以迄建安則朋友之詩日盛至唐益不可勝
計矣然求其有合于三百篇固不易得即如蘇李
之可稱亦戛戛乎難之嗚呼豈詩之難工耶抑朋
友之交未能如古人故性情之際亦有難言也往
平王給諫北山素好客予客亦不輕許可獨與賀
子天士定終身交雖弟昆不是過天士因裒其與
北山酬贈宴餞游覽諸作爲一編名仙舟集屬予
序予覩其詞旨纏綿委婉可謂極友朋之樂予自
以後世交不逮古故作詩之性情不屬而詩亦不

工今觀北山天士所爲可以羣者非乎或曰詩如谷風亦不可云全交也不知交道之難自古爲然古人不過偶形篇什以誌慨若今人則刺不勝刺矣以頹流衰俗之時北山天士交昂以古誼形之咏歌使流傳後世見者皆以爲有鷄鳴杕杜之盛而無谷風之衰豈非交道之大幸而即詩道之大幸哉北山昔游江南命予序其集予每于其與天士唱和諸詩留連久之今閱仙舟集益知兩人相得有在尋常知己之外者其名集取李郭同舟義詳自序中毋俟予述其事爲煩也

寧波董巽子缶堂詩集序

予少治三百五篇詩守傳註以爲科舉之學然按之載籍所引于傳註多不合即四子書已然心竊疑之及讀孟子以意逆志之說恍然曰傳註之詩未必即孔子所刪之意即四子書所引亦各自爲志意不必盡合三百五篇之詩後世詩日就淺薄止求工于體貌聲律以爲詩之道在是故其志不待逆而自無不知由斯以觀詩之義類淵廣易逆者志淺不易逆者志深予不各後人逆之不當三百五篇正以不易逆益其妙也董巽子聞而嘆曰昔元大山痛風雅淪亡謂世之作者更相沿襲甚尙形似祇可施閨房不可見士君子今日舍沿襲形似則無詩如黃儷白讀者不知其情之何往欲動人歌哭胡可得此其人志且不屬又何論易逆與難逆哉因出所著缶堂詩乞序吾聞四明諸君子近倡經學設講席朝夕切劘闡發先聖賢微言奧義六經各有著述求足以傳世久遠予嘗欲操舟一造其地吐其胸中相與質疑問難今巽子至

得稍叩其所學洞然有原本然後知巽子于詩特其餘事世第以詩人目巽子非知巽子者雖然詩之爲學卽經學也巽子詩以覩巽子經學所至其易逆難逆之故當必知之卽謂之詩人何歉乎三百五篇惟周文武殷湯之詩其辭雍容廣大此外則憂傷感惕之意居多然使人情勃然發動率在此巽子貧不能葬親持故人札來游江南以巽一過讀其思親咏懷諸什未嘗不潸焉出涕也

序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岳適亭詩選序

予嘗經湯陰爲岳忠武故里入其廟徬徨摳拜惟謹已而發憤悲淚簌簌欲下若非慟哭莫可已爲其子孫甚昌而散處於四方者尤多吾友適亭其裔孫也嘗語適亭凡爲人子孫有幸有不幸祖宗而賢則交誇之不賢則交嫉之其不賢者卽有賢子孫人且以爲惜其賢者雖子孫非聞人見者猶將欷歔愛敬況乎能自豎立者而適亭則舉進士能詩又嘗好游足跡幾遍天下所至輒有詩詩累千百首今刪而存其若干首名適亭詩選屬予敘予惟詩之爲道發乎性情而性情非無自而發昔晉公子在外十九年如齊姜二十乘季隗十二年以迄懷嬴五人皆爲奇遇而楚子獨稱其備嘗艱阻蓋公子之意別有在惟楚子爲能知之適亭車轍所至凡達官貴人莫不折節恐後飲食餽遺累

纍不絕爲近世所難得而詩不以爲誇恒有磊落不平之感知適亭脩慨亦如晉公子在佗傺之外予其爲適亭之楚子乎雖然適亭中科目雖少挫抑有聲於時又爲忠武子孫龍鱗乃晉大鵬六月息乃能爲冲天飛適亭其姑待之忠武以武功著然觀其所作謝溝和赦表移僞齊檄諸文正論危言立身事君之道以盡可爲千古龜鑑適亭賦詩之暇一取反覆之其必知所勉矣

奚蘇嶺郡丞知津堂詩集序

春秋魯僖公九年弦子奔黃十二年黃人不共楚職二國尋折而入楚楚由是兼并江黃東向爭盟長其後蘇子瞻官其地流連與感作赤壁二賦而子由快哉亭記亦極稱黃勝予足未至黃每讀春秋二蘇氏集嚮往久之十年以來得交黃人杜于皇詢其山川風土按之昔人之言有合有不合于皇向予道黃之能詩者有奚蘇嶺先生予因嘆黃不徒以向者之可稱復有詩人足增重也壬子夏蘇嶺來丞吾郡以詩問序于予予既喜識蘇嶺讀其詩又信于皇之言蘇嶺嘗與予論詩喟然曰三百篇十五國皆有風楚獨無風豈楚爲孔子所擯故若此予謂孔子豈惟不擯楚生平所欲有爲者惟楚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罷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二年返魯在外十四年半居陳蔡陳蔡小國耳晉楚吳交爭之君臣流離孔子奚取蓋二國楚屬也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楚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其意可知十五國雖不列楚

風而漢廣江有汜諸詩特錄之二南之內未必非
孔子微意也蘇嶺聞予言則大喜曰吾楚人敗千
百年所遺恨者今得子言以釋矣予因告蘇嶺三
百篇而後屈原宋玉之徒雖變詩而騷皆足繼風
人之遺至于唐楚詩極盛而稱首則杜少陵使得
過孔子删定其爲風爲二南皆不可知以屈宋少
陵之不能無傳于此者又爲蘇嶺憾之雖然凡人
詩文之傳貴其人能自傳而無藉乎他人之傳之
世無孔子則吾爲其可傳之實以待歐陽永叔云
至寶潛乎山澤之幽其精氣光怪或發于當時或
發于後日糞土不能銷蝕必有知而寶之者他日
語于皇當必以予言爲然矣

介石上人詩序

嚴滄浪以禪論詩大畧謂漢魏晉盛唐爲第一義
大曆以還爲小乘禪晩唐則聲聞辟支果予謂禪
固不可以論詩或以論釋氏詩則可然又不如以
詩論禪竊見世世號爲禪者類爲侏儒不可解說之
語以欺世而世之受惑者以爲此從悟得不解固
所以爲解夫古今無異理佛教雖殊未有不可解
而可云理者而介石之論禪則無不可解其論詩
一如論禪故其詩意境超越若遠若近不屑屑規
模古人以與予居同里嘗持以相質且屬敘之或
曰子不喜佛而獨與介石游何居予應之曰韓昌
黎闢佛而樂交大顛歐陽永叔作本論可謂極其
排斥而未嘗不稱道祕演之文惟儼之詩孔子曰
樂道人之善又曰不以人廢言葢以此也嗟乎祕
演惟儼之詩文已不傳矣得永叔文而如以傳今
介石之詩足自傳無藉予言予願讀介石詩者知
介石之所以爲禪也

周雪客秋水軒詩序

錢虞山論中州詩特推高子業與何仲默王子衡並稱子業與何李生同時而名不著使何李能振之則成名奚難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予未嘗不嘉虞山而笑何李之隘也十年前得交周櫟園先生見其殷然下士不啻飲食之于饑渴人有片言足採無不許可虞山之衷前賢櫟園之好引後進交嘆之雪客櫟園令子也能詩其詩格迥拔追唐人而上吾友汪舍人序之詳矣蓋中州詩自仲默子衡子業外迄無定論明三百年所得不過三人如是其難今櫟園雪客並名于時且在父子一室中州之詩其難易不一變乎櫟園先生存日謬以詩古文見推屬予序其文稿又命作讀畫樓詩又命作賴古堂藏書記飲食燕笑更唱迭和意謂長有此樂無何而先生竟以死畧客又持秋水軒一集乞序于予知交兩世悲從中來不自知其詞之云何矣

華鄂堂詩序

吾郡通守林天友手華鄂堂一編屬予敘予嘆曰古哉天友之所以名詩乎天友與伯氏郎山友于素篤事親孝嘗聞其家居時罹難郎山天友皆被盜執潛匿毒瀑峻嶺間天友念尊人樞部公喪未舉不可並罹不測且郎山未舉子尤不可再殺然身當之郎山得間道亡歸而天友益被搒掠瀕死郎山既歸號呼于故人蔡方山得千百金計脫天友今集中所載憂痛篇述其事也棠棣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信惟郎山天友無忝是言亦惟方山始不爲詩人所慨乎三百篇非惟棠棣爲善言兄弟十五國風兆始于二南賢周召之能兄弟也周公治陝以東召公治陝以西當日治化所被載之咏歌者具在迨世風日降角弓興刺而詩欲亡今郎山治兖天友治奧其治蹟略相同又各工詩有得乎風人之旨今日詩之所以不亡者非郎山天友是賴乎或曰天友詩多矣予何獨于是許之予曰語有之根之茂者其葉

茂三百篇有忠臣孝子昆弟夫婦朋友諸詩以爲之本其他登臨贈答燕餞之屬皆附以傳故予嘗于近世詩家見其裒然有集而中無有關于倫理教化者皋笑其無本雖工如古人亦不足取予修郡志見職官自太守而下有功德吾土者不可勝計獨以詩文名則寥寥無有于別駕得一王道思道思政蹟不具論當時獨與邑先達唐荊川先生友善刻遵巖集荊川序以行百餘年來始得天友以繼予媿文詞闒茸不能步趨荊川徒效荊川序道思以與厠名爲幸徒足爲後世所哂而已

明四家詩鈔序

邵子湘選李獻吉何仲默王元美李于鱗四先生詩十八卷刻板行世屬予爲序予嘗讀鄭氏詩譜見其論風雅正變極詳蘇氏復推論之以爲周之興也積之者數百年其詩發而爲正其後也敗之者亦數百年其詩乃不能復其舊而謂之變此其說因時爲正變雖未盡當論詩而以是律有明一代詩則往往有合明承元詩極敝之後有劉伯溫高季迪楊孟載張來儀徐幼文袁景文諸君振興其學嗣是弘治正德間則有李獻吉何仲默邊廷實徐昌穀薛君采諸君嘉靖萬曆間則有王元美李于鱗徐子與吳明卿梁公實宗子相謝茂秦諸君此明詩所由正也迨鍾譚者出而一變雲間諸子意在挽救未免以沿習之陋至于濫觴而又一變明詩諸選惟雲間一刻實爲稱首然其意在尊七子故病其拘錢虞山列朝詩出兼綜博採成大觀矣而又病其雜雲間尊何李虞山則力排之夫何李胡可盡排也雲間之尊何李是矣尊之過而

至于濫觴沿習則不知不尊猶愈大抵雲間未出不必獨尊何李何也尊何李恐流爲雲間雲間既出可獨尊何李何也人知雲間之弊必不復流雲間此子湘所以毅然以四家爲定論與或曰七子不過一時之論七子外豈盡不佳七子中豈盡佳予曰子湘言之矣首燕者北其轍適粵者南其轍四家者至漢魏唐之轍也旨哉斯言雖然詩患不能至漢魏唐而予反慮其太似摹擬酷肖不過爲古人奴隷供古人驅使已耳譬如畫西子之容雖甚美而性情不屬優伶起而笑之曰不如我之能顰笑將能爲顰笑者遂得西子乎惟日游泳古人中取其神明以生變化蘇李之前無蘇李蘇李之後不必復有蘇李特立獨行卓然成一家言使人不得執名之曰似漢魏似唐如是則無非漢魏無非唐今四家詩行世予第願以之爲門戶以入由此而至堂奧復不以堂奧自止游焉息焉出入無不自得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又何唐何漢魏何風雅正變天下後世當必以予爲知言也矣

蕭子北闈詩序

蕭子分校北闈與同考諸君唱和爲詩至撤闈成若干首示予乞序予嘗閱歸田錄載歐陽永叔與韓子華等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鎖院五十日相與唱和爲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自言羣居終日衆製交作筆吏疲于寫錄間以滑稽嘲謔形于風刺往往哄堂絕倒予未嘗不嘆爲盛事而議者以爲鎖院非平居讌集唱酬地人臣奉命試士當以得人爲重滑稽嘲謔夫豈所宜[illegible]則曰有歐陽永叔爲試官則皆無病也人患無知人之明明足知人卽詩歌滑稽何害不足以知人雖日孜孜汲汲盡心于文字之間而冬烘頭腦每每貽笑于人世今蕭子具永叔之才所拔皆一時名下士亦偶以其暇爲詩固不得以議永叔者議之且蕭子之詩非徒以自鳴得意也或以紀文章遇合之奇或見士子議論勃發有關于人心世故慨有所感觸或因主者嚴忌諱棄賢士則形爲嘆惜予讀至此不禁掩卷泣下昔劉蕡對策讜切時

政考官馮宿等嗟伏以爲過古晁董然卒畏罪不敢錄李郃以河南府參軍入試上疏請旌雖未見納而黃與郃之直聲且遍天下今天下士不幸如黃者雖有郃亦不敢抗疏渉嫌疑予特以其詩寫低徊太息之意亦迫乎其中不可得而已也予故表其意而又有同慨焉

內監馬公詩序

予戊戌入都得交馬公至其家見圖史列架上凡數百卷竊訝公固讀書者踰三年再至都公出詩一卷示予乞序予又訝之及披閱見其詩坦率無鉤棘聲韻諧叶又訝之乃作而嘆曰知公亦不易哉公故明司禮監太監也公固宜讀書能讀書何不可爲况于詩嘗考明宣德時吏部于聽選敎官中擇其人入內敎內侍命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正統初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等官敎

習後復增修撰編修四員景泰中命倪謙呂原敎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自此內官皆以讀書識字爲尚不待內府敎習爭自奮于私家以冀進用公生萬曆末年喜讀書卒因此見用于朝今雖時殊世異猶得以白髮餘生優游丹槧宜其詩之老而益工也雖然公固不忘祖訓者高皇鑒漢唐之失不令公等讀書識字不干預國政至宣宗始變制故後日卒有劉瑾魏忠賢之禍公與忠賢同時以公之才詎不能邀歡忠賢以爲羽

翼乃退然自守一無冀幸第以其讀書所得寄興于詩詩卽不工亦當取其意傳之後世况其工實有可傳者哉張元忭爲修撰教習內書堂時取中鑒錄自爲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以爲補救以公爲人觀之卽生其時亦何藉有此羅圭峯爲內官白江傳容御馬監李羅撰誌銘人竊非之以爲卽銘亦宜微文風刺昭示令典不宜從諛使後世無戒今國家不用內官無事過慮雖然江河日下天下事有未可料後世安得盡如公者則或者之非圭峯未爲無見而予之援引明祖訓及元忭所云亦不宜偏廢也哉

序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贈濟寧州守某君序

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又東北入於海此濟水之見也按濟源多伏流至王屋山下始見禹因其見處導之自流而下則伏矣及東流爲濟濟乃流之既伏而見者也一見之後遂南入於河又伏於地矣既入於河復潛行絕河南溢爲滎是又一見也既溢之後又伏於地乃復東出於陶丘北東而又東則至於菏既至於菏則常見而不復伏由是東北會於汶又自北東而入於海而濟水於是乎終君之始仕也殆如王屋之始見乎及罷也則流之伏矣再仕也則東流而爲濟乎再罷則再伏矣再伏而再仕則溢爲滎乎三罷則三伏而今三仕以守是州也則至於菏矣自此而會於汶入於海若其可易量哉夫天下之水伏行者少

惟濟勁且疾故能出入地中由入河辨之濟清而河濁由爲滎辨之濟流而滎豬以君之節而才斂其所爲之政隱德之及於人而不可見者又如水之有伏也至於條分縷布則若者如入河若者如爲滎州之人固皆能辨之濟雖細爲四瀆之一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以獨而尊也若升沉在爵之間介然不阿亦可爲獨行人矣故雖屢擯斥卒得刺名州布晉政詎非若瀆之可尊耶易大畜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盗云所畜既大宜食祿於朝以濟天下之艱險若涉大川然君守濟余繇濟爲言亦猶是也夫

贈江南布政佟公序

嘗攷禹貢田賦各以地爲差夾其將天下養分九州如揚州則田居第九賦居第七雜出居第六等所云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是也揚州之域最廣大若今江南浙閩江右東粵皆是以今較昔是數地者天下財賦幾盡矣豈反在冀豫荆青與徐雍之下哉雖然古今不可同者勢也自漢唐宋迄於明賦法代各不同我　朝一仍明制天下稱便以今天下之賦而論江南甲天下江寧蘇松常鎭淮揚七郡又甲江南以甲天下而蘇松常三郡又甲江鎭淮揚四郡之間苟今日欲如禹貢分灊計賦非惟揚州不可置七等之列即揚州域中之數郡已足居九州之上矣豈非古今之不可同者哉又攷周禮以九賦歛財賄爲太宰所掌其大府內府外府司會司書悉理財之官皆天官屬也今則內統之司農外分寄之布政令司農非猶古太宰乎大府所掌則試太宰即與今少司農等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以受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

之府須其賄於受用之府若布政一官歲以所入
貢於司農而撥餉之費雜項支銷之費亦得主須
賄焉其職與大府又將毋同司會逆郡吏之治而
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
之圖以入要貳令版圖掌之布政凡守令錢穀之
考成歲上之布政一官今日與司農相表裏在昔
即太宰天官之屬矣値不重歟布政之責既如是
其重而七郡之賦又甲天下得其人則理不得其
人則不理勢有必然自公來滋我吳賦無虧額因

裕日以充盈司農無仰屋之嘆夫公固七郡之藩
司也七郡之賦既甲天下公若合天下之賦司之
宜 朝廷仰賴於公出尋常萬萬也邇年以來海
內晏安兵革不試一切內外諸費務從節省其欲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在今日始公之爲藩也適
際其時余知 國家自此有九年六年之蓄漸可
至三十年之通禮曰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
溢民無菜色非公孰能致此哉

贈浮屠師慧蒼彈琴序

人苟能志專而力固漠然無所營於世皆得其寛
閒之日求工於一技其技必足成名於人而傳後
日吾儒學孔子之道者多矣孔子之道本易知可
行而人卒有未至者蓋其學之始即汲汲有求榮
之心又紛糾於世故日不暇給豈非其志有未專
而力有未固耶浮屠師慧蒼少敏而喜學凡其師
說之所傳無不熟曉又以其餘工學琴客游宴處
未嘗一日廢今其年六十矣去其初學之時已四

十年以無營之心而得寛閒之日又其志之尚歷
四十年之久非力有甚固未易能宜乎其技之工
也嗟乎慧蒼苟易其專且固之心而學孔子之道
吾豈能測之哉惜拘其法不能變通而第以其琴
名於人也

贈周子序

京師與周子相朝夕嘗向予求所以爲文之法予往見曹我眉序周子文曰富貴爵祿天所不甚愛惜往往不擇人而與其爲賢者固多而不肖者復不少其所兢兢吝惜不肯輕畀者獨惟文章予且讀且歎何其言之有當於余心也既而思之天豈能以文章畀人乎曹子之言過矣今夫日月雲雷風雨山川蟲鳥花實天之所以畀人者皆文章也工於文者得其意皆可爲文章非工於文者則見

爲日月雲雷風雨山川蟲鳥花實而已苟曰舍是而天實能以世之所爲文章者畀人豈理哉然周子日惘惘焉執是數者而求又有所不可俟潮宗論畫曰山水者天下之神氣也其始必目見山水雜而致之几席之間以蓄其氣其終當遂無山無水以吾心之浩浩落落者與之爲一爲文之道何獨不然周子試多聞見以廣其識博古今以純其學養其氣以充乎其中隨遇而觸浩乎有得油然不知其所以然然後發之於言必磊落宏肆而一規於道亦安見天之吝於周子也周子多技能凡隸書篆刻無不名聞於時苟易其技能之心而爲文亦可畀也矣哉

贈王太守序

昔盛王善其治於天下莫不由重郡守之任重其任則益崇其權自州郡權輕動有牽制不得遑其所爲至不遑職業者有矣漢宣帝懲其弊還州縣之權遣吏按事郡國不過風雨災變長安吏闘殺横道亦過而不問蓋不欲使事外之職侵郡國權也是以趙廣漢張敞黄霸龔遂尹翁歸之屬皆得一切便宜從事而爲上者賜金增秩褒崇之使鼓舞勉爲善治我 朝槩於古法重郡守之任邇年

來巡方罷遣近又恐監司得挈其肘司李得侵其權槩行裁斥且 詔書屢下委任切至而賜金增秩之事亦往往而有今郡守之權幾與古並重然則爲郡守者將惟重之是榮抑勉爲漢代諸君子以不負重之之意也予又觀當日扶風渤海潁川諸郡皆俗敝而吏黠故治最難而功名亦最著我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毘陵襟江帶湖往來屯戍之師絡繹不絶廚傳騶僕藥餉槽櫪之需日懼不給而百姓賦煩役重窮困無所告訴寛之則欽上供急之則傷民命數年間米穀踴如泥沙田夫終歲辛勤所獲不足供長吏之庭箠楚桎梏纍纍道途昔之日以有田爲樂者今莫不以爲憂所爲俗敝孰甚於是而爲胥吏者方且乘人之危巧蔽官府耳目多科横斂無所顧忌褕衣而美食僕妾盈室酣歌恒舞之聲達戸外人以爲常不足爲怪道路間之不敢竊議有竊議者以他事中之不死亦糜爛乃止結黨援樹聲氣卡百爲群呼號相響答所爲吏黠孰甚於是嗚呼彼昔之所爲敝且黠者未

知其至如是否也我公涖郡所以體恤休養之方備至所以整飭胥吏者無敢暴横如昔日第思積習久則勢難遽返苟爲圭者以爲苟安任之必足敗其前功易日君子以自强不息詩曰以永終譽非吾郡之人所望於公者乎漢時侍從左右之士如中郎大中大夫博士以上必補外任試以俗敝吏黠之地使治效昭著然後入爲九卿今國家既重郡守之任安知不更倣而行之此又吾郡人所望於公而豈徒以賜金增秩爲足慶也哉

贈堪輿萬太和序

不必然之事而以必然信之則愚或然之事而以必不然信之則矯所爲必然而或然者莫如堪輿之説矣以旣朽之骨而望其與人事相呼答此必不然者也然近世葬其親者或憑鬼神以自神其吉凶禍福之事亦往往有驗此或然者也人子於親其心無所不至必思無憾於其親而後已雖或然之事未嘗不以爲必然而信之特其信者非必惑於吉凶禍福之説也孔子曰視死如視生視亾

如視存今夫親之存有不欲安其室居者乎有不欲使臥寢之地毋震恐者乎其臥寢之地必視其土燥而弗溼氣煖而勿寒樽櫨戶牖牕櫺檻除之際或爲雨雪之所入風日之所至水火之所侵必葺而治之以寧其親此凡爲人子者宜然也及不幸而有大故則所以寧其親者亦猶親存之有臥寢也孔子所云雖不當以此而此其大者於是堪輿之家正以善祭燥溼寒煖雨雪風日水火之故以佐其孝思則凡爲人子之有賴於堪輿家者如

是而已足矣卽堪輿家之所效於人子者亦如是而已足矣而予每憾於世之爲人子者惑於禍福吉凶之説或淹其親而不葬葬矣或偶有死亾盜賊訟獄之患輒咎其先人於是徙之再徙之俾十百年旣妥之骨爲覬覦冀倖之具也豈心之所忍而以祖父之靈靡有寧處嗚呼縱可得福是子孫哉予孽不逭丁未冬先君子見背凡堪輿之家多所周旋獨江右萬君太和能不惑人以吉凶禍福之説所言燥溼寒煖之故皆理有足據予長跽以

請將以寧先人嘗記先人存日其臥寢之地常以卑溼爲憂室居又苦祟癘每當風雨牕牖莫能蔽則命小子以襆被掩之嗚呼予旣不能寧親於生之日乃兢兢視窀穸以爲臥寢豈非計之晩而不孝之大哉然苟於此不愼則罪將益重惟君能鑒予誠審其萬全俾孝子之思庶幾無憾君之賜豈其微哉故撰次書之以爲贈

贈浮屠眞蓮百十二歲序

老氏好生釋氏好死非好死也其教主於空死生故若好也老氏之教則主長生故凡起居服食稍可以衛其生者無不爲然而老氏好生非惟長生者不易見或反以衛生之故致速死者比比焉釋氏空死生故有割截燔燒無所顧惜視其身若與已無與而多有以壽聞於人兩者何相悖也至如眞蓮者不特以壽聞於人且越於古今人之所爲壽者噫何尤悖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豈吾

儒之教亦空死生乎孔子蓋意主乎聞道以爲惟聞道則可以夕死無憾苟不聞道其生也徒然耳若眞蓮者吾豈能知之哉苟第以齒爲尚也則尚齒之典先王已行之矣自六十以上禮遞有加至百歲者則天子就見焉若踰於百歲者則禮之所不及載以爲絶少其人也使眞蓮不爲釋吾不知天子之加禮更當何如也惜乎釋也吾聞眞蓮五六十歲時居嵩山掘土得黃精一斗服之又善服氣毎晝夜不臥故今髮白而黑齒落而更生顏狀如童子豈反有得於衛生之術耶即云釋之爲教死生第曰空之生固未嘗禁然亦任天可耳乃似衛生者之所爲宜耶否耶雖然衛生之術老氏行之而不能自得者而眞蓮得之未嘗不異也倘眞蓮第得其衛生之術而於道無聞雖由百十二年而更進無窮亦必爲孔子所不取雖然眞蓮釋也吾何敢不責然觀昌黎送文暢之言責吾儒不以聖賢之道告之吾於眞蓮又豈能無望耶

贈釋頂門募修文成埇石橋序

今世易動而樂施者莫若浮屠氏多或千金百金少數十金數金求者無巳時施者無吝色且其意以爲福田利益之至視乎人心之至誠稍邅迴强勉焉則不至且重以得禍也於是隱然決然與之無後悔設有人焉昌言於衆曰某地道路宜治橋梁壞宜治乞如施浮屠者之應者寡矣轉而語曰此即釋氏所云福田利益也於是作而思轉輾而計曰庸有是姑爲之於是應者十之一二矣

又語之曰子試以施浮屠者千而百之百而十之十而一之亦未嘗不得福於是應者十之五六矣又語之曰子試以施浮屠者千而十之百而一之亦未嘗不得福於是應者十之八九矣又有人焉昌言於衆曰是誠善矣然而猶難吾能以分毫爲之而分毫之得福亦千百等不惟富者無不應雖甚貧者亦必鼓舞喜躍而應之然而有笑之者以爲千百所未必就者子欲以分毫爲之不待智者知其妄也雖然今試欲一人而出千金千萬人不得一也以十人而出千金則人各百金耳然而猶難若百人而出千金則人各十金矣千人而出千金則人各一金矣萬人而出千金則一金十人均矣十萬人而出千金則分毫未嘗不積而至吾郡之大豈止十萬人居水陸衝要四方往來之人又何止十萬人況富家大族之子以及性本好施者所乞止分毫彼必慫然不敢自安安見分毫者之果爲分毫又何藉十萬人始成也釋頂門募修文成埇石橋又將治道路請文於余嗚呼汝浮屠也

又挾得福之說以動人固知人皆信汝言而功立就也亦何藉予之有文哉

賀張邑侯新任序

循吏傳載龔少卿語曰治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少卿卒得便宜從事渤海大治太史公美國僑以爲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正所謂以緩爲治者然其稱孫叔敖則曰三月爲楚相施敎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吏無姦邪盜賊不起民皆樂得其生似國僑諸人所治以數年數十年後幾之者叔敖悉得之三月間無難史遷表之爲循吏之冠豈非在此不在彼耶邑庵張公以汾陽名孝廉筮仕吾邑下車之一日卽愍然以斯民疾苦爲念大書所以恤民剔蠹之法懸於邑門一時百里內外鼓舞踴躍願有所白於公以迄吏悍駭悄屏氣斂趾莫敢造公之堂者吏僕不能數是一倂頃間小民食德無已又何論叔敖所爲三月哉吾鄉盜所稱財賦之區也邇年以來水潦相仍小民終歲勤動竭所入不足供長

吏之庭然知奸義畏官府法第視上人徵斂有法實無用鉤摘以爲能至若奸胥舞文巧蔽官府之耳目平時婾衣美食以翕赫夸於里閭此固數十百年鹵憂沉錮之疾不能旦夕起者我公涖官之始卽洞然如燭照而龜卜焉豈不難哉或曰人情莫不欲始而怠終易需有孚光亨利涉大川家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益以剛健之人能需必涉大川而有功公自此度其時與勢之所宜人與地所習布政優優馴以至邦隆之理予雖娟郡不文吏嘗爲公述之

贈緯雲兄序

吾宗共年半雪緯雲三兄弟皆以詩名若其爲人性情各有所近其年主和半雪主堅毅緯雲則能刻苦志不可一世嘗自嘆曰孔子十五志學予年倍之而志未定有媿于聖人已多用是棄妻子去其鄉爲人教八九歲童子以糊口得肆力于古人書數年而學大進又嘆曰蘇欒城有言于山見終南嵩華之高于水見黃河之深于人見韓范歐陽之俊偉而後其觀爲大凡人足跡不越鄉里鄰郡井蛙何足見稱于世奮然之京師亾何公卿爭致爲上客然緯雲困困童子試會近例納金爲上舍而長安諸公與緯雲交者多所餽贈緯雲銖積黍累得當以歸司農今且裒然應京兆試矣予嘗見人之客游者多流離失所甚至抑鬱以死其或因緣于父兄之故吏門生或介紹于當路操必得之勢以往究一無所得者不可勝數緯雲以布衣徒步一旦赫赫于京師取數百金如寄卒以成其功名可不謂有志之士乎哉緯雲嘗以近詩見寄屬

予評點述交游紀涉歷益知其志之所存夫詩非一日之故平日與兩兄切劘有素故其工力到此三百篇最重兄弟托始于二南所以賢周名雅之盛也詠棠棣其衰也刺角弓平王東遷詩可亾而不亾以管魏焉依猶存乎兄弟也今緯雲能盡弟道與兩兄唱和詩莫不和平溫厚有風雅之盛而無其衰其年年近五十尚困諸生半雪鬱鬱不得意去年嘔血死每讀緯雲哭兄諸作又未嘗不悲其志潸然涕下也

贈陶生遷居序

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孟子引其言而斷之曰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不知天下之變何常其事亦往往而有吾于陶生之遷居益信陶生居頗壯麗貧不能守售于人而所遷之室則甚隘或曰陶生祖父皆仕宦何遽至此予曰不然不聞其先世彭澤先生乎彭澤詩云饑來驅我去叩門拙言詞生平不介爲五斗米折腰及一饑之不忍遂乞憐于人何其悲也史稱陶公

珍奇富于天府茂爲五昌守去潛僅一再傳即至瓶無儲粟敗絮自擁豈非盛衰有不可知之數耶一人而初終有殊何況易世予故不以爲陶生病也且夫天下之物何者非遷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皆遷也然日月江河不以遷而異其質今子必守吾不可遷者勿以窮變節勿以愁苦棄詩書且益發憤思有以見用于世昔柳宗元賀人失火以爲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今子之遷居安知不亦有以相之哉易剝而復子其勉焉可矣

贈吳先生序

鳳凰翔于千仞之上羞與燕雀爲伍能高而不能下神龍則有時而爲蜿蜒豪傑之士亦然昔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傭新野縣街卒荊州刺史范巨卿行部縣官以仲山導騎巨卿見之驚捉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昔與子曳長裾遊太學吾蒙國恩而子懷道隱此仲山曰侯嬴甘心賤業晨門肆志抱關豈爲鄙哉巨卿勑縣代之仲山不肯去仲山豪傑士不羞爲僕役之賤孔子曰老子其猶龍

乎知其說者可以觀仲山矣而予于今日復得吳先生先生向爲諸生有聲于時國變後棄去諱姓名爲人傭書以養母有當路者具幣帛招致之不可得會葬故人其間關數百里假卜筮取資以達與徐孺子齋磨鏡其何異予嘗仰其高風時時與之遊每當飲酒間觀其議論勃發大者有關家國天下細至米鹽凌雜無不娓娓有條貫若與之談神仙鬼怪之物尤浩乎無涯若可畏予獨怪世之稱高士者胸中無一古人書又不達世故每觸襲

浮詞頗跡悖吁而不覺自謂聲銷形欲無關于世幅巾方袍高自位置以自別于流俗及跡其生平多委瑣齷齪不足道識者固已非笑之夫深山窮谷之中其爲離奇之木亦何限而松柏獨挺然霜雪間者以其有眞性存也苟性不眞雖松柏必與樗櫟同朽腐嗟予如先生者以松柏之性而得猶龍之學者耶先生名氏不欲聞于世會若九龍山常自呼曰九龍叟予故以龍之說爲贈

贈楊子序

楊子貌陋而兀里中罕與交者予獨揖之坐聽其談論其胸中能貫穿史漢之言尤敬愛之昔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鄭然明貌不颺立叔向堂下叔向執其手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蓋凡賢豪相遇之故不徒在語言容貌其精神所感彼此恆勃勃然有動于心故或聞聲而相思或立談傾蓋而如故况乎兀亦何病于人哉莊子言王駘中屠嘉叔山無趾皆兀者也一則曰從遊甚多與孔子中分魯一則曰與子產同師伯昏無人一則曰踵見仲尼務學以補前行之惡有桎梏天刑之論而司馬遷則言丘明失明而有國語孫子臏而論兵法是故形體之完缺不足以限域人而人之著書立說反有藉此以成名者特所缺有大于形體則昔聖賢嘅嘅然慮之孟子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莊子亦言德有所長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今天下不兀者何限有能如子之胸中者乎使子

不以憂饑寒亂心得大肆力于古人之文則左丘明孫子所爲書皆子可到而何兀之足病昔伍子胥魏武皆英雄也乃重帷而見公子光牀頭捉刀以代崔季珪雖其意或別有所爲而予未嘗不竊笑之今子坦然任其兀而無所諱卽更昂鼻雕顏瞑目皤腹子之可貴者自在又何必日皇皇焉謀所以濟醫藥哉楊子卧然吾今而後謝醫却藥以保吾兀乞子書其言置座右遂書之爲贈

贈楚中朱尊樓進士序

自詩人作崧高詩後世世俗之子見人致富貴輒歸美山川之靈予謂山川非一人所私有未聞居山川之地者皆能致富貴且何以處未嘗有山川而卒富貴者今天下言山川之雄美者莫如楚宜楚人無不可安坐而得富貴乃國家三歲一試士舉解額者止數十人第于春官者或止十數人或止數人甚如是其難尊樓固貧士能刻苦讀書用博士弟子員幾二十年顛毛種種白始得一第然後知尊樓之取富貴者以學欲以山川之說屬之宜不任受也夫制舉業之足困人也久矣人所稟者才智至此皆束縛而不敢逞旣非若漢儒之以經義治事又不墨宋儒註疏可以發明先聖賢之理及談經濟悉空言無補實用卽能發明先聖賢之理經濟實可見之施行而世所傳王唐瞿薛者已皮高閣未聞其言有益于天下後世也當其應制科之時則必孜孜矻矻若將終身而後得與乎科目之數稍易覩之鮮不顛踣以至老死爲可深

嘆然而士君子幸由此得與科目謁選有長民之責向吾所談經濟正于此焉見益學術治術取士者或視爲兩途吾則無二道孔子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與學之不可分明矣苟徒以此爲譁世取寵之具則豈足語于士君子之林哉或者聞之笑曰世有不必如子言學而未嘗不得科目居官不必有經濟而未嘗不可至大官然則將何以名之予曰噫無已仍以山川之說歸之特恐山川亦不任受奈之何哉因書其言以贈

贈丹陽孫岸登序

岸登精數學藏銅如掌者五擲地審其向背開闔之故言禍福輒驗叩其傳曰吾先世貽鈔本書一冊偶習之而莫知何數也予曰噫五之爲義大矣哉五陽數也陽之數奇奇主天而其義則爲土土爲中氣故居中中冲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聖人則之畫卦得中則吉不得中則凶是故圖書皆以五居中然五居中而一居下萬物發用在中根荄在下故天地雷復在中鍾律元聲萌于黃鍾之管聖人係乾以見天地之心此數之起于一而一之用所以由五而神也岸登既得其微而不言其所以然之故吾無以測岸登嘗見岸登爲領孝廉衍數曰家有一物而鬼憑之象居中爲土而火位乎南是土質而火成者隨得一瓦缶擊之如故愈擊愈牢回向橋柱奮擊之投之河是夜居人聞鬼哭岸登之數率類此因書之爲贈

贈張古迂序

皇甫謐作高士傳自巢許而下盛稱披裘翁翁爲吾邑人相傳南郭茶山路即不拾遺金地予每過輒低徊久之謝翺巢先生元至正間隱居芳茂山爲有明三百年所推重是兩君者吾邑高士之最著者也披裘翁借姓氏不傳其行事亦不多見翺巢則有振興絶學之功他如變俗喪非禮表鄒忠公墓猷定毘陵志書皆卓然可稱夫仕隱無二道易漸上九旣漸于逵矣而孔子曰其羽可用爲儀覩上九可以肆志矣予又曰志未平也由此言之君子所以期盡乎巳而被乎物豈獨仕爲然于肥遯之士亦有責焉古迂張子今之翺巢也爲人好刻苦渾渾不露圭角喜習宋人理學諸書亦隱居芳茂山凡遇時事之得失可喜可愕輒發爲詩歌以寓其抑鬱不平之感士君子得志則行其事不得志則托之言其救世之念本一非必聲銷影歇漠然無所與于世後爲眞隱也方茂山距城三十餘里以古將軍曹横塟此又名横山予聞名將塟處嘗有劒氣夜亘星斗遇陰霾輒閃閃有戈甲聲子居其地亦曾有聞見否乎登高而賦一詩誠不知子之奇慨何如矣

夫椒山人陳玉堦賡明著

序

贈宗姪象采序

距吾邑五十五里曰芙蓉湖越絕書曰上湖寰宇記曰五瀉水陸羽曰一名射貴湖廣一萬五千三百頃蒼蒼渺渺廹于軒戶皮日休陸龜蒙與魏不琢日載酒賦詩其中嘗由此往來震澤名其舟曰五瀉舟凡山水逼于通都大邑則遊覯者衆雖培塿勺泉得名甚易若在人跡罕經之地非有文人才士流連其間或著爲詩歌傳于世卽名山川亦多致湮沒爲可嘆也象采家湖上工詩自名其詩曰蔭湖草兼以畫自娛凡湖之所有皆可羅而致之畫以皮陸振于前而象采繼之于後語云相得益彰其在是乎雖然皮陸以詩名而畫不著惟王右丞則詩畫並傳而議者猶以不自引決于開元天寶間爲右丞憾今象采布衣苡屩日與田夫野老耕田種桑柘採菰蒲菱芡之屬以休其餘閒較之右丞爲何如乎志載晉內史張闓之令百姓負土築堰欲令湖水注具區以其地爲田功未竟至宋元祐間居民因其舊增脩之遂爲沃壤記云有功德于民則祀之內史祠有無已莫可考象采課耕之暇愼勿忘所自也

贈華繆二子序

無錫華恭玉江陰繆朝陽從游于予有年質疑問難不少休予無以益二子而二子嘗有益于予予以學文名堂終身求爲弟子惟恐未盡豈敢遽爲人師乃二子獨皇皇焉若非予無學者二子爲諸生負才名毎試輙冠軍自視傾欿然能下嘗見今世浮薄之士稍習章句能爲制舉業之文即高以自命視世莫予及不肯復稱師于人而所爲師者亦不過教人以章句爲制舉業昌黎云師以傳道

徒以章句爲師故師道至今日而不尊漢儒重明經守師說爲耑門之學國家有大事各以師說對如張禹魯伯之于施讎鍾興之于丁恭一受爵不忘所自必舉師所授爲言可謂盛矣然以耑門之故至黨同伐異各相牴牾則有所不可孟子曰道若大路然師固不能有私于弟子乃弟子必各私其私以爲道果可謂之道乎哉二子旣師事予若徒以章句制舉業亦于予何賴予與二子必以道共勉經者載道之器經明則道在是且必去耑門

立與求其道于大公至正如孟子所云願二子交相勉也華子之先有孝子寶繆子之先有忠臣西溪公昌期其行事赫赫天壤吾人求道莫大于君親二者二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

贈崑山殷性源序

吾儒讀書窮理于理之可信者信之不可信者斥之獨形家之說則使人疑與信叅史稱陰陽術拘而多畏惟拘則畏畏則疑昧者貪莫可知之福葸者懼不必然之禍致死者之骨數十年不就窀穸嗚呼仁人孝子所爲飮泣傷心是疑與信皆無一而可也雖然吾儒可信者莫如六籍易天地定位山澤氣通書大相東土詩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禮辨正方位周禮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

而爲之圖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而孔子亦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是地理之說葢已久矣司馬溫公朱元晦程明道眞西山蔡元定陸象山吳草廬諸子皆信其理著有成說悉能原本六籍或亦偶言禍福然大要歸于人子敬愼誠信速葬其親而止非若後世庸師俗巫詆毁聚訟凡爲一蔵以葬人之親者皆使人之親不得葬者也噫殆不忍言矣溫公云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自王公以下皆三月今人往往久而不葬或曰歲未利或曰未有吉地或曰游宦未歸抑貧不能辨葬具至有乘親柩不知其處者此言葬不可不速也程子云孔子言古者不修墓非不修墓也葢必誠必信葬時豫爲一成不動之計耳蔡文節云人子德不修徒責效祖宗遺骨朝移夕改悖逆不孝之罪適足取譴造物此言葬不可易改也嗚呼今之人子鮮不蹈此弊非皆以拘畏之故使庸師俗巫得乘間以伸其說哉夫古之人通于術者如庖羲之于卜神農黃帝岐伯之于醫容成大橈之于

陰陽皆神聖開天因追焉莫及即如史家所載若君平季主長桑越人之流亦未易數覯況今世之爲形家者當因之爲利舍禍福則無以感惕人其人類皆中人以下不能多讀書明理其不足信無論予以先大夫見背留意堪輿之學近交崑山殷君性源見其坦懷樸貌形家言靡不貫穿而無有牽拘舛鑿之病故爲予所深信而無疑若其成效則如雲間之王氏玉峰之徐葉氏皆舉高第至大官十數年間悉與其言相響荅雖然予之與君相

周旋非敢覬幸于此子思曰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于誠慮附棺歸土之際或有不誠且信以致悔故于君有厚望若夫欣之以福怵之以禍非君所恒言亦豈予之所樂聞也哉

贈相士諸遠子序

士君子仕則其道行不仕則其道隱而有志之士雖不仕恒欲委曲以行其道故往往托之方術之間嚴君平隱于卜恒假卜以救世故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太史公引其言著之列傳使君平得時而用何讓耕莘釣渭之徒藉以卜盡君平則失之矣相術亦然昔趙孟語偷而穆叔知其將亡單子視下言疾而叔向決其不守屈瑕舉趾高而鬬伯比信其必敗彼穆叔叔向鬬伯比諸人特未肯以術名耳苟趙孟之徒聞其言知所畏惕勉爲善士後必不至于敗亡然則相術之可以救世于此畧可見矣自來相術有驗者如公孫敖之于叔服二子以爲豐下有後目者之于英布以爲刑而王他若姑布子卿之屬著矣而于所以救世之道卒未之聞故無甚足取予近識武林諸遠子則異其爲人遠子以相術名者也恒不遽與人談相先述古今善惡禍福興壞之理娓娓動聽使人張顧瞋目可歌可涕然後以其人之相實之又徐引荀卿子之

言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故人之交遠子者皆喜而不倦若其所以潛感默化由此去不善以遷于善者不可勝計也予見今世以術稱者率以之爲利而遠子不計利稍有所得遇貧士輒佽助之嘗傾其囊裒詩古文爲一卷悉名公卿才士所贈者然多引姑布子卿以況意不足以盡遠子故予以君子爲言使天下後世知君子遠子術異而志同爲足並傳也

贈釋性空葬親序

冬日出東郭見僧有葬其親者哭泣雖不甚哀而禮不與人異詢之性空其字也予嘆曰昔墨者厚葬其親孟子亟稱之予安可無言以贈予惟儒言空空佛亦言空性空將從儒乎從釋乎從釋則不可無辨佛未入中國之前吾儒書具在是空之言吾儒先而佛後佛竊吾儒之言其流弊遂不可勝道舉天下所不能空者盡空之不欲有其子孫并不欲有其父母然其徒欲使人盡棄其父母而歸

之而終有不能者以父母之愛人固莫能空也今性空以空爲教本不必有父母乃猶未能盡空觀于葬如是則其于親在時可知宋慧果禪師有言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彼知吾儒忠義之足貴故思效之是于君臣之際又有不能空者君臣父子人之大倫前有慧果後有性空豈非吾儒之教未絕于釋是在引而進之者乎性空聞予言當何如也

學文堂文集

夫椒山人陳玉琪賡明著

序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戊申夏余客游廣陵孫子無言方自淮陰歸疾趨余寓執手曰僕將歸黃山四方文人才士無不爲文以相贈十年之內得文百篇有奇子何獨無一言余笑曰十年之內余屢過廣陵孫子無不得子問未嘗一日歸黃山也僕子果歸余文無難乎無言曰僕意在乎黃山意不必在乎黃山以黃山請諸君子之文實欲以諸君子文重黃山而僕得厠名以不朽也固不必問其果歸與不歸雖然僕亦將歸矣余曰子未覩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乎當昌黎之時能文之士亦多矣以愿之皇皇于文未必不如吾子乃同時之能文者如李翺張籍輩何以皆無文而獨昌黎之文傳豈有昌黎之文諸子皆不欲作耶抑或愿亦嘗求之諸子亦嘗應之皆不足傳耶然則文章之傳苟得其能文者一之已

足而無事乎多也今子惟多之是求何與況子固未可與愿比也昌黎之文不過述其言類隱者即愿或他有可傳昌黎皆不一述可知昌黎之取愿特以此耳今吾子好詩文又善交遊貧而好客其可稱者不弟如愿子亦何藉人之文以傳并一可廢而又何多爲今子必皇皇於四方文人才士之文十年之內得文已若干首而猶以爲未足豈不敢自恃其可傳耶試盡展所得之文而讀焉苟有如昌黎送愿者乎子之願亦可以已矣若余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送錢子遊泰山序

泰山爲東嶽屹然齊魯間諸山環抱如堵足至頂四十餘里皆巉巖峭壁傴僂攀援然後至自南入者沂州而北山行三四百里自北入者德州而南山行亦三四百里故泰山在諸山之巔而又有四十餘里之高且遠遂爲天下最高處昔太史公周歷四海名山大川然後文章奇縱可喜蘇子由亦曰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下之廣大山此而觀未有目中委瑣局促而能發其言浩然有奇氣者錢子能文章毅然捨去其鄉里遊於京師又將由京師入魯登泰山倘亦有見於古之立言者耶吾聞泰山有越觀者望之見越子越人也登高而睇故鄉不過一撮土耳信乎平日所見不越數百里之間委瑣局促未肯成大觀也吾于子之文將一變矣

送楊陶雲丞新建序

嘗讀漢書至賈生傳未嘗不慕其人而惜之賈生年十八以能文稱河南守吳公愛重之數言於帝帝召爲博士時年止二十餘耳每朝廷詔令議下有諸老先生所未能者賈生悉爲之對由是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徒忌之卒不能自安其位已拜梁王太傅王爲帝少子賢而好學以賈生傅之不可謂非知己矣一歲中遷爲大中大夫使其時能稍自貶損優游於君相之間有才而不盡露其得志正未可知即出傅長沙帝亦不過迫於絳灌諸人之說雖暫疏之猶召見宣室爲之前席乃一渡湘水遂幽憂不樂至比於放逐之大夫及爲王傅苟善輔相移易風俗又安在非行道之一時奈何皆不由此卒負其才不竟其用令千古下想見其爲人而惜之豈不悲與楊子陶雲當賈生之年亦以能文稱其舉進士爲　朝廷侍從臣年亦與賈生同　朝廷之愛陶雲也又同使陶雲早鑒於賈生余知必有以自全而不爲忌者之所中無何而出

為縣矣又以他故謫為丞矣憊陶雲之遇視賈生為何如宜陶雲幽憂不樂有甚於賈生者乃余觀陶雲意氣自豪無幾微介於色可不謂之達者與當陶雲官翰林時予適游京師見二三如陶雲官者逢機藉勢志滿意得鮮衣怒馬狠籍衢巷恆舞酣歌晝夜以為常奔走伏謁之人喘汗無虛日意以為天下驕汰馳騁之事無不可為者不數年而聲銷影歇杳無見聞今陶雲雖暫屈抑志氣方新去力名正未可量老其才以大用豈為非幸陶雲視昔之服時出予文覽焉知予所以惜賈生而常恐後人之惜陶雲於是發憤自雄期有所建立則予之言未必不於陶雲少補矣戊申秋杪陶雲將行同人皆歌詩送之而屬予序故為之書其端

送常州林別駕督解白糧序

國家以京師數百萬之衆待給東南數大郡之粟故設總漕大臣以理之又設督糧道分理之凡為漕白二糧計至周也而尤甚念白糧故又設別駕一官耑理之按東南大郡如蘇松常鎮杭嘉湖財賦甲天下而七郡中蘇松常嘉湖五郡既設漕糧之額又有所為白糧白糧之名前代無有始自於明征者責民自運　本朝初下江南仍改為官解近今稍便然官解不得其人未解有正耗舂辦之足擾民及當交兌又有羈留艱難鉄折之苦故糧之在下也總漕糧道督理之責維均至起解以暨交兌則別駕一人獨受間關跋涉之勞又非以風采素見信於司農者往往不能告無罪且白糧向有經費以供夫船遞者部議裁汰便於民矣不便於官俸貲既不足給又無他經費可權以濟事可謂難矣宋藝祖時初設別駕以儒臣臨制之號稱監州其人多出朝廷特命以公之才際　聖朝之知遇正客相當宜乎處此無難與丁未南宮試士

時以白糧全運本色命士子進表稱謝余請附解漕船之內既省夫船之費以便民又免官役奔馳之苦謬爲王司稱賞使果以余言入告公今日之行不亦可已乎雖然公行矣小明之四章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此古人因行役而相戒勉之詞也公行雖勞而勿懷安處盡其職所爲惟正直之人是與以迓神之穀汝可乎公行之日吾郡能詩者皆爲詩送之余何言哉聊歌古人之詩以冀公三復焉而已

送翰林某君出關序

翰林某君抗疏得罪徙遼陽將行多酌酒送之者或曰子居翰林抗疏非其職其得罪固宜或曰否古者諫無常官故下不諱之詔除誹謗令徇木鐸于路故詩云詢于芻蕘又云如彼蟊蟲時亦弋獲以蟊蟲芻蕘之賤且微且猶不棄何況卿士大夫子之抗疏奚病予聞其言喟然曰自諫官之名立于是非其官而言者有厲禁舉天下事當屬之諫官進言之塗漸狹夫天下事至多非一二諫官所能盡使諫官能盡言天下事則出位之懲其亦可以無作史載蕭望之張猛京房之諫石顯王章之諫王鳳王嘉鄭崇之諫董賢李膺陳蕃范滂之徒之諫閹宦此數人者皆不必居諫官之職危詞讜論雖身罹不測之禍而有不顧乎百世下往往慨慕其爲人君抗疏幾等埒之諸人而猶未至殺身國典之寛君之遭遇豈不賢于古昔然古之人臣苟忠愛自矢當萬不可回之際則亦知難而止幸而不死又必委曲圖維冀伸其言于他日以全其

君相之令名然則君雖暫斥逐何憾哉魏文侯伐中山問羣臣曰我何如主翟璜對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文侯悅召座爲上客今之廷必有如璜其人者行哉行哉君俟之而已

送朱驛丞之任序

國家設官大小貴賤莫不使各盡厥職雖至卑末亦未嘗忽之曹之候人何戈與祋詩人形諸詠歌若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則單襄公占其國之將亾今之丞卽古之候驛卽寄寓施舍也考置驛之初莫不量其道里衝僻繁簡足供其費乃或爲有司所乾沒而奸胥復侵漁其間兩者交驛爲利而驛困及乎軍與倥傯迫廝之賤亦得挾其勢呼號州州邑之庭貴什伯於平日不得不借支以給而驛

重困嗚呼此昔賢之無可如何者然官無卑材足康職當盤錯而愈見所以古之王者類能甄別進退以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恆自下僚崛起卓然爲天下之望特至今日權一總於吏部小官沉淪貲序莫敢有非分之想噫嘻古道在人其賢者往往著爲詩文以道其行事庶幾不失詠歌候人之遺意嗟乎世號爲大官者不乏持祿養交之子甚者結黨援固寵利以行其恣睢於國事不啻秦越人之視至於敗壞而莫之恤此其於丞所係國

事爲何如也朱君本名家子以家貧隱忍而就此
君其勉稱厥職求爲詩人之歌之而可哉

送弟赴順天鄉試序

庚子春予赴京兆試先子官刑部郎中得展覲省及舉孝廉竊謂此固讀書常事獨顧先子色怡怡異於他時未嘗不私用自慰予讀書邸第先子嘗呼而諭之曰汝以明經入太學近例有應得之官然吾所望不在此予大書所訓座右每至夜分兩睇欲闔如綫輒用艾灼臂久之結痂自顧泣不出聲益奮厲莫敢輟先子時時潛步從壁間窺之嘆息不忍去今距其時已十二年嗟乎弟今所涉之

山川道里至京所居客舍寒暑晦明應不異予十二年前第欲如予覲省之歡不可得也然聞之古人以繼志述事爲孝使先子而在亦必以勉余者勉弟自此發憤爲雄勿負先子所期讀書攻苦如予當日而又過之則雖不得覲省當必有以慰先子也春秋紀世卿而典午以來王謝崔盧皆厚集父兄之勢以貴龔黃今科目祇憑文爲去取雖祖父不能私其子若孫故有祖父爲卿相子孫不克自振拔常至墜其家聲且往往至於速罪者是故

單寒之子一舉而列科目固足稱於閭里即偃蹇不得志亦安常無所軒輕若勢家大族之後前之責望甚殷而罪譴之來無有方所然則孰謂生於勢家大族爲足幸哉弟試以讀書之暇一登司寇之堂思先子昔日勤勞之地而㦬然如見先子焉弟庶幾聞予言而知勉也矣

送吳星子令安東序

國家制令士之筮仕者或南使之北或北使之南要皆去其鄉而止故凡蠻陬海徼毒利暑濕瘴癘之域皆莫必所之而士君子因此策勳立名著盤錯之效頗亦有惻乎其中爲情之所難安者是以昔之人往往以親辭不得形諸痛哭者有之嘗考古者比閭族黨之長皆不去乎其鄉即積而至公卿大夫亦鮮有去其邦者爲人子者未嘗一日違其親祿養之私由此得遂今也親辭之情又不敢以上達故雖得一命以自效而惻乎所難安者益不乏矣吾邑吳星子筮仕得淮之安東淮固吾鄉也去吾邑數百里而近星子以他省籍舉進士今例不得以原籍請改遂不可辭予獨以星子有老親年垂九十矣向使欲涉于蠻陬海徼毒利暑濕瘴癘之域星子之情豈能釋然今奉其親以往計程而至一葦之可航所爲未嘗一日違其親者星子之樂何如凡人之不能兼盡者忠與孝耳以星子之遭際既得盡孝于親由是嵩一其志慮以大展

所欲爲俾政平訟理不負　朝廷之知遇功名自此正未可量語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舍星子誰屬哉

送高生爾騫之燕序

高生字爾騫名鵠以畫名于時尤善爲人寫生嘗寓揚州某寺有僧一足以跛名高生爲作行坐二像坐者似欲以跛足加之膝伸屈未能行者拄杖作蹶勢僧驚歎又嘗之姑蘇一富家子貌陋眇目延高生作一圖富家子初頗而悅旣而怒且泣奮拳毆高生高生名益著一日游京師過余言爲贈以高生之技所至傾動名自此當益重亦何藉予言道者　朝廷加恩左右閣大臣容貌錫賚以示褒寵漢麒麟閣雲臺唐宋凌烟昭勳崇德故事行且復見高生一日以畫工應詔其榮遇何如卽不然今日公卿大夫以事業文章著者不一高生周旋其間各爲之圖而以副自存異日流傳人間使天下後世願見其人而不可得者見高生圖快之昔王彥章畫像歐文忠爲之流連慨慕著爲文辭且曰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可知史家紀傳雖揚厲其事猶未能動人耳目反不若畫像之感人尤速也雖然凌烟閣所圖如張

兗侯君集跆勳崇德如呂頤浩輩皆未盡愜人望其時朝議或有顧忌不能盡出至公高生以布衣無所顧忌不難進退之私兼一圖將賢者見之益奮不肖者見之以不得與爲耻而大反所爲則圖之爲功不小也高生勉之矣

送繆生之登萊序

登萊固有海市嘗見談海市者曰初起如山之岡漸而岡鈌突如堞漸而堞左右樓見漸而成城漸而城四隅立竿竿之上有旗風飄飄然動漸而城滅相傳以爲蜃氣所結蜃以其氣結海市學者以其氣而成文章一也司馬遷歷天下名山大川訪古聖賢遺跡與其豪俊交游然後爲文疏宕有奇氣蘇穎山父子論文尚主氣亦得于游覽者居多今之人足跡不越井里既無以挺動其志意又好飾以欺世雜取古人之言排比竊割以入已文或畔越而不自知或顛趾倒置而不覺吁亦可怪矣明天啓時海運議起有一運舟泊海岸見海市俄有三舟至城下舟中人皆若可覩弁譁曰誤矣彼以爲果城也已而舟與城俱不見凡文人于惝怳莫必之處窅窅冥冥若無若有若絶若續以其思之所結而挾其氣以出之亦猶是而已子如見之當恍然自得歸必有以語我也

送魏冰叔歸寧都序

古聖賢豪傑之士抱道以處未有不欲行其道于天下身苟不見用于時猶必栖栖道途以冀萬一之遇迨不得已則托之著書立言以爲教蓋言行則道行也若所稱高士則莫不以爲自重其道不肯詘節與世若無與世由是景慕其風不可及嗟乎何聖賢視道之公而彼視道之私也易漸之上九漸于逵矣而孔子曰其羽可用爲儀是知仕隱跡異而道同于隱者亦有深責苟徒聲銷影歛以

號于人曰高士即高士亦焉足重況未必果爲高士乎吾友魏冰叔自國變後棄諸生自謂與世無用隱居金精山而實未嘗一日忘情于世故每每托之文章以寫其胸中所欲言著左傳經世一書兵謀若干則皆有關國家成敗得失之故而冰叔固好游嘗之淮徐迄吳越過忠臣孝子之墟墓輒欷歔涕洟不忍去遇名人才士必與之交留連忘返忠孝節烈可稱之事作爲文千百言不竭使讀者莫不勃然色動家同甫先生序高士傳謂顏閔以來若四皓嚴光徐穉之徒皆信道之至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令遇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乎于冰叔亦云冰叔兄善伯應聘浙撫范中丞數年矣忽以書招冰叔述病且篤冰叔戒舟疾趨至兄固未嘗病也善伯曰中丞重弟名知弟素不肯見貴客故屬予作書如是冰叔曰吾當急還金精山姑蘇某當事具金幣乞冰叔序其詩冰叔投之河引舟去其歸也同人酌酒送之而予贈言以爲別

送同年楊簡人主試山東序

丁未禮闈簡人與予同識拔于金谿蔡先生予三上公車始第簡人連第春官讀中秘書踰今主試數年耳去爲秀才時不遠則銜秀才文必甚當予與簡人試禮闈猶去八股用策論今仍復八股矣簡人視八股與論策孰重以八股明經以論策見經濟三者未嘗不並重無如士子以八股爲難專力于此而易視論策試官亦以八股旣中式毎毎恕論策卽有佳論策八股不中式亦置之嗟乎經

濟之學實在論策向者專用論策時或未卽收經濟之效而不可謂經濟不在其中特視爲考試具文不能如奏疏入告得勅部施行故士子經濟卒無由見今簡人試士宜八股論策並重論策卽不以施行吾不可不取其可以施行之實八股意主明經而無取謬巧明初初用八股大約如韓退之顏子不貳過論迫其後屢變益敝今日所學明日卽爲棄物士子窮老盡氣繁手足而錮聰明何異駕驊騮以入鼠穴今縱不能大復古亦當排斥今世所尚以質勝文簡人鄉會試皆不由八股中式苟依阿俗習必至所取文義夾娟骫骳無當經義卽或取悅一時不旋踵必有竊笑之者以爲八股本非簡人所長豈不重誣吾簡人哉往年主考官不論甲乙榜今則定用甲榜小省不用翰林今則無別簡人以翰林進士爲足榮哉明洪武間泰和蕭正固未嘗舉科目兩主楚闈省試洪武四年會試錄載考官四人其一則貢士鮑恂恂元貢士正固爲有司聘取不由朝命益知其時以知人得士

爲重必擇才望素著者當之倘所貴在翰林進士豈曰無人而必及此二公乎簡人行矣幸不以予言爲河漢也

序

提學簡謙居壽序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古者用人之途出於一取之即以官之後世以制科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遂不相爲謀而當其制科爲士者曰吾文成而吾事畢矣校士者亦曰吾得其文亦可不必問其人矣故其人之賢否不能必之於銓選之役者亦勢然也於是銓選之不得人咎者皆以爲制科所致不知不徒在制科也今夫制科之人皆學較之人也制科未盡得其人皆學較之未盡得其人也蓋制科所憑者文而已其言忠孝者果忠孝之人乎其言治安者果能致治安之人乎以空言而求實用難矣惟學較之間實能愛養人材砥礪其行誼日以詩書禮樂之術君臣父子昆弟朋友之倫教誡而課督俾日漸漬焉遠非僻而入乎聖賢然後其人之材行既端發爲言也必皆篤實而可信孔子曰有德

者必有言是也如是而制科安有不得人者制科得人而銓選之得人可知然則制科與銓選雖分而欲使之合匪學較無由矣嗚呼主銓選者既不能操制科之權而制科之得人與否又不全係乎制科此朝廷所爲周詳慎審設爲提學一官以主於制科之先使愛養人才於學較而爲銓選計者至深且悉也歲己酉當大比天下士江南提學需人　朝議命我簡公往蓋公本銓臣也秉銓政歷有年所久爲　國家所嘉賴今日之命是始終以用人之責屬公也余思公在銓曹凡遇選授之得其人者未嘗不驩然喜及聞其人或有踰閑蕩檢於銓選之後者又未嘗不蹙然懼曰吾獨不能操制科之權耳今公幸膺是命縱不敢謂操制科權而主於制科之先卒能使制科無遺憾者其輕重更何如公歷官爲大令爲樞曹美不勝書余獨以銓選制科與學政相合之故以爲有得於古者取士之道爲　國家得人慶而適當公覽揆之辰某以余與公有故走書屬序因次其言云

從伯母王孺人七十壽序

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又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又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此亦事物之至微而凡爲婦人者可能也自先王列之爲風千百載下遐溯其音徽若嘆爲莫可及豈婦人之可傳者如是而已足乎及觀易家人卦詞無攸遂在中饋貞吉以爲婦人無所專成惟在主中饋斯爲固守順道而書引古人之言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以陰陽反常爲家道之妖孽斯干

之詩亦言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六經之旨叮嚀告誡大略相同然後知婦人之道原無事於可傳卽芣苢卷耳諸詩亦不過借以形王政之休美及於閨門實未嘗有取乎婦人俾傳之後世也迨世風日下婦人多見稱於史傳如芣苢卷耳平常無奇之事反畧而無聞故或以烈彰或以節著至於毀形易貌扼吭絕脰趣死若鶩而不辭讀書至此雖未嘗不壯其爲人然皆出於時勢之窮不得已之所爲察其中實亦甚恨先王教後世之有天下者必曰毋孤人子毋寡人妻可想先王之時醇醇悶悶萬物得所其婦人亦不知有感憤激發節烈可稱之事所以栢舟之詩畧一見於上古而其論世之識者卽以爲風之所由變焉可概見已予從伯母王孺人自笄歸伯羽苗公滫瀡甘脆之供事姑克殫孝道辛勤拮据以相夫子數十載如一日生伯兄四仲弟一撫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娶長兄早死提其孤二十年今亦頎然成人年六十幾不幸失其所天涕泗哀毀爲諸孤持

其門戶操作一如少年時嗚呼如毋所爲亦不過殫婦道之常人人可勉而至者以後日史傳觀之固無足稱道然苟以予文流傳於異時使見之者倘亦如予慨思芣苢卷耳之休風而嘆以爲莫可及也歲庚戌之春爲母七十誕辰予與伯叔昆弟拜於其堂因書之爲賀

馮母六十序

爲人婦不幸而寡則稱未亾人言宜亾而未亾也以宜亾而未亾之人豈樂以壽稱哉雖然婦之欲亾婦之志也婦之不忍遽亾亦婦之志也其不忍遽亾者何也蓋以子故也嗟乎子不幸爲父所棄古來尤能畫荻藉母以成名者不少則昔之身爲夫有今之身爲子有雖宜亾而宜不亾吾邑夫椒馮氏母三十而寡今且六十矣三十年之內敎子讀書爲諸生有名於時又課其次子耕田聊以自

給足未嘗履戶外三十年如一日嗚呼可謂難矣其子某廣求當代名公巨卿文人才士詩歌古文以爲母壽而濫及於余予固樂爲文以壽母且幸予文得藉母以傳特恐母之志以爲宜亾而未亾之人不欲以壽稱於人則無樂乎予之有文也亦聊以答孝子之思云爾

壽福建巡撫許公中軒七袠代序

古者於老人假欲其佚莊子曰佚我以老故卿大夫居官七十日老而致政退於家則曰老而傳致政天子所以佚之也老而傳則自求佚之道也竊怪後世卿大夫貪位慕祿至老無厭及不得已而退又皇皇然持籌握算操奇贏權子母下至米鹽淩雜莫不以身先之孔子論仁智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惟靜則壽惟佚則靜理有必然故古者之壽常至百歲且或過之後世生六七十年卽嘆爲

稀有非今人異古人夫亦不能得乎佚之之故以致此也然卿大夫之佚與士庶異士庶求佚莫之禁若卿大夫身爲君有未至其年不能遽求佚年旣至自傾材不足以塞職未嘗爲朝廷著有功績雖可佚而不敢佚卽天子優而佚之其足自愧也蓋已多矣以觀我兄中軒先生則可以無憾乎兄弱冠補弟子員旋棄去中武科無何出關踰十餘年復隨王師入閩　豫王下江南平定諸郡縣兄之功居多已而官江西視總兵已而名爲兵部理

事官决疑獄凡若干條一時稱能　詔代巡江西
鋤强禁暴復以能著擢福建巡撫漳海餘孽未靖
海疆遷徙流民載塗兄以次蕩平海孽流民俾有
室家闔人德之蓋是時兄年已幾七十矣兄年既
有合古人致政之時功業赫赫又無忝乎　國家
之優禮及奉　詔退於家杜門却埽日陶情友朋詩
酒管絃竹肉時或登眺名山川不倦求佚之道信
爲得之莊周稱彭祖吹呴吐納熊經鳥伸以爲壽
未免挾小數以逆天常其言不足信不若佚老之

說爲有合於聖賢靜壽之理宜兄之所取在此不
在彼也予自視茶後濩落一璥旋罷官家居己酉
秋奉　特恩還職需次選人乞假歸顛毛種種欲
求佚而不可遂得每念與兄敦昆弟之好近二十
年解衣推食誼有加靡已時時向兒子輩稱說涕
零昔管仲鮑叔一時意氣感激過於同胞故管子
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况同爲一姓所分者
乎兄德業在天下無事擒摭爲言然述其梗槩將
使兒子文者皆以爲無間昆弟之言如此也

趙大谷先生七十壽序

江陰趙大谷先生予同年燦兮尊人也癸丑春王
先生七十初度燦兮預以壬子秋乞言於予予不
敢辭予覽燦兮乞言引有云先生無他嗜惟嗜詩
文然詩文惟足不朽者乃背三復其言躍然起曰
若先生者信可以壽矣古無爲壽之文詩言萬年
萬壽不過頌禱之詞不足爲據邵子曰人生百二
十年之物今世之壽有能至此者乎既而思叔孫
穆子以立德立功立言稱三不朽蓋所爲不朽殆

將與天地無終窮又何萬年萬壽之不可言壽人
生有盡者形不與形俱盡者謂之不朽能不朽則
壽莫大於是苟徒較量於形之存亡此世俗之所
言壽而非士君子見道之言也且夫盈虛消息者
天地之常數使有來而無往則天地之運亦幾乎
息昔人有言彭祖歷年之數容或誇聞之過使有
之其戚屬朋友亦有與之抗年俱存者否若蓬萊
瀛州方丈與夫黃金丹砂之術司馬遷已斥其非
歐陽脩亦曰自古有道無仙可以知仙之誕而求

仙者之謬矣人苟自欲其不朽於德功言毅然自勉三者不能兼各隨其詣力所至得其一亦足以不朽孔子嘆短命莫如顏子而顏子已不朽卽彭祖之壽果眞第以熊經鳥伸之術自衛其生而何當於三者故雖壽亦不足貴古人有壽而又能自立於三者之間於左傳則見延州季子年九十餘將兵絳縣賢者七十能執土功於杞於詩則衛武公九十五猶使人誦書其側作抑戒自警而伏生勝授書於鼂錯已九十三經賴以存數君者或因

其德或因其功與言而及其壽非徒以壽重數君也今大谷先生年七十猶好學不倦窮蒐百氏書發爲詩歌古文先生之欲不朽其言意不在小且篤孝友以義方教子成名孝廉嘗尊君家世中落豪强併兼先生譔操其門戶尋光復之非先生之功德而何予願爲先生壽者知先生可重不徒以壽而先生之壽當益重漢郡使者行郡訪有耆艾篤行之士徵詣公車天子幸學官脩袒割饋酳之禮其在先生其人乎

王雙白六十壽序

王子雙白學於佛髡而緇游今世所爲名僧者之門嘗曰吾儒必師孔孟其名儒其形儒其言無勿儒究於儒之道未嘗盡吾老於儒而世無所用不若學佛猶可以度世予曰子因儒之不能見用而思學佛以度世意非不善然佛欲度世而先自絕於人倫使天下盡如其所爲則人類且絕何世之可度春秋之義責賢者備子旣爲儒而溺之且并儒棄之其爲聖賢所不取必甚於他人之學佛者

李研齋謝石臞今之好闢佛人也嘗至予齋雙白適與之遇色勃然已而其飲酒雙白酒肉恣飲啖則大喜石臞曰微子飲啖吾幾失子雖然佛亦何病於人哉治平之世士農工賈九流百家下至輿臺廝隸娼優之賤皆得以其所業衣食其身長養其孫子聖人卒未嘗曰某也善某也不善以其不善者比於盜賊淫亂誅殺之故佛之得存於今日以聖人之道容之也設使聖人不能容草薙禽獮彼佛無父子之親夫婦之愛一再傳而已絕惟時

雙白若罔聞知飲啖如故予則爲雙白忸怩跼蹐心怦怦動以雙白本儒者稍不能自立致爲人誚讓如此也昔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後人稱之雙白已加伯玉十年毅然復歸於正即不能見用於世而讀書窮理求盡聖賢之道吾何能測雙白所至乎研齋嘗作佛論有云佛生彼國未嘗知我中國有孔子故自成其所爲道其後教入中國中國之人衛之不過奴隸於吾儒爲足亂我孔子之道今雙白反爲之奴隸是亂孔子道者不

在佛而在儒豈不悲哉且佛之爲教必去父子之親夫婦之愛斷酒及肉雙白無一免者特形與言佛耳是雙白所爲必佛所深惡乃今日所爲僧未嘗絕雙白者猶以雙白之儒足以衛佛實非以佛取雙白且今之僧亦未能盡佛之道故與雙白浮沉其中而雙白則處於不儒不佛之間實無一而可也予與雙白交厚寄不以須而以規知雙白必廢然知返也乎

黃封君七十壽代序

古者于養老禮最重自家而鄉而國皆秩然有文而于國老庶老爲尤重是故養或上庠或東序或右學凡使酒人共酒羅氏共鳩外饔共割烹以至燕射食饗之節遣人司門之屬靡不致其職業何典而則詳而有體也家與鄉之禮無貴賤皆然獨養庠禮則天子主之又視國老庶老爲降替國老者以爵與德兼而稱也德可自立爵不可倖致乃有材不必試于事食不必及其祿卒能享有其爵

國家之寵賚惟于封君爲然翁爲隴西望族弱冠補弟子員好積德一以忠厚長者之道自待教子讀書成進士初令予某君官江西大令歷小司寇皆有聲封君不徒教其子舉進士又能使恪共厥職不負于君親　國家以褒典封如予官不知者皆以封君之爵爲榮知者則以爲封君盛德足以自致孔子贊舜之得壽必本于大德積德之道帝王與匹夫同以翁之德不徒得爵而又得壽也竊見世之號爲封君者錦衣肉食誇耀于鄉黨甚者

行其恣睢鄉黨鄙之不為恥謾罵之不懼而于子弟之在官者雖武健嚴酷朘民之膏一無所匡正反以為快意及乎身被禍謫向之怨毒于人者莫不勃勃然欲得當蓋無其德而遽有其爵爵適為不祥之物而壽之得不得皆不足論若是者以供翁糞除之役而有不屑豈可與翁同日語哉其與令子同舉進士去年代巡翁鄉稔翁之德最大故緣國老之說以為翁壽翁其聞予言躍然而舉一觴可矣

畢推官壽序

山東畢淄渭以進士謁選得吾郡推官蒞任數月值初度之辰郡縉紳欲摭公生平為壽而命予整齊其文予曰古無為壽之文然竊覵孔子之言一曰必得其壽一曰仁者壽言必得則必本之大德言仁壽則必先言靜是孔子推論所以得壽之理而非徒以為文也夫積德之道帝王與匹夫同而必以見之治術者為大帝王無論內而卿相外而郡縣諸臣皆代天子以行其德者若靜之說無貴

賤皆可為功然安閒無事特庶民之所為靜耳惟居官之人實能以靜之理見之于治而其要尤在明刑一官令制明刑之責司寇之外惟郡推官前司之順治十五年悉令二甲進士外授著為例推官遂無由他途進者帝舜舉皋陶為士師丁寧告誡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恤之義為靜予嘗慨後之治刑者刻深為法以意造于是鐫磨鍛鍊以快其意如商鞅刑棄灰嚴延年決獄水流皆赤擾擾焉惟刑之是問而何暇言靜昔蓋公善黃老

之學嘗云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曹參爲齊相用其言不擾獄市而齊以大治豈非靜之爲道凡爲吏者可用之以立效而于明刑一官尤宜加意者哉公涖吾郡未幾折獄數百條案無留牘郡人莫不快公之敏決而予獨𢡟𢡟然以是爲言蓋以文壽公不告公所以得壽之理既無益公徒使予涉諛頌之具文尤兢兢不敢出也語曰芻蕘之言聖人擇焉況乎其言本于孔子公由是日有得乎靜之故息事寧人省刑薄罰思爲　朝廷治好生則

公之德莫此爲大漢于公曰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其後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德之食報且有以及乎子孫而況于其身之壽也哉郡搢紳皆以予言爲然遂書之爲序

郭教授欽霞壽序

古者養士于學使之磨揉砥礪勉其身心性命及治天下國家之道由是拔其材試之于位大而公孤卿相下至一州一邑之英取之無盡藏用之皆有濟于家國而必擇士大夫林行醇美可爲人表率者尊之爲師故其時好學之士彬彬咸有以自立迨其後天下郡縣皆置學官或以優明經或以孝廉選授其材行未嘗復如向之所擇而官于是者亦往往坐待資俸爲進身之階求其實能鼓舞

士類百不得一二是故士之出于學者賢者固有人不肖者亦復不乏爲可嘆也廣陵郭君欽霞舉進士筮仕得吾郡教授凡敎戒之方井井有法能不失古養士意吾郡士子咸體其意奉約束蔚然變其所爲兩漢循吏如潁川零陵桐鄉密縣諸君凡于課農桑治盜賊斷疑決獄諸異政莫不具書而稱首則一文翁按文翁所爲非能軼諸君上而置學宮立左右生徒遂爲諸君所莫及聲稱到今有由然也學故有尊經閣久燬君毅然興復之

又捐金購六經諸書藏其上使諸生課業漢人尚經學尚守師說弟子轉相教授故有田何施孟之易伏勝歐陽生大小夏侯之書大小戴之禮申公轅固之詩董子胡子之春秋朝廷有大事各以師說對嘗由此至大官吾郡士子被君之教數年來以經義自勉舉科第對于 大廷者不可悉數其敢忘所自哉他日著之國史君豈第如文翁寇于循吏必將並稱儒林理學諸人而凡居弟子列者亦得藉君以同傳詎非厚幸乎歲辛丑春值君誕辰同人請予言為壽予不敢摭期頤耄耋之虛文故為是說以當贈言之意云爾

龔震西七十壽序

嘗讀萬石君傳嘆其居家不言而躬行子姓化之天下信之雖齊魯諸儒皆自以為不足自世風日下人用機智相傾不能以忠厚長者之道自待子弟習于佻達日不識古人書若生世家大族則益恣睢無忌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有由然也震西龔先生自幼以恭謹聞于鄉里讀書攻苦矻矻窮年舉進士司理湖州力行惠政決獄多所平反亾何致政家居恭謹如諸生時葺宗祠脩家乘纂先世遺編孝思備至課子讀書一室中質疑問難藹然如良師友諸孫亦皆奉先生教無所為佻達者方之萬石君躬行以化其子姓庶幾近之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先生之功成勇退又近之竇太后以儒者文多質少不及萬石君詔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先生既以恭謹聞而令子又好讀書他日舉科第為建慶奚難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灑先生令

子克盡孝道又近之獨史未明言萬石君之壽而其子至老而白首則萬石君之壽可知況觀其文高祖東擊項籍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至慶爲內史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在元朔五年歷高帝以至武帝已八十餘年則萬石君此時已幾百歲今先生年七十猶强毅如少壯時過此正未可量而先生尤好爲文章能貫穿經史百家言思並古人傳于後世此則萬石君所不能兼者而先生兼之矣予與先生居同里知先生深故不敢同世俗之所爲壽特取古人行事有合于先生者使親串聞之相與進一觴而冀先生之盡醉也

臧太太夫人七十壽序

長興臧介子眉錫以書來乞堪一言爲母夫人壽堪與介子同受知金谿蔡先生有同門之好微介子請亦當脩不文之辭以祝母堪嘗觀古之賢母欲成其子之名無所不至陶母截髮剉薦而侃與晉韓康伯爲吏部其母聞吳隱之賢命康伯爲子朝康伯之名益振蘇子瞻十歲侍母讀范滂傳慨然太息子瞻曰軾爲滂夫人亦許之乎母曰汝能爲滂吾寧不能爲滂母其後子瞻卒成名臣由此觀之凡子之得成名于時其母實有所以相成之故而非偶然也太夫人產[illegible]氏右族性淡泊克勤家事教子日讀書治絲麻以給飲食而介子則能鉞勵刻苦勿負太夫人之命生二十幾年成進士長興固僻邑而介子年又少鄉黨莫不誇榮太夫人視之恆淡然若無與且戒介子勿以一第自快意或行其恣睢故介子恂恂下人不異諸生時猶憶丁未夏堪歸自都門母宜人諄諄告誡不異太夫人自悔二十年來浮慕虛名[illegible]吾子不

棄往還酬酢殆無虛日致以飲食衆宜人而宜人必手調月視無倦色一時比之陶母宜人聞之愀然頻堪曰侃固名臣然當督軍荆湘蘇峻逼天子以不與頻命不欲討賊于義不無少損嗟乎如侃者尚可議汝幸叨科第行當民社之寄將何以自處也予與介子歡好過于弟昆太夫人所以教介子吾母所以教堪兩人相遇時每各相陳說用以自勉乃余不及介子遠甚而介子能淑其身以揚太夫人則已爲海內士所稱道余故述太夫人之教以別于世之所爲壽母徒有其壽而無可稱者介子以吾言跽進之太夫人其猷然而舉一觴矣乎

學文堂文集

序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霜哺篇序

吳門袁節母年二十九而孀撫二孤成立垂五十七年年八十有六矣其子駿日走四方乞當世賢士大夫之詩若文以頌母歲葺一卷裝褫之到於今凡三十有八軸昔陳徵君繼儒題其幀曰霜哺篇世之人遂無不知有袁孝子者丙申夏四月袁子來毘陵肅衣冠摳拜予庭乞節母詩予旣書之卷中越十五年爲歲庚戌又來毘陵謁余摳拜如初乞文以序之且曰必得先生文以重母予顧何足當此然觀袁子與予始交越今十五年爲母請乞之誠在于一人已如是宜乎四方賢士大夫樂有言也嗚呼是乃所以爲孝也與予惟夫夫婦婦人道之常婦人不幸而以節稱則變矣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禮又曰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可知先王以婦人處變之道一

如其至常故婦人而節宜也婦人而樂以節稱非所宜矣何也樂以節稱是樂有是變也豈心之所安乎倘以婦人所不安者其子皇皇焉冀所以稱其母其又何以安母之心然人見其皇皇焉冀所以稱其母也而稱之稱其母則必併及其子而稱之則似乎其子幸而有母之節以成其名又豈人子所宜安者乎故爲人子者必實能立身行道有以揚名而顯父母斯可稱述若徒藉父母以成其名何足道哉袁子狀貌癯然能讀書識字好以禮

義自維不苟言笑與四方賢士大夫交言而有信鄉里交嘆爲善人君子所爲立身行道袁子信無忝焉乃觀於世之稱袁子者第以其勤勤走四方乞詩與文之故而名之曰孝子詎不失其輕重與不寧惟是律令未三十而守志踰五十則請旌倘母生二十九年時逆計其踰五十之旌而勉焉爲之則夏之日冬之夜必有大不堪於此者惟毋直視爲固然不必務而剜耳誓天比日安於分之所宜日撫呱呱之子歷艱辛荼苦之狀甘之如飴故得優游以至今日度母之心即與草木同腐而無病至於崇臺綽楔之褒豈其心之所設由此而觀母惟不樂以節名故卒得成其節也雖然不樂以節名者母之志而必以節名者士君子風勵之心且使袁子浮沉闒茸足跡不越井閈不能交當世之賢豪長者其姓名必無由見知於世雖有聖善之母亦湮泯無聞則即袁子之勤勤走四方乞詩與文之故而稱之曰孝子亦未嘗不可爲袁子之孝也

續毘陵人品記序

嗚呼余小子何幸而亦得生於是鄉也居恒讀古人書見其人有一行之善必咨嗟慨慕詳其里居或車轍所至過其人故里必低徊留之不忍去又必詢之故老曰其子若孫猶有存者否倘得見其子若孫必瞻對欷歔如見其高曾祖父蓋聞風慕義人有同心而况生長於其人之里時得與其子若孫遊者耶然自周以來數千餘年而所記止此數十百人其間泯滅無聞者不可勝數嗚呼苟不

爲是編之所錄即泯滅無聞之人矣可不懼哉其人生平大節合之前代史冊所載倪皆不爽至賢人君子義夫貞士或一節之美可稱於鄉里而爲史之所遺者亦必錄之自泰伯而下凡若干人然則人之顧而自勉者亦將求其可傳於史者乎抑止求一二稱說於鄉里而已足也記成於古菴毛公而增定於巖所吳公所錄之人至明萬曆而止嗚呼啟禎之際國家亦紛紛多故矣吾毘陵之以忠節著者尤指不勝屈惜二公之不及見也余小子固陋論定補次誠非其人然竊據聞見所及錄若干人各爲小傳妄續是編寧簡而不雜寧直而不諛寧失一時之議論不敢失千萬世之是非求爲吾毘陵之信史因即爲　國家信史之助或亦二公之所許也於是敬爲序

擬重修常州府志序

郡之有志卽國之有圖籍也然人皆知圖籍足重而不知志之重今觀圖籍所載不過山川險要阨塞城隍郵驛之名戶口賦役甲兵戰守防禦之數若忠臣義士理學孝友文學武備隱逸方技烈婦貞女之異其人科甲明經徵辟庠序吏椽之異其用奏疏詩賦書傳志銘論贊頌説攷辨之異其體皆不及載將俟諸史冊而後定而志則已預載之然則志又不特與圖籍並重且通乎史也吾郡志

自明洪武初郡先達謝公應芳始續之成化間郡文學朱公昱又續之萬曆間郡太常唐公鶴徵又續之今所傳則太常志也嗚呼自太常至今日又五十餘年矣我 朝定鼎代且更易其爲山川險要阨塞不有昔以爲可恃而今以爲不可恃者乎其爲城隍郵驛不有廢與之殊乎其爲戶口賦役不有存没繁簡因革之不一乎其爲甲兵戰守防禦不有因時而異用者乎其爲忠臣義士理學孝友文學武備隱逸方技烈婦貞女不且代各有人乎其爲科甲明經徵辟庠序吏椽不有昔之所重在此而今之所重或在彼者乎其爲奏疏詩賦書傳志銘論贊頌説攷辨不有今人可勝古人者乎然則志又不可執向之所傳者爲定而更有賴於後人之續之也予以讀書之暇考諸野乘訪諸故老傳聞爲續志若干卷附舊志之末倘朝廷知志之足重詔集而考之其間形勢之重輕賦役之繁耗人才之多寡美惡皆瞭然指掌由此相其地而善其用損益去取其有裨君國較圖籍爲更大況

天子方命在廷諸臣纂修明史令採啓禎兩朝遺事今觀前志止於萬曆末年則所遺者正啓禎之朝苟非有續志其何以佐在廷之採擇哉雖然天下大矣余所續者第一郡志何足爲史助然今日果詔集而考之天下之大當必有與余同志者又豈敢以郡志忽之也哉

開益錄自序

開益錄余所手錄書取開卷有益之言也經子史百家之書及稗官野乘全文宜錄者別有編次其一事一語之有益於吾無不錄於此錄無前後無次第無卷分類別如記米鹽凌雜如理亂絲而紛之嗟乎余之爲此非得已也孔子曰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余蓋所謂困者與然益之六二曰或益之以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人虛其中以求

益故有可益之事則衆朋助而益之余其以是錄爲朋助也或謂劉歆總括群篇分爲七畧荀勗因中經更著新簿謝靈運造四部目錄王儉撰七志阮孝緒爲七錄皆各以類從子既勤勤於是何不卷分類別使後之學者便於考索詎不甚善乎曰然人之讀書貴有得於心而已有得於心雖紛紜雜沓叩之於心無不井井秩秩及有所用指使輻輳各隨其類昔蘇子瞻教人讀書當作數廻過每一過以類求之盍類之乎心非類乎書也人各有心所說如五味鹹酸食者遇口焉絲竹金石之音聽者遇耳焉使第藉夫卷分類別以便觀覽則歆勗諸人書猶有存者取而用之足矣而余必勤勤於是何爲哉

施培菊醫書序

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有疾分而治之歲終各書所治入於醫師辨其愈否以垂訓誡法至善也後世醫師既廢方術日多各立宗門互相枘鑿嗟乎此皆未嘗各書所治入於醫師故求其足以垂訓誡者百不得一二焉周禮又言醫師歲暮稽覈醫事恆以廪食什失四者品居下失五者則黜以覩今日毋一歲所計失五者可勝算乎又奚翅失五也施子少爲諸生棄去學醫大精其術因萃凡手所治而驗者著爲書復集前人所傳擿摭損益以爲証據嗚呼倘今日行古之道吾知不外施子而求所爲訓誡者矣因思世有良醫者出群天下之人聞其名而震之然使病者在千里之外既危且急捃拾之則不及待否則試於庸人之手且立斃矣苟非賴有是書之行遠而足以爲訓誡豈當世之幸哉予故樂施子之有是書爲之序

王氏家譜序

嘗讀周禮至宗伯之職掌三族之别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未嘗不作而歎曰此譜之所由本也葢三族者父子孫人屬之正名也親疎自上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緦麻重服爲親輕服爲疎也掌其政令者所以考其行事也大禮雖未嘗言譜然掌之爲職苟書之則爲譜矣迨大宗小宗之法立凡卿士大夫之家有世譜之可傳者掌之太史而其副在有司於是譜遂重於天下洎魏以迄六朝姓有苑官有譜氏族有志雖有不失古之遺意其間世次年數傳疑襲僞已不可勝言而譜遂不足重大宗伯王公有概於此作爲王氏譜著其地曰來自任丘示不可混也明其世斷自三世以上以傳信也此卽周禮三族意也記其名子女生卒必書配媵必書葬必書此卽周禮辨親疎意也傳其事曰内傳曾祖而下各著其生平以及閫儀婦範亦必詳其本末質而直莊而有體親有善焉不敢沒也親無善焉不敢贊也懼贊而傷

吾親也此即周禮掌其政令意也曰外傳書女子所適之姓氏也此又廣周禮辨親疏之意也嗚呼非獨漢魏以後所爲譜者不能及且未知昔之掌太史者亦如此秩然無憾否也然思周禮之傳久矣使爲譜者皆法之豈不盡善乃卒未之聞者豈必俟居宗伯之官盡其職者而後能耶舜典曰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寅敬也惟能敬而後爲不負天子之命公之居官朝野既已知之家譜一書非其敬之尤大者耶孔子曰敬其所尊其此之謂與

臨安胡氏族譜序

胡氏由陳胡公後其爲神明之胄益數千年矣臨安之胡當元末有某公者仕蘇州總管爲張士誠所害故以上世次不得詳而胡氏之譜遂斷自貽安公爲始祖云家之有譜所以傳信垂一本之親敦睦族之義也然世之爲譜者或本支荒闕世系紊淆生卒葬無所據或遠希華胄妄祖其祖而昧所自出故不失之畧則失之誣夫誣者無祖而有祖失畧者有祖而無祖其於傳信之義何居是皆祖之罪人譜所宜禁絕者也而胡氏譜覈而有本兩者之弊俱絕豈不善哉胡氏於臨安爲望族代多冠蓋中葉間貽蘭公有子出繼其舅程氏後子孫繁衍程氏亦爲著姓是譜也合程氏之系世世稱伯叔兄弟焉嗚呼異姓相繼典禮所不許自春秋紀鄫之義不明世之以舅姑子相冒姓者自漢唐以後往往有之不可得而變革今胡程氏合爲一譜則雖不奪程氏之姓而世世子孫猶知吾祖宗固胡氏所由出瓜瓞之生厥有根本豈非亡於

禮者之禮惟能善述人之事者乎吾於是益有感也晚世教化不興風俗日澆薄一丈之子視若路人至從再從以下幾於秦越且或仇讐焉者族誼之衰於茲爲甚而胡氏猶能聯其遠世異姓之親與爲一體則其敦睦於本宗可知世之薄其同姓與夫棄宗譜而不修者其亦可以瞿然而有省也夫吾郡伯騶公於胡氏甥也謬謂予爲文爲其譜序之予不敢辭而爲序如此

休寧夏氏宗譜序

先儒有言曰古之氏族煩而知之反易今之氏族簡而知之反難非煩者之易知而簡者之難知也自氏族既分宗支即判人未有不知其祖者乃有恥其源流之不古名行無聞而好稽荒遠援前代賢喆以爲榮附會牽綴而莫媿其非裔若升蕃知遠稱漢自昔已然而況于今乎此遠而難知之弊也周禮錄小史之官所以繼世次而辨昭穆至唐猶考天下之譜牒退新門進舊望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自唐而後紛更悖亂至于廢絕而不講于是賤而貴者恥言其先貧而富者不錄其祖甚至賤者貧者亦攀援同姓之富貴巍巍然以號於人曰余伯叔兄弟也嗚呼尚忍言哉此近而難知之弊也以予觀於夏氏宗譜則皆可以無此患矣按夏氏以大禹開祚傳少康會諸侯封子無餘於會稽奉禹祀此得姓之始歷傳八十五世有圖又按夏氏來休寧自唐歙州刺史亮康公爲初遷一世祖嗣後歷宋元明代有聞人所紀詳

而信幷而不亂其編年定次辨名著諱生卒配耦以迄祖功宗德或隱或仕莫不具書豈非遠近皆可知者乎夏翁達柯爲元康公二十六代孫年七十有八矣目昏指瘦而編纂譜牒日夜不輟歷十數寒暑而成又喜爲人稱道祖先事予歎慕不能自已宋王炎之敘譜曰善治貲產者謹身節用不犯非法不爲非禮以廣其衣食之源學而入仕者習詩書尚禮節近賢士遠小人以保其衣冠之緒可知譜所重不徒以敘世次紀名稱可詡於後世惟勉爲忠孝節義有光於前而垂訓於後斯足重耳今夏氏之功德昭然者按之具在達柯又能敦本力學以名節自鐝砥勿墜先人之休則豈獨無難知之歎爲善于宗譜也哉

何氏族譜序

國有史家有譜然譜之體皆原本于史氏司馬遷作史記有年表有世家有列傳爲譜者必先區以圖而後詳列其爵里諡號此卽年表體也列其爵里諡號尤必及其德行功蹟俾始祖而下凡一祖所自出者子若孫瞭然可考此卽世家體也德行功蹟不能一二言盡尤必爲傳志以述之碑銘以記之此卽列傳體也然則族譜雖一家之言非具史才者不易作於潛何公霜崖治江之五載績用告成　朝議旣擢其官公以爲忠國者必孝于家因取家譜編輯之上自漢晉下迄本朝分支別派秩然可覩有史氏之長焉余于是重有感也儒者有志史學凡于年表世家列傳必詳究其統系爵里生歿及遇功德可稱之事必歎羨之或著之文章意汲汲如不及顧乃于祖宗之統系爵里生歿若罔聞知碑銘志傳或目以爲無益之文棄置之未嘗寓目嗚呼何其貴疎而略親不于何氏有重媿哉古今族譜自眉山蘇氏而外不傳于後世者

多然往往見之古人文序中其序傳而譜因以傳
余拙于文知不足以傳公譜特爲言其合于史法
者著之簡端云

傅氏家乘序

有姓非古也古者賜而有姓姓賜則立爲宗立爲
宗則一宗之事莫不聽治夏商而後不待賜而莫
不有姓夫古姓止百故別其姓爲宗其族簡而易
核後世姓日繁不可復別不得不以一姓爲宗宗
法廢而人多漠然於宗郄至一父之子視若途人
君子憂之創爲譜牒以維其窮譜學又廢傳訛襲
僞莫可勝詰苟非有賢子孫起而整頓之推其遠
始而嚴其派別則仁人孝子之心何以自安予按

傅氏家乘得姓最古今通守公加意考核萃唐僕
射公以來之譜彙爲一刻先是尊大人都督公創
建祖祠成即議脩譜而未遑至通守公始成其志
譜成走使屬余爲序予因是感譜祠之並重也生
事於庭死祭於寢或及父母或及大父母而止惟
聚族之人拜於祠高曾祖考音容陟降僾然如有
見焉則惟祠之功然祠之祭止於高曾祖考若譜
則大宗小宗雖支分派析猶若同堂聚處譜之功
較祠爲更大今觀傅氏父作子述建祠脩譜交勉

不遑仁人孝子之心何其至哉僕射二十世孫懿容作譜述云吾姓最著者無如說當年弼商之功炳然書冊其發跡之所乃在版築間使子孫能爲說則何地非版築予嘗偉其言故凡譜之得傳於後者莫不恃有一二偉人開其先然其後每凌替衰微至於廢墜爲可深悼今都督通守相繼振起功名正未可量懿容之言以驗嗚呼無姓則姓重有姓則望姓重人亦貴自樹立寧獨傳氏子若孫哉

韓莊蔣氏族譜序

郡志載函亭鄉侯碑唐齊光義爲延州都督蔣挺撰宋紹聖間裔孫之奇重刻函亭地屬陽羨子姓蕃衍某公自陽羨徙居郡城其自郡城復徙青山之韓莊則天驥公始故天驥公爲韓莊始祖云嗚呼距天驥公二十九世毅然以脩譜爲任旣成問序于予予聞族者屬也有情義以相屬也周禮司徒掌地官之職有比閭族黨之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莫不有情義以相屬是古或以聚

處爲族而非必以一姓爲族也迨得姓而後有同異姓之分遂各以姓爲族而情義或反不如比閭族黨之相屬君子有憂焉于是立宗法以維之卿大夫之適子賢者世爵非有大罪者猶世食其采地責任收族之責而族人亦嚴事之死爲之制服至族屬之內冠娶必告練祥必赴有餘則納不足則給其禮爲甚隆而情義爲甚洽後世宗子或爲皁隸旣無以收卹其族人支庶間有賢勞官爵安能盡屬于宗子且或誶語起于家庭又何以聯其

族人若手足臂指古法之不能無弊有由然也宋歐陽氏蘇氏族人各自爲譜讀者油然生孝弟之心所以救宗法之窮豈不甚善哉者猶以有小宗而無大宗爲憾蓋大宗廢則小宗無所恃以獨行也今觀蔣氏譜以函亭爲大宗韓莊爲小宗支分派別靡不井井不獨可觀其孝思且足爲法于天下後世鳴岐之功大矣予讀函亭侯碑見敘述蔣氏功德自漢以至于唐聲稱爛然或不事王莽以氣節著或居杜陵以孝著或爲大將軍以戰功著或兄弟以禮讓著或官御史以忠著或以良二千石著子孫能表揚其祖功宗德其孝猶小惟能法祖宗所爲使後人亦可稱道斯爲至孝耳詩曰厥初生民時惟姜源貴所生也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貴自振也今蔣氏有賢子孫其亦可以與矣

吳卷石印譜序

篆與刻之不能並傳也久矣秦攻和氏璧篆者李斯而刻則孫壽魏梁鵠書受禪碑鍾繇刻之迄今三家書具在而刻巳無有古人視篆刻非小技必以尙精而後工故工篆者不必刻工刻者不必篆以繇之書實勝鵠而不敢兼今世率以刻爲利篆與刻皆若一人所優爲至古法盡亾而不計爲可嘆也歙州吳卷石能作古篆先王六書賴以不墜而令子莘勒又能步趨古人父子授受各以尙而精夫篆亦難言矣自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引伸觸類製爲文字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及太史籀著大篆畧變古法而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則皆從古文其後諸侯去其籍言異聲字異形古意漸失秦并天下取而同之李斯趙高胡母敬因籀大篆變爲小篆而識者猶議之今之人目不能窮古人之源委以意爲損益不特獲罪孔子左丘明亦且爲斯高母敬之罪人宜爲卷石厭惡而不取也卷石萃生平所篆而令子刻

者譜印記若干帙予愛而敘之嗟乎士不幸不見用于世其聰明才智無從發露不得已托于技藝之末以寫其無聊不平之感世人不知遂徒以技藝之人目之如卷石者可勝道哉

重脩迎春鄉馬蹟山志序

班孟堅易八書為十志而後世志因以名然以三國南北二史且不敢作志信乎志之難也國有史以紀一代之終始然事亦往往多畧若志視史加詳矣志有省有郡有邑郡邑志視省為詳若鄉有志則視郡邑尤詳然鄉志不皆有鄉非不可志非其鄉不足志必無博雅之士生其間慨然以網羅散失為任故鄉率無志也周官比閭族黨州鄉縣遂之制凡事物名數井然有序先王採之以觀風故曰觀鄉而知王道之易鄉之所係甚重而無如人之貴遠忽近從事者寡為可嘆也吾邑迎春鄉為東南之一鄉兀立具區中山名馬蹟相傳秦始皇東遊神馬踐石成跡故名事無考馬蹟之東曰夫西曰椒史載夫差敗越即其地山之得名已久而有志則自明嘉靖間山人錢西青先生始志卷帙無幾凡山川貢賦人物風俗災變之屬皆備距今已一百六十餘年而一百六十餘年之事漸致湮没予慮無以徵信於後世十年來加意捜採于

古蹟前賢忠孝節烈力表暴之近又得徐君午義續志藁一編爲之整齊其文正其聞見之未確刪詩文不足觀者成志若干卷昔孔子考夏商之禮慨嘆文獻之不足苟非錢徐兩君子予亦何所藉而薈萃之哉江淹云脩史之難無出於志栁子厚自序其文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太史之最潔在天官八書予文媸鄙何足當其任而揆之比閭鄉遂之制生是鄉者實不敢辭然亦不過述舊聞事紀載非敢自附作者倘今日任採風之責者錄之以爲史助謂僅鄉里之志云乎哉

三吳總志序

司馬遷作吳世家謂吳自闔閭始通中國予嘗咎其失言吳越當楚東南去中原稍遠然衣冠文字未嘗與中國異唐虞以來東南久爲文明之區禹朝諸侯于會稽舜南巡狩至于蒼梧之野自古已通朝聘周泰伯仲雍亾適吳吳人樂其德而歸之是知好德莫如吳言游爲聖門高第弟子季札來聘熟諳先代典故閎覽辯博賢于子產叔向諸人是文獻莫如吳禹貢五服東西南北各五千里舜葬蒼梧禹葬會稽皆在五服內殷周盛時不滅虞夏惟幽厲中衰或數十年不朝而友邦聘問往來如故也倘自洪荒未通中國若所謂斷髮文身烏語鴃舌則舜禹何以往泰伯季札言游何以稱世儒耳食遷史之言亟誣吾吳蓋千百年于茲矣三吳向無總志予家居無事偶檢數郡志薈萃成若干卷凡山川人物風土文章之屬舊志已載者斟酌去留五六十年來所未及載者以故老見聞益之卷帙繁多不能刻板行世命善書者鈔錄裝潢

以備觀覽嗚呼無論通都大邑卽遐壤㵎莽之間一二人與一二事足傳者必賴鄉里後生表章之而後見至時移事改一旦震赫諠詫播爲奇聞終得不没于後世豈非志之所繫爲甚大乎三吳山川之秀麗物產之多縉紳先生冠帶衣履之盛甲于天下因慨上古之世何以渺然無聞以致作史者之缺略不知上古之事六經所載亦已多矣何况其他司馬遷信稱良史而班固已譏之曰是非謬于聖人于故斷闔閭始通中國之謬而吾吳之

爲吳亦可由今迴昔遙揣而得之也矣

感應篇序

感應篇道家言多鬼神之說吾儒不樂道頗嘗伏而思之其教雖不同其理亦多與吾儒有合吾儒道其常感應窮其變吾儒言義理而吉凶在其中感應言吉凶而義理亦在人曰與言義理或以爲迂而厭棄之若神以鬼神之說莫不勃勃然動及得其吉凶之故必更瞿然有會曰鬼神非荒忽誕怪之所爲皆有義理存其間卽爭趨于鬼神而無病然則謂吉凶善惡之言始于老氏非也易曰積善有餘慶書曰作善降祥又曰惠迪吉聖人見善

者之必吉惡者之必凶汲汲然如已焚已溺思有以救其惡而引之于善故曰吉凶與民同患世之人不能體聖人救世之意相率而趨于善聖人慼然慮之不得已亦偶一言鬼神孔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孔子之言鬼神其理微欲人存誠于不見聞感應之言鬼神其理淺雜以功利禍福之見駁而不醇然其所以救世之意則與聖人一也先中丞宦楚時刻其書流

傳于世板留沅署吾郡見者絶少玉堃較訂重梓以廣先人之志先中丞自敘曰予自爲諸生迄今通籍數十年仕途升沉順逆閱歷凡幾總惟至誠一念期無愧屋漏而趨吉避凶有莫知其所以然之故堃嘗三復斯言嘆先中丞不一述鬼神荒怪必本孔子之言誠以爲教誠予小子敢不思所以自勉篇中故有靈驗記述古來吉凶善惡之報不爽予删其善者什之七惡則莫不具載且或以近日之見聞益之蓋以善者可以感人而惡則使知所畏憚知畏憚必不敢爲惡能事事不爲惡卽不必求善而自無不善昔孔子作春秋記災異不記事應以爲事應或有不合將君子以爲偶然而怠于爲善予亦稍得其遺意而已矣

識字錄序

識字錄予[illegible]昇以課童子取韓昌黎讀書先識字語也予見今之俗學末師教子弟率以取科第爲急經書讀未竟輒課作文文稍成篇輒命應試父兄之望遂由此而奢至于字學則絶口不談或溺方言或狃偏旁一字或止識一二聲或止得一二講解再叩之茫然無以對毋論于先王六書寖失以此應試亦往往多悞于是嘆昌黎之言爲有當也字學自程邈增減大篆謂之隸書庾肩吾[illegible]卽今時正書然猶帶分隸遺法自漢梁鵠毛弘師弟相承專工楷法去古漸遠晉楊肇李式諸王兼隸楷行草任意損益而法亾矣古人于字學最重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漢制太史試學童能作書九千字以上得補爲郎又以六體課最得爲尚書令史吏民上書或不正則劾之唐取士有明字科學館生往學書日紙一幅古人于字學如此今乃委之俗學末師承譌襲謬而父兄之教又忽焉視之然則予以去古憾晉人而晉人

猶得爲法書所宗若今日者何可勝嘆哉予才識寡昧何能訂正古人之書竊觀許氏說文沈約禮部韻二書以爲字之形聲庶乎可據而沈約妄以吳音欲一天下之音議者極言其非在當時束于功令至後世學者猶拘忌而莫之變豈不可怪明宋濂一洗沈韻之陋復採三衢毛氏昭武黃氏等說訂爲正韻天下于是乎同文予按說文正韻所載刪其繁複去其奇異撮音切于用者得若干字以便後生之習學或曰古韻字凡八萬八百有奇

沈約止收九千五百餘字世傳僅八千八百字洪武正韻增至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一字今予雖稍廣于沈而于正韻多畧柰何予曰噫苟能習此自小子以至成人終身用之不盡若惟多是騖則世傳字彙篇海諸書具在是錄也存而不論而可哉

學文堂文集

序

夫椒山人陳玉堦庚明著

蘇建皮場廟大殿序

吳山之有皮場廟自宋建炎南渡始按神張姓諱森湯陰人漢時爲洛東皮場鎮吏鎮集北地皮鞹爲市鬱蒸成毒蝎螫殺人以萬計地故有神農氏廟神事惟謹朝夕禱神農氏與免其禍又募壯士二十四人採藥遂除蝎毒神沒土人祀之黃巾寇

相州土人禱神夢授方畧破賊獻帝賜號皮場云宋南渡神像入杭州祀吳山至理宗命撤廟咸淳中壽和聖福太后出帑金脩葺自是迄元明遞圯遞葺康熙癸卯袁方伯復葺之至辛亥火到于今未有過瓦礫而問之者道士朱重遠慨然思復舊觀會予婦翁許侍御青嶼先生假寓其間予亦適游武林時得過從因請文于予予惟神之宜祀有五記云有功德于民則祀之神爲鎮吏即惻然爲民請命採藥殺毒壯往而有功其功德孰大于是

一宜祀古人以醫卜農圃爲技之小不列六藝中不知醫寄人生死神農味草木作方書以療民疾黃帝命岐伯作內經雷公寃麻息皆大聖人神聖開天利濟萬世豈得目爲小技神知醫能辨藥物二宜祀士君子生忠入國歿爲明神其靈爽所憑不與形俱盡古來史冊所載陰兵兆夢雖近荒怪亦往往藉以成大功神授夢破賊三宜祀宋南渡諸臣鮮有以君國爲念有一岳忠武卒死奸人之手神旣歿猶不忘入國苟生宋何難與忠武並舉

大功矻然廟祀俾有宋諸臣過者因敬生愧而作後人忠孝之思四宜祀至人精靈洋溢宇宙不以廟食有無爲生滅然非崇峻其棟宇壯其衣冠使禋祀不絕于時則無以彰神功而荅神貺五宜祀嗚呼神之功德如此乃數歲以來榱桷不治使風雨侵而雀鼠竄見者何以自安予愧囊無長物不能率先以勸斷斷然徒托空言必有起而笑余者雖然司馬遷不爲扁鵲諸人立傳後世孰知其人神之本末史旣失考且廟祀未遍于天下倘予文得廣爲流傳使天下後世見者皆聞風慕義崇祀立祠則不徒于一方之肸蠁一時之修復爲有助也矣

陸藎思梅花圖序

予僑寓西湖月餘日偕老僧訪昔人遺跡過斷橋而西見桑梧園數畝僧曰此梅花嶼也爲林處士故居徘徊久之因慨嶼以梅名而今無一梅矣至孤山拜處士墓墓旁有梅五六株皆後人所植非故物也處士所好惟梅賦詩尤好咏梅至今咏梅詩最著故梅藉處士詩以傳今雖烟荒草蔓無復舊觀而過之者猶必追思往昔稱道不衰桑梧影之間尚若有梅存焉者雖不幸而猶幸也吾友

陸藎思與處士有同好擇舍旁隙地種梅百十株客至相與飲酒其下陸氏之梅行與處士並不朽而藎思猶恐梅之無傳命友作爲圖梅旁繪以巳像自爲詩紀之藎思之汲汲於此豈徒爲梅也與哉夫天下產梅之地何可勝計不遇則冷落于山巔水涯遇則爲名流騷士所愛玩遇不遇有殊而梅自若嗟乎人之一身自少而壯而老富貴貧賤之得失數會禍福倚伏無端恒不能自必而聽之于天此何異梅之遇不遇不能自必皆聽之于人乎士君子往往意有所鬱結不能遂則必比物連類稱小以喻大昔之梅遇處士今之梅遇藎思其二君流連景物溢爲咏歌雖寄托有殊而興感則一一若二君反藉梅以傳其詩然則梅于二君亦無負矣圖成同人皆題詩其上屬予言弁其首畫梅者惲右正叔紀容者謝君文庆

節略初編序

甚哉女德之難也庶于嫡尤難小星之詩可謂賢矣猶援命自制不能無憾于詞二南盛世且然況乎後世兩漢而下如夫人鼓著者莫如雷姬姬生子六人而恬洽大有名洽復生珣珉仁氏以雷昌其家東遷汝南李氏其女絡秀聞外有貴客與婢殺一豕作數十人食不聞人聲安東密覘之求爲貳室進生伯仁兄弟然于尊嫡則世有雷尚書之目陳其婦道所宜而絡秀亦無德行事表見予道

交長樂伯騶兄悉其母夫人之賢異之夫人歸尊公先生爲副室生伯騶兄弟年二十四不幸先生死當永訣時即嚙指出血欲殉身以托孤故毀容苟活負土葬兩喪卻強鄰復祭典脫金釧贖先人藏書數十萬卷以教二子成立苦節三十餘載而終伯騶幼有詩名既長車轍半天下所至輒有詩去歲來吾毘陵與予多所唱酬其詩能一發乎性情爲海內所推重嗟乎人之樹立難矣有賢祖父未必即有賢子孫張良而有辟彊劉向而有歆蘇過爲軾子背父事梁師成朱浚爲熹孫附賈似道而不知耻此其人顛覆家聲殆盡諸君豈不能教子孫而不能必子孫于其後豈非人不自樹立雖有賢祖父無益而又何有于母教哉伯騶幼失怙未嘗親承祖父之訓獨秉者母教耳卒能自立以成其名可不謂難焉數年前家昌基孝廉自閩來携所著詩古文屬予評選酒酣耳熱嘗述伯騶之答弁悉其先世簡齋學士與林子羽高廷禮輩鼓吹休明開一代風雅之始伯騶爲學士孫予嘆閩

詩之始盛而今繼以盛者不于吾陳氏重有賴哉伯騶謬以予爲文出節略編乞序因略述伯騶爲人使天下知母夫人生令子如王有恬洽周有伯仁若其節烈可稱行事卓越則又于雷李遠過之也

葉子容痘學眞傳序

嘗慨今世醫者第以人病試藥未嘗以藥治病子身驗之每發三嘆成人血氣定能以病所由告醫藥卽小誤猶或可救若嬰兒血氣未定不能言小誤立斃矣凡病必始饑飽色慾思慮醫不外此數端求之而嬰兒則無一焉故治愈難老子曰赤子體弱骨柔而握固不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物負氣之初固足以生弱柔亦足以病往往而然若痘則發乎自然并

非論于此黃庭經曰上有關元下有命門痘自關元命門而出是爲氣稟而不可爲病病可治而氣稟不可治在有以順之而已痘險雖藥無功非險不藥亦愈然父母之愛其子險固求之醫不險亦求之醫醫苟不能辨則藥必雜施反因以致死者比比故昔人謂痘死非死痘死醫死嗟乎可哀矣越人對魏文侯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巨鍼入血脈故名聞諸侯願修遠嘗語子云吾有幼子未痘葉子偶診其脈曰某日痘當發及期果然然則葉子且能辨于未痘之先又何論險與非險殆所爲鍼入血脈者耶葉子恐已之學無傳以平日所試方藥薈萃成書凡于臟腑經絡傳變寒熱盈虛之故如燭之照而數之計焉或曰上古醫書未甚著人率壽考今諸家書不可勝計何以夭殤橫死者恒多子曰噫何能明其所以然要觀于葉子書則不能禁其不傳也

蘭陵政牘序

古者諸侯之國不過百里準以後世大縣則令固大諸侯也上而爲郡守秩雖亞于方伯然統率數百里諸侯以事其上爲一方之尊任綦重矣漢唐以來言親民之吏天下治亂所由關者必先守令而守又所以帥先乎令者也是故督撫藩臬之官于民尊而不親縣令于民親而不尊達上下之情而兼尊親之勢者舍郡守誰屬哉毘陵爲三吳大郡人文蔚興天下稱望國然地衝而民貧比年以

來水旱相仍農多失業雖舟車絡繹而非百貨之所萃貢銜之利不足以捄羸以故獨儆于他郡前之賢者加意撫恤而凋瘵尚未能起也　朝廷軫念東南特命我紀公爲之守公下車之日延見士大夫與鄉老善人詢四境之利獘于前之利之興而未盡興者興之前之獘之除而未盡除者除之境內頌神明焉且吾聞公之在滇南也以清正仁儆率其僚屬爲大吏所敬信凡兩司職官公無不攝而歷功名大著于荒徼既以奉裁休聞諸同事者莫不引領跂足以待監司之補而公獨俯而就郡夫樂高而喜上者固凡人之情也而賢者則否賢者之志上在于忠君而下在利民苟能承流宣化使百姓實被其澤則爵秩之崇卑祿奉之厚薄固有不足計者公之俯而就此豈非志在親民灼然有見于古郡守之重而欲以一身任尊親之責者乎公爲政之二年謂予曰吾俯而就郡之意朝野知之矣吾所以親民之實朝野未盡知也取平日與民注措者刊爲書可乎閱一月既成名曰蘭

陵政牘屬予序予見近代以來爲治者務以聲譽相高衆用目則飾色衆用耳則飾聲及考其次第猷爲往往無可表見爲君子所不與茲按公所爲書大較本之以慈惠先之以敎化而繼之以勸懲故施之一邑則一邑治施之一郡則一郡治天下士大夫咸知誦法公則天下無不治漢郡守多入爲三公而必以治蹟爲殿最此書其左券乎予忝列仕版其敬佩公之說以爲章程矣

華蟄侯印譜序

古無印譜有之自宋宣和始然宣和譜不傳其後王厚之王球趙孟頫吾衍楊遵葉景修諸人各有譜然皆屬摹本古意漸失迨沈潤卿始以前人所摹及所未摹者作刻譜傳世雖較摹本差脩而朱白雜然難辨古意益失矣予嘗思天地間物之最古者莫如六經此外惟鼎彝欵識秦漢碑版印章爲近古後之人尚得于此見古人典刑以悟其心法之所在然昔人于印章已稱繆篆訓其不根六

書以增減字畫巧布置爲工是物之近古者猶有不古之歎況乎承譌襲僞如江河之流愈趨而愈下哉昔與周櫟園先生論印章一道以爲唐宋元皆無足取至明有文三橋可直接漢人猶議其未盡脫宋元習氣若何主臣亦未免太涉擬議故漳海黃子環沈鶴生作爲欵識錄矯之而今之論者又訾謷漳海紛紜聚訟繆而益繆莫可如何矣予十四五歲時曾一識丘令和十餘年來得交程穆倩令和爲予刻數石大類漢人穆倩離奇錯落不可名狀及識梁溪華蟄侯知能遠法三橋而于令和則如漢人之守師說而不變雖然語不云乎智過乎師乃能加師蟄侯試思令和之何以不繆乎古人幷思古人何以猶未免乎繆毅然釐定自成一家豈惟爲三橋令和而上且補秦漢人所未及豈不快哉豈不快哉嘗按楊遵譜稱極盛上海顧氏益廣之然其間金銀玉石瑪瑙塗金錯銀之屬人各以能著蟄侯則萃而出于一手又非摹本木刻之可比故其譜足垂于前人予樂爲之序如此

募修府學橋序

吾郡學左右皆有橋其右半圯予以修築語學博某君不應因爲募文以告同志而適聞近事有可爲勸者書焉予同年儲檢討玉依嘗言分較庚戌闈時首得一卷呈總裁已中式二三塲遲久不得惋惜置之榜將發玉依偶檢敗簏則前卷二三塲具在巽之而總裁忽招玉依曰君取卷中某卷已斥去宜易玉依急出前卷且告之故總裁亦歎巽則繁昌魏君康生也先是繁昌郭有橋僧康生者

募修三載工不訖僥一指自誓魏君大父捐金以成僧曰再世當生汝家爲子及産魏君時君大父見僧排闥入因以僧名名魏君君嘗出手掌示人曰某亦缺一指金陵桃葉渡義民某更爲橋以利涉者壬子秋有云橋通學宮不利形家故金陵人多不第蔡氏三兄弟倡議急毀之義民痛哭赴水死及蔡入闈試血斑斑卷中不知所至兄弟皆然嗚呼毀橋與得科第而卒不可得捐金者無孫得孫且得科第橋之爲靈如此哉夫果報之說近于浮屠氏以其多僞托士君子勿道若此則予親得見聞非僞托者比嗟乎先王立學本欲人明道以幾于聖賢今人第以爲科第所自出逐末忘本躁競之心生故予亦即以科第之說動之東郭天寧寺殿近不戒火國之人彷徨若有所失議修復費約千萬金人不以其多沮一橋之費不過數十金而猶以爲難尚得爲知輕重大小者哉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記

七十二峯記

震澤一名具區又名五湖吳越人稱之則惟曰太湖廣三萬六千頃其中山之可紀者七十有二而皆以峯名馬跡者相傳秦始皇帝登此厭勝神馬踐石成跡因得名事雖無考然其跡猶有存者馬跡之東曰夫西曰椒史稱吳王敗越者是又西曰

魚息磯又東曰錢堆曰米貯曰小磯獨山與錫山假連而斷舟行適在其間望之有如二島宿者東鴨西鴨自獨山而稍南者大墮小墮與夫椒相對差小者小椒杜圻此十三峯者高不數仞以浮於湖水之面皆得名峯張勃吳錄云五湖周五百里即所云范蠡乘舟出五湖也五湖一曰菱二曰莫三曰游四曰貢五曰胥五湖之中惟貢有山二而山即以名曰大貢小貢與馬跡遙峙而可見者東西兩洞庭爲七十二峯之冠西洞庭村居棊布人善種植花果果熟易米自給當三春花發上下如錯繡甪里先生者曾居此至今有山呼甪頭遊人過之皆低徊不忍去東洞庭與西洞庭並立距湖十里許明文恪王公鏊家焉其餘無足稱者西洞庭之東有黿有禹期黿與洞庭接趾獨禹期索不可得俗有呼埠者立禹廟意其是乎北若橫若陰若葉余若長沙若衝若漫數峯高亦不數仞而亦以峯名更北則有若五星聚者曰五石浮曰茆浮曰思夫有若兩鳥鼓翼飛而且止者曰南烏曰北

烏有兩山南北對而不可見見即有大風迅雷疾作者曰大雷曰小雷有出没橫山之東者曰千曰紹曰曈浮有傳夫差置男女二獄於其地者曰東獄曰西獄有若橫琴彈者曰琴又有傳夫差設粥飼囚處者曰粥有產竹者曰大竹曰小竹有若物浮水面拾之可得者曰長浮曰癩頭浮曰殿前浮有若龜者曰龜有若杵者曰杵有若二女娟好相對立者曰謝姑有若柱者曰玉柱稍却爲金庭爲峐爲歷耳爲筆格皆首銳而末岐者稍却又爲石

蛇石公石蛇一若熊羆驤首視一若老人拄杖行一若駝馬倒飲於湖者稍却又爲鼉爲小黿若與黿龜對面以類聚者稍却又爲青若螺者稍却又爲鷲藍若隱現於二罍之間者凡四十有二峰馬跡兩洞庭而外其餘諸峰皆少人居獨西洞庭之橫陰葉余長沙衡漫六峰與東洞庭之西南山武餘厥澤三山五峰有居人數十家或百家少或數家雞犬之聲隱隱達於洞庭此外諸峰又爲荒煙蔓草人跡不經之地者爲箭爲三舍浮爲芧浮爲臼浮爲箬帽爲猫鼠爲石碑凡十有二峰丙午春余從馬跡放艇湖間七十二峰之過吾目者歷歷皆可數從故老悉其名因援筆爲記

王文恪公記畧卓絶千古後人不必更作第文恪所述山名地勢多有訛者予往還湖中月餘以所目視詢之故老人人無異詞因復爲此記不復顧黃鶴樓笑人也　自記

登岱記

丁未夏予自京歸至泰安州憇旅舍越日爲岱遊州守林君使人導行遂北行入登封門謁岳廟帝冕旒南面旁設戎服握刀袴韡者數人予怪岱神之尊已同于天乃猶藉浮屠道士之法闔丘之祭古制皆用木主宜倣而行尊神庶乎有體廣墀皆古松栢槁而槎枒者相傳爲漢松栢右殿一槐其根僅存相傳爲唐槐宋元間有石自海外來離列墀中數凡九歷代崇碑林立不能盡讀摩挲久之里許至一天門進爲孔子登臨坊爲紅門爲萬仙樓爲高老橋稍前爲水簾洞左崖聳數十仞泉自天紳巖來瀧瀧如簾下垂又前爲歇馬棚又前爲廻馬嶺旁有馬蹄石人指爲秦皇六飛故蹟謬也徑巑岏馬至此恒踸踔却步又前爲黃峴嶺磴益高俯視益曠由嶺而前曰倒盤上下紆折凡三叉前爲御障坪坪石可坐數十人下有泉飲之甘冽甚壁立萬仞間突出古松根盤石壁狀如虬龍者不一過此盡行斗崖絶巘中而五大夫松在枯木

一株有碑以識乃不知者必求五以實之緣未審五大夫爲秦爵名耳按爵在左庶長下公乘上秦本紀云五大夫趙嬰又云五大夫楊樛是也越數十步又有松爲宋眞宗曬袍松又有松名獨立大夫又有松名處士松皆無考再上爲朝陽洞又上爲九龍峪峪盡則爲十八盤盤二一爲新盤一爲舊盤從新盤上兩崖危石揷天吁駭心目遊人蛇行斗折如吳牛之喘而又如螺之附壁也盤窮則爲雲梯有人居百餘家酒肆畧具人至此率少休

稍上爲昭眞祠祠碧霞元君愚夫婦歲歲蟻聚爭投金帛墀前列銅碑左右一其文則明故相方從哲撰稍折而北立嶽帝祠祠後磨崖碑鑿山而出縱橫百餘丈爲唐玄宗御製泰山銘字剝蝕不可句讀右爲蘇頲東封頌又右爲顔眞卿書完損半巖下有泉名海眼澄然常盈不涸再上爲玉泉頂卽歷代登封臺臺今建祠故從今名也祠前兀立者爲無字碑或云此爲石函李斯所書文在函中又云祠有宋眞宗石匣藏玉檢十六爲祀泰山后

土文明成化間勑進御覽命歸故處碑東百餘武爲日觀峰登之可望日出峰背黨石方丈許相傳漢武所藏金泥玉檢也語云登吳觀可望吳登越觀可望越登周觀秦觀可望洛陽關中究侈語耳西南爲孔子崖一曰孔登巖碑曰孔子小天下處下巖則爲西天門自此悉山之陰兩岸石壁五色交鮮花木多不可名狀又下至亂石溝石詭怪百出如獸之蹲而鳥之翔者莫可計又下爲獨足盤石險滑難受趾折道旁樹作杖揞之惴惴焉惟恐

墮行數武卽趺坐仰視見山頂雲氣盪摩變幻殊態因作泰山出雲詩又下渡澗者二渡橋者三山雨欲來而止澗底雲飄飄欲上則石屋在焉大書曰天空山黃華洞自此道出南天門乃舊盤也磴旁絡鐵絙行者恃以攀上下人在輿中前軒後軒厥狀如立囘顧諸峰陰巇悉可畏怖盍初歷時未之覺耳漸下漸又囘顧則愈險巇因知人生歷患難幸而獲免返而思之未有不重可畏怖者類如此是遊也得詩十首詞三首又作登岱記

登泰山日觀峰記

日觀峰望海日出處也爲泰山絶頂出泰安州北郭四十五里至蓮花峰皆有徑可行自蓮花峰至日觀則無徑攢巒絶巘有石無土人必攀援扶攜斗折蛇行然後可至故人之登泰山至蓮花峰而止者十且八九也盖泰山之勝其峰則有蓮花丈人秦觀越觀明月獅子而皆在其下其嶺則有黃峴雁飛而皆在其下其洞則有黃花水簾朝陽白雲而皆在其下其祠則有青帝碧霞而皆在其下

其木則有椺檜柹栗白楊櫻桃槐栁之屬得名者爲秦五大夫松漢栢而皆在其下其門則有天門其峪則有石經桃花其池則有玉女王母白龍其橋則有仙人其臺則有封禪其石則有縣經迎駕其樓則有望仙而皆在其下予既振衣其上又思結茅道觀旁以永朝夕盡探奇之興然其攢巒絶巘皆下臨千丈之谿石齒犬牙差互投之以石蹌時而響始定又有動揺泉兀若雲浮棊置擇且不可駐足人之攀援而過者躓則必無幸免吾見絶頂之難躋而可畏也予登而下因爲文以戒後之至是峰者噫世之可畏者寧獨泰山之絶頂也哉

遊越王山記

昔夏少康封庶子無餘于會稽南至海福州郡其封內也無餘傳至無彊楚滅之秦滅楚置閩中郡漢初封無彊七世孫無諸爲閩粤王都冶卽今越山也志云越王山在郡城北東聯冶山是巳越山一名屏山又曰平山唐刺史裴次元于此滌山剔石置搆亭宇標山之名勝凡二十有九各繫以詩予考之止越王井歐冶池翠石爲閩越王遺跡其他山川臺榭則不藉越王傳也郡城內有九山而

三山特著諺云三山藏三山現三山不可見故今稱福州者曰三山越王山爲三山之一其二山則九仙烏石也九仙在東南隅烏石在西南隅兩山相對峙望之若列屏越王山居北而正兩山之中兩山若爲其左右手是故登越王山而望則兩山之勝皆羅而致之几席他若城郭闤闠烟雲草樹之屬莫不錯錯然爲屐間也背惟元人薩都刺集載遊越王山詩有粤山故國四圍山雲氣常屯虎豹關之句今求其石刻無有猶曾子固作道山

亭記流傳至今二至其處其詩刻亦渺不可得也吁豈二公之詩文自有山川之靈相之雖歷久而不敝初不係石之勤與未勒耶予考當日無諸率粤歸番君從諸侯滅秦因項羽主命不王又率粤人佐漢擊籍漢乃立無諸爲閩粤王揺爲東甌王追其後閩粤與東甌數治兵元封初詔徙其民于江淮間國遂滅嗚呼遙想越王隆盛之日秉圭建國宮殿峩峩提封連亘三千餘里形勝豪華不可以意擬不數傳而城闕變遷人民離散荒烟蔓草

無復舊觀良可悲巳雖然自王之世至于今代經幾十傳國經數十易其間大一統之主奄有九有者俱巳蕩爲冷灰又何論于偏安蕞土今日猶得于斷垣裂石之下臨風歎息道王姓氏不衰則王不爲非幸況乎王之功德入人者深閩人設祠肖像歲歲血食靡巳平山片石庶幾王之靈脊脊不忘亦知千百年後有容過而流連形爲歌詠王其許之俾與山川俱永否耶又按閩越王史漢皆稱閩粤王則山亦應名粤王山而志則稱越云

龍虎山記

世傳龍虎山葬張眞人道陵非也葢其三十世孫號靜虛天師者結茆亭修眞于此亭今尚存或曰亭之下卽靜虛墓云其前有靜虛祠祠右巖則所謂上清宮也麓西可數里曰眞人府爲張氏世居其地去貴溪邑治八十里四面祟山峻嶺中有原田廣渠渠紆折西流數十里過上清又數十里而出仙巖之口渠中有洲曰桂洲明故夏相國言居也其南可十里曰望火山相傳明初歲饑夏氏好

施人皆待以舉火夏氏常登此山望之故名今相國後已微而土人尚稱相國祖有陰德故生相國也其東最高者曰象山山下爲鵝湖書院卽陸子靜讀書處其東南有鬼谷峯相傳古鬼谷子居其西有龍虎觀觀後有壁魯洞乃張道陵修眞地龍虎觀去龍虎山十餘里輿地記係壁魯于龍虎山益非也仙巖有二陸巖則磴道蟠屈而上朱欄石臺下臨數百丈若雲端然水巖則稠道穿入有小軒凳水而立又有危樓支倚下俯深溪澄凝不測水巖東有二十四巖掛于峭壁人跡不可到在舟中望之宛然數望之又或變換昔有好事者嘗聚木駕空欲觀之將近輒壞終不可到以爲神云吾聞張氏之前有倪王者據有此地謂之清河洞阻其四塞惟通仙巖一路外兵莫敢誰何噫豈亦險之可恃者與于此又不能無感矣是爲記

遊敬亭山記

李太白詩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予幼讀之卽知有敬亭山今年客宣城始得偕友往游出北郭十里許至雙塔寺僧云唐禪師黃蘗開山處塔頂碑上橫碑文太白書可望不可卽旁有廢井坎窪然莫測僧又云黃蘗入定往西竺國募巨木構殿木從井起至今誇爲神二里許有亭曰古昭亭梁昭明太子建屢修復自此松蔭夾道淵左右水聲潨潨然再上爲五賢祠祀謝玄暉李太白韓昌黎

晏同叔范希文再上爲翠雲庵山勢廻抱如列屏門外傑閣名雲齊閣曠如也復下五賢祠迤邐至最高亭再上爲額珠樓僧云名樓義取黃蘗額骨若珠故意不足信予覩山踞東南勝勢一峯突出如額樓適當其間昔人命名或以是再上愈險峻石峆岈錯立石罅出樹皆合圍離奇怪幻難狀倏雨勢隱隱東壁下予志躋其巔不及者二仞無道路可跡止巨石瞰諸峯若碁布雙塔隱樹間已不辨其處已而雨至疾走下五賢祠而衣履盡濕命童子折枯樹枝敲石火火之解衣環立半晌客謂予曰祀五賢于太白不能無議太白嘗依永王璘蘇子瞻以爲當由迫脅予曰亦不盡然當時安史亂天下嗣君播越璘據要地舉義師誰得議其非幸而唐室無恙故璘卒及于禍不然江淮亦足偏安以存唐祚晉之安東可鑒也白依璘豈盡無見客曰噫璘罪信可原白非佐逆者歸途并記其語爲敬亭游記

遊罌山記

貴城有名山二一敬亭一罌山罌山下有潭名罌潭相傳嚴子陵嘗釣此上有釣臺予客貴偕友往游出郭數里憇柏山寺僧慫慂導行拂草走山坡半里許歷薿叢又二里許始至披荆棘上一荒丘耳潭止數尺水左右無淵無古樹周遮亦無所爲釣臺志載唐路刺史跨潭建兩亭于東西崖梅聖俞詩每過罌山下常思路中丞今廢亦無復見悵然而歸天下山川不足觀者何限彼既無名我亦未嘗以名求故無憾惟有赫赫名而不足以厭人望則有名不稱實之嘆噫山川本非求名者苟不稱實猶未免于譏況皇皇焉惟名之是求者哉因慨然爲記

富春山記

舟過富春愛其山川之秀美恍置身蓬島中留連不忍舍客曰富春昔以名縣而今改爲富陽何也予曰富春之名自晉避鄭太后諱改爲富陽似已然後梁時仍改富陽爲富春諸史不載世少有知之者按吳越備史開平四年夏五月奏改西府富陽縣爲富春縣蓋是時武肅王與楊氏不相能凡管內邑名陽者悉更之故歐陽忞輿地廣記亦云朱梁時楊氏據江淮吳越錢氏上言淮寇未平恥聞逆姓請改松陽爲長松由是以推則富陽于五代復爲富春斷矣今歐史吳越世家既不言其事而司馬資治通鑑載劉仁杞事直云仁杞富陽人二公博洽尚鮮精析若此則地名之淆亂于古今者又可勝道哉遂爲記

熨斗厓記

林巒泉石之奇僻居於人跡罕經之地歷年久遠無由一顯其名於人世必鬱勃而不能自釋苟遇探奇之士披荊剃莽以至其人又工文詞能一吐其千秋之奇則林巒泉石必交相鼓舞奔走效順於其人吾夫椒距城百二十餘里屹立具區之間有驚濤駭浪之可虞故遊觀者鮮至山有堡塢名桃花者爲一山之盡三而距湖境邃逸狹而桃花之盡又有名熨斗厓孤峰峭特下與湖通石齒谽

谺斷齶松檜茅筏攢蹙而轇轕波濤激越之聲淙然傑毛髮土居之人終歲亦未嘗一二至可謂僻甚矣己酉春杪予還故鄉與昆季捫蘿扶杖得涉其巔俯仰之間其奇畢露因歌詩以紀游而傾此失彼睨左遗右信乎奔走效順詩不能窮其奇然銜口而出無意求工悉古今善狀景物者所未到非詩甁能工以境新而闢未經人道其言遂異於平時所見聞也馬退黄溪鈷鉧諸勝前此無聞得柳州始著予才不逮古人文詞鄙野不足見稱後日獨以熨斗之奇歷年既久鬱勃而不能自釋以時以數或者千百年未顯之跡將在斯乎將在斯乎易困而亨余於茲亦云

石臺記

問江之山高而宜眺者東夏基爲勝西天井山爲勝昔人因峰之巔甃以石爲平臺而圓置方石一可攜酒榼嘯其上聲振林谷問山下喬松亭亭然自此取徑上近峰頂有地廣數十武陟者至此往往少息復斗折上忽大石人立臺在焉四顧曠朗東立夏基龍山北兩塔出烟靄中一爲澄江塔一爲毘陵塔遠山隱隱起伏澄江塔東則爲君山極北地盡于天不可窮究又西爲陽湖自南迤北狹而長光微動閃爍湖之西雲氣蒼茫紛錯如縷者爲川爲瀆不可勝紀西北壁立爲陽山南爲鳳凰爲龜爲虎嘴遠山足悉森翠紆窅林木稠雜又南爲大椒兩峰夾立吳王敗越處也大椒右頂方如列屏爲銅官左爲孤山山一卷耳雲霧中形勢變幻狀不一又東爲軍幛遠者爲洞庭爲鄧尉小山如髻如螺隱現波濤間者名不能盡辨凡東西南山皆浸湖中湖水空濛瀚漭與天無際舉目豪曠浩浩然忘憂非吾遊其誰有之

章山洞記

章山洞左右皆石壁延袤數百丈高數仞石嵌欹轉側偃仰什立非人工伎巧所設古樹藤蘿倒垂其下蹁躚跳走如飛旁小徑可躋山頂人行其間如幅壁上湖水噴薄前後中可容四五人石縫泉滴瀝芳潔可飲夫椒洞庭軍幛林屋諸山環列如屏山外復爲湖又小山出沒烟霧中奄忽變幻倏連倏斷雲霞片片飛水而或流遠山或橫木杪或遊行洞口飄飄非人間境相傳昔有仙人居洞中故又名章仙洞也

胥山記

昔吳越搆難吳兵備禦江上築城江滸爲闔閭城今故壘址猶在閭江名始此伍子胥帥兵駐江上天井西之小山平其頂爲營周圍下陷中少豐起是爲胥山居民以麓故坦衍縱牧其上夕烟如縷牛羊下來不知此爲昔日兵爭處也彼子胥方挾兵與越人角勝負豈料今日爲牧子遊敘寂如此嗟乎予自少登胥山者再今所登雖同時世已非曩日閱予身幾何時而已有今昔之感況前幾千百年又何怪也

雷嘴記

梁溪自九龍峰至闔閭江上綿折數十里山勢峻拔太湖繞其足水暴悍湍急轟轟然如雷遂有名大雷嘴危崖瞰水水浸其三面石壁高入雲他石林立詭怪各自爲勝石上多窪處當水泛漲激巨石騰湧如雨雹飛空中其去也忽低陷數十尺自上臨之惴惴不敢迫視左右帆檣歷亂掩映落霞殘照間其遠而靜若不行如綴天末無所著每一瞻眺以爲畫中非真有也

楓隱記

陽羨名山水以南岳爲最南岳以蘭墅爲最蘭墅者吳孝廉別業也今名楓隱云孝廉諱洪裕明崇禎間知天下將大亂遂不上公車日遨遊山水以自老楓隱三面皆山而缺其北中有竹旗峯升之可望西滆湖其下有石湍有瀑布亭館竹樹花草雅相稱池十餘畝泓然閒然孝廉嘗種蕖其中因名曰蕖池孝廉將殁屬其嗣子曰必葬我竹旗峯上吾魂魄何能去此遂捨其地爲僧院先是孝廉多蓄古書畫有黃公望富春山圖懷素墨蹟二卷生平寶愛日携楓隱間展玩將終焚二卷以自殉而爲詩以奠之或言孝廉焚卷時有子弟從烈焰中急攘得富春圖而已焚其半其半至今尚流傳人間或又言孝廉存日輕財好施喜濟人阨及身後遺產不豐或利其嗣子闇弱稍魚肉之以至于盡嗟乎使楓隱而不捨爲寺至于今不知幾易主矣今雖以僧主之而人之至是者無不道孝廉姓氏則仍若爲孝廉有也且鐘磬梵唄時達竹旗峯

上孝廉有知不且大快乎昔董宗伯其昌王山人穉登皆作楓隱記久剝諸石求之不得雖然自今而後無不知楓隱爲吳孝廉別業者記之有無可不問也時庚申春日

鳳凰山記

鳳凰山在無錫開化鄉相傳宋時有鳳凰集其上故名而實非也其時有王越祖者鄉之沙頭里人先是本州揚明觀道士盧某有道術羽化之日囑其徒曰我死後停棺一室扃之毋輕出入踰三年方窆葬徒從其言然三年內多癘疫衆苦之謀曰今三年將届葬期可卜盍即舉之入戶見棺半啓有白鶴從棺中展翅驗視一足尚人形欻然南舉飛集沙頭山間百鳥來朝人俱以爲鳳凰也因名

鳳凰山鶴既去授夢里中王細七家孕而生子宋孝宗乾道元年乙酉子生方七歲細七以罪羈獄州守某適往江北郡舟至江心風濤大作欲覆者再忽見一童子空中往來保護之風濤頓息拜詢何神恍惚聞童子言我囹圄中王細七子也州守歸以問細七細七茫然不知召其子至果雲端所見也遂釋其父自此毎著神通拯瘟疫驅飛蝗息火患種種有益生民事難以悉舉歿率陰兵助宋與金人戰狂風怪雨走石飛沙金人大潰理宗紹定三年封利濟惠民侯勅建祠惠山春秋祭祀元伯顏既居常州將及無錫夢神告曰將軍至吾邑不殺一人則上下皆安否則禍汝伯顏卒不敢加刃因以夢中所見狀詢之里老里老以沙頭王某對伯顏歸奏元主命賜其孫通四品官通念宋恩不拜乃勅爲故宋朝奉郎曾孫仲武仕元爲護運總管亦著神通于海運中明永樂間兵科給事中倪峻撰文記其事今碑在惠山靈護廟予舟過鳳凰山下詢之土人述而未詳又考碑文得悉其本

末因爲文記之嗟乎事雖涉于荒怪然能救父于獄則孝潰金人則忠戒伯顏之不殺則澤及萬姓然則靈護之名廟與鳳凰之名山千秋並不没可也時庚午春日

小石灣山記

小石灣山距江陰縣東門外五六里許故明典史閻應元葬處閻于乙酉間以身殉江陰城者也應元字麗亨通州人明崇禎末授江陰縣典史乙酉五月我兵入金陵六月下諸郡縣有某弁者奉令至江陰江陰人素不相慊遂大譁聚擁某官至官衙門詬曰公今從我等即我主也否則死某稍有難色諸少年交捽其首刺之立斃諸少年既殺某官而邑中官吏皆遁惟典史王某在應元則以前

任典史阻亂居邑之青暘鄉諸少年因奉王典史爲謀主且曰非閻公不可乃相率至青暘鄉拜而出之應元曰善爰與王約戰守之事吾主之芻糧君主之城中人既奮不可止及應元至益舒所爲無不踴躍閏六月郡兵數千來攻應元遣兵遂戰燒香橋郡兵失利既而四路兵集應元輒出奇兵取勝愈勝則外愈益兵城下頓兵遂多至十餘萬衆初將軍某者率所部降至是隸攻江陰部兵且盡而將軍亦爲砲擊傷肩背幾死由是城外四處舁大砲攻城聲益急應元陰使壯士數人出伺炮實藥以水灌其火門或移而反向之遽發以火多致縻爛城上則括取絮水濡之傅城城得不壞其或梯木而登或隱木下鑿穴輒以硏石重數百斤者索貫兩耳使人以機運之而人與木俱應手碎城破有鄒家巷者短兵接戰殺傷過當而應元被執或欲生之應元曰與我共事死者數萬人矣雖欲獨生如此數萬人何遂死王典史亦死王屍已不可得邑人取應元屍葬小石灣山至今無不指

爲閻典史墓者也當是時貴池吳應箕宜城麻三衡徽州金聲嘉興徐石麒吳江吳易宜興盧象觀皆起兵前後破散不能久而江陰城獨守八十餘日不下嗟乎天命既已有在若江陰者徒召屠戮之慘而莫知有悔亦可悲矣予游是山有一二老人于閻墓之傍談論往事因述其言記之

夫椒山人陳玉瑆賡明著

記

放生池記

吾郡北城内有廢圃二池廣各四五畝順治間僧募建佛寺就其池爲放生池每月某日邑人各携生物至爭投之予作而嘆曰佛氏教雖小物必使遂其生如此哉易大傳曰庖犧氏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歐陽

修引其言以爲教民取物養生爲萬世利此所以爲聖人浮屠氏謂殺物者有罪放生者得福則庖犧氏遂爲地下之罪人此與本論相發明予則以爲天地之大德曰生齊宣王不忍一牛觳觫孟子曰是心足以王予于佛氏無所好獨以戒殺放生二者足與吾儒仁民愛物之道相通去年冬予客武林見西湖上宋放生池碑尚存畧云天禧中郡守故相王欽若奏請爲放生池邦人歲以四月八日用釋氏法隨願買禽魚放之謂爲誦聖而唐乾元間亦奉詔置放生池八十一所顔眞卿撰碑文有介祉蒙福等語二者所爲詎不善然以祝壽祈福則非吾儒所樂稱欽若不足道魯公之言豈非儒者之過與嗟乎不見夫逐利者乎先期一二日漁人取魚獵人取鳥其勇百倍往昔其爲物大約生死半生者亦漸就死而放生者意本不在物故不暇計生者縱死者棄垂死者猶縱很籍臭穢孰知其死皆以人求生之故而速之是好生而轉因以殺生豈非誤邀福之一念果可爲有合吾儒仁

愛之道乎哉作放生池記

易水記

予過易水慨然有感乎荆軻之爲人且爲太子丹惜也惜朱子作綱目罪丹書斬罪軻書盜也其罪丹也以爲不能制秦反以速禍是矣盍亦觀當日之大勢乎秦以虎狼之威行呑併之計視燕猶几上肉耳燕之亡不亡不繫軻之刺不刺若云不刺可不亡則六國之亡豈皆行刺乎諸國皆束手待斃有一燕者奮然一刺以懾强秦卽事不成其志固可信鬼神震天地乃迂儒拘於成敗不以爲惜

而反罪之何以服丹軻地下且何以鼓天下後世忠臣義士之氣哉况軻非聶政比也政以私讐書盜軻則忠人國者秦于燕爲讐于周天子爲賊軻殺讐而討賊何爲乎書盜燕王喜斬丹謝秦其愚懦固不足論後世作史者縱不能壯其爲人亦當憫而諱之乃若以書斬爲快以不書殺書誅爲有恕辭者何哉雖然予之爲丹咎者在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盟一語爲軻咎在守信不知變卒至殺身無益于人國耳秦皇何人丹顧以齊桓

望之李斯趙高之徒何人顧以管仲望之齊桓且欲倍約縱得反地秦皇之信豈勝齊桓爲之軻者苟能斷其說之非畧此小信當圖窮七首見時急搵秦皇之胸出繻縷血則秦皇豈反負劒而走然後合六國餘燼以攻之所及豈獨在諸侯之侵地奈何趙既不中然後罵曰事之所以不成者欲生刦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豈不晩哉是故軻刺之不遂丹一言悞之以自悞而已矣嗟乎以丹爲智不足則可遽以之爲罪乎予經易水遐想其時田

光先生譚笑而伏劒樊將軍搤腕自頸高漸離擊筑而歌士皆白衣冠垂涕今雖荒烟蔓草而義風凜凜諸君子千載猶生不禁慷當以慨作爲詩歌以弔之又以詩歌不能盡意援筆記之如此時康熙乙卯孟春朔日

梁溪記

無錫距城數里有溪名梁溪溪古容湖水稱浩淼會居人築堤攔截之爲田而水遂隘然較之他河則尚巨觀也按志梁大同間濬故名又云梁鴻曾隱居于此亦名梁鴻溪溪旁諸峰矗峙蜿蜒磅礴與聊睨相望山下出泉爲惠泉勺水而奔走天下即陸羽所稱第二泉者是溪前爲黃埠墩波心兀立雜樹周遮之其流澄然鑒毛髮去此里許即灑而爲二一趨姑蘇一趨獨山以入震澤予嘗與友泛舟溪中以觴以詠有得乎山水之樂者多矣友喟然曰自古以來山川猶是而人物已非此固梁鴻隱居地也而今安在乎曰否否鴻之依皐伯通本居姑蘇今皐橋其故址也鴻實未嘗隱此且鴻爲足重此溪而名之哉鴻讓子也讓爲新莽較尉封修遠伯罪與沈充等其得免于誅者幸耳易幹父之蠱知危而終吉裕父蠱則吝矣鴻苟能幹蠱則必求仕于聖明之世以蓋父愆胡乃隱居高蹈作爲五噫之歌其辭多涉誹讟豈謂漢之不足事

而以父之故主爲思哉即鴻而果高蹈也終隱朔陵可矣何又出關而東作歌本欲要名不謂肅宗聞而非之易姓名竄齊適吳以終老此所謂避患而隱不得已而然也烏在其爲高蹈與且夫成鴻名者其妻孟光也丈夫不能他有豎立藉婦人以成其名固已足耻況遂父之過非孝棄明主而不事非忠徒以夫婦一倫見稱人口不尤耻之甚哉友笑曰此溪不幸遇子而槩其名雖然古今人負美名而不之察者寧獨鴻哉予曰然遂書之爲記

時康熙丙辰春仲

趵突泉記

春秋魯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有趵突斯有濼水是泉在春秋時已顯著杜預釋濼水在歷城西北入濟水酈道元謂濼水所入者淸河也達于淸河入于海此其流也泉之源相傳發自王屋按圖泰山之北與齊東南諸谷水西北滙黑水灣又西北滙柏崖至于溺馬厓潛行地中至歷城西五十里而泉復出是爲趵突或曰汋突非趵突言激水聲也或曰泡訛趵水之影也或又曰趵從勺言勺

水也泉之藏一勺耳其流也洶洶若奔騰然故曰趵突予觀濟之南山水奇麗甲齊矜函歷導于前嶠華抱于後其間環山而分注者泉七十有二而趵突稱首然等泉也他泉何以不能感涌以作其勢獨此奮迅逆激如雷殷殷然飛濤數尺許晝夜無寧晷予因思凡泉之水雖皆由地中而出非若趵突之源由泰山委折以至其脉長而氣壯又潛伏既久其勢勃勃欲躍而又不克遽躍進之又久不可更遏而後躍之正如易所謂行乎不可不行

又如所云困而亨者嗟乎凡夫處困而未能至于亨倘亦養其氣以待之神其機以畜之毋躁妄毋自棄馴以幾于時之自至則其去斯泉也不遠矣若趵突之奇游觀者皆能道之予又何言哉是爲記

習家池記

習家池卽古白馬泉水寒潔如鏡去襄陽城南八里背峴首面漢江林谷盤鬱烟雲變幻自後漢習侍中郁疏流引泉中築釣臺厭以飛梁旁植修竹美草習池名始著其後侍中之裔習治中鑿齒讀書其中而名益盛至山簡都督荊襄暇日嘗游池上置酒輙醉名曰高陽池館其風流後世猶想見之唐杜審言嘗居此其孫甫有詩云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回是也宋曾鞏詩未脫迂疎

笑山簡更須同上習池遊王安石詩遙想習池寒月夜幾人談笑伴詩翁蓋山公一時遊讌而千載之下尚令人思慕如此明襄王歲發金錢修濬置屋其旁又築長堤護之使其流不直下漢江而旁穿縷堤以達瀠洄紆折分灌峴山前田數萬畝又選地建小山軒雲影亭翡翠巢諸勝襄王每一出游其儀賓長史與隨輦內人繽紛雜遝往往官香聞于數里自忠王死國而賊馬蹂躪凡昔之所有者皆蕩爲冷灰可慨已吾邑毛君子霞客遊其地慨然言于太守某公屬僧西傳主募先立三楹以祀山公凡館宇臺榭莫不次第興舉子霞作習池歌紀其事當時傳播以爲盛事一日子霞與西傳坐池上忽見池泉逆踴數尺許汩汩有聲如是者三既復渟泓如故觀者歎異嗟乎習池湮沒已久今得子霞倡始西傳殫力以佐之迄有成功而舊觀頓復豈特山泉靈動以示神奇抑亦侍中都督諸君地下有知爲千百年報知已也習池之傳自此不又增一異與適子霞過予草堂屬記其事遂

記之時辛酉仲夏日

洗心池記

洗心池者吾邑隋司徒陳公杲仁廟中池也傳公受鴆後自刳腹滌腸于此俠烈尤可想見公之姓氏不載隋史劉昫載而不詳宋祁所載視昫尤畧然自義寧至今千餘年矣廟貌不衰尸祝如故即泓然一地至者亦必流連低徊不忍去嗚呼豈徒然哉昔韓愈不肯作史謂傳聞不同善惡是非何所承受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夫作史之道固在所愼獨疑魏鄭公與公生同時耳目非遠豈其

身爲佐命畧于言故國之忠義抑其時海內蠭起死事者衆故多所遺也然觀古之殉國亡身殁爲明神者無如關壯繆張睢陽而蜀志唐書所紀亦爲疎漏信乎忠義徹于天壤人自不磨不必盡賴史以傳也方江都初變元祐手握强兵不能反旆討賊故公從沈法興而執之樂伯通阻兵丹陽爲宇文助逆故公力戰以走之其時事權皆握于法興化及又已西還故公始于東陽迄于京口不得遽以義旗北指迄今循潤州以下覽其山川原野皆公昔日躍馬揮戈搴旗陷壘之所宜其靈爽式憑邑之民事之敬謹千載一日也昫不載公之終但言法興自尅晉陵謂江南可定專立威刑誅戮將士公之受鴆或在是時故老則言公娶于沈後以謀逆不從遇害想法興惜公英勇故薦女于公以爲已援不料公之不爲其黨也昔朱虛亦婿呂氏卒斬産祿以安劉古之忠臣不以私恩廢大義類有然者惜乎公無平勃之援僻處江淮非身居輦轂之比代越兩王寄息人手亦非漢之齊代也

可不悲乎按志池名白黿池即宋鳳凰池也內一白黿經三尺許明宣德中進之上方今以公故則名洗心池云

九龍灘記

閩南之水惟九龍灘最奇兩峯巉削水陡絶十餘丈蕩擊鏦鍧如萬輪相馳驟于道其上叢篁細篠蔦蘿夜交之籐蒙蔽擁雜窅然而不見天垂日下視石露又林立劍矛戈斤鱗齒上向根于水中浮舟之水僅數寸濟者凜凜有呼吸死生之想莫不登陸以避之其登陸者斗折蛇行如在天際蹐榛剌中下上苔滑不能置步代足以尻俯瞰欲墮者數四予不肯舍舟出入波濤怪石中沉且浮者數數矣且懼且悔然思人生壽妖自天孱嚅澳恐與兒女子何異即患難當前慷當以慨況有名山水足供嘯咏乎于是徜徉舟中奮筆爲詩又恐山水之奇吾詩不能與之爭勝即如石鐘鈷鉧之不遇子厚嶺海之不得子瞻爲可深慮昔公叔文子升于瑕丘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王逸少爲會稽内史初渡江便有終焉之志既而留連不捨遂家焉古人于山水之際何其戀戀而于去住死生之交又何灑灑也予志竊比二公因爲之記

卓錫泉記

宜興南岳山有泉名卓錫據釋氏云昔有伏虎禪師者至此山結茅爲庵視其旁址石罅而土穴以杖導之泉汩然出飲之而甘久之其徒爲亭三楹於泉之上因以卓錫名泉而書於亭亭旁大樹一株懸崖生圍十數人抱根盤曲石壁怒突夭矯不可以狀相傳禪師導泉後以杖剕土中生枝葉他枝葉無似者不名何樹因亦稱卓錫樹云亭勢因山高下似欹似鉄若垤若穴無楯櫨戶檻之設石之突然錯者四五環以短垣俾遊者可坐而休若人之置之然南山故產茶處與洞山連絡洞山有峽名岕產尤佳今所名岕茶是也二山茶又並稱陽羨歲歲貢於朝南山既得泉凡洞山人每產茶日輒擔就泉烹之與南山人種茶者相角勝泉淡尺許圍四之澂洌如鏡俯見石齒斷斷然其上嘉木美箭婆娑偃仰早莽不知日出沒時與雲氣相潜摩紫青繚白異態百出忽有聲從嶺起仰視松鼠十百群落樹下驚竄觸人衣履釋氏又云伏虎

禪師導泉後即有物在泉間時隱時見識者以爲龍種也名蜥蜴歲旱守土者莪冠朱衣肅拜於亭其道所以乞雨狀而所爲蜥蜴者洋洋灑灑昂頭掉尾出於泉間因命取而盛之器祀之於壇雨遂集至今爲伏虎徒者皆誇其師功戊申十月予與友游南山至斯亭尤徘徊他日産茶時予雖道遠必當更至酌泉而烹之

洗腸池記

去卓錫泉百步歷級而下交柯錯蔭百草蓊翳尋澗行又四五十步忽山如列屛起水淙淙下如簾左右噴薄如珠四撒又如斜風吹雨聲細而有韻凄神冷骨不可久留乃扳崖以躋崖峻而滑修竹雜映把之得登欲尋澗水所自發陡峭嶔欹人跡絕惟僧語嘈嘈木末與水聲雜而難辨益下此十餘丈即所云伏虎禪師結茅處今稱南岳寺是也相傳禪師曾於此出腸滌之其水潔瀉百折凡六七里出山入大澗

大澗記

大澗者距山四五里舟行至此盡處也平流無聲山泉暗入村人臨流而居時方穫稻畢稻束懸樹間纍纍如人荷簑空中立忽而風行木末木葉落水際紅黃雜浮斕然可愛小魚數百頭掉尾石下石岈然玲瓏魚隱此間出沒無時水鳴恒鏘然顧之色喜傾壺而酌酌而歌歌已復酌歌聲益狂村中人皆異之叩予姓名不答去

西小湖記

牟村上有山翼然面湖爭奇爲西小湖山山半爲松巷松隨山高下開合取勢聲颸颸與湖波動搖從松巷東二百步至嶺曰西湖寺寺中方潭長廣二丈許涓滴可鏡曰西小湖一曰海眼脈與湖通五湖風浪作小湖亦鼎沸旁有柳一株名千年柳根盤屈橫突水面如神龍呼吸雲霧小湖前爲菡萏池視小湖加廣而寺以小湖名早暮烟靄囘合直峙于寺之南者爲面面峯極其巔可眺羣壑見漁樵往來自適於懸崖怪浪間峯側有玉椒泉巳涸叢雜穢草中不知玉椒名何自始也相傳唐時有沉香大士像浮湖至諸寺爭迎之不可得獨至西湖寺得之有草繞像葉湖中生千葉蓮山中人至今稱大士蓮也

惠泉記

以一物之微享天下美名至數十百年之久豈不賴有表彰者力哉陸羽品泉曰廬山泉一惠泉二今廬山不易得群天下人無不思飲所爲惠泉者以其泉釀酒味甘色白可愛於是謀利之子恆不惜舟車之費遍市江湖間予思未有羽之前茲泉不過山間一窪耳人何從異之自有羽以來數十百年名聞天下信茲泉有賴於羽也雖然當日羽之跡果遍天下乎天下之泉果莫有勝是者乎恐

深山大澤未經人跡所到者不知凡幾羽亦無從得名之也然羽既無從得名之其名亦至今不著噫泉一也或得其人顯或不得其人竟湮沒而無聞豈有幸有不幸與士之以道自處者雖不急急於求天下之名而終其身泯滅至老死人莫之知者亦何異深山大澤之泉未得如羽者一表彰之也此予之所以慨也

雙泉記

修撰繆念齋因所居東偏之隙地鑿池種樹累土疊石建曲榭回廊複閣迂直高下若絕若屬會二泉湧出於石澗之下飲之甘作堂三楹俯之題曰雙泉巨公名下士各爲詩文以誌瑞辛亥五月念齋觴予其中而請一言余曰然嘗觀易之蒙矣易爾雲皆爲坎水而蒙獨以泉名蒙者物之穉泉者水之穉水出山下其流尚細故稱泉泉之始出伏見未明故稱蒙物未離其初其天全焉物甫離其

初人事可以進故曰始進善善緣善故曰利涉大川又曰若濟川用汝作舟楫念齋以文章取大名顧自視歉然以爲吾始服官功業未著於天下特蒙蒙然若泉之始出念齋試憑檻以俯斯泉漸而觀其出於江於河審其利濟者安在於涇於渭辨其清濁者安在則必思毋負茲泉之示象者若徒引醴泉乳穴爲念齋瑞諒非泉之所安也已

濬玉帶河記

吾常環縣治而河者曰惠民西達水門東而岐南行達南河北行達北水門此自昔通流也環府治而河者曰玉帶此開自明太守施公者也先是玉帶河之開以形家言曰利於守故施公奮然爲之不數年東遷秩去然河身狹民環而居者稍南又仰麗譙砂礫日下雖開而時淤未嘗可通舟楫順治己亥趙公至慕施公之所爲復奮然濬之河濬後四年趙公以逋賦謫嗟乎形家之說豈有驗有不驗耶抑官之遷與謫本不係乎此耶雖然攷古者濬渠之故其上利溝洫其次通往來皆守土者之責邇年以來多不暇問矣抑欲問之又以迂緩而告罷庶幾形家之說猶足動之使吾民陰受其利也哉

河東鹽池記

河東鹽與淮浙長蘆異淮浙長蘆之鹽其利在地不在天其興利之法則專在乎人若解池之鹽爲鹽鹽梁人謂畦地而沃南風至則成鹽宋以三月沃種至八月而止元惟池漉明則因之我　朝即倣種鹽之法用之然苦雨則結者融北風則升者下此鹽之任乎天者也竭澤或至中枯積滂必將外潰此鹽之任乎地者也洗曬之得其力撈採之得其宜是以有鹽戶鹽丁之籍此鹽之聽乎天地而不能不仍任乎人者也乃者淫霖歲災河伯爲祟其間山澗所泄出村水所旁奔無一不爲池害即無一不爲鹽害不得已而設水車之議費者無算雨旋至而水不少減不得已而設支引之策鹽引原不相離而空引更不可爲例將繼此弊益滋甚而國課且日益不貲今欲爲鹽計莫若爲鹽池計莫若爲近於鹽池者計則其渠之洩水與堰之障水者當修也蓋水勢悉滙於王官峪口昔人特築五堰以禦之而總名爲李綽堰其勢自東北泛

溢於黒龍入黒龍則璧水小堰月堰不能支而東禁受害涑水源出絳縣山谷其勢自西北横溢破姚暹而奔騰於硝池入硝池則七郎卓刀不能支而西禁受害禁堰害而鹽池害故當修然非因勢利導之將激水而怒怒必潰是欲爲鹽池之利而其不利更有甚焉惟以姚暹渠之所以入湖與五姓湖之所以入河而卽抵海者度之知向時因鹽治水仍不如以水歸水之爲便向時以堰修堰仍不如以河通河之爲便于是開新河東經鴨子池而五姓湖之路始通築石堰西由石樓峪而東禁西禁之隄始固人力所至可以勝天時均地利而國課永頼之矣茲因讎使某君修築迄工屬予爲記遂記之如此

桃花灣記

馬跡山有灣二十三處而最著者名桃花灣客曰昔人詩有兩岸夾桃花之句因名或曰其詩頗不見稱前代何足名或曰今日盡吾灣之桃計之不三四株其詩固不足信余乃喟然嘆曰昔人之以名吾灣者其意豈係乎桃耶楚有桃源者因桃而得名者也然其意亦豈係乎桃耶昔人之以名吾灣者或以爲似桃源焉故名之亦不必泥其有桃否也況湖光萬頃連艫檣與波上下所爲漁郎者亦時時問津於此則竟以爲桃源未可知也且灣當一山之盡三面距湖止一境可通人跡懸崖側徑車馬皆不得入桑麻雞犬舉目具存[illegible]知舍桃源亦無以名吾灣而外此之可名者反若灣之固有不足以名矣作桃花灣記

毘陵水記

毘陵郡北皆濵江郡南皆瀕湖昔人謂江主入然雨潦亦泄謂湖主洩然旱乾亦入皆以平故也按大江在北五十里太湖在東南八十里漕渠東南亘縣境九十五里大江一曰楊子江西連瓜州東入暨陽界水經注云北江在毘陵北界東入于江葢指此太湖一曰具區亦曰震澤亦曰笠澤亦曰五湖湖周三萬六千頃吳錄曰五湖即太湖以周廣五百里故名漕渠隋煬帝鑿大業間詔自京口

至餘杭穿渠八百里欲通龍舟巡會稽今其故道也治東西袤九十餘里故渠之袤如之大約湖有六而太湖最大在西南者西滆沙子二湖次之郭璞江賦具區洮滆是也湖東西三十五里南北百里丹陽金壇洮湖諸水注之中與荆溪分界在東者曰東西陽湖曰朱建曰芙蓉陽湖以近陽山名朱建相傳朱高宗南渡過此然皆不如沙子湖之寬廣芙蓉湖記稱縱廣八十里彌望菰蒲荷芰烟波浩渺昔皮日休陸龜蒙嘗游覽于其中唱和有

詩至明廢湖而治為田然一遇水潦室廬多不可保也縣治之水有子城河有惠明河有玉帶河有前河後河皆東逕新城壕以合漕渠漕渠支流北出者以十數孟瀆最大相傳唐元和中刺史孟簡鑿北逕孟河城入于江稍東有得勝新河又東有北洞子河益東北通暨陽有網頭河有澡港有桃花港及西北諸鄉支流畢入于江南出者亦以十數西則西蠡河最大宜興溧陽之漕取道于是故又名南運河也東則采菱港最大並采菱港而南

有興隆河有順龍河有華渡河有太平河有薛堰河其他支河以百數悉迤邐入湖凡此水勢之大畧也乎總以一邑校之西北高而東南下高田遠水戽取不及利在陂塘低田逼水水高田下利在圍塍平田雖有水之利無水之害然未必皆傷幹河利在溝港溝港陂塘所利不同總之貴于深濬濬深則多藏潦不易溢旱不易竭矣至于市河則城中之民所仰以謀生亦四鄉之民所由以糞田者淤塞日甚則病民不可勝言近年以來幾于無

河矣予曾力言于當事開濬將有成議而一二不
肖者阻之迄今如故爲可深嘆按三吳水利書云
漕渠初在城內水納南水關而出東水關循城而
東掠龍舌尖者爲新城東南濠卽古之邗溝今築
文成壩徙運道出城外水遶龍舌尖而南迤東轉
北曰舊城東南濠又西水關入水一泒自西經東
者爲子城南濠再北一道圍環府治者爲玉帶河
子城南濠之及白雲尖西分一支出北水關一支
順東行至八字尖屈曲而南會邗溝者爲後河各

河天成潆結江左郡邑城中流水迎秀聚氣無出
其右者旨哉斯言居是邦者可不加意修濬而皆
視爲緩圖何與康熙已巳秋日記

黃海記

淩龍翰言黃山高廣險巇約之三十六峯析之三
百六十峯再析之三千六百三萬六千峯總之峯
之奇莫奇于石筍矼遊者憚于涉險卒至鍊丹臺
而止故不見石筍之奇猶之黃山之水止豔稱白
龍潭而以九龍潭視之不過涔蹄耳若易山而海
其言創自景升潘氏葢山中僅二龍潭何從得海
名乃予至軒轅宮一宿躡蹯陟登硃砂庵而上恍
失天都蓮花諸峯壁至所仰爲靈阜爲雙闕者皆

在空濛杳冥中雖欲不名爲海不可得矣海中之
奇未易悉數大約其石則怪偉詭特凡鳥獸蟲魚
人佛仙鬼殊形無不具其樹則聳天拔地其勢屈
曲其聲颸飀而且丹黃紅紫繡錯其間若長松盤
生石上扶疎偃仰如虬如龍實根無寸土其水則
巖竇涓滴流爲溫泉氣蒸蒸如出釜上泉眼沸泡
轆轆從砂底噴薄飛珠四撒浮水面香而且冽其
雲則倏聚倏散俺離俺合一縷冉冉起忽大如車
輪又如帷如葢如衣不可名狀忽而漫山瀰谷中

遥見數色一帶是名黑洋黑洋下蕩颶蜿蜒如白虹下飲十百丈至洋外金碧則日光照映若琉璃然其海又分前後由光明頂而東爲前海由光明頂而西爲後海前後海皆有海門隱隱可得而望若其灝氣與俱萬化冥合究無所爲前後也昔漢武聞方士談鑄鼎升龍事而嘆使朕得從黄帝遊棄妻子如脫屣黄山實軒轅氏遺蹟凡前代圖經所載歷歷可考者予不煩悉指祗述一時游覽所見又恨筆力庸淺不能措詭激之語以無負山靈

之奇語云井蛙不可語于海其有愧淩滸二氏者不既多乎作黄海記

海市記

蜀李太史嘗言海市之初起也黒霧如重雲與島相壓漸混爲一漸則有黄有赤有碧三者之氣相摩蕩漸則横而方如山之岡漸則山之岡皆缺缺而突上如堞漸則有高出于堞之上者爲城之樓至是竟一城矣城約二三十里或二十里或十餘里形皆方上或兩樓或三樓漸而飛簷出漸而鐵馬獸頭出漸而飛鳥出樓之中有如几如幃如屏風之屬漸有竿竿之上有旗飄飄而動如風之吹

不已下則有門門外橋或五六洞或七八九洞水滾滾洞中流不息門閉漸而啓望之爲長街紛紛有往來人如肩摩轂擊者然又或有乘馬者策蹇者其聳出則爲樓觀爲樹木壯麗殷富殆非小邦也如是而變定定一二時則恍惚又漸易其狀漸又如重雲漸又霧漸又雲霧皆散曠然大海無復有一物又聞袁可立爲山東撫軍飲登州城樓忽艨艟數十揚帆來各立介士甲光耀日朱旂蔽天相傾錯愕急罷酒策戰守及抵岸船忽不見乃知

是海市也嗟乎海市之說或以爲蜃氣夫蜃一水
蟲豈吐氣若斯之異朱子云雲谷山中多有光怪
中現人形夫天地萬物皆氣所爲氣尚可成形何
有于光怪然則海市者誠山川之大氣乎予因嘆
漢高爲太公作新豐樹木廬井靡不曲肖所放雞
犬認歸其家以爲非天子不能爲此然亦需之歳
月而成乃有頃刻變幻作奇觀如是者耶雖然秦
之阿房楚之章華魏之銅雀陳之臨春結綺隋之
迷樓莫不誇爲世所希有不轉瞬而蕩爲焦土飄

爲浮塵豈不皆可作海市觀乎又傳有數十島郎
有數十市其向有市而今忽無者云曾有舟過其
處雞鳴其下也然則海市固絶于雞之鳴吾不知
阿房章華諸勝之所以絶果何爲也因援筆爲記

學文堂集

夫椒山人陳玉基賡明著

記

泰山孔子廟廢址記

泰山有孔子崖相傳孔子曾登處旁立廟祀孔子
今廢破瓦頹垣皆無復存止有碑可識其址其文
又磨滅不可讀不知創始何人詢之土人云昔有
守吾州者建年歳久遠失其姓名後此未聞有修
葺之者宜其隳廢無復存也予聞之曰噫昔歐陽

修曰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
好學者莫肯盡心若其守者可謂師古好學者矣
崖之旁有某祠者不知何神未聞得封號亦未聞
有功德於民而數千里內外之人百十爲群奔走
如鶩輕財好施金錢委積而守是州者亦往往過
而祀之稽顙折腰屈曲惟謹又立碑稱功多侏離
誕妄之論又或捐金治其棟宇其爲屋皆銅甃鐵
甎千年不壞而當事者惟恐不捐金爲福田利益
之不至故歳歳增修恐後嗟乎彼愚夫俗人固不

足論豈爲守者皆未嘗稱弟子於孔子茍非然者其奈何不知輕重至此也然孔子祀遍天下何係於玆廟廢與且以孔子之德與天地日月昭垂不朽卽天下遍祀非有加尊於孔子廟之有無且可不計又何論區區登覽之一隅而後之學者必汲汲於斯者亦發乎其中不能自已云爾抑聞之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以淫祠瀆祀之旁處孔子則玆廟之興反不若廢之爲愈也已

重修常州府儒學碑記

嘗攷古設教之地有虞氏有庠夏后氏有序殷有瞽宗周有頖宮凡于鄉國州黨閒皆有定制春秋釋奠祭菜卽設先聖先師之座于其中而人之隸學者自八歲迄十有五歲後士農乃有分業擇士之秀者升于太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設教之官則惟有大司樂大胥至漢武始詔郡國立博士弟子唐始詔立孔廟于是有專廟有專官夫自有專廟士子益得懸其仰止有專官肄業者益得所依歸宜後世忠孝廉恥仁義之徒遠過上古而往往多習欺敗之風或競事功名黽勉章句以希茍合于昔聖賢明經講道之旨百不一二得何哉蓋古人之求聖賢者以實不以文語言踐履皆必驗之躬行無事堂陛几筵之跡至州長黨正咸有覺民之責不類後世博士師長祗以課文考藝爲兢兢宜乎人才輩出非後世所易及也況有專官而後州長黨正非徒視覺民之責若秦越人之視肥瘠卽一廟廢與與官守無毫髮相關聽

其墮壞而莫之問亦勢所必至者矣兩漢之傳循吏也有潁川零陵畬縣諸賢凡其課農桑治盜賊諸異政無不書之史冊以爲美談而稱最者一文翁耳文翁非有赫赫之事超軼諸賢而以置學官立左右生徒遂爲諸賢所不逮豈非漢時州長黨正已無與覺民之責故遷固特表而出以爲循吏之冠與吾毘陵之有郡學久矣自宋元明以來遞圮遞葺迄于今乃大圮矣三韓祁公來治吾郡奮然思所以新之相度會計工費浩乎難辦爰集紳士羣議樂輸公首率僚屬各捐俸金若干爲倡不足又議贖鍰佐之諏日鳩工首以　聖位及先賢先儒木主不合古式盡行改造爰自殿而廡而戟門而泮池而明倫堂而鐘鼓亭而左右齋室以及橋梁牌坊道路莫不崇然翼然丹雘其美又漸而文昌祠名宦祠鄉賢祠亦莫不煥然㸃新又漸而啓聖祠盡撤其舊而一規　聖宮之制祠前故有池更闢使深廣雜蒔菡萏其餘隙地悉種桃李松檜之屬森然成林方公之鳩工也每日必一至其

處輒瓦木石皆手自裁度毋冒毋簡務堅緻華縟以垂永久自始迄終用人力凡幾千幾百工有奇費貲凡幾千幾百緡有奇予昔纂修郡邑志凡于賢守令有功學校者必爲文以傳然考其碑銘紀載大率多因其舊而新之未有以修兼創如公今日者不特與漢文翁行事相符合之古者州長黨正之責不又同揆與

今天子加意右文　御書匾額頒示天下學宮而適當吾郡學落成之際非公能體

聖主崇儒重道之意而能若是乎君臣一德上下同心卽唐虞都俞喜起之盛何以加茲異日公入作三公坐而論道其所以黼黻皇猷垂勳竹帛者更不知何若矣惟時教授許君庠訓導劉君霤恒贊理之功俱不可泯緣並書之是爲記時康熙二十六年正月穀日

伍子胥廟記

乙卯秋寓吳之胥門子胥廟在焉過而瞻謁因歎曰昔楚平王殺伍奢非其罪子胥去之吳卒借吳報楚鞭平王之屍說者謂父忠楚而子讐之違父志非孝况子胥嘗委質爲楚臣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爲敵以下言豈所論君臣之際且殺奢尚者平王也其讒之使殺者費無忌也子胥宜鞭無忌屍則報怨之道明兼以全君臣父子之義乎以爲其說俱非春秋戰國之世上有共主

諸侯皆得自王故君臣之分甚輕非如一統之朝有定義豫讓于范中行氏曰彼以衆人遇我則以衆人報之卽聖如孔子亦且轍跡徧天下未嘗拘于一主乃必欲責子胥盡忠于楚豈所以服其心無忌之譖固宜報不知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子胥豈能舍君以及臣况囊瓦已殺無忌子胥怨亦稍洩矣此事固不足論或者又謂子胥既不能盡忠于楚亦豈盡忠于吳試思吳何以亡亡于夫差耳夫差何以亡亡于嚭耳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于吳闔閭早已決之而子胥固爭之立嚭薦覩虎步貪擅之性不可親廷臣早已決之而子胥始則進之繼則曰同病相憐同憂相救而嚭之寵益固夫子胥固其兄尚所稱仁且智者而智安在哉嗟乎子胥信無辭于不智天下事亦非人之所能盡料者語云諸侯有諫臣雖無道不至失國苟有諫臣而其主不聽國豈亦能無失乎當子胥之于夫差允行成諫矣縱石室諫矣進美人諫矣獻木請粟諫矣破齊而釋越諫矣而夫差不聽子胥乃

退而告于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吳其爲沼是時子胥蓋隱痛前非悔之無及已甘心一死以謝吳之先君觀其屬子于齊之意亦可洞見又何待屬鏤之賜也哉嗚呼到于今廟貌肅然血食千載者非以子胥之能諫而死乎卽謂之忠于吳也亦宜是爲記

閩粤王廟記

距福州城九里曰釣龍臺故為閩粤王無諸受冊封地唐大中間土人于此建廟祀王先是郡南郭二里許有王廟名祖廟廟傍塚祟然云即王塟處今地按王諱無諸姓騶氏禹苗裔也少康封庶子無餘于會稽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勾踐為越王又六世無彊為楚敗國不振諸國族爭立君海上王蓋其後上距無彊七世秦并天下以其地為閩中郡及諸侯伐秦王率兵從秦亡復佐漢滅項籍

漢五年後立為閩粤王王故治王殁後至宋宣和初浙寇竊發陷州郡提刑余向自建康帥師入閩有黃蜂數萬隨軍神現其端禱之知王也境內帖然奏封鎮閩王明洪武間布政葉茂祈雨獲靈應疏聞詔從王故封明末殿燬存寢室三楹肖王像暨夫人像王右而夫人左予瞻謁之餘求碑碣無有瓦礫中見一二石上間有字跡而破碎零落不可復讀矣慨然思閩在古為百越地教化不通逮王以神明之胄居之獨委心中國從諸侯兵蹈秦斃楚佐炎漢成帝業策勲盟府顯受封爵使椎髻之俗馴致文明而又禦災捍患身雖殁猶眷眷茲土不忘宜閩人德之至今也又考王子孫累世皆有功于閩王郢開州西路畚土成丘民到于今便之郢子號白馬三郎者以勇著南山峽二潭鱔為祟射中之鱔繞其身與鱔俱死二王各有廟祀皆去王廟遠舁曰王之廟棟宇頓復舊觀增祀二王一堂之內俾祖孫父子同牢合食邦之人崇德報功者一瞻拜而無遺由是窮流溯源王之功德不

愈知其遠且大哉因為記邦人尚識予言不忘特

康熙辛酉九月朔三日

濟寧關侯廟記

舟泊濟寧登岸謁關壯繆侯祠瞿然曰此固重建于吾宗偉如先生者乎偉如名益修濟人楊蘸霖嘗著奇報錄行世奇報錄者載創廟之奇報也侯廟過回回教祠其教主楊生花等久欲毀廟爲門徑會州人劇貲更新遂以創建非制中當事毀之益修怒曰吾輩不言侮神之罪過生花白當事復就其地建廟不日而成生花聚其黨千人撲殺益修于肆中復剜雙目實以礦灰舁屍投其家而預

殺一瞽者抵罪觀者咸舌撟不能下益修夜徘忽魅見一神持酒至曰勿怖飲此可活次夜又見一神曰腦中死血去方可生已而目中血流如注次夜又見一神曰兩無眸吾有半眼在吞可復生益修吞之至曉呼其婦曰天已曙耶婦駭起視之兩目炯然矣嗟乎死而復甦者有矣無目而遽有目不可謂非神使之或謂事近荒怪士君子宜勿道不知至人精爽不與形俱滅安得以荒怪目之古來忠臣義士沒爲明神歷久而人彌尊信者不徒以慰忠義之魂實爲萬世爲臣子者勸今以侯之靈如此將爲臣益勸忠爲子益勸孝有裨風教非小即果荒怪亦何必深斥其非閱數月流賊李自成至濟寧生花佐其擄掠旋戮于市亦剜其雙目踰年而益修成進士試觀今日廟貌崇然翼然于濟水之濱者非皆益修之功其地雖三尺童子亦能道其事濟之人自此益奔走侯庭惟恐懈雖然侯忠義之氣充溢宇宙不藉茲廟有無至土木衣冠又豈侯所恃以憑依者廟即終毀亦無傷于侯

特以因侯之故致無罪殺士故爲侯所震怒不得不委曲以生全之若生花後死非命及益修成進士人皆謂侯之所以彰報孰知死生窮達皆天所命而侯豈居之哉

忠佑廟碑記

郡城忠佑廟殿圯道士共募金脩葺旣訖工命玉瑧記其事廟祀隋司徒陳公杲仁公字世威晉陵人生梁太淸朝舉進士仕隋官監察御史當陳亾隱居隋高祖累徵不起大業間被詔討賊不可辭五年平洞寇於長白山九年勦樂伯通叛衆十萬累授銀青光祿大夫義寧間東陽婁世幹叛奉詔斬之拜大司徒隋史不載公姓氏劉昫載而不詳

宋祁視昫尤畧竊怪魏鄭公與公生同時耳目聞見不遠及身爲佐命臣乃畧言故國之忠義若此然忠臣義士生忠人國殁爲明神血食死所其忠義之氣薄于天壤亘古今不敝史之傳不傳固不必計也郡志言煬帝弑沈法興起義兵陰與李子通謀據晉陵公娶于沈偵知與謀懼發置鴆酒殺之而昫不載第言法興自尅晉陵謂江南可定專立威刑誅將士公受害或在是時又言南唐保大十三年吳越兵至柴克宏進禦夢公語兵助及戰風雨晦有黑牛突陣間克宏俘馘千人事聞于朝封烈帝又言宋宣和二年方臘寇睦州犯寧國距界百里郡人禱之卒不犯又言建炎間陝右兵討亂武林軍變所過丘莽獨吾邑免于害當賊至吾邑時殺羊豕犒師一卒忽作神語賊相顧變色縱火雨輒作望城上皆紅衣巨人持兵賊駭走夫陰兵兆夢近于荒怪士君子勿道然吾邑爲公所生地墳墓井舍尚有存者故老相傳當亦可信況乎烈丈夫不與形俱盡其靈爽所憑非生死得而閒之者哉公死後白晝現立雲端彎弓注矢鐵射法

興立殞後人壯其事于公死日作雲車弔之雲車者冶鐵纏繞如雲上承小兒操戈戟若戰鬭狀有力者負之趨流傳至今日云

重建瑯琊忠懿王廟記

忠懿王廟在福州郡治東閩王審知故宅唐侍郞于兢宋制史錢昱各有碑記尚存按王諱審知字詳卿姓王氏本瑯琊人秦將翦三十四代孫高祖曄唐貞元中爲光州定城有善政因家焉遂爲固始人父恁業農兄潮爲縣史唐末羣盜起壽州人王緒陷固始召潮兄弟置軍中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命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所至剽掠性忌部將材能者多被殺潮懼說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爲盜者爲之脅爾今緒雄而猜吾屬且不自保前鋒悟選壯士數十人伏叢篁伺緒擒之前鋒曰生我者潮也主事潮廖彥若者泉州刺史也貪暴甚潮引兵克泉觀察使陳巖表潮刺泉州巖卒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王攻暉暉見殺唐以潮爲福建觀察使王爲副使潮卒王代之封瑯琊王唐亡梁封閩王當是時楊行密據江淮王歲遣使泛海自登萊朝貢于梁王爲人儉約好禮下

士一時名士如王淡楊沂徐寅輩皆依王皆建學四門教閩士招來海中蠻舶商賈海上黃崎阻波濤民病涉一夕雷震水中巨石碎之成港閩人以爲王德政所致號甘棠港或勸王建國者曰吾寧爲開門節度使不作閉門天子遂以臣節終嗚呼記云有功德于民則祀之以觀王饗有廟食世世弗衰豈誣哉予思王生亂世擁重兵非不可帝制自爲奄有南服乃兢兢恪守臣節以安全閩土使閩人老死不見兵革豈非尤足多者乎我 國家寅卯間變亂四起而閩隨之靖藩大帥世食主恩一旦反戈竊據塗炭生靈不旋踵身爲僇辱貽笑千古何不鑒王之已事耶察王之心當甚恨廟自明萬曆二十八年重建至今棟宇漸就傾圮王之裔孫某謀所以新之訖工適予在閩屬記其事遂書昔辛酉小春朔日

仙霞關唐將軍廟碑記

予辛酉秋自浙入閩凡道路所經忠臣孝子之祠廟或其故里墟墓輙留連久之得遺碑斷碣讀數過乃已無有則叩之鄉夫野老必窮夲末始快仙霞關故有唐將軍廟將軍名艮嗣字吕之蘭溪人宋德祐失國二王南遷將軍與叔父元章起義與復得温州兵三千爲之助時元兵壓蘭溪元章迎戰黄盆灘破之斬其將奚達魯遂退桐盧將軍疾趨嚴州拒守朝廷郎以元章知嚴州加將軍閤門宣贊武翼將軍江淮閩浙都統兵馬使當是時宋元之兵旌旗壁壘相望持二年我兵糧糗莫繼外絶援師戰不利將趨閩圖再舉元兵大至元章戰死龍遊白雲寺先是元帥孛都以雙虎符招將軍不從斬其使力戰仙霞關以死元人皆稱義士將軍父韶嘉熙間辟沿江制置司制使史巖之遣襄陽勞師時元兵在境江甸繹騷韶駕舟直上命其子率死士前驅所向皆披靡徑達襄陽子即將軍也楚帥吕文焕喜曰不勞師者三年矣今君來且

宜置酒既而悔曰誤矣久留敵必堅備何以歸報天子乃出軍數萬攻其兩端韶與將軍大戰中流破重圍而返於乎將軍之生以勇稱將軍之死以忠著且有制置爲之父刺史爲之叔忠臣義士求之古今不數覯者忽萃一門苟當時居人國者多將軍若亦安見敵人果得志而國遽以亡也將軍名位雖不盛著史傳當此交衢名勝之區作廟翼翼過之者孰不瞻拜欷歔不忍去回視昔日偷生忍耻之徒聲銷影滅笑罵千古賢不肖相去何如哉廟祀將軍而不祀刺史以非刺史死事處也予聞其事于土人未悉覓蘭溪志考之因并將軍之父與叔父連類而書俾勒石垂久云

栢姬廟記

福州故有栢姬廟俗傳明永樂間麻剌國哈卜滿率妻子來朝至閩卒詔有司營葬厚恤其家其子感國恩築臺望京師命女畜白雞司晨朝拜雞斃女懼奉命不謹從井死家人時見女與雞出入今神即此女又傳女前身名阿罕得兒師事慈嶺獨眉仰尚閩心慕貴盛生爲麻剌王女獨眉亦托王宮爲白雞女愛之永樂間王妻子至閩死女與白雞居雞忽語人曰阿罕得兒頗憶慈嶺周旋乎女悟叩頭懺悔雞說偈畢女持雞而化閩人號女爲白雞神二者事近荒唐祀之適以惑世誣民非士君子所宜信按白雞乃栢姬同音誤也元行省郎中栢帖穆爾有女方十歲名栢姬至正間明太祖兵下福州帖穆爾引妻妾七人諭以大義死之女亦死後人憐而祀之先是洪武中侍郎夏元吉爲採訪使創祀郎中者在令典至是又特祀姬謚郡署右舊有栢衙即帖穆爾故宅因宅以祠女後附岳祠後寢天啓初商周祚撫閩復改特祠或曰姬

固不宜附岳祠附郎中祠可也何以特祀不知郎中死國忠也姬死父孝也忠孝人生大節不以長幼男女而重輕也郎之戰童子汪踦死焉魯人欲勿殤踦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不亦可乎曹娥年十四父溺娥投江死抱父屍出至今立祠祀之姬以十歲女子從父就義甘死如俾即爲專祀又何過焉乃閩俗好巫忘栢氏忠孝大節而好爲怪誕之說以被之旣無以慰幽魂又烏足生後人之感激不幾與淫祠黷禮同觀乎是烏可不辨康熙辛酉冬日記

巫山神女廟記

玄秘籙載神諱瑤姬西王母之女稱雲華夫人大禹理水駐山下夫人勑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黄魔庚辰童律等助禹斷石疏波決塞濬阨以循其流禹拜而謝焉功在岷峽今封妙用眞人廟即所謂巫山神女也祝史云毎八月十五夜月明風細有絲竹之聲往來峰頂猿狖羣啼達旦方止世傳楚襄王遊于雲夢望見高唐觀之雲氣變化無窮以問宋玉玉曰所謂朝雲者也昔先王遊高唐晝寢夢一婦人自稱巫山之女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旦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祝之果然因爲立廟夫楚俗信巫覡如屈子湘君山鬼諸篇多托鬼神以寓意玉爲屈子門人其言或亦借諷後世不察輒以淫汚事褻神若所謂嫦娥奔月太白竊織女侍兒牛女七夕渡河諸說相沿以爲美談賣慢甚矣祀神女者固當急正其誣也是爲記

重修眞武廟記

郡北城內向有眞武廟羽士某䔍其將圮募金葺之既畢工因丐予言爲記按武當圖記神爲元始化身玉帝封爲玄帝在紫微北居天乙宮其言不可測識吾儒立說惟以理爲斷考玄武之名載在曲禮朱子以爲指四方之星形似即北方之七宿實爲玄武下有虛危二星其形如龜而螣蛇復在下詩注所謂龜蛇曰旐行師設之以示武也明成祖入定大統謂燕服在北實神之次乃大建宮殿于武當山景泰間禮官倪岳正祀典疏言眞武北方之神玄武北方之宿世塑神像披髮跣足下踏龜蛇抑何悖耶先是祭酒宋訥學士宋濂亦嘗言之予謂神與宿俱隸北方禮以義起不必深辨獨是東南西龍虎朱雀各一獨北有龜蛇二宿何與不知重爲春神曰勾芒黎爲夏神曰祝融勾龍爲中央神曰后土該爲秋神曰蓐收修與熙爲冬神曰玄冥春夏秋中央之神皆一而冬獨有修與熙又何疑北方之兼有龜蛇也不寧惟是冬于方爲

朔于卦爲習坎于腎有左右于器有權衡于色有
玄黑則官有修熙宿有龜蛇宜矣在易四德元亨
利貞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貞亦正
固二德太玄準易罔蒙直酋冥以配元亨利貞則
亦兼酋冥五德仁屬木主愛禮屬火主制義屬金
主裁信屬土主誠智屬水主察是是非非亦二也
權衡二器既屬北方淮南子曰夏后氏執衡言執
衡而遺權衡能獨運乎然則龜與蛇正與罔權與
衡修與熙酋與冥腎左腎右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於戲自倪岳之論出而世遂疑之不知其形則可
疑而理則無可疑者玆廟旣重新予特詳著其說
以告于世俾知理之所在神卽在焉豈等之武當
圖記荒怪不足信者哉戊辰春日

火神廟記

傳云民非水火不生活則火之德于人也大矣然
往往以人不之戒室廬多被其災其爲禍又未嘗
不烈也然則作爲廟以祀火神者以爲德而報之
以爲禍而惕之皆不可缺畧者矣按樂彥著封禪
書引老子道德經云月中仙人宋無忌又按白澤
圖火之精日宋無忌安平太守王基家有婢生一
男男墮地卽走入竈中死管輅曰此宋無忌之妖
也唐韋建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道從甚

盛謂韋曰公鎭鄂渚僕所居頹毁非公不能葺及
至訪無忌廟其像卽夢中所見遂新之先是牛僧
孺爲武昌節度使葺此廟以禳火災至是又托夢
于韋由此觀之神之謂無忌也審矣而樂彥所著
月中仙非也予謂五行各有其質惟火爲無質必
有所附麗其形乃見夫火旣無所附麗是亦太虛
中空濛無有之物顧必範爲像而祀之然耶非耶
然考唐光啓宋大觀間凡于五行皆立廟以祀廸
功郎胡升以爲五行爲天地間正大之氣必有爲

之主宰者故曰玄冥曰祝融曰勾芒曰蓐收曰后土皆指水火金木土言之以祐民福國觀升之言則火神之祀其來已久特無忌之說荒怪不經乃汪封禪者既不足信而管輅韋建諸人又附會而書之豈所以崇正論明祀典乎予謂報功之事非庶民所能盡若因此而爲驚戒則亦弭患之一端立廟以範像似無不可也遂因里人之請而爲之記

孝通廟記

古今來事有涉于荒怪而其名則甚美足以訓世而救俗士君子恒姑存之然士君子既弗之絶而愚夫婦或以爲神而祀之亦勢所必至者江右分宜昌山渡之西有廟土人呼曰聖母按盧肇氏閔城君廟記云秦季有姥溫氏嫈且無子得巨卵于水涯蘢以衣衲久之雷電交作龍出其中姥不怖馱于昇姥兒育而龍母事龍日出捕魚爲母餧一日姥漁魚江上龍傪以尾觸刃斷數寸許遂驚去姥嗟恨如喪厥子後姥卒里人葬之岸側龍乃人形服衰絰語人曰是當有水患不可以葬吾母夜大風雷徙墓于山巓其封若夏屋衰絰者遂失所在土人異之爲立祠既而龍降于祠堂稍禿其尾蜿蜒變化視無常質禱祠輒應又稱龍有伯叔季三人唐元和中盧寓官南越過祠中夢龍伯語曰君將宰邑西江其禮我焉太和五年寓果來宜春遂治祠于昌山津右盧氏之言如此且爲之銘曰龍有孝思俾民敦睦予讀之作而嘆曰荒怪之事

不無足傳若假以是爲教孝也則可傳矣龍之子猶且然況人之子于母乎龍之子于母非其有者且然況人之有于母者乎此盧氏所以不以語怪爲嫌而樂爲之道也又按盧氏書關城君謂姓生關城耳考方輿記古悅城在廣東德慶州有溫媼墓載媼死塟江陰龍子常至墓側縈浪轉沙以成墳與盧記小異又按揭傒斯作峽江龍母祠記稱大觀二年賜額曰孝通古祠在悅城盧氏以悅爲關者誤嗟乎自盧氏以孝稱龍而後又賜以孝通之額

今觀昌山之峽石齒鉅厲舟過多懼破溺舟人必呼神以恃母恐然則神固孝于姥而又慈及于民其祀之也不益宜乎施恐山官江右時爲新其廟而重刻盧氏碑文予更記其事俾廣爲流播以愧夫人之不如龍者

晏公廟記

郡城白雲渡河流最廣渡舟常有傾没之患前人立晏公廟于其上始得安瀾舊志以宋待制劉晏當之里人楊修撰廷鑑碑記以爲晏姓名戍仔撫云仔元江西臨江人生平疾惡如探湯人少有不善必曰晏公得無知乎其爲人敬憚如此虬髯黑面元初以人材應選入官爲文錦局堂長因病歸登舟奄然而逝棺未抵家有人先見鳴騶導于野衣冠如故月餘訃至咸驚愕啓棺視之一無所有

其見之日卽其死之日也父老知其爲神因立廟祀之而尤顯于江河凡遇風波洶湧商賈所籲卽得無恙明洪武初詔封平浪侯是也然予終不能無疑焉記云以勞定國則祀以死勤事則祀當寇犯吾常時太守請援于晏率精銳七千人出奇破之而追潰黨于宣城以死是能保有吾常厥功莫大其祀之不可缺明矣戍仔未嘗有尺寸功于吾地卽云祀以弭忠夫祀典所載水神亦莫可勝紀何獨取乎晏公也舊志修在百年之前傳聞可信

于今日其稱某公者或名姓之訛耳而實待制也今年代雖已久遠而微之于事斷之于理予以爲宜正名待制以彰報功以作人忠義之氣所關風教非細卽云成仆之祀已久不可遽廢或並祀于旁以不泯昔人之意如是則祀典正而公道昭卽垂之千百世可也是爲記

于山廟記

福州于山廟在于山之巓不知何神凡城內外祭禱者率在此男女雜沓羅拜道士口誦誦不解誦何經而巫覡又趨而左右之禍福出口乘人怖疑以求所欲男女倀倀然若聽神之命之皇顧失色甚而泣數行下早暮態不一嘗考唐乾元間王審知與兄潮卜帥植劒在地約拜而躍者爲帥審知拜劒果躍衆異之由是始惑神怪後世尤事諂瀆莫不竭民力以奉所謂寶皇者或曰今日之神其卽寶皇乎夫寶皇不能庇王氏子孫至于禍亂滅亡相踵而謂能庇後世之人民亦惑矣雖然昔晏子不能勝遄臺之佞冉子不能救泰山之僭蚩蚩者氓安知大義尤而效之亦勢所必至也語有云愚夫信之達人疑焉士君子讀書明道務民義而遠鬼神苟能正祀典毁淫祠然後民志定而左道以息奈何狃于習俗忽焉而莫之問哉辛酉十月初四日記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記

新建鎭江都土神祠記

登萬歲樓旣下見有一祠新建羣指爲都土神祠也土人云先是羣兒嬉山下纍瓦爲屋高三尺許設土神居其中神日中忽降而言曰我故進士鄔所也奉命爲郡都土神此隘不可以居郡之人震動奔走庀材而將構祠神又降而言曰我旣爲都

土神必建祠傍城隍神祠葢城隍神一祠土神祠林立玆郡土神祠則首出諸土神祠若城隍爲守而都土神爲令者于是節梲欂櫨莫不崇偉肖像繪采不朞月告成或曰進士死法者而神乎或曰寃故神也或又曰有道之世其鬼不靈今方有道而進士果能靈否乎或又曰神道設教自古有之不必問其果進士非果進士也予聞之曰神道設教信矣然間當日死于法者不止一進士而一進士獨羣而指之必進士生平有可稱于人非然其寃實甚特假之神以白之雖際有道之世不得已而然其心誠苦而其志誠足悲矣予恐玆邦之人第視爲神道設教而不察其心致與淫祠黷祀同類並稱則豈可傳之後日哉康熙甲辰某月日記于京口舟次

惠山華孝子祠記

惠山華孝子祠按齊史孝子名寶晉義熙末生始八歲父戍長安且行謂曰我還爲汝冠後長安陷父歿遂終身不冠亦不婚或問之不忍答輒號慟竟日年七十餘以弟寬子爲後嗚呼可謂孝矣惠山無錫之名山也自唐宋以來凡四方游觀之人車轍馬跡終日絡繹不絶至惠山者無不至孝子祠瞻拜嘆息嗚呼孝子之名不藉茲山顯而茲山實藉孝子爲榮也孝子生於晉長於宋没於

齊數十年之內三姓代更當時所謂達官貴人委蛇於數主之間者何可勝計孝子獨奉其父之一言七十餘年守之而不變語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使孝子而仕於朝也吾知必足以媲當日之爲人臣者矣獨念父所以詔孝子者不過曰還爲汝冠耳未嘗及婚也乃因不冠而遂不婚非孝而過者耶舜不告而娶君子以爲大孝孝子豈未之聞耶然今觀華氏繁衍甲於他族貴顯者代必數人人之稱者必曰此孝子後也宜昌則孝子固未嘗無後又何論婚與不婚耶戊申夏余謁孝子祠作而思曰余與孝子不同爲人子乎不幸先君子見背余且不與孝子同悲乎先君子遺言之在耳者不亦識之弗忘乎欲爲文以誦孝子而涕泗交流毎不能自畢其詞昔王偉元痛其父毎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號哭竟日門人爲之廢蓼莪之詩彼讀古人詩者尚然况覩其形容而相感名者哉嗚呼余重有愧於孝子矣

重修道原祠記

道原祠祀邑宋儒林少頴先生之奇黃直卿先生幹兩先生皆有特祠此則建自明正德間合祀者也閩地夙稱鄒魯而倡道三山實文昭林先生稱首先生蚤師呂居仁先生親受濂洛之傳與其徒日傳習發明之會世不能大用辭祿家居益事著述四方重趼及門者匪啻千百計呂東萊劉景虞諸先生其高第弟子也勉齋先生從朱文公學文公甞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處大有益及張南

軒歿文公與勉齋書吾道益孤所望于賢不輕後遂以子妻之文公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焉病革又以深衣及所著書授之曰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兩先生之大畧如此予嘗讀先生經解講義諸書又閱史見先生宦蹟如文昭排王氏新說遏金人和議奏疏侃侃不減春秋詞旨勉齋令臨川新淦及知漢陽安慶皆多善政皖人以黃父稱之于此歎兩先生理學經濟卓絕一時嘗恨不得過先生故里入其堂識其形容而拜今年閩遊始謁先生祠流連久之甚慰嚮往因作而思曰當時王介甫以新經簧鼓天下凡有紹明正學者輒斥其僞而攻之凌遲至于亡國蘇子瞻以爲李斯亂天下皆出于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此非有慨于介甫而言乎嗟乎師傳之失正其禍若斯之烈兩先生際江河日下之時毅然獨得其宗使羣弟子知所依歸而不流于匪僻豈非其識有大過人者吾嘗慨士君子識不足而好談學問譬如伐木者之呼邪許一唱百和其中實倀倀然莫之省

也詎不悲哉距祠二里許有道南祠祀楊龜山先生而以羅豫章李延平朱考亭併祀又增程明道伊川同祀一堂此閩中鄒魯之稱所由來也流傳既久祠宇寖荒上不足以安先靈下非所以觀來學于是兩氏裔孫合圖所以興復之繕修丹雘榱題煥然會予在閩屬記其事予既爲文復薦蘋蘩以明志云時康熙辛酉孟冬朔日

重修馬跡山劉龍圖祠碑記

昔聖王制禮能禦大災捍大患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則祀以報功非是爲瀆倫奸度君子無取焉而于鄉之人尤素重禮義不惑於鬼神故環山之地無淫祠卽佛老子之宮一二存者皆唐宋時故物日就圮壞亦未嘗肯竭財力增修之獨於忠臣義士之祠夙昔有功德吾土者則歲歲血食靡懈其棟楹梁桷甎瓦之屬稍致撓折破缺又必葺治以爲常噫馬跡固斐鄉也豈好爲是以瀆民財哉亦

迫於其中不能自已也里故有劉龍圖祠祀宋龍圖待制劉公晏按史公字平甫嚴州人入遼舉進士宣和四年帥兵歸宋建炎間寇犯常州太守請援於公公率精銳七千人出奇破之保馬跡山以捍寇寇至公又出奇迎戰大破之降其衆千五百人而追潰黨戚方等於宣城方圍宣城急公又出奇方大驚卻走公欲生致方單騎追之遂遇害事聞詔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子四人立祠死所歲時祀之嗟乎具區東南巨浸自古用兵之地也傳載夫差敗越於夫椒數千百年後龍圖又奮武其間今日之陂陀水涯皆昔之連艫麋艦斬將搴旗處也雖已灰飛煙燼而驚濤駭浪之聲若與劍戟相摩者其靈爽不至今猶在耶又考公嘗從劉正彥擊丁進於淮西進不戰而降及正彥反公謂部曹曰吾豈從逆者以衆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於浦城公設疑兵浦山之陽正彥就擒蓋宋至是時而敝極矣文臣以理學相矜旣無裨國事武臣偷生惜死巽懦無能平時意氣自豪謂富貴可

坐致一旦臨敵鳥驚獸竄其毅然以身許國者指不數屈又或中於奸人不克竟其用予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三嘆使盡得如公者以國事委之或天不喪宋公自愛重其身不死追逐則宋之天下豈遂至亂與亡哉然則龍圖之祀固可以媿當日之人臣而勸後世春秋俎豆卽遍天下可也又況於吾鄉井所謂禦災捍患者耶是爲記

兩賢祠記

福州益有兩賢祠祀明羅文毅舒文節兩先生兩先生皆由翰林謫閩中閩人重其人特創祠並祀者也文毅諱倫字彝正文節諱芬字國棠皆江右人皆中進士第一皆授翰林院修撰成化間大學士李賢葬父還京乞終制不許遂視事時文毅官僅兩閱月上疏歷陳古今奪情之非辭旨切直反覆千餘言忽旨從中出謫文毅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有請于賢以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者賢曰潞公

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也是冬賢死召文毅還復其官武宗欲南巡時寧藩蓄異志待釁而發中外䜋䜋慮言官諫不聽羣臣咸起而諍文節首抗疏兵部郎中黃鞏等隨之上大怒下鞏詔獄而命杖文節等百有七人謫文節與文毅同官世宗嗣位召復之嗟乎若兩先生者文章氣節凜凜宇宙豈惟閩之人欽之天下之人莫不欽之乃因謫于閩而閩人若得而私有迄今久其祠者有不肅然敬者乎閩人先創一峰書院以祀文毅後乃並文節祀之譬之延津之劍久而必合于于此喜兩先生德之不孤而嘉閩人慕義無窮也又攷宋李忠定朱文公皆謫此地忠定以排和議而爲權姦所擯文公明聖教輒以僞學相訾斥逐禁錮坎壈終身在當時攻擊紛拏直空人國後巳至易世而下畀仰高風若三山尺土因而增重後數百年更得羅舒兩先生並傳不朽詎非山川之幸又豈特山川之幸乎哉是爲記時康熙辛酉九月望日也

福淸縣重修忠烈祠記

予覽天地間之物靡有久而不敝者敝則漸至于淪亡惟忠義節烈之行雖至千百年之久勃勃然其氣常伸其姓氏常新于宇宙福淸故有忠烈祠祀邑人宋招撫使劉仝與妻林氏及林氏兄處士同明萬曆二年建嘗攷宋當景炎之季流離播遷已處萬不可爲之勢時招撫以國子丞家居奮然謂處士曰吾汝之家世爲宋臣今國事雖不可爲身一日存不敢忘報也處士曰諾乃卽處士家募

士卒繕器械日夕摩厲爲興復計未幾元兵至與戰不利處士盛冠服坐堂上嚙指血題詩壁間敵入執之大罵不屈死招撫旣敗轉鬭山谷間以圖再舉元人求之急歎曰已矣乎終不可爲乎遂自經有司執林氏責反狀怒曰吾夫吾兄皆以死報國何言反血詩斑斑汝不知耶亦遇害元主中國林劉二氏子孫不絕如綫無敢言者至明其事已更百年稍致湮没又更二百餘年至隆萬間劉之裔孫宗獻始鳴于官時開府殷公學使者宋公博

稽故實乃檄邑爲特祠以祀劉良弼者南昌人也方代巡閩中獨格其議且以倉皇舉事方試輒敗責之時宋學使已徙官攝學使事吳興徐公持前議甚力良弼無以難仍議立祠于是宗獻請邑令擇地城東偏鳩工庀材不數月而告成功額曰忠烈春秋致祭當是時祠初成父老人士稍知故實者咸咨嗟瞻拜祠下其不知者亦因父老傳說而欸忠義之在天地間歷久而不可泯滅如此也邑人葉相國臺山爲文記其事以處士兄妹慷慨捐

軀皎然大義比之文信國招撫之敗而自匿等黃冠之思誠知招撫未嘗一日忘讐决不幾幸以愛一死吁相國之論何其正且當後之議者蔑以易已嘗慨天下事以衆君子成之難以一小人敗之易當良弼斷斷一言幾致俎豆闕而姓氏亡無論忠義之夫不能瞑目地下有風世之責者亦何以鼓士氣勸將來卒之黃鼓不攻而破數百年之沉埋幽鬱一旦若揭日月而昭之其間棟宇之新而故與故而復新不知凡幾易可識天之報忠不爽

而人心之同三代之直然也語云祀典正則民志定民志定則風俗美風俗美則忠孝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今劉氏裔孫某又謀所以新之因予在會城走書屬記遂記之康熙辛酉小春朔也

擬建鄭陸橋張義士祠記

壬子夏予從江陰歸艤舟鄭陸橋因驟雨舟不可繫登岸假坐一叟家叟曰吾鎮昔有張義士明嘉靖間倭犯江陰逼吾常勢張甚義士張邦定突出率鄉勇百人扼之力戰橋左右斬倭首千百級水流盡赤卒不支死而倭亦不攻常州考志不爲義士立傳其事僅一見向洪邁赴義卷序中慨之序言已祟祀典而祠又失考尤慨之島寇在當日蹂躪內地吳閩淛江及大江南北漸不可撲滅然其

志在斂利利則爭先敗則相委棄散漫無有紀律驅除亦易爲功苟所至之地多得如義士者隨在以挫其勢則必不敢長驅以入武臣能作其敵愾之氣堅甲利兵如義士不惜以身徇將盡殲其類奚難奈何將卒豢安成習平時既不能訓練策防守遇變則張皇失措致老弱疲羸之輩往往貽誤土地以張敵氛而明之天下浸尋以亡豈不重慨義士哉義士祠既失其所當日果建與否及建而毀皆無據百餘年來遂無以慰義士而國家報功

之典亦不彰我　朝鼎與凡前代死事諸賢皆論
祭惜無以義士祠請續建者卽不然亦宜令附祭
他祠嗚呼豹非向君幾致湮沒無聞卽一載于田
夫野老之口亦何以風天下後世吾是以嘉向君
而識脩史者之疎也是爲記

湖忠祠擬增祀諸賢記

癸丑冬予至西湖卽走謁岳忠武廟旣出見廡旁
有祠漸就傾圮門扃不得入讀碑文知爲湖忠祠
也祀宋劉允升施全隗順允升建州布衣聞忠武
被逮詣闕訟冤秦檜置之死全爲殿前司後軍使
臣憤檜挾刃刺不[illegible]被擒磔于市順獄卒也負王
屍潛瘞九曲叢祠殉以玉環種雙橘爲識至孝宗
詔求王屍勅葬此山三人之祀宜矣嘗考其時牛
皐爲忠武將累立戰功檜使使毒殺之今其墓猶
存張憲亦忠武將張俊迎檜意手具獄誣憲以冤
死皐未立祠憲雖別祀而未嘗合食紹興中太學
生程宏首訟王冤孝宗始復王爵謚武穆命改葬
棲霞嶺雲祔其旁由此觀之宏之功大矣旣不爲
立祠又不得與劉施諸人並祀何以作忠義之氣
而妥其靈明弘治間爲劉施立祠而不及隗至萬
曆間義士高應科始請增入而不及程余于玆不
能無憾嗟乎宋至南渡後君臣皆置國事度外有
一忠武卒陷以死忠武死而國亦浸亡詎不可嘆

宋亦未嘗乏人乃訟忠武冤者一布衣痤忠武屍者一獄卒請復忠武爵卒得賜謚改葬者一太學生使數百年後聞風慨慕徘徊于荒烟蔓草之間亦重可悲也已祠宇頹壞必有起而修復者義士如高應科輩豈無其人倘白之有司使牛張程三君皆得合祀一堂之上俾依忠武之靈而左右之千秋血食不衰則所以發潛德之幽光而垂訓戒于後世其功非小企予望之知必有屬矣故預爲之記

彰義祠增祀戚少保記

彰義祠在福州南郭吉祥墩祀明嘉靖間禦倭陣亡將卒童子明而下若干人予過之歎曰祀典云以死勤事諸君信無忝哉嘗思倭之爲中國患非一朝矣自明太祖告諭其王良懷遂奉貢中國後納兵貢艘助逆臣胡惟庸事發示後世毋與倭通命湯信國周江夏分行海上防戍屹然不敢復犯踰百年遂有姦民勾誘入郊關戕郡縣然不過剽竊而已逮後鎮稅一行搜求百出海禁弛而市舶縱横且爭趨爲樂土其間桀黠之徒陰爲指畫雌伏梟張漸窺堂奥由是犯吳犯浙而閩則猶其戶庭也未幾分道入寇破福清掠寧德蹂躪永福諸邑人民塗炭城郭燒燔雖日執守土諸臣而問之無益也時則有戚少保繼光來援先是賊據寧德阻水爲營路險隘官軍莫能進少保至令軍中人各持草束塞河力戰大破之乘勝勦福清牛田倭又破之當少保初至福清也邑令及父老請師期少保曰吾兵疲且休矣賊偵者歸告不爲備其夜

督兵行三十里黎明破其巢邑人尚未知兵出也少保去閩倭復肆不旋踵而興化陷元戎大帥去賊一舍不敢戰于是少保復來援賊聞欲逝少保命將俞大猷扼之遂督軍疾戰因風縱火賊皆糜巢中無脫者支黨寇仙遊連江諸地盡討平之閩之倭患遂息噫當其時無少保幾無閩記又云有功德于民則祀之少保雖世世血食于閩可也乃昔一建祠于九仙山而旋毀今荒烟蔓草中求其故址不可得彰義祠則巋然獨存雖老屋數椽僅

蔽風雨而聲稱到今過者輙爲興歎邑中好義士某某慨少保祠不能復作即彰義祠中奉少保而合祭焉信哉閩人崇德報功之意終始無二豈惟慰少保目今閩當大用兵之際使將卒觀感人以爲師將出奇制勝使海波自此不揚孰謂祀一世遠乎湮之少保無補于今日哉時康熙辛酉十月某日記

擬建六忠祠記

予嘗白當事欲就忠義祠旁特建一祠祀故明金忠潔王節愍劉忠毅三先生而議寢退而思三先生死國天下莫不仰之如日星河嶽後日必有成吾志者若其人姓氏素不著于鄉里其官甚卑其死事實不可泯于今已漸就湮沒後世誰復有知之者爲可深悲予聞諸故老考之家乘邑志表而出之凡六人王孟超天啓間武進士爲洞庭都司僉書崇禎十五年三月平江寇廿明陽等侵岳州諸

將畏縮不敢進先中丞檄孟超往孟超奮身轉戰斬賊首數十級被執大罵賊殺之懸其頭于樹猶怒目張口作罵賊狀而同時有王希韓者管江陰營守備生而好酒調安慶道史可法標下先鋒命入英山勦賊殺賊不可勝數賊誘深入希韓力不能支仰天歎曰安得斗酒助吾乎復大戰斬數賊死薛應玢崇禎間以太學生除陝西隴州同知流寇萬騎突犯應玢率兵民嬰守百餘日食盡城陷有降賊王吏目說應玢應玢大罵賊怒亂刃殺之

應玢之族人薛自昌世襲鎮江衛百戶巡撫張國維委署永生洲守備流寇猝至險山自昌與總兵程龍戰不克軍覆賊憾自昌驍勇多殺傷殺之而焚其屍崇禎末廣東沿海多寇督徐玉相者由武科選廣東衛守備年少慷慨單騎赴粤既至與寇相持三晝夜素善射發必命中矢盡援絕身被數十創乃死薛聞禮以吏員授黃陂縣尉歲歉漕逋民無以應聞禮往漢口貸千金謂逋者曰歲稔當償賊至聞其名欲官之挾之去日暮亡歸率衆誅

僞令賊復至執之罵不絕口遂見殺嗚呼吾邑以忠節稱者金王劉三先生外復有此六君子舍生取義凜凜然並三先生以成名予修邑乘既各爲立傳復思合祠以祀俾血食于同堂乃予孫既不能振而吾黨又乏好義者爲之遂使忠臣義士之魂無所依歸于井里豈非鄉人之過哉予預爲文以記用自愧而深有望焉時康熙乙卯三月朔日

忠孝祠記

明故貴州左叅議累贈兵部尚書尚勤王公以平蠻捄木死王事詔建特祠于其鄉春秋致祭越我
朝康熙十六年其玄孫戶部尚書郎阮亭先生士禛就公祠側復爲祠合祀伯父侍御公兄吏部公而名之曰忠孝祠屬毘陵陳玉璂爲之記玉璂謹按王氏家傳侍御公諱與胤崇禎戊辰進士由庶常改授御史視河東鹺政陝西茶馬已而督學南畿會川帥鄧玘倚輿援肆朘削疏劾之遂忤時相

諱歸不復出侍布政公家居盡孝道甲申三月聞
國難涕泣不食將東蹈海不果扃戶自撰壙志公子士和亦賦絕命辭撰畢偕命婦于孺人與其子同縊以死吏部公公從子也諱士祿以詩文名世順治壬辰舉禮部乙未廷對授萊州學教授累遷吏部稽勳員外郎被命主河南省試稱得人而中之者幾陷不測事白補考功太夫人訃至公擗踊絕而復甦勺漿不入口者累日奔喪歸食不離苫次中夜哀號泣已則讀書手定經史諸集無何

病不自料曰吾喜得侍太夫人于泉下也至死哭猶不輟玉基觀兩先生行事悚然生敬乃作而歎曰古來史冊所載有賢祖父不皆有賢子孫有賢子孫不皆有賢祖父而王氏則以忠孝世其傳若薪火之勿絕忠臣孝子烈婦曠世而一遇產不必同時不必同地而王氏則萃一門探之囊而如寄嗟乎阮亭之爲是祠也厥功偉哉明臣殉國者顯著如范吳橋而下二十三人其他死于家死于客宜傳未傳者不乏人是祠設而使諸公子若孫傚

而行之可以展孝思而徐以俟朝廷之曠典孝經云無以死傷生由是議者言死孝之非豈知人孰無死惟善死者不亡世之爲孝子後者亦傚是祠行之變通乎古人之論而隱以佐國家令甲之窮士大夫廟祀小宗有祠甚而推至大宗而止若特祠則亡有是祠設而使人知禮因義起祟名節以風天下豈惟一姓之幸嗚呼敎善備而不可以不書是爲記

重修家節愍公忠節祠碑記

清典以來詔天下凡明朝死難諸臣之祀於鄉者仍典致祭於是常州陳少保節愍公祠春秋二祭得至今不廢公仕永樂朝值交阯黎利搆逆朝廷興師問罪命公將兵三萬以佐總戎未幾就俘交阯以平踰年餘寇復亂仍命公佐英國公張輔討之擒渠魁簡定以歸踰年復命公往撫不一載蠻俗大變公遂還京上嘉其功擢兵部尚書踰年復命公以兵部尚書兼交阯布按二使司事鎮其地

會宦者馬騏暴斂其民黎利復叛公復佐成山侯王通率師進勦屢陳方畧謂宜駐兵石室以觀賊勢通不可倉卒迎敵與戰不利通走公獨躍馬突入賊陣身被數創無怖色力戰墜馬賊執之公嫚目叱曰吾受朝廷厚恩報國正在今日豈肯偷生忍恥復持戈殺數賊自絕吭以死宣宗聞之輟文諭祭謚公節愍先是公無耑祀祀公邑之鄉賢祠嘉靖六年南畿巡撫陳公鳳梧疏請允之賜額忠節郡守奉詔得祉學廢址立祠吳季子文信國二

祠之旁以祀公嗚呼當日賜謚立祠之意蓋我
朝崇祀之心豈非欲褒有功之臣使人觀感奮興
以忠孝相砥礪故今日　朝廷聲教所及滇黔次
第削平而交阯畏威懷德稱臣奉貢不懈孰非諸
臣以忠孝相砥礪卒能建威消萌至是哉公兄弟
三人伯浚累徵不仕賜號貞趣居士仲濟仕春坊
贊善贊善公附公祠左室以祭年代久遠榱楹撓
折玉琪謀族人之稍有力者共出貲修葺之非欲
侈觀不敢使國家盛典或至傾圮而湮沒工既訖

功族人命玉琪記之以永其傳嗟乎凡我族人至
今日猶得摳拜於茲隨有司之後春秋致祭弗諼
非以我公之遺烈赫赫天壤豈遂能沐　聖代優
崇之盛典而可或忘乎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凡我族人思所以毋負我公以忠孝相砥礪世世
學敢斁哉信不可以不記時康熙五年八月共日

魏璫生祠廢址記

甲子春舟泊虎丘經魏璫生祠廢址乃故明蘇松
巡撫建仁至祠處也作而歎曰明主之昏闇有過
熹宗者乎璫燄時凡旨俱傳朕與廠臣云云自是
奏疏皆皇上廠臣並稱而不名六年十月命南京
守備特建魏忠賢生祠于孝陵之前名曰仁溥嗟
乎建祠出自上意已不可況建孝陵前乎自傳諭
後南京太監其某請建生祠于皇城東賜名崇勳
蘇茂相請建鳳陽皇陵次賜名懷德閻鳴泰建遁

州昌平曰崇仁曰彰德又建畿南曰旌功又建遼
左曰元功曰茂德又建武當山曰昭德圭事何宗
聖建長溝曰顯德劉韶建密雲曰崇功曾國禎建
蘆溝橋曰隆恩張化愚建崇文門曰廣化通政司
經歷孫如洌建宣武門曰茂勳艮牧署張守祚三
建京城曰存仁曰洽恩曰永愛庶吉士李君琳建
上林苑曰感恩監生陸萬齡請建國學傍曰媲聖
山西巡撫曹國禎建五臺山曰報功江西巡撫楊
邦憲建南昌曰元勳河南巡撫郭增光鮑奇謨建

汴城曰戴德曰報恩延綏巡撫朱恩建延綏曰祝恩大同巡撫王點建大同曰嘉猷山東巡撫李精白建濟南曰隆禧濟寧巡撫張元士建濟寧曰表勳承天巡撫李愚建承天曰鴻惠四川巡撫尹同皋亦欲建祠先大父方代巡共地毅然持不可上疏有留一乾淨土還川中留幾莖勁骨還臣等語他若李茂春請給帑銀建茂勳祠崔文升宋禎漢建贍德祠莊謙建祝恩祠李燦然建褒勳祠許其孝建贍恩祠上梁日正値熹宗哀詔至其孝率僚屬吉服拜祠而後迎詔惟副使來復不與卓邁李嵩黃憲卿各建二祠其祠前各立大碑多張瑞圖書顧秉謙黃立極等撰文嗚呼覩于當日之人竭民脂傾庫帑以媚奄寺雖上有以導之亦何至如狂如醉若是始丙寅冬迄丁卯八月熹宗晏駕而同歸于盡焉嗟乎祠在四方者姑不具論國學陵寢何地乃亦肆然爲之褻聖蔑祖宜乎天怒神恫死不旋踵也予因過祠址而連類及之不禁髮豎而眥裂矣是爲記

上方山毀淫祠記

上方山故有淫祠祀所爲五通者巫覡之說云能淫人妻耗人物敬之者福慢之者禍以故姑蘇之人奔走祭賽無虛日按宋政和初詔毀諸淫祠五通與焉既毀之後不知何以復祀于今康熙二十三年睢州湯公潛庵巡撫吾吳命撤而去之碎其像投于河而改祀漢壽亭侯仍恐吳俗好鬼後復有祀之者疏聞于　朝立石永禁遠近聞者莫不稱快柳子厚曰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斥之公之謂矣予嘗考昔之毀淫祠者漢臣龍毀秦二世于南山王朗毀始皇于越晉溫嶠毀王敦于武昌北魏蘭根毀董卓于常山唐薛伯高毀有鼻于道州高適毀董卓于狄狄仁傑毀項羽于會稽宋劉隨毀王欽若于茅山王質孫瑜毀吳元濟于蔡朱子毀秦檜于溫申屠子廸毀曹操于蕟陵明林俊毀公孫述于夔邵寶毀曹丕于許觀諸君子嚴氣正性凜凜然揭日月而昭之然皆以前代之帝王將相不合祀典者故斥之耳况邪魅游魂大

惡不道而可一日留于人間以惑世誣民哉吾邑愚民亦好爲此祀吾圖之旁向有二祠鄰人以爲百餘年之物能著靈異予曰若能禍人宜加予身立撤而焚之此先湯公所舉二載事嗣後湯公旣撤上方祠檄諸屬盡行斥去里人服予之先見與湯公同也嗟乎予非敢擬于湯公祗覺淫祠黷祀有傷于風教故不避禍福之說而爲之湯公得志行道服教而畏神者千百餘里予不過于撮土之內聊發其端其有愧不旣多乎哉嘗見牧齋初學集載天台洌法師靈異記中云上方山之神其生前必有利益于人貪婬著業受此福報又云上方神殆所謂有威德者嗟乎以貪婬爲威德豈儒者立言之道乎凡古今所載如此類者應悉取而燒之是爲記

學文堂文集

夫椒山人陳玉瑛賡明著

記

放生池記

吾郡北城內有麼圖二池廣各四五畝順治間僧募建佛寺就其池爲放生池每月某日邑人各攜生物至爭投之予作而嘆曰佛氏教雖小物必使遂其生如此哉易大傳曰庖犧氏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歐陽修引其言以爲教民取物資生爲萬世利此所以爲聖人浮屠氏謂殺物者有罪放生者得福則庖犧氏遂爲地下之罪人此與本論相發明予則以爲天地之大德曰生齊宣王不忍一牛觳觫孟子曰是心足以王予于佛氏無所好獨以戒殺放生二者足與吾儒仁民愛物之道相通去年冬予客武林見西湖上宋放生池碑尚存畧云天禧中郡守故相王欽若奏請爲放生池邦人歲以四月八日用釋氏法隨願買魚鳥放之謂爲祝聖而唐乾

元冊亦奉詔置放生池八十一所顏眞卿撰碑文有介祉衆福等語二者所爲詎不善然以祝禱祈福則非吾儒所樂稱欽若不足道魯公之言豈非儒者之過與嗟乎不見夫逐利者乎先朝一二日漁人取魚獵人取鳥其勇百倍往昔其爲物大約生死半生者亦漸就死而放生者意本不在物故不暇計生者縱死者棄垂死者猶縱狠籍臭穢孰知其死皆以人求生之故而速之是好生而轉因以殺生豈非誤邀福之一念果可爲有合吾儒仁愛之道乎哉作放生池記

東竹院樓記

癸丑冬假寓昭慶寺東竹院樓樓向不戒于火重建未久牕櫺未完具垣墉蕪不治門檻亦間缺折予解橐金稍葺之樓前後皆有牕二戸久錮令洞開前望隱隱見湖棋磐山在後山下一池泓然名生生宕左城右寶石亦霞諸山保俶塔兀立山上湖光山色陰晴早暮時變換予每啓視輒浮白大醉歌詩數章一日念樓前不可無竹況院舊以竹名命奴子向山中移十數竿至植之又雜土積如小山移荒圃中牡丹一本種其上雜以美草客笑曰吾視仕宦者視官署且如傳舍聽其敗壞不之顧子寓此暫耳何不憚煩若此予曰叔孫昭子館于諸侯一夕之宿必修將行必葺墻屋補缺壞而後去春秋多之郭林宗每過旅舍必躬行灑掃後至者即知爲有道宿處蓋知賢者用心不以暫而忽小之爲一時之去就大之即可以覩其終身苟以爲暫即終身亦暫以爲非暫雖一日居處猶終身且吾覩忠孝節烈所爲皆由暫而成稍遲回顧

處卽不能自必故有士君子讀書談道平居以忠孝自矢及臨大故澒洞囁嚅無所不至而愚夫婦一念所發勃不容已舍生取義遂由此以成其名易言需又言夬夬之義爲決天下事未有不成于決而壞于需者然則可易言晳哉昔王子猷于寓處便令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古今人有同心于種竹適與相符而非必效之也是爲記

瑞木屏記

西湖昭慶僧舍佛座前設一木屏予諦視良久隱隱見山水人物花木旁有文若篆書僧曰此瑞木也君知其所以然乎予曰予烏能知之史載南唐末溧水天興寺桑生木人狀如僧右袒拄杖蒲團畢具色如漆可鑑明萬曆間柘城榔樹內出人物各類車馬冠裳姚思仁巡按河南進開採圖事見闕中近七八年前如皐馬蕩木中得大士像眉眼毛髮靡遺事亦上聞與屏木正相類天地間氣機

之變化莫之爲而爲有其事不必有其理故曰天地之大也聖人有所不知若佛氏敎則不必有其事亦必強爲之理如神天鬼怪輪廻因果諸說妄誕不經佛氏皆以爲理所固有然則是木也亦可以理信矣哉且不觀史乎宋太平興國六年瑞安民張度鋸木五片中皆有天下太平字慶曆間澧州獻木有文曰太平之道汀州復進柚木文曰帝王萬年宣和紹聖間各一再見文同太平興國德祐二年寶應縣民析薪中有天大大下趙四字獻制

置使李庭芝玩其文義不可謂非瑞而未幾宋亡是理之可信者亦不可據况理本不可信者乎天下瑞莫大于黃河淸鳳凰見明啓禎間次第見告不旋踵國祚以斬兩漢盛世天變地震災祲屢見天下卒無事豈非遇災而修省災可爲祥遇祥而忽人事則祥亦爲災吾儒所信者惟此若其所以然之故奚暇辨哉僧曰然請書之以解吾惑遂記之

敝衣記

予將謁選銓曹治行李檢敝衣之垢者浣之破者補綴之長短者改截之家有一奴子善縫委其事弟曰近日綵布價俱賤卽更爲何難何矯若是予曰雖貧豈吝此嗚呼汝不聞之乎吾祖中丞公撫楚時曾出一葛袴命補綴奴視之敝甚告公改作公怒曰未敝盡何改爲完之又數年又嘗製和衣有請易以綵者公曰無然大布暖今吾衣雖敝未至如公之袴可不知惜耶近見十年間朝野以艱

耀相誇一冠嘗至數十金下體衣屐皆用繡錦綦珍已極數年內朝中二三大臣思以儉爲救凡于燕會衣飾日用之屬皆反純樸庶幾國奢示儉之意雖然儉之爲道激而爲之則必詭詭則僞僞則爲小人魏毛玠崔琰選人先用儉節一時朝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輿者謂之不淸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潔于是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大吏或自挈壺餐入官寺故和嶠議云立敎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吾徒誦法孔子當守與奢寧儉

之說不必有所激以立名亦不至樸遬簡陋以廢禮先王之敎在通人情吾亦求其情之所安而已矯云乎哉弟其識之必審所自處也

洗象記

客都過順城門見城濠中洗象象凡二十有四夫象本龐然物入水則出沒轉旋莫不便利時立時卧時行如舟噴薄如風雨象奴使與巳狎言語如相警咨招之輒至麾輒去怒罵輒俯首不敢仰視人言象之威不可測發狂則壞邑屋若捲籜人民蹂躪至于死傷物之悍戾者莫過是一象奴乃能制之唐庚嘗作射象記述監稅宗顧國持矢射象中項背若蝟毛象不動最後中耳象奴馳之以鼻鈎其膝碎首折脅以死庚惜其不量事力目不測困于無助至殺身子曰縱得助亦豈必取勝哉吾聞象性嗜稼畏豚聲嘗引類入田人取狐豚束縛懸深樹間豚啼象怖乃遁又聞象奴初制象時誘陷坎穽使饑餓叫號不可忍然後出之後乃聽命而晉帝嘗以象車爲前導唐明皇賜酺引象至前拜舞皆中音律然後知馭得其道物雖悍戾必受制且其材足爲我用不得其道徒以力相角吾見碎首折脇者不徒一順國也

蟹斷記

挐小舟出北郭見河內置蟹斷十餘處舟過者然有聲若狂風雨驟至岸各設蟹舍人伺其中蟹斷義見陸龜蒙蟹志曰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斷其江之道曰蟹斷近則不緯蕭而編竹竹勁故有聲夫蟹本水族之微者古人每著簡編乃象爲介類禮經左氏傳國語爾雅太玄晉春秋勸學等篇皆載之而龜蒙且以喻人之爲學因嘆昔人雖于小物不忘明道如此楊升菴丹鉛錄紀蟹甚詳較呂亢蟹圖又備然不過考據援引未嘗觸物窮理如龜蒙吾觀蟹斷或百步置一或五十步置一使蟹可盡截而取則一斷已足惟其能越軼而遁故必多爲之防然雖多爲防而越逸者如故盖知立法愈密則逃于法者愈巧秦漢之際以至三國五代龍戰虎鬪上無所爲法奇才異能之士相與角立爭雄長踔厲于功名及天下既定創爲法度引繩切墨使人帖首抑志莫敢隕越甚而猜嫌日起誅戮相繼于是有挺而走險卒非法之所可制閑

尹子曰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使蟹能爲鼈爲鼉爲蟳蠘放蕩江海中跳得而制之龜蒙曰稻之登也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惟其性不能無欲不安于窟穴故遂受制于人然後競競以越軼爲幸豈不哀哉同舟有門人數人書吾言爲記時甲寅重九後二日

夫椒山人陳玉堦賡明著

論

書論

世儒言孔子删書斷自唐虞吾竊以爲非也夫所謂斷自唐虞者豈非以前此之書荒忽無稽爲不足錄也哉夫使唐虞以前而無書則不當曰删唐虞以前有書則彼爲天子者皆聖人也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固不足錄與是故伏羲神農黃帝而有

書必與二典三謨合必不如後世路史荒史恍惚怪誕而無稽而孔子安删焉然則何以書始唐虞也曰唐虞以前無書也何以言無書曰上古文字至唐虞始備其先雖有之風氣簡朴所紀載不過一二行事非有首尾自成篇章如典謨者也故其所可知如易傳稱庖犧燧人之事而已有事無文者孔子既繫之於易而事與文俱備者孔子則存之於書故以爲删書斷自唐虞者非也即觀於易可見矣使唐虞以前有書則伏羲於卦不當有畫

而無辭故曰唐虞以前無書然則傳稱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三墳三皇之書也是葢前乎孔子矣說何居曰周衰處士横議假古人以著書立說者多矣楚倚在南服其人服奇而好怪又其先祖爲重黎顓頊之孫故好言上古之事潛出僞書以炫世人聽聞者事固有之不足爲據吾請一言以斷之曰唐虞以前有書則孔子必不删書始唐虞則唐虞以前無書斷斷然也或曰是則然矣删書終費誓秦誓說者紛紛其何以斷焉曰費誓尊魯

無論也秦誓或以爲孔子錄其言或以爲知秦之代周秦之代周其說近怪故人或非之吾則以爲不然而存費誓亦非徒尊魯而已魯與周爲一體周衰惟魯可以興周而伯禽以後無賢君也伯禽報政尊賢尚親周公以爲必弱其奮發踔厲者獨見於費誓一篇至今讀其書先罰後賞有商人之風焉孔子以爲救周之獘者必法商道故魯當典周然君必如伯禽又必如伯禽之誓費然後可孔子相魯郤萊兵墮三都皆憫然有殷武撻伐之意

蓋不如是則不足振晉而何論於周此孔子所以致意於費誓也春秋强國稱晉楚孔子時晉業已衰吳又入楚幾於亾矣然申包胥以秦師出而吳人之敗如決潰堤則此時强國莫有踰秦者况秦得豐鎬故地於形勢爲最便將興之機聖人豈不知之而秦自穆公以外無賢君穆公自悔過外亦無有足錄者孔子於是存秦誓以示意若曰此其可以興也云爾而其言亦足訓於後世嗚呼晉當興周而晉卒不能秦不當代周而秦卒代周孔子於此蓋與西狩獲麟同一絕筆也哉

左公穀異同論

春秋古經惟漢藝文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未經見自漢以來所編古經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而三傳所載之異同得失則不可不審也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以爲蔑公穀以爲眛築郿左以爲郿公穀以爲微左會于厥慭公穀以爲厥銀若是者不可勝數然或以音字之訛于事尚未相刺謬至于君氏卒左氏以爲聲子公羊以爲師尹是一人而男女有異何也仲子一也公羊以爲惠公之妻穀梁以爲惠公之母何也子氏一也公羊以爲隱公之母穀梁以爲隱公之妾何也公羊于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左氏于哀公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夫子萬世之師然其始生乃鄒邑大夫之子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其餘則不書而孔子特書何也公穀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然不討且葬者如鄭伯髠頑之類以及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而葬景公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而葬悼公何也公穀又曰弒君賊不復

見然趙盾復見者以明盾非親弑猶許悼公葬者亦以明止非眞弑非弑而弑之既弑而不弑之何也左氏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莒弑庶其太子僕晉弑州蒲欒書輩密州之弑實展輿蔡申之賊公孫翩而槩不稱臣何也僖三年正月不雨左謂不爲灾公羊謂記異穀梁謂勤雨皆不知春秋凡經時不雨告廟則書之義也公羊謂求車求金爲非禮不知責諸侯之不貢謂大閱大蒐爲罕書不知譏列國之僭王也穀梁秋蒐于紅爲正不知蒐本春田不可用于秋不納子糾爲內亂不知讐敵不可得而容也左氏以狠之狩爲禮不知其廢國務而遠田獵也以王正月爲王魯公羊之害政也以麟是成書所致穀梁之附會也經書日食不書朔者八左氏曰官失之公羊曰二日穀梁曰晦左氏得也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公羊曰蓋以觀齊女穀梁曰非常曰觀按墨子燕之社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所聚而觀之則公羊是也盟于葵丘左氏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公

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曰陳牲而不殺盍明天子之禁止與孟子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有合穀梁是也經于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三子曰非公也攝也是叛經也于晉靈公之事書趙盾弑其君夷皐三子曰非盾也穿也于許悼公之事春秋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曰非弑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也夫盾爲正卿返不討賊止居冢嗣藥不親嘗罪安所逃左氏恕之而假于孔子之言公穀因之非也公羊論桓隱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是啓後世妾母陵僭之端也可乎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王父命是啓後世父子爭奪之禍也可乎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鞅歸于晉公穀皆云其言歸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有之矣可乎公子結媵歸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
而以安社稷利國家爲辭者有之矣可乎祭仲執
而鄭忽出其罪在仲也而公羊以爲合于反經之
權後世益有廢置其君如博奕者有之矣可乎至
如桓公將攘夷必先有事于蔡晉文將攘楚必先
有事于曹衛夫齊晉之欲攘豈能驟舉以攘之必
先剪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可施功左氏不達于
侵蔡則曰爲蔡姬故于侵曹伐衛則曰爲觀浴與
塊故毛舉細故致二公安攘之烈不彰則又左氏

之失也總之三傳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故爲公穀
之說者曰孔子作春秋使子夏等求百二十國寶
書故其微言與義惟子夏得聞之而公穀二子親
受業于西河宜其窺見聖人之旨有非左氏所及
聞者是公穀之義長而左氏之義短也或又曰孟
子序堯舜禹湯相傳之統則曰見而知之聞而知
之丘明之于孔子則所云見而知之者也公穀雖
子夏弟子然與見而知之者不同是左氏之義長
而公穀之義短也然公穀之說從而信之者自何

休范甯而外如胡母生董仲舒嬴公眭孟嚴彭祖
顏安樂劉向孫卿申公江翁榮廣蔡千秋輩實繁
有徒其立于學宮者最早而左氏則自賈誼劉歆
鄭衆賈景伯父子而外至杜氏注出而其學始大
行立于學宮亦最後而何休之言若以公羊可廢
左氏可與有甚不平于心者若葉少蘊朱晦菴俱
謂左氏非丘明而王介甫亦疑左氏爲六國時人
者十一事卽論語所記止曰巧言令色左丘明耻
之亦未知丘明之從學聖人與否而左氏之傳果

爲出于丘明否也予曰不然凡吾之所疑于傳者
亦還以傳斷之而已矣范氏之言曰左氏艶而富
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
失也俗然吾觀二家之說其失且有不止于短與
俗者若丘氏好言鬼神卜筮之說兼及閭巷瑣屑
之言所爲巫者誠有之然昔人不云乎傳案也經
斷也譬之折獄者不深知其兩造之詳悉委曲而
執途人而問之雖皐陶聽之有不能者左氏之傳
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

錯經以合義卽毋論其出于丘明或不出于丘明大約去孔子未遠列國之書如乘與檮杌之類必其時尚有存者可以援據而詳言之必非徒鑿空立說以欺天下後世之人者若公穀二家則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卽有一二舍左氏而自爲原委者其揣摩髣髴類多憑臆而出之猶之聽訟者執途人而問之也今有述一事于百里之外者稍近而五十里則其說異矣又近而十里五里則其說又異矣及從其鄰比而問之又從其父兄子弟而訊之則其事之眞與僞者出焉始信向者之說未可以爲據也今左氏之于經卽未必如其鄰比如其父兄子弟也大約不出于十里五里之外者今舍十里五里之近而于百里五十里之外傳聞之或異或同以臆斷而是非之則甚矣其惑也曰然則三傳之異同宜衷于左氏而左氏之說其遂無訾乎曰有之向所云巫者無論已如潁考叔之于鄭莊公也不告以母子之大倫而教以掘地及泉顧稱之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周鄭之

交質也不聲以君臣之大義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如此之類未可悉數噫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充塞天地之間卽其時爲世所指名儼然以爲君子者而其說如此宜乎亂臣賊子接踵于世而春秋之不可不作也悲夫

史漢異同論

作史者必有學术以錯綜于古今之變又有卓識以權衡于予奪之間而後可以稱良材脩定錄也上下數千年執簡者莫不稱馬班譽之則曰辨不華也質不俚也贍不穢而詳不冗也皆摭拾向歆之唾餘訾之則曰先黃老也進姦雄也排死節而退正直也皆指索遷固之瘢纇以至甲班乙馬者依王充右馬左班者倣張輔而馬班並非者則宗王仲淹馬班並是者則倣蘇明允此皆雷同風影

其于異同得失之故俱未悉以折服二氏也試言其槩遷之年表十固則省而八遷之八書固則增而爲十遷之諸侯年表以地爲主故年經而國緯韓信王楚子肥王齊張耳王趙所以觀天下之形勢也固分而爲同異姓殊乖親疏相錯之體遷之功臣年表以時爲主故國經而年緯高祖功臣侯惠景之間侯建元以來侯所以著時政之得失也固乃綜而爲一殊昧因時考政之義固之譏遷曰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踈略牴牾是

非眞謬乎聖人又傷遷不能以智免于刑今觀固自爲書列儒林于諸家其後六經孰甚褒郭解以諫受其進奸雄孰甚古今人表專言古而不及今其疏畧牴牾孰甚坐竇固而陷大僇其不能以智全身又孰甚子長有知寧不反唇乎又嘗論之黥項籍于列傳以懼僭竊尊孝惠于本紀以崇正統此固之得而遷所見不及此也張湯當列于酷吏而併恕杜周侯王當列于世家而雜于列傳大宛當附于匈奴而及于張騫此遷之得固所宜同而

不同者也子貢仲尼之徒乃羣于貨殖英布之賤[illegible][illegible]曰主本春秋戰國之士乃亦稱太漢書兵說書見于刑法而使漢家經武之制無考選舉一代之典而志皆不載遂使漢世賓興之典無聞此遷與固之所其失而不相掩者也秦遷當抗焚煨燼之後前無師承獨創起例其成書也難固當文獻足徵之時多因揚雄劉歆等之舊而潤色之其成書也易遷之書升論往古且欲藏之名山故其文質直而事覈固之書專紀當代且奉詔而作故其

文委婉而加詳遷所遭厄抑放筆而涉孤憤隱義微辭多寓言表固所撰周密鋪揚不免費詞而微情渺旨發露無餘此則兩氏異同得失之大凡也要之遷有史才固得史體遷之記事好言細碎固必舉其大者其于文章遷多錄哀怨之言固則多列君國大故如賈誼鄒陽一則取其弔屈原文獄中書一則取其治安策諫吳詞及見王長君事亦一証也至若序貨殖游狹皆孟堅之論爲正子長文詞雖高歷取前人以寄其憤懣不平之氣名曰

百三十篇猶之自作傳一篇耳然孟堅雖有補苴罅漏之功至取子長之叙事顛倒錯綜不能無慽不及武昭以後自爲經營無所蹈襲也

朱陸異同論

夫人資稟不齊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中庸有學知困知之别洪範有沉潛高明之殊當其心理昭瑩潛通默貫皆足以入聖域而明道統未可以軒輊觀也朱仲晦陸子靜鵝湖之集呂伯恭亦因兩家異同將使會歸一致以定所適從乃朱之意欲令人詳參綜覽而後歸于約陸之意欲令人內照返觀而後放于博朱以陸之教爲太簡陸以朱之教爲近支見解既分議論滋起鵝湖一席地金

谿兩律詩往來辨駁窮日繼夜後儒天分英邁者毎訾朱子之訓詁學力沉實者輒病陸子之似禪殊不知朱以格物爲功陸以致知爲要其于入道之門均無戾于大學也子靜之說曰堯舜以前何書可讀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仲晦之說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說命言之詳矣乃以蠹簡擯斥其不墮禪學者幾希子靜之說曰典學原不教人盡廢須是打叠心地潔淨不潔淨而讀書是謂假寇兵齎盜糧仲晦之說曰吾從聖賢經傳口講心維

躬行力究習之久久衆理洞然心地之不潔淨者寡矣子靜之説曰心理本是昭然瑩徹非由外鑠顔子所以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仲晦之説曰顔子喟然之嘆不于高堅前後着力而于博文約禮進步惟其脚踏實地乃能一旦豁然大抵子靜之學從孟子悟入故其光明卓犖大類孟子當時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子靜聞之曰誠然蓋孟子于觳觫乍見嘑蹴乎旦良知良能時時指其發見之大端故子靜謂孔子之道至

孟子而一光其深信如此仲晦之學謂聖經之旨不明道統之傳乃晦于是極力精研于學庸則補其闕遺分其次序于論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迄乎晩年學愈邃識愈精乃自悔曰近覺從前爲學定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悞兼亦悞人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閒中氣象自適而子靜之轉語亦曰某皆是逐事逐物考究鍊磨積日累月以至如此今人却言某不曾去理會墳典可笑也故仲晦與門人稱南渡以來八字立脚理會着功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子靜亦嘗言建安無朱仲晦青田無陸子靜二子之深相欽服如此故雖其初議識參差自有心乎拼合之處非若後學之分門樹黨大相剌謬也惜乎二子得力于格致而曾氏釋傳獨失其篇他日薛敬軒之力踐謂其遡考亭之源王陽明之良知謂其臻象山之奥嗚呼近之矣世之學者性地不必如子靜下學上達循循以幾于聖賢亦惟爲功于朱子而紛紛同異之説皆可置勿論

不然者馳鶩于陸子之學必至流于佛氏其弊可勝言哉

天人論

張子夫人說曰事之不可已者人也理之不可知者天也于不可已者而必欲已之則愚于不可知者而必欲知之則誣予謂不然蓋不可已者天理也不可知者人事也以人事之不可知而誤謂天理之不可知以人事之不可已而不求天理之不可已皆非君子見道之言也張子曰士不可已于誦讀農不可已于耕耨工不可已于審曲面埶賈不可已于懋遷有無以是爲不可已之事也不知

此特先王制民之常業而非根于性由于命自然而不可已之事是但就人事而言人事也但就人事而言人事則不可已者莫如衣食然且有鶉衣百結而行歌自樂者矣有不舉火而聲出金石者矣安在其不可已也苟弟以人事言人事雖至急如衣食欲已之亦竟已之也若吾之所爲不可已者則如子之不可已于孝也臣之不可已于忠也父之不可已于慈也弟之不可已于悌也一行也而不可已于誠一言也而不可已于信一酬酢也

而不可已于辭讓一裁制也而不可已于是非一動念也而不可已于惻隱羞惡凡此者皆天理也則皆吾所爲不可已者也不可已于須臾而即不可已于終身不可已于造次顛沛生亦不可已死亦不可已所爲根于性由于命自然而不可已者此之謂也予故曰不可已者天理也夫天者一定之天理者一定之理無不可知也使以爲不可知則非天也非理也今張子曰士而不免于饑寒矣農而轉死于溝壑矣工賈而流離于道路矣以是爲天理之不可知也噫此又徇乎世俗之見而爲

言也夫以天地之大古今之久人事出乎其間至參錯而不齊若歲差然而不得謂天之果有差果不可得而知也人事亦猶是矣若以人事之乖反而遂謂天理之不可知是誣天也天其可誣乎是故使一人而耕而十人皆得食吾必曰耕可以得食也使十人而耕而得食者半不得食者半吾猶曰耕可以得食也即使十人而耕而得食者一人不得食者九人吾亦必曰耕可以得食也是何也耕

而得食天之理也其或得食或不得食則固人事之乖反有所不可知即至乖反之極亦但可曰人事之不可知而不得謂天理之不可知蓋天者一定之天理者一定之理以爲不可知則非天則非理信乎不可已者天理而不可知者人事張氏之說豈可以訓世歟

理學論

自伏羲畫八卦而易書夏有連山其卦首艮商有歸藏其卦首坤周易首乾文王爲彖辭周公爲爻辭孔子爲十翼而易之道始備要之伏羲之八卦先天也乾坤縱而六子橫對待之體也文王之八卦後天也震兌橫而六卦縱流行之用也先天離東坎西象日月之次于卯酉後天離南坎北象日月之正于子午乾爲君以統臨于南震爲帝以主宰于東夫孰非一理哉揚子雲之著書難以準易而況衛氏元包先坤後乾卑高不陳大小孟仲老少無別而可以言易乎司馬光之潛虛難以準揚而況焦氏易林其失也支蘇氏易解其失也妄而可以言易乎善論易之理者惟太極圖書善論易之數者惟皇極經世圖說尚矣而易通亦所以明理經世尚矣而啓蒙亦所以明數程子易學全出周子故作傳專言義理朱子易學多祖孟子故本義專言卜筮究之周子言理而邵子言象數象數固理之寓也程子言理而朱子言卜筮卜筮固理

之推也非有二道也若夫圖書之理則更有難言者易言河出圖而不明其圖之故言洛出書而不明其書之故列言圖書而不言其象之奇偶數之多寡也曰聖人則之而不言其因圖以畫卦因書以立範也其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屬洛書者則漢儒孔安國劉向父子始之班固五行志引歆向之言以爲伏羲則河圖以爲八卦大禹法洛書以開洪範自是而後諸家之言易範者必徵圖書而類以九疇配八卦愚則以爲圖書並出皆

所以作易而大禹洪範非洛書也葢自一以至十者圖之數也而陰陽奇偶之理存焉故一六居北以水位乎北也二八居前以火位乎南也三八爲木木以陽故居左四九爲金金以陰故居右五十爲土土爲中氣故居中陽之數奇奇主天故一三五七九屬之天圖之所以白其文也陰之數偶偶主地故二四六八十屬之地圖之所爲黑其文也是其于陰陽奇偶之理準之于易無不合者至九疇中之位次前後名數之陰陽奇偶合之洛書俱

不相當若曰合陰陽奇偶而惟取其數之九也則淺之乎窺洛書矣且也河圖圓而洛書方邵子曰圓者天也紀曆之數其起于此乎方者地也畫野分州之法其起于此乎圓爲天而陽下陰上者在天則地道上行故陽不亢陰也方爲地而陰偶陽正者在地則不居成功故陰不礙陽也總之圖書皆以五居中然以五居中而一居下者何也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荄在下以天地言則雷復地中以鍾律言則元聲潛萌于黃鍾之管故聖人繫乾以

見天之心乾者一數也此圖之所以一居乎下而數之所以起乎一也至于圖說所載言仁義中正而不言禮智葢中卽禮也禮得其中則非所謂奢儉之禮正卽智也智得其正則非所謂穿鑿之智言中正則包太極之全何也仁不流于兼愛則仁之中正義不流于爲我則義之中正中正葢包四德而兼該也言仁義則分太極之半何也仁屬乎陽之動而不屬乎陰義屬乎陰之靜而不屬乎陽仁義葢分兩端而對立也圖說所以不言禮智者

以此經世言易詩書春秋而不言禮樂蓋皇帝王
覇爲易詩書春秋之體易詩書春秋爲皇帝王覇
之用易始于皇而終于王春秋始于覇而終于覇
是皇帝王覇皆有禮而不可以偏屬也皆有樂而
不可以偏指也經世之所以不言禮樂者以此通
書之作所以明圖說之蘊蓋圖說不過言一理萬
化之本而通書言性則析爲剛柔又析爲剛柔善
惡中之五者言幾則析爲善惡又析爲仁義禮智
信之五者誠無僞卽太極也正蒙之作所以發西

銘之旨蓋西銘不過言理一分殊之妙而正蒙之
說如惟一故神惟兩故化由太虛而有天之名由
氣化而有道之名合虛與氣而有性之名合性與
先覺而有心之名卽所謂天地之塞吾體帥吾性
也夫太極之理如此而陸氏疑爲老子虛無之說
不知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天理奚可岐而二
之西銘之旨如彼而陸氏疑以爲墨氏兼愛之說
不知西銘理一而分殊墨子二本而無分安可合
而一之龜山嘗疑西銘得程說而渙然氷釋彼陸

氏者何惑耶至夫二程朱陸之學之辨則更有說
焉二程共學濂溪而明道天資最高伊川莫及然
言心有主爲虛者無欲也心有主爲實者主敬也
異而同也言多聞言行爲貴者博而約也帶記誦
博識爲病者狥而喪也異而同也朱子得二程之
學于李延平而大光之陸子靜生當其時聰明識
識過于朱子躬行心得不及朱子然而義利之辨
朱子亦心服之是故讀書窮理躬行實踐以至聖
人者朱之道問學也涵養本心六經皆我註脚者

陸之尊德性也異而同也然而有終不可同者則
朱子之學有本有末下學上達其究合內外有無
隱顯爲一致此所以接統孔孟而示天下後世入
道之門也陸子之學則極高明而未盡夫道中庸
是故王文成做之而有良知之說陳白沙祖之而
有主靜之說白沙道未大行文成事功名理冠絕
一代卽良知兩字亦本孟子然而爲其徒者以良
知附會養氣而入空矣又以良知印合虛渺而入
禪矣由今言之天下萬理出于心心必虛明廣大

而後盡其量顧所謂虛明廣大者卽天理也其始也窮究于義理而致知格物以基之其究也涵養于敬一而定靜安慮以持之朱陸雖異其歸不一致乎要之學者之致功必以朱子爲歸所爲脚踏實地人人可至于聖賢也而大學一書尤朱子生平得力其教人致功全在乎此大旨所存則格物之訓必爲窮理窮理之本必由居敬遵之則爲入德之正門悖之則爲叛道之邪說乃居敬窮理二者大學本文竟未之及卽朱子註大學亦但以格

物爲窮理而語錄云古人先有小學工夫故不必言敬今人無小學須先補入一敬字是敬之一字爲致功之大要也後儒如元之許衡明之薛瑄實能得朱子之精而接統于考亭其他諸儒得失相叅偏全不一若顧涇陽高景逸洵傑然可稱者愚別有論定焉

佛論

陸氏云儒佛不同其介甚嚴儒與佛一字不得相爲混用宇以爲其說似是而非也何則儒自儒佛自佛宜也必以儒之說一字不得混于佛佛之說一字不得混于儒則似乎儒與佛並尊矣佛未入中國之前原未嘗分孰爲儒孰爲佛迨有儒佛之分則佛每竊吾儒之言以混于佛若吾儒則何嘗有取于佛而混之哉儒言心言性佛亦竊言心言性儒言盡心知性佛亦竊言明心見性儒言空空

屢空佛亦竊言空儒言知覺先覺佛亦竊言覺是皆吾儒之論在先而佛竊之也然彼卽竊之而其指歸自別苟不辨其毫釐千里之別徒曰一字不可相混亦何以尊吾儒折釋氏乎蓋吾儒言心性其精義無窮佛言心性大旨不外空覺佛之空非吾儒所謂空佛之覺非吾儒所謂覺非惟不可相混且不可相借彼欲空物欲幷空物理以無爲空彼欲覺天性遂遺人道以空爲覺吾儒之空物欲旣去無非物理卽空是實吾儒之覺欲明天性先

明人道卽人是天物理不可空而空之人道不可遺而遺之是無古今無宇宙而何有于倫物何有于禮義乎彼亦嘗言忠而其身先立于忠之外不得以忠欺世亦嘗言孝而其身先立于孝之外又豈得以孝欺世哉善惡亦然吾儒爲善一稟于義釋氏爲善捐金帑禱冀幸不可知一出于利嗟乎以邀福之心而爲善豈得謂之善哉考亭氏外佛之學者也謂其精者我已有之其粗者則我之所不屑道夫我之所不屑道以言其粗者是也若其

精者亦彼之所謂精安得等之於我而謂我已有之乎昔韓昌黎之論佛骨表與孟子之闢楊墨相同闢楊墨是矣盍以其道與吾孔子之道亂也若佛何爲哉佛生于彼國未嘗知我中國有孔子彼自成其所謂道未常知有我孔子之道其後教雖入我中國疆界之別本晝然而淸烏足以亂我孔子之道況乎昌黎之闢佛本不足以服之若所云上古之帝王多百歲自佛入多不百歲夫佛何術而能使我中國人主皆不百歲乎昌黎視其靈遊

大其理過怪欲以闢之反高以爲之地宜乎使佛益妄自尊大矣夫佛不過西方之人也非有他奇以加于我中國而人之尊之貿貿然趨之向謂以罔愚夫婦而不可以罔士君子孰知近世以來士君子與愚夫婦並陷窊其故由于聖學不明童而習之老而一無所得勢必至爲異端曲學所引有心者于此爲可深悲吾故嘗語人曰吾儒不必侈言闢佛但求盡吾儒之道而佛之爲說自不得而中之吾儒不爲所中卽任其罔愚夫婦而亦無大

病矣

佛論 其二

佛氏之學惟陸子狀之最精曰自私自利曰義外或曰私莫私於身家而說法度世彼且不有其身矣彼自捨其身家佛氏不有其家且無人我相而何以反謂之私利也子曰此其所以爲私利也古聖人立人道之極使天下後世取法聖人故謂之教雖學聖人者未必皆至於聖人而要之以聖人爲的必不至畔于聖人也佛氏說法度世先自絕於人倫將使天下盡如其所爲乎則人類且絕何

世之可度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此天命之當然而人心之不容已者故曰達道曰良知良能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未有亡親戚君臣上下而可以爲仁義者使彼實見天命人心之實理必當悔恨其非以求全于大倫若謂人倫日用之外別有妙道則其見爲妄見其說爲妄說先儒有云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此定論也況彼旣無人我相而又云來世當得作佛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其死也魂歸於天魄歸于地聖人亦如是而已彼乃欲自以其一已之靈托生轉世是於太虛之中自爲一物而不化其爲我相已甚所謂自私自利不更曉然乎或曰佛氏之昌韓愈攻之而不能破魏周滅之而不能滅子又何多事焉曰吾不與佛氏辨爲惑于佛者辨也佛氏雖昌其法不可以治一邑理一官何足與深論其徒雖耗蠹于天下而天下之大何所不有又何必與之計錙銖絜長短凡所以必辨者爲有志學道而惑于佛氏者之可惜也設使告子當日不遇孟

子人又孰辨其非者安知不益恣其傳述後世如佛氏之書也佛氏之書言非不精于告子而其究無異于告子其理非不類於聖人而其指大異于聖人何以言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不離道道不離器聖人下學而上達即器而道存故聖人喻道則曰舉一反三佛之喻道則曰登岸捨筏猶莊生所謂忘筌也捨筏忘筌豈非離器爲道乎離器爲道其爲道也異矣昔有問新民於王子者曰在明明德問明明德曰在新民人不

能離人以爲人卽不能離人以爲德彼乃棄絕人倫懸空獨見其所謂心性者不亦異乎而不特此也吾儒之言合有無兼虛實虛無者未始不實有而實有者未始不虛無鮮有墮于一偏者詩曰無聲無臭虛無也又曰有物有則則實有也中庸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虛無也又曰體物不遺誠不可揜則實有也程子曰有主則虛虛無也又曰有主則實則實有也虛無以言其至微至神無方所之可指無名象之可求耳至此理之塞天地在在

皆是固至實而非虛也釋氏欲還其本虛本無而并其實有者亦虛無之宜乎倫理蕩然而流爲異端邪說也然則有志于聖賢之士求盡其所爲孔子之道而佛之爲佛亦存而不論而可哉

學文堂文集

夫椒山人陳玉瑛賡明著

論

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論 庚子鄉墨

善治天下者必有所以倡導斯民之具斯可通衆志而輯羣心蓋天下之民至紛而無紀也天下民之心至渙而難一也顧此含生知識之衆未嘗無親遜之意存乎其中特無以導之遂至相變相競日相勝而未有已聖人出而敷教明倫使之各得

其性情民乃秩然以序雍然以親盡復其所固有此非于天下之民有所强也不過取樸拙而文物之舉幽滯而節宣之將周旋進退有其度慢易繁簡有其音于是雍容康樂之化蒸蒸焉而不自知則上之導之不殊乎下之自爲導也所稱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者是已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一代之興自有一代之制與之相終始而民之遊其宇者熙熙焉皞皞焉語之以尊君親上而民自若也語之以愛親敬長而民自若也語

之以卹鄰睦族而民自若也爲之上者果何以得此於民哉蓋其時上自公卿大夫以下逮於士庶莫不有禮以安其體有樂以平其心而後悖逆之風由茲以息奇邪之志由是以消甚矣禮樂之於民若是其亟也故夫簠簋俎豆禮之器也而禮不盡是鐘鼓管籥樂之器也而樂不盡是禮樂也者皆行乎其性之所不容已出乎其情之所不可遏而自然之理得焉自然之理得則雖萬有不齊者無不齊已況乎民之相親而化尤爲至神者乎雖

然先王因性作則緣情制樂有純任乎天者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是也有待理乎人者志敬而節懼志和而音雅是也有本乎天而成乎人者五禮本于一敬八音起于中聲是也先王知禮樂之於民果若是其亟即所爲簠簋俎豆鐘鼓管籥之屬亦不敢忽所以作其恭肅之意發其懽忻之思而起視夫民如物之勾萌甲拆生意具足于中一自雨露長養而滋息之而物已莫不茂育矣由是問民之於家庭猶有疏間親而小加大者乎問民之于里閈猶有好剛使氣而詬誶相加者乎問民之于長上猶有乖舛自爲而侵凌犯敘者乎則皆無有也故曰禮至則不爭樂至則無怨正一人之性而千萬人之性無不正適一人之情而千萬人之情無不適由是而羣賢和于朝萬物和于野將相和而士豫附總不外禮樂而得之也

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論 丁酉副墨

天下以一人而治非治于一人之身也治于一人之心亦非治于一人之心也亦一人自治其心而天下乃無不治何則天下之大國異政家異教民生其間者異俗不得其本以御之則爲術日煩而治効終以不著惟爲之君者知夫衆不可以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動不可以應動應動者至靜者也于是宅其心于無爲守其中于至正澹然若無意于天下而擧方州之廣族類之繁已胥托業于

一人之度而有餘程子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請申其義夫君者天下之所待治者也以貴治賤則名位足以長人以賢治愚則聰明足以服物而又爲之課農桑以厚其生爲之興學校以正其術爲之勅刑法以防其濫如是可以治乎未也又爲之禮以宣節之爲之樂以和導之爲之采風陳詩以孚達之如是可以治乎未也夫天下之所以難治者以天下之人各有其志也由性情而有好尚由好尚而有風俗由風俗而有正變與盛衰則天下不難于治而或化未臻于隆古績未底于純熙一物未寧一事未理君子卽不得謂治之成信乎成功若斯之難也然而無難也君身者萬邦之極也主術者萬化之源也天下之志無不以君志爲依使君無燕溺之志則天下之怙侈習非者寡矣使君無侈大之志則天下之矜功伐技者息矣使君無佚欲之志則天下之游惰失職者遠矣而且志于仁則天下無不慈愛而惻隱志于義天下無不悖大而直方志于禮天下莫不恭讓而好施志

于信天下莫不立誠而敦愨未嘗曰我如是以操之天下必如是以應之也起視天下衆者已盡理矣動者已盡安矣豈必文誥之爲煩整齊之異術哉要之君志所由定非無自也必自學問以正其原端人誼士以養其德然後堅定而不惑于他塗此古帝王所由立政動民者其治或傳或不傳惟此心統之執中歷聖相師而不易也然則天下其可以無本之治治之乎吾願凡爲人君者三復程子之言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丁未會墨

天下自然之理非勉然者所易及此理之所以獨絕也天下勉然之理爲自然者所不殊此理之所以大公也然而天下自然者不易覯惟此勉然之人懋其功以馴至焉則直可以自然之名歸之特不立一自然之名以爲則於天下不知天下之理問有如是其極而人之求至乎其理者必至於如是而後可爲理之盡也此中庸言人道而深有望於致曲者試申之夫盡性者至誠也性爲人人共

有之性惟至誠不期盡而自無不盡則與期盡而未必盡者有異矣即與期盡而至於盡者有異矣盡性以至贊化者至誠也化爲天地獨私之化惟至誠不期化而亦無不化則與期化而未必化者有異矣即與期化而至於化者有異矣雖然無異也至誠之尊於天下者以其能化致曲之可至於至誠者亦以其能化至於能化亦安有至次之可分哉若然則可言致曲而不必言至誠何也與其言至誠而震於其名不若言致曲而循乎其實也

亦可言至誠而不必言致曲何也始之因誠求致而次非即至究之所致皆誠而次即爲至也又可言致曲而並言至誠何也言致曲而不言至誠則致曲之功不盡言至誠而必本致曲則至誠之理同歸也吾還於其致曲思之偏全異也而誠無異致之偏者有其誠致之全者有其誠迨至見全不見偏而誠至矣此致曲之能也而謂僅致曲之能乎內外殊也而誠無殊致之內者有其誠致之外者有其誠迨至由內以及外而誠至矣此致曲之

能也而謂僅致曲之能乎由是思之中庸後此之言大德敦化皆以能致而後能敦也繼此之言知天地之化育亦以能致而後能知也惟天下至誠爲能化一如惟致曲者之爲能化耳此天道也即人道也

萬邦作孚 丁未會墨

帝王之治天下必思天下之受治於我者何事我之所恃以治天下者何本而後上理可臻然思天下之受治於我者必博綜古帝王之道以爲治乎恐因革異宜遠徵之不若近取之也思我之所恃以治天下者必仰法上天之道以爲治乎恐冥漠難求虛擬之不若實致之也是知治世之道莫大乎敬天敬天之道卽存乎法祖苟繼體人主兢兢焉以法祖爲治世之大端而一代之治在是一代

之天在是矣旨哉大雅首篇言萬邦作孚而必本於儀刑文王爲進說深有味乎其言之也盖守成之治與開創者有殊開創之主其時雖無因仍之業而受命勃興其得天也似易守成之主其時雖有可承之基而持盈保泰其得天也較難况乎萬邦大矣萬邦之人衆矣萬邦之人之心至不一矣欲有以孚之且盡有以孚之顧可以無本之治治哉眘思範天下者法也乃何以群奉一王之法而揆其心有協有不協焉則法不可以盡恃莅天下者權也乃何以羣憚一人之權而究其心有安有未安焉則權不可以盡居信乎作孚之難也惟自儀刑以來文王以在上而於昭者我亦以帝命而無遏之文王以亹亹而令聞者我亦以義問而宣昭之文王以緝熙而敬止者我亦以聲臭而虞度之將見萬邦之大皆日今日之範我者果不以法而以心也此其心能格天者卽能格祖而有不能格民乎且日今日之莅我者果不以權而以心也此其心與天爲一者卽與祖爲一而有不與民爲

一乎作孚之效有由然者由是而知汝墳江漢之風在昔也而孔邇之歌不獨在昔矣虞芮質成之化在昔也而來王之盛更邁於昔矣噫今日之萬邦非卽昔日之舊邦乎萬邦作孚益知天命之維新矣其可不以文王爲法哉

正統辯論

世無孔子之說是正於是諸儒之論起焉諸儒之論安所正曰前乎孔子有類是事者以孔子之論折之可也孔子以前無有者以天下人心之公折之亦孔子之旨也三代既往後之有天下不能盡如三代歐陽子有正統之論歐陽子知黜東晉後魏五代之非正統矣其實欲入僞梁爲正統也吾請以天下人心之公折之于孔子之旨凡不僞梁者其說蓋出于司馬氏秦莊襄滅周列本紀項羽

宰制天下列本紀是也僞梁者其說蓋出乎班氏項羽入列傳王莽入列傳是也以義論則班氏之說爲優班氏之例本諸孔子昔者寒浞弑夏后相自立越四十餘年少康乃滅浞中興後世言夏后氏歷年四百中間不以浞亂夏統班氏黜新莽于列傳用浞例也然則梁之不得列于帝紀又何疑乎莽之假皇帝也天下僅有劉崇翟義起兵討莽篡位十五年天下拱手歸服廿六年而莽誅賊溫篡唐至友貞自殺凡十七年正與莽等耳況淮南西川移檄討賊者不絶武者曰莽之後漢復興故莽從黜曹丕之時有蜀漢故綱目黜魏今唐已亡不復有唐晉王豈可比于昭烈乎且其時僭號者劉守光稱燕帝王建稱蜀帝天下無主不得已而紀梁也是不然和陵溫陵雖相繼被弑唐未亡也溫于丁卯篡位至甲戌鎭趙王鎔定王處直推晉王爲尚書令晉王非唐之大臣乎河上之師義聲赫赫與諸葛之出祁山有光焉癸未晉岐猶稱天祐二十年者未改何有于梁之龍德乎晉王即位

于魏州君子猶非之以其不聽張承業之言非聖人讓天下之心也夫晉王不能爲聖人之讓天下較之唐高祖宋太祖即位本末猶爲明白然而君子非之況于賊溫乎唐中宗武氏子也五王武氏所親任也五王不能告九廟而廢武氏君子憾焉況于賊溫乎歐陽之子不僞梁也猶夫唐經亂周紀也唐經亂周紀蓋本于司馬氏班氏以呂后列本紀也司馬氏班氏之失歐陽子則效之班氏黜王莽其義甚正則不知法何其識之陋也且班氏

黜王莽當時後世無議之者以天下人心之至公也向使班氏用史記秦與項羽例列莽于本紀當時後世必群起而非之何者悖人心之公不可以質諸聖人也吾之必僞梁也以天下人心之公言之也若歐陽子謂五代史則不僞梁於正統則黜而絕之引孔子之刪詩王風下同于列國爲抑周其論益舛謬不足辯

持世論上

治亂者陰陽消長之機也陰陽之消長是爲氣數氣數者開闢未分以前已有此一定之理天得而攝之不得而主之葢氣數生天天不能生氣數也若夫主持氣數之人則天之所生也天既生是人而是人之受生于天也在我已有其權矣在我有其權則凡我所得爲之事與我所當爲之事皆自我主之而天有所不得與天非不與也天之爲窮爲通爲得爲喪爲富貴爲貧賤天實主之至于所以處窮所以處通所以處得所以處喪所以處富貴與貧賤則皆在人之事天即欲與之而有不能故曰自我主之也夫果能自我主之而天不得侵我之權是則所爲主持氣數之人乎周之孔孟是已自古迄今世道之壞莫甚于春秋戰國此氣數之極亂也而春秋有孔子戰國有孟子二聖二賢先後二百餘年之間竭力挽之而終莫之救何者春秋戰國其氣數已定于開闢未分之先即天亦不容有二命故春秋不可以爲唐虞戰國不可以

爲三代明矣乃一聖一賢者天之所不得已而生焉者也春秋既不可爲唐虞戰國既不可爲三代在天已無如之何使不生此二人以持之則春秋戰國猶未可知也夫春秋戰國雖不能反于唐虞三代而尙得成其爲春秋戰國者非孔孟之力乎天之生孔孟凡以此耳予讀左傳國策輒以爲此時之風俗人心其壞尤甚于今日使無孔孟則江河日下之勢寧可言哉夫氣數所以開人心風俗而人心風俗亦足以主持氣數至江河日下則乾

坤將毀矣此天心之所甚懼也故不得已而生孔孟由是言之治亂者陰陽消長之機也天且不得而主之者也主持氣數之人天之所生也天既生之而卽以權授之者也然則天假之權人當如之何亦曰盡我所當爲之事與我所得爲之事于凡窮通得喪富貴貧賤無失其所以處之之道而已矣然則我果能自主乎曰自主固不易也讀孔孟之書學孔孟之學心孔孟之心于不能自主之中而日求至于能自主將盡人以合天庶無憾矣

持世論下

自堯舜至于今四千有餘歲世次遞沿帝王相嬗迭以廢興至今日而衰晩極矣然而人心風俗吾謂其猶勝于春秋戰國者何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守其社稷者不可勝計至戰國則處士橫議楊墨恣行仁義充塞率獸食人而人相食其禍亂尤甚今之世詎若此之甚也且夫今之世所以未若此之甚者何也有孔孟之書故也春秋戰國雖已生

孔孟而無孔孟之書當此之時孔孟之道旣不行雖東西南北傳食諸侯卒不能戶說以眇論況其時之人聰明材智皆十倍于今日于是乎家異學人異教游說縱橫各持私心臆見以墮壞先王之典章此風俗人心所以愈不可救而禍亂益甚也今雖孔孟已沒而孔孟之道昭然在目四海之內無異學無殊教童而習之至老死而不廢則惟此孔孟之書其以是致爵位者旣不敢忘所自來而曰此皆孔孟之澤卽終身窮困亦終守此孔孟之

書而無敢怨尤其或父受書而子不及受書或子受書而父未嘗受書則皆惕然愧悔曰我何爲而不讀孔孟之書則是天下之人心皆知愛孔孟之書也夫孔孟之書人之愛讀之者乃至於是此非無故而然也葢其爲書誠有所不得不愛者彼其言皆日用常行之言道皆日用常行之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率由之而不能踰飲食起居動靜出入遵循之而不能越蕩蕩焉平平焉引人以視履同歸焉如是則安得不愛安得不愛且讀讀

而至于不廢今世之不愛孔孟之書者非人也若夫愛而讀讀而不廢苟盡人而皆然則人心風俗不待董率而自醇然則孔孟之書其爲持世也乃人人得而持之者也葢持世之書而苟非衆人皆所能持則其持世也不遠昔堯舜之治其盛爲萬古莫並然至春秋戰國不過千六百年間而其澤已湮教化不可復舉彼其堯舜之書非不存也特其書之爲持世非衆人皆所能行而必有待于帝王帝王不興故曠世而不再振若孔孟之書則皆衆人之所能行者矣夫孔孟以其書持世而又不以持世之權私之一已而與天下後世公之嗟乎孔孟之功豈不高于堯舜哉

性習論上

性者道之所出也中庸言率性之謂道蓋明後天之道而非先天之道自人而言之也先天之道是爲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而道已立乎其先此時猶未有人焉有性則是道未嘗從性出也迨旣有人矣人受天之命以爲性而人之身各具一太極焉自是而道始行故夫率性之謂道者道將自此而行也此後天之道也然則所謂天命之謂性者何昉乎曰書言惟皇降衷於民是也皇降

之衷有善而無惡天之命人命以善不命以惡此孟子所以有性善之論也子思述所傳于夫子孟子得所傳于子思性善之論卽所謂天命之性先後一揆也夫性旣善則盡人而同者也盡人而同則固無彼此矣無遠近矣然而夫子則言性相近似乎微分彼此程子因謂此言氣質之性夫氣質之性亦爲天所命但氣類萬有不齊方其稟于天也不能無淸濁厚薄之分然雖有淸濁厚薄之分而究無善惡之別而皆不害其爲性善今夫天地

亦有氣質高明者天之氣質也博厚者地之氣質也雖天傾乎西北而初不害其爲高明地缺乎東南而初不害其爲博厚人之氣質有厚薄淸濁厚者爲賢薄者爲不肖淸者爲智濁者爲愚彼愚不肖者亦猶天地之缺陷也天地有缺陷而正無損其爲高明博厚人有缺陷而亦無損其爲性善其理同也故夫氣質之中實具義理觀乎夫子性相近之說則知孟子性善之說信而不誣也且夫智愚賢不肖同稟天地之氣以生皆可以入道然而

卒不能者何也習誤之也習非能誤人也人誤用其習而習遂能誤人人之所以誤用其習者何也蓋人自受形以後氣日強而理以弱氣強則多所動于外理弱則無以主乎中於是不聽命于性而常聽命于習至所習者非性則盡流于惡而靡所止矣是故人當卽性而爲習習乎性之仁則事事皆仁矣習乎性之義則事事皆義矣習乎性之禮與智則事事皆禮智矣如是則可謂之君子矣其或反是而日習乎不仁日習乎不智日習乎非禮

非義是離性以爲習者也不謂之小人不可得矣則甚矣習之不可不愼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言習之存乎學也曾子曰傳不習乎言習之存乎敎也然則求道者亦惟正所習于敎學之間歸于一是以復其性而已而漢揚子雲乃謂習非可以勝是嗚呼吾道幾何而不亡也哉

性習論下

獨不見夫嬰兒乎嬰兒之甫生也呱呱然而啼此其聲天下皆同也少長而父母導之使言而其聲始各異是故齊之人則爲齊語矣楚之人則爲楚語矣吳之人而爲吳語越之人則爲越語矣甚至鴂舌之人則爲鴂舌之語侏離之人則爲侏離之語群方之音遂有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者是何也蓋其所習者殊也然則所習之殊豈獨存于嬰兒哉豈獨存于嬰兒之語哉凡人之幼而壯壯而老一出入一言動以至與人接物記誦詞章之際莫不有習終身愼之而後吾之性常守而不失不然則俗習移人賢者不免況其爲中材之士乎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所以正所習也此不獨爲弟子訓也然而必自弟子始夫入則孝出則弟是于一出一入正所習也習于孝弟也謹而信是于一言一動正所習也習于謹信也汎愛衆而親仁是于與人接物正所習也習于愛衆親仁也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是于記誦詞章之際正所習也習于學文也如是而守之一日則一日之習以正守之終身則終身之習以正而吾之性可以永保而不失此成人之教也而孔子特爲弟子言之者成人之教自弟子而始蓋以弟子太樸未漓而有赤子之心其時之性故在即爲多方以保之則復性之功可以優游而自得賈生有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此之謂也後世之人不識巳性之善於是乎相率而爲惡一聽于習之所使而曾莫之返是故

習爲不孝則終身而不孝矣習爲不弟則終身而不弟矣習爲不謹不信則終身而不謹信矣習爲不學文則終身而不學文矣若是者皆惡也然皆其習之惡而非其性之惡人奈何而不愼所習也夫聖賢之學其究在乎知性而盡性故孟子曰盡其性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至于知天則盡性之極功未可語于弟子若夫復性則其幾祗存乎一念轉移之間要在愼習而巳矣苟于所習而莫爲之愼則如嬰兒之語導之齊音則齊語也導之楚音則楚語也導之吳越之音則吳越語也導之鴂舌侏㒧之音則鴂舌侏㒧語也此固至無定也吾將若何而正之

僞學論

天胡不獨生君子乎天胡不獨生小人乎旣生君子而又生小人旣生小人而復生君子天曷故乎予以爲天生君子所以爲法也天生小人所以爲戒也今于羣然君子之中而有一小人焉則人必見之爲小人矣于羣然小人之中而有一君子焉則人亦必見之爲君子矣見爲君子而好善之念以生或有不好者百不得一也見爲小人而惡惡之念以生或有不惡者亦百不得一也夫善善惡惡者天下之公理而君子小人有以與起之以故邪正紛然錯出于天壤間而聖人之道常明有僞君子者出其言君子之言也其行君子之行也而其心則小人之心也心小人之心而言君子之言行君子之行則人必以之爲君子而莫識其爲僞天下無從而辨君子卽無從而辨小人好善惡惡之念旣淆則法戒不明而聖人之道于是乎熄矣由是言之聖人之道小人反之而道猶存僞學混之而道以亡孔子惡鄉愿恐其亂德誠惡其僞也

春秋有鄉愿猶今之有僞學然所謂鄉愿者同乎汙世合乎流俗者也所謂僞學者不同乎汙世不合乎流俗者也同乎汙世合乎流俗僞也不同乎汙世不合乎流俗亦僞也其僞同則其爲亂德亦同故予嘗究極而言之今之僞學卽古之鄉愿是夫子所深惡而痛絶者嗟乎彼小人者吾旣不足與之矣而君子之中又有非君子者然則將安所適從乎哉雖然不聞之乎好鳳之國多鷩鶡好玉之國多碔砆好禮義之國必多僞學何則名之所崇僞之所趨也然獻瑞者不以多鷩鶡而棄鳳採珍者不以多碔砆而棄玉求道者不以多僞學而并失君子務審其眞而已矣

命論

保章氏以九州上應星土封域各有分星因其星可以辨其州之地因其分可以覩其國之妖祥故昔人云漢魏分度之說與後日者之術無異雖然呂才曰長平非盡犯一刑南陽豈俱當六合趙耐翁曰從高帝入關三百人皆封侯豈無一人行衰絶運限者此皆以命爲妄也然而漢高與盧綰生同日祿山與思明生同年月日此數人之休咎亦無大異孫絡知星語辛雄以得吉卒免河陰之難韓愈蘇軾並磨蝎居宮謗譽畧同由此觀之烏得云無命也但後世日者之術紛紛取其書閱之支離穿鑿無當于理爲不足深信耳夫星命之術昉於曆其起太運大小限及安命分宮諸法正如四十四家之積年日月各有不同曆以測驗故隨時改易星命則恣其曲見而無天象失占之罰遂反羣習而安之今卽有善是者質之以立法之故彼不知也徒以其所不知而難之彼亦不服若夫共習而共知者莫如七政矣經星本無度由日躔而

分度因而月之白道度五星之黃道度皆如日之數歲漸差而寅宮之宿已移而子在曆家猶不能革其不可語之星士固矣卽就今之七政曆言之十二宮星度之多少過宮之或遲或速參背之先與後節氣中氣之盈縮不齊授時法推爲如此則亦如此焉西法推爲如彼則又如彼焉昧昧然不少察徒執所躔之度號於人曰其樂旺好忌在是其廟其垣其殿在是寧有當歟然此違合猶妨於曆家若曆家所不與分過而星士相延以爲墨守者其悖更甚蓋星命首重日月如今年冬至七日丁未九千七十五分臺曆日躔箕二度遂羣焉以度之矣不知二度乃夜半日度若其日黃道加時度實箕三度也此猶一宿之度耳苟當兩宿交換之度則差一宿矣當兩宮交換之度則并差一宮矣至於月則疾行及十五度遲行不下十一度如今冬至後丁卯日正交白道十二月朔日牛二度二日女十度此昏度也顧不辨爲昏度雖晨亦牛二女十矣十七日星一度十八日張八度此晨度

也復不辨爲晨度雖昏亦星一張八矣月二日强卽過宮其昏度晨度祗八刻間徒執此八刻之度而槪遺別宿之度及別宮之宿是月離之宿之宮殆無不差之日矣五星之度亦皆夜半度木火土三星行遲於日方其行度間之分或亦不爽一交於度其差遂如日矣金水二星行疾於日其所差之宮與宿不止如日而且猶之月矣若天下之人皆生於夜半始與日之度五星之度合朔後皆生於昏望後皆生於晨始與月之度合否則臺曆所

誌之度與人生所値之度其相去寧待燭炤數計而見哉嗟嗟仲尼至聖子輿大賢恐不諱言命其所謂命乃盡性至命樂天知命之命所云莫之致而致者也氣質且不得參之詎術數之學獲窺其涯涘是故太上立命其次聽命最下者不受命立命在已修身以俟聽命在天順受其正故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不皇皇于死生日者之術存而不論可也

時論

旻倩有言爲可爲于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于不可爲之時則凶予嘗上下古今而知斯言之確而可據也夫人誠重乎時也子思曰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蓋言德位與時相需而並行也有天子之位有聖人之德而非其時猶爲民所不信況其下焉者乎故夫時也者帝王之所乘聖賢之所補救而庸衆之人亦相與循循焉守于其

中而無敢違焉者也唐虞夏商周以前吾無論若堯舜禹湯武則皆帝王之乘時者也其臣若皐夔稷契伊尹周公皆乘時之佐也以乘時之佐遇乘時之主而功業顯于當時聲施著于後世此爲可爲于可爲之時者也假使無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而有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之臣而此皐夔稷契伊尹周公其人者必欲行其帝師王佐之事負其壯往之情輒思强有所爲則是爲不可爲于不可爲之時也吾知小則斥逐大則戮誅而其爲凶也必

矣由玆以觀降及三代而下吉凶之數不亦彰明較著乎范蠡之事越也爲可爲于可爲之時者也子胥之事吳也爲不可爲于不可爲之時者也之二人者一則歸湖一則浮江其禍福之分何如也范增必欲與項而卒死彭城子房必欲王劉而卒封留地無他可爲不可爲之勢異也抑非獨此也孔明之于先主王猛之于符堅君臣之間至相得也然卒不能成大功則固時有所不可爲耳若宋之趙普明之劉基皆非賢聖之資而其才又不逮

于孔明王猛至一旦依耀日月得輔王者則亦不媿名世之列是豈不在于乘時哉夫苟不能乘時而欲于時之中力爲補救則非大聖大賢不可春秋之時有孔子戰國之時有孟子此時之孔孟未嘗得君而事之無君可事而又何時之可乘乃孔孟則毅然而獨有所爲所謂爲可爲于不可爲之時者也是欲于時之中力爲補救者也然而吾未見其凶則是爲可爲于不可爲之時而不見其凶者惟大聖賢能之且夫補救之心人所不可無也

人有其心未必有其事故無從而補救若孔孟者則實有其心而卽實著其事孔子之事何在曰刪詩書也定禮樂也贊周易也修春秋也孟子之事何在曰闢楊墨也熄邪說也明王道也正人心也蓋孔孟之爲可爲自爲者也非有待于人而後爲之也後之人以孔孟之心爲心而行孔孟之事當勿計其時之可爲與不可爲矣夫何凶之足患不然吾旣不能乘時而無孔孟之心無孔孟之事徒曰吾欲爲所可爲也不知此不可爲之時正非吾

之所可爲也易曰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不誠無益哉嗚呼凡欲有爲者可不鑒已

夫椒山人陳玉琪賡明著

論

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論 庚子鄉墨

善治天下者必有所以倡導斯民之具斯可通衆志而輯萃心蓋天下之民至紛而無紀也天下民之心至渙而難一也顧此含生知識之衆未嘗無親遜之意存乎其中特無以導之遂至相凌相競日相勝而未有已聖人出而敷教明倫使之各得其性情民乃秩然以序雍然以親盡復其所固有此非于天下之民有所强也不過取樸拙而文物之舉幽滯而節宣之將周旋進退有其度慢易繁簡有其音于是雍容康樂之化鼙鼓舞焉而不自知則上之導之不殊乎下之自爲導也所稱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者是已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一代之興自有一代之制與之相終始而民之遊其宇者熙熙焉皞皞焉語之以尊君親上而民自若也語之以愛親敬長而民自若也語之以卹鄰睦族而民自若也爲之上者果何以得此於民哉蓋其時上自公卿大夫以下逮於士庶莫不有禮以安其體有樂以平其心而後悖逆之風由兹以息奇邪之志由是以消甚矣禮樂之於民若是其亟也故夫簠簋俎豆禮之器也而禮不盡是鐘鼓管籥樂之器也而樂不盡是禮樂也者皆行乎其性之所不容已出乎其情之所不可遏而自然之理得焉自然之理得則雖萬有不齊者無不齊已況乎民之相觀而化尤爲至神者乎雖然先王因性作則緣情制樂有純任乎天者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是也有待理乎人者志敬而節懽志和而音雅是也有本乎天而成乎人者五禮本于一敬八音起于中聲是也先王知禮樂之於民果若是其亟卽所爲簠簋俎豆鐘鼓管籥之屬亦不敢忽所以作其恭肅之意發其懽忻之思而起視夫民如物之勾萌甲拆生意具足于中一自雨露長養而滋息之而物已莫不茂育矣由是問民之於家庭猶有疏間親而小加大者乎問民之于

里閈猶有好剛使氣而訴訐相加者乎問民之于長上猶有乖舛自爲而侵凌犯敘者乎則皆無有也故曰禮至則不爭樂至則無怨正一人之性而千萬人之性無不正適一人之情而千萬人之情無不適由是而羣賢和于朝萬物和于野將相和而士豫附總不外禮樂而得之也

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論 丁酉副課

天下以一人而治非治于一人之身也治乎一人之心亦非治于一人之心也亦一人自治其心而天下乃無不治何則天下之大國異政家異教民生其間者異俗不得其本以御之則爲術日煩而治効終以不著惟爲之君者知夫衆不可以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動不可以應動應動者至靜者也于是宅其心于無爲守其中于至正澹然若無意于天下而舉方州之廣族類之繁已胥托業于

一人之度而有餘程子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請申其義夫君者天下之所待治者也以貴治賤則名位足以長人以賢治愚則聰明足以服物而又爲之課農桑以厚其生爲之興學校以正其術爲之勅刑法以防其淫如是可以治乎未也又爲之禮以宣節之爲之樂以和導之爲之采風陳詩以孚達之如是可以治乎未也夫天下之所以難治者以天下之人各有其志也由性情而有好尚由好尚而有風俗由風俗而有正變與盛衰則天

下不難于治而或化未臻于隆古績未底于純熙一物未寧一事未理君子卽不得謂治之成信乎成功若斯之難也然而無難也君身者萬邦之極也主術者萬化之源也天下之志無不以君志爲依使君無燕溺之志則天下之怙侈習非者寡矣使君無侈大之志則天下之矜功伐技者息矣使君無佚欲之志則天下之游惰失職者遠矣而且志于仁則天下無不慈愛而惻隱志于義天下無不惇大而直方志于禮天下莫不恭讓而好施志

于信天下莫不立誠而敦慤未嘗曰我如是以操之天下必如是以應之也起視天下衆者已盡理矣動者已盡安矣豈必文誥之爲煩整齊之異術哉要之君志所由定非無自也必自學問以正其原端人誼士以養其德然後堅定而不惑于他塗此古帝王所由立政勤民者其治或傳或不傳惟此心統之執中歷聖相師而不易也然則天下其可以無本之治治之乎吾願凡爲人君者三復程子之言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丁未會塾

天下自然之理非勉然者所易及此理之所以獨絕也天下勉然之理爲自然者所不殊此理之所以大公也然而天下自然者不易覯惟此勉然之人懋其功以馴至焉則直可以自然之名歸之特不立一自然之名以爲則於天下不知天下之理固有如是其極而人之求至乎其理者必至於如是而後可爲理之盡也此中庸言人道而深有望於致曲者試申之夫盡性者至誠也性爲人人共

有之性惟至誠不期盡而自無不盡則與期盡而未必盡者有異矣卽與期盡而至於盡者有異矣盡性以至贊化者至誠也化爲天地獨私之化惟至誠不期化而亦無不化則與期化而未必化者有異矣卽與期化而至於化者有異矣雖然無與也至誠之尊於天下者以其能化致曲之可亞於至誠者亦以其能化至於能化亦安有至焉之可分哉若然則可言致曲而不必言至誠何也與其言至誠而震於其名不若言致曲而循乎其實也

亦可言至誠而不必言致曲何也始之因誠求致而次非即至究之所致皆誠而次即爲至也又可言致曲而並言至誠何也言致曲而不言至誠則致曲之功不盡言至誠而必本致曲則至誠之理同歸也吾還於其致曲思之偏全異也而誠無異致之偏者有其誠致之全者有其誠廸至見全不見偏而誠至矣此致曲之能也而謂僅致曲之能乎內外殊也而誠無殊致之內者有其誠致之外者有其誠廸至由內以及外而誠至矣此致曲之能也而謂僅致曲之能乎由是思之中庸後此之言大德敦化皆以能致而後能敦也繼此之言知天地之化育亦以能致而後能知也惟天下至誠爲能化一如惟致曲者之爲能化耳此天道也即人道也

萬邦作孚 丁未會墨

帝王之治天下必思天下之受治於我者有何事我之所恃以治天下者何本而後上理可臻然思天下之受治於我者必博綜古帝王之道以爲治乎恐因革異宜遠徵之不若近取之也思我之所恃以治天下者必仰法上天之道以爲治乎恐冥漠難求虛擬之不若實致之也是知治世之道莫大乎敬天敬天之道即存乎法祖苟繼體人主兢兢焉以法祖爲治世之大端而一代之治在是一代之天在是矣旨哉大雅首篇言萬邦作孚而必本於儀刑文王爲進說深有味乎其言之也葢守成之治與開創者有殊開創之主其時雖無因仍之業而受命勃興其得天也似易守成之主其時雖有可承之基而持盈保泰其得天也較難况乎萬邦大矣萬邦之人衆矣萬君之人之心至不一矣欲有以孚之且盡有以孚之顧可以無本之治治哉嘗思範天下者法也乃何以群奉一王之法而揆其心有協有不協焉則法不可以盡恃蒞天下

者權也乃何以聳懼一人之權而究其心有安有未安焉則權不可以盡居信乎作孚之難也惟自儀刑以來文王以在上而於昭者我亦以帝命而無遏之文王以亹亹而令聞者我亦以義問而宣昭之文王以緝熙而敬止者我亦以聲臭而虞度之將見萬邦之大皆曰今日之範我者果不以法而以心也此其心能格天者即能格祖而有不能喬其乎且曰今日之涖我者果不以權而以心也此其心與天爲一者自與祖爲一而有不與民爲一乎作孚之效有由然者由是而知汝墳江漢之風在昔也而孔邇之歌不獨在昔矣虞芮質成之化在昔也而來王之盛更邁於昔矣噫今日之萬邦非即昔日之舊邦乎萬邦作孚益知天命之維新矣其可不以文王爲法哉

夫椒山人陳玉瑹庚明著

辨

張騫使西域辨

漢書本傳云張騫建元中應募使月氏出隴西爲匈奴所得留十餘歲至元朔二年亡歸漢元鼎二年上數問騫大夏之屬騫言厚賂烏孫招東居故地以斷外國右臂乃拜騫爲中郎將使烏孫然則騫之使月氏也在建元使烏孫也在元鼎此騫使西域之事也又云騫使月氏還爲上言所至地形風俗在大夏時見邛竹蜀布云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去蜀不遠今使大夏宜從蜀徑上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因蜀犍爲發使數道並出元鼎二年騫使烏孫分遣副使使大宛諸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漢歲餘卒其副使往諸國者頗與其人俱來西域始通然則犍爲發使在騫自月氏歸漢之後而諸國俱來在騫自烏孫歸漢之後此漢通西域之事也綱目則云元狩元年夏五月遣博望侯張騫

使西域始通滇國何哉夫建元使月氏元鼎使烏孫凡兩使西域此騫自爲使也犍爲發使此因騫言而別遣非騫自爲使也以騫自爲使而繫之於元狩元年五月之下而特書之綱目之誤也且騫自月氏還歸歷十三年而不得要領因言蜀徑之便以武帝急功喜大當必謀所以朝發而夕至者如綱目所書元朔三年騫初還歸而已言之元狩元年帝始欣然而始遣之以絶域不世之功且求圖効之事而徐行於五年之後亦大非武帝之乘動矣據漢書所載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因蜀犍爲發使當即在元朔三年歸自月氏歲月前後之間耳雖未有明文直可意解而理決即犍爲發使騫果自行亦未必在元狩元年五月況元狩元年五月騫固有必不能更使者當騫將萬騎與李廣俱從驃騎出塞固在元狩二年三月若元年五月巳奉命而西豈能期月未邁而往返絶國哉總之令因蜀犍爲發使此漢書所載之文也令騫因蜀犍爲發使則通鑑增減之筆也綱目原本通鑑因

一字之增遂著特書之例此亦因其誤而誤之矣通鑑變列傳爲編年諸史用子多不可考者涑水或以意爲之以成史巳病其鑿綱目倣春秋而嚴特筆意存乎繼經豈可尚仍其誤哉然若此者亦不勝辨也至於西域與漢通在騫死之後乃副使者因騫之名以爲功而實非騫之事乃以爲張騫窮河源且言乘槎底崑崙者益謬矣故辨之

趙莊姬屠岸賈滅趙辨

史記謂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賈爲司寇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程嬰公孫杵臼一死一立孤趙武得全左傳謂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莊姬譖之晉侯晉討趙同趙括殺之韓厥言成季之勳宣孟之忠乃立武而反其田後人或從經或從史訖無定據要而論之屠岸賈殺朔自是一事莊姬譖殺同括自是一事詳考左傳史記本確然足據史記下宮作難爲景公三年左傳欒

郤徵爲亂爲景公十七年原不相蒙史記程嬰匿趙孤山中十五年而得立左傳立武卽在殺同括後自三年至十七年實十五年又未始不合二說所以淆惑者不過因史記有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之言耳若因劉向說苑郤氏經世曆概評史記爲得則左傳或涉浮夸春秋史中之經也寧有三年趙朔將下軍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與楚莊戰河上而歸之事誌之十七年者哉初趙衰從文公奔狄納叔隗生趙盾其妻趙姬生原同屏括樓嬰及衰歸姬固請迎盾與其毋以盾才請於公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及成公立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盾爲旄車之族盾初雖爲嫡自是終括爲大宗而盾小宗矣桃園之攻盾雖未出關而復乃董狐書其弑春秋亦書其弑屠岸賈徧告諸將曰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當時諸將自以爲當其辜故從之雖聖人修經亦未必斥賈妄誅是以武不

赴武赴而例之耳至同括則不止非盾之子孫而巳與盾別族賈卽爲亂亦安得誅之哉大抵程嬰匿孤應在三年殺朔之後武從姬氏入宮當在十七年殺同括之時韓厥受朔不絕趙祀之托十五年間曾無一言及者正以同括尚在則朔雖死而公族未剪孟姬猶在趙但能保孤兒無恙孤兒之立公族大夫一言卽決耳迄公族絕而衰與盾俱不祀趙氏始眞無後而爲善之懼遂不能不刺心爲抑趙氏世卿也賈討朔寧不懼同括識其後與

邲之役同括惟求敵欲必從彘子桑隧之役同括獨欲戰請諸武子趙朔之善欒伯必有甚不足於同括者故知季旣謂原并咎之徒劉康公亦曰不出十年原叔必有大咎而韓厥因以辟王喻之其爲人必卽屠岸賈流輩故賈敢於殺朔無忌也莊姬之譖其亂諒非祇爲趙嬰就知嬰亡二昆之憂衆及庇焉而尋斧柯兼戕其根本哉至樓嬰嬰齊趙嬰原止一人景公十四年旣放諸齊豈復與十七年之難自來子書多雜宜質之史史書多濫宜

正之經春秋記殺同括而不及朔嬰齊明乎朔嬰齊非死於十七年也乃史記記殺朔而并及嬰齊同括舉十七年之欒屬之三年是非子長之疎乎哉况其時晉之威令尚未下移匠麗氏之變韓厥且曰昔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史記顧謂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亦有當於事實若景公之疾自在十九年史記且并誌之十七年而訛大厲爲大業益不經矣故不可以不辨

太公三入商朝三就文王辨

伊尹耕莘野而應聘太公隱東海而就養此出處之至正理之無可疑者乃伊尹有五就湯五就桀之說太公有三入商朝三就文王之說夫尹之出年猶少壯若太公則已老矣傑七十餘主而不遇見紂虐益熾遠引而避之寧更有干紂之事非惟不干紂雖來釣渭濱亦祇爲文能養老初非挾乍合之術以干文也迨紂惡不悛與敦商之旅共開周業則亦非太公歸文王文王師太公之初心矣

據史傳所誌謂西伯囚羑里閎夭輩學訟於太公求得美女雜斯諸物以貨紂而贖文王文王歸與太公陰謀以傾商政伐崇密犬戎作豐邑皆太公之計居多後武王將伐紂龜兆不吉群公咸懼太公彊勸之陣於牧野把旄仗鉞與伯夫致師虎據而鷹趾至俯其骨徐執百人而命禦方來若稽尚書則文王之修和有夏時則有若虢叔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括後暨武王咸劉厥敵亦惟茲四人以迄周公滅國五十三監叛亂淮彝徐戎並與皆

未誌太公一籌惟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劉向云師之尚之父之合三元以爲名非必太公天下足據者經最淆雜者史經文如此史記如彼豈太公果未展長策以佐周乎抑發揚蹈厲之氣悍鷙陰詭六韜六篇果其手定乎太公在商季必以賢行聞天下而愼於擇主爲紂所忌故不徙隱於釣若屠牛若賣醬若見棄老婦無非善用其隱及歸周亦隱於養老太公旣自居爲老周亦遂以老老之禮事之是以不特散宜生閎夭南宮括師之文王亦師之武王亦師之未嘗加以奔走疏附之任惟未嘗加以奔走疏附之任故不與四友分功惟若臣皆師之故當日之謨猷無不可推爲太公之謨猷而發縱指示之功本非人所能測者後世押闔之徒遂妄測之加以不經之論何與然則所傳辨釣與周非耶夫以弋說以劍說特戰國常談聖賢相遇豈無微言足契合者釣說之妄原不待辨也知釣說之妄不可知驪龍之卜亦妄乎以天下之大老輕千里而就養雖在庸主亦必有所以養

之文王顧漠然不知必待卜而始知且曰吾太公望子久矣無是人猶望之是人在左右反幾幾乎失之文王之好賢固不如是其疎也要之太公辭棘津而遊滋泉即與文王遇合之實原無所謂三就文王者文且未嘗三就何疑乎其不三入商朝知太公非三入商朝三就文王則伊尹三聘翩然而後仰說湯以伐夏救民亦寧有五就湯五就桀之事哉

微子歸周辨

人臣立危亂之朝上則致其死大則辱之囚之而勿悔此大賢之節也若夫潔已而去則鄉黨自好者所能爲奚足多哉殷之三仁莫親於微子捐生殉國其分所當然乃微子之篇初未以死與囚勉箕子比干而箕子惟以去勉微子覿弗出顚躋之語若惟慮其不能去者益實見死易而生難也古人圖事必期盡乎心之所安以死自任者一死已耳惟以生自任則有雖死而不能竟之事事至雖

死不能竟此其生誠較死也尤難微子之去欲存宗祀也其欲存宗祀豈預抱牽羊把茅之策以邀禮命乎抑豈有見於武庚之不終而已將膺崇德象賢之典乎皆非也不過遯於荒野以明德而薦馨香其遯之之所卽宗祀不絕之所奈何蘇古史有抱祭器歸周之說使聖賢愛國之心幾等奸雄之賣國哉微子之抱祭器正猶武王之載木主此罔其去之因而當時所爲甚重其去者也時惟恐殷爲周滅故去若去而仍適周則是紂之殷猶未

滅而微子之殷先滅其爲僨不亦甚歟尚書微子所云父師少師父師卽太師謂箕子少師謂比干史遷殷紀則云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迨比干剖心箕子佯狂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至周紀則又著太師名疵少師名彊是箕子比干及疵與彊皆曾居師位四師或死或囚或奔各行其志而後人不知箕子比干而外復有疵彊因箕子比干已死已囚而微子曾有與父師少師反覆咨謀之語遂以奔周屬之微子耳至

殷紀謂微子去而後比干死箕子囚宋世家則謂箕子囚比干死而後微子去者此正足徵親臣不忘君之志始之去原非竟去特不立於朝以覲其後也迨見箕子囚比干死始知囚與死之無益雖欲不去不得矣然紂之暴戾不難加於尊親之箕子比干況微子本其所嫌使顯然抱祭器而去去將安之惟有疵彊假托奔周之名故微子得陰行存商之實疵彊蓄曲成微子之去者此宋世家於箕子囚比干死後復有太師少師勸微子之說也

自是微子已絶跡於商不復反顧故後武王滅商命名公釋箕子囚閎夭封比干墓而絶無一言及微子正以共時方遠遯耳然當多方未蠢猶得自混於頑民之內及東征破斧則凡心乎商者詎復能一日安所傳持其祭器造於軍門之言或在殷遺既滅之後勢當有之但其面縛輿櫬豈若叔世亡國賭夫假此爲乞哀之具殆生悉生之萬不足以答先王不得已而終歸一死也乃周公大聖方欲訪賢以續殷祀因禮而封諸東夏是亦豈微子

之初心哉嗟嗟後人惟視生重於義故死難於生古人惟視義重於生故生難於死侯嬴自刎嬴已無憾至朱亥則非椎殺晉鄙終不足酬信陵田光自刎光已無憾至荊軻則未刺殺秦皇究無以報燕丹雖縱横之士尚然況聖賢之任重者且不敢徒死寧宥徒生歟周追崇先聖焦祀猶封時即無微子殷豈遂絶祀況人之所望於微子詎祇以其能受上公之命乎人所望於微子非祇以其受上公之命而微子卒受上公之命雖去而去之志竟未就也去之志未就遂加以抱祭器歸周之詬則人臣立危亂之朝固當以死與囚爲正也哉

井田溝洫辨

井田之不可復以溝洫廢也然井田可不復而溝洫必不可廢有溝洫雖不井亦田或謂因井田爲溝洫非因溝洫爲井田井地不明則溝洫何由定嗟嗟此良法所以終絶而西北沃野遂至灌莽千里也古地域之準正因溝洫爲井田何嘗因井田爲溝洫哉周禮遂人治溝洫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考工

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是溝洫之說也遂人所治乃鄉遂之法百夫之遂凡十而皆有溝溝有九而皆横百夫之田萬畝外共洫直千夫之田十萬畝外共澮横益鄉遂屬近郊肥腴曠衍計家出兵故以夫算畛聯涂絡截然整齊而畫爲萬

夫之井匠人所爲乃都鄙之法每丘之地縱横各三溝四丘之田爲一甸十甸中爲四洫蓋都鄙屬野外包山林原隰計甸出車故以里算隨野之可疏溝洫者以分井而爲畛爲涂有不必列焉平壤易於淤混是以遂人重在經界而特詳徑道高卑之壤旱潦是虞是以匠人重在溝洫而特詳尺寸然詳徑道不能畧溝洫詳溝洫可以畧徑道以溝洫明而溝洫卽足當經界矣則溝洫豈不較經界更切哉井田不依溝洫無以爲井叩溝洫卽非井

田而田之可治者固井井也秦人毁經界立阡陌而出粟益饒非其時經界雖廢溝洫尚存故地力盡而天時不能爲患穡人因得倍奏其功乎都鄙之溝洫深廣必有度者慮其湮也鄉遂之溝洫不言深廣以致民有剃不慮其湮但憑高下爲蓄洩也孰意自秦而後上自司徒下及稻人雍氏皆槩厥司始廢經界爲田者漸并廢溝洫爲田廢經界爲田則一軌之路皆田也至廢溝洫爲田雖不易再易之地亦安能自成田乎凡井田之制甚執而

溝洫之制則通由一郡積之至於百里有土皆可田也溝洫之所至卽爲田之所至此遂人匠人爲法雖異而鄕遂或有縣都縣都或有丘甸各不相妨耳大抵井田全恃人力而溝洫則半由於天嘗考西北之野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今之宜厲宜揭者卽古澮與川也頃畔界塍之處卽古畎與遂也溝洫所由廢不過以有畎遂以通水有澮川以容水耳孰知畎遂易没於荆蕪澮川之遠勢不相及無溝洫以經緯其間可乎畎遂澮川止堪導流而溝洫則兼堪儲洩故不復溝洫而謂西北之田可耕未之有也第畎遂農夫自能治之澮川地脉所經不待數治之溝洫則非上人盡力其間爲之以時疏濬不克治也周禮云凡溝洫必因水勢善溝者以水漱之卽地官之法而通其窮正復不難後儒動言復井田難者曰卽專力數百年而復復而民骨已朽矣若溝洫則寸有寸之利尺有尺之利不必立井之名自收井之實故曰井田可不復而溝洫必不可廢

馬蹟辨

古傳秦始皇登此山神馬蹴石成跡因得名使馬而神耶則馬凡所至宜皆有跡何獨此山然使馬而神重崖峭壁之下又瀕於湖人至者必傴僂扳援猶恐或墜始皇亦必不以萬乘之軀乘此輕試吾聞水所擊久而成穴此山下適有數穴似跡而始皇又曾登此遂以名焉理或可信也雖然始皇曰自二世三世至於千萬世傳之無窮故開天下名山大川有天子氣者必出游以厭之奈何至二世亡矣後之至此山者觀於此知古帝王成敗興亡之故在彼不在此則馬跡之說以戒焉可也

律呂釐毫絲忽辨

今算律者以考亭氏鍾律解及西山氏新書爲據黃林得全寸南姑得全分應蕤得全釐大夷得全毫夾無得全絲仲呂得全忽甚至變律而又剖忽爲杪其算法皆準於三分損益上下相生而奉爲程度者惟史記律書之數不知史記律書止算至分而止至釐之數則已約畧計之而並無毫與絲忽之算即精研如朱蔡亦未悉其本文而誤將算法用心於無用也夫古尺本短於今尺剖尺爲寸

剖寸爲分剖分爲釐至於毫而目力已極矣以之候氣其早晩之異不爭此一毫以之諧聲其清濁高下之殊亦不爭此一毫況又嘶之爲絲爲忽爲杪哉按律書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下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此三分損益之算也又約十爲九以便於三分之算故黃鍾九寸而曰長八寸十分一謂八寸而又有十分中之一爲八寸一分也九九其九也再以九寸者三分之而損一下生林鍾得六寸九其九得當爲五十四分故曰長五寸十分四

再以六寸三分之而益一上生太簇得八寸九其八當爲七十二分故曰長七寸十分二此三律本無分而計之以分者約十爲九之故也自此而如法下生南呂則有分之數矣然其算止於分故寸約而分不約南呂實數五寸三分而約其五寸爲四寸五分三分爲四寸八故曰長四寸十分八自南呂上生姑洗亦然姑洗實數七寸一分而約其七寸爲六十三幷所餘之一分爲六寸四故曰長六寸十分四以六寸四而三分之而尚餘一算不

得不以九九之法剖分爲釐故姑洗下生之應鍾應鍾上生之蕤賓皆以釐計然釐之相去至微至微則在所不爭故但以釐之數而三分之計三分之中或得其一或得其二已耳約畧其辭而不爲細嘶其數應鍾約數四寸二分之外止曰三分二蕤賓約數五寸六分之外止曰三分一釐猶如此而毫與絲忽豈其所暇辨哉蕤賓又上生大呂以九約之當七寸五分三釐九毫而史記於寸分之外但言三分一而已大呂下生夷則以九約之當

四寸九分九釐六毫一絲而史記於寸分之外但言三分二而已而其稍增於三分之一與稍減於三分之二皆不計也不計則毫之數亦不設也毫且不設而安用夫絲故上生夾鍾以九約之爲六寸一分又三分一下生無射以九約之爲四寸四分又三分二而皆不計以絲絲且不設而安用夫忽故無射下生之仲呂亦以九約之長五寸九分又三分二而不計以忽忽且不設而安用夫杪哉不離三分損益而又不滯於三分損益大數不踰

而徵范可以出入在史記原如是今之學律者不較古今尺度之短長以定黃鍾之所謂九寸者而徒從九寸以下不憚煩而纖悉剖之以矜於人曰吾精於算也夫精於算而即精於律呂乎哉

十二重天辨

十二重天古無是說自明有西洋陽瑪諾等入中朝而始言之見於天問一書本朝時憲曆用之推算其圖自下數上至第十二重爲永靜天天主諸神所棲不左旋亦不右旋十一重帶動下十重爲宗動天左旋而西下次十爲南北歲差天次九爲東西歲差天次八爲三垣二十八宿天又下土星天次七木次六火次五而日輪天次四又下金次三水次二而月輪天次一皆右旋而東世不盡聞

聞者又疑而不敢議恐則非之夫天者氣爲之氣無停息之時何至最上一層即爲永靜雖三垣列宿之上尚有無窮之天要不可限爲層次既無層次又安有東向西向之殊豈得謂一重之象即有一重之天以帶動之哉且天主神君爲西域惑民之教太虛中豈有形有質而謂棲居於此縱御空而居其誰見之縱推步甚精其又何從測之况天有主宰要亦止以三垣中天皇大帝及帝星帝座當之以爲天皇會通可矣而日上此更有主焉是

天子不足尊更有尊於天子者也至南北東西歲差之說彼以爲微妙而不見於書但以理言之天在外轉過日一度而畧少積久之而見其差故有歲差而周圍全體總是此天差則以東西而差定無東西一層南北復一層之理妄誕欺世在曆家亦當辨之下此之八重天更有似是而非者凡星光自下觸上曰犯自下蔽上曰掩諸家所載月五星犯垣宿者累數百次而無垣宿犯五星之時則月五星下於垣宿可知月掩日而日爲之食則月

在日之下可知矣月犯五星者亦累數百計而無五星犯月之時言入月者間有一辰而舊云占誤則月之下於五星可知金水有掩日之時則爲日中之黑子而土木火無掩日之時則日在土木火星之下金水之上可知熒惑有犯塡星之時而塡從不犯熒惑太白有犯熒惑之時而熒惑從不犯太白辰星有犯歲星之時而歲星從不犯辰星則五星中塡最高辰最下而歲與熒惑太白以次居中又可知矣然此止可云列象高下之敘而謂一

重之象則有一重之天以帶動之重重包裹豈理也哉吳澄順次運行之遲速亦曰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若合垣宿以上之天爲九則屈原天問亦云圜則九重蓋言高下之以次相懸而非天之實有層次也可援是以相證乎蓋下之八重猶推測之可及者也而上之五重益誕矣下之七重自西而右旋於東猶曆家之舊據者也而第八重垣宿之天亦謂自西而東至乎再上如左旋而西向至於再上則又不旋益誕矣愚故

爲切辨之又觀西域昊天渾元諸圖有九重而無十二與瑪諾異至七政之層次左右與瑪諾同并誌之以俟論定

董字辨

客有持董文敏墨蹟示余者曰此文敏行書天馬賦也余曰噫夫書不一法大要存乎審勢有其勢而後可論神有其神然後可論骨有其骨然後可論韻骨立矣而韻不具則怒張韻具矣而神不湛則薾弱神湛矣韻具矣骨立矣而勢不存其所爲神韻骨者非眞也若此者所爲勢不存者也其爲贗物無疑客又出楷書心經示予曰其體似整而欹似肥而瘦似娟娟而倔强正予所爲勢不存者

歟予曰異哉此正予之所爲勢者也米海嶽曰小字如大字勢之謂也又謂東坡爲書字失勢之謂也文敏亦云書家以險絶爲奇今人眼目爲趙吳興遮障亦失勢之謂也今予以爲似整而欹不知其欹也正所以爲整似肥而瘦其瘦也正所以爲肥似娟娟而倔强其倔强也正所以爲娟娟何也勢爲之也且予以爲字之楷者無勢乎能審楷書之勢而後可爲行草書能審楷書最小之勢而後可爲擘窠大字故昔人謂學王大令者必從歐陽詢入然不善學歐者僅得其板重方幅善學歐者凡一點一畫抑揚頓挫上下開闔辨之止在毫釐之間放之遂有尋丈之勢夫而后神與韻與骨求之擘窠而在求之行草而在求之蠅頭而無不在若心經者蠅頭之全乎勢者也非天馬賦比也客撫然曰有是哉勢之所在無往不佳勢之所失無往不悖嗟乎天下之不宜失勢者豈獨字也哉余退而作董字辨

律呂合圖書總辯

自圖書出而數生焉聖人觀圖書之數而理出焉天下事無有出于理之外卽無有出于數之中者而謂律呂不合于圖書哉雖然天下事旣無出于理之外者則事事配之而皆于圖書之理有合也旣無出于數之外者則亦事事配之而皆于圖書之數有合也原不特律呂爲然矣而矜智炫巧者乃欲假是以神其說于是李文利以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創爲一圖王邦直別以三寸九分之說創

爲一圖而瞿九思又復以九寸之說創爲一圖而人皆不敢辯之豈三圖雖異而其義則同歟夫王邦直三寸九分之說非卽李文利三寸九分之說也李之說黃鍾之後大呂加六分而餘以九分遞增蕤賓之後林鍾加六分而餘以九分遞減李之說則減應鍾之六分爲黃鍾而大呂以下遞增九分增仲呂之六爲蕤賓而林鍾以下遞減九分不相符也而以配圖書則數各相符抑瞿九思九寸之說非李文利王邦直三寸九分之說而并非諸家九寸之說也諸家之說下生者皆倍其實三其法三分損一而得下生之分寸上生者皆四其實三其法三分益一而得上生之分寸瞿之說則于黃蕤分寸以三分損益爲法大林分寸以五分損益爲法而謂之參伍太夾姑仲分寸以各損二分爲法夷南無仲分寸以各益二分爲法而謂之參兩不相符也而以配圖書則數又各相符夫呂律之長短自有一定此說是則彼說必非而何以各持一說各據一理而于數則無不相符若

此哉盖萬事皆起于數圖書者天地之全數雖錯綜變化左右縱橫而無往不得其合李文利之圖合矣易而置之以王邦直之圖而又無不合也王邦直之圖合矣易而置之以瞿九思之圖而又無不合也李文利王邦直瞿九思之圖皆合矣再易而置之以新創之別圖當亦無不合也然惟其可以易而置也則固非不易之理矣愚謂今之論律者但當論六律六呂與圖書陰陽之理合十二管十二辰與圖書五行之理合卽十取九之算與河

圖之十數合約十爲九之算與洛書之九數合律主左旋謂主右旋與圖書順逆之理數合亦可即數求理因理測數矣又何必爲多爲附會哉况就圖而論之瞿爲稍稍近理李又次之王則于圖置無用不用于書置夾南不用尤爲強合予嘗以不易之說折其可易者攻二說而更爲之辨

文昌梓潼稱號辨

今世誤文昌爲梓潼尊梓潼爲帝君予嘗斥其非說者以爲梓潼能黜陟人文故尊之夫梓潼本蜀之神未嘗司人文之柄而文昌則星也與梓潼又何涉何得混而稱前之人已有辨之者明弘治間部禮部會議應祀神祇尚書倪岳等逐一擬議開坐內一欵云按圖志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潼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母讐徙居劍州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天下學校亦多立祠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今議得道家謂梓潼神顯靈于蜀廟食其地于禮爲宜祀之京師不合祀典至于文昌之星與梓潼無涉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傅會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如舊有文昌宮者亦令折毀偉哉倪公之議後

儒不加詳考至稱臣奉祭妄冀獲福爲有識者所羞稱就使人文黙涉神能黙祿之士君子亦惟盡其在我以聽其不可知充此妄念何不可爲必將貪緣奔競以希非分甚至喪名殺身而不知畏豈非所爲行險徼幸者乎予向持是論適見芑山張子亦著其說于古文短篇中遂書之

學文堂文集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說

岱廟請易木主說

浮屠道士其教本不足恃久長於世故必假新木搏土像其形容莊嚴偉怪若可畏使小夫俗人奔走惕息其下其敎乃陰恃以不廢予經泰安入岱廟見其神冕旒黼黻黈纊南面旁設戎服握刀衿韡者數人予振拜惟謹然竊怪岱神之尊已同於天乃猶藉浮屠道士之法耶考神封號始唐初前代未有夫神本岱之靈耳不可以形屬况加天子之稱更非古矣當時不察慢然爲之好異者又造姓名以褻之瀆禮茂經嗚呼可勝道哉今觀圜丘之制累朝皆用木主神既尊同於天苟以圜丘之制倣之尊神庶乎有體而又遠於浮屠道士之法伏望今日修祀典者察焉

天爲上帝岱亦可爲諸侯之長耳葢與三岳同以並天帝後世之媚也 自記

姤復小父母說

周易始乾終未濟序卦傳但言其理至於反對先後之次初未詳也若邵子所演伏羲八卦則據其横圖宜始乾終坤圓圖宜始復終坤二圖所爲異者特因說卦傳有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逆數之文耳釋者因謂横乃卦畫之立圓乃卦氣之行而總之乾坤爲大父母姤復爲小父母二語盡之坤三索而得震坎艮乾三索而得巽離兌其爲大父母不待言也至姤復之爲小父母則由邵子加一

倍法見之兩儀之上分陰陽老少爲四象四象之上復各以陰陽老少間加之爲八卦由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位定焉又加之爲十六又加之爲三十二又加之復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象者凡八以上卦之八重下卦而六十四卦以成陽卦得三十二自乾終於復陰卦得三十二自姤終於坤姤復適居六十四卦之中故雖陰陽分於乾坤而其由一陰一陽以至三十二陰三十二陽皆若因姤復

之交而得之但其所云交者旣謂正對則交不對不交邵子又以乾兌離震爲陽儀交而生天四象巽坎艮坤爲陰儀交而生地四象朱子又以乾兌艮坤爲太陽太陰交而生天四象離震巽坎爲少陽少陰交而生地四象說愈繁而愈晦究交之實惟以陰陽之主爻交耳震與艮交陽交陽也巽與兌交陰交陰也雖交而不失陰陽之本若乾坤坎離而交則陰陽全反易矣此文王序卦乾坤坎離不交而惟艮震巽兌交耳乃艮震巽兌雖交而頤

中孚大小過復相對而示雜中之正寧非以不交者不得强之交乎復本交剝姤本交夬邵子顧以復交姤至六交而後及夬剝疑先後天卦位未必相懸若此然復原震體姤原巽體先天陰陽肇於長男長女後天長男用事而長女卽繼之皆此義也雖其序與周易之序不協然質之所謂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者固無舛焉乾居午而二五生於子中以震一陽始生也復進推至復則爲子之半故稱天根坤居子而二五生於午中以巽一陰始生也復

進推至姤則爲午之半故稱月窟橫圖姤復本陰陽相倚所以遞交而生諸卦自圓圖位姤於南位復於北而與乾坤並始陰陽消息之幾并不待交而自運矣邵子所分順逆不知與說卦傳之順逆果有當否但古人畫卦一畫則俱畫矣安有陽爲已生卦而云往陰爲未生卦而云來之理哉不過右行順而左行逆乾從右往數至復故爲順姤從左數來至坤故爲逆而成橫圖若圓圖則由復及坤皆逆數耳如順天逆天在天者一順一逆在地者有逆無順諸說祇邵子制圖之順逆而非畫卦之順逆也抑既云姤復爲小父母又云坎離爲小父母者何歟蓋天地間惟中無對坎離之中猶乾坤之一也坎離即不卦而見其爲中以無對者立體姤復由六十四卦而見其爲中以有對者致用用非體無以達由姤復而言坎離坎離其太極而姤復其兩儀也第坎離不交祇居不用之位而姤復之用則無方讀易者可不察哉

先後天卦位說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先天卦位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後天卦位也先儒謂其畫一出於河圖河圖一六北二七南三八東四九西五十中推其畫卦之義先天以六爲坤居北一爲艮居西北七爲乾居南二爲兌居東南八爲離居東三爲震居東北九爲坎居西四爲巽居西南五虛中不用後天以坎居北爲一六離居南爲二七兌居西爲四乾居西北爲九震居東爲三巽居東南爲八坤居西南爲十艮居東北爲五其分陰分陽之說則以一六爲太陰二七爲少陽三八爲少陰四九爲太陽與太陽居一連九少陰居二連八少陽居三連七太陰居四連六之文不協不過欲以圖之陰陽與卦之陰陽强相配耳抑知數之奇爲陽偶爲陰圖與卦初未嘗殊哉易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可見聖

人原非因圖而畫卦特先天卦以圖而定其位惟王乎兩儀後天卦以圖而易其位兼參以五行耳其義則父母男女盡之矣父陽母陰男陽女陰總不過奇陽偶陰也陰陽肇於天地水火則得其氣者金木土則得其質者天上地下不易之經故先天當陰陽之始成即首以乾坤位之然坤居北本水成之位後天故易以坎乾居南本火成之位後天故易以離先天艮居西北當天一之次以艮一陽在上也陽始於乾故後天移乾於艮位先天巽

居西南當地四之次以巽一陰在下也陰全於地故後天移坤於巽位先天震居東北當天三之次以震一陽在下也陽盛於三後天故易以一陽在上之艮先天兌居東南當地二之次以兌一陰在上也陰始於二後天故易以一陰在下之巽先天離在東當地八之次以離再索之陰也後天則以東本木位爲生物之方陰極而陽來易以一陽之震先天坎在西當天九之次以坎再索之陽也後天則以西本金位爲成物之方陽極而陰生易以

一陰之兌此先後卦位之正對反對並行而俱與圖不悖者本自較然生於陰者成於陽生於陽者成於陰正見陰陽互藏之妙五行所爲既分陰陽又各自有陰陽耳乃淺顯之理而不悉論先天者謂老陽居一分之爲乾兌少陰居二分之爲離震少陽居三分之爲巽坎老陰居四分之爲艮坤至於說所不達又謂陰主靜而守其常故水木各一其象離震不得爲艮坤陽主動而通其變故金火互通其象巽坎亦得爲乾兌論後天者謂震東

兌西以陽主進故長爲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少爲貴而位乎右坎北者進之中離南者退之中乾西北坤西南爲父母既老而退艮東北巽東南爲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諸說紛紛卦圖之旨反析之愈微而愈晦矣

潮汐說

海之朝而潮夕而汐謂之海鰌出入神龍噓吸以及氷池焦釜三水相蕩者固屬誕矣其差近者則氣升而地沉溢而爲潮氣降而地浮縮而爲汐與抱樸子天運高卑之言相協然南北極之出地入地有常度四游且已不經安有浮沉哉外此則或以爲係於日或以爲係於星長短星本非通論而潮之迭差於晝而入夜迭復於夜而入晝亦常盡日之衝擊致然歟惟海嶠志謂隨月之盈虧後儒咸宗之終不若乘氣進退之說爲不誣也如果月盈則長月虧則消朔後三日始盛固矣自是而弦而望宜益盛何以復消望後三日月已就虧乃反極盛乎夫謂月有盈虧而臨於卯酉潮漲於東西臨於子午潮平於南北者特就地而言耳若自太虛視之則月借日光雖晦亦未嘗虧其運行不息每日繞地一週初非有子午卯酉之定次也水浮天而載地豈若人目之窮於所見哉要之天地本筆於二氣凡麗於其間者自無不摶捖於二氣之

中陽精結爲日其光散而成火陰精結爲月其液津而成水謂日火俱陽月水俱陰氣實相通可矣如謂水必應月則火豈亦應日哉陰陽之氣五日爲一微積三微而成著故十五日爲一氣一月氣再升再降一歲凡二十四升降潮汐卽乘此氣所以升降之數亦符之至其消長則以每候天氣始至爲節氣地氣繼至爲中氣天氣合地氣而氣始周故潮汐亦盛於初三而盈於十八但天行健而地道有常天之節氣中氣十五日差二時必積三歲始一復地之晝潮夜潮二日差一時祗積十六日卽一復所由氣之盈有潤而潮之信無移也春分陽之中水爲母以滋木故春潮大秋分陰之中金爲母以育水故秋潮尤大潮初無閏而究未嘗因月有閏而春秋易候豈非以氣之有盈者則閏之以月氣之無盈者卽閏之以氣而月與水雖皆陰其所乘之陰氣原各自爲盈虛哉大抵天下之水皆源發於山而流注於海源之不竭以氣能生之也其氣自高而臨下水一出卽不復入流之不

溢以氣能消之也其氣自下而湧上一噓復一吸而水旋歸於虛焉此水勢皆自西北而東南潮勢獨自東南而西北猶七政之緯於天而終不得不隨天而左沒耳至潮之有一有再則以外海遼曠無垠氣自散漫而緩內海境漸狹而氣亦由之縮也四瀆本無潮而浙江廣陵之潮特著原即海潮耳潮入江愈爲山阜所束而怒故飛濤湍勁其勢益迅他若碧玉泉之三潮瓊海之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斟溪之十盈十竭黔泉之五十盈五十竭漏汋之百盈百竭則又以其下潛通海脉噓氣之寢各殊氣之遲疾即因之并不待橐籥牛魚之喻而可悉其故矣

王石聲字說

處士王子以其名來請字予既字之曰石聲因告之曰子亦聞唐應德先生之言乎先生嘗引蘇氏石鐘之說以爲天下之石多矣豈無挾其空洞之具然生於巉巖林岫之間雖有聲而無自顯又嘗見羅荣鳴先生作顏氏擣石記相傳爲公剌吉時得異石於永新用以擣衣比名爲御史石隨擣聲徹禁中玄宗取而試之無聲也復歸之公聲如初先生蓋以是石擣於禁中使亦有聲如顏氏則石之榮遇未知何如而石則否今子將挾其空洞之具與水相遭耶抑安於巉巖林岫之間耶抑如擣石者雖際其遇而不樂效其能耶天下之遇至得告而止擣石既得告乃善藏其技雖以萬乘之尊而不屈豈古巢許之亞與及觀其始終效忠於顏又何靈且異也語云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子其知所以自處矣

律呂名義說

律也者述也率也率之爲言統也十二管統率衆音故總名爲十二律十二律之中陰陽各半而陽又統率乎陰故陽律獨得名爲六律其或有謂之六始者陽唱而陰隨之義也惟其陽唱陰隨則陰之於陽有旅助之功而名之謂呂是六呂有地道焉有妻道焉以其同乎六陽故周禮謂之六同以其間乎六陽故國語謂之六間同則無睽違之病間則無齒一之嫌而陰陽之成化工者達之聲音

而中和以備矣然聲非能自爲聲也聲氣相通有氣而後有聲律呂所以有陰陽之聲者由天地有陰陽之氣也六律何以有黃鍾太簇等名六呂何以有大呂夾鍾等名曰黃鍾大呂等名乃氣之名而非律之名也國語伶州鳩及陳暘樂書所解字義或近附會而以陰陽升降得名則固無可疑者但未言氣以是名而律因之耳如十一月子也萬物孳生於子一陽之氣始鍾於黃泉則曰黃鍾而因候之以九寸之律氣以達焉遂以律爲黃鍾之

律十二月丑也萬物紐芽於丑二陽之氣大助[illegible]陽以宣化則曰大呂而因候之以八寸三分七釐六毫之管律氣以適焉遂以其律爲大呂之律推之而正月三陽既泰萬物族生爲太簇二月二陰尚在夾助太簇而鍾物爲夾鍾三月五陽萬物得其氣而新潔爲姑洗至於四月而純陽在外微陰已萌於中仲仰爲中故曰仲呂五月而一陰生矣初陰方羸曰甤五陽在外曰賓故統曰甤賓六月而二陰已生矣陽寡而陰衆衆爲林陽散而陰聚

聚爲鍾故統曰林鍾七月三陰用事而厥民夷萬物告成而有法則爲夷則八月四陰用事日遡乎南則爲南呂至九月五陰方盛而未全盛一陽將窮而不終窮則爲無射十月統陰已應乎陽而一陽已鍾於陰則爲應鍾此皆言乎氣也而候之以律律之名各因之使無此氣而所謂黃鍾大呂之氣自在也使無此律而黃鍾大呂諸律又安所得名聲氣相通候氣與求聲一理作樂者可漫執已成之律而不求端於天地自然之氣哉若夫陽肅

變以造始故每律異名陰體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夾鍾亦謂圜鍾以春王規言之林鍾亦謂函鍾以夏王庇言之南呂亦謂之南事以陰之所成者止事仲呂不特謂之中呂而亦謂之小呂以陰之始萌者尚小且對大呂而言之此皆陳暘樂書忝衆說以成更無待愚解要之律者率也統也十二律統率衆音六律又統率六呂黃鍾又統率陰陽之律呂今詩家近體長短整然者借名爲律可以知律之長短有定矣刑法之定例輕重釐然

者亦借名爲律可以知律之輕重有定矣名義未詳未可進而深論故先爲是說曉之

元祐回河說

黃河自漢後至宋復決豈宣房之築足媲禹功特千乘德棣之流播爲八道偶合導河之經耳天地之氣融者爲水融而塞之則必決有自塞而決者有人力塞之而決者若宋之河患則人力塞之而致其決也李仲昌請開六塔河韓贄請開二股河時雖未有回河之名其實則回河也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究無成功而范子奇回河之役卒因以起歐陽脩蘇軾輩陳其非富弼司馬光文彥博

諸賢是之大率以水性趨東故欲閉北流禹貢治河始於積石河從九渡至崑崙巳三千里由積石遡星宿海不啻六千七百餘里彼以商胡諸境爲北橫隴諸境爲東者第循氏壓相隔東家指西爲西西家指西爲東若以大地論則自積石而下無非東向安得於數百里內之商胡橫隴分東北哉觀今之言河者訓於梁衞之郊北流爲順巫淮以下北行爲逆概可見矣從來治河不越賈讓三策元賈魯三法總止一濬天下之瀆皆水獨河則挾

泥而行蓋河性湍急齧土而土不能制也其齧土不能制豈因渭洛諸流悉注於河助成其勢艮以西北土厚泉深至中原漸淺薄地氣大洩故其[illegible]混混若沸湯然自下而冒乎上此非駛波之泥[illegible]有氣以震盪之也在江海有所鍾注則溢而爲[illegible]汐河爲崖埃所束縛不獲暢達則湧而爲泥沙是故河之清猶之江海之不潮不足甚希當氣之所發水能浮土及至下流而其氣漸竭則土終壅水壅於此即潰於彼但通其壅潰者自復乃或塞之又或一疏之一塞之人功雖殫其無當於地理明甚禹之時河之入海北海也其勢雖勁而徑實捷故東南可坐視由漢迄宋河漸自西而北而東卽不閉北流亦將東徙而入東海奈何復爲軟堰以廹之元豐後因大決於北議欲復禹故跡未幾又執同河議卽令同河之議成北方瀉鹵俱成沃壤猶應恤東人爲魚鱉況其法無當疏瀹故道日淤新隄易圮原處決不可同之勢乎大伾大行間[illegible]河入海患不滋蔓若更障之東是不距盜於堂而

距盜於室庸有幸哉塞之費倍蓰於濬塞不可不兼濬濬則可以不塞向使宋不塞而專其功於濬河雖不同而自同然欲以六塔二股而受全河既不足洩其暴欲多開減水渠又恐流緩不足刷沙縱不能如禹之因其故利導灑而爲二分而爲九合而爲一漢太史馬頰遺趾尚可考也惟不拘其跡而師其意總疏數河於冀青兗豫之郊川之通海者撥排之餘則置之河之爲東流爲北流不妨姑任其遊波來去久之自歸尾閭而鮮橫出之害昔鯀有息壤可竊水且不爲之湮況取百姓之膏血湮之宋人變法每事托經傳以自文獨防河則絕口不及禹貢河伯之怒固其所也

唐荆川勾股測望論說

晉書天文志云髀者股也股者表也何謂表即八尺之臬以測日影者也何謂股即勾股之股也何謂勾股即所以爲方之器而名爲矩者是也一縱一横横而矩者即勾縱而長者即股也勾股相乘併之得實平方而斜分之則爲弦夫勾股本無弦而命以弦者虛觀而意其爲弦也有勾股可以無弦而爲虛意其爲弦者斜覷積算而難乎爲勾股也惟以積較實補之得併減開平之法則可由勾股知弦亦可由股弦知勾勾弦知股遠近高下酌而通之皆堪推測以得但勾則横量雖最遠者可較黍以股弦而盖可較股則豎立將最高者難憑即有勾弦而亦無所憑況日影之高尤難測望不得不高其股而爲八尺之表焉表以股推而表實非股勾非遠表而表復藉勾以勾較股而知股積之短長即以勾較表而知表積之短長以弦黍勾股而知表影之遠近即以弦黍勾表而知日影之遠近勾至小也算則假而大之股本無也算則假

而有之而要不可使股式如表而制爲大勾以用之者勾之分寸有定止可以表從勾不可以勾從表也若勾之分寸一變則由表頂勾向之弦其爲影鮮有不差者矣通其法者積勾當股亦可由横得縱然測仞丈之高不能測日之高不能測日之高遂不能測日之遠此表之所以必設也至若日窮于望地窮于兩則勾弦股皆窮而表亦窮奈何日法在兩地各爲一表以相衡于兩表之差得日影之差而仿以小勾股之法求大勾股以小弦之法求大弦無不得矣此周髀測天之術也

夫椒山人陳玉瑆賡明著

史論

少康論

寒浞弑夏后相滅夏自立越四十年少康光復舊物祀夏配天說者曰禹之明德遠矣天命人心久有所繫宜少康之中興也蔣子曰少康中興非禹烈也明德百世祀會稽之墳帝王之廟禹至今祀焉如以國祚之延促爲祖德之深淺夏歷年四百

商歷年六百周歷年八百則湯之德不如文武禹之德不如湯而堯舜且不能庇其子矣以吾論之子孫賢罔不興子孫不賢罔不亾有少康夏自然復矣有光武漢自然復矣有桀紂幽厲夏商不得不絕周不得不轉而東矣不然伊尹何以訓太甲周公何以戒成王則是祖德未可恃也越得歲吳伐之識者知越必與燕得歲苻秦伐之識者知燕必興然使越無句踐燕無慕容垂則越燕無自而復則是天命未可恃也桓溫伐秦至灞上民爭持牛酒迎勞者老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溫竟敗還劉裕得關中欲東歸父老流涕訴曰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裕亦不留三秦爲勃勃所取金盜中原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爲宋守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濬餘二十餘郡爲宋守李綱言宜置招撫經制二司以慰士民之心張愨言宜立巡社使抗敵後卒棄之則是人心未可恃也由是觀之國之中興惟在子孫之賢哉要而論之中興之主

歷代不乏夏自少康以後商高宗周宣王漢光武晉元帝唐肅宗宋高宗皆稱中興主然衰隆同異之故不可一概也殷高周宣光武乃中興而隆不愧於少康也晉元唐肅宋高乃中興而衰不逮於少康也中興有未失而修明者殷高唐肅是也與少康爲異周宣光武晉元宋高幾失而復正與少康爲同高宗中興於商不遠而有受辛之暴宣王中興於周相繼而有幽王之禍高宣之威靈氣焰且猶若是況晉唐宋乎嗚呼自夏歷宋雖或隆或

衰或同或異皆不無中興之主嗟乎人固貴自奮哉然若少康者豈可及哉

徐偃王論

古來效舜禹而失之者燕子之魏曹丕也古來效湯武而失之者有之乎曰多矣然皆僞也皆不可以擬其倫也惟徐偃王則近之偃王近之而無成亦無可罪則以偃王非有心于得天下也韓昌黎爲徐偃王廟碑云徐處中地文德爲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一出乎仁義時周穆王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西遊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無所質成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於徐者三十六國且有朱弓赤矢之瑞

穆王聞之恐命造父御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從而隨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其見於古文者如是以予聞之偃王直至吳吳資之以舟輿至浙東而止葢其身來吳越而子孫猶嗣位於彭城也三代以上之形勢天子失天下其子孫爲諸侯諸侯失國其子孫爲大夫諸侯而天下歸

之卽稱王故周之後徐稱王楚稱王吳稱王而周
天子不甚與之較蓋淮海而外中國不甚與爭也
且皆爲黃炎之後祖宗有功德於民子孫自不能
遽亡耳周自八百諸侯會於孟津而八百之外皆聽
其來享來王夫徐固伯益之子孫周初稱爲徐戎
而其後卽以不治治之要之有天命者爲湯武固
百世不可及不有天命者爲徐偃王亦一時不可
及後世足以繼之者其秦末之豪傑隋季之羣雄
乎惟漢高無愧於湯武而項羽亦不可謂非丈夫

也

老子論

史遷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爲周守
藏史而不言其生於何時又曰見周之衰迺遂去
至關關令尹喜强使之著書五千餘言而莫知其
所終云但孔子適周問禮在魯昭公二十年則其
時老子在周而老子知王子晉亡周不與而去後
有子朝之亂夫子有猶龍之嘆蓋必至人也老子
未去周時何人指以爲異端其云道教宗者蓋由
關以後事故史不書而史遷疑老萊子老儋卽老

子何也予嘗疑孔子問禮于老子老子之對反不
在禮何與旣思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周家一代
之典籍在藏室則在老子老子之官其所職在此
而其年又高其習于禮也蓋久其有得於先王之
大經大法將在是今考世家魯南宮敬叔言于魯
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
俱適周問禮見老子辭去老子以爲富貴人送人
以財仁人送人以言今送子以言謂聰明深察而
近死者在好議人之人博學廣大危其身者在發

人私之人爲人臣毋有已爲人子毋有已信斯言也孔子之適周固南宮敬叔請與俱問禮于周者也非問禮於老子也因問禮於周而見老子老子因見之而辭去有言爾老子既不告之以禮傳則以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何也司馬遷知之曰隱君子也當其爲周守藏室之史時已將去矣孔子乃問以禮若曰禮樂其不可興矣問之何爲于是以他辭對孔子亦知其將隱也故曰猶龍也介子推之言于母也曰身將隱矣安用文爲老子之不言殆其意乎善乎崔浩之言曰老子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爲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治乎可謂知老子矣

周平王論

子贍論東遷失計比于富家子孫一敗而鬻田宅終不復振此以垂訓後王無輕棄祖業則可而周之政教號令不行于諸侯乃平王孱懦所致其猶擁虛名于上以延卜年八百之數者東遷之功也非過也何也犬戎可以弑幽王獨不可鹵平王乎平王鹵而諸侯各君其國子其民如五代割據不爲簒也雖有桓文無所用之忠臣義士莫不動黍離之感與屋社之嗟矣此不必鬻田宅而田宅自蕪者也西漢末元成哀平未嘗鬻田宅而亦若贅旒何哉故遷都之得失何常顧何如主耳子贍云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即不亡未有能振者然則遷豳遷岐遷豐遷鎬姬氏家法其來舊矣獨以咎平王哉或又謂東遷後秦無所憚因以蠶食致覇夫秦虎狼之國也范雎進遠交近攻之計以輿地而論莫近于周先兼倂周而稱帝以臨諸侯革命不更速乎雖然宋高南渡頗類周平東遷或子贍先見于數世之前而立論以箴之歟嘗見夏氏之

論曰周之失計不在東遷失在以岐豐之地與秦周建都西陲與中原甚遠自昭王南征不復巡狩不行于方岳伊洛以東江漢以南久不知有天子重以幽王之亂人心愈離當此之時而欲一旦赫然禮樂征伐行于天下雖以文武之聖必有居洛況又勢不得不遷古者王畿之外有侯服侯服之外有綏服綏服之內三百里揆文敎二百里奮武衛凡以翊天子安王室如此其至也今烽燧列於王畿旦夕惴惴常代命于諸侯之救則是門庭以

內皆戎馬之地也尚可爲王者都乎驪山之難秦晉鄭衛合諸侯之師以救鄭伯至死于戰終不能大創之僅一驅之出境而已度其時戎之強當過于狄人侵邠之時遠甚在太王不能得之于狄而謂平王能得之于戎必不然也內之國都新破死傷未瘳外之諸侯之師不能以久戍然則平王之不遷殆亦幽王之續耳何暇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哉獨是以岐豐之地與秦則大不可三代封建之制大者不過百里而天子之畿爲

方千里蓋舉百諸侯之國僅足以當天子之畿故自夏商以迄西周千三百年封建雖衆不聞有諸侯之變今周一舉而棄千百之畿秦一舉而得百諸侯之國不待其後之蠶食列國而周與諸侯固無有以制之矣天下卽欲不秦而周也豈可得哉嗚呼舉岐豐之地鎭以重臣止戍申之兵以戍故都然後東遷洛邑朝諸侯而告以犬戎之罪晉命方伯縞素西征以雪先王之耻天下方且翕然宗周安知平王之不復爲宣王也計不出此而隱忍

忘仇岐豐既已與秦河內又復與晉區區守瀍澗東西數百里之地以自號共主非先王忠厚立國入人之深則一再傳而不亡幸矣

許世子論

春秋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胡氏曰不嘗藥也以不嘗藥而即加以弑是于春而外比戶皆可誅矣聖人善善長惡惡短之意豈如是哉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固慎之至義之盡也若夫疾之愈不愈則非由藥之嘗不嘗也藥之治疾所爭祇毫末之間雖同一疾同一藥施之猶有效與不效況以無疾之人而嘗救疾之藥嘗之而善嘗之而不善與其疾總無當也不嘗藥而

君父卒固曰弑矣藥既嘗而君父因所嘗之藥而卒寧非弑乎嘗不嘗皆不免於弑左氏所由有舍藥物之說而臣子忠孝之誠遂將於是而窮今考丘明云飲太子止之藥卒則藥由於止非特不嘗也公羊云進藥而藥殺則進由於止非特不嘗也惟穀梁非悼公傳歷叙父母有司之罪謂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是固泛舉嘗藥之文以爲倒責悼公教諭不蚤以致止不學無術非直責其不嘗藥明矣蓋許世子之弑其君固有弑之實非徒

不嘗藥也於何知之於我與夫弑一言知之弑爲大逆詎臣子忍出諸口何言乎與也其曰與者殆謂人造弑之謀我亦不能辭其責使藥祇誤用也用藥者原非弑奚有於與惟藥非祇誤用斯用藥者之奸猶隱而進藥者之罪遂昭然不可掩矣癰非痼疾必有弑君之人欲乘其癰而弑之以藥復恐君之疑也因假世子手以進世子顧憒然不加辨信乎爲弑無疑泣歠飦粥嗌不容粒其怨艾之誠誰不共見何以國之人不白其非弑傳位與弟

虺虺不白其非弑且子臧季札未嘗去國也何事而奔晉其奔晉當必有大不慊於群情者雖未踰年卒君子不加以末減以止實有愧於生耳然則止終不可免乎令能討賊則免矣趙盾不討賊而爲法受惡教天下以臣道也許止不討賊而爲情受惡教天下以子道也

管仲論

蘇氏以管仲不能舉天下之賢以自代謂仲何可死若如此言則仲誠可死矣仲寢疾桓公問以政將受稷歷數鮑叔及賓胥無甯戚孫在仲皆以為不可而專舉隰朋不幸仲死後十月朋亦死仲固能料生不能料死也安得謂仲未嘗進士哉仲之罪在屬孝公於宋襄公耳桓公之多內寵夫人而知之五公子之才醜德齊夫人而知之以孝公為宜立何必托之宋以孝公為不宜立何得托之宋

國事莫大於建世子桓公大功十二幾於改物使孝公而賢席其餘烈以長諸侯誰敢搖之者若其不賢則有公子無虧在如既不以賢復不以序而徒以愛結外援而傾內黨是豎刁易牙猶有立長之名而致豎刁易牙之亂者仲之罪將焉辭邱曰桓公欲貴其所嬖仲力不能回仲不嘗定王世子乎試之政以匯之列諸齊盟以固之豎刁易牙且將以事無虧者事孝公矣而顧眷眷於宋襄則屬之而當與屬之而不當有無一而可者屬之[illegible]

當是宋不能有加於齊而徒令諸子胥伐於厥室惜昭適以戕之也屬之而當則亂端亦已見於當日矣齊桓為五伯首顧不克自植其子委諸貪儒無能之宋襄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即無武孟之立即無五公子之爭即無無虧之戰而孝公恃宋之重卷居君位勢已不能不制於宋尚獲如晉之世王夏盟乎況有武孟之立有五公子之爭有虧之戰由是內傷同氣外挫國威孝公雖得尸位十年六世之禍固因一屬戊之宋襄因伯國之君廢立

由已忽自忘其弱而妄冀逼脅諸侯執於孟傷於泓中國遂悉南向而服於楚安攘之績齊謀之數十年而宋竟潰之一旦孰非仲所啟耶令仲不屬孝公而任無虧自立患應不至此初桓公曰寡人有汙行不幸而好色姑姊有不嫁者仲曰惡則惡矣然非所急也及八觀篇則有悖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之文可見仲非不知齊治之道特迫於建功名故不得不因所欲而導之如史所云論卑而易行者耳後祿內嬖名亂仲已難辭其責矧[illegible]

者歟所屬者皆非其人竟俾嗺嗺者得藉我假乎仲謂宗廟滅祭祀絶衷吾死之豈死一糾逌桓公卒後七日不歛九日不埊此時宗廟祭祀何如耶則仲誠可死矣

伍員申包胥論

興吳者伍胥也亡吳者亦伍胥不得專咎伯嚭也不必移咎西施也何以言之胥之奔吳也爲父報仇也非爲吳也因公子光而見王僚及光弑僚闔廬立乃搆怨于楚合唐蔡而五戰至郢申包胥求救于秦引秦兵而敗吳于時伍胥曰西破楚北滅齊晉南服越人其後五年伐越闔廬病創死遺命子夫差必報父仇吳越交兵自此始以予論之越爲夏少康之後吳爲后稷之後各分土而王其思敗越非義也吳旣得志于越因欲騁雄心於齊于時伍胥諫吳王宜先越而後齊而夫差之侈心已不可遏矣卒之伐齊有功子胥謝病不行伯嚭之讒乃得入夫人臣謀人之國不思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而托愛子于其所仇之國微伯嚭當有共識之者矣乃齒屬鏤之劍曰樹墓以梓覩越人之入爲人臣者可若是乎越絶書曰子之復仇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哺虎不計禍福以爲爲人子之義則無愧耳若人臣之義爲國計則不計其身覩

范蠡與文種將入吳也曰胥在無所用其說乃去之越逢同亦云子胥爲人在自與因與伯嚭比而殺胥夫人臣而自與是訑訑之顔色拒人千千里之外也強鄰在左右而拒人以資仇敵則吳之亡豈非亡于伍胥哉再觀越絶書楚中包胥使于越越王問禦吳之道包胥詰越之所以戰者俱不之可而卒教之以智爲始仁次之勇又次之乃能度天下之衆寡共三軍之饑勞斷大疑發大計乃大敗吳師前此伐楚而爲楚所敗後此越敗而復興皆包胥一人爲之昔包胥云子能覆楚我必復之不特復其一戰之耻且殘滅其國以報楚則天下之能爲人臣無有過于包胥而不能謀人之國者其亦宜首伍胥矣抑夫子作春秋始于隱公而終于哀公夫隱公之日周將墜厥命矣猶晉鄭是依而周以不墜爲五覇之首于時晉之大夫執國命楚則憑陵上國吳越爭而卒爲楚所兼天下之勢將覇統絶而爲秦之漸也吾以爲予一伍胥可耻天下之爲人子而不能報其父仇者予一包胥可

耻天下之爲人臣而不能報其君仇者兩人皆天下才人也人知伍胥之詳以史記有傳耳不知包胥之詳事在春秋以後耳合觀兩人之志行而吳楚之興亡是七國之所由始矣

范蠡論

語有之成功不退蕭曹且猶纍繫布越終見葅醢諒哉斯言夫前張良而長往者范蠡是也前韓信而被誅者文種是也種之不及蠡亦已彰彰然良與信特遭逢雄主忌其才高若蠡種之不終于越非獨其主過也不見博者之用梟乎出其梟以博一擲不振則殺梟矣句踐之入臣是蠡種用梟耳幸而生脫艱囚卒能復國不然蠡種者倘知有社稷不知有君用公孫申朱子魚計棄句踐如贅旒

豈不殆哉夫子犯從亡未有得過于重耳也渡河投璧尚畏罪多况蠡種耶兩人囂囂以功自命不知句踐視之直猶虺螫耳况當去國之時句踐勅臣守禦諸人無不推大夫種者三年留守民親其知士樂爲用視酇侯守關中何等也震主之威隱同吳國屬盧見殺勢所必然倘蠡不高蹈以去度亦未能免也特蘇軾之論蠡病其聚財積貨謂才有餘而道不足不知蠡功成名遂知句踐之不可共安樂乃浮海去越以全君臣始終之義不得不借貲以自汚使天下王公大人知蠡之不足以有爲然後遠害也周藏身也益固不然彼齊秦燕趙之君苟皆懸上公之貴以迎之則蠡將何以處此乎昔魯仲連辭千金所辭者小蠡辭萬乘之相所辭者大均一辭也况辭有大小而軾乃取連而棄蠡何哉雖然予第爲夫差惜也齊襄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闔廬之死甚于齊怨舉刃以剚仇腹直需時耳夫差苟設九賓于廷親碎越王之首以薦先君耻豈非春秋所深許郎無已而許成拘句踐

于石室盡收其府庫甲兵而變易其股肱舊隷當此之時蠡種諸臣雖勇如賁育忠如龍干智如閎夭散宜生亦無用矣是故吳不滅越特有天幸蠡種實計之疎也彼蠡者實知其計之疎徼倖以成功名故奉身而退以杜天下之口實若種則懵然無知卽至殺身而不覺豈不去少伯相倍蓰哉

魏文侯論

魏文侯禮賢下士而又師子夏子方段干木方君驕臣賤之時文侯能屈降弟子列所師又道德之儒孔門高弟非如戰國諸君負矢長跪于縱橫之徒者可謂賢矣宋儒胡致堂乃以其不師子思爲貶後人附和之遂謂文侯分晉篡賊之人子思亦不肯爲之師夫子夏未有不深知子思者文侯師已而不能薦子思于文侯則子夏蔽賢之罪當十倍于文侯矣子夏不言而文侯不知或子夏言之文侯聘子思不肯至則文侯爲無過矣若謂子思以分晉之故不肯爲篡賊師則子夏固肯與于篡賊之黨耶嘗攷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爲喪主四方來觀禮其年亦既長矣後魯穆公數與子思言論計敬王四十一年至繆公元年已七十年繆公七年而魏斯始爲侯此時子思即未死已將百歲文侯乃能迎之于魯子思能命駕以適于魏耶按子夏爲文侯師亦百有七歲葢子夏老而設敎西河之

上西河魏地故文侯得以執經問義子思在魯不可以西河比也致堂未深攷而吹求之以貶人之賢不亦過乎余嘗謂宋儒晰理精而論人刻三代而下幾于戶無完人如此甚足以阻世主慕善之心至厭薄儒術而才智瓌琦之士翕然去之故往往迂踈而不足以成功也子思言苟變于衞侯不以二卵棄干城之將及對公子交語以爲處戰伐之世務收英雄保強土不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迹其所言乃伊尹太公之流豈世儒不知時變者哉或曰史載文侯師子夏在威烈王戊寅子思仕衞在周顯王乙卯相去五十八年則當文侯時子思尚幼賢名未著未可知也曰此或書以二事誤附二年內而未深考耳文侯師子夏子思仕衞皆當時小事年月誤錯或有之最可據者莫如周天子之曆孔子卒于敬王壬戌距威烈王戊寅凡七十六年若子思尚幼則此時伯魚死八十一年矣當于何時生子思耶此固可不辯而明者矣

學文堂集 史論一 三十

吳起論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予觀是言未嘗不竊笑也戰國之士皆巧于中其君起其尤者哉起雖嘗學于曾子然天性殘忍茂棄人倫其于曾子之道大不謀也且既見絶于曾子遂去而學兵法度已顯然背畔于儒者背其實而猶欲貌其名故以儒服見文侯真巧于中其君者也當戰國時魏文侯號爲賢君嘗受經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又爲之師友然實欲致富彊内修戰陣之具外挾形勝而闘諸侯起知文侯鋭于用兵而有尊禮賢士之名故爲儒服驟而接之哉其冠博其衣儼然儒者也則其禮貌必有異數及徐與之言則固明于用兵于兵機爲特深也然後知起之爲儒有異于儒之稱仁說義而迂濶于當世之務者文侯以爲如起者果足富吾國彊吾兵而又不失尊用儒術之名其相得恨晩而舉國授之何疑哉吾觀戰國之君所稱尊賢敬士者非真能好士也特浮慕其名或勢有所激欲藉以集事耳齊宣王好文學士招

致騶衍等七十餘人皆爲列大夫孟子大儒也亦嘗客于齊似乎宣王好士在當時爲優矣然稷下談士皆空言議論不治國事若孟子言堯舜仁義之道則更厭爲迂濶其他諸侯主欲以取士聲傾天下往往虚禮羈縻不甚信任至其尊官重祿分土治民者皆趨走給使令于前幸不得罪足矣尚敢以禮貌之節責之人主乎故曰所禮非所用所用非所禮也起乃欲兼而致之故不儒服不足以釣奇而呈其身不言兵機不足以得其政柄而惟所欲爲取其不甚愛惜之虚文其自處爲不苟因而中之以不得不用之術而君之任我可以不搖此其爲智不亦巧乎商鞅之見孝公先說以帝王道而後教以富彊此即起儒服之意彼鞅者知孝公志在富彊故先爲迂遠難行之言厭苦其心然後投之以所欲則入不勞而結知于主也深天下事固有相反而適相中者商鞅吳起之說其君是也世之言兵法並稱孫吳然其書頗不類孫子十三篇曲盡兵家之變而不及其他起之書主于爲

君言而兼及阜財治民之類及緣飾仁義此與儒服之意無異既以是欺其君並欺後世讀其書者謂起蓋有儒者風不當與兵家言同類而並置也抑又巧矣然以起之智而不能全其身何哉兵有深機用之愈精殺人愈衆起爲楚魏將身數十百戰所殺蓋不可勝計授後世以殺人之術而又身自試之其誅滅不亦宜乎

三家分晉論

司馬君實曰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三晉之列于諸侯非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張氏曰左傳終智伯通鑑始智伯通鑑所以接左氏一以示興亾之戒一以著周秦之端世家無請命之文列國無會求之收三家爲侯直天子自命爾胡氏有言三晉欲分宗國舊矣委盟會于大夫而悼公親政之志怠受貨賂于崔杼而平公黨惡之訓彰荀躒出會而魯昭弗歸三臣内叛而趙鞅復入陰凝百年周雖不命其誰與抗溫公特書之意明大夫滅君之始哀天子不恤同姓而賞亂臣之已過也予曰此古今世變之第一義諸賢猶未盡其說也自開闢以來有德始爲皇爲帝三代之禪讓征誅雖不同其實不天畀也皇帝垂衣裳理萬國其子孫教民稼穡平成大地天下之人羣然奉之爲后王君公殷之收夏周

之改殷不過去其獨夫而神明之胄安爵土如故也周樹同姓而東遷之後晉鄭是依其爲天子諸侯猶如故也五霸興而以强弱爲長幼矣然盟令之詞必稱五帝三王之德以祚其後人自三晉之侯不復問其先代之功德矣韓魏趙合而晉强韓魏趙分而秦楚强天下之雄而爲七并而爲一俱兆于茲威烈王二十三年蓋天地大氣運亦帝王之澤從此而斬矣慨世變者不俟始皇妄男子之横行而始於周威烈之庸儒紀通鑑首此作綱目首此後此猶延之二百年而帝王之子孫大漸滅嗟乎此孔子作春秋而人不敢忘周也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孔子後一人中間尚應集季周之事爲一書而張氏紀事本末卽以秦并六國繼亦未之詳也

莊周論

史稱莊周嘗爲漆園吏去魯哀公百二十年與齊宣王梁惠王同時當是時惠施爲梁相莊周一游于梁是周與孟子生同時游同地乃孟子之書但及公孫衍張儀淳于髡愼到諸人而不一及周其莊子之書亦但及惠施公孫龍彭蒙田駢桓團列禦寇諸人而不一及孟子由此觀之周蓋詆仲尼之徒以信老子之說固爲孟子所深疾而周則以孟子稱堯舜崇仁義爲有所强勉乎天下而不能反乎自然故著書一以自然爲宗蓋謂生民之初無所爲仁義法制也其處也悶然其游也群然任情之動而爲飲食爲牝牡此其所以自然也有聖人者出爲之名其父子別其夫婦導之尊上事長而擾民之心者過半矣制爲宮室限爲井疆衣裳以爲容揖讓以爲恭而民之拘愁其形又過半矣煦之以仁肅之以義束之以禮動之以樂繩之以法怵之以刑則民之桎梏而失其自然已久矣聖人非不知失其自然爲民心之所不樂然不如是

不可以教天下而成風俗而周不顧也且古之聖
人將有言也必先謹其心周非惟不謹且放焉夫
心之爲物空虛而善變約之不出一身縱之馳于
八極凡天地之大物之無形事之不必有者心之
所至皆若或見之而若或形之其于言也亦若是
而已矣夫周于天下之物富貴利達之具旣不足
用其心勢不得恣肆誕傲以發洩其所欲言高者
窮天地微者入窈冥至于狎侮聖賢詆毀君相惟
其心之逍遙自放以至此宜乎其遺于道而不之

覺也雖然周亦有所不得已也當周之時人矜游
說揣形勢料強弱以示有爲而周于世一無所論
至所稱引皆若猖狂自恣蕩而失真實則救世之
意居多何也彼戰國之所以亂者大小之見明耳
負廣地積強兵以爭勝于天下其間設權謀隱知
術取榮當世大約以游說之士至于其國爲重彼
六王者嗜欲無窮而游說之士高談濶論奔觸旋
繞如羶之附如臭之逐是故兵交于楚地入于秦
割盟要結莫定其心周觀于此實重悲之乃發爲

言論多道上古至德之事而遊于無何有之鄉不
以治天下惑其心使當世諸侯得其言而思之方
將小天地混陰陽齊得喪一死生又何暇以區區
之國而戰爭不止且卒之破滅乎嗚呼秦取天下
意乃在萬世而忽斃于匹夫之手非所爲壑舟澤
山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耶其時有鄒衍者以談
天之術游于諸侯甚見尊禮觀其言曰中國外赤
縣神州者九此亦何與當世之事而述之其意蓋
謂諸侯之地小小耳至觸鋒刃馳辨論以求之

哉此卽周之意也夫

夫椒山人陳玉堪賡明著

史論

四公子論

彭氏曰孟嘗君齊宗也湣王嘗用以爲相任政矣湣王伐宋而驕諫之可也去之可也乃身爲魏相合秦趙燕以滅齊仁者固如是乎書曰絕嗣無後絕之也春申君固有功於楚者也當秦伐楚上書秦王以韓魏關內侯動之遂緩秦兵與太子完入質於楚而以死當之何其烈也迨聽李園之言而其志荒矣其身誅家滅與秦之嫪毐夷三族不韋見廢同出一轍天下淫毒之事未有不得惡報者平原君爲趙相趙所恃者平原君耳馮亭以秦師壓境而以上黨歸趙明嫁禍於趙也使平原君於受地之時破秦人之反間以廉頗爲將王未必不聽也且既往受地封華陽君諸人秦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豈不諜知之而長平之敗坑四十萬人邯鄲之圍若非信陵君已無家矣故平原君不敢

自比於人信陵固人之所畏者奪晉鄙兵符救趙大破秦師於邯鄲趨駕救趙帥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不幸而以毀廢遂以酒色自娛而死噫使信陵君不死秦人不得下咽矣何能兼并山東哉戰國獨有信陵君耳非三君所及也予觀彭氏之言當矣史遷之傳平原君也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予稽平原君之客以毛遂公孫龍顯而餘十人九則因人碌碌耳孟嘗君之客列鷄鳴狗吠於三千餘人中昔人謂士之所以不至也獨一馮驩能爲營三窟耳餘固倏聚倏散趨市者流其不知教以道義也固宜春申君乃以李園爲腹心其鄙陋何足道信陵君之客有侯生朱亥毛公薛公其人皆不凡而又說公子以有德於人不可不忘者其人姓名不見覩其言必有道者流公子立自責若無所容虛受聽言亦不可及矣吾故曰四公子雖亾起而亾秦者必四公子之客也范增年七十餘而見於世豈信陵君之虛己以聽者即其人與語云觀其所卲其主

四公子彭氏獨優信陵而吾優信陵之客吾生平獨憾春申嘗閱郁離子云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質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曰君知梟之不可易其性而爲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無賴之人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食而冀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爲李園所殺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觀春申門下之無能爲報也而春申君之劣益明矣

蘇秦論

蘇秦張儀同師鬼谷子授以捭闔秦得當路儀甘委身爲秦用令秦能善用儀從約之敗當不至此速惜乎一激誤之也人雖甚詛詐未有不可以誠動者方儀困頓而就秦所志不過富貴利達耳若秦卽進諸朝分爵爵之分祿祿之與之同成洹水之盟寧非儀所深願而偷快者乎夫合六國以擯秦原難恃秦之兵不出而但在我之盟不解六國之心力非一人所能齊也時無儀猶當廣求如儀者任之卽儀已走秦猶當招之而顧逞其私智驅賢才以資敵國果何見乎戰國爲縱橫之說者多效秦儀是秦儀固遊士所宗也令有秦挽之復有儀推之六主之愚當不爲恫疑恐愒之言所惑若徒一秦而已趙疑復至燕燕疑復至齊雖賢於儀者且不旦夕安况秦自謂不及儀者乎以不及儀者主縱而儀主橫是洹水之盟固不待秦兵出而已知其必解矣然其時秦方謀趙令儀不入秦將盟未成而秦兵先出奈何不知盟未成而秦兵出

原無害其爲盟也惟盟既成而秦卽驪齊魏以伐趙斯雖盟而猶不盟耳以故人相遇而始徉恥辱之後爲賚給之玩之不啻嬰兒若安有不怒者若以誠感則耻辱而賚給之且復戴德寧有不耻辱而賚給又不止賚給而分爵爵之分祿祿之反不與之共圖國事者歟史記儀初爲客卿卽主伐韓而司馬錯主伐蜀儀之欲伐韓正恐秦而思敗其謀耳賴惠王卒聽錯不聽儀故逾時未遑東略而寧儀之爲乎顯王三十六年燕趙韓魏齊楚合從

以擯秦三十七年因公孫衍之紿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由是伐燕伐魏諸侯卒未有如約救者然則從約之成不過一年剗白馬而爲要辭祗虛文而已所謂十五年秦兵不出函谷關者特諸侯未盡連横而趙爲從長猶差能自植耳時卽無儀連横之策從原必解寧有有連横之儀而從反藉之以成者哉大抵儀秦之說本非爲六國本非爲秦但自爲高位多金計也秦之激儀入秦明知已不及儀恐儀越在他國或揚其短欲與共事又慮

擴其功名若從之與横則因諸侯之欲從也卽爲成其從不特秦成之儀亦聽其成之因諸侯之欲横也卽爲成其横不特儀成之秦亦聽其成之要之從甫盟而卽解横未報而卽背二策原俱未有成而秦儀之志則固已得矣戰國之勢諸侯實利在從故秦雖沒從猶旋散旋結令秦能竭其才智以固從時事猶尚可爲已亦不至於大辱顧幷相而後所行乖繆反覆竟無復一語及從卽令有儀推之秦亦難自立况儀已耽耽於秦庭耶嗟嗟古

者司盟掌於王府降而伯主主之又降而諸侯迭主之又降而大夫主之至洹水而天下諸侯推一匹夫爲長固世道一大變也違理愈甚則失之愈速逾年而解不可謂非幸矣

張儀論

蘇張之學同出于鬼谷子之門其所授押闔之書即蘇得之而爲從張得之而爲橫者而此二子者不分道而趨不能並至其勢亦不能兩持由今而言止以儀秦爲苟富貴之人不足尚也吾觀兩人情事秦止知有儀儀止知有秦秦不貴于趙儀未用于世儀既用于秦六國必貴秦且及其弟而秦死于前儀死于後則贏秦之宜帝也天也若蘇秦之說不特其身用之其子弟用之至東周將燼猶

遵行之則是兩人者彼志在富貴而天亦籍之以行氣數矣總而論之當蘇季爲從約長貧張儀車馬金錢得入秦爲客卿至相秦相魏蓋得志于秦近十年自魏再相秦得志于魏又五年迨秦使張儀說楚懷王而懷王授以相印又得志于楚又復出相魏一歲而卒蓋爲三國將相二十三年較之蘇季子多六七年此兩人者以爲傾危之士則不可信于朋友矣乃蘇秦之言曰吾弗如也張儀曰吾不及蘇君而蘇秦之使舍人告儀曰蘇君憂秦

伐趙敗從約則蘇秦存未嘗一攻趙是儀不欺秦也儀始爲秦客卿其初立功也圍魏蒲陽降之又言于惠王而歸之入上郡少梁以謝秦是儀之取富貴者魏也非趙也蘇秦使于燕而燕于是與秦爲婚姻則蘇秦之富貴于燕儀實佐之也殆蘇秦既死而儀之言曰蘇秦不可聽其心則何嘗背秦哉自此而後賣友以求恩同升而下石眞穿俞之類也皆儀秦所不爲也雖然秦惠文無疾辨士之意則蘇秦亦秦之客卿也張儀無舍人之車金馬

錢則張儀亦未能至秦惠文之前也是兩人者用七雄以富貴其身非爲七雄用者不謂之智士不可也雖然秦常自謂才不如儀是時秦方說趙王相約從親以擯有關東之政而使儀得用於六國則其寵移矣故召辱儀庭下又陰資之使西入秦然後秦肘腋之患始去當此之時儀方感恩之不暇又何暇顧墮其術中則不得不反而爲吾之用故亦曰吾不及蘇君明矣以此知兩君者其平時皆以才相慕又相軋也戰國之士多奇變而其術

非從卽橫故皆不可並立于諸侯之國罷消之於孫子心害其能必欲計除之故反爲其所殺如秦者可謂工于用妬者也然自儀入秦而六國之患日滋終於破從解約綦秦過惡爲天下笑非儀負秦直說士之常態也則孰與久要以成其業哉

孟嘗君論

王介甫曰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夫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蘇子瞻亦曰孟嘗所賓禮者至于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由是後世之人翕然論孟嘗君者輒以鷄鳴狗盜陋之謂孟嘗君得士者也而士之著者則鷄鳴狗盜是固未知孟嘗君之士也嗚

呼人亦何不樂人之有其長而樂伺其短如是哉鷄鳴狗盜之徒雖在客之數孟嘗君原以下士畜之非以士之異者畜之也其人卒以鷄鳴狗盜相與報是正下士之所爲乃槪謂孟嘗君之士如此亦何不深察乎孟嘗君嘗欲諸侯爲從以難秦矣其時士有公孫宏者曰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君恐不得爲臣何可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晩也孟嘗君于

是卽以公孫宏往見昭王昭王與言問孟嘗君之得士宏曰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得意則慙爲人君不得意則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血汚其衣有如臣者七人嗚呼孟嘗君之士與當時與趙勝魏無忌黃歇俱爲列國之諸侯重而威望樹于秦有以哉以今度其士或不果如公孫宏之所云卽如公孫宏者已足畏矣亦可以見孟嘗君之士

矣則孟嘗君之士固有鷄鳴狗盜而鷄鳴狗盜謂以概孟嘗之士也過也

信陵君論

平原信陵四公子之賢者也而信陵爲最然趙王與平原始終同心公子見嫉於魏王非獨魏王不識信陵亦公子之用才者疎也古之成大功者善藏其才而不自用故其用之也不竭不獨保身爲然韓信始在漢碌碌無所長一出爲大將木罌滅魏亦幟破趙才已見矣猶北面而拜左車夫使左車之策果行韓信之頭豈遂致陳餘麾下哉信破趙豈遂無服燕下齊之策哉然問計于左車者信

之善藏其才也故其始也漢王亦未之奇其下齊也龍且尚以爲怯其示怯者信之所以成大功也且有才而使人見之內而人主疑畏外則敵國乘而間我是一擧足而立敗也岌岌乎變生之不暇而何以謀天下哉信陵初以賓客能探得趙王陰事泄言於王以致疑忌及其在趙自詡能知毛薛傾平原君客非平原君之賢忌公子畏公子以謀去公子者當在平原君彼安釐王者一愚王耳安知魏旦夕亡公子之必不可廢哉向使公子機深

不露博收賢士以鎭魏國而厚自結于王如平原在趙妻妾縫補于行伍之間王未必不如趙王之信平原卽秦間何由而入惟其超然有自見之意故動爲人忌卽所得士知大體者惟毛公薛公及諫救趙受封者三人耳侯生朱亥力士死士耳當秦間旣行君臣之隙已開無一人爲公子周旋其間者然則公子之功皆公子自爲而其末乃窮于無客與嗚呼飮酒近婦人哀傷娛憂以卒與屈子作離騷懷沙自沉者何異誠不忍見宗國之亡而自速以死也嗚呼可不悲與

樂毅論

昔燕于周季最爲微弱其次之七雄者以其能破齊耳後人並七雄而稱之者以思召公也且于姬姓最後亡故未嘗不爲當日之燕幸蘇子由曰燕召公之後然國于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于戰國亦以耕戰自守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寧歲六世而亡觀穎濱之言以好戰爲召亡之本然揣當日之情勢卽無六國連橫之事燕亦不并于齊并于趙矣求爲附庸未可必況稱王而爲雄哉燕于從約之前事多簡約自從約定而燕有聞于天下使噲不與燕于子之燕不中衰昭王下士愛賢而燕可爲政于天下矣苟繼昭王者非惠王燕何不能長雄冀北望諸君且可希功畢散矣後王不永年亦無善可稱而燕遂無如之何由是觀之燕之興也在致士先郭隗燕之衰也在以騎刼代樂毅國之盛衰關乎用賢不用賢此其故豈小哉抑又觀之周家隆親親之典武王

封兄弟之國十五姬姓之國四十至靚赧之世皆已蕩滅殆盡獨燕歷周之世強大如故當是時秦強而周弱王特寄于二周嗟乎周而二周已不可恃矣可恃者惟燕迨遷東周而周遂不祀并二周而亦亡獨周之燕不亡也爲秦強而欲并天下故七國擯而爲六國恐秦有滅周之心也倘不帝燕而帝齊帝楚帝韓魏趙與帝秦等耳何者以皆非周後則皆并周者也此其故惟樂毅知之昔諸葛亮以樂毅自比揣亮之意以爲毅以昭王爲昭公

之後故燕不可以不強亮以先主爲漢室之冑故蜀不可以不王不然者亮之才謀智略數倍于毅何必欣慕如是與蘇子由又曰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刼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于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散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于外必有乘其虛者矣嗟乎子由之說是不諒毅始終爲燕之心而未免以成敗論英雄也使燕不以

騎刼代毅毅得畢其力以戰以守大事安見其無成乃昭王死而田單得縱反間惠王遽遣騎刼以代毅不得不畏誅而走毅走而燕事不可爲雖曰天意實人事有以致之故曰國之盛衰關乎用賢不用賢此之謂也朱子云田單與樂毅智勇相角相持三年及騎刼用則是大段無能後田單乘勢殺人可見國不可以無人如齊有一田單使無如之何亦齊有田單燕有樂毅固相當也用之終其用不終其用而勝敗以分存亡以判孰謂用賢之

道可忽乎哉

白起論

武安君名將也觀其論楚趙韓魏事其用兵戰勝之畧見矣夫不明於國勢人情而遽欲加兵於敵應侯之智不逮武安明甚然應侯之必欲甘心於武安者非爲伐趙也由穰侯之怨未盡釋恐其一旦得主而傾之也武安爲穰侯所引用穰侯既逐武安勢不能獨存但武安有能將之才而無可致之罪若卽以其黨於穰侯殺之則適足以召國人之議而疑昭王之心故藉手於伐趙以成其殺也

夫邯鄲旋下而旋釋之說者以爲懼其功成而出其下此何其窺應侯之淺也趙破則武安之功亦應侯功也何忌乃應侯之心以爲不顯致其功則僥倖之意不生不中阻其成則怨望之言不出不重拂其志而强起其行則激怒之機不發故先使王齕將其兵而徐使武安致其力旣以陵間起而分其功復以起代陵而救其敗是以武安爲其顛倒而不自知也應侯旣失計剚刃於武安卽使收上黨圍邯鄲驅信陵而東走戰春申而南遁不嘗以因敗爲功亦詆爲挾功自恣杜郵之劍其能免乎嗟夫武安死而秦幾危應侯憂懼不知所出乃信妨功害能旣非國家之福亦甚非大臣之利而人主愼操柄勿爲大臣行私之地哉予又曰當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或曰起於趙有罪而于秦實有功不知起於趙有功而于秦實有罪昔田單介燕軍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而卽墨爲之堅守又

縱反間令掘城外塚墓望見者皆涕泣欲戰殺燕將而復齊七十餘城由此觀之起之坑趙卒此趙之幸非秦之利也吾嘗謂上黨之歸趙不由于馮亭而由於起秦圍邯鄲不能拔非王陵王齕之罪而起實爲之益至四十萬人見殺之後起卽强起應命吾知其無能爲矣故爲秦王者當以杜郵之劍賜死于長平下令國中曰白起無狀擅殺趙人四十萬衆趙人何罪趙卒降卽吾卒矣寡人不愛一起以謝趙如是則殺起爲當其罪而秦以王惜

乎秦不知此也秦不知此而徒使應侯决計殺之以快其私二世而卽亾有以哉

藺相如論

敵國相爭有爲物甚微而危亾之機繫焉者必內有可恃智者始出而與之爭葢一物之得失有至微者而弱强旣分則爭亦勢不能得然不爭則以爲辱國爭之又有亾國之憂辱國之與亾國禍之輕重較然也故寧不爭以受辱國之名無爭以殆亾國之禍若夫內有可恃而强敵有畏我之心雖與之爭可出于萬全智者于此則寧一爭以成其功趙之藺相如能完璧歸趙澠池之會又能折强

秦于口舌之間不辱國體智謀之士往往慕之不知相如葢有所恃也相如倚廉頗而成其功者也夫璧之爲物至微矣秦以十五城求之相如度璧獻而城終不予則辱國莫甚完璧而歸相如以孑然一身延折暴君之威至澠池之會又欲以血濺秦王卒成禮而還何秦王之强而俯首聽命于相如耶雖然此至危之道也有如秦王絕趙之欵奪璧于相如之手而終不予城相如固無如之何也有如惡相如之欺已而誅相如也將若何有如秦

必欲求璧而使者百輩往來于趙寧能終不與璧耶且秦楚匹國也武關一會懷王客死于咸陽有如劫趙王于澠池相如其能挽而留之乎此皆强秦之威素加于諸侯者然也相如何能必其不然也故使相如面折秦王之時秦因怒相如而遷怒于趙王擧兵壓邯鄲趙滅亾之不暇而何有于璧更何有于擊缶鼓瑟耶是所爭者至小而致亾國之禍相如何辭于罪哉蓋相如亦籌之熟矣相如固知秦之不加兵于趙也亦知秦畏趙有良將雖

加兵而未可滅趙也夫國有良將則兵强兵强則不可以驟破國不可以驟破則不遽與之絕雖秦王雖貪趙璧而惡相如然趙有廉頗則趙未可欺也趙未可欺不如因而厚遇之此相如之得以成功而不辱國命者也方趙王赴秦之約廉頗與決境上曰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當時秦有虎視之心趙所恃以御秦者廉頗一人耳長平之後秦縱反間以趙括代頗而後秦得志是秦之所畏者惟廉頗惟有頗以爲將故相如之使可以不辱國乃成功之後一旦位居頗上頗安能無忌心哉卒也相如能讓亦明于己所以成功之故也然則相如者寧獨智士哉亦可謂賢矣

魯仲連論

匹夫而奪萬乘之權一言而存六國之運者魯仲連義不帝秦是也國家有危亡之勢俯首聽命於人屈己事仇而不恥至於智者無所施其謀勇者無所用其力當是時强暴之氣足以震世而并吞之輕一國仰可以輕天下并吞一國仰可以并吞天下天下靡然惟知畏之耳畏之適足以成其權今有人焉仗大義以折天下大義明而天下之畏者轉而奮毅然出匹夫一言而六國因之以存吾竊有取於仲連也方趙邯鄲之被圍也外亡四十萬之衆於長平竭力不足自守魏救不至而帝秦之使相望是秦一擊趙而奪魏之魄也擊一國而足以呑二國秦之并天下勢且啖啖不可止矣方其時海內諸侯見秦之威武如此其甚也所擊皆下所攻皆破惟恐禍之及已咸奉命惟恐後故趙被秦圍乃帝秦之使不發于趙而發于魏然不知帝之無益也帝之則趙十日必亡魏亦隨之齊楚燕韓皆不能自保六國之滅亡固不待始皇而定

也何以明其然也趙魏發使帝秦而秦之視趙魏固封內之國矣以爲封內之國而收之易易也趙魏帝秦而韓安敢不帝秦天下六國秦已收其三而齊楚燕又安敢不帝秦哉雖不帝秦秦卽移兵延脇三國以收之易耳嗚呼趙一帝秦而趙亡趙亡而五國隨之俱亡不亦大可悲乎乃世徒知信陵君奪兵救趙之功而不知魯連卻秦存六國之功吾是以深取魯連也方新垣衍之在趙晉鄙固止而不進信陵亦不敢遽奪也魏之意以爲帝秦之計成則罷晉鄙兵耳假令帝秦計成而秦亦因其勢滅趙邯鄲已爲秦有信陵雖奪兵趨救亦何及哉其事固在一間耳故魯連之說不發則趙帝秦魯連之說不發則邯鄲降抑無魯連之說則魏救雖至而無補於趙信陵之功不成且使無魯連則趙亡而六國與之俱亡秦并呑天下之勢不可遏也乃連以一匹夫首倡不帝秦之說於圍城中於是帝秦之計不行而秦與趙終爲敵國矣惟如是也故信陵亦得乘間以救之而存趙於是六國

之君各自爲王而秦不能遽收之封內嗚呼孰謂非魯連之功也哉吾觀戰國之說士或以合從說天下或爲連橫之說以惑之大抵擇富强之國則說之以并呑之計而身安享其富貴如是者往往也乃魯連則曰所貴爲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吾恥商賈之事不爲也逃之海上終身不慕官爵雖有存六國之功不傾也可不謂賢於當世之士乎

侯嬴論

爲人謀者能使之建奇功立赫赫之名以震天下不如使之相安於國家而可以長保其功名蓋君臣同心無不可爲者一旦蹈嫌疑之跡蒙不白之名雖足以立大功而不能一日安其身吾獨悲侯嬴智謀之士能卻秦存趙而無善全信陵之策也强秦者天下所惡也苟可以破之雖計甚譎而不正亦足以紓憤恨而取快于天下况毒加婚姻之國而誼關不得已者乎故爲魏計不可以不救趙卽魏王不許爲公子計亦不可以不救趙雖然今有一人焉其義勇智謀足以破秦之堅銳將一用之而遂止乎將不止於一用之且賴以藩翰國家而爲强秦之所畏乎如將不止于一用之而使其藩翰國家爲强秦所畏必使君不疑于其臣臣不得罪于其君而後可如君已疑于其臣臣已得罪于其君是雖一旦破無敵之秦成非常之功將一舉而不可復振矣夫是人也義勇智謀天下無與之比者乃一舉之後遂使君臣相疑甚且廢而不

用坐視國家之日削恐非爲人謀而忠者也侯嬴是也夫魏王之疑公子非一日矣方其與公子博而北境擧烽公子以爲趙王臘耳自後魏王不任公子及乎秦圍趙公子令賓客說王萬端終不聽者雖其意實畏强秦而不信公子亦顯然可見侯生者固深知公子者也夫魏王之疑公子旣甚于前爲侯生者宜因救趙之事曲以全之于王古之辯士有一言相入而時君爲之改容反悟者安知王固易與耳以侯生之智或乘間說王使明公子之忠信極言趙亾之利害未必不如秦之武信齊之長安復見信于王也賓客萬端之時獨無侯生在耳假使魏王而悟以兵予公子重制閫外長驅救趙戰捷而歸還之于王一旦諸侯有變國家有難公子爲上將諸侯附之勢可無强秦矣兵符盜于如姬鐵椎加于晉鄙而公子始不能歸趙使無毛薛二公則公子終竟爲趙人而魏之宗廟委地公子一亾國大夫矣侯生雖北鄕自頸何以辭其罪哉及夫河外之役公子威震天下而秦得借晉

鄙客以行其間稍稍奪之兵權厥後日飮醇酒多近婦人鬱鬱不得志淫樂以死是于公子之身一擧而不復振也魏王之疑公子至死而不已也讀史者多咎魏王爲公子惜不知甚魏王之疑者侯生也傷公子之忠者侯生也使以公子之才智一用而遂止者侯生也使秦得行其間而公子不得志以終者侯生也魏旋以亾十八年而居大梁者侯生也吾甚爲侯生惜之也

茅焦論

吾嘗論戰國之士勇而無智訐而無謀挾口舌之辯無故而犯不測之誅又不爲其君父死顧乃爲其君父之仇死以是而欲邀名可謂愚甚矣是無他故彼計成則爲君之上客計不從亦甘心一死死固其時之所輕也況可徼幸于不死哉秦王之廢太后而誅嫪毐也下令敢諫者死死積闕下者二十七人齊士茅焦解衣危諫至言天下裏足莫肯向秦之害而秦王立悟遂母子如初禮焦上客

吾謂焦幸而免耳如焦之諫固取烹道也夫諸侯之畏秦以秦强也秦不反太后無損其强則天下之向秦不以不反太后而遂敢叛秦之强況焦固齊士也卽秦不反太后而天下未敢于叛秦于焦何與焦一言有補于秦而愈益秦之强焦亦何功之有哉且吾爲焦計或婉言之以動其天性微諷之使掩其內惡猶可也車裂假父囊撲二弟是何等言不暴揚其母之醜乎以是而不觸怒鮮矣然秦王亦英主也殺諫愈多諫者愈集秦王亦寧能盡殺之焦亦適逢其會耳然則古今之諫而死者雖死猶生茅焦之諫而不死者雖生亦甚無益也雖然焦亦何足責吾特恨天下士或生于齊楚或生于韓魏燕趙若應侯甘茂張儀韓非之徒盡走而向秦彼數子者皆舍其君父之邦弗仕而事其君父之仇必至反屠滅其君父而後已是虎狠不食者也焦何足怪彼魯仲連齊人也義不帝秦毛遂趙人也脇楚伐秦樂毅燕人也事趙而終不忘燕必如此數子者實稱國士外此而六國空無人

矣乃秦之君猶于六國之人上客禮之卿相待之豈非六國無人而秦更無人也哉抑應侯亦茅焦類也初欲奪穰苴之權則先以太后爲發端繼欲言太后之事又先以死挾持其君夫人臣懸不畏死直言侃侃時君必且心許而色下以是而位上賓取卿相此意所料也究之應侯于秦不過逐一穰侯廢一太后耳何功于秦之有哉故愚謂應侯茅焦一欲廢太后而要之以死一欲反太后而要之以死諫雖不同術則一也其不足繫秦之安危

存亡亦一也其僥幸于不死亦一也信乎秦無人
也哉

史論

夫椒山人陳玉堪賡明著

七國論

六國之必亡於秦者勢也六國自亡而後秦亡六國秦之必亡者勢也秦亡六國而後秦自亡何以言之國勢之興亡不在乎富貧強弱蓋有因貧弱而興者矣秦孝公燕昭王是也有恃富強而亡者矣齊湣王秦始皇是也孝公發憤修政六國之王無有也不惟孝公自惠武至莊襄皆彊明力政六國之主無有也如是六國安得不亡秦安得不興秦不亡六國禍不及天下禍不及天下秦安得亡今之論六國者曰六國貧弱秦富強以貧弱禦富強莫如合從尉繚之對始皇猶畏之信乎莫如合從也夫不自治其國內而待救於國外必亡之道也蘇秦合六國以擯秦卒不能出一策以破秦其為揣摩已疎至范睢遠交近攻之說進而六國之心遂離且六國之主何如乎六國與秦爭力者莫

如趙武靈而卒斃于內亂平原君懲長平之禍力疾佐公而竟棄其賢將廉頗其他君臣終歲養談士摧鄭女棄國恤而不問甚者醉溺其國士使走敵國共致亡之道如此向使秦有不肖之主國內大亂竟為六國所滅吾恐六國之毒天下未必不甚于始皇則是六國不俟始皇而後亡也吾故曰六國自亡而後秦亡六國秦任商鞅以來其君臣上下安于毒殺數世矣自古未有數世殺人天道不亡者而論秦者曰逆取順守始皇不知夫因時

更化貴而不驕富而不淫賢明之主所為吾觀秦惠王而下諸君皆守成良主惟獨始皇為庸主秦之富強孝公諸君之所積非始皇也秦滅六國孝公諸君之餘威貽其民將亦非始皇也譬如富人其子籍祖父之遺業兼并鄰弱自雄一鄉貪毒驕縱而不知止舉國盡起而攻之猶以為業大於祖父幸而搞頸牖下遺孤卒被其毒始皇之用秦國何以異是其既滅六國也北擾邊南擾越中作阿房驪山遊幸四出無一不可以致亡況承積虐之後流毒加甚乎嗚呼天之欲亡秦久矣六國之主不能亡秦而皆足自亡故假秦以滅之秦亡六國而秦乃自亡嗚呼此天道也

燕丹論

天下有不幸而處危亾之勢將俯首降心坐以待斃而同於槁木死灰乎將激然奮然明目張膽以鳴不平於天下身死而存其志乎如必曰俯首降心坐以待斃同於槁木死灰而後可則凡古今以來忠臣義士仗節不屈戟髯罵賊裂唇去齒而不悔與夫坐孤城將弱卒徒手而搏巷戰就擒者是皆知其無用而爲之者也彼固所謂激然奮然明目張膽以鳴其不平身死而志存於天下可以爭

光於日月可以昭告於鬼神而顧得罪於庸儒此仁人志士所歎惜痛恨而必欲暴白之者也朱儒謂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知其無用而又因以啟釁且事涉於盜愚謂不然夫燕久已亾矣燕之亾非亾於鹵王喜殺太子丹斬荊軻之日而亾於內史勝舉兵滅韓之時何則六國合從可以拒秦者以其有六國之全也六國滅一而存其五是猶人之肢體去其一也今日去一手明日去一足所去愈多所傷愈甚而不至於心腹者未之有也然則

燕之勢刺亦亾不刺亦亾刺而中亦亾刺而不中亦亾與其不刺而亾不如刺而亾之爲愈也燕趙之地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雖出乎其性蓋時勢使然也六國諸賢豪公子不惜千金以養天下豪傑相與謀議以斃秦蓋以秦爲無道日恃其强動見侵伐夫以衆欺寡以强凌弱此固奸雄所得志而義烈之士所慟哭而不平者也方荊卿歌燕市中高漸離擊筑和而歌相樂也已而相泣蓋有志之士感於時勢不能自止原其心固謂得知遇於

一人死且不朽此固軻之矢志然也世徒知四公子得士之力而不知燕丹得士之心方其遣荊卿也田光先生談笑而仗劍樊將軍搤腕而自頸高漸離擊筑送行易水歌而士皆垂泣白衣冠者咸眥裂而髮指丹亦可少紓報仇之志矣雖秦兵渡易水而旦暮國亾有所不顧較之韓魏楚趙宋衛中山坐以待斃而同於槁木死灰者不已明日張膽鳴其不平於天下乎此固丹所決計其中與不中丹不得而預期也夫以秦虎狼之心毒威侵侮

結怨於天下六國無罪以其并吞爲燕之計與兵抵函谷關以與秦爭鋒則不勝而傷民必爲趙之長平楚之丹浙隱恐而不思報則仁人義士無所激發計不得不出於一刺故曹沫之刺脇迫之舉耳專諸之刺適以成其簒豫讓之刺止以報國士聶政之刺圖其私而害公惟荊軻之刺事雖不成然燕得之而氣壯卽六國得之而氣亦壯者也夫秦非能服天下也所恃者兵强耳其後陳勝之徒斬竿篝火一呼四應而皆以立六國爲藉口非荊

軻一刺則六國未滅之前誰爲激發之而豪傑士之氣無以用之矣故荊軻之一刺賢於張良之椎擊此因身死而存其志者也若夫史之書斬斬之者因王喜也喜以丹爲啟釁父討子罪何爲而不書斬就令無釁燕其不亾乎

荊軻論

燕王喜二十八年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卓哉古今之俠有如荊卿者哉夫俠者明大義也使不明于大義雖以軀借交視一死如鴻毛終無益于事荊卿酒人也好讀書惟讀書所以明大義聶政受恩于嚴仲子刺韓相俠累事克濟政抉目屠腸自殺其死更烈然吾謂不得與荊卿同稱則是荊卿之俠其爲古今之一人明矣荊卿之刺秦王非徒以身借交視一死如鴻毛蓋刺秦王大義也刺秦王曷以云大義曰秦王者天下之所惡也天下之

公惡則非一人之私仇若嚴仲子之於吳王僚也荊卿爲燕太子丹行事實爲天下行事以天下之仇而一人獨奮身不顧公仇而私報之豈非義之大者哉由是言之荊卿之俠固非聶政所可同年而語矣方其在燕市也或歌或泣人莫知其所以異已而提三寸匕首入不測之强秦賓客皆白衣冠送之而彼則言笑自若非讀書養氣胡能若是夫英雄豈可以成敗論況荊卿之刺王不中非敗

也成也何以明其然也秦王折箠笞天下視天下如犬羊天下之人各懷忿悁之心而莫敢誰何以爲秦固難動也荆卿一旦以三寸匕首環柱而逐之夫而後天下之人共知秦王之可以兵刼而秦廷之上刼秦王者猶有荆軻其人也此勝廣之徒所以接踵而出而山東豪傑且並起而亡秦族乎然則荆卿之功較之子房一擊之力不已加一等哉夫子房之擊猶以機智行其不測若荆卿之刺乃明目張膽而出之天下莫不共見而共聞者苟非明大義者安能任之則亦無問其事之濟與不濟而其志已成矣荆卿當未入秦之先與魯句踐爭道句踐叱之荆卿黙而逃其黙而逃者亦知句踐之志行與已異固未可與之言也而句踐聞其刺王不中乃嘆曰惜也其不講于劍術也嗟乎彼荆卿者亦安取於劍術爲哉句踐之不知荆卿固無足深論獨是朱子綱目一書繼春秋而作于荆卿以盜書之謂可以服萬世之人心乎誠然則陽武之力士曷爲不書盜也恕以待陽武而

嚴以待荆軻豈爲公論况子房之擊秦在始皇君天下之後荆卿之爲燕報仇爲周殺賊在始皇未君天下之先在始皇君天下之後者不書盜在始皇君天下之先者反書之可曰此綱目之變例乎迂儒狃于成敗不加惜而反罪之何以服荆卿于地下何以服太子丹于地下且何以鼓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哉

秦始皇論

張溥曰趙高説李斯立胡亥稱其慈仁篤厚胡亥未成君時尙無暴名自高佐之始爲淫刻夫智而恐者其恐由已出愚而恐者其恐爲人用由已出者其恐也可治可亂爲人用者其恐也有治無亂始皇狠心虎視日夜謀吞六國積二十六年方遂其志趙高一隱賤宦人挈胡亥用之其亾秦也亘三年耳干戈之取天下勞婦氏之亾天下逸勞者累世不決逸者一朝立潰是故趙高之可畏甚于

始皇也乎曰張氏言人事也吾言天道夫秦之殺人千古莫如其多秦之威力千古莫如其盛而秦之澌滅亦千古莫如其極乎于奕而愾然悟天之福善人而禍凶人也夫奕小數也國大數也奕之勝敗國之興亾其事之大小相去不啻霄壤矣而今古之言巧拙言正變者每取以相况蓋其用人事以挽回氣機用智巧以斡旋成敗識相似也計一局之勝負黑白各分卅百八十子有半若有兩持之亣子則爲平否則多半子者勝少半子者負

而其未嘗計子之先或始焉勝終焉敗或勢敗矣又復勝或中焉敗又復勝而終于敗或中焉勝又復敗而終于勝至于其較子時先此之勝負不復計矣三季之興亾大約似之而以語六國之盛衰尤爲脗合乎計秦之爲帝也歲在庚辰子嬰之被弑也歲在乙未父子祖孫宗廟社稷其榮華衰歇盡于此十六年此十五年前以秦與六國較必曰秦勝矣六國負矣乃秦滅而後六國之子孫將相各王其國者以數十計而秦之族赤後無遺種矣

合而計之秦之先自穆公而有有天下之規模乃天下諸侯擯秦者數百年至孝公而經營立國又四傳而遂其滔天之志乃三年快意而嗣子據位三日嗣孫紹統四齡宗祧已奪于濮陽賈販蓋竭智盡能百年而後竊之者享之數年而失之矣且假手于隱宦諸人而十七子刀鋸死一家宗族盡殲之又何其興之難亾之易也吾竊有窺于天心焉自秦而上天地一有恒之世界也祖宗有德子孫保之亣人有慶兆民賴之天不生秦卽王侯之

後漸次式微亦舊日之臣民憐而奉之嬴秦而後天地一無恒之世界矣劉可滅呂而呂亦滅劉維劉者司馬而滅司馬者胡劉南北鴻溝中土龍荒天亦不愛惜此禮樂聲名之域蕃盛則必衰盈則必昃故三戶必能亾秦始也以西陲而并中原繼也又以南蠻而并西陲王道平平僅于貞觀乾德兩開天之主見之寥寥千古善奕者固不可多得哉

秦始皇論 共二

始皇之所滅六國也六國亦周之六國也滅六國猶之滅周也是不然周自昭襄王之世東西周俱已盡始皇于此止有六國之諸侯相敵與秦雄長者齊也齊自田完之來奔社稷之憂伏其後弒主滅公族卒至簒齊而有之則始皇時之齊非復太公之舊矣韓趙魏與秦相爲王者也周威烈王之代魏斯趙籍韓虔分晉地而爲諸侯晉亦已亾矣則韓趙魏之國立廣叔之怨恫已久是始皇時之韓趙魏固齊晉之賊也不必秦庭之指然後知之矣若夫楚也周公方且膺之惟燕則召公之業猶存彼壯士一去何爲哉總之周家之諸侯惟楚爲顓頊之苗裔不得與秦並論若伯翳后稷契同拜手于堯舜之庭者伯翳之天下歷襄文穆獻孝諸公以至惠文莊襄所肇造至始皇乃得之于六國是爲并吞并吞者恃其威足以厲之所爲暴也是秦儼然繼二帝三王而有天下矣然明于二帝三王之道者皆以秦無得天下之理而終不能使秦

之不有天下及秦既有天下天下之人皆聽秦之不仁而奉之無不以天下爲可以不仁而得之者始皇知其然故肆然戮天下之人盡天下之財敝天下之力終其身晏然無患亦自以天下爲可以不仁而得之可以不仁而守之是以二帝三王之道至秦而一無可信夫二帝三王之道行之而爲道言之則爲書其道既無足信其言又安足信烏得不盡取其書而焚之唐劉蛻曰天以秦之强暴非大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絶其事君敬長之術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旨哉斯言嗟乎自焚書之焰未熄而天下已崩於陳涉之手涉亦非明二帝三王之道知秦有必亾之理也祇以二帝三王之道至秦不足信又安必于涉而信之嗚呼秦不得天下安得焚之秦不焚書二帝三王之道猶在陳涉安得發難陳涉不發難秦安得速亾孔子删書序秦于二帝三王之後葢知秦必有天下又知秦不用二帝三王之道所以亾也故以秦誓終焉

陳涉論

匹夫而倡大義無論其事之成敗必先有以發有志之士而能首舉除虐之功則天下莫不應之何則暴虐之主荼毒天下天下欲起而爲難非一日矣然有所徘徊觀望不敢遽發者以無勇敢之士明于大勢之所在而首爲之倡也葢虐政日甚民不聊生爲之計者惟有顒顒然望眞主之出耳而無一人焉以開其端則變日以遲民日以困于斯時也有勇敢之士奮其身欲爲天下除害天下自無不羣然響應者雖未知天命所歸勢將安屬然自是而虐政可除太平可致事雖不成不已大有功于天下哉世之讀史者于秦漢之際以劉項爲二傑至陳涉則忽之葢以爲陽城一布衣耳其事又不成不足取也然太史公不列爲傳而紀之以世家其旨自有在矣夫以取天下之資論之則項羽不如沛公陳涉又不如項羽如以滅秦之勢論之則陳涉首其名項羽繼其事沛公收其功沛公因乎項羽者也項羽者又因乎陳涉者也方秦

未并天下六國有時而合從矣又不足而九國嘗連兵攻秦矣方其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兵刃則有韓魏之利介冑則有燕趙之堅戰士則有齊楚之衆然秦關之不戰而諸侯之師辟易而還是雖九國之兵不勝一國也及秦旣并天下陳涉氓隷之子甕牖繩樞之徒所能將者閭左數千人耳非有器械之精甲冑之堅也又非王侯之族卿相之世家素足以爲人望也乃一起而攻下數郡又出兵則收陳蔡而據楚趙秦兵往往爲所破滅是一

夫之力足以勝天下也九國之兵不足以勝一國而一夫之力乃足以勝天下者何哉蓋大義所在天下羣起而應之故也自陳勝一起而六國之後皆起而自立卒至項梁起項梁下相人耳起兵在吳沛公起沛一時豪傑如水湧而山出危動强秦剪除二世勢之不可遏有如是也原其初則豪傑之欲發久矣皆潛鋒以待而陰結士民伏匿山谷特以天下無釁恐驟發無用則持兩端以觀望未有決于大勢而毅然先爲之者及陳涉一呼而後

天下豪傑皆知秦之將亾而潛鋒者動陰結者聚伏匿者出持兩端者決計而行于是天下之民被秦毒者皆有所擇而歸雖戰死無恨且望太平之有日也斯功也雖與湯武爭先可也豈可以成與不成論哉且項氏之成功皆陳涉先爲之地也項氏稱楚而陳涉業以興楚爲名項氏世世楚將而陳涉巳詐稱項燕爲盟主其後范增責涉以不立楚後不知亾秦必楚涉先知之久矣涉之功又烏可少哉

項羽論

項羽分王諸將凡十八王明年弑義帝殺韓王成漢王東伐臧荼逐韓廣燕畔田榮擊田都殺田市田安彭越反梁地三齊畔陳餘逐張耳趙歇反趙陳餘王代常山趙代畔當是時漢王定三秦諸侯盡反天下已非項氏有矣使義帝在羽固不能挾帝以號令天下何也天下怨秦之毒已泄而莫懷楚楚之建國已七八百歲先王威德不足繫人心蝸起壠畝者能誅暴定亂則帝耳故羽兵冠諸

侯諸侯皆屬沛公入關秦民惟恐沛公不得爲王然則懷王之帝殺之則有罪存之亦無功者也且漢東伐不在帝弑方其入蜀與蕭韓諸公定策而東志在天下卽非失職還徙慮非王秦而止也及渡平津入雒陽發使告諸侯距長沙之殺已幾閱月君父之讐不反兵何至待董公遮說乃袒而大哭始發喪耶然則漢王問罪猶齊桓救邢待其亡而存之以自功使義帝不弑漢固不能北面而臣事也吾觀彭城之戰楚勝漢敗諸侯復背漢與楚然而項王卒失天下者何哉張良遺齊反書羽不西入秦而北擊齊也夫羽百戰百勝渡河則邯破叩關則漢衄楚威之烈不待劒刺挺撞而知也令羽馳一介使封田榮爲齊王使北伐燕以自解不然加誅幷拜彭越爲上將軍則三齊不敢不頓首受命兵有先聲服人者此是也項王又嘗有功於趙矣陳餘雖畔以張耳故心不爲漢則可却以西河北無復顧之慮而臨江王衡山王向所使以弑義帝者令以一軍軍巫黔綴蜀自以身入秦當是

時漢王初定三秦人心未固章邯未擒邯故秦猛將也羽擊于外邯應于內巴蜀斗絶饋餉不繼則漢爲楚擒必矣計不出此今日誅田榮明日逐田橫坐使漢得刼五諸侯兵東伐遂挫榮陽是故擊齊失之速擊漢失之遲羽之亡蓋自此也雖然羽非定亂之主卽滅一漢必復有一漢起而滅之非自絶于天而天亡之者哉

項伯論

天下有顧小義而忘大計者項伯是也楚漢之以兵爭也兩雄相阨爲之臣者各自爲其主其心所欲者其主之强敵之弱也其所尤欲者其主能殲敵而獨存也其心所不欲者敵之强而其主之弱也其所尤不欲者敵能殲其主而獨存也爲人臣者雖或中懷兩端徘徊觀望必不至以敵能殲其主而獨存爲幸故使料其敵之終有成必將竭忠盡瘁思輔翼其主以去之而後快何則吾助敵以

成功不如助主以成功之正也方項王鴻門之會范增請劒舞以擊漢王而項伯夜馳告張良旣洩其謀又拔劒翼蔽漢王使項莊不能擊後楚亾漢興賜項伯姓劉氏享侯封後之論者皆稱項伯知楚不足謀而能預識漢王也愚以爲不然夫項王雖喑啞叱咤其氣固足葢天下也所與力爭者惟漢在耳使遂其謀一旦而除漢王則項王固已席卷天下矣項王席卷天下而代秦使爲之臣者輔之以正終之以强吾見芒碭之雲氣將稍掩矣然後項氏之族可以縱横于天下而其享富貴人臣之義固然況爲其族者乎夫人之所以持兩端者以富貴惑其心利害亂其志也項伯之救漢王以求富且貴也趨利而避害也假令楚而殲漢則項伯又將轉翼其族乎抑去族而狗漢乎故助漢成功而富貴不如助楚成功其享富貴之爲正也或曰項伯非求富貴也其意重然諾耳項伯殺人張良活之始則私見張良欲與俱去繼而與漢王約爲兄弟令謝項王後乃卒捍蔽漢王于座上項王

初不知也夫如是項伯爲不知重輕矣伯之與張良私交耳漢王又私交之主也若夫項王者已所事之主也誼則臣也族也鴻門之役楚漢存亾係焉因已之私交而忘所私交之主且厚所私交之主而棄所事之主以滅臣與族之誼于國家存亾之際而行其小惠小信輕重之不達亦已甚矣且項伯烏能識漢王哉又烏能識楚之由此而亾漢之由此而興哉不知其與亾而爲之伯爲不智知其與亾而爲之伯爲不忠伯總無以自處也乃一

舞劍之間而楚果以之亾漢果以之興項伯雖賜姓爲劉分封千戶亦何面目立于天下究也輔漢功臣之列項伯又不與焉是項伯者徒覆其主而漢實未之德也張良忠于漢王生死患難决于俄頃幾爲范增所殺而不顧乃項伯始欲挈與俱去豈識漢王君臣之際者哉或曰漢之興蓋有天命項伯之劍舞天所使以全漢王也天之所助雖無項伯亦興項伯奚足取哉

范增論

秦并天下以客爲無用客遂散於草野向之食于四公子呂不韋之徒皆安歸哉凡並起而亾秦者皆是也而范增其最著矣考史記增之從項籍也年巳七十餘矣秦并六國而賤士也不過一二十年耳則增在昔日者必四公子之客也秦之君臣旣曰吾無所畏于客而范增之心不肯爲之下則曰彼不畏客而我亦不畏夫君相吾年雖巳老矣得一勇悍精力之人共圖之可以快吾意且可以快天下謀夫說客之意則吾得而甘心焉故項氏叔姪起而翻然從之計始皇銷兵器巡泰岱東觀滄海北築長城之日豈意中慮有吳楚草澤間六七十餘年之老人能摧殘其宮闕繫累其子孫哉而他日之摧殘其宮闕繫累其子孫者竟出于吳楚草澤中六七十餘年之老人豈惟始皇意中不及此爲秦之丞相爲秦之御史大夫與膺高爵厚祿者意中亦不及此故沛公旣巳入關孺子旣巳啣璧輿櫬而謀夫說客之心未肯巳也則爲咸陽

一炬以報昔日燒燬詩書之恨爲焚棄骸骨以報昔日坑儒殺士之寃嗚呼古之有天下者大率諸侯而得天下之心則爲天子天子而失天下之心仍爲諸侯而已爲天子而不能保其身之遺骸子孫之首領以極覆宗絕祀者自秦始自秦之知養官吏而不知養士始也且當項王畧地至戲西也兵四十萬威震天下其視霸上軍直俎肉耳當時强弱之勢昭然易見卽淮陰曲逆諸君尚未卽就沛公也乃亞夫獨稱沛公入關行仁義其志不在小吾望其軍皆爲天子氣是惟亞父能豫知沛公旣知沛公乃說項王急擊弗失此其心惟知項王不以成敗與其中可謂忠矣議者以爲亞父昧于天命豈非以忠掩其智哉

漢高帝論

以高帝之雄畧自謂不如子房蕭何韓信又謂三人皆人傑吾能用之高帝無他長史稱其豁達大度耳顧操何術以用三子入主無什伯衆人之才手殪大敵坐令天下豪傑爲我弋取吾恐豪傑不我用也楚懷王命項羽救趙九戰破秦軍羽召見諸侯將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當是時諸侯畏項羽莫畏懷王又命沛公入秦定三軍之約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爲秦王當是時秦民德沛公莫德懷王鷹鸇一縱搏擊自取天下豪傑各自爲功然高帝卒以三子成帝業其故何也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趯趯毚兎遇犬獲之網以取魚也而弁得鴻獲兎者犬也食兎者人也酈生謀撓楚權立六國後張良諫曰誰爲公畫此計者大事去矣固陵之戰諸侯不至張良勸高帝自陳以東傅海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捐數千里之地如置敝裤然此與立六國後何異且高帝由蜀漢定三秦濯汙泥結毛髮父烹不顧妻陷不恤與項王角

馳中原以角孰勝者欲一天下也羽死而二子分王是立二項矣然在高祖不爲失計蓋大度者難機密用衆者在節制高帝奔走豪傑皆樂爲用其機密節制得也項羽之宰天下也分王諸將大者千里小者十餘城曷常不割地與人然而燕齊繼叛馳騖逐北卒莫能定者其節制機密失也高帝以關中諉蕭何慰勞之使寇蓋相望成皐之敗北渡河自稱使者入張耳韓信壁奪其軍兵符爲漢得信耳猶晏卧不覺則是信耳疎高帝密也人君

未有以不密得人者光武命將手授方畧千里之外不失尺寸趙普一書生宋祖時排置之自古創業之君其操心慮危百倍于臣如此其後信越之倫相繼烹誅亦勢使然耳高帝即位之初韓信王齊彭越王梁黥布王淮南皆以絕人之姿擁兵數十萬名城大邑參衡京師至強盛也昔周公太公股肱文武勤勞至矣受地不過百里高帝定天下豈容有功臣名將三四分裂千里南面而天子晏然不爲之所者哉高帝不與項王共天下故畀三

子三子王又與三子共天下也芟誅戮滅固不足怪而韓信曰漢王不奪我齊也亦不明于御世立國之權矣由是言之奪齊梁者張良諫立六國後之說啓之也而高帝固非徒豁達大度者矣

漢高帝論 其二

宋儒云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爲項羽所執高帝若去求告定殺矣惟以兵攻之却不敢殺時高帝亦自知漢兵已强羽亦知殺之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又云使高帝屈意事楚則有與俱斃而已其急于攻楚欲以致太公之歸若分羹之語自是高帝說得不是丁南湖云羽置太公于俎而太公不死會于鴻門敗于睢水而帝無恙是豈僥倖而然漢氏四百年景運屬于太公父子大抵天

之所與非人所能害予曰父子之間死生之際豈可以僥倖言哉苟倖不可僥而果烹之且柰何天之所與非人所能害其說猶爲僥倖惟人之所與非天之所能害則果非僥倖矣宋高卑辭屈體以求太上皇而太上皇卒死沙漠此以僥倖敗也漢高帝得老氏欲取故與之說其胸中實有確見馭下實有定謀雖權詞以對敵而實陰事以取中張良陳平之徒與項伯早相結契料羽決不至烹太公決不敢烹太公譬如善奕者非至極奇極險之

處不見其轉敗爲功之妙分羹一語恐則恐矣其轉敗爲功正在于此如宋襄公獲于楚明英宗陷于土木爲臣子者豈不欲一朝返其故主而時違勢格故作而謝曰吾國失一君復得一君矣急之則彼將居爲奇貨而君卒不可返故曰守經則無成行權而有濟也究之事雖得濟如此心何徐庶母爲曹操所得庶謝先主曰方寸亂矣瞽瞍殺人舜且竊負而逃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訢然樂者如此則心樂不如此則心不樂也易牙烹其子以

進齊桓公公食之美以爲愛君管仲曰親莫如父子而忍爲于君何有樂羊子爲魏將伐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文侯曰以我之故食其子斯贊對曰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歸公賞其功而疑其心夫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分羹之說寧復有人心然則爲高帝者緩之旣無解于心急之又莫濟其事將如何而後可必也心徐庶之心又如舜之敝屣天下呼天籲地幾不欲生披髮走項以救其父而良平輩死

轉勸阻就中取事矯爲帝言以謝羽陰屬項伯以解紛而帝不知也帝不知而太公已脫鼎俎帝亦無傷天倫斯爲得之文王囚羑里閎散諸臣以美女奇物獻紂得免其王于難而文王不知也文王知之蓋其君以貨色斷斷不爲而閎散爲之者權也權雖非其道而有濟于事無傷于心三代以上猶行焉況于後哉

學文堂文集

史論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樊噲論

高帝寢疾人或言噲黨于呂氏上怒詔陳平馳傳載勃代噲而斬之二人恐帝後悔不果檻車載歸嗟乎高帝何少恩哉旣而思此固史之微辭也史之言曰人或言噲黨于呂氏即一日上宴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夫不曰其使而曰或言不曰噲與燕王綰連謀而曰宴駕後欲誅趙王此必非外廷諸臣之言而戚姬泣訴之言也戚姬慮噲以椒房之親思剪其羽翼故帝有是命耳吁噲果何如人也沛公見秦宮室重寶意欲留居之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爲願急還灞上噲一屠狗之夫耳其言雖名將相何以加茲觀後世將相爭欲作富家翁以致社稷不保身亦隨之者不可勝數其有愧于噲當何如鴻門之會范增勸殺沛

公以龍成五彩爲天子氣耳噲曰勞苦而功高未有封爵之賞則已位沛然于諸侯之列其數羽曰聽細人之言欲誅有功之人此亾秦之續則已尊羽爲繼秦之人宜羽之釋然于心噲亦可謂智矣或曰噲未必有此智蓋子房教之也使此言出于子房之口羽或有疑出于噲則無疑故子房不言而使噲言之噲與子房其同心翼漢如此乎謂子房之教與不教尙爲不可知然安見噲不有其智耶使爲子房所教而噲亦不可及矣他日帝有疾

臥禁中噲排闥直入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何其憊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爲之笑而起覩于此噲眞無愧于大臣豈徒智足稱哉蘇明允謂噲椎埋屠狗之人與日見其親戚爲帝王未有不欣然從之者以故帝欲斬之恐遺後患嗟嗟明允何輕視噲耶後日呂氏專政卒未聞噲有邪謀其不爲婦人女子所用固已昭然明允不審戚姬之故而湧爲此言豈足以服噲亦何以服後世之人心哉

王陵論

事有出於不及料而遇有成於無可悔者君子不以罪人古之論者以王陵爲不孝是也王陵從漢王項王執其母陵使至項王使坐其母西向對使者欲以招陵母私送使者曰爲妾告陵漢王長者勿以妾故持二心竟自刎以送陵使而宋儒之論遂謂陵之母陵弑之愚竊以爲不然使陵知母之必死而不來則陵不孝使陵知母之未死而不來則陵不孝使母以其命招陵而陵不來則陵不孝

乃當時之事則陵在漢軍而母在楚軍陵知母在楚軍固宜奔而赴矣然敵國行軍多設詐以反間漢楚方仇安知楚不忌漢之有陵而詐言其母在乎陵之勢不得遽赴則不得不先遣使以探之道使以探之而母果在則使者還報而陵往未可知也人子之心安忍逆料其母之遂死乎且項王而欲招陵必不先殺母以絕其念又陵之所知也夫孰謂母之賢惟恐陵來而遽死乎及夫陵使至而母以死送之且甚言漢王長者不宜有二心寧已

死耳當其時使者無奈母何項王無奈母何益母之志則已決矣使者還報陵則母已死矣雖陵之愛母不謂其死之如是決也彼匹夫小孝則聞訃而趨耳伏棺而一慟耳在陵之事勢已與楚爲仇奔咨而往勢必事仇卽不屈必致身死此伍員所以不赴伍奢之召也古之仁人孝子死孝爲小節報仇爲大義陵之聞母死而不赴其猶有伍員之智耶滅楚之役陵預功臣三十人中則母死之仇其亦可以少紓矣而奈何其罪之且陵之母決志

存漢遇流離折挫而不同處死生大節而不變誠漢之烈婦人也使陵而來母亦必不許其事楚使陵事楚母死亦不瞑目負母之志而背漢事楚于陵豈爲孝故陵之終不來者正所以善全母志也母亦可含笑于地下矣雖然陵亦有罪焉陵之罪在歸漢而不挈母以往也夫陵起匹夫有衆數萬引軍從漢豈家有老母而不置軍中致令楚得而執之哉是則陵之計疎也陵生平事不少槩見獨高祖囑呂后謂陵可爲相而終以忤呂后左遷謝

病歸里杜門不出者七年而終陵雖無安劉之才洵古之遺直也噫孰謂陵也而非孝子哉

張良論

子房未盡得爲漢之謀臣也蘇子瞻曰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也夫以匹夫之力奮其身以試于不可知之地稍自愛者不爲而子房爲之傾令高帝亦試之[illegible][illegible]鴻門之會何以異是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高帝兵十萬在灞上以數計之不敵也然子房授兵法于圯上老人此時當有陰謀秘計使羽不得攻函

谷關而破之卽破關之後尤必出奇制勝轉敗爲功有十萬爲之主兵而不能稍支客兵之至乃欲幾幸于萬一之中苟非有項伯之馳見授計必至于全覆矣子房尚得爲謀臣乎哉且子房此時與帝皆未知楚之計也羽不特畏憚高帝且畏憚子房何者高帝用兵盡策皆子房主之則羽之畏憚子房當倍于高帝故有可以計間子房者當無所不至而項伯適爲子房之故交謂可以行其間也遂命伯馳見子房子房不察遂以爲伯果不忘友

也而孰知非伯意乎今觀史之文曰項伯夜馳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是不過恐之激之欲挾子房走楚耳否則令之去可也何言俱去乎伯舍楚何去乎不謂子房有亡去不義之語詞義嚴正伯不可強不得已又爲且日早自來謝之策是伯始終爲羽非爲子房也不然者鴻門何地羽何人以十萬之衆尚恐不能敵而欲以一身冒不測之威豈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哉乃子房不揆之事理度之時勢請高帝

竟諾之以信友之過而幾危其君亦大可駭矣試觀鴻門之會危如累卵倘羽悟范增玉玦之示則高帝之命已懸羽手稍受項莊以意則項伯豈能以身翼蔽兇身則何可翼蔽也伯不過以此佯謝子房而實非其本意況乎伯與莊皆羽宗族莊意在沛公伯顯爲翼蔽伯何以自安何以解于左右且何以釋羽之疑總之羽之意不忍遽殺沛公當擧兵之始或范增進說之時未嘗不憤然欲殺轉而思之又不忍矣所爲婦人之仁也嗟乎天意旣

屬疏又得不以婦人之仁屬羽故鴻門之幸免
皆天也子房不早爲之計而聽于不可知之天何
哉吾故曰未盡得爲漢之謀臣也

張良論 其二

子房曰以三寸舌爲帝者師此布衣之極願棄人
間從赤松子游考此言在高帝五年至高帝崩已
踰七年更踰七年惠帝崩而呂后稱制乃强子房
食子房固未嘗棄人間也功成身退昔之人有爲
之者范蠡也子房卽欲效蠡所爲亦宜如蠡去國
而後可顧令呂后得而食之然如蠡者能全其身
而不能盡分於君君子猶不能無議若盡分於君
者雖猜疑放逐之主猶將以身徇之況子房爲高
帝帷幄之臣知遇之隆何遽以赤松之言恝遺其
君也高帝憂惠帝之不類已子房知之最深又招
四人以爲之輔則子房固不獨宜終其身事高帝
亦當終其身事惠帝以慰高帝嘗覩惠帝崩太后
哭泣不下子房之子辟彊爲侍中白丞相劃南北
軍使呂祿呂產將之入宮中用事太后乃悅由是
幾危漢祚攷子房之卒在惠帝崩後一年此時子
房固不能止之乎抑縱之乎抑姑從赤松子遊不
得而知乎誠不能爲子房解也蘇軾曰高祖能忍

以待羽之弊此子房敎之子房能敎高帝得天下獨不能敎其子以保高帝之天下而使爲漢室罪人不善爲子謀卽不善爲國謀嗟乎漢有子房卓然漢人傑矣猶未免於此焉豈不惜哉

韓信論

嘗讀淮陰事而悲之司馬遷咎其不學道謙讓伐功矜能斯誠然矣吾更惜其志雖大而欲易盈識雖高而慮實闇往往疎而無備孤而寡援當其登壇時籌項王之失一何確也然能料項王不能料漢王徒病項王印刓不予不知漢王終不能分功臣以茅土也觀其語武涉謝項王者不過在楚則郎中執戟歸漢則授之上將軍而固郤蒯通者祇謂功高漢終不奪我齊則猶然登壇時數語意也信雖能用兵必資人之權勢又素苦賤貧所願不過多據城邑非有統天下一六合之志此臣于人非臣人者也當下趙而奪其軍猶云楚圍方急楚已滅矣方至定陶卽奪其軍此爲何心奪軍卽徙封之漸也徙封卽奪王之漸也刃在頸而不悟尚沾沾于微時恩怨此與項王之嘆衣繡夜行何異信于此意已足矣必不反者也陳兵出入不過夸耀鄉邑非有異志也漢疑之不亦過乎吾謂信非特不反且不能反者試觀破楚之後帝馳入其壁

奪軍以去信固不能出帝圖中矣雖當時侯王將相皆非信敵信則非高帝敵也其破趙後語諸將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使人人自爲戰此信所以成功亦信所以滅亡蓋戰勝之後未嘗拊循也故將士但服其能不懷其德去來無介意者趙亾則有貫高舍敖之生梁亾猶有欒布鳴越之枉信亾無爲信白冤者而禍發于舍人之告變信亦可謂孤矣故其材但能進取不能立業其量亦可侯不可王然信功實高信死實枉漢眞負信矣

周勃論

欲除天下之亂定社稷之危者當其危而圖之不若致之於安以圖之蓋天下方有傾危之勢爲之大臣者以身任其咎則必一旦去其傾危之勢而後可然傾危之勢方且力强人衆而吾決然欲去之則勢不能與之爭而力不能與之敵將坐視而不救乎舍我其誰屬也將一旦與之爭乎是有敗而無勝也蓋勢至於如是則爭鋒鬭强者始可退於不用而老成持重者所以獨任而不可及也昔

漢高帝崩以周勃屬呂后謂安劉者必勃也其後安劉者果勃天下不多周勃之功而多高帝能知人也今夫北向爭鋒以取天下戰勝卻敵此其人必激然奮然乘銳氣以取決於一時而略無顧忌然後足以收其功及夫天下已定變患生於肘腋禍亂起於宮闈雖事關乎社稷之重而投鼠有傷器之忌於時忠臣志士豈不憂危忿恨一朝思有以除之或至裂首碎身而不惜然使激然奮然乘銳氣以取決則其勢必不能爭其力必不能敵蓋

身爲大臣所欲安者社稷也一朝之忿裂首碎身而社稷隨以亾一死固不足以塞責也何則吾激然奮然而與取於一旦則彼之力强而人衆者知吾之謀方且并力而圖吾且勢有所禁形有所格而吾之所爲幾不得展其尺寸是直爲所魚肉而已此固大勢之所必然他人不知也惟勃能知之故方呂后之時使他人而欲爲安劉計宜諫后之無聽朝也然諫后使無聽朝則劉氏不得安又宜諫后之無王呂氏也然諫后使無王呂氏則劉氏

愈不安及其既聽朝矣既王呂氏矣又宜與在朝諸將相日夜謀議羣起而攻呂氏之黨也然使日夜謀議而攻呂氏之黨則呂氏愈安劉氏愈危何則吾顯示以將攻之則吾之言不信於呂后吾之言不信於呂后則吾之身亦將不安於朝吾身一去則天下皆呂氏矣使不忍小忿而與之爭則其謀愈合而兵强吾之身且不可保矣吾身不保而天下無望於劉氏矣況當呂后在時固無容顯然攻之也使稱動北軍則呂氏方且有辭曰奈何謀

逆高帝之后是不罪以危呂而罪以危劉也然則呂后而在雖有安劉之策而無所施故勃於高后之聽朝唯唯無所建白至王呂氏又勃力贊之竟高后世勃未嘗出一策也然勃之用心亦已苦矣盖力贊其封王而後諸呂悅終高后聽朝無所建白而後高后信諸呂悅高后信而後勃之身安高后之春秋固可待也諸呂既得王而見將相安堵無議已者則坐享富貴而驕淫日生驕淫日生則同類必有相忌者而謀愈解一旦高后宴駕劉氏

將相協力而圖之諸呂非几上肉乎此勃之所以卒安劉也夫勃木彊之質厚重少文乃頗足托以社稷智者不及也天下不多周勃之功而多高帝能知人也

平勃論

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或曰平勃實有長策足以制變呂后雖封爵横加原不能出其智計中也或曰平勃亦何有長策向令灌嬰不頓兵平陽侯不聞賈壽之語酈商之劫不行紀通之節不獲矯納天下之爲呂爲劉未可知[illegible]論之[illegible]呂后哭不悲丞相如張辟彊計呂后乃悅則呂后之畏惡諸大臣正猶高帝之菹醢韓彭恐其亂我新造邦耳其委諸呂權意本欲安劉也其分王諸呂意亦本欲安劉也寧若唐之武氏期革李爲周哉群臣習見呂后剛忍少不承其意必芟誅之無遺種且呂后溺愛其所出自不奪少帝位而予諸呂雖違白馬之盟於國家大計初亦無缺況呂后年已七十勢不獲久若一旦釋位復取漢家制度而釐定之固可反掌致也此平勃所爲甘受阿意背約之誚以全身耳孰知天下變故有非見之所能及終不若王陵之戇爲得其正哉前少帝雖非張后

所生然其言曰后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必猶爲惠帝之美人子而非他人子也若後少帝及梁淮陽常山諸王則竟非劉矣若前少帝不死所憂特諸呂耳諸呂去少帝卽吾君也至前少帝旣死而後少帝立則大臣之燕居深念應不徒在諸呂而兼在少帝矣令後少帝少有幹略恐大臣疑已爲非類也與諸呂比而誅大臣於其始立旣未以他人子爭之至此安所逃其死否則愧已爲呂氏所立恐大臣疑已爲非類也先誅諸呂然後討大臣頓首請與前少帝之罪大臣且恐負譴不容誅矣東牟侯安得除宮哉蓋第患諸呂本不妨明目張膽以治之惟併患少帝始北軍左袒實出天幸大臣有不得貪其功者將劉揭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太尉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是少帝之威令原未始不行於下下亦未始不奉爲君也其廢而殺之大臣之陰謀不過曰今呂氏皆已誅滅而置所立卽長用事吾屬無類耳少帝若防患於逖而左右謁者各不肯捨兵而去大臣

將置代王於何地乎非劉氏而王者雖除之非劉氏而帝者卒偃然尸其位安在其能安社稷定劉氏後哉大抵平勃之罪不在王諸呂在立少帝乎勃之功不在誅諸呂在去少帝乃當日欲王諸呂猶或尼之至立少帝悉將順之惟恐後謀誅諸呂將相合猝嘗罔不遺餘力去少帝則止爲身家慮而初非恐負高帝而鋤非類也縱燕居深念亦何以自白於天下呂后之名他人子爲惠帝子特婦人禍見不忍以艱難創造之業付之支庶耳大臣祇知無呂后卽不難制諸呂抑慮及有不易制之少帝乎其終得全社稷定劉氏後者幸少帝亦如祿産之庸劣耳否則平勃雖有長策恐無以謝王陵也

陸賈論

昔人論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姑以辨自晦者也嗟乎漢功臣多不得其死而賈獨以壽終此其所以爲子房與然不知者以爲賈當女主臨朝欲王諸呂畏諸大臣賈度不能爭乃病免家居買田分金飲食歌舞幾幾爲樂生娛老之人無與國事豈知用平勃以誅諸呂爲漢復舊物卒能置身于諸功臣之外而以一辨士收之薄于食其報而厚以托其身此其識力詎不過于諸功臣倍蓰乎昔唐武宣之際天下之亂亟矣內則宦竪擅廢立之權外之藩鎭將入而移其祚時獨有一李德裕其才可以定天下惟不能和其同列而務與之爭是以牛李之黨徧天下更進迭擊而唐迄以亾當漢有呂氏之禍天下方崩裂潰決舉朝之人拱手顧望莫能致力苟是時將相不和以深交而密謀則劉氏殆哉其時惟有以兵誅諸呂乃可安劉氏周勃既爲太尉顧不得握兵又與丞相平有隙其勢無由得兵勃不入北軍則不能誅諸呂非

丞相平交驩太尉太尉亦不能入北軍此天下之
大機也當時無見及此者獨一陸賈而已人知安
劉氏者平勃之功不知和平勃者賈之力也愚嘗
論陸生能審天下之勢深知安危所繫而有以處
人將相之間其人固宰相才哉使賈爲相必能消
患未萌不致封王諸呂卽諸呂已王賈必能調和
太尉不待人之維持聯屬其間惜乎高帝知平勃
而不知賈也方平獨居深念計忽忽無所出其于
天下之勢劉氏之所以安蓋未能辦也而太尉勃

又木彊之人豈遽能降心釋憾諧所以誅諸呂者
于平哉當時諸呂中設有機辯有識之人知兩人
有隙而可間也而爲之縱反間則兩人之爭必起
而怨必深怨爭不已而貪權固位之念愈熾則各
樹黨以求勝而險詖邪媚之徒附之此卽唐牛李
之禍也幸賈之言入而平悟平悟而勃亦歡然然
後將相之交固而諸呂之間無所入雖有讒邪之
士欲因之爲利而無以開其端計安劉之功賈實
優于平勃及功成不言脩然事外微子房而能之

乎乃議者以陳平微時不忘魏無知高帝以爲不
背本及此智窮計困得賈一言而免深禍成大勳
未聞以賈言于上嗟乎平卽言于上而賈樂以功
名終者耶予故于漢之張良陸賈並有取也

呂后論

漢高料事幾無遺策呂氏之不廢平勃之可相蘇子瞻之論頗爲得之跡呂氏之所爲由于姤戚姬忌趙王如意耳而惠帝之死少帝之立皆天也天未欲棄劉氏者有辟陽侯之得寵于呂氏有曲周侯之子與呂祿善故絳侯丞相之計得行使無此二人者絳侯丞相或亦漸滅矣計呂后爲高帝微時妃高帝崩時年六十二又十四年而呂后方崩則呂氏年不少矣老而淫淫而忍僭位十五年天下晏然衣食滋殖蓋由高祖之付托得人也乃議者謂陳平周勃身爲大臣不能守王陵之正阿意取寵過矣責大臣轉旋治亂其心跡不可見也觀其後効何如耳張氏云平勃諸臣但以懾于淮南彭越之死各爲身謀奉令惟謹蓋古今事變之大孰有大于天子崩季嗣不壽女主臨朝者非平勃之同心陸賈之善謀朱虛侯之權智灌嬰之觀變呂氏之毒其易遏哉惠帝在位之日浅其行事微有所見太史公哀呂氏之亂而欲甚其罪故爲呂

氏專紀而以帝附之所以傷天下之無君也然念帝之仁慈孝友足以致治而其年不享復形之贅辭以海內之晏安歸之于帝本指見矣然以惠帝之賢而高帝始欲廢之者何耶以呂后故耳立其子則其母之惡必行不立其子則其母之惡不行高帝固知之廹于大臣之論卒立太子而心畏呂氏之大亂謂戚夫人曰呂氏眞而主矣不以主目惠而以主目呂蓋料其後必至于斯而太子之仁不足以禦之也是以人彘之變帝觀之而哭高帝既無刑妻之化而惠帝終無貶母之文不得已而淫樂廢政以冀親之一悟而太后終不改也帝惟有死而已矣則殺惠帝者太后也魏氏曰呂氏之稱制王諸呂議者曰王呂將帝呂也呂王則劉亡呂氏之必爲武氏勢也雖然呂氏之心則固不肯爲武氏也武氏不難殺其子若女后不敢逆惠帝以殺如意則欲其子孫之爲帝王不待辨高帝疾大漸后曰帝萬歲後誰可托國者帝舉何參爲言夫何參諸人帝之元勳舊臣后素所畏也帝死后

欲危劉氏將不用之矣帝又日安劉氏者必勃后危劉氏而用安劉氏之勃乎劉章飮酒歌及斬呂氏亡者可畏也后危劉氏必殺章不殺章則不危劉氏矣后不肯爲武氏勢必至爲王氏王氏私諸王尊寵莽莽因勢持柄而簒有其位后私諸呂竊念我爲帝我之兄弟徒爲通侯無以尊我于是王諸呂以尊己殊不知諸呂必憑己而危劉氏故知后不死則必至于爲王者勢也魏氏之論可謂深中呂后之隱矣雖然惠帝由呂后而殺而諸呂幾危劉氏雖謂呂后不危劉氏不得也是故呂后稱制之七年有日晝晦之變謂左右日此爲我也然則危劉之私意后亦不自諱如此哉

田横論

豪傑以兵爭天下戰勝則并呑微弱而稱尊戰不勝則擧兵歸降以受制于人其始南面稱孤等耳一旦屈于智力委質爲臣而不恥當是時而能激然自奮於衆人之中寧力屈智竭而不肯身以事人又能使其臣民故客相守無二心一旦就義而死數百人無一避者守節之士竊聞而慕之蓋人苟有以自立卒然加之富貴不足奪其心威武不足移其志利害不足惑其趨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又况數百人一日而同志者乎昔齊有田横因六國之英也亦齊之賢子孫能卓然自立功雖不成而志存乎齊者也當其時兵之强地之廣者莫若西楚項氏此名楚也而非楚後也漢既巳誅滅之矣其趙魏之迭興迭亾與燕韓之廢立由人雖以六國之後并力亾秦然或非其子孫或爲之子孫而不以祖宗社稷爲念一旦失勢而敗趙王斬于泜水魏豹搒于帳中韓成竄于海外燕廣爲臧荼所擧而六國之餘倏起倏滅易若反掌雖云天之

所麼不可復興然所謂義士之節不屈于人與夫孝子賢孫痛其宗祀委地而不忍遽流爲臣隷者曾無一人焉何其衰也乃田横之志則異于是夫田横因齊之後也田榮初恃其强以項王之威而不服遭楚之擊流離折挫然凡楚之所立榮皆廢而殺之天下之與楚爭者西則有沛公東則有田榮而已然則田榮固有志之士也及田榮既亾而横收其餘衆亾匿海島漢已定天下衡山長沙燕楚趙魏漢皆封而有之北面而稱臣田横雖有志

復齊齊豈復爲横有哉雖然吾有以見其志矣齊自王建之亾人皆憐之横之自立猶托于齊王以存也彼其心蓋謂吾齊之子孫也使一旦與斬竿爲寇矯然竊據一方者比得勢横行天下失勢則解甲而降耳北面而事人耳受其侯封以安處他人宮貴耳獨不思吾則齊之子孫也祖宗固嘗裂地而王垂三百年威行東海而已又南面稱孤者也若漢王者芒碭一布衣耳彼幸而得志天下奈何棄威宣之宗祀而北面于芒碭布衣乎若得宴然處於海島以五百人奉威宣宗祀存齊國之名則齊終非漢有也廹而脅之必欲使歸漢豈其志哉横之志不可屈其二客與五百人之志俱不可屈惟有同日自殺而已嗚呼豈不誠與日月爭光也哉或曰田横不死招集好義之士僻處齊之東境猶可效勾踐故事無已則南越尉佗不足爲也豈非漢之患哉雖然横之志則已决矣

四皓論

高帝之有呂后非若光武之有郭后也郭后可廢呂后不可廢太子强可易惠帝不可易何則帝卽易太子如百歲後呂后爲變于內將相大臣及諸侯王環覦而起于外此其禍有更烈于人彘其亂不止于産祿者天下方苦秦幸高帝定天下與民更始使各得安息一旦以易太子亂天下將天下當何時而定然則太子之去留非獨爲漢之存亡實天下治亂所從由也此其事惟子房知之然不

敢放言高論及事勢孔急乃趣令四人從太子侍酒引見高帝怪問姓名曰公何自從吾兒游固已剌剌心動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又曰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當是時高帝以遲暮之年又際呂后盤根固本之會四人落落數語中其隱微遂語戚夫人曰呂氏眞而主矣嗟乎豈非高帝不易太子之心事不欲明言而詭辭于四人之羽翼乎乃宋儒朱子以爲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議之意謂楚漢分爭却不出只爲呂氏以幣招之始出來只定得一箇惠帝結裹甚小又引杜牧之詩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信如此言豈朱子未明于當日之勢乎當秦漢之際天下戰爭不已高帝得天下十餘年使太子一易而嫡庶分爭生民又得塗炭四皓固高士也亦有心人也子房諫阻廢立之謀不能自遂而借力于四人未嘗不欲爲久安長治之計詎料惠帝之立止七年而崩又豈料呂后之年猶強健不死以後日

諸呂之王而謂昔日之非安劉詩人之舞文耳朱子亦引之何也且也古來成大事之人未有不留心人物其平昔延攬而結納之者術亦多端子房之于四皓其延攬而結納非一日矣適遇國家之大事而一用之子房非四皓不能成其功四皓非子房亦終不出苟四皓而爲貪位慕祿之人彼太子卽位未聞四皓立于其朝也高帝輕士嫚罵固不可得見豈恭敬愛士之惠帝亦不可得見乎子故曰高士也然後知子房者四皓之流亞也彼時

功名之士能善始善終者指不一二屈惟子房知幾高蹈從赤松子遊跡其行事與四皓何異四皓不得已爲易太子出子房不得已爲報韓出非四皓不能知子房非子房不能學四皓所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者其四皓子房與或曰四皓本僞爲之夫四皓即可僞高帝獨可罔乎子房平日之延攬而結納者何在而敢以僞爲者輕一試乎此皆小生末儒之論不足深辨者矣

書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上章祭酒議孔廟從祀書

月日璂頓首再拜謹奉書大司成閣下璂爲國子生時辱閣下以孔廟從祀諸賢及漢唐宋明儒者古今進退因革俯訊於璂倉卒應對慮有未詳耿耿於心越今二載敢復奉書以對璂嘗考史記孔子及門之士顯以年名見於書傳者自顏淵至公

孫龍三十五人有名無年不見書傳者自冉季至公西蒧四十二人總之七十五人再考小司馬索隱謂家語所載與此數同獨無所謂秦冉鄡單與祭而別有琴牢陳亢縣豐三人再考世傳家語僅七十五人且無所謂鄭國申黨顏何與祭與冉而別有懸亶作縣亶一人再考杜佑通典載七十七人外又有蓮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再考漢唐宋明從祀儒者在唐貞觀而祀者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高堂生以至范甯賈逵二十一人

在宋元豐而益者荀況楊雄韓愈三人淳佑而益者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五人景定而益者邵雍司馬光二人若祥符議革者琴牢一人至元而益者許衡一人明太祖進董仲舒而罷楊雄天下稱之正統進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吳澄四人孝宗進楊時一人嘉靖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五人而于公伯寮秦冉顏何之謬則去之於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之疵則罷之於二中之重祀則存張以大黨於

林放蘧瑗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之未妥則改祀於鄉隆慶進薛瑄一人萬曆進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三人益羅從彥李侗二人迄今因之此固古今進退因革之大略也然愚嘗思之四配定矣以顏曾之祀於堂而俾顏路曾晳侑享別祀有所未安夫顏路以曾之公族而能折節受業晳欲修明禮教夫子善之皆以子之故不得與兩廡諸賢同寓目於金聲玉振之樂即日別祀所以尊二子孰知禮之隆殺已斷然有別乎昔人有升二子於四配之上俾父子祖孫衎享一堂之說似屬未便不若倣祫祭之禮於十哲之前另設一座奉二子以祭祭畢或別爲一室以藏之不則仍奉其主於啟聖之祠誼或兩全此一議也鄭曉曰十哲直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王世貞曰宰我冉求朽木之誚見鄙聖門短喪之私得罪名教豈可使儼然一堂之上與顏閔比肩曉與世貞之言是也愚以爲十哲之數或不可缺則有若之類聖人公西赤之志於禮樂南宮适之見稱於夫子

皆可升況有若之議升宋咸淳已言之因其祭酒獨持異議遂躋子張夫孔子歿子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茲令張也升堂而俯視欲北面而事者乃居廡下豈爲安乎則退宰冉而升有若復斟酌於赤适二賢之間以足十人之數又一議也李之藻曰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則何忌固弟子也論語註孺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是悲亦弟子也而家語槩置張氏謂即史記之鄡單從家

語祀亶而去畢理戍宜然然秦冉顏何以不見於家語故栽然顏裔之推眞卿俱稱孔門顏氏有八若去顏何則僅得七人又史記載顏何字冉索隱註引家語字稱則家語原有顏何不當黜祀至於公孫尼子作樂記緇衣篇業巳吐詞爲經而廡祀未及信爲闕典藻之言是也則進何忌孺悲公孫尼子且祟亶去畢而復祀顏何又一議也若夫先儒之祀唐得二人矣而孔穎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當時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

功豈在二人下耶宋之名賢收錄殆盡而范仲淹之以聖人之道爲巳任且敎張載以讀中庸魏了翁力崇朱學而游酢謝良佐呂大臨胡宏楊簡何基王栢諸人亦表表足稱元之劉因金履祥吳萊皆有功聖賢豈概宜畧之耶明祀四人而羅倫之剛介鄒智之忠讜亦庶幾於文成章懋之行誼亦足齒於文淸之後蔡淸之經術張元禎之操養亦無愧於新會陳眞晟之高蹈亦足配於余干共他如吳與弼曹端羅洪先鄒守益湛若水王艮高攀

龍皆傑然一代聞人悉宜錄之以俟論定又一議也伏惟閣下細加覯覽其間倘有今日宜行者閣下卽白之　朝廷定爲千百世鉅典尊賢重道其功不小堪不勝惶悚待命堪再拜

與曹我村書

我村足下僕菲至京師攜所爲文數十首謬爲諸大人先生所推許甚而索予文者戶且滿㞜私竊自喜以爲昔楊子雲著太玄世無知者子雲曰後世復有楊子雲當必好之僕文雖不敢擬子雲乃不待後世而已有知者此其所以喜也旣又退而自疑昔韓退之欲爲宰相其初上書曰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使其時宰相一見而卽知其文當不待

其書之再而三矣今世之爲文有敢比於退之者乎乃僕自到京師以來諸大人先生之能文者一見僕文交相稱可飲食贈遺之禮且以備至僕之所遭似過退之不知其何以遽至於此也中夜自思怦怦於中嘗躍然以起爽然如有所失究乃不能已於憂也僕觀天下之人多矣其人而安爲祇無聞之人則已旣已願爲文章其文章旣已謬爲當世相推許苟不殫精竭慮冀可傳於後世譬如三春之華暫榮旋萎則何益哉則何益哉杜少陵詩有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知爲千古事則必不敢輕爲至於寸心知而後求知於人也始無所愧僕求諸心究何足恃求諸心旣無足恃乃謬爲諸大人先生所推許無亦愛僕過甚而舉未足爲定論耶然僕深自幸者僕雖舉進士去授官之時尚六七載自此以往葺東郊之敝廬命奴子耕舍旁田數十畝以自給摒絶無益之人事偏肆力於文章倘得一二可傳者卽不質之當世大人先生而有以自信然後僕之憂可已僕之疑可釋

徐以冀向之自喜者則庶乎其可也雖然豈易言哉足下好爲文章平日又極稱道僕文故奉書告僕意伏惟敎廸不宜

再與曹莪眉書

斐再拜僕見足下近日所爲文多合古法欣喜不勝然更有請質左右者文章一道實所難言今之學者競稱唐宋八家亦思八家之前有八家乎學者止於八家求八家必將不得爲八家譬如三百篇而後有漢魏漢魏而後有六朝有初盛中晚唐愈趨愈下其勢必然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學者未有不窮其本而可爲文章者夫所謂本不外乎六經而已 國家以經義取士士之窮年矻首於經者不過明白其大義求爲制舉之文且各守一經以進取求其旁通而兼貫者百不得一二其病皆以制舉視經未嘗以經學視經故通經之士少又皆以經視經未嘗以古文視經故人之有得於經而爲古文者更少古人有得於經而爲古文者莫如司馬遷之史記今觀其書多引用六經其有裁制其語而爲文規摹其法而爲體者而韓昌黎平淮西一碑顯然本之尚書其銘辭又從大雅常武之詩摹出總之八家爲文非必盡有意摹擬熟習於經久故不必求合而自合於四子書亦然蘇老泉平生熟讀孟子而成其爲一家之言此最著者他如兩論中若伐顓臾言志問津諸章其文筆之古峭格法之緊嚴自非常人所及惟大學一書宋儒顛倒前後處似多隔礙不若於古本求之倘今之學者能取六經四子之書亦如八家之文通篇繕錄朝夕涵泳洸然必有所得昌黎曰學之二十餘年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其所爲三代聖人者非六經四子之書而何書乎足下近選古文廣搜所收極古今文章之巨觀以僕視之皆所謂以八家求八家也足下銳志爲文熟知體要抑深維孟子昌黎所云必求其本而以三代聖人爲法也一得之愚不敢以默惟裁示之斐再拜

與王教諭書

僕嘗觀孔廟之祭思其所用之時日與陳設之物知古人各有深意旣用以尊孔子且欲人顧名而思義也如時用仲取四時之正也日用丁取文明之盛也雲山之象寓於罇罍以吾道與天地同體也奇偶之數形於籩豆以吾道與陰陽同用也奠幣而後獻爵先誠而後物也再獻而後旅爵先尊而後卑也釋奠以致其厚故合樂以興爵也釋菜以致其薄故無樂而無幣也酒必以玄致其虔也幣必以帛尚其質也嗟乎今日之祭皆已沿習爲

故事其顧名而思義者誰乎然有名在而未之思者未有并其名而去者之反能思也昨丁祭之日僕三詖肅衣冠趨而至見儀禮多踈濶而足下升降拜跪之禮又簡畧不恭心竊憾之及觀陳列諸器物又缺焉未備如罇罍也而易之瓦缶籩豆也而易之盤盂意是果誰咎哉僕聞先正言恥近今之職於學者以講章句課文字爲事而不能以德行道藝之備於身者爲化導之具今聞足下并講章句課文字而不可問遑及其他則僕今以祭器之未備者責足下足下必以爲迂怪可笑矣僕向在都門寓天壇道院得聞其所奏樂又考其自昔傳習之書知其流傳庶幾近古因語於其公曰今天下辟雍之樂猶存遺意而音器巳非其舊何不以此廣勅天下學宮使天下猶知古樂之未盡墜耶其公笑而不答然則僕之迂怪固不待足下知其可笑也哉

與岳吏部書

仕途至今日壅滯極矣聞足下擢銓曹欣慶彌月意必有法處此乃一歲以來壅滯如故足下必曰今日人才多不能盡用故若此僕獨以爲人才固未嘗多而用之者亦不以盡用爲有濟也當於不盡用之中又立用之之法今日用之不能盡者莫如吏員一途歷擢銓補十居六七此固朝廷破格作人之意僕特慮所用并未必果吏員即果吏員亦未必千百皆可用今之投充者銜頂首爲進身

然部院諸吏擁厚貲結與援終身居此不樂他徙乃有無藉之子買三考爲榮否則或爲富民之假託又或身爲州邑吏者懼罪營竄於其中目不識法律之文心不諳衙署之事有吏之名無吏之實其入官也遑可問乎此僕所以謂所用未必果吏員吏員未必千百皆可用也且足下亦知古之所爲吏乎古以仁義爲儒以敎化爲吏故儒與吏出於一後世以章句爲儒以法律爲吏故儒與吏出於二夫儒不以仁義而以章句吏遂得挾其所長爭勝於儒矣儒以章句弋科名錢穀兵刑之書或然不屑吏則童而習之以空疎與練習爭勝乎不勝乎居官三年而遷視公府如傳舍吏則長子孫於其中以遷徙與積久爭勝乎不勝乎一人之耳目雖至聰明不能盡察吏則數十百人并力一心黨援聲氣呼吸相通以孤子與衆多爭勝乎不勝乎嗟乎挾三不勝以與勝者角宜今日之以吏員爲可用也惟今之計僕謂縱不能使吏通於儒而不妨使儒習爲吏誠於春秋二闈外另設一科

令士之通吏術者應其選由是而中式者服官必習於吏事服官習於吏事則不爲吏所欺如是則法律之中猶可寓詩書之意而不至徒以刀筆市井之人加之民社之上且目今兩闈中式額裁其半士之困厄不得伸者不可勝數倘更設此科使士子多一進身之階將見習於吏事者必歡忻踴躍不恥其名之卑 國家從此亦收吏之實效語曰芻蕘之言聖人擇焉足下誠以此法請於朝未必不爲銓法之一助也或慮今日吏勢甚昌此言

一出群吏必譁於廷而足下之詞必塞然僕知吏員一途行必不久使足下今日不言後日爲他人言之豈不爲足下惜雖然此皆以朝廷方加意此途故爲調停之法足下倘能毅然直斥其非去此一途不特壅滯可通而國家之文治必盛若謂此途必不可廢試觀之順治十八年間號稱平治未聞收一吏員之效者某某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又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以此推之又不獨吏員一事矣并望足下察之

答華生恭玉問合祭書

門下慨然有志古先王之禮以合祭爲問偉哉斯言夫分祀合祀古無定論嘗博觀往籍書曰類上帝禋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群神而獨不及地祇葢類者萃合之名祀上帝則地祇在不稱地祇所以尊上帝此合祀所由昉也周禮冬日至則有地上圜丘之制日禮天神夏日至則有澤中方丘之制日禮地祇此分祀所由昉也漢唐主合而宋主分其間合而復分者如建武釆元始中故事合祀洛陽復命營北郊是也分而復合者如泰始中先郊祀北郊後復親祀南郊方澤不別立是也明太祖命陶安考正祀典制爲分祀禮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後因雨暘未若感父母之義定爲合祀禮一祀於奉天殿再祀於大祀殿舉以歲首卜以上辛此郊祀分合大凡也由此觀之分合雖或不同而分陰分陽者禮父事母事者情父之於母有尊卑之異述諸仁孝之思則一誠無如合祭爲攸當矣世祖皇帝時定大享殿合祀禮酌古準今垂一代

之大典今日言祀典者孰可舍此而別有所議雖然持分祭之論者亦以周禮爲可據不知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魯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事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若後世之禮是地先天食矣至於夏至祭地者月令於四立日各迎其五氣之神于郊而中央爲后土是祭地本與四郊列爲五帝未可與郊天並論郊者交也考之三王郊祀一用夏正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也易曰殷薦於上帝詩曰皇皇后帝皆不言地而言帝蓋地

已統乎天然則天之于地本無不合之理王者之於天地又豈可有不合之祭乎惟門下察之

答友論元祐黨碑書

僕向見倪鴻寶先生元祐黨碑題詞謂先生未加詳審槩以爲黨人而賢之妄書數言于後又謂諸賢不協恭和衷共圖國事有三黨之紛紜致蔡京得藉爲口實伏承足下以僕言過當未肯設身處地又言章惇何以列名疑僕考據未確僕故敢以昔對漢唐以來黨人之禍殺其身無益于國昔之論者旣詳且盡然皆君子與小人各爲一黨至宋之洛朔蜀則一廷之內君子與小人旣分爲二而

君子與君子復分爲三古之以衆君子敵衆小人者旣多敗而少勝今小人合爲一而君子分爲三是以君子之寡敵小人之衆也勢力之不足亦已明矣且其時小人縱令不可化誨吾方與彼共號爲君子者而獨不能降心以相從乎蘇軾曰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其論最爲公平然子瞻能見及此而卒身蹈其轍詎非未明于協恭和衷之說耶至以章惇列名爲疑夫此何事而僕敢妄言乎章惇之不應列理也足下之疑持

理之正也而無如悖果列矣當日黨人之數共三百有九人欲與足下砰述恐累紙難書時黨人名皆以爵爲次其首列曾任宰臣執政者則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曾布梁燾王巖叟蘇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黃履張商英蔣之奇章惇二十八人惇固儼然在也足下試求之史籍必有所載且足下亦知惇所以列之故乎大凡小人之用心無所不至由韓

富歐范諸君子蔡京之公評也入章惇蔡京之私怨也出韓富歐范諸君子而假公入章惇以釋憾所以爲小人之尤者也至足下云石工安民當鐫碑時泣免鐫安民二字恐得罪後世至今讀黨碑者皆若有一安民在偉哉是言自古小夫細民奮其好義不平之氣與君子並傳不朽者代不乏人足下吳人也吳閶門外有墳祟然而稱五人墓者足下亦知之乎當周公順昌被逮吳民萬餘人遮道環泣而顏佩韋向某中丞訟冤願以身代繫揚念如沈揚倡言乞疏免逮馬傑大聲詈忠賢緹騎怒以械擊沈揚周文元突出奪械與衆毆緹騎二人及棄市五人者皆談笑無所怖畏仰天歎曰吾等固負義死非戮民也嗟乎彼鄉里小民生長編伍名不越閭閈之間老死無足數者何可勝紀此數人者義風一奮聲稱到今豈不與安民等知足下必樂道故連類及之不宣

奉答魏相國書

月日璂謹獻書相公閤下璂孽不逭遭先君子大故苫塊間忽接台札蒙賜厚賻感激不勝隨泣告几筵具宣閤下哀憫至意先人之榮莫大於是璂去夏在都閤下謬以璂文爲可幾古人諄諄訓勉望其有成栁子厚曰士之修身立節竟不遇知已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遭逢之難至於如此璂幸見知閤下使不思發憤自竪立仰副曲成盛意何以自安自恨賦

質魯鈍又遭遇坎坷神荒志耗邇來痛定之餘粗有措撰率多悖戾古人來刱以爲追班馬而陋機雲媿矣媿矣昔韓退之嘗自通於宰執三上書而不獲見璂去年在都不敢妄事干謁雖聞閤下禮賢愛士自顧不肖未必爲閤下所禮愛之人故終不敢效退之之上書居月餘有河南彭士報者至寓云奉閤下命大索璂數日矣遂引璂見閤下閤下接以溫顏與之巵酒握手談笑日影移晷夫璂之才萬不及退之而所遇相過豈非閤下愛士倍於古人抑以璂之不肖而閤下愛之如此天下之賢於璂者不知所愛更何如也伏承教云漢唐宋元明詩文迄今無定論子歸可與吳梅村先生協力圖之因致書梅村云近見椒峰陳子知其所學已成立古文詞卓犖不羣追美古人無難老先生若與之左提右挈尚論千古著爲定評誠千載一時也昔貴先生張西銘所批漢魏百名家至今傳誦乃自唐宋以來諸家著作漸以零落散失又元明以來亦有數十百家詩文尚無定論參伍進退

似亦在此時璂出都時閤下又贈詩一章末曰此去好覩滄海日雲山深處續遺編閤下不特謬許璂文且以千秋不朽之業相委屬璂何足以當之哉抵里即走婁東奉書梅村先生先生讀書而喜則以爲所選文體當求合於唐宋大家西銘時文尚六朝故所選多近六朝今所尚非六朝當不必取六朝元宋明之文大都多近大家者若唐人之集不能多見止文苑英華所載差備而所爲六朝之文十居八九如顏眞卿陸贄李翺皇甫湜李漢

張籍李德裕杜牧元結劉禹錫李觀白居易李商隱劉蛻孫樵諸人文皆有大家之體其餘近六朝者槩置勿錄則所宜甄拔者似不外此十五人中矣至於宋人之集最多拔其尤者如王禹偁穆修柳開韓琦范仲淹司馬光范純仁劉敞黃庭堅秦觀程顥程頤張耒陳師道晁補之鄒浩楊時張栻李覯劉弇鄭樵周必大羅願陸游呂祖謙陸九淵朱熹葉適楊萬里李燾王十朋程大昌王炎陳耆卿陳亮劉克莊陳傅良劉辰翁魏了翁真德秀文

天祥謝翶四十二人皆梅村先生與堪定也堪近又得閱未見諸文又擬增孫詠李廌李綱鄭俠羅泌黃震陳造七人梅村先生奉答書曰文爲載道之器自二程朱陸西山鶴山以及元明諸子講道論德之言惟先生洞悉其源流手加分條於文士之外都爲一集若然則二程朱陸西山鶴山之集不必列於四十餘人之內矣抑敷君之文非關講道論德者仍錄之爲一集耶又觀宋人集如周必大陸游諸君卷帙浩繁豈能盡載即明如弇洲四

部稿亦然非大加刪定不可由此推之即集之少者亦宜一爲遴選非必如西銘之盡載也至於韓柳歐蘇曾王八家皆有耑集盛行似可弗入李杜詩亦可勿入大約詩止可附錄於文必以文爲主而詩輔之不然唐人之詩錄之不能盡錄惟閣下裁之元人如劉因許衡吳澄虞集揭傒斯黃溍柳貫吳萊楊載范梈楊維楨危素王逢趙汸十四人梅村先生與堪所定而堪又擬增黃溍歐陽玄姚燧元好問史伯璿金履祥熊朋來七人梅村先生

云元人之文實能步趨歐曾諸君子惜世不經見故莫由知之今宜急爲表揚應先宋明人集刊布堪反復詳閱知梅村先生非妄許可者明人之集向聞曹秋岳先生所藏有二千餘家可稱極盛苦不能盡見今據所見者與梅村先生酌定得三十一人劉基宋濂陶安高啓楊基張羽徐賁蘇伯衡方孝孺曾棨楊士奇劉定之李東陽程敏政薛瑄丘濬陳憲章莊昶桑悅李夢陽何景明吳寬羅玘王守仁邊貢李攀龍王世貞霍韜王慎中唐順之

歸有光琠歸自婁東遍搜友人家藏集又擬增王
禕王英王直解縉于謙崔銑王鏊楊愼王維楨趙
貞吉趙時泰張居正黃佐茅坤孫鑛馮琦徐渭湯
顯祖陶望齡李維楨湛若水楊循吉薛應旂孫愼
行艾南英章世純蘇桓二十七人其間應删者尙
多而未見之應增者當亦不乏大抵明人集雖多
其卓然成家者不過幾人其餘可以雜然棄遺亦
不必如西銘之各自爲集也此書果能告成有功
前賢非小然剞劂之費浩繁難辦梅村先生深以

爲慮台札云需好事者共成之未卜應屬誰人閤
下主持文教以來四方名公巨卿蒸蒸好古誠審
視有同心者量其力所至或刻一家二家合少成
擧而命之當亦無難然其事亦不必耑屬一二人
多較爲易擧其人刻者集前即識其姓名踴躍從
事當不乏人琠嘗讀韓退之柳子厚集其所許侯
喜吳武陵一曰其文甚古一曰可追西漢今其集
已無復存歐陽公藝文志載吳武陵書一卷若侯
喜亦已不覩其姓名獨載英華文粹者僅不絕如

綫以韓柳二公所許之人其集皆不免于散亡今
前明人集幸而具在者苟不急爲刊布將來散亡
之憂視昔爲甚此固後死者之責琠敢不竭蹶以
仰成閤下意大集授梓時琠正經紀喪事竊倣同
學董生以寧較讐擬製後序一篇謹錄稿呈覽倘
荷收俯成文令厠名於後寵光孰甚外近作十餘
首詩集一册冀辱賜觀琠再拜

答友論廟制書

伏承下問廟制僕敢援古以對聖王隆報本之義追祀其先人于是有三昭三穆合太祖之廟而七猶以爲未也又有世室以爲不祧之位子孫世世享之猶以爲未也乃于萬物始生之時祀天于南郊而以祖配食萬寳告成之後祀帝于明堂而以宗配食蓋聖王制禮有經有權經有所不可易權有所不可拘則有祧無祧之異其處合享特享之異其時位祝稱配之異其儀誠出乎經而參之以權卽九廟非古王制而君子曰不爲侈也唐之廟有文祖虞之廟有神宗夏人四廟至子孫而五商人五廟至子孫而七周公制禮廟制大備官師一適士二大夫三諸侯五天子七七廟之外又有文世室以祀文王凡穆之當祧者皆祔之有武室以祀武王凡昭之當祧者皆祔之此廟制之不同也然鄭玄馬融以爲周人七廟劉歆以爲周人九廟蓋昭穆有常數者理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當周公制禮時文武尚在四親廟中而未祧故

爲七廟懿王親盡以後文武已在三昭三穆之外故爲九廟此先儒不易之說也是故九廟同爲都宮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各全其尊羣廟之列東爲昭西爲穆祫祭之位北爲昭南爲穆其廟制之嚴也如此足下博覽古昔之書必能詳審而復以今日七世之廟爲問禮不云乎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毁有德之王列爲祖宗者言也夫在廟祀而不祧者必亦在壇屋而不廢如僕前所云周之文武可見矣今七世之廟雖未備然卽以周考之成王之時亦第有后稷太王王季文武五廟豈非定其名乃可昭度數之常而傳百代之守哉惟足下審之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書

與駱太守論講學書

執事近撫延陵書院講學昨荷折柬相招僕以先人忌辰故未敢赴計今又將開講僕有欲達于執事者乞裁可否僕謂講學不必另立書院應在學宮之明倫堂其次無如楊龜山先生祠敝郡理學之興實始龜山方其學于程門還自伊洛至吾常

留寓以爲泰伯延陵之墟也而鄒忠公及周伯忱伯溫兄弟又與公故遂與諸生講學十有八年始歸竊聞之程子得周子之道而北洛學于是有源龜山得程子之道而南閩學于是有委蓋宋四子肇自濂溪至朱子始集其成要其間學術盛衰之故殆難言之當熙寧中異學盛行毒流海內卒名靖康之禍龜山力排斥之于前文士如蘇黃諸公皆溺佛氏教龜山惟兢兢守師說一傳爲羅豫章再傳爲李延平三傳爲朱子其時宋祚既南自閩

至吳極一時聲教之盛而窮源竟委龜山所以聯屬于南北之學實于吾常首被之然則吾常之有志于學者不可不知所本也嘗見毛古菴先生作毘陵正學編首列龜山次鄒道鄉又次周伯忱伯溫唐彥思又次鄒德久喻子才尤延之李元德蔣良貴而以謝子蘭終蓋以道鄉周唐四公與龜山同游程門而有得若鄒喻爲龜山高第弟子喻授尤尤授李蔣淵源皆可溯至謝則聞風興起有衛正闢邪之功故爲吾常有明理學之冠子蘭而後

迄無定論先賢祠之祀既多濫觴而郡志所載亦未盡愜人至今日講學時必急爲釐正以竟有明一代之學此有功于先儒非小也至于講學之任不可濫竊蓋今日講學之人必爲異日可繼先儒之人當事必折節以請隆其禮重其事而吾人自反亦必內無愧于心外帖然于衆論然後當之可不忝昔張橫渠已爲關中夫子一聞二程講易臯比永撤虎皮不及橫渠者乃燕然尸其位可乎此僕願執事愼重審擇勿以縉紳韋布而有別勿因

其先世而遠及其後人勿以附和者之私睿遂以爲實然以至公揆于至正是所望執事毅然行之也昨閱其公講朱陸之學尊朱而毀陸此固前人之成說僕謂尊朱固宜而陸亦未可輕毀大抵道學之傳自程宋而後分而爲兩朱子以格致爲主祖周子而宗程張象山以頓悟爲宗謁周子而兼排朱子自是以後爲朱子之學者有勉齋西山其人至明則薛文清胡敬齋之屬爲象山之學者有慈湖草廬其人至明則陳白沙王陽明之屬朱子得二程之學于李延平而大光之陸子靜生當其時聰明議識過于朱子躬行心得不及朱子然而義利之辨朱子亦心服之是故讀書窮理躬行實踐以至聖人者朱之道問學也涵養本心六經皆我註腳者陸之尊德性也朱之學有本有末下學上達合內外有無隱顯爲一致陸則極高明而未盡夫道中庸是故王文成倣之有良知之說陳白沙祖之有主靜之說自此道未大行文成理學事功冠絕一代卽良知二字亦本孟子然而爲其徒

者如敬仲龍谿諸子以良知附會養氣而入于空又以良知印合玄虛而入于禪論者往往以其流弊而致恨于其源未免責備太過夫聖人之道猶天地然莫不在覆載之中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之數子者雖所造或偏要皆孔子之徒豈可遂擯門墻之外僕每嘆有宋以來諸儒立說過隘尤笑今儒沿習其說分門別戶如枘鑿之不相入似有功聖賢及叩其所學求所爲磊落俊偉可與入道者而不可得昔孔子之敎七十子之學宜無不人人爲顏曾乃由求點赤諸賢或成其狂或成其狷卽求中行者已不可多得况生千百世之後無聖人以爲之師奈何不使分途競進各因其天資所近以爲入道之門哉敢質之左右惟執事垂敎焉并白

與駱太守論先賢祠書

執事將建延陵書院或有告于執事者曰先賢祠故講學地何不踵而行之而執事不可僕有以窺執事之微而未敢信也故敢復奉書嘗攷先賢祠故雜造局址萬曆初太守施公觀民改創龍城書院旋奉旨毀鬻其地民間至太守歐陽公東鳳捐金令民還其地建祠祀延陵季子而下六十九人皆吾郡忠臣孝子理學鉅儒斟酌進退合乎祀典而當乎人人之心至今日莫有敢竊議者夫以一

郡守之力上下千百載不使人撓以私卓越之風豈不可敬迨其後或爲子孫之貴顯或官其地者爲薦紳之故吏門生紛紛議入甚有喪名失節之夫竟儼然並列諸賢毋論爲歐陽公罪人而人子欲揚顯其親反使其親忸怩不安其位豈得爲孝乎郡先達孫洪澳先生有言先賢祠之作爲學宮鄉賢祠濫也鄉賢始非不嚴後遂凌替不復防烏知今之祠不浸假爲昔之學宮嗚呼前之人早慮及此詎不可嘆也哉夫祀既如此其濫則先賢之名以僞亂眞必爲諸賢所震怒揆諸賢之心祠且可廢乃更欲于此講學論道固爲有識者所羞稱今執事舍此剏彼得毋以是與然執事地望並歐陽公才識並歐陽公不難于六十九人外毅然進退之不以一時情面爲嫌而以千百世是非爲準昔程明道有聖人本天佛氏本心之說以爲儒與佛毫釐千里之辨況同爲吾儒其毫釐千里有不待辨而自明者乎紀僧眞得幸于齊世祖請曰臣本武吏階榮至此無所復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

夫世祖曰此由江斆謝瀹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退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彼僧眞第乞作士大夫以天子之命尚勿與況未有天子之命而所關又在忠孝理學之大執事亦何所憚而不爲哉祠旁爲歐陽公祠我郡人立以報公者近見某主簿假爲公署敲樸之聲盈耳糞土委積甚非所以妥賢太守之靈乞諭歸本署或他移幸甚某再拜

與駱太守請脩復忠義祠書

執事近于敝城忠義祠旁隙地創建延陵書院擬興理學厥功匪小僕思忠義祠諸賢大節凜凜亞談理學者所宜惕然第其祠日就傾壞恐無以作人觀感按志祠遞圯遞葺皆一一賢太守主之其名並諸賢不朽今日舍執事誰屬當宋室既衰天下播遷德祐間元兵再攻常州朝廷起姚公訔知州事命副統制王公安節將兵守之又以陳公炤爲通判胡公應炎爲節度判官以佐四人者皆以身徇城調粟繕器械募兵日夜訓厲食且盡元將諭降堅不聽截紙置盂中若湯餅狀以示食炤遣子應龍乞援平江督軍文丞相天祥丞相遣將赴之麻士龍戰虞橋死尹玉戰五牧鎭亦死城中益不可支管幹徐道明天慶觀道士也亦決策姚公公曰守之不得死而已道明出謂其徒曰姚公欲與城俱亾吾屬得爲義士矣城陷訔縱火自焚死炤安節應炎猶斂兵巷戰被執罵不屈死武進尹包圭及道明俱死而莫識之者以宜興僧起兵亦戰死城既破元將又諭降舉城無二人從遂屠文丞相作詩哀常州以常州比宋睢陽危素作元史自言分脩忠義傳常州事得備書猶恨死者多遺其名又曰天地有大經曰忠義夫惟有道之朝不責其抗而錄其節至于倒戈輸欵者雖爵賞之未嘗不薄其行僕嘗讀是言而偉之執事素以忠孝自矢表揚先哲之心無不至一祠脩葺費亦無幾况當書院𢬵興之時工用尤易爲力僕嘗見忠臣孝子之祠幸而有賢子孫守之至不墮廢否則假浮屠老子之徒得僅存一二兩者皆不可得則望生其地好義者爲之而好義者往往以費難辦付之慨嘆于事卒歸無補必得賢大夫起而倡率將見聞風樂善自不乏人昔孔北海表鄭公鄉過者莫不起敬則所望于執事豈小哉某再拜

與駱太守請脩復鄒忠公祠書

儆同學鄒程邨謝世執事哀憫不勝嘗向人曰才如程邨而不永年程邨有知必銜感地下僕嘗與程邨開論知程邨夙具大志而最要則有二事一葺道鄉公祠一刻令祖香岡先生所著經解每以經解卷帙繁多貲費不給爲慮若道鄉祠雖日就圮壞而聚族之人尚可共圖脩復不謂家有賢子孫遽蚤死不克成其志爲可深惜按忠公元符中職諫官時章惇柄國椒房之事言人所不敢言惇

危殺公幸即敗而公謫萬里外建中靖國間名還蔡京在朝公又以直道不容再謫嶺表風節愈堅名愈重當時有五諫之目而公列焉嘗受學二程門所學皆有本故能卓立如此自公歿數百年于茲子姓雖繁衍未聞有克自振拔者至程邨能以名行自砥事親孝于古人書無不窺著古文詩賦詞若干卷鋟板行世朝野交重爭購來進士旋坐公事推挫不得于時至鬱鬱以死古人稱三不朽程邨已居其二以程邨之才苟得志立功固無難而天限之然程邨亦可以無憾程邨家貧經解之刻縱不死亦成虛願道鄉祠非有倡舉者不能作族人好義之心今程邨既物故其與族人向必有成說執事試召其族明經如某諸生如某某一詢之大示鼓舞仍令歛貲名工以還舊觀不特程邨之志可成執事好賢尚德之風雖千百世猶將景慕無窮顧不偉哉郡志載楊鐵崖之言述郡先儒謝子蘭先生應芳生公二百年後完公之墓伐棘莽立華表復搆祭亭樹松柏百十株立石以記謝

君非公氏族而公之子孫乃有鬻墓田樵墓林者賢不肖相去何如然則某今日信有愧于子蘭而鄒氏族人聞是言有不奮激而爲之者豈人情哉祠成之日乞公爲文豎碑記其事將以友之名亦得藉公以傳某曷勝翹首待命某再拜

與駱東目太守請復建多稼亭書

某白郡治之陰城爲障稍西數十武舊爲多稼亭按志莫詳所刱遞圮遞葺明太守劉公廣生記云從廢址得豐碑六蘚蝕泥封命工搨之尚可眡其字跡同時何司李又言亭無他奇獨古栢數株老幹蒼翠爲千百年物所謂亭僅敗屋三楹某嘗至其處求所爲敗屋者已無復存豐碑古栢亦蕩爲冷灰矣甚可慨也執事以是亭爲游觀燕息之所與廢何重輕於人苟顧名而思義非凡爲守者宜

惕然者耶雅大田之詩農夫所以答甫田也首曰大田多稼極而至於曾孫介景福夫豈好爲諛祝之詞惟甫田公卿力農事以奉方社田祖民始得盡力於農歌大田以志愛然則多稼之稱豈易得此於民哉周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於邑閭今周禮既不行而是亭之名猶不失餼羊遺意登斯亭者知多稼之稱不可易得必將思所以效甫田之公卿致民歌咏勿負命名之意則亭於太守亦猶乎委土之師保也執事才高氣銳以古人自期待蒞政以來志復古者非一事而於此獨缺然夫一亭聿興費亦無幾倘獲鳩工庀材俾還舊觀興時舉觴落成宛若進襏襫之子於庭而慰勞之其也以布衣芒屩從游執事之側從容而盡一觴亦得與豐樂喜雨二太守之賓客傳於後世顧不幸與某再拜

再與岳吏部書

僕前以吏員一事獻書足下荷足下俯採芻蕘今吏員已停授正印足下可謂有功銓政而僕言亦竊幸于足下有小補也然有所未盡者從來國家收得人之效在課名實以責官方三代以來惟漢法爲近古其取之也採之選舉之公評及用必試之職業以驗其才能誠以未仕者居鄉有履行之善惡所謂品也既仕者居官有績效之成勞所爲狀也既有以定其品而復有以課其狀此名實相維之驗也我　朝仕進之階惟其人不惟其位誠爲鼓舞至意乃昔以人才少而不足用今以多而不能盡用則以名實之間未盡覈而器量大小無由得其當耳今之選授者皆以進身之等第與考職之後先爲銓除之準未嘗別其人與職之相宜故或長才而得小邑或中才而典煩劇往往用違其實遂至簿書未習劾罰有加不歲月而罷斥者踵相接夫內而審官之部權其地之輕重外而督撫大臣察其人之賢不肖有不當者急令調補稱

職者爲之久任而加秩如是則在位無叢脞之憂而循良莫不蒸蒸然奮起益勉爲善吏至於今日升遷之法皆其人適與缺遇度其資格相符不必問其果優其任否也彼居其任者亦不必盡習其事迨事之既習則已遷秩而去古人禮樂兵農終身止效一事今六部之司一人或歷數官不惟無以觀練達之才且受其權於吏在吏曰吾有例在不知簿籍稽致固不可廢第不論其才之可否使人皆坐待資俸欣欣焉有必得之心豈法之善乎昔劉祥道知選事曰今任官率四考輒罷夫官知秩滿則懷去就之心民知遷徙則興苟且之志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今試于內外諸臣用資格以馭繩趨之士破資格以待非常之人庶因才器使而官方之效可以大著若夫以考課之法而加意于親民之官則其說有二財賦爲國用攸關上不得不峻考成下不得不竭其徵斂勢也然有志氣方新忽遭不及察之降革爲可深惘蓋分數有必覈而徵催之新舊宜酌積

通勢難盡蠲而土俗饒之與年歲之旱澇亦宜別奈何槩置勿問一例考成使長材有短馭之嘆乎士自田間來初膺民社未有不思自好者自姦胥猾役乘間以投其喜怒始以小忠信示其勤旣以濟其大奸大貪究且挾官之短長而官亦受制于吏誠立一法以征糧弭盜緝逃墾荒諸大事功罪使官與吏共爲考成將胥隷亦有身家之惜而蠧惡或可少止足下才高氣淸凡僕所言皆稔知之而僕尤必娓娓言之者語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惟冀虛公詳酌毅然而行昔毛玠山濤之于魏晉裴行儉李朝隱盧從愿之于唐陳堯咨魯宗道王質杜衍之于宋非皆以典銓之故卓然垂之史册乎足下自顧何如數君幸勿苟且一時致令名不著于後世徒居得爲之位爲可惜也其再拜

答繆生朝陽問諡書

昨門下以諡爲問倉卒應對慮有未詳雨窗攤燈復摭古以告門下世傳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將薨而制諡不知人主有諡自黃帝而已昉矣若後世之有二諡成湯昉也人主有廟號中宗昉也人主庳不廟號東漢昉也身不有天下而目有天下諡魏昉也封爵不以地而以德戰國昉也齊晉衛諡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諡班于天子之士也魯諡及大夫矣爲其爲周公後用王禮也無爵而諡晉昉也婦人無爵亦諡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諡太子而有諡晉申生昉也人臣有三諡與諡而預諡衛侯於公叔貞惠文子公宮貞子析朱成子也皆衛敝也私諡春秋黔婁昉也宦者諡北魏昉也方技有諡亦北魏昉也公卿大者祖父有諡元昉也明興創制自皇帝皇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諡郡王公侯伯文武二諡親郡王非譴無勿諡郡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雖賢勿諡公侯伯非譴無勿諡嗣公侯伯非賢弗諡此大較也然則

以爲名乎爲實乎爲名則從其美者而已然觀蒼
舒庭堅窮奇檮杌美固不可掩而惡亦不可諱秦
始皇曰臣議君子議父若皆美也秦皇尚何畏哉
總之謚者勸懲之大典周公制謚悉本勸懲之意
至秦則以爲議父與君也而廢之廢之則失所以
勸懲者 漢唐以來仍行謚典然古意漸失美惡
不能無爽美惡爽則失所以勸懲者又一 美惡爽
則改謚之說興必至名實重違而紛更愈不可定
紛更不定則失所以勸懲者又一 然美惡或爽猶

有美惡者存自明以來則有美無惡矣有美無惡
則失所以勸懲者又一 然有美無惡猶屬朝廷之
寬大主褒有功不主彰臣過乃或爲子孫乞恩或
爲故舊陳請必至美非其美矣美非其美則失所
以勸懲者又一 嗚呼謚法之壞至于如此所謂大
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者安可得哉安可得哉至
門下又以私謚爲非禮固然按謚法必生有爵者
死乃有謚而士不獲與故凡高賢碩德守貞巖穴
之中至老死無聞者不可勝紀在朝廷格于令典

莫可變通而公道之在人心者又勃勃然不能自
已于是私謚之說興古之人如靖節文中貞曜文
通淵穎之屬要皆合乎人人之心而當于古今之
理雖屬草野之私而覈實定名不異朝廷慎重之
意亦禮因義起君子不得而廢也竊觀近日私謚
率多濫觴門下之言當有憤於此然古來如秦秀
之駁賈充卞壼郗鑒之議周札鄭羲許敬宗之繆
于名實楊綰蕭禹之蒙惡名夏竦之見斥涑水有
爵者是非尚不易定况謚之出於私者乎門下當

之而已

答繆生朝陽問二十一史書

二十一史古今已有成論門下復惓惓以優劣爲問不得不摭前聞以告門下文中子曰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是也書以紀事詩以採風春秋一書則有所筆削以寓王法故曰知我罪我惟春秋春秋成而左丘明作傳以翼之開後世編年之祖司馬遷祖述其義更爲體裁遡軒轅迄漢武勒成一家言夫左之始末在事司馬之始末在人左則專主編年司馬則廣推之紀傳漢獻帝命荀悅約

畧其文用左法曰前漢紀袁宏復爲東漢紀其才各有所至皆不可與遷史同日語然遷稱良史而班固譏之曰疎畧牴牾是非頗謬於聖人固自爲書如列儒術于諸家褒郭解以謙愛志五行引書失宜者四敘事乖理者五其疎畧牴牾又孰甚雖以曹大家補志顏師古註釋亦不能盡正其訛范曄作東漢書自謂方孟堅整密稍變班馬例贊外有論其文拘礙蹐駁晁陳氏多譏之董宣節義士而抑之酷吏蔡琰失節女而稱曰烈班失之同范失之誕豈虛語哉陳壽志三國敘事有良史才而帝魏寇蜀大綱已拂矣因父髠故短武侯將畧益非矣晉書初成虞預繼之者八家太宗勅房玄齡褚遂良等重撰以臧榮緒晉書爲主一時史官多稱文學乃好采詭謬碎事不務篤實惟李淳風深明星曆諸志可觀南北八代二書百八十篇皆成李延壽雖于禨祥談嘲無不載而無南北正史冗儀習故濫公以佳史稱之然以不作志致數代制度湮沒而不彰南朝則沈約撰宋書裴子野更爲

宋畧江淹有齊志蕭子顯更爲齊書梁陳二史成姚思廉父子北朝則魏收有魏書李百藥有齊書蘇綽朱弘皆脩周史而令狐德棻特著隋書則魏徵總其事皆文氣衰靡猥以小說傅會故多失當韋述撰唐書劉昫復增減之繁畧不均並不足取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事增而文省議者猶病其氣窒味短梁唐晉漢周各有史宋薛居正輩脩之歐陽脩以其失實脩新五代史褒貶謹嚴最得古法然以天文不載變異減之宋史作非一家而

立傳惟計官階詳遷擢濫漫不堪陳極續編差得其正遼金二史揭傒斯獨為脫脫總之明初胡粹中宋濂等奉脩元史得失亦相參昔人有請勑宋遼金元四史宜付史館訂補刪正者要之金史簡質雅則不與三史同也宋治平中涑水司馬氏忠簡冊汗漫規春秋編年法薈萃為書人主假以秘藏優以清秩聽以書局自隨得肆力編摹而且擇人受簡以戰國迄兩漢屬劉攽三國迄隋末屬劉恕唐迄五代屬范禹於艷變倀倖閹豎權貴竊命

移祚之故每三致意朱子謂其書漢以來未有而帝魏寇蜀黜唐紀周猶得指而詈曰溫公不識王霸之辨朱子訂正之著綱目一書削曹魏帝昭烈去武曌錄中宗卓然可稱他如書張良為韓人陶潛為晉處士楊雄為莽大夫改幸太學為視尚公主為適書房州懷乾侯之志削光宅滅如齊之醜此類未易縷指明二百九十年未有成書自洪武寶訓外如吾學徵吾諸編憲章傳信諸錄獻徵法傳世法諸書瑯琊史料烏程史槩皆足備觀覽先

中丞輔世編一刻尤加意搜羅嚴加考信然而諸書所載皆未及啓禎二代近見明季遺聞一刻未免多訛舛罣漏夫忠臣義士至明末最多罣漏則無以慰幽魂訛舛則益使含冤喪氣今 國家設局纂脩表揚別白正在此時可拭目以觀其成故連類及之

與黃刑部書

足下擢刑部尚書郎欣慶累日從此操三尺法爲朝廷洽好生者在足下矣僕嘗思唐虞之世始制五刑命皋陶爲士師反復告戒一則曰刑期無刑再則曰欽哉惟刑之恤聖人立法之心至今可以想見皋陶士師也而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伯夷秩宗也而後世稱之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知工虞教養皆先王所以化民之具士師一官不過弼成教事而非以爲致治清濁之原也秦法最苛

無論李悝爲六篇之律蕭何爲九章之律而張湯趙禹復廣至數千房鄭公爲十二章之律而長孫無忌輩復廣至五百蘇軾曰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入于忍人足下將何去何從哉後世之患莫大乎不用律而用例律有定例無定鍛鍊周內欲出可比生例欲入可比死例有至死而不知所罹何條者昔郭解門客殺儒生公孫弘謂解雖不知然以睚眦殺人甚于知之竟族解霍光治桑弘遷罪匿故吏史吳家少府欲罪遷赦吳光謂廷尉少府弃法皆棄市凡此皆刻行其意不用律之過也禮經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易故君子盡心焉刑不易于律毎易用律之人故汲長孺云刀筆吏不可爲公卿誠慮之也今日部訊曰供毎滿文爰書既定而後譯漢語其間保無酷吏深文與吏胥之作奸者僕謂宜滿漢同時並立以示公使人皆曉然而無所疑若流徙之法不必拘遼陽寧古前代極邊遺意可倣况遼陽寧古爲龍興地乃以罪人處之無乃不可至事稍可矜者

則有先王不拏之典在伏惟大破成例斟酌變通足下請之司寇司寇請之　朝必求無負生民之命而後止則國家元氣可培而足下食報正未可量幸察不宜

與張邑令議復濟農倉書

敝邑數年來水旱頻仍饑民流離遍野昨執事大名縉紳議設粥廠數處各斂米穀付司事者給散僕雖貧敢不悉索仰遵執事命第僕思古人有書救荒無奇策非無奇策也以爲救之既荒不若備之未荒之日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未嘗不早而以不擠告未嘗不饑而以不害聞語云三代而上有荒歲無荒民此之謂也敝邑向有濟農倉明洪武間奉詔設豫備儲糧倉四所在東西

南北四鄉其後則合并郡城濟農一倉今太平倉矣故址猶在僕十年來所交當道莫不激切言之冀其脩復或以工用艱難而止或以迂緩竊笑今觀執事仁心爲質不以僕言爲河漢欣然以爲可行故敢復奉書并以古人已行成法向執事詳述之僕觀唐宋以來雖有社倉義倉之不一大率皆常平遺意蓋莫善于常平莫不善于義倉義倉之法因年則散豐年則斂其初未嘗不善然官與民貸貸其弊易生況貸貸寄之里胥詐冒之事必多甚至與貧民通詐爲詭詞而斂散之粟無幾矣且有借止一石或償至數十石不足借止一年或徵至十數年不休故細民有寧賣子女甘流徙而不肯窺倉廩之門者常平則不然豐年穀賤則增價而糴以爲備凶年穀貴則減價而糶以濟饑願糴者予之無所强受糶者去之無所追其利常周而本不仆故公私兩便今濟農倉不能仍復太平倉尚有數條可因酌就簡爲之以濟農之名而行常平之實平時多方那融設法趁豐而糴委之富

民以計其數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支及時凶而糶立法使糶不出一人人不過一石而又嚴爲之防俾所糶皆貧民而富者無敢侵焉且執事亦郎濟農倉之創而旋隳者何哉奉法者營私自便而法不行也今民之以背賜爵及補吏胥者有不以余錢乎諸公田租稅有升斗入乎城旦者必以粟贖乎則今日尙未嘗貴粟矣而郡縣官又不以贖鍰餘羨貯之以備不虞徒法外横加其歛投一訟原訊計行力無力耳非大較曲直也爰書已定復

加之罰及所罰非穀所入又非倉民當豐歲而吏能因之況暇言備哉僕尤有慮者吾鄉賦役煩重昔之民以有田爲樂今以有田爲憂是以庶民之家有中人之產者經營爲吏役閭里莫不誇榮務本而力農則鄉黨笑以爲拙將爲農者日寡而田畝之荒蕪必多今日勸農之令似宜急行毋曰錢糧考成日嚴徒以鈎摘敲朴爲能而昧所自出也惟執事垂察焉某白

與弟書

吾家龍游河祖塋前有小姓一塚近堪輿家言于吾祖塋有妨而其人適欲改葬因以數金助之踰數月又囑里老來言其改葬有阻之者而前所與金已盡又不敢負恩願平其塚以報予聞之勃然曰是何言縱與吾祖塋有妨亦聽之況堪輿家言豈可盡信前適聞彼欲改葬故與金耳否則是吾以利誘也損人利己之事雖小勿爲況關陰隲之大者今吾遂行恐復有以此向弟言者須嚴止之金亦不必責償大抵葬者藏也古人藏親第求其地于風水無害者而他不計是古人之卜地爲親今人之卜地爲子若孫每卜一地必求其若何富且貴若何子孫衆盛是以祖父之骨爲子孫市富貴之具豈爲人子者所宜聞嘗見形家書宣州沈少參卜地啓土得一古穴覩窆石乃先代名公墓沈急掩之懼後人復有發者立碑以識少參夜夢一峩冠者告曰掩吾塚蒙德已厚況兼製碑當以公嗣爲報李八公葬其子某地顯孫曰葉後期年

恐不利于汝孫曰親安願足矣雖有損何惜其後孫亦無害且益昌向使少叅得吉壤而不肯乘不掩古穴八公孫聞言生畏更事改卜無論二者之禍福何如一于盛德有虧一使父骨不得早安窀穸豈仁人孝子之用心由此而觀堪輿家之說未可盡據而冥漠中反若有陰相之者古人云積德爲求地之本良然里吾祖塋三里許有稱某氏南鬮者其先人辦建塼環圍鑿河得棺百十日盡焚之棄其骨不數年某公死子羅慘刑迄于今亭榭陂陀之勝皆蕩爲冷灰此吾地數十年近事余與弟皆習聞者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與張黃岳論文書

遠承台翰兼賜大集歎爲天下至文僕嘗論古文一道今日能文之士鮮不奉法唐宋大家上者秦漢而止不知昔人之所以得成其爲秦漢大家者莫不本于經今人置經學不講第求之秦漢第求之唐宋大家宜乎不能爲秦漢爲大家辭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未有取法乎中而可得上者足下之文無不根據六經譬如黃河渠并旣分而禹之導之必由積石龍門以溯其本此僕之所以歎也

今人作文莫病於摹擬秦漢大家之前未嘗有秦漢大家乃必規規然曰我學秦漢我學大家縱極肖不過爲古人奴隸況不能肖乎譬如古人旣往爲土木以像之不可卽爲古人也而優孟復過焉曰不如我之能笑能嚬將優孟遂得爲古人耶僕嘗語於人曰人知無法之爲病不知有法之爲病惟能不囿於法始可得古人之法始可自成爲我之法且夫文以博稱固矣然博則易雜雜則不能潔柳子厚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知古人未有不

以潔爲尙者而蘇明允之論史遷以爲其詞淳健簡直蓋與柳子之言合獨病其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六經傳記之言非不善雜之則不善試盡去其裂取者而觀之太史之潔固在也然古人之裂取止於六經傳記今人則泛濫而莫可窮詰甚至釋氏之言亦得竄入文體之敗一至於此求潔之道旣以此爲大戒而又從篇省句從句省字至排偶對仗之句尤所痛絕寧少毋多寧以質勝而不以文勝譬如五品之金惟金爲最黃金之質清

質清則體重文能質清而體重而潔庶幾矣僕又謂用法之妙大畧有三曰起曰轉曰止起不知其所自起而後可爲起轉而不轉不轉而轉而後可爲轉欲止而不卽止不應止而竟止而後可爲止昌黎謂記至矣猶憾其未幅稍溢此應止不止也柳州梓人蝜蝂傳捕蛇者說皆露正意亦微憾之吾人論古之識宜爾諒古人不以爲罪高明必有以埀敎焉向未見足下全集時於友人處得數十首遂刻七首然僕選不足爲足下重也某白

學文堂文集

夫椒山人陳玉瑾賡明著

書

與某先生論來瞿唐理學書

昨讀先生大集中有引及來瞿唐特祠謂當時之議以其直接仲尼之傳不宜在孟子下故詔爲特祠以尊之僕稍稍竊辯而不敢終其說者以瞿唐夙稱理學非後生可以輕訾及歸而思之竊以爲此事所關甚大不容不與先生辯先生謂從祀重

乎特祠重乎從祀雖不得獨專其尊然通行于天下者也天子臨雍釋奠則命大臣分獻若特祠則祀于一方止有司春秋致祭耳從祀旣不足以尊瞿唐豈特祠反足以尊之哉當時廷議想未悉瞿唐之學未閱瞿唐之書而草草爲此舉耳瞿唐之學以格物爲始以遏欲爲功于聖人之學不謬而僕之所議者正以其格物之未精與遏欲之未純其太學新圖圖與濂溪異而義與濂溪同吴圓一篇頗爲切括然以朱子未有天地先有此理之說

爲非則試問從未有天地之前何以無端而忽有天地陰陽未判又何者可名爲太極而生此陰陽乎至帝王大混沌一圖以皇帝王霸歸于世運適然康節亦曾及此此不必論特其言曰時勢不同則聖人之性反不同故在唐虞曰嚚訟可乎在文武則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是以堯舜爲有意遠其子文武爲有意私其子矣以文武之子孫均之嚚訟而文武獨傳之者矣且果以世運而言則堯舜當極盛之時原不宜有朱均之子文武當漸降

之會豈宜有子孫之賢反過于堯舜之子乎又小混沌圖說云人生世上一浮生也一日止有九時生除三時亦如死亥子丑時夢寐之中雖生猶死身在何處亦所不知雖帝王聖人亦自如此僕謂浮生一語既非性命誠實之旨即淺言之而聖人夢寐必自與凡人不同凡人之夢昏憒顚倒安知不夢爲淫蒸夢爲盜賊夢爲弑逆聖人夢寐中則諒不及此瞿唐謂聖人之夢無以異于凡人不將謂聖人之死無以異于常人之死乎浮生之說誤

矣若其註大學古本則更有離奇背謬者以德爲五倫以明爲人倫明于上之明因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即敬敷五教非明其德而後親之更云德就虛靈說將一部大學通說空疎更無下手處就五倫上說便徹頭徹尾夫明德本也實有其德而實明之何言空疎格致誠正皆所以明德何言無可下手況不明其德則無仁義禮智信之心又何以處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交而謂之五倫乎其註親民也既不合程子當作新之解又不宗

新建親其民之解而割裂其辭義曰親者九族也民者萬民也親親二字即親親而仁民也即以親九族昭明百姓也親字管齊家民字管治平若不能親親以齊家而先去新其民親其民是以厚者薄所薄者厚也嗚呼謬至此哉夫民者該家國天下而言也書曰維天敷錫下民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彼所謂民豈家人九族不在是數哉據此解則其離奇背謬已甚而餘解之荒唐亦不必述矣至于理學辨疑一卷則以天道爲無常天運爲

不可知其辨月之不受日光也則日月光從地四旁既可上受于月宜乎月光常滿何有盈有缺此并不知日月之行相去有東西遠近宜乎混沌圖說中定月缺至三十夜半止月盈至十五止也盈則爲望望何嘗必在十五日而一月又豈必皆三十日哉其辨日食之不關于月掩也則曰正德年日食盡滿天星斗皆見而月在何處安能掩日至此令設問兒童曰日何所掩亦必以爲掩日者卽月而乃云月在何處乎卽問稍有知識者曰月小

于日而日何以至旣必曰日遠于月而高于月人自下視之不過與月等大而月食之遂旣豈云不能掩日至此乎凡此數說亦見其格物之未精矣大抵瞿唐天分本自尋常而于理性象數皆欲駕周程張朱而更爲透關之語愈闢則愈不透故用功彌苦遂至勞而日拙焉其格物固然其遏欲也亦如是彼之以三欲爲戒也曰色曰勇曰得卽君子之三戒而同時戒之者也然遏之也止可曰不好色而不可絕色止可曰不好勇而不可無勇止

可曰無苟得而不可期于必不得富貴者人之所欲得也聖人無必不欲富必不欲貴之心用行舍藏之之時未嘗不有行之之願佛肸召子欲往矣公山弗擾召子欲往矣而瞿唐自舉孝廉以後毅然歸老梁山置天下之治亂若秦越人之肥瘦雖欲明心見理而決意不期于有用則是一深山枯坐之人焉耳于聖人有體有用卽體卽用之學全未會通心如是小理如是拘乎而謂之明心見理也然乎哉在當日推尊之者亦不過曰士林之

淸修明世之高蹈而已曰二十餘禩有司不一見其面而已曰寄興于寥廓而歸宿于仁義以遊逍遙之墟莊周之所謂至人而已而正之者止以李卓吾相較謂卓吾以怪破天下之常卒以怪殺其身先生以平常救天下怪異之習不免執常而岐其同中庸其至難言之矣觀是說也則瞿唐之位置可知由其論太極者斷之其言理言性與聖人殊由其論古本大學者斷之其言德與聖人殊由其辨疑者斷之則言理氣象數亦必與聖人殊與

聖人殊是叛聖人也由其出處言之以必不可富必不可貴禁其欲得之心推之將必絶色而後必不好色也必無勇而後爲不好勇也彼旣悞視心之虛靈以爲玄寂雖闢釋老而不覺已流于釋老釋老者聖人所不攻而亦必不與較梵宮仙院煇煌金碧于文廟之外視之亦如有如無卽任其特祠焉亦無不可也然則先生之說毋乃過乎哉至易註一書尚未細閱閱竟當更爲先生論之

與伯詢于書

吾家自石松公而下不幸無嗣者多矣其立嗣者恒取族子應嗣者嗣之未嘗及異姓子也有之自吾伯始堪修譜牒于伯嗣子玉瓚下大書係劉某子今嗣其伯之色愀然若不欲堪書者無然也苟不書而後世子孫信以爲非劉氏子是欺吾子若孫也苟後世子孫信以爲劉氏子而吾今諱之是欺吾祖若父也欺子孫不可也欺祖父尤不可猶見世俗所爲自襁褓而取之旣長不令其知父母

姓名以爲自我生也嗟乎人孰無口豈能諱之適成其爲世俗之愚而已吾豈爲之哉況乎在襁褓者猶或可諱當嗣瓚時瓚生已十七八年伯雖欲諱瓚詎能自諱卽伯意以爲不諱則瓚必不書者于我使瓚果肯自諱則凡人之生未有不愛其父母者瓚忍不愛其所生之父母瓚之不孝孰大于是卽盡孝于嗣父亦不足取昔歐陽修因晉出帝絶其生父敬儒大斥其非以爲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絶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

可絕也然恩有屈于義故降其服以期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今伯欲諱之是使瓚不得有降服服者先王之禮而萬世之通制也可絕滅乎哉或告伯以立愛之說以爲可不拘同異姓禮不又云乎異姓不相爲後蓋神不歆非族以他氏子承祧與斬祀等故春秋書莒人滅鄫夫必族中一無可嗣者不得已而求之異姓人猶諒之今吾族可嗣尚不乏人也特伯本支人丁落落俱無次子故應嗣者絕少耳本支無人不妨求之別支別支雖疎猶愈于別姓今伯毅然令玉瓚歸宗集吾族之人而告于廟公議爲伯立嗣安見吾族果無其人堪平時見伯喜讀律律有云凡無子而乞異姓人子爲後及以巳子與人爲後者罪惟均其子歸宗又云在三歲以下收養者許從其姓但不得便立爲後豈未閱及此乎抑知而犯之乎今請幸尚未梓伯速改圖之瓚當執筆易書也

學文堂文集

夫椒山人陳玉瑾賡明著

傳

王節愍公傳

王章字漢臣號芳洲別號雲屺武進之魏墅人也以殉節謚忠烈順治十年　詔褒明朝死事諸臣謚節愍人稱王節愍亦稱王忠烈云公八歲喪父母夫人姚教育之弱冠能文嘗讀書魏墅觀觀祀陳司徒杲仁杲仁以忠死國者也後封烈帝一日公夢神揖升殿坐左蹴不寧神曰忠孝至性吾與君等他日功名君當過之公頷其言舉天啟辛酉孝廉崇禎戊辰成進士初令諸暨有賢聲巡按某上其績適報東海寇竊發鄞當其衝缺長吏以公才調治鄞先是公授諸暨親朋置酒爲餞稍留連而公又好酒每醉母夫人呼責曰朝廷以百里赤子授酒徒乎且王命有程豈容荒宴公伏地不敢命杖家人力勸乃免公自是不飲酒公將由暨赴鄞暨民立幟拒鄞民之來迎者於境曰公我公也

爾何爲者鄭民亦曰公我公也爾何爲者爭閧不巳公笑旣而泣數行下曰余何忍棄汝等去㡬敢謝臺檄敢違上命乎暨民持壺酒豆肉遮道六十里哀號不絕及治鄞賢聲如暨有中使賫懿旨至海上府屬皆匍匐郊迎恐後公獨不爲禮且戒舟車不得經城內中使憚之日本盜劉香者掠昌國石蒲大嵩諸衛猖獗甚公計斬間諜九人復請撫按移文閩粵舉兵會剿劉香卒就擒天子加賴擢公工部主事改陝西道御史公首疏諫止宮操上

悚然曰非王御史言誰爲朕言者急止之時內璫冒功紛紛邀上賞公又上疏請核璫皆曰此非以宮操諫者耶何況我等皆咋舌屏氣避公會甘肅巡方需人詔公往而巡撫某方以貪墨厥邊政公至卽抗疏劾去莊浪告警巡撫倉皇失措徵兵急公曰無庸若屬貪而易靡乃单騎入其軍諭降悉許隸近衛與餉解甲者數千人洪化番者僧也明成祖立寺居之世久而饒生產又好鬭將卒利其財請殲之公曰不可奈何以一城命爲吾功後公

經洪化諸番頂䂬酥跪泣載塗公自此以兵略著聞於朝會丁太夫人憂歸服闋遂命巡視京營時巳甲申之二月矣賊李自成兵自豫擾秦及晉嘗京師右腋天子焦勞涕泗橫流命核京營軍額例十二萬有奇及簡籍病死者巳十之二羸老者又十之一虛冒者又十之一餘雖存皆敝胄破盾氣力疲罷無鬭志公疏聞天子益焦勞流涕劾餉巳半歲缺疏三上請給而度支無以應公頓足曰吾屬巳矣如國事何亟疏請向所撫莊浪降卒及洪

化番僧令入都捍衛不報適有族子南歸公援筆寄鄉人曰寇逼關門殘全晉臣子不復問身家矣亡何而賊攻眞定乘勝達京師襄城伯調兵五萬禦郭外而命公與光給事時亨守阜成門城每三堞僅一卒而朝廷日給餉僅二三十錢公知事不可爲雖堅守猶旦夕待盡亡何自成巳薄皇城下公手發二礮賊少却忽各門砲聲寂然頃之賊矢如雨集給事收服前日事急矣盍去諸公大聲曰事至此欲臣子辦一死猶不肯耶急往入宮問上

耗遂躍馬前賊騎掩至急呼下馬下馬公不顧賊叱公公曰視兵御史誰敢叱賊槊中公股遂墮復起立據鞍大罵曰逆賊勤王兵且至我死汝不旋踵賊怒拔刀碎公膝又坐地大罵賊益怒攢槊刺殺公公死罵猶不絶僕某者隨公公命速去無罹害僕不忍賊斫以刀復不忍去又斫亟走脫及暮潛行覓公屍公猶坐地不仆張口怒目髮衝冠起勃勃然如叱賊狀僕號哭乞民戶半扉解纏足布舁公而僕方以刃創力不勝忽一義士瞋目視曰

此非京營王御史罵賊不屈死者耶負公走至寓酬以金不受詢其姓名不答去賊下令凡忠臣第不許一兵擾而賊尤多秦人過公者必曰此京營王御史寓也曾按吾甘肅多惠政弗擾且有叩頭嘆息泣下者先是光時亨在垣中稱敢言賊急時天子寄與大臣討令東宮監國南京時亨聞之疏諫國君死社稷薦不可尺寸動上意決卽傳旨言前者斬及與公同守阜成門猶言賊至必死逮賊入呼下馬時亨將下馬公回顧厲聲曰不可不可而時亨已下馬公之喪歸常州士民悲號塞途會奉詔建祠不旬日祠成士民又相率詣公祠抱木主哭祭悲號盡哀而時亨卒棄市

大椒山人曰吾常殉節死者復有金公鉉公謚忠潔以兵部車駕司主事亦分守皇城聞忠烈死噓唏泣下曰吾獨不可爲王御史耶衣朝衣投御河死有歐敬竹者以修破扇糊口聞二公死亦曰吾獨不能效二公亦投忠義祠池死嗚呼豈不偉哉豈不偉哉

沈光祿傳

沈應奎字伯和號湛源常州武進人也少孤力學爲人矜氣節然諾不苟喜急人難嘗同鄉里俠少年遊有絶人力置鐵簡自隨意有不平輒執簡起舞光上下閃閃颼拉有聲衆萬曆乙酉孝廉教諭崑山公車四上不第遷知裕州應奎妻父郤芳丹陽人亦以氣節自矜布衣徒步入長安名傾中貴人立起新鄭高相國拱於田間一時長安嘖嘖稱郤楞休云楞休芳字也新鄭相既用而江陵張相

國居正素不相能眝楞休乃假他事殺之復計絶其後陰命族人圍其廬將以是日殺楞休兩孤應奎集少年十餘人假丐者緣墻入奪兩孤以歸既守裕州三載旱民乏食嘯聚山礦間幾十餘萬衆督撫分兵勦之不克應奎單騎布袍素冠入其壘衆駭然見身不介冑旁無甲士稍延坐與語悅應奎且勸且誘衆曰征科日逼恐死須臾非得已也應奎曰能從裕州守歸乎衆曰慮罪應奎曰爾以身委我我當善全爾相與痛飲數日夜衆益感悟

哭聲震陵谷悉縱火燒山解甲去大冢宰孫公丕揚過裕不遣一使迎亦不遣謁孫公怒突入應奎署應奎方焙餅炙韭將食遂邀孫公共食孫公奇之入朝言應奎廉應擢部議例不可丕揚曰老臣特薦一人不用是不用老臣也詣闕叩首跨馬出都上聞曰此老躁急猶昔命騎追之而擢應奎官刑部主事先是應奎公車經費縣山中與人舁入古廟少年數輩扛巨木倚其門應奎覘而笑曰是須數輩乎揎袖平舉之一少年指神前石鼎曰能

舉是乎應奎挈之行數十步復置故處少年舌吐不能合應奎曰吾所至嘗欲陰求天下士爾等不足爲也拂衣去河間邸舍有騾食人觀者環列不敢救應奎怒曰奈何縱獸食人持鐵簡奔入三撲三避之又撲簡入目尺許乃仆其人已失半面伏地狂號望應奎猶作叩頭狀應奎少時經鄉之康渡里士人家方產牛數月力猛如虎人稍近輒被嚙士人家釜甑罌缶之屬皆無完器屋且折其兩角脈若無如何應奎瞋目久之躍身跨牛背牛奔

十里許應奎攀道旁古樹并力以兩足夾牛起懸
牛於空有頃復擠之樹從容而下曳其牛仍乘之
歸其家盜其好奇矜氣力類如此盧孔禮者交河
義士也路遇不平毆其人立斃繫獄論死父老聚
語道旁太息應奎聞之立詣縣語令曰方今倭躪
朝鮮交河輪蹄四接盜賊白晝劫行旅公何不以
誤殺貰之俾部署少年守閭里卒有事可效死力
於君掾徒殺壯士令因釋孔禮而語之曰非我釋
若也吳中沈某實教之時應奎已行孔禮哀號書

應奎姓名朝夕率妻子羅拜及應奎下第復經交
河孔禮同子弟輩伏道左迎歸妻女治餐餅上食
兒子持土甑出沽酒而里中群少年聞沈公來皆
至其家叉手代孔禮稱謝又三四少年持樽酒炙
鷄至願與沈公共飲啖應奎狂飲大醉持簡起舞
談說古今壯勇義烈事激昂流涕群少年皆仰天
叩頭誓爲沈公死孔禮再拜把酒曰孔禮與諸兄
弟既以身許公公如有事當率五百人裹糧服矢
以待命惟公之所使之應奎旣官刑部主事甫視

事司農以祿餉兩年缺任倖州民聞如顧匍匐解
京天子與之御午門召應奎與州民見州民道應
奎守祿狀淚交頤依依瞻戀應奎不忍捨上大悅
賜應奎宴表裏萬曆庚戌上不豫召閣臣至宮門
卻之時福藩猶在邸中外兇懼福清相葉公向高
謂應奎曰事不可知且奈何應奎曰竭股肱之力
以衞太子萬一有變公必死之請以不肖軀殉公
福清相要應奎宿朝房許令大司馬列兵闕下王
府第大金吾領緹騎巡徼皇城戎政分部京營兵

屯九門藩府人不得闌出邸第中外寂然應奎衷
甲與福清相同臥起上豫乃出當是時代藩庶子
鼎莎不得立議將立之應奎疏核大學士李廷機
不報因語錢宗伯謙益曰代藩之議倘不悔禍當
持吾簡擊殺老魅於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何暇
與喋喋爭筆牘間乎由是忌之而出知汀州巡按
御史某方至汀應奎每夕入院指天象示之曰客
星犯前星甚急巡按目笑之已而有梃擊事應奎
把御史袖曰此大事公安得不言吾向語天象云

何顧左右趣紙筆即堂上起草御史驚且慚囁嚅退稅監高寀播虐將出汀入粵應奎大書榜示直達會城日稅監將入海從倭抵汀境太守當領吏民擊殺之寀聞屏氣不敢經汀尋以繼母病棄官歸踰年復起南光祿寺少卿逆奄柄國以東林削籍年七十餘卒

夫儆山人曰神宗時天下雖稱治平無事而實多不測之憂惜乎光祿負絕人之力又得壯士五百人悉以身許卒不得用以死也及光祿死而天下且大亂思得如光祿者而不可得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張淸惠公傳

張瑋字席之號二無武進人也本姓徐先世以進士起家始祖某德外家張氏因以爲姓公少孤而貧事母孝爲人重氣節一介不取與人視之落落難合然與之交皆和易近喜讀書有文名領萬曆壬子南畿解額已未成進士嘗講學於先賢祠生徒環聽百餘人先賢祠者故龍城書院祀季札而下六十有九人皆郡之賢者也天啓某年天下爭請建魏忠賢祠甚有以聖賢祠廟改祀者而先賢祠亦幾不免卒奪於衆議不果淸惠公素斥忠賢時方督學東粵課士暇輒聚諸生講學纂朱程語要示諸生士風大變會御史張訥疏請廢天下講壇詆削鄒元標孫愼行馮從吾余懋衡籍而忠賢勢方熖粵撫臣亦議建祠文移於公公怒裂其文仰天長嘆棄官歸孫文介公愼行同里人也旣罷官家居以易經教授弟子公布袍角巾徒步詣文介問難無虛月先是公授戶部主事值熹宗初立行大婚禮取給太倉餘羨狼籍時望爲金穴司

農欲公典兗鑰公謝不可冢宰重公請以公官兵部員外郎協理邊事諸邊需餉急告之方甚公日夕焦勞髮種種左支右吾相其緩急飛芻輓粟卓犖具大計公既棄官歸踰年而懷宗立手除忠賢復起公備兵嶺北嶺北諸山寇賊方盤據蹂躪數郡公至身冒矢石跋履叢篁毒箐間斬首千餘級仍傳檄勸諭賊衆歎呼羅拜乞降然公固喜讀書雖在軍旅未嘗手釋卷生徒負笈至者未嘗以兵事却暇則講學如平時某郡守者與賊通陳筐犒

士陰以搖軍心公偵知集諸將且勸且責諸將怒已而泣麾守筐因密奏郡守狀天子下吏議治如律寇卒以平而公亦以病上疏乞休還里踰年復起公山東驛傳道尋擢南京尚寶司正卿留都設官雖等燕京而政事頗暇豫壘卿尤屬閒冷公益得讀書與諸生徒講學爲程相方柄國公上疏請罷斥以謝天下留中不報又上疏曰旗尉挾私告訐首宜嚴禁而名賚僉派之繁苛勳戚莊田之吞併皆宜痛加杜絕又上疏曰考選已成積途此後

宜質之公論果係眞廉特賜廉旌俾出入前導狹滿加以卿寺則勸懲之義明而賄競之途絕至於督撫宜令久任專司兵事不得因地方錢糧罹罰致令輕去又上疏曰各鎭兵號數萬半係本地豪貴占役與衙役人等借名食糧苟實實清汰則兵食俱足近大帥鄧玘等縱兵焚掠皆因貪淫所致宜加處象昇部堂銜並賜劍印節制皆不報又上疏乞休旨諭張瑋以清操擢用不必引請舉朝快之擢公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上居齋宮召公問

天下治亂之故公奏曰宇內不靖盜賊蠭起皆由郡縣不恤其民巡方漫無激揚所致上悅因疏舉臺臣成勇[illegible]衍巡方貪濁一人某上又大悅時總憲劉公宗周僉都金公光辰與公同視事長安人頌曰三清公官秩益高讀書講學念愈篤嘗作書寄故鄉諸生徒曰先賢祠無恙否吾仕宦二十年未嘗一日忘倘得乞骸骨歸當復與諸子游也未幾病卒卒之日朝之士大夫走吊哭泣騶輿屬路不絕檢視遺囊蕭然無長物得遺表墨淋漓未乾

曰中原寇患宜用文臣如王守仁用伍文定故事又必稍寬文法俾得展布又遺命以布衾殮不受賻毋易吾生時節李公邦華上其狀上惻然公旅櫬歸邑之士大夫以先賢祠爲公故講學地合詞請於撫按疏請奉公木主以祭詔曰可與謚謚淸惠至今並季札而下六十九人春秋血食而文介公亦並祀

大椒山人曰嗚呼懷宗之時朝政亦極難矣使淸惠之言行不猶可補救耶奈何忌者嫉之不報也及身死上覩其遺表哀而欲用其言亦已晚矣嗟乎人臣之言有關於國之興廢者顧可忽哉

尹先民傳

尹先民者東昌人也塈祖中丞公備兵大梁先民爲軍校一日其部將坐法當斬先民請代中丞公奇之署先民爲中軍會湖南峒寇屢破殘州邑朝議復設巡撫於偏沅簡命中丞公行先民曰沅撫新設必無精兵願募百人以從吳人裴世芳短小有智謀能左右射先民遇於途與語大悅世芳又善越人尙師忠金陵人王有成引見先民先民又大悅言於中丞公署二人爲中軍而以先民世芳署守備中丞公至受事果如先民言無一兵而臨藍峒賊已犯湘潭長沙先民顧謂世芳曰事急矣待四方徵調兵至事且敗吾與若分募精兵先民往靖州得千五百人以歸世芳往鎮筸亦得千人淸浪總兵羅安邦者以奉調走德安先民察其有健卒二百人馬五十疋白中丞公疏留之隨遣救長沙長沙賊稍引去當時賊在藍山者李荆楚廖二慶廖三慶在臨武者劉新宇劉廷相在天王寺者江長子洪老壳李大用曉和尚和尚稱飛天王

善飛刀噴火之術勢甚臨藍先是中丞公檄屬郡堡寨殺弩手中選膽力驍健者州縣各五十人府倍之共得三千人至是命周師忠王有成分爲三師訓練時天王寺賊突犯安化縣而臨藍賊亦破常寧水陸交下衡陽中丞公討曰寺賊害近而大今巳發兵進撤賊且出而躡我遂單騎走湘潭寄令安邦將周師忠王有成二師後至而以天王寺諸委先民賴國祥者安邦將也中丞公命爲先民偏裨先民與賊戰桃花江斬洪老亮國祥亦奮馬

右脇中數矢負創斬飛天王臨藍賊偵知中丞公單騎抵湘潭料大兵盡在天王寺勢不暇及聯綜蔽江萬一鼓攻襲而安邦巳一日夜至湘潭賊聞遁去先民亦斬其僞千歲江長子僞軍師李大用頭獻俘於湘潭中丞公喜曰吾初慮天王寺賊合臨藍彼牽吾左此掣吾右將顧彼失此藉將軍令可專力南向矣時安邦復奉調德安不可復留遂命先民幇安邦軍而令周師忠王有成代賴國祥爲先民左右將軍賊既從湘潭潛去潛約渠帥李

荊楚劉新宇四出攻刼使我兵備多力分東西奔救不及廖二慶等攻桂陽李荊楚巳過永州且直走全州諸地先民曰賊旣入粤正可截其歸路急擊勿失時有議六月不興師願需至秋涼者先民叱曰兵不可散而復聚餉不可撤而再請援不可却而再檄劉新宇卒就擒劉廷相龐解文宇饒勇略號劉先生新宇敗復擁其弟劉紅鼻稱千歲先民以裴世芳有智謀令計誘之亦就擒獨李荊楚據藍山高紫二源崇崖峻嶺兵不得入先民命匠

石人鑿徑掃荊潛從源外攀藤緣木而進四戰四捷賊驚爲天兵荊楚度不可支自縛其妻妾子女數十人聚所掠金帛與廖二慶廖三慶酣飲大醉舉火自焚以死先民起軍校至守備首尾不一年身經四十餘戰天王寺臨藍諸賊盡除年四十三而中丞公則年巳七十推挫老矣上疏乞歸因奏敘諸將功先民居一安邦居二周師忠王有成裴世芳賴國祥各以差次而天子詔以先民爲總兵官後數年貴陽相金陵訃中中丞公先民聞之棄

其官率三千人至金陵願以死白公宽公勸諭之使歸未幾先民竟以死裴世芳曰先民死之日以首南向叩呼中丞公者三且曰先民身經四十餘戰未嘗困人今已矣然亦無負中丞公周師忠王有成仕我朝師忠官至左布政有成官甲喇章京視總兵

夫椒山人曰明之承平貴文賤武其勢已極及其亂也非叛則驕不可使勢固然也人每嘆明季無良將觀中丞公所拔識及祭忠襄於周過吉應時盛豈曰無人顧用之何如耳悲哉

牧子先生傳

牧子先生不詳其姓名其友曾釗曰初先生父禱於三茅山夢神謂曰吾遣牧牛兒嗣若遂生因號牧子及長以數十金構一頭顱盃一七首一玉印篆三不要癡男子字謂不要官不要錢不要命也又自號牧癡少時縱酒無賴嘗與釗讀書佘澤寺醉出墮泥壁罵曰爾寺何神不爲我治道路提神像擲壁中一夕夢神逐之將獲急間空中人言若不可逐神止又嘗與釗率群少年列隊伍執器械已將之命釗爲偏裨具有紀律既而投戈嘆曰丈夫當持三尺劍橫掃不平安能日作小兒戲耶會父母早死依於舅舅常惡其縱酒無賴每鞭之一室命讀書及夜已踰垣出方坐鄰肆中指揮叱咤持頭顱盃舉滿一飲擲盃呼坐客曰若來看我盃不似爾輩頭顱耶坐客駭散既醉過其少年樗蒲褫衣作孤注不勝裂之去舅由是益惡之然覆所讀書未嘗遺一字郡太守何公應瑞者頗愛士先生上書盈萬言自薦爲邊材欲請經略熊公廷

弼佐之且曰廷弼非我且敗廷弼可惜太守目以爲狂然私偉其言爲文縱恣自喜年三十幾舉孝廉數年成進士歷宮至楚中提學使闖賊自燕敗入楚剽掠荆襄尚三十餘萬衆先生單騎往諭其將曰公等才皆可大用胡爲限於不義已而泣數行下賊衆感動環公羅拜號其衆曰忠貞未幾兵入蒼梧嘔血死死之月猶强衣冠草遺表望闕再拜焚之釗猶能識其一二語云不能畢命疆場而死於桃蕭臣實爲恨後五六年釗走蒼梧覓先生

骸骨不得得遺像以歸先生自題曰吁嗟牧子遭家不造誠身事親遭時多難誠身事君四十九年孤兒遺臣

夫椒山人曰釗武進人自號桐聲居士桐聲猶言同聲云陳亮敍中興遺傳道龍伯康趙犬張爲人物必有偶信哉惜乎牧子少見用於世不竟其才也悲夫

宦者王永壽傳

王永壽者宦者也燕人事熹宗朝當魏忠賢柄國永壽不爲黨不得蒙寵眷姓氏不聞於人懿安張皇后賢謹而明嘗以國事詢於永壽時楊漣左光斗方被殺永壽密陳其誣后聞之色不豫者累月熹宗崩懷宗手除璫禍永壽亦引退不見用先是懷宗未立舉朝議未決張皇后主迎立甚堅詞義嚴正命永壽宣言於朝朝臣怖服崇禎五六年間宦官又稍稍見用永壽得復事懷宗李賊犯京懷

宗將殉社稷傳旨後宮貴嬪令其自裁時周皇后兩宮及宮嬪之承寵者皆遵旨畢命各使宮監復命謝恩一一如禮獨長公主年最幼未奉詔帝怒拔刀斫折其臂公主仆地帝哀之而永壽者方從張皇后宮至跪白帝前曰懿安皇后亦縊死宮中帝喜竟走煤山當魏忠賢柄國時忠賢有養女任氏者美而艶然性狡有智謀進於熹宗熹宗寵之立爲貴妃至李賊犯宮僞曰我天啟張皇后也賊亦不敢犯未幾賊敗走任挾宮中珠寶逸出遇一

少年亦如對賊言少年利其所挾匿出都年餘少年盡費其所挾任昕之偶語於人曰我先朝皇后也胡爲至此聞者駭遂聞於官而遞送於京然舉朝無一知者遂人人果以爲張皇后時永壽從人間竊窺之曰此固任貴妃也以手指之呐呐罵不止任貴妃亦竊窺永壽泣下面發赬色閉目如不聞見而永壽終亦不敢致辨永壽今爲僧往來西山求之不易得

夫叔山人曰世不乏戾太子柔福公主事無有能辨之者則信矣永壽不死以明張皇后之烈天也然則世之貴人貞婦其爲人所汚衊傳于輿言載于史者可勝道哉

張學正傳

張國勳字伯明黃陂人以才畧聞於時尚氣節九試不第崇禎六年以明經授應城儒學訓導流賊李自成自豫入楚焚掠鄖襄等地國勳聞之誓不與俱生未幾突犯應城知縣張絡登者亦自矢以死報國前國勳策守禦萬方賊遁去九年八月賊再攻應城國勳復與絡登計曰我閉關而守是以關外百姓與敵也孤城何恃不如開關出戰合鄉勇共擊之絡登曰願從先生戰國勳親率義兵大戰北關外斬賊百餘人賊又遁去冬十月賊復攻應城兵多鋒甚銳向城大呼曰與我金帛珠玉不攻城或議許之國勳正色曰應城陵寢重地賊有求而我與之是賄賊也與之而去亦喪威若不去而復求何以給不如堅守以待救於是與絡登約令把總鄧祖禹守西南城絡登守中城國勳自守東北城賊方攻東北城急國勳躬冒石矢設奇堵禦賊環攻六晝夜不克怒圍城闉三月餘城中糧盡日食糠覈糠覈又盡老弱枕籍死者無算東南

城民忽潰賊乘間登陴鄧祖禹躍馬殺數賊負創死國勳猶堅守東北城左右突驚竄時有語縋城下者國勳怒拔劍斫之左右不顧去國勳回署衣朝衣冠朝冠北面再拜隨謁孔廟賊群至擁之將舉火焚殿國勳厲聲罵賊抱　先師木主大哭忽風返火滅空中有聲如雷賊懼殿得無恙賊執國勳問曰爾何官好降我國勳罵曰我忠臣豈肯降死賊露刃向者三罵愈不絕賊長盤子者指手笑曰好漢不怕死國勳又罵賊剜國勳右手燃五指

炮炙國勳罵益厲遂支解散投烈焰中一時從者張德等一十二人皆爭死無乞降者國勳子世祜以諸生守黃陂城聞應城變急走覓父骸仰天呼號立截指出血書爲父鳴忠疏詣闕請卹而兵部尚書楊嗣昌通政使司張紹先左參議蕭譽亦合疏請湖廣巡撫方孔炤巡按御史林銘球皆上其事上憐之詔贈將仕郎國子監學正世廕一子衣巾奉祀名宦祠而張紹登亦以罵賊不屈死與鄧祖禹並祀世祜有才名所著思雲痛言讀者流涕

云

大椒山人曰予聞之潯陽老人者年九十矣能道房縣教官馬應奎王純卿殉節遺事髮豎背裂壯其爲人豎乎國家養士之報職無崇卑苦死不亡豈虛哉

蔡氏傳

蔡氏閩漳浦之舊鎮女也爲里人張延祚妻少慨慨有大志膂力過男子而延祚亦以勇聞稱義士云王師既下閩濱海數百里猶多負固方祚者亦奇男子也大舉兵兵經延祚里延祚與語不合被殺氏哀號日夜不絕謀於夫之昆弟欲盡散家財購敢死士爲夫報讐諸昆弟曰是豈兒女子所能耶出聲吾族赤矣氏不敢復言撫十數歲孤兒甚則相抱哭泣夜磨刀霍霍仰天踊起誓必殺祚一

日聞祚兵宿某地距其鄉甚近日夕帕首袴韡衣短後衣藏利刃突至祚壘未及數千步反顧見其子踉蹌來愕甚執之耳語曰若安得至此曰思母耳氏頓足自念曰兒幼不可舉事且吾以死決兒脫有不測張氏斬矣遂挈之歸一軍無知者踰月祚悔慨投誠自束縛詣郡縣郡縣官讐而釋之俾復北編戶已而娶於蔡爲氏王母女弟氏因得常常見祚每見益恚髮豎背反裂然不令祚覺也祚且爲甘語市之氏亦曰死者不可復生方君舉兵時肝腦塗地寧獨夫也君縱勿相懟余忘之久矣祚意大安氏則益憤厲嚙指出血每當更闌漏下人聲寂然轉輾牀第或起立開門左右顧旋入仰臥泣聲嗚嗚握利刃刺壁壁既穿刃刺猶不已如是以爲常踰年爲戊子春氏偵祚往從父家大喜陰挈其孤止某地之松林度祚必經此氏椎髻偏裘挾刃以俟日午祚果至雄服怒馬顧盼自如氏突出林中大聲叱祚祚驚遽召其從者從者駭走氏急持刃砍祚墜馬祚負創狂奔氏疾追之行人

麇至環而譁氏厲聲曰吾夫爲此賊所害妾安可活有助賊者吾與俱死爾讐雪妾當就死於官且言且馳祚攀松枝與鬬中氏額流血被面鬬益銳淚血相迸淋漓往來衝突鷙若飛鳥俄而祚被擒氏以左手把其髮右手奮刃揕其胸旋斷其首擲道旁觀者瞋目撟舌不能下氏又揚言於衆曰吾夫爲賊所害歲餘目猶未瞑必思飲其血復提其頭竟奔延祚墓置頭墓石上泣告所以殺祚狀把酒澆墓凡三行拜拜畢擲劝于值赴巡按御史臺

門請死御史霍達闕中人也爲人慷慨任俠問其言頗異之欲縱之去然疑有主者氏慟哭曰所不即死者爲三尺孤耳今孤且勿顧容受他人指使耶幸勿以姿故亂國法霍默然良久卒縱之

夫椒山人曰有江夏生者與予善爲予具論其事拉拳揄挽目光睒睒然射人生亦以任俠殺人亡命江湖其津津爲人稱道有以也怨報恥雪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陳亶周陳虞掌合傳

陳亶周名士爽玉基叔也能讀書好酒酖醴自喜不諧於俗初應童子試不得志盡焚所讀書而學星官卜筮之術嘗曰吾四十二歲當死不死則富貴矣仲叔虞掌公嘗笑之虞掌公少亶周公一歲尤喜讀書宗人士本以習篆書得官河南兵備持百金爲亶周公壽延入幕一時往來文移翰劄上下稱善然公好酒每醉即怒罵坐客罵已復哭曰我文士也當世不用我使我爲若幕下賓且罵且哭哭一日夜不止宗人不相能公亦掉臂走京師虞掌公自補弟子員閉戶讀書十餘年四應舉不第康熙癸卯又當應舉會朱中丞奏銷江南稅銀降黜縉紳子衿一萬三千餘人公亦被黜抱憤徒步入長安叩閽而亶周公已前十日發狂疾死時年果四十二先是周布政亮工吳推官琪滋王推官仕雲因事逮獄已奉　旨戍尚陽堡暮就道亶周公疾趨獄門與語曰予精星官學公等富貴未可量豈戍者次日果奉赦出獄由是名重京師虞

掌公痛亶周公死卒不叩閽而玉堪亦應春官試入都同邑薛山人者生時與亶周公善殁爲治喪盡哀募木爲棺擇火神廟隙地厝之京師稱義士虞掌公謂堪曰吾與汝不負柩歸何以對山人然河凍未解汝又下第不得留柰何柰何哭大痛不絶聲既而檢視遺囊得星官卜筮之書更撫膺而呼曰兄安往乎兄既精星官卜筮之理知四十二歲當死何不早歸故鄉乎果窮途潦倒不得歸乎哭益痛失聲而所爲薛山人者亦哭一時視者環

左右皆悲哀當虞掌公補弟子員亶周公語曰汝從此富貴不外十五六年過此已矣虞掌公毎恨負亶周公越一年竟鬱鬱以死時周布政復官靑州嘗向人稱亶周公吳推官王推官亦還職皆郵文祭之虞掌公體孱弱恂恂如不勝衣不苟言笑篤孝友古今書無不記識會卒於鄉堪不得視殮死之日顧叔母曰吾無他語只此東蟠耳長生雖成立亦可念他日爲我語之玉堪東蟠弟乳名長生亶周公生弟也虞掌公名士益因居馬跡之桃花灣又自號桃塢居士

夫椒山人曰薛山人者吾邑之鄙人也姓氏不著于閭里去其鄉困阨屢瀕于死卒能慷慨立義聲詩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山人有焉

學文堂文集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傳

丘義龍傳

丘義龍濟南長清人也六歲而孤家貧母子不能自存歲又値大飢義龍祖母計無復之遣其母歸吳宦楊日南以義龍爲甥張繼聞撫之未幾盜賊間起焚掠遍山東郡縣人民奔竄義龍遂失繼聞餓候瀕死施秀宇者涉河酒家也本吳人義龍向行乞秀宇憐而衣食之因蒙其姓而秀宇亦以亂歸江南挈義龍俱行自此義龍與母遂隔絕二千餘里然時時念母涕下霑衣襟踰數年天啓四年甲子義龍年十八矣念母益甚日夜哭泣失聲告秀宇秀宇憐之資其行李毅然徒步之山東道經常州會大水岸崩不可涉號舟中人濟之舟有大賈挾重貲爲盜所瞰盜殺賈盡擄其貲以行義龍亦幾罹害奔歸洞庭山洞庭山秀宇之鄉也秀宇益憐義龍不得見母而義龍益日夜哭泣誓必之

山東見母而後歸嘗泣語人曰吾聞宋時有朱壽昌者少時父出其母母子不相見者五十年及壽昌棄官尋母卒得之於同州迎以歸天下稱孝義龍雖非若此然母子豈有與哉語罷又大哭聞者莫不流涕秀宇旣歸洞庭山家日落仍釀酒爲業義龍佐其經營有年遂以貲雄於鄉而義龍亦稍稍自立毅然仍之山東舟經洪澤湖覆人溺死靡孑遺義龍浮沉水間若有神挾之者由是義龍得至長清至則故老無一識者義龍詳語之故衆人驚相傳說然皆以爲年歲久又從遠方來難信一老嫗曰曹莊丘寡婦常說一親生兒兵亂時失散得母是耶義龍曰寡婦年幾何嫗曰八十六七矣義龍默然良久曰是矣是矣向嫗號呼乞示其處嫗以手指曰若林而屋者非曹莊耶義龍奮步之曹莊求見母母前視懷疑義龍叩頭牽衣跪泣不止母曰子記失散時幾歲耶失散在何處耶義龍曰都不及記但記小時母蒸饅頭兒以兩手撈沸湯手俱爛醫藥療治半年始結痂今痂猶在母顧

瘋抱持大哭益相失者五十年矣義龍擕奉母南
歸以某月日至洞庭山母年八十有六尚矍鑠健
仮義龍始復丘姓

夫椒山人曰朱壽昌仕熙寧朝以孝聞蘇軾王安
石皆有贈詩聲稱到今如義龍者猶知之獨義龍
姓氏不出鄉井又業賈無知之者悲夫

海珠傳

海珠馬跡山李氏女也生而孝父智力農老乏嗣
女年十四里有委禽者智將許之女聞跽告曰親
不幸乏嗣有女尚可承歡女嫁孰侍左右乎已嫌
氏又至女拒愈堅截髮毀容以誓踰年智疾篤女
晝夜焚香籲天乞以身代智死呼號擗踊不欲生
母又病痿痹刲股啖之不效相繼歿女哀慟迫甚
家貧匍匐營喪葬如禮自此靜坐一室足不出戶
外會不戒於火燎及寢室女念喪葬事畢委身狥
親正在此時遂堅臥不起鄰人突入焰中挾之出

張達藏者義士也出貲結茅屋三楹居之女剪髮
衣緇衣楗戶持佛子戒女固愿未嘗就師傳至是
於梵典乃無不曉也天啟中釋普門至其處示以
禪語悉會一日偶坐簷前忽有神雀刷翎下翱翔
集於肩女撫之甚馴豁然若有得云

夫椒山人曰丹陽有李女刲親者父疇死女伏屍
哭極哀已而哭聲下隊弁抑喉吭間群呼之不應
就視之死矣時年十五錢公謙益紀其事海珠生

矜鍵戶匿影五六十年雖鄰里人無從識其面而無有表之者惜哉雖然詩不云乎鼓鐘於宮聲聞於外作海珠傳

僧懷璧傳

懷璧者丹陽東林寺僧也爲人有智勇恭藹相如持璧事因名懷璧號藹公又慕東林諸君子爲人改名其所居寺爲東林寺太僕寺卿賀某者東林之冠也璧與之善又與同里眭生稱忘形交眭生性孝會父孝廉公敎諭華亭死忠數百里徒步哀號負骸骨歸遂棄其諸生隱東林寺距東林寺里許爲張尚書某居尚書頗見斥于東林璧亦病之雖一日數過未嘗通一語先是尚書子某者察璧

意屢不善于尚書且以璧所交皆當世聞人欲內交于璧璧堅拒者累月已而見其踧踖悲惋意不懈且覩其意聞他人之道尚書者面頸發赤俯首不欲視人欲有所言而吶不敢出璧躍然大呼曰是眞吾友矣踰年尚書子以任子赴選京師璧曰某交公子有年願有所効公子請偕行抵京凡尚書所交者概令公子謝之而獨引見賀太僕時太僕方論烏程相疏凡七上謫湖廣照磨次輔文震孟詹事姚希孟庶子黃道周倪元璐吏科許譽卿

皆把酒祖道于蘆溝橋而命璧唱韻爲詩崇禎帝寵小璫肆橫無忌毎盜内府雕龍磁漆器出市狠籍道途張公子時巳官通政司經歷偶購取一二物事洩于厰奉緝勢不得生璧曰公子無恐向緝騎大呼曰此老僧無知買歸供佛耳與經歷何涉歷刑部錦衣諸法司受懆刑無異詞刑部某公者亦東林也知經歷爲某子必欲罝之死璧密遣使索賀照磨書白經歷寃以故經歷得論戍東歸而璧亦以義免未幾金陵擁立擢張某爲吏部尚書

璧喜謂公子吾素交公子有年願更有所效于乃公遂入金陵時金陵紛紛已奔走如鶩璧挾尚書竟走雞鳴寺且勸且責尚書竟以死璧視殮訖仍間道還丹陽白公子公子亦死而所爲胜生者方負孝廉骸骨歸璧又募貲助以葬葬畢遂去東林寺後數年璧復還客有談南中死節張楊吳龔四公者璧正色曰若某某者烏可同日語哉始依附逆璫魏忠賢既與阮大鋮爭權同趨要職及其死也僞置一棺于庭令奴子告人曰吾主死矣寔易衣走者數日嗚呼可僞爲哉時璧年未四十精悍短小有過人力鬚髮繞其面舌無正音然與人言終日不倦人有過必直之好酒不事乞食爲詩能得大意不規模古人有懷人詩數章盛稱于人益懷張賀二胜公也今不知所終

夫椒山人曰懷璧責人取義以死又斥僞死者慨慷立義聲雖儒者何以尚之浮屠氏棄人倫無所用情于世國變以來懷貞抱義往往出于其徒豈有托而逃焉耶語云禮失而求之野哀哉

張三愛傳

張三愛欽人黃氏僕也主爲里正里中租多納不以時縣令罪里正三愛屢代主受杖至臀無完肉不怨主毖苦不得肉食三愛賣蔬果得錢輒市肉食以進主死歲時必具酒肉詣塚叩頭哭泣初主貧不能爲授室或欲妻以女主許之三愛曰是背主受他人恩也不可主無子有兒子做主語三愛曰我死姬必虐汝我不忍聽汝所之三愛稱謝及主死三愛事兒子如主嘗覘以正卒化於善又嘗

與其徒立脩墓約境內遠近塚墓無主者有崩塌暴露輒相率荷鉏畚封固之三愛故傭工於人藉其值養母稍餘兼給兄嫂然終以離母心不安乃辭歸而母適患疾臥蓐不起三愛徧禱於神乞以身代一日爲母求牛蔬於道行且泣忽遇一人問其故具告之其人曰予知醫若母病在肝法宜卽以肝補三愛聞言心動頷之越日復禱於神神前取刀洞左脇肝不見以箸挾復不出三愛惶懼自誓云豈其有未誠耶坐甫定手中箸忽墜地俯身拾之而肝出矣遂割如指許仍納腹中急歸和羹以進母母啜覺神爽三日病愈能扶杖行室閒初三愛入廟時紿祝云其爲母疾禱祈神爾無至或久不出可入視也然當剖脇時三愛言殊不覺痛仍從容取紙錢拭神前血使淨然後出祝不知也次日其兄挾就醫事稍稍聞人詰之三愛諱無有及詢醫果然醫言創鉅恐不可活而三愛卒不死里中父老列其狀於郡縣官署榜旌之黃氏於是令三愛爲所禱神祠道士不復名但曰孝子云

夫椒山人曰三愛一賤氓耳非讀書識文字者乃忠於主事親以孝稱好義及枯死骨大節凜凜皆人所難能非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耶人亦顧自豎立語云醴泉無源此之謂也

陳太守傳

陳振豪字子出號世涇常州無錫人也生時大母
夢僧授一兒左輔青公生果然好學性剛介中萬
曆戊午舉人己未進士授蕭山知縣縣義橋鎮故
無稅關吏請增設將因以為利公以非舊制白権
關使者罷之邑故事有病民者悉罷之擢刑部主
事劉鐸者揚州守也魏忠賢竊朝柄知鐸名招鐸
不往忠賢怒而用爾耕搆鐸賄某僧詩謂語侵忠
賢者忠賢逮獄論死公力爭之忠賢矯旨命杖公
矣曰殺人以悅人吾愧焉無愧而拜杖以死何畏
乎削籍歸崇禎帝即位詔復公官以戶部員外郎
出知南陽府時流賊李自成自秦晉入豫而土寇
白石魯和尚等復嘯聚萬餘人掠舞陽葉縣諸地
公甫蒞任用計擒魯和尚捕斬其黨五百人餘悉
解散南陽故唐王封地永壽王器圻與王隙訐王
陰事于朝下巡按御史會偶廉實聞偶將疏請除
國公曰永壽王奏多宮闈隱事難據偶頷之王謂
公助己喜甚賜公金不受益喜已而王府典仗呂

調陽殺人公請于王杖之調陽銜公屢中傷王前
他日又請禁王府暴橫諸人語侵王王怒流賊陷
脩武將渡河南陽城守兵僅一百二十人老弱又
半公慮之出俸金募兵三百人令守備白玉驛丞
朱重科將之又慮不足乞王中護衛軍不許而賊
已渡河逼南陽王急命閉城公曰遽閉恐示以弱
況禦寇當用偵探杜出入非便也王怒無何土堙
西北門其東南門則以兵固銜之而巡按御史劉
令譽方以兵來援至城下公請王開門不許固請
乃得而日已移晷御史大聲曰南陽禁吾入城已
從賊矣勒馬去公追及之及返而城復閉中護軍
露刃向公公拔劍呼白玉引兵來中護軍遯去公
與御史始入城御史怒王益怒賊知南陽有備不
攻城走內鄉匝城圍三晝夜公命白玉趣援賊去
旋攻鎮平白玉反兵守之而朱重科亦奉公命至
賊又去又攻鄧州州守央甲銓率千户余成蔭拒
敵死公急督兵救得不陷又攻南召泌陽桐柏舞
縣公預令縣令暨千戶百戶等官練鄉兵雙毒弩

數千及賊至射殺不可勝計又攻葉葉令乘夜引水灌城濠賊駭走又攻舞陽巡撫檄公兵合戰于途斬賊首千餘級賊相謂曰自起兵以來所向無敵今南陽喪威遠若此嘆息泣下先是公以濬城濠脩城備器械費用不給王捐千金與公立散盡賊退後王奏公匿金天子怒不賞功王復奏公擅杖職官呂調陽詔逮大理獄會王杖殺叔父衛輝王福山王又違制引兵欲離封國詔削爲庶民公由是疏辨出獄未幾卒

大椒山人曰當賊勢橫決所過莫不屠戮南陽以數百卒當三十萬衆屬邑無一陷者公之功大矣向玉朱垂升引兵四出救危城呼吸間官無卑顧有以自奮嗚呼公眞善將將哉

陸貞女傳

陸氏武進陸卿鵠女大司馬完學女孫生而慧長授家訓嘗手錄女誡劉中壘列女傳諸書許字同邑趙燭遠燭遠生十七患病歿死氏聞廢寢絕食數日父母慰之氏曰小斂而服古制也已遲矣卿鵠曰汝字趙女也非婦氏慟哭曰字趙與婦趙一也往趙生不則死卿鵠莫可強佯謂曰姑待司馬公命當遣僕走京師氏怏怏呼保姆語曰予何難一死恐傷二親心故寧以節生勿遽以節死今請

命大父遲遲以慨余心耳月餘司馬公札歸氏荅漉漉千言矢不移而里中締姻者踵至氏向父母長跪曰車來之呼女之醜也中河之誓父母類也虛筐有占身不再字刎頸割鼻毋謂兒孱不能辦此卿鵠曰吾嘗全爾志俟諏吉行氏曰何待吉遂於臘某日往拜舅姑隨拜夫柩易線經如禮伏柩哭極哀一日病甚有女尼諷披緇當可延生氏許之忽曰悞矣悞矣昔年成服已擲此生今爲戀生披緇何以入趙穴越數日死時明崇禎癸未正月

二十三日也卿錫節烈遺何得氏詩稿自序云年來道根彌植一切蕩爲冷灰惟伉儷宿緣塡膺結夢時時寄之小咏耳觀者莫不流涕

夫椒山人曰予聞貞女曾祖聚岡先生爲杭烈女請旌未竟司馬端惠公扼腕四十餘年至萬曆戊午始賜旌而貞女適于是年生亦奇矣遠邇皆歌詩紀其事杭烈女別傳

金安人章氏傳

章氏汀州太守金顯名配忠潔公鉉母也封安人幼以賢稱具烈丈夫槩教鉉成進士當崇禎末寇薄都城鉉膺命巡視皇城鉉告母曰寇勢危迫戰守無備萬一不測兒死有諸弟奉母願母割一子殉王事安人正色曰汝死如國事何朝廷待士厚何令事變至此汝宜盡力報國倘事急解所佩牙牌疾示我鉉因與諸弟策母隱處安人怒曰食祿殉難汝之分也吾從汝父及汝兩食君祿亦義不逃死寒泉在井即吾隱處又何求相持慟哭鉉妾

王氏牽衣啼不舍鉉絕衣去亡何彰義門潰懐宗殉國鉉解牙牌付從者曰歸報太夫人投御河死安人得牙牌曰事遽爾耶孝哉鉉也肅冠帔告宗祠畢赴井死鉉弟錝迫欲隨母入見兒妾王氏已入曰兒妾旣先入不可男女無別急自經家人救止仰天而號曰母兒待我急矣亦投井死

夫椒山人曰予近聞忠潔族孫爾嘉有女嫁同里姚某姚狂士嘗醉逆酒家酒家中以他事逮獄論

戍氏脫簪珥圖救不克檄妻俱行氏泰然有相顧泣下者氏曰行則行耳何泣爲曰道遠如費何曰簪之矣一日盥沐衣縞衣向父母長跪曰夫族某許資路費期今日往而氏則已懷匕首過鄰家入見其母從容談笑如常時已出匕首斷喉血淋漓母驚呼覗之死矣嗚呼殆亦有慕乎安人之所爲者耶

王貞女傳

王氏王煜女幼能讀書識大義年十三許字孫鳳儀踰五年鳳儀死氏聞脫簪珥鍵戶絕飲食以死誓父母勸諭曰歸孫可無死毋又曰幸爲終身計氏不荅書終身事小失節事大兩言揭案頭煜見知志不可奪命歸孫拜舅姑如禮伏哭鳳儀棺日衣麻衣事舅姑稱賢婦既免喪或有諷之者氏薙髮毀慟不欲生衆莫敢言已而曰人謂我年少未笄耳乃復蓄髮展鳳儀墓行笄禮白姑擇族孫某爲鳳儀嗣亡何嗣子殤氏哭之成疾不自療煜延醫視謝曰兒所以不卽死者思教子成立爲孫氏後耳今安望哉不食三日死死之時猶張目向姑曰無傷會姑痰疾示左右取梨進視姑勉啖目廼瞑時年二十有九

夫椒山人曰氏母賀家丹陽八歲時挈氏歸寧嘗與中表弟共飯食舍肉問之曰男女不同器也工丹青聞夫貌肖姑繪小像懸閣中每食必以進未死前三日取其像焚之曰君先行婦隨至矣哀哉

原缺

解

夫椒山人陳玉埰庚明著

石經大學解

大學經文一章所謂修身以下傳文四章此大學古本也克明德以下傳文六章既概以為錯簡取而更定之又以聽訟章為釋本末又以此謂知本章為釋格致結語而取程子之意補之夫本末既宜釋則終始先後及定靜安慮何不釋也若以格致不釋為缺文則終始先後定靜安慮之不釋亦安見其非缺耶況此謂知本二句古本與經文相接統結知所先後及修身為本文氣原未嘗少缺顧截經為傳反謂其有缺何哉至石經大學與古本已不侔較之今書序次矛盾更甚然細玩其文義則前後本自一氣渾然明明德節後即古之欲明明德節知止節在黃鳥節後則知止節正釋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節在此謂知之至節後則物格節正釋致知無所謂格物所謂致知云者以經文

致知在格物工夫原無次第故由格物遞釋至致知文多相互也下章釋誠意又下章釋正心又下章釋修身又下章釋齊家又下章釋治國又下章釋平天下於所藏乎身不恕節下傳引詩書以釋明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咏歎之淫溢之結以沒世不能忘此固大學端本抻施致治之極功意竹甚為完密寧必重加訂正哉蓋大學本無經傳之別即欲分為經傳亦止明明德古之欲明明德二節為經其餘皆傳也物有本末節知止節原釋格物自天子節其本亂節物格節原釋致知故其傳文由格物致知遡而至治國平天下又遡而至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於經之應釋者遞累而上之理悉該通也自古本以知止諸節為經而宋儒更以聽訟節之釋致知者為釋本末於是格物致知詮釋實最詳反謂其義已亡而復學并疑終始先後定靜安慮亦當有釋大學幾為不全之書矣嗟嗟聖賢遺典所以明道錯綜繁簡非可以儒生章句之學斷也其文固多缺者亦有不缺者缺者以訓詁

闕之不缺者以已意裂之所由有秦焚書而書存漢校書而書亡之說也然子輿氏不傳之統曠千載而宋儒承之其編正經傳自當別有神悟古人之傳本且不足取信又安容後學致疑哉

周公居東解一

周公居東孔鄭二說各異皆因我之弗辟一言孔曰辟法也鄭曰辟避也晦菴註詩則從孔說元定註書則從鄭說至晦菴晚年論定亦謂鄭說爲優於是遂以居東二年東征三年截然分作兩節後儒不復置辨矣愚以爲不然蔡傳曰周公相成王三叔流言公避位居東始知流言出於三叔後成王感悟迎歸三叔懼遂與武庚畔若是則激殷遺之亂者周公也未雨綢繆之道豈其然乎夫流言

之興不過欲動搖周公耳公若一聞流言卽奉身而退是三叔之策已行以新造之周冲主孤立於上而二公復禁不出一語以釋君相之疑事機之危莫甚於此三叔不以此時畔復何需哉況周公至聖成王大賢也武庚反形初未露偶因一無根之言上不能察下無以自明而猝舉措張皇釋負扆之萬幾遠遜以窮疑蔚安在其爲成王周公也今反復遺文始知金縢註之曲爲回護反不若鴟梟註之爲得其事理蓋東山之變武庚爲商遺胤

既足招來四國三監爲周懿戚膺揚多士不無計鼠之虞所畏者惟周公而已故小腆始蠢遽布流言實則欲反鄙周邦而外則托周公不利孺子爲名謂周公或懷疑不出他不難發蒙振落耳孰知周公心事光明正大但見國之安危係此一間不容自恤初不計及訪之有無而遽破斧匡王哉或謂誠如此則金縢所云未敢誚公者何謂大誥一篇繼金縢而作又何謂不知此正居東即東征之實也方成王踐祚周公以叔父爲相三叔以叔父

爲監內外相維洵磐石之宗也成王豈止無疑周公之念亦必無疑三叔之念故大誥止及武庚不及三叔意三叔特爲武庚所挾及周公東征實見罪由三叔於是或辟或囚或放在周公大義滅親固不妨以權濟正然亦大傷成王意矣武庚非得三叔不足搖周之本根三叔非得武庚則聲勢不震是周室幾至顛覆而卒致成王受殺叔父名者皆由周公之使管叔監殷此固周公之過周公所不得辭而成王之誚雖二公亦不能爲周公解者也及武庚既滅淮奄諸國尚多未靖公方留東以弭餘患詎意動威彰德成王已惕然不能旦夕安哉蓋監殷之舉是聖人之過也致辟之舉是聖人之善補過也惟聖人處大變不失其常成王賢者能無警畏故周公之恐懼謂恐懼西土之大艱則可若恐懼流言曾霍光之不若矣成王之疑誚謂疑誚殷監之畔亂則可若疑誚流言曾漢昭之不若矣如以居東爲避位則天或無風雷之變將成王終不迎周公終不歸武庚之謀日益肆三叔之

流言日益恣則國事尚何忍言公復何恃以告我先王哉周家世系自公劉而上不具論後此則太王欲翦商太伯且不屑有其國文王服事殷武王遂弒君而代之是父子異局也仲雍隨伯而逃季歷奄居其位伯邑考就烹而死武周秉鉞以興師是兄弟異局也則管蔡爲殷之頑民周名爲周之懿戚原無可疑者獨因流言一語而上誣成王下誣周公故不容不辨

周公居東解二

周公居東孔鄭二氏說各異原無從攷証千百年後强爲測度或以爲宜從孔或以爲宜從鄭耳乃史記旣以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乃踐阼攝行政當國問管叔及群弟流言乃告二公曰我之所以弗避恐無以告我先王因卒相成王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寧淮彝東土二年而畢定經直云我之弗避而復纏以我無以告故以避爲盡道史則於弗避上旣加所以字而復云恐無以告故以

弗避爲盡道若古文果恐而非我則周公無避位之事無疑矣但又七年後還政更以爲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流反周公至其書則又成王少時病周公自揃其爪沉之河以祝於神之書也迄周公卒後成王感暴風雷雨之變與大夫開金縢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於是命魯得郊祭文王用天子禮樂以褒周公之德其說益屬不經然若竟謂之罔則漢初去周未遠子長又世爲史官遍歷天下以成一書必非若後儒徒據臆見而無當於事實者因是而知古人所行本有不可以理斷者矣若以理斷則武王雖八十一生成王然至武王崩成王年亦已十三非眞在强葆也安有十三歲天子尚需人懷抱以朝諸侯者且册祝所云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諸語特猶巫覡之誕慢盛德如周公其陳戒之文垂之詩書者奚翅數十篇顧不能格上而反藉誕慢無稽之言而得釋恐懼寧有當乎若不以理斷則當負扆之初孺子之侍有叔父何啻一體若

且一聞流言而遽疑則旣長而讒譖易入容或有之方王少國疑之日周公去留新造邦之安危係焉且不暇恤而居東二年則旣歸政而輕於出奔亦容或有之武王有疾旣請以身代則成王病而謂奸神命者由是亦容或有之發府書而泣嘉其保朕躬也迎之則發金縢而泣獎其功在先王也而報以隆禮亦容或有之否而謂揃爪卽爲壇屏璧之訛奔楚卽避位東郊之訛賜魯重祭卽新逆書家之訛則居東正亦東征之訛也安得反云居

東非卽東征哉至若吳氏云周公原未嘗攝位則流言盡屬無根並無位之宜避矣學者必於此深察之毋徒以昔人之成說憚於紛更而不折衷以歸於至當也

彈琴指法解

彈琴指法分左右手共左則有吟吟者用指搖動有音如吟咏可聽大食中名四指皆有吟而其法不等細吟如微風被柳不使越徽也畧吟在有意無意之間大吟吟之寬然有餘也長吟俟一音息方更吟一音不遽搖動前音也退吟注下吟也急吟得音急吟也緩吟往來自得似吟而非吟也遊吟少綽復還本位舒徐不迫若輕風飄舟蕩漾然也實吟指按絃不動以手腕微運令有音也飛吟一上畧吟隨二下走吟二上而二下皆取和處爲則也綽吟注吟皆專於在綽在注可以吟可以無吟也猱乘聲往來寸許如猿猱之於竹木躋攀而上下有急猱緩猱長猱大猱綽猱注猱不同也綽自下而上注自上而下也引得音而上有一引二引三引長短大小急慢各有數也與隨聲帶上有音也滸與同也往來一上一下其上下則如引之有一二三也分開一音兩彈中一引間其音也退復自上而下復上本徽也撞得音而上逆急下

擘之得音如蜻蜓之點水也按凡以指捺絃也而
於大指則須在爪指相半之間葢過掐起則便也
雙按名指屈按一絃中指隨按一絃任右指取聲
也此左法之大畧也右則有擘大指從肉向徽彈
也托大指從爪向身彈也抹食指從肉向身彈也
挑食指從爪向徽彈也勾中指從肉向身彈也踢
中指從爪向徽彈也打名指從肉向身彈也摘名
指從爪向徽彈也散左不按絃右空彈也歷連挑
兩三絃也度連挑四五絃也轅歷稍輕也連連彈

幾聲也雷名指摘四五聲或自七至四或自七至
二取勁且脆其聲若雷也臨食指挑七至二次序
而作貴清輕而匀圓也滾與雷彷彿較雷更急作
勢如奔也拂食指抹一至四或至五至六至七如
一聲其間仍有急有緩磊落不平也索鈴左泛右
鳴自七至二或至一輪而遍及之嫋嫋不絕如縷
也滾圓名指摘七至一食指抹一至七滾滾若波
濤也圓摟如食指抹六即勾五隨勾五抹七如一
音稍康賦所謂摟擽將縹緲撇捌也打圓食挑

中勾或小間或大間二作少息又急三作又少息
再二作凡七聲亦或四聲六聲也倒打圓法同打
圓只先勾後挑也涓食中次第抹勾一絃兩聲有
倚覆雙連疊反諸名而音則同也全扶食中並入
兩絃抹勾齊發也背鎖踢抹挑三聲小鎖挑抹挑
三聲也短鎖抹挑少息又踢抹挑凡五聲也長鎖
抹挑又抹挑抹勾少息又踢抹勾凡九聲也大鎖
抹挑抹勾踢抹挑凡七聲也輪摘踢挑三聲也半
輪踢挑兩聲也倒半輪抹挑打三聲也對掮輪左

右兩手用食中名三指相對俱抹勾打泛音三聲
也潑刺食中名並入一絃曰潑並出一絃曰刺以
勁爲尚也無聲牆刺也直刺下如拍竹扎板之聲
也撮食中一挑一勾或小間或大間一實一散夾
而齊發同合一音也反撮先一撮就以食抹中踢
齊發一聲也雙彈用左指按曲中食二指先踢後
挑次第發出也單彈用大指勾曲中指向外踢也
如一凡於和處一實一散合如一聲也再作再作
一遍也捻起大食夾起一絃放之有聲也徽外十

就本位如觸物之狀奔電之勢也雙撞連二觸也
闕吟纔得音即急觸急復下本位而吟在其中也
掐起大指按上徽名指隨按下徽不動用大指掐
有聲也對起與掐同或謂一勾一踢掐起曰對起
一勾便掐謂掐起帶起帶起有聲也同起左帶起
一絃右鼓別一絃兩指齊發合一聲也對摋如大
指注按九徽得音即以名指急綽上九徽掐起兩
聲急按鏦鏦入妙也爪合大左按絃有聲即以右
中勾起別一絃亦如同起之齊發也放合左指按

前一絃勾之得音即放而有聲急按後絃之和處
前後兩絃一帶一勾二音如一無參差異同也罨
名指按下徽不動大指罨上徽令有聲也虛罨不
須鳴絃左指竟罨其絃亦令有聲也推出推之使
由也推中指按第一絃有之他絃則無也從頭從
前再作也從勾從勾處再彈一遍也跪名指屈曲
按絃也不動左手按絃不動任右手鳴絃取聲也
少息俟音定稍停再鼓也就或即於本絃再彈或
即彈別絃不間斷也泛右手鳴絃左指浮著絃上

三徽外也入慢過文按奏起止之際或曲將終時
宜慢作也應緩緩相應也輕輕作也重重作也此
右法之大畧也

二小兒辨日解

渾天之說天包地外而地之上下四旁皆有天自來曆家以地面當天之正半日行天內距地上之天幾何則距地下之天與地旁之天亦幾何距上下四傍之天幾何則距地亦各幾何其爲遠近當無有不均者吾則以爲否也地上去天遠而地旁去天近也二小兒辨日謂日始出去人近而中時遠者是也列子或寓言而托之孔子豈眞孔子不能辨哉孔子非不能辨則後人固當辨之然辨之

以爲無遠近者漢中靈臺郎張衡晉著作郎束晳也衡之意以爲日之大小繫乎光薄地時甚闇由闇視明明無所蔽故望之若大日中則天地同明明還自奪故望之若小晳之意以爲日之大小存乎目日無大小而有伸厭厭而形小伸而形大初出時色赤者甚大色白者雖大不甚故日夜之有殊然止辨其大小之所由異而不辨其凉熱之所分則言近熱遠凉者得以其說攻之惟乎陵關子陽則以爲上遠于旁喩之以星謂星出東方疎夜半至上方甚數以解日大小之說又喩之以火謂日爲天陽下降火爲地陽上升置火于地從傍與上診其熱不同日中在上覆人人當天陽之衝故熱于始出以破日凉燠之說其說近之桓譚姜岌初無定見于胷中而姑以彼爲是以此爲非是亦小兒之見也矣愚以爲日與月相望對分半周天之度而東西如衡者俱在地上上天多下天少無可疑者日之初出去人近而中天去人遠益可無疑者若凉燠之故淺而易知水性本寒日初出水

中猶帶寒濕之氣故蒼蒼凉凉及至中天而去水旣遠水氣盡除以本體之純陽而徹陰不雜其爲熱如探湯也不待孔子而能辨矣何足以攻遠小近大之說哉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議

屯田議

自古屯無常勢皆以人力之有餘濟穀數之不足亦相天下之緩急以爲之計而已蓋天下不可一日無兵有兵則需餉有餉則必煩民而兵之數日用則日增餉之數日增則日詘兩者恆不能相贍於不窮則屯之議於是與屯者固所以爲兵長久

之計而卽以與民休息之道也然僅言屯而不相乎天下之勢則屯之地有便有不便而欲槩督之屯則不可以迭功屯之人有能有不能而欲盡隸之屯則亦不足以集事古有屯湟中屯許下者矣以其爲險要阨塞之地非其所必爭卽其所必守者也夫豈無昔之日爲邊地今之日爲內地者乎古有募民以耕者矣以其繼亂之餘流離失業者之多也有遣卒徙吏以耕者矣以其戍謫之衆也有聽富民之願耕而授以官者矣以其時仕進之難也夫豈無在昔日有其人在今又無其人者乎然則今日而言屯所當取屯之地與屯之人而先辨之矣我　國家以八旗分屯每丁給五日地無事則爲壯丁而幕府無養兵之費有事卽爲披甲而師行有足食之謀亦既行之而效矣乃墾荒之令屢飭而推之天下未覩其利者何也則誠地與人之未辨也滇黔之域既以瘠薄告且地曠難制矣江之南尺寸皆登貢賦矣其餘內省諸郡高者多石田卑者皆水蕩多言施功之未便矣夫膏腴

之土沃野之區民方趨之以爲利雖無有勸其孰肯舍爲開田彼其棄而不耕者必水旱不足以爲恃非然必稅斂不足以爲養此以言乎地之難也且民之力田者必皆有舊服之畝畝既不可以舍熟而耕生人之游手者平時美食而媮衣又誰能一旦去末務而事本務此以言乎人之難也是以有司考成爲急近且有以揑報被糾者一時之開墾易爲名三年之後起科難爲實保無有未見屯之利而已滋屯之弊者乎然則今欲擇其地莫若

即瀕海之疆爲始蓋其民之徙業者溝洫之遺規猶在水利之灌漑可因使督臣衛所之官一經理之與其闢久廢之棄壤何如治近荒之原田其用力難易相去當何如也況今者商屯難於卒復民之營田亦未能旦夕舉行上以愼防守之固下以省轉輸之勞者亦惟兵屯爲急誠簡其精鋭以備戎行而悉使條旗之閒冗者自耕而自食與老弱之係籍者半伍而半農又何患乎額供之缺又何需乎協濟之煩也哉所爲屯之得其人者此也由

是以所獲抑軍之糧則屯者利矣以所備給官之俸主屯者又利矣至於催科之當緩也屯官之當減也督課之有方而牛種之無擾也皆所爲經理以善乎屯而非其本也故曰當取屯之地與屯之人而辨之而後其法可行也

治河議

國家歲運東南之粟於漕河一水間漕河之爲重也審矣顧知漕河之重而不知濟漕者安在病漕者安在病而仍濟者安在皆未知治漕之善也所爲濟漕者汶泗沂洸諸水是所爲病漕者卲伯寶應高郵諸湖是所爲病而仍濟者黃河是以其濟言臨清迤北藉衛水之洪流濟寧迤南藉河水之餘滙其閒衛水不南河水不北止藉汶泗沂洸以相助苟不濬河之身而使深導諸水之流而使達

則濟未易言矣以其病言淮揚爲咽喉之地諸湖皆逼運道非惟逼也且與爲通苟水患爲梗運艘不得而前即清濟濁河疏瀹底定豈能提挈而越之苟不築重堤以爲之固常責任以爲之防則病未易言矣以其病而仍濟言黃河之決多在河南不南侵全淮即北衝齊魯侵全淮者潰散於潁亳徐宿而害在民業田廬衝齊魯者横激於單鄆濮曹而患兼在隄防運道是故淮近而身大決入淮者害小而治速漕遠而身小決入漕者害大而治

難然而運艘所行勢不能舍此而渡故淮以北迦以南數百里皆資河以爲用則去其病而用其利難資其濟而防其害更難由此而觀爲今日運漕計者漕河之患治之而無不治黃河之患治之而未易治也議棄地以予河者所居之民卽可徙所運之舟其可避乎議復故道於禹跡者隨刊之舊卽可尋古今之勢其可一乎議分支河以殺其流者支河一開而正河必奪所謂河不兩行古不記之乎議穿漕渠以資灌溉者但可行於淸河不可行於濁河所謂水少沙多夫豈所宜乎議導河北流使漕與河合者不知淮河浩瀚千里猶不能一爲以洩怒漕水千步百折豈能按轡而徐行所謂廢漕制以伸河體又豈有幸乎以愚思之誠無有如賈讓之疏濬塞三策者第今之所爲疏導之而已非可如讓之所爲放今之所爲濬挑之而已非可如讓之別爲穿隄今之所爲塞救之而已非可如讓之預爲培築通賈讓之三策未嘗不俱爲今日之善策也且夫古稱治河之神者惟禹然觀其

所治不過以無事者爲事是以疏淮濟疏江漢相其下流爲之治而上流不至於淤不淤則不積不積則不潰凡以水之性當如是耳今議者非不言下流然皆自淮而止以一淮受全河之委宜有不容者愚謂自淮而外視其勢之所決可別爲支流者因而淪之使其流分而勢殺而又察河之去路東使入海南使入江夫淮南涇河閘入海之路也有司以護田爲急閉閘不敢啟而河入海之路以塞泰州鹽運河入江之道也鹽司以鹽課爲慮閉閘以蓄水而河入江之道以阻今宜斟酌通變使入江者入江入海者入海下流通上流不制而自平支流廣正流不迅而自殺此卽神禹先冀兗而後雍梁之意與

近見邸抄臺臣言治漕一疏指入江入海之道甚悉鄙見竊與相倂特恐工用浩繁朝議畏阻不知歲費少府之金錢數萬何若脩治淮南泰州諸河閘使之注海歸江爲一勞永逸之計乎

自記

鄒忠公像服議

木主古也塑像非古也然塑雖佛敎先儒有爲之者矣設遺像具存欲其子孫一旦毁之而易木主君子或且以爲過特其像服之合乎禮與不合乎禮尤當參攷以酌其宜吾邑道鄕鄒忠公爲宋名臣大儒列代特祠崇祀至于今不廢舊有幅巾深衣像在尤村菴舍其後迎置于特祠毁塑紗幞今其裔孫登嶠念淵源所自仍易以幅巾深衣其説謂考亭書院之像先儒也皆幅巾深衣而公爲程門弟子則當幅巾深衣且公像之深衣幅巾在尤村數百年矣安有公在不幅巾深衣而始設像時漫爲幅巾深衣者乎不幅巾深衣非是而其任祇謨則曰公言未識伊川面已識伊川心則公未及爲程門弟子也吾知以理學尊吾祖不必以程朱之服尊吾祖況深衣雖古而非宋世通用服溫公始倣服之兗夫不從朱子始服之而時議詭異亦未常終服則公卿爲程門弟子固不必幅巾深衣幅巾深衣非是而易色以碧易組以朱易履以丹

裳不衆連帶不襲外今所塑之深衣弁乖古製尤非是因上書爭之數相辨論不決于是二鄒子之友與陳子之徒皆曰二鄒子之于禮也不苟同亦非苟異皆欲求于理之至當可不謂能敬其祖哉然道鄕吾邑先賢也道鄕祠吾邑公祠而非鄒氏家廟也豈惟其子孫當議吾黨亦當議之遂請二鄒子謁于祠共議陳子曰公言未識伊川安知其後來終不識乎程門于東坡介甫皆不合而皆稱其字張嶧于公則稱名師前弟名于理可測故自來記程門姓字者必列公名未可遽謂後人之攀附至朱子臨終以深衣授黃榦雖非若禪家衣鉢亦可見朱子常服深衣矣當時始設公像卽幅巾深衣則公曾幅巾深衣未可知閱數百年而祇謨遽欲易之不可但今之特祠郡邑有司春秋致祭者爲朝廷大典公雖異代之臣其可以燕私之服臨朝廷命吏受朝廷之隆禮乎昔之像在村菴幅巾深衣可也今之像既迎置特祠春秋致祭則以幅巾深衣受朝廷之隆禮而臨其命吏焉又不可

愚謹議增設一像前皁紗幞如宋三品之儀後堂
幅巾深衣如古製

學文堂文集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策

會試第一策

帝王之治天下必先取一世之風俗人心思有以躋於隆古之初則其爲治固不恃乎法制禁令之頒恒有整齊畫一之大道納天下於軌物之中而且以忠厚長者之意漸漬乎民心使不敢輕犯于法而後天下之人皆潛感默化欣欣焉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其治乃日進于隆古唐虞之治所以夐絕于前而曠世相感者必推本之以與後世之人主爲風俗人心計也我

皇上纘承大統以來數年之間治化畢著乃海內猶未盡蒸蒸丕變者豈古與今有異民乎誠以奉令承化之無其人而宣猷布治之未殫其道也然則其道安在曰有本焉總之不離乎教者近是誠擇其人而以禮爲教則必明等威定名分使天下革薄而從忠將章服有制尊卑有等也誠擇其人

而以刑爲敎則必布章程講律令使天下回心而嚮道將犯法知悔告訐知止也抑聞之禮禁於未然之先刑禁於已然之後二者固交相濟以有功然使天下之人皆循習於禮之中而刑可不用故今日之治禮宜在所先而治刑宜在所後古之帝王制治之道多端而必勤勤議禮使天下飭厲而不踰者大亦知禮之爲用甚大而仰僭侈一端非是專無由而禁止也何也僭侈生則章服之制不可問矣僭侈生則尊卑之等不可問矣且僭侈生

則犯法者日多告訐者日衆矣然欲今天下之民敎之以禮仰悉趨於禮而僭侈不生能乎否乎曰惟刑可以佐之敎之以禮而不率則懲之以刑其始也若甚煩苦乎民其究也相率而爲醇龎雍穆之化而同家士師之官將由此可以不設 執事所云刑措措以此耳雖然尤有本焉大君者風俗人心之本也惟一人言坊行表以立於禮敎之先使知仁義親遜之可風慈祥惻怛以立於刑敎之始使知犴狴囹圄之足畏將深浹乎人之性情而不同於文具之約束由是出乎禮者多入乎刑者少以是而號曰唐虞於變之治復覩也其誰曰不然非然者日畏民之犯法而聽斷攸嚴日畏民之告訐而條告屢設恐恐風俗未必由此而盡善人心未必由此而盡正所以淳漓相維而成其爲淺唐之治也何足爲 當宁獻

會試第二策

用人而各盡其才任人而各盡其職惟銓法之道得其平焉耳蓋至不一者人也至不一者亦用人之法也惟於參差之內而整以畫一之規則知朝廷有大典然至一者法也至不一者又用法之人也惟於畫一之中而別以參差之等則知朝廷有大體非然者游移於法之外與執滯於法之中將道法者愈多道法者旣多於是必立一例以通其法及乎行之旣久例不能盡善於是又立一例以

破其例例與例交相轉展而立法之意遂不可問立法之意不可問則賢者無以見其賢不肖者有所容其不肖而欲使人心定而吏道淸豈不難哉我 國家銓政酌周禮冢宰之意而得其平宜吏治由此日盛矣然思登進之途旣廣則人才之呈效者固多而流品或虞其難辨考功之法旣密則賢否之持衡者難掩而開報又或慮其不公此在今日有畫一之規而吏治之效卒未盡臻者則何也抑思辨論之端旣開則人無不可得之官而競

進之念生去留之法未一則官無不可援之例而資格之施紊此在今日無畫一之規而吏治之効亦未盡臻者又何也若是者以爲條例之足恃乎抑以爲條例之不足恃乎竊謂一代之人才總期有濟國家之實用而簿籍可以勿拘惟在秉衡者愼審其人以進退焉而已是故未仕也有以取之試之如九品中正必使瑕瑜無或蔽之形旣仕也有以考之課之如六計弊吏必使功過有持平之實如是以之抑囂競而囂競之端以抑也以之息

徼倖而徼倖之思以息也且雖遷而復留昔人加秩久任之法可倣也甫任而旋撤昔人省官省事之意可師也又何條例之繁節足煩 執事之俯詢乎總之人才不可以輕進亦不可以輕退惟進之得天下之平則四方之士無與倖於功名之門使知朝廷之爵服所以砥礪豪傑而不敢安有所得退之得天下之平則不因毁譽爲黜陟不因同異爲愛憎雖在甄別之中寓愛惜之至意俾天下懷才負能者循循焉皆勉爲善吏又何法之不足

盡乎才而輒思用例例之不足盡乎才而更思變法也哉

會試第三策

論兵於承平與論兵於開創不同論餉於承平與論餉於開創又不同開創之時重在兵而餉可以不節承平之時重在餉而兵不可以不裁然因餉而裁兵也可乎使小醜有竊發之虞伊誰之咎則裁不可言也法在汰有兵而減餉也可乎使戎行有庚癸之呼伊誰之憂則減不可言也法在節然而言汰矣汰其實者兵伍旣無所歸汰其虛者諸將又非所利若是則議汰難言節矣欲軍輸不取乎正供則餉無所給欲撥協不煩於他郡則餉無所繼若是則議節難於是有籌國者曰欲盡人而養之不若使人自爲養之爲得也欲人自爲養而兵藉乎民民給乎兵不若使兵民各自爲養之爲得也此其道莫善于屯田夫屯田爲足兵之大計自古以來行之而效者比比矣愚獨以爲籌國而不權乎勢之重輕時之緩急徒斤斤然守前人之成說而欲行之終未見其有濟於國也今日之重兵皆在東南餉莫急於東南則屯亦宜急於東南

而東南尺寸皆登貢賦未聞有閒田可煩墾闢卽沿海濱江之廢壞或有舊服之畎畝而方事遷移卽興屯種亦多未便是東南之屯可不計也西北固多曠土而自八旗分屯而外皆無駐留之兵如東南之繁且盛者欲以郡邑分汛之人力作而勤耘耔屯之利亦不能盡收是西北之屯雖可行而亦不必計也愚固知 國家今日之餉不必急藉於屯止宜就餉而求所以清之之道耳蓋國家旣有事於兵餉本不宜愛惜獨此綠旗老弱閒冗之輩行伍不精而冒濫實甚爲可深慮愚以爲此非兵之咎而將之咎也將得其人則兵必核而行伍必精行伍精則簡一人可當十人之用而九人之食可省行伍精則冒濫可清冒濫清則減一兵卽減數民之供而數民之餉可餘於是合天下而計之孰爲藩鎭所駐而用多不若用少之精孰爲江海所防而陸騎不若水師之要斟酌減省務令將皆有用之將兵皆有用之兵則餉必皆有用之餉雖日事轉輸奚病哉如是則兵不必議裁而卽善

其裁於汰之中餉不必議減而卽善其減於節之內此則愚之借箸者也

會試第四策

天下之治忽係乎民生民生之休戚關乎吏治故知察吏之法卽安民之法也吏者民之父母吏廉則民安吏不廉則民不安相加之勢甚親大吏者羣吏之表率大吏廉則羣吏不敢不廉大吏不廉則羣吏不得獨廉相効之機又甚捷故知察大吏之法卽察羣吏以安民之法也然則今日而言吏治亦在乎立貪廉之辨而已我

皇上加意民生懲貪之法綦嚴然愚竊謂嚴法於旣仕之後不若嚴法於未仕之初所謂嚴法於未仕者如云及鋒而用及愼擇賢能是也惟及鋒而用則人皆有愛功名之心必不若氣衰於遲暮者圖苟安於利祿惟愼擇賢能則人皆有顧名節之思必不若弋獲於他途者遑浮榮於旦暮且及鋒而用則詩書之教未遠而資之於古者皆可用之於治而循良之効必奏且愼擇賢能則用人之途自一吏治于此而端者吏道卽于此而不雜而壅滯之慮無煩是 執事所詢以作令爲本計之所

存而愚生所進卽以官人爲本計之所重也若嚴法於旣仕之後誠莫善於舉劾賞罰其大端矣顧此舉劾賞罰君人之大權而君人者不能取守令而一一咨詢之也所恃督撫之在地方者聞見眞而入告當耳苟聞見有未眞入告有未當民以爲安而督撫以爲不可則朝夕報罷矣民以爲不安而督撫以爲可則勝任愉快矣爲守令者將民之是悲乎不由逢上意則功名可惜也欲展轉周旋則操守必變也嗟乎守令亦極難矣

皇上誠以愛惜百姓之心愼簡守令卽以愼簡守令之心愼簡督撫將懲貪奬廉之効有不旦夕覩夫合而觀之未仕之初責在銓衡旣仕之後責在督撫而銓衡尤要焉蓋與其不職而糾之何如始進而愼之苟爲之淸流品之目一仕進之門使天下之視守令可重而不可輕不敢以爲人人可得之官而守令之自視亦不與庸衆人爲伍必生其踴躍鼓舞之心又何待督撫之懲貪奬廉而効始可覩哉由是廉則必循寓撫字於催科而吏治以

典由是廉則必能反惆察於阜康而民生以遂巽
日者陞其考最厚其登升將大吏亦不外是而得
之也已

會試第五策

國家之利自本富而外以末富參乎本富者惟關
之利居多自正賦而外以餘賦佐乎正賦者惟鹽
之利爲大然人第知二者之利在利國不知二者
之利在利商人第知二者之利先利國而後可利
商不知二者之利先利商而後能利國自古有天
下者未有不兢兢於恤商之困而能大收其利者
也我　朝立法撤關差而專歸司道至巡鹽一官
歲有專遣孰非恤商之至意乎然而法之所在弊

卽由是而生利之所存害卽因端而伏試以關言
之監司事務殷繁稽察或多未至胥役雖云裁革
潛入舞以爲奸是變者其官而不變者其吏也試
以鹽言之引銷而課未足商之累官者固多額定
而課有滑官之病商者不少是欠者在公而不欠
者在私也然則商之困終不可恤乎愚以爲關稅
岡有成規而商賈之輸納無稽不若倣易知由單
之法令商得自執以爲憑而又立循環二簿使地
方大吏稽其多寡完欠則商之所輸皆實而官吏

之隱匿無由恤商之道一鹽課有定額矣而今日商人之積逋巳有不能併徵之勢不若附引帶征以完其見在之本又或併前附銷以核其未完之課在商人以從容而易辦在鹺司以見課爲考成恤商之道又一而未也巡鹽職司風憲歲遣而歲易之善矣若關使以道臣兼攝旣有督撫之可掣其肘亦有同僚屬吏之可徇其情且在任久則取盈之術愈工不如仍遣專員第歲其剔弊釐奸之法以爲考成恤商之道又一而未也奸商之漏稅者可問而強宗大姓之葦航飛渡者可悉問乎奸民之私販者可禁而將帥營卒之因緣貿易者可盡禁乎今惟擯止一切法立而使從恤商之道又一而未也先王設關市之征以寬什一之征用山海之賦以輕田畝之賦非愛民不愛商也後世厚斂於農復橫征於商關之正課不巳更有羨餘鹽之多觔不巳更有割沒不重困乎苟朝廷不以羨餘爲意則分肥不戢而自戢大吏不以割沒爲常則奪遣不清而自清恤商之道又一若夫

聖天子在上躬節儉以端其本重農桑以養其原將國用日足而不藉乎區區末富餘賦之間此尤理財之大原而恤商之大本也

鄕試第一策 庚子順天

帝王之治本乎學帝王之學本乎心心者人材之用舍于此辨政事之得失于此別而天下之治忽于此成也上古以心開學故精一之外無書中古以學傳心故念典之勤有訓迨三代以下典章日備人君或學經而探微理或學史而大鑒觀雖學之所致不同未有不求之心而能有効者我

皇上英資天縱以聖性加之聖修祀孔子于內庭而孝經之註思齋之說誠意之解日進諸臣提命

之其爲學固皆資之於古而得之於心得之於心而通之於治矣愚嘗思之聖王之學不當學古人所垂之空言而當學古人所行之實事不當學古人行事之蹟而當學古人所以行事之心則理欲宜謹也胡安國有言聖主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故懷鷂緻過也魏徵懼其鮮終折柳細事也程頤必爲進諫則起居嚬笑之間可不防於未然過於將然乎則經筵宜御也天下事窒柎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考經筵之制嘗以月之二日進講惟大寒暑暫輟焉春講開於二月暫輟於五月秋講開於八月暫輟於十月然猶有日講午講誠倣而行之二帝三王之典不燎然心目乎則儒臣宜親也朱熹曰學在心導其學者在人人主惟求師傅得人而克治之功過半矣漢文帝召賈誼入見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如也由此觀之人主必日親賢士大夫而後能遠近習便嬖古者綴衣虎賁皆選吉士誠倣而行之則起居出入之間孰有陷于非

幾乎則漢書宜讀也古今書不能盡讀而治平有要畧若眞德秀大學衍義丘濬大學衍義補一主乎理而以立天下之綱一主乎事而以擧天下之目元武帝嘗讀之曰治天下此書足矣命刊賜臣下仁宗亦曰修身治國無踰此書

皇上誠于萬幾之暇留心講覽則得失興亡之故不燦如日星乎而愚尤有進者必永此心于無斁如易言自強不息如董子言勉強行道日起有功程子曰心欲其虛虛如鑑物靜中無所不照敬之

說也又欲其實實如禦寇有主而無物可攖誠之說也如是則心合極于古帝王學接統于古帝王而治亦無不媲美于古帝王七十載之放勳五十載之重華以一心造之有餘矣

鄉試第二策 庚子順天

自古天子不言有無非不言也蓋有以審乎足用之大道而不爲一時纖悉之計也是故財生于天出于地制其生息之權者在人得賢臣理之則出入斂散有其常九賦九式有其法其道可以百世得能臣理之國之困者以給國之弱者以強其道可以數十年得心計之臣理之上者可以補偏救弊舍利盡于一時其下遂立法紛更其道不可[illegible]終日今言理財者莫不曰開財之源也又莫不[illegible]

節財之流也愚誠見夫節者非其節而生者非其生蓋國家生財之道多端大者莫如重農國家耗財之道亦多端大者莫如用兵以用兵則必措餉措餉則必重征重征則田夫失業其弊恒相因而至今者各提鎮之兵及往來之戍額供以千萬計坐支不已則撥協應之撥協不足則借支充之試問今財賦所入其供朝廷之用者多乎佐軍旅之用者多乎夫以一歲之財供一歲之用則足矣以數歲之財止供一歲之用則必不足況乎漕輓之

粟悉出東南東南之民所仰食者惟田然田雖豐不過歲一稔適有水旱之災有司又不能先時以爲之防所謂經疆理導溝洫課農桑者漠無聞焉而西北之地又未盡墾屯田之政又未力行此所謂言生者未知其所以生猶之不生也言節者未知其所以節猶之不節也今欲節財亦節之于兵可也兵當論其地審形勢之阨塞以設防則不虞其財于無用之地兵當論其人選練習之精銳以充伍則不費其財于無功之人如是而節者無不

節今欲生財則務生之于農可也下開墾之令緩陞科之徵則天下無不耕之土廣休息之恩布蠲除之詔則天下知貴粟之文如是而生者無不生以節爲生而生之本益裕即以生爲節而節之用不窮此百世可久之道也古者田賦之入掌之司農非軍國之需不以他給其山澤關市之利則掌之水衡少府以待邦用焉不以本富供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懲行濫而別公私至嚴也然則理財固在得其人掌財又在專其官漢之計相唐之度支宋之三司使凡皆使財統于一而出之數得與入之數相準于以酌盈虛而濟緩急斯無情事不相通之患焉

鄉試第三策 庚子 順天

刑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是以立法法要于至嚴而用意未嘗不原于忠厚惟行法之人亦能體聖王不得已之故而出之則意常餘于法之中而仁即寓于法之內此在今刑辟之典輕重不同莫難乎用法之得其人也　執事以生民之命關執法之人誠爲至言古之人刻官分職于理官獨謂之士必以明義理備道德通經學者居之誠以重民命而體天心也哉　國家律令一書首言淳簡

且頻年肆赦恤刑之官布遣中外庶幾廷尉無不平之法而犴獄無淹滯之民矣乃作奸犯科者猶未見衰止誠如執事所詢詳與斷之間未得其道也蓋詳與斷各有弊三覆五聽求其所以生詳之善也若一案之中拘提至數十人羈候至二三載自外吏以達司寇累訊而不當迄爰書已定而無辜之牽累其爲留獄所滋害者已深則詳之弊也片辭折獄天下無寃民斷之善也若事關　欽案承問之官失出是患則恒輕視民命而重視功名況已成之獄憚于紛更則不敢異同而未聞有所平反則斷之弊也二者之患皆在不得其人然欲得其人必如何而後可曰必明必愼必廉明莫先于律例律者有定者也例者無定者也苟其不明則鍛鍊周內三尺可以意造欲出者比生例欲入者比死例故比悉停比例之法而爰書之畫一彰矣愼莫嚴于番譯疑案之控鞫音語多淆滿漢之異文口供互別苟其不愼則飛文首實一字可以重輕或以無心而誤入或以淆涸而誤書故必各

秉虛公之見而讞決之情文一矣廉莫大于情面扶同之計得而法枉于私賄賂之風行而智昏于利苟其不廉則奇寃異獄任意可以誅求欲排者有小不如意而可指以爲瑕欲釋者雖大不合律而可援以爲解故必一破貧緣之習而折獄之公道昭矣第明也愼與廉也必體
聖天子愛民敎民之心而出之而後用明不至于刻用愼不失于細用廉不傷于苛乃可上佐好生之德而于淳簡之治有當焉雖然與其治于已犯

之後不若慎于未犯之先惟奉法之吏能偕與其民刑仁講讓以成孝友婣睦之風勸農課桑以立禮義廉恥之節是教者固愛民之實政而淳簡者又教民之成效歟

鄉試第四策 庚子順天

必有明於聖賢之道者而後可以任制作之事必有超於今古之識者而後可以成一代之書古之作史者幾數十家而其間或傳焉或不傳焉或傳之而尊且信焉或傳之而不能無議焉非其史之異而作史之人有異也非作史之人有異而作史之人不能集數十史之義類以折衷於一史故有異也雖然作史之要在尊經不知經之即爲史不可作史不知史之可繼經不可作史然則所尊維何曰尊孔子而已尊孔子維何曰尊孔子之春秋而已春秋史之祖也自孔子絶筆於獲麟無不曰春秋之後無春秋愚則以爲繼春秋者賴有綱目一書何則他史或得其編年之法而昧於誅賞之權或竊其誅賞之權而徇以偏私之見或去其偏私之見而泥於成案之已然洵哉不閱諸史不知綱目之斷據也精不讀春秋不知綱目之宗主也確哉者曰綱目一書不過概括涑水之篇非皆朱子已斷獨裁而以爲繼經者何今觀其於秦楚韓

魏之僭王則別之於宋齊梁陳之分治則平之豈涑水所及乎所謂得編年之法者此類也於曹魏武曌則削之于昭烈中宗則錄之豈涑水所及乎所謂明誅賞之權者此類也於太學則改幸而爲視於公主則改尙而爲適豈涑水所及乎所謂不泥於成案之已然者此類也我　國家開局纂修愼選詞臣以盡其才購求遺書以廣其益生以爲宜一以春秋爲斷以綱目爲宗而且廣擇名儒漢有蒲輪之召唐有崇文館之求可不做乎而且愼

求品詣陳壽因索而立傳歐陽修因怨而毀人可不戒乎而且優其秩崇其責或賜尙方筆墨或命書局自隨可不愼重以行之乎至於明之通紀則陳建錄也吾學編則鄭曉著也史料獻徵錄則王世貞集也名山藏史待則何喬遠陳繼儒輯也今奉　天論煌煌之後俱可取而採擇之固知明史之成計日可待生獨更有進者　國家鼎輿數十年於玆其間開創之弘模守成之遠畧草野或未盡悉起居注日錄左右史之職似宜急復今史館儲才甚富而於三長之中尤擇心術純正者任之法帝王久大之謨垂百世不刊之典勒成一書以襄文治豈細故哉

鄉試第五策 丙子順天

天下事有似緩而實急乎時行之若見爲迂濶無當而猝然用之民生賴以全活邦本恃以奠安所謂有備無患積貯關天下之大命者誠莫如備荒之說矣備荒者救荒之實政也我

皇上念四方水旱視民如傷邇年以來屢行肆赦雖漢文景之世何以加玆但謀國者當爲百世經久之恒規而不必補苴於旦夕當思天下綢繆之全計而不可拮据於一方則常平之設使天下無

常豐之年而有常豐之政誠如有 執事所言者蓋常平之法春秋糶以濟農秋冬糴以還官惟其增價而糴則穀不至太賤而傷農惟其減價而糶則穀不至太貴而傷末所以操乎貴賤而使之常平者法至善也然在今日而言則預備有名而倉無實數平日之借支于他項及中飽于胥吏者所存蓋已無餘欲望其緩急之足恃難矣夫必歲終奏報原在倉穀若干春糶得利幾何秋糴得穀幾何不得那移以應軍國之需而後欺罔之弊革又

必慎簡殷寔耆民使之專司其任斂散不至於失均出入無傷於作僞而後漏卮之弊清至常平之本又不可不爲之計也明時詔民入粟補散官及有罪情輕法重聽入贖今則補吏胥者以金錢所斂非穀也城旦者以折納所入者非倉也存留者以備不虞所廪非貧民也且 執事亦知所以荒之故乎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今則舊逋未完已復預課兩年之蓄一年盡之正供未充又復加派一孔之出百孔竭之以是而致荒人感之也

非氣數也迨水潦既降有司雖仍祈禱之文而救濟無其實意即國家或須蠲免之詔乃以凶歲議蠲免樂歲逋負之虛數危在眉睫議往年可緩之征輸則何益矣故有小民盡力輸將已完在官及奉蠲而官吏皆據爲己有是蠲官吏非蠲民也愚故謂宜蠲者不在積逋而在新逋何也積逋之蠲須欠者獲惠而善良供賦之人則無可沾恩可不察哉昔劉晏令諸道各置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不

俟州縣申請應民之急故無文移反覆動經旬月之病　國家誠擇吏之心用吏如劉晏者未嘗乏人盛則有以相持變則有以相彌此千萬世之計也

學文堂文集

表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擬

上以自撤改折累民仍令全運本色群臣謝表　康熙五年　丁未會試

伏以

皇治宏敷請問蒼黎之好

王仁廣被時矜求蔀屋之艱

國賦雖有成規變通益善民巖實爲可畏疾苦

如聞

黃綸布而陽回有腳之春

紫綍宣而澤愁因心之化普天稱慶率土騰歡臣

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國用自古

皆崇民賦累朝咸尚故九賦之式特載於周

官而三壤之規更詳夫禹貢虞帝之歌解慍

仁藹薰風公劉之咏徹糧德周原膴自井田

廢而阡陌阡陌廢而限田已難考爲上爲中

之則至限田改爲租庸租庸改爲兩稅猶有
當因人因地之宜紛更實甚於唐畫一允推
乎宋惟此夏秋兩賦沿襲遂至元時若夫漕
白二糧分別特詳明季至白糧而爲白折遂
便國難於便民既非飛輓於萬方何獨偏枯
於五郡不官運而民運糧長既有羈留跋涉
之憂始用米而繼銀里甲復多均貼朋幫之
苦要必本寬仁爲念始無課外增課之虞荷
其推豈弟而施卽有賦中薄賦之道歷稽往

代猶昔
興朝茲蓄倍過
皇帝陛下
克長克君
允文允武
正己率物百辟匯迪羣后
養賢及民食福乎陽天子領
念國家大川悉卽給於供輸因思閭左遺黎實
難堪於奔命

省躬有詔十行早警常平計相爰諏各備總歸戶
部丈田均役已若星羅棊布之分加派預征
不啻面命耳提之告凡屬
君恩之誕被夙知民困之立甦乃當已安已治之
時彌切如溺如焚之志
德音再錫
與命重申謂向者晉齊饑饉之餘物命已艱於西
北而今茲吳越彫殘之後民力更竭於東南
惟此白糧尤煩赤子雖在條鞭之數宜通會

計之方彼漕賦而外復有分名久矣
盛朝非得已乃本色以來忽行改折嗟哉黎首
其何辜諸邦原納秈之區數地豈產銀之穴
況穀價低昂宜隨時以酌定奈何因貴穀之
歲而永著成規且課銀輸納自假手於吏胥
勢必借正課之名而復生科歛故除正耗加
增而歲徵三十餘萬之米猶可全解如期若
合夫船經費而歲徵九十餘萬之銀必至催
科不給甚而經輸者已多故絕而簿籍難稽

遂有急公者不挂毫釐而派增復及與其使
小民空受剝膚之比而朝廷原無倍入之供
何如使朝廷勿爲折色之名而小民自有樂
輸之實劾
皇清甫下江南即改從官運巳蘇明代數百載之
沉痾今
聖主丕承寶位復命予愉糧尤碻
本朝億萬年之仁政用是
舒恩諸郡仍令本色全輸黍苗欣欣而向榮婦子

依依而思媚種成岐穗倉箱悉霜凝雪糴之
姿揚簸糠粃籽粒皆玉潤珠圓之質爰乘時
而轉運各因地以進供漕艘向有存餘不必
另行置造致人工物料之煩軍弁素多閒空
豈須別事徵求生里長嵩收之議或可附載
於漕船之內奚煩動有更張即令粜派於漕
米之中安用分爲比解將見舳艫銜尾
天庾自此彌盈且聽欸乃連堤
國儲從茲更廣臣等才慚會計職愧度支思致

國於富强難侔管子擬佐時於殷阜莫比張
蒼竊鄙素飧反復伐檀之什毎當退食重咏
羔羊之詩伏願
念切傳餐
憂深旰食
貴五穀而賤珠玉常思內帑之虛
咏七月而酌兕觥勿棄野人之獻
一飯思吐哺無忘翼爲明聽之才
九廟薦馨香莫踰禴祀烝嘗之節由一事推之萬

事即惠農而知明刑弼敎之咸宜由一方達
之四方觀復古而思興利除害之各得則不
必下蠲租之詔而民俗永無尾賴之憂無須
切理財之謀而
國藏自有粟紅之慶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
上以滇黔蕩平綏理需人
特命己亥再行會試群臣
謝表順治十六年　庚子鄉墨
伏以
帝脩千秋聲教徧南梧北狮
皇輿一統恩威訖東鰈西鶼闘
而有人未見長城不壞彈冠在野盍卸係障無
虞頌

聖主之得賢臣慶多士之逢
盛世金門再啟玉燭常調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竊惟四海爲家遐方亦在臥榻之側
八荒奉朔宸慮尤憐鞭撻之餘日月無偏風
雲自壯稽古有滇黔之國在天分參井之辰
去中原萬里而遥由南荒五里以右七星巖
鑿虛傳太史之書六詔風州少隸職方之版
雖列禹貢荆梁之界實匪周家茅胙之分楚
莊蹻略地至滇池而貴陽諸蠻始通中國漢

相如建節踰冉駹而益州五郡方屬內臣南
中初見彩雲賜名於武皇之代津畔長維鐵
鎖建橋於明帝之時馬援銅柱既標爰定交
趾之鄰邦在昔會封新息諸葛旗臺既啟更
立姚河之寨壘至今猶祀武鄉五十八部底
平刺史實推李毅十有六城撫定經略特重
韋皋段文昌節度劍南遙定黔中之變王全
斌受降蜀國并收滇右之圖豪帥望風仁壽
築城而立廨功曹答檄季平拒賊以封侯若

乃宼西川宼越巂世隆爲外患者歷二百年
更思棄南詔棄寧州宋後所不通者幾三百
載如陳如雍如孟自古跳梁爲蒙爲段爲高
由來分據所以元時置郡鎮以梁王迄於明
祖開疆封維沐國倘無才以綏緝將何道以
羈縻可知拓地非難要在得人而理河南諸
鎮之入貿不過爲四書生慶厤一榜之榮稱
亦止由三偉士然未有四門式闢而格外掄
才九有咸歸而域中率化如

今日者也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聰明睿智
文武聖神
玉弩驚天商綱之弘開已久
金甌卜世周京之建鼎方長創
帝業於萬年已撫河山而臣岳瀆禀
仁人之一怒敢思風雨而慰雷霆格以兩階舞
羽之庭親驗貢維重譯葡萄之館長開率土

皆臣
是天其子豈容彼彈丸梗化猶見此潢池弄兵獨
玆黔貴之偏隅敢阻
天朝之正朔十年度外已屬
皇恩萬里行間纔成廟算命元臣以薄伐出禁旅
以遐征上將宣威半多龍種義軍畢會盡隸
虎頭以堂堂正正之師奮桓桓赳赳之勢山
名鸚鵡不難驟馬而登江號琵琶可以投鞭
而斷仙人坡上立赤幟以飄搖嬋娟㘭中聘

紅筋而驟聶石城既拔重看元禮之碑滕越
已歸再拭右軍之字山川失險溪洞悉平露
布遙傳雲臺擬畵笑唐主披帷之策謂此憂
與朕共之陋宋皇畫斧之言云此外非吾有
也自玆盛覽張叔應負笈而受經不徒呂凱
李恢以投誠而討賊堪世作思州之守宜有
祈恭可特將羅甸之封寧無濟火然不係
天家遺吏則人心之帖服爲難而必須鎭將宣威
恐內地之輓輸非易親民有任良由郡邑之

有司定遠爲功豈在蠻方之留守用是
金臺更闢廣邀駿馬之群
瓊苑還開遂敞玉衣之局
定制於丙戌之歲四載兩行
廣恩於丁亥之春二年雙舉爰
稽宗伯仍第甲科大典頻行又見戊先而繼亥
名賢愼進不妨春試而復秋非如梁汴江南
五代止行四舉奚必太平興國一歲而開兩
科英雄盡入彀中勳業非歸馬上棚花表瑞

栟汁爲染八韻詩成倚鷲破侍郎之膽三條
燭盡匪燒殘士子之心林中之桂一枝移根
上苑殿外之雲五色煥彩
熙廷儲宰相於他年則秘殿花墩賜座須方州
於今日則遐陬藥劑分硎廊廟常珍山河承
籍臣等蔟蓼白愧桃李無私用比毛錐何卑
鉛劍長如穢線莫補袞衣望御柳之旌旗從
軍有志給長楊之筆札獻賦無才幸列承明
不作龍標之遠尉生逢

聖世無憂李白之長流維思瞻王會以繪圖敢漫
說戰場而迷眼伏願
治纘勳華
德高訪洛
事後猶煩
聖慮毋言已治已安民間尚苦兵威益厲猶飢猶
溺賢書棄進而芙蓉鏡下自誇及第之鴻才
文運方隆而苜蓿峯頭亦有能詩之戍卒銅
鼓石屏之下不難勒片石以爲銘碧雞金馬

之間安用遣重臣而致祭見國祚克鞏於磐
石則賢關實重於金城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聖者
皇

擬

上以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加上

尊號禮成群臣

賀表 康熙元年 甲辰擬也

伏以

聖孝無疆肯重敬先之典

皇章攸赫聿脩追遠之圖思

祖德之與

宗功纘承匪易念

文謨之與

武烈裒對維猴前猷燦彤管之華世業麗牙籤之

彩欽騰溯服喜溢臣鄰臣等誠懽忭稽首頓

上言竊惟聖人受籙始貴承祧宗子繩家特

隆報本少典啓有熊之系魚圖表瑞於翠嬀

唐堯大孝嚳之傳龍馬颺休於赤甲姚墟誕

畀必迴德於高陽石紐鍾靈實紹圖於黃帝

武承文而繼統必隆追王之文成纘武以擬

休爰定穆昭之序秦皇不立廟謚既一世二

世之堪嗤卒未見追尊伯益平帝始分配饗

雖九廟一祠之並設亦不聞崇上沛公漢宣

因廟樂而下詔遂尊孝武爲世宗光武前洛

陽而建祠乃並世宗於高祖青樓井巧太孫

之駁稚堪傷顯帝頻呼子業之顛狂可畏更

是陋者脩儀注於延恩之殿但侈風雲是可

忍乎上寶册於玉清之宮祇誇月露唐宋以

景帝而擬思文已爲不類況崇老子於太清

武后饗周親而立僞號更是不經矧配文王

於上帝制自順憲而定群知册禮惟文之是

尊議從安石而紛幾致太祖配天之廢號泰

定無謚豈元帝之深仁二祖並尊信洪熙之

鉅典未有孝盡尊親之至聖兼述作之隆如

今日者也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

德協中和

學成雍肅
龍行虎步久卜於冲穆之年
鳳翥鸞騫端拱乎太平之運
紫壇肇祀饗
帝卽以褻
親玉册揚輝事
朋還同事
文顧念丕基初紹
聖人之上皆

聖人猶思先烈難忘
天子之前有
天子恭惟
太祖高皇帝蛇神擣藥夙知金卯之將典黄袍加
身早識陳橋之必變恭惟
太宗文皇帝體隱需於王季稔觀兵必待文孫定
大業於世民迴立國原山高祖誕生自水會
遼海之風雲繼武丹陵定
盛京之鐘簴始武功而終文德三尺劍手自驅

除內天保而外采薇一卷書親爲潤色俗敦
渾噩不啻黄農虞夏之遺族尚睢媚奚遜魯
衛毛郙之舊若羆虎若龍彫畫豊沛蒸雲之
彥爲鹽梅爲舟楫皆郟鄏定鼎之英
建元於丙辰之年識眞人之有道
入關於甲申之歲卜後嗣之必昌凡茲世德之垂
已顯榮稱於
世祖適値
乘乾之始更恢

尊號於我
皇木主維新向固奉安於
太廟禮臣奏請今允妥侑乎先靈卓爾宏猷遐哉
茂績宗祝齋心而告書不勝書太史獨吉以
陳議無可議丹苑鈞天奏樂齊稱維邑神君
仙階劍珮呼嵩僉號平陽帝子
須來天憲書成龍鳳之形
捧出王綸字比河山之壽絕似太宗之文德兩字
如生更侔英廟之宜仁四言不朽繪作普天

盛事欣逢曠代洪儀臣等志切移忠才慚學
禮撰文章於天聖猶後王曾陪進對於延和
愧非蘇轍幸覩光前裕後賡颺弘
陛贊草捧新綸欲擬龍門恭爲本紀伏願
王者之休素期報國忘家致身成大夫之孝聊從
聖思益廣
睿德彌隆
尊尊親親永篤天潢之誼
夔夔翼翼時承

長樂之歡知人以事親愈重明聽翼爲之寄敬
天以法
祖允顧雷霆風雨之施則十七世乃裘大衍一人
之耑八百年曆服丕宜萬國之仁矣臣等無
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聞

擬
上因久旱躬詣
天壇虔禱是日甘霖協應遠近需足群臣
賀表　順治十四年　丁酉副墨
伏以
聖駕遄臨紫氣護麒麟之仗
皇心上格碧穹開虎豹之關龍見而雩豈有木人
舉掌鶴鳴可卜遂看玉女披衣但隨鑾蹕飛
來即爲仙液不必御溝流出總是恩波萬國
均霑九天分布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

言竊惟禱切桑林自剪其爪憂深雲漢靡愛
斯牲自七章既咏于周乃六過復陳于魯會
聽臧孫之諫僖不焚巫因聞縣子之言繆毋
暴尪祠山無益固稱避殿于齊頓首非文亦
美下堂于宋至以乾封爲天意應知漢武荒
心若以理冤詔郡中咸誦建初明詔舞及童
男老女甘霖豈爲焚猳歌成新婦幼君嘉澍
寧因見鵠熹平遣兩使禱孤竹于首陽元和

集百僚傳豊稱于太尉白龍未降空勞太子
詣臨漳丹鳳雖飛徒使眞人塡碣石索綏議
咏詩之誤事在前京沙公有呪鉢之靈法宗
西域魏世祖命官遍禱潞縣呈玉印之祥梁
武帝入廟親祈陽羨奉水曹之祀立雩壇于
郊左七事同行配太祖于帝南五官下列祈
水勿宜于火從儀曹之議以停柴求陰不得
于陽移壇墠之方而啟巽築地于薦門之內
制在大同増祀于星海之餘禮由天監南陳

洗牯牛之首清酒四升北齊設棗栗之儀圓
壇一陛詞官給藥原起于建武之年雩祀無
牲幷禱及孔顏之廟讀開皇之史撤懸減膳
兼理囹境之骼胔過啟夏之門徙市禁屠幷
斷百官之傘扇若乃晉陽宮內得玉爲龍至
于天寶年間投池卽雨令名僧以取鏡無須
呪攪鉢之刀詔術士而焚檀不必請臨池之
殿罷舞巫于大曆帝知京兆爲誣美追詔于
僖宗市有鑪膰皆撤爰稽北海咨龍漫載史

書亦孝南唐祈雨徒勞御筆免田租于下邑
不如省値閤之圖出宮女于上方何似罷臨
川之相可怪熈寧泥古京師遍插柳枝還啞
乙卯上書諫議遂名鵞鴨蒙古惟淘盆石明
朝屢設醮壇總未有感而遂通祈之卽應如
今日者也兹蓋伏遇
皇帝陛下
恩覃雙鳳
澤沛八鴻謹二十四候之風天時不舛降三十

六番之雨水澤有常眞如周武興師越一日
而兵已洗更有元公討叛至三年而雨猶濛
旣勝于衛之伐邢更過于央之待楚雨暘時
若旱潦無虞况御製編成應下靑臺之粟且
河工告竣宜頒洛邑之金應在優賢豈徒親
幸茲齋第感因撤税不止寛征采石關御史
分行諒有眞卿之號恤刑載道久無孝婦之
寃允當天心常施雨澤非有妖虹旱魃致煩
清夜之焦思原無女謁讒夫足動深宮之省

責定覩雲腰之兆何處月額之徵乃因念切
民依遂爾先求天澤倌人旣駕莞㢊是虔翻
訝古王何事七年方禱不期今日竟無一過
可陳有額皆誠何呼不應由是豊隆効命于
焉屛翳應靈脇晩聽星尚未見畢宿渡漢玆
辰觀水巳漸看朱鼈浮河野舞商羊嫣逐卯
花之婦淵飛神蝦鳳呼踏竹之奴不勞環艾
積薪自見津埜潤藥土龍未設石燕群飛喜
見隨車非關噀酒嶺如張蓋飄颻欲捧金根

石未着鞭䨏靆遙拖山帶念
聖主之高唐之夢知非巫峽飄來豈賢臣有渭水
之才因避灌壇吹到罝桐魚而無用比石虎
而偏靈京華萬家霏微樹裏帝城雙闕彷彿
雲中榆塞荊關遍沐珠絲之澤灤河津水欻
通銀漢之波榆莢爭飛偏沾帝葦桃花亂落
寧染妃裙只因民事無憂遂致天顏有喜奚
必覩浮漚於舟際河號珍珠何須驗津汗于
席間架鏤錫石臣等才媿傅霖功非郁雨浪

說護雞流麥原是愚生漫因度蛾浮橋叨登
高第學傳亮潘尼兩賦晉宋文㢊擬陰鏗謝
朓諸詩梁陳體薄柳毅不逢龍女寧識雨工
藥師未入龍宮難傾雨瓶但慶銅姑尚滴懸
知石姥方勤惟當祈介于之詞敢輕壞西門
之像幸卜史書大有感欽帝德上乎伏願
如川之方
迨天之未澤遍南梧北柳毋塞毋枯恩沾東鰈
西鶼旣優旣渥笑秦皇之封禪倉皇松下之

行陋唐帝之歌詩點綴花需之句旣歷七人
八穀而日可方中抑經十雨五風而天其再
旦自無雨血雨兒之異永有雨珠雨玉之祥
矣臣等無任 云云

擬
上祀天南郊奉
太祖武皇帝
太宗文皇帝配饗羣臣賀表 順治十四年
伏以
翠蘤脩虔玉露潤沈香之火
形裳對越金霞捧華蓋之星迎天帝于青都延開
九尺配祖宗于紫座寶貴六瑚畏威即是儀
刑能享總稱仁孝獻命庫門之外禮重祈年

思成浴室之中福宜介壽已見昊天其子自
知率土皆臣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
竊惟有虞類帝之時已聞郊嚳后稷配天之
後又見宗文祈穀則在孟春時惟啓蟄報本
則于長至禮裁特牲周公得用南郊尖來飔
鼠秦襄始爲西畤祀用騮駒分四帝而沿及
始皇要不間追尊伯益闕一祠而增于高帝
終未常崇祀太公命巫而祀九天奚覩于漢
幸雍而見五時實始乎文事天帝于渭陽聽
新垣而立廟毁天神爲太乙從繆忌而親郊
元成各議變更哀平互相罷復須辨者龐秦
分祀而後郊祭皆非昊天可怪者王莽建議
以來配享始尊高祖釐正由于建武乃天開
東洛壇丘代行起自建寧因雨阻西橋鹵簿
黃初遠郊虞帝遂陳夫柴王新聲建始近襲
魏儀但易以傳玄諸什宋元嘉二十二歲登
歌稱帝祖嚴恭齊建元三十三章昭夏頌元
神成報梁尊文帝不宜以始祖而配五方陳

奉德皇奚須因高祖而去一位後周特更其
制而遠追炎帝近祖獻侯并合食于地祇之
祭大隋因監其禮而先祀武元繼增文帝更
後瑞于仁壽之儀唐家以景帝擬思文已爲
不類况崇老子于太清武后享周親而立僞
廟更自不經况配文王于上帝停因毋變匆
匆積善之宮舉以弟來草草嗣源之參郊禘
而宗藝祖行于興國之初立宮而祖天尊則
在祥符之晩劉安世主分不主合力排蘇軾

統地之言王安石議祔亦議祧幾廢太祖配
天之祀殆乎元帝醴設上都廹及明初壇分
鍾阜淳皇獨配創行于洪武之年二祖並尊
定制于洪熙之歲禮惟求舊命則維新必廹
兼作述之隆斯義盡尊親之至玆葢伏遇
皇帝陛下
乾行不息
世德作求
承天運而鍾地靈誕生白水

積祖功而兼宗德繼武丹陵睿知聰明而寅威
復禀于日鑒聖神文武而孝慈尤本于性生
親禱雩壇而輦下甘霖卽降命脩時曆而天
邊正朔遂頒春
聖母而嗣徽音已看鸞鳳重卽歲歲獻椒花之頌
冊賢妃而稱淑德行見麒麟雙降人人祝榴
子之多既協天心遂傳家慶乃上帝殿之初
建玄佑方隆抑奉先殿之兼營孝思特展而
聖心無已尤重其事于圜丘斯大禮舉行遂

合其儀于夏至適當祈麥爰命陳茅依周禮
宗伯之文重月令元辰之典酌東漢鄭玄馬
融賈逵王肅之議獨得其宜取西京谷永張
譚匡衡劉向之言更權其是舉神從祀嗤五
代之紛紜三歲始行鑒前朝之疎濶事天以
質埽地而迎爰命太常兼咨儀部三月之騂
既滌卜日禰宮一卣之鬯惟馨覆之疏布棗
栗橘栗而外雜果不供苗蒲茭韭之餘諸葅
勿薦竹筵之樽罍必潔稿秸之莞簟是陳八

陛欽柴遂連紫氣四圭有邸採自藍田此皆
用報前休要必更祈後祉而本天亦本祖則
享帝兼享親恭惟
太祖武皇帝隆業肇基竟同王季于帝貊之德非
如仲達之開典午未嘗天心
太宗文皇帝大勛將集如分周武以帝錫之齡豈
云孟德之啓當塗自稱天命往歲既已獨崇
今玆更宜合配青瑒雲鎖陰陰八羽之華絳
仗霞飛爍爍兩瑜之采二人素車而至千官

蒼服以趨三獻非文用攺蕭皇儀注六幽咸
泰將符王儉歌辭竹管雷發舞雲門而並奏
匏樽禪杓臚日館而並陳協律有尚官笑彼
七十童男學唱于紫宮都尉奉祠爲鉅典何
至二千甲戶賜封于白海將軍琗爬珠簾不
必似謝莊所賦玉鑣金輅則誠如殷淡所稱
嶭嶭壇芝天上之榆並種馮馮野桂月中之
樹旁栽細騎之鄉景奔雖百神震叠別殿之
高曾並妥九廟式歆臣筆對慚董傳之詳誌
媿班生之博祀甘泉而待詔謾言才擬楊雄
歌東雨以迎神敢謂詩驚謝朓諸如鄧航郭
璞之賦搦管空成郎在沈約庾信之詞吮毫
無用倘屋上天青果僞自封還餅底之金若
樹間理字旣眞敢不進巢中之玉幸陪三禮
敬祀一吉伏願
千祥駢致
萬福攸同西望瑤池而寶冊常陳喜見萱宮之
彝鶴東瞻蓬海而玉斂有卜欣聞椒寢之夢

熊須知賜酒空中本因天醉還念獻杯閣下
盡出人爲無煩遣諫議重臣祀竈而行于蜀
道不必購文園遺稿登山而封以泥丸矣臣
等無任云云

學文堂文集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表

擬

上加謚先師孔子諭建洪德殿崇祀廷臣謝表順治十四年

伏以

道惟正統爲尊後聖適符乎先聖

禮至素王巳極興朝更過于前朝謚法欽崇廟

儀特建千秋位號如帝之無能名焉萬仍宮

牆猶天之不可及也在今日肇脩殷禮知吾

皇克紹眞傳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

自有生民莫如孔子道侔乎天地爲百世師

德冠乎帝王開千古業不謂兩楹之夢非復

周公頓使一璧之亡豫占張伯護吾書脩吾

車而拭吾劒履爲兩儒生登我堂踞我牀而

抱我壺槳有一男子藏書在壁幾毀于秦抱

器投陳幸逢有漢高皇祀之于魯實因絃誦

之聲平帝贈以爲公爰上褒成之號延光三

載猶于闕里崇祠正始七年乃令太常釋奠

國學之祀伊始太牢之禮相仍用三牲而太

子親承始由晉武舞六佾而軒懸復奏肇自

宋文作讃于荊州南梁帝之親製定期于仲

月北齊朝之具文每歲四行沿及開皇不改

上丁二舉凡于州縣皆然武德以來旦先聖

而孔先師尚爾西隅設坐貞觀以後顏先師

而孔先聖方爲南面居尊兩奠同于太公三

獻終于司業贈位爲大司寇乾封之典可稽

進爵爲文宣王開元之禮特盛從祀者七十

二子未躋曾點于前配享者二十二人總以

丘明居次此塑像之始即爲改服之初嗣

後或廢或行獨崇于藝祖于玆稱玄稱至兩

易于眞宗至景祐而用登歌迄崇寧而加章

服廟門十六戟增其八而邇尊冕制十二旒

缺其三而恐褻既見鎭圭始執亦聞曲阜親

臨元時始號大成明初復因舊制二丁遣祀

之外內臣于朔望降香祭酒行禮以來進士
在季春釋褐太祖通祀于儒學而樂器斯頒
文皇臨幸于辟宮而衣冠更定分奠于南北
之監永樂之歲已增列位于釋老之宮正統
之年初禁廟堂有議爭是宋濂木主維新悉
從乎敬旣正名于神位亦更號于羣賢自古
祀崇于今更烈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乃聖乃神

惟精惟一功已同于漢馬陋乃公之不事詩書
學不笑于齊輪知古義之僅存糟粕經筵進
講勿徒雙日之虛文釋奠常臨非去暑月之
故事聖公一品孔氏更推沂國之恩博士四
家仲由新有翰林之襲親政而祭告禮同乎
社稷山川譯字以進是道重乎易書詩禮儆
心貪政有錄煌然舜拜堯咨大訓要言旣成
儼矣商書周誥在者頒行演義而大學復明
今茲分購遺書則詞臣載遣直備內聖外王

之業丕振經天緯地之文乃師無常師亦惟
能自得之耳且聖不自聖猶曰于我何有哉
特以帝制之隆加尊于尼父因之殿宇之設
特異于成均大德不官未可執陪臣之說至
尊無偶難以仍王者之稱巍乎煥乎行覩空
中樓閣高矣美矣欲通天上津梁彼三敎而
講一經眞爲秕典卽一獻而行再拜未是殊
儀儒生圜聽于橋門聖學先登于道岸 臣等
學山不至觀海難言欲由是道以登堂止陳

車服禮器不得其門而入室莫窺宗廟百官
非顏公趙孟類之書漫思勒石無楊炯皮日
休之作妄欲題碑半部致太平不如趙普之
讀論語一生無榮辱羞同胡廣之號中庸空
抑塵尾以談敢坐虎皮而講幸逢盛世得遭
陞儀伏願
湯盤日儆
武几時箴已治已安雖本無六可太息將恐將
懼亦須防十漸不終理學自有名臣要戒洛

蜀闓濂之黨人材出于大學不務顧厨俊及
之名固恭已以無爲亦髦期而罔倦覯書覌
事等漢光樂此不疲好古敏求如孔子爲之
不厭將千古之心傳可繼萬年之治統俱隆
矣臣等無任云云

擬

上御製儆心錄資政要覽順治大訓孝經衍文範
行恆言勸善要言等書頒行天下廷臣謝表

順治十四年

伏以

天章灑玉供匣中虎僕三千
宸翰摛珠叱硯上龍賓十二絳日麗牙籤之彩螭
虯裝成紅雲捧金簡之華鳳凰啣出備典謨
于一代不同月露爭妍垂訓誥于千秋自共
河山不朽芝函東錦芸閣分香進通東觴西
崟遍達南梧北椰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竊惟羲皇畫一畫之文明虞史載兩朝
之咨命禹鼎湯盤有誡誓誥亦與文爻武銘
俱垂詩書更盛前此璇宮文梓有帝子之答
皇娥後此黃竹白雲則穆滿之酬王母咸陽
猛火降制于青臣進頌之年沛郡大風興歌
于赤帝還鄉之日逅及漢文有詔古意猶存
洎乎孝武摛辭荒心何極蕭梢賦就復懷人

于歸雁飛雲烝子歌成更望美于哀蟬落葉
新莽祝文之僞妄托金縢魏文典論之精奚
關石室展兩晉帝王書帖漫擅臨池誦六朝
天子詩文空言觀海滑臺歎憤止傷覆瀋離
機督護言愁淚說雕文錯采編千卷于梁家
父子翻經半綴金花侈五言于陳氏君臣劈
紙親題玉樹樂府存十六首惟傳煬帝之鴆
滔帝範成十二篇僅見太宗之燕翼製晉書
而作讚旣見于唐序通鑑以成書頗稱于宋

至于政要錄表忠碑已見全文爾爾卽在念
邊詩誡廉銘亦爲數語寥寥文不在玆言將
焉用况小令工于李煜漫傳金縷提鞋雖雄
詞咏自完顏但賦銀蟾出海書盡桃花新紙
亦終何益于廟謨編成桂樹鴻篇總是無裨
于國典誠未有縹帙緗囊之富字字琳瑯璀
函金版之珍言言龜鑑如今日者也玆蓋伏
遇
皇帝陛下
軼帝超王
經天緯地
欽崇先聖先賢道以述而兼作克繩乃
祖乃
父緒以纘而逾光寓物刻銘因備刀劒盤盂之誡
懸書垂憲自炳日星河岳之文紹十六字之
傳則儆心有錄攬十七史之要則資政成編
復將大訓名篇堪偕寶玉銅符各太史而藏
西序更以孝經演義重見赤虹黃玉服絳衣

而拜北辰範行嚴座右之箴銅籤投地勸善
有遒人之諭木鐸自天萬言悉中宮商片字
無非綸綍于乾淸聽政之暇每勤一通亦坤
寧問膳之餘更成數卷共有若干弓軸已包
如許經綸龍尾麟脯俱增五色鳳唇犀舌爭
吐千章秘閣開函日炫丹虬之麗尚書給札
手披玄麝之芬錄自淸書勢欲飛而還給譯
之漢字體以整而彌工旣錦承玳瑁之箱亦
花放琉璃之管頒從桂殿已光分天祿之藜

副在蘭臺白香辟羽陵之蠹心則盈廷交敕
禀于盂水壺氷訓爲奕世咸遵奉若金科玉
律臣等五車未富雙燭徒燃漫雕劉勰之龍
空繡陳思之虎竊擬宋風謝月媿號賦才豈
負陸海潘江謬叨文笠誌起居而作注惟知
記事記言纂實錄而備員不過編年編月敢
受書于殿上羞染翰于池頭當年讀聖人書
不求甚解今日聞
天子詔願進一言伏願

覲庭燎而問未央
繪屏風而書無逸心似重門洞闢無藉凝丞法
如三綱俱開不煩董戒再見玄龜獻字復看
丹雀啣文同千八百國之車書共贄璧羔皮
幣陋七十二家之封禪不函玉檢金泥鼎卜
億年山呼萬歲日方升也寧懷則亥之虞天
何言哉更進無爲之化矣臣等無任云云

擬
上得玉璽羣臣賀表 順治八年
伏以
承天執玥會男蒲子穀以來朝
合璽同符偕河馬洛龜而並瑞仰觀鳳篆如搖
銀海之光敬御龍章自壽璜臺之昃四寸之
圭承執一函之剳恭呈臣等誠懽誠忭稽首
頓首上言竊惟唐帝遊河際仲春而刻玉庚
王踐位進太保而受同代有介圭傳爲世寶

乃荊山蘊玉卞氏泣于秦庭故趙璧連城藺
使爭于秦殿迨六王之既畢遂八字之新鐫
篆貫李斯璽歸龐政受子嬰之獻漢高祖得
于咸陽却新莽之求王太后投于寢殿代藩
入繼拜在廟中昌邑歸封解之帶下孫將軍
掬井而開建業之基袁刺史搆兵空信當塗
讖還于盆子綱自漁人得在襄陽獻來許
下堂前六璽堪傷歸命之侯臥內半珪復笑
興平之賊司明西望涓人空到藍田典午東

來天子方識白板紀和得寶之歲一十四番
獻自楚州考朱義熙之年三十二枚獲于嵩
岳惟値眞人御曆欣逢國興之符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握璣治世
輯玉同心適合堯年五老板題來告克符武烈
三年延鎭開圖在璣衡以正日中發玉弩而
驚天下茲當親政更煥新猷幸學而璧水生
輝親賢則圭田頻賜凡十惡之外有罪必蠲

亦日王其王女自四年以前未完悉赦逋云
內有瓊林增進士四百名瑚璉並進復按臣
十五道珠玉無求兵臨黔粤之鄉應貢白環
而伏闕禮重帝王之祀先將蒼璧以郊天
親王分六部之司功垂玉牒
聖母履千年之壽喜慶瑤池因而玄兎來郊且致
祥麟入囿遂呈玉璽用奠璣圖鄙銅虎之分
符知爲天賜映玉魚而煥彩便是國珍竟如
姬室之祥樵探鵲巢而得瑞豈僅張華之志

鳥銜侯印以飛來破木柵于潞州茲且天無
一鈇矣發石函于吳郡今看帝已成焉五瑞丕
同實華瑄之光勑四圭有邸唯傳玉之告磬
竺一鎭攸鐫則巫史敢三其字桐花若剪將君
侯各半其圭旣壽永昌宜欽無斁臣等席珍
自媿櫝玉空藏職豈中郎篆學未諳柳葉才
非礪石綬紋空帶桃花腐儒恐致取公借箸
無言刻印璽世不煩倒用尚符或可增官厭
下金懸肘間斗大笑劉歆之司銅匱妄擬讖

文遂辱及藜頭之火晒王且之捧大書侈言
符瑞願封還餅底之金幸遇興時初寶曆
卜兆方期萬萬呼嵩竊効三三伏願
璣鏡增輝
圭璋益潤思欽承之不易執玉爲心因兢業以
日新銘盤寓目私東平之印諒爲聖主不然
夷御史之章是則與王宜戒由此圖書示重
不誇漢鼎泰碑將來璽節攸傳且遍舜梧堯
椰矣臣等無任云云

擬

上以遼東爲遼陽府羣臣謝表 順治十一年

伏以

王會圖開萬國長調玉燭

皇輿誌遼千秋永固金城西旅獻獒政敎北通于堯柳東方貢矢車書南槩于舜梧方欣率土之皆臣況屬開天之首郡朝宗在海拜祝于嵩臣等誠懽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夏囿踰千冀幽始紀周王有二虞芮先歸大丈夫押覡泰宮受降枳道佳公子蝸輿隴水首得晉陽在漢蕭王以定鄗爲上縣及明太祖即應天爲南京皆興兵之日先拔其城因定鼎以來愛重其地況茲遼水尤屬名區域號青營記虞廷之置牧星分箕尾至戰國而歸燕地通箕子之封城即蒙恬所築秦初置郡連瑯琊渤海以稱雄漢始拓疆兼玄菟樂浪而更大祭彤之爲太守烏桓泣彼丘墳李膺之作將軍羌族歸其男女公孫傳三世作牧

久據襄平曹魏割五郡爲州因增校尉自永嘉之亂慕容以刺史稱皇廷拓跋之時高麗山平壤徙邑宮女存顏色詩成三度遼河英公巳極功名詔下還趙浿水其王亦封都督實儀鳳之二年此地不號安東在神龍之元歲南樓平而兩州既建東京稱而五代相沿自軍回木葉之山宋盟流水及舟過鴛鴦之泊金入遼城領衞二十三明代之遺可攷得州四十二唐家之盛難幾惟茲曆數在躬始快河山有主茲盍伏遇

皇帝陛下

玉弩驚天

璇星度斗聖人文武發祥白水之開祀貢賓王來表青河之外萬年曆朔比洛京鼎卜偏長一統河山知移滿駁行不剗會同璧幣受于八百國之共球封畫金泥同七十三朝之禋祝共頌皇圖無外因推王業始基未開北極

朝廷先啓東遼土宇混同江上溶鐵馬之千

羣長白山頭立銀凫之萬巘唐宗駐蹕之處
再問河源王珣行水之州重鳴劒珮海絲賚
布聊佐上方青鼠梢魚咸充國用耀兵江水
雲屯鴨綠之波泊運海濱風暖桃花之島城
名五國漫憐宋帝荒丘關啓連山不絕朝鮮
貢道且佐龍興之大業多生虎嘯之雄才克
定天山不徒仁貴未歸華柱尚有令威此眞
日月之鄉已成風雨之會𢘆兹風土曩朝曾
定爲都舊置都司今日更升爲府嘉名旣錫
奕禩相傳白豕河邊豈有將軍之淚黃龍塞
外永消帝子之愁貢輸貂獺文皮險據鳳凰
高嶺誰云三萬之衞不同百二之關玉殿披
圖金甌卜世臣等陸機入洛庾信辭梁受李
勣之藥錢自堅素志着管寧之皂帽未著高
風行讀漢書遠媿蒲山李密上襄元祖近慙
耶律楚材遐思化鶴之城欣看紫氣遙望紅
螺之阜如見丹霞欲陳封禪一書敬祝昌齡
萬歲伏願

堯封增廓
禹甸時巡能觀我不覿民毋惕神州之慮知在
德不在險勿矜天府之雄則大將宜威何必
春臨細柳羣方底定不妨夜獵長楊盡百粤
來朝過秦皇之置象郡大九州入版陋漢主
之罷珠崖矣臣等無任云云

擬

上允銓臣請因臺班缺員

欽取內外各官考選羣臣謝表 順治八年

伏以

雉尾宣麻特壓薇宸之脊

螭頭曳綬廣遴蘭署之司威不夙霜豈致濫登

東序材堪耳目誰云誤到西堂告天而清夜

焚香不愧持書杜後思過而公餘閉閣斯能

執法臺中帝日咪思臣惟戰慄臣等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班序松廳首重彤騶

之部職思葵省爲標黑豸之冠霜簡風清神

羊瑞應欲千官屏氣而聽先九載黜陟之明

受法令而秉贊書周官崇御史之職舉典儀

而司計事漢廷有糾察之名內掌蘭臺督諸

州之刺史外名柏府號執憲之中丞數舉奏

乎薛宣不茹剛不吐柔威行千石詔專席于

宣秉亦除殘亦去暴望重三司王賀蕪玄始

執斧以巡天下馬周王舉由布衣而任臺臣

魏置八人晉置九人乘司隸之驄强豪威戢

唐從三品宋從九品寧刺史之幔糾治惟嚴

按州縣者十有五員蘇廻宋璟實專六察之

班繩州縣者四十八事韋賢李嶠亦申四推

之典大曆重按察之任具官吏能否以聞咸

平發採訪之臣命禁林耆德以出然必朝陽

有鳳始堪當道稱熊欲綴鵷聯當收豸體或

蕭禹之明見萬或姚榮之德無雙內臣可鼓

鐘獨步或中牟之異有三或東海之治第一

外臣方鵷鴻雙飛置之散曹不過金舟玉馬

拔之清要應稱鐵面銅肝豈以庸流之聖書

漫累盛朝之大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文武聖神

聰明睿哲天其再旦過博陸侯歸政之年日正

方升非赤帝子歌風之髦朝釐新典史不勝

書謂曲突而徙薪固知原無闕事若停驂而

攬轡則亦必重臺員故豺狼之賂久塞而獬

身之冠尤愼乃允銓臣之請三考維嚴用定
滿漢之規百寮有選筆判五花珮向鳳皇池
上日御尺璧馬來楊柳塗中大理與西曹願
放高門於定國太常之博士還嗤綿蕝於叔
孫凡茲輦下之才可入屏中之註況乎外任
更屬親民如椽吏可詠京兆終須五日若車
輪前擁使君願借一年司李得人眞羡福堂
之樂栽花有令尚餘單父之風宮燭不燃大
錢可選人依鳳闕定有伏蒲補牘之忠出問
狐奸豈無借劒埋輪之志臣雖愚不敢由他
途進也制曰可尚其強爲朕行之臣等願補
舜衣生逢堯日追問中中而下下寧爲艾艾
與期期邀同景倩之舟登仙自喜倘得張蒼
之印問命難羇旣無意于沽名當避人而焚
諫草自不容于誤國應對枉而讀彈文但襪
線靡長且蜣丸罔用黃紙雖宜于氷署丹心
益戰于琴堂悚切宵魂慚疑朝夢伏願
日月千年無過

雨賜萬國均沾子爵惟公而金魚不賜宇文章
下已無蠹賊任賢惟一而花巾不老司馬道
中安有豺狼將簪筆以書無用封還制敕且
呼嵩而祝行看瑞應醴芝矣臣等無任云云

擬
上以金門廈門克捷
午門宣捷羣臣 賀表 康熙二年
伏以
金甌無外滄波靜晏于東瀛
玉燭常調溟渤朝宗于太液
蕩海滌而暄鏡吹永奠黃輿挽天河以洗甲兵
忻聞
紫綍六宇由斯衽席萬國奚帝雲霓喜動

龍顏惟膺鶴序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
惟文明廣被耀干羽以爲容聖武布昭集共
球而誌盛蒼江效順越裳來獻雉之文貢琛
成功洛水慶神龜之錫鬼方克醜爰歌撻彼
之詩吉相與師迺動寬于之鼓木牛流馬鉦
人奮而咸服南邢柙虎兕狠劒氣衝而令行
西域兕乃跳梁島嶼尤須赫濯聲靈沛公逐
秦鹿而烹楚猴而用横五百人不受通侯之
餌劉裕鬬燕雞以復泰土而孫恩十數歲誰
能討日而擒撫則魚信難孚勦又兇營莫搗
所以聚散鯨宮之內祁青之徇梗宋朝且夫
往來鮫谷之間方國珍未平元季南溟缺明
珠之貢由士誠之名僭三吳西池復翡翠之
供賴繼光之威行萬里未有臨軒伊邇即開
一統之車書御將有方忽掃數年之蛇豕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道隆乾位

功開坤輿
元日受書共識少年天子
應門當饗羣推有道聖人格以兩階莢莢之庭
親入貢惟重譯葡萄之館宵開率土皆臣
昊天共子寧許彌丸咀化誰復潢池弄兵渺爾微
波敢逆
正朔雖鯨鯢之內不妨鬼蜮相驚而臥榻之旁
豈容他人鼾睡十年度外已屬
皇恩萬里行間總成廟算命元臣以滸伐山禁旅

以遐征上將宣威半多龍種義軍罪合謳隸
虎頭昔也躍馬長驅已服滇南千里今者
飛龍在御更恢金廈二門依山作營鼓聲與潮聲
共發臨淵布陣旌影合帆影俱飛箭勞黃雲
鵰鶚形潛于九漢劒橫黑水蛟龍泣遯乎三
川草木迎風咸有王師之氣江山潤雨盡洎
寇騎之塵奏凱歌于謝女峽邊解甲胄于逆
花岑下言瞻彭嶼明復水面之降旗極眺
蒜谷夜月靜波頭之戰艇爰獻俘于
闕下庶少燕夫
王心乃
御午門丕宣大捷者定永千秋之帶礪海波自
此不興趨承肅百僚之冠裳嵩祝從茲更遂
狂瀾既倒聲傳侯甸要荒妖祲一空化洽東
西南朔繪作普天盛事廣開奕世弘基臣等
前筹無謀先鞭未著從軍細柳慚能著蹟戈
矛獻策長楊敢謂陳籌幃幄四郊多壘深慚
臣罪當誅七縱既擒竊幸

主憂彷彿天下遂大定笑欲騎驢
帝王自有真情殷附鳳伏願
外威內治
擢德偃兵
本朝業而兼守成一卷書況為潤色
始武功而終文德三尺劒于自驅除置腹推心
車內無疑意投懸成俠至閣中須畫麒麟册
言已治已安事後猶煩
聖慮更切如饑如溺民間尚苦兵威則四海為家
追一怒安民之略八荒我闥稱萬年有道之
長矣

夫椒山人陳玉琪赓明著

書後

恭跋先大夫慎刑箴後

慎刑箴先大夫撰也撰自官刑部尚書郎郵刑衆帷時凡十六則先大夫日銘座右以自勉也嗚呼琪嘗讀史見漢于公治其門閭欲高大令容駟馬車蓋云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其後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爲吏陰德之

報不爽如是先大夫官刑部歷山西河南二曹及恤刑直隸諸郡縣全活死囚無數其與于公當日用心豈有殊與以琪無似謬舉進士將一行作吏矣異日固不敢冀定國子永之列而職無祟罪思所以無負我先人勿忝冥冥之報者固不敢不勉也琪又思終漢之世決疑平法數張釋之于定國兩人釋之不具論宣帝以定國爲廷尉侍御史大夫至丞相凡十八年之久十八年中大獄屢興趙廣漢楊惲蓋寬饒韓延壽之徒皆公忠臣也悉以大誅死定國身爲典獄之官知其罪耶知其非罪耶如知其非罪乃不能抗言以申之豈非逢君固寵之念勝而不難刑之稍失其平耶嗟嗟祖宗以治獄之報及其子孫子孫幸而復有治獄之責獨不能仰荅祖宗之報而更以其報及乎子孫漢世如定國者卓然可稱矣猶不免於失焉則凡爲人後者可不知所慎哉可不知所慎哉

書管孝子輓詩卷後

吳門管元歸別駕有子賢而孝年十八殤元歸哭之慟自爲文以祭纏綿悽愴覩者勿忍卒讀且屬其友袁重其遍請四方賢士大夫詩文以輓之因及予予謂袁子曰相哀非古也予之爲此無乃不可乎昔子夏哭子喪明曾子責之元歸之哭子雖未至於是其情之悲且迫若將不止於是者予不責而又相之豈所賴於吾子歟袁子曰禮爲長子三年反服殤則遞降今制不殤亦降而則推先王

之意亦卽於人父子之間情不嫌過厚今元歸雖若過乎情而未嘗不於古有合也王修以社日哀母鄕里爲之罷社蓋以人之有母若已之有母亦猶人之有子若已之有子余之以詩文請也非卽罷社之意乎則相哀亦猶行古之道也予曰然遂以其言書之卷中

書倪鴻寶先生題元祐黨碑後

先生曰諸賢自涑水眉山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故知擇禍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禍君子也偉哉先生之言然先生槩以爲黨人也而賢之則不能無辨曾攷黨人如呂公著韓維初爲安石延譽者也曾布章惇阿權應仕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說以開國釁黃履許亜康之事擊呂大防劉摯而去之安燾依違蔡確章惇無所匡正葉祖洽對策言祖

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若此者皆與乎黨人之數嗚呼是果得爲黨人乎哉以其黨賢而槩賢之與以其黨不賢而槩不賢之皆不可以服人心定國是此近世之君子所以不能免於遺議也雖然程頤蘇軾劉摯梁燾諸君子賢矣假令當日協恭和衷共圖國事則朝廷上下間必有赫然大有爲者奈何互相犄角爲洛爲蜀爲朔各以類分致令蔡京得藉爲口實究乃與章惇輩並列爲黨不尤大可惜哉

書成忠毅公傳後

成忠毅公死國難傳記甚詳予過梁溪更聞其一二軼事華珙芳者公座主也方買鄒氏園時時設供帳名客園故侈麗名甲梁溪公至嘆曰美哉誰爲此者華曰鄒氏某也勢落予勉而售此公起席進曰鄒某者固不足責師居官事名檢安用此爲拂衣去至馬公世奇家坐甫定曰僕久欲有言聞君命主江西試時尊公疾大漸君不疏辭然耶馬曰無是公曰然吾知君不爲也吾曹厲名節非君父務以忠孝自矢不可使疑於朋友今而後意乃大釋於是劇飲甚歡

書魏村邵氏家乘後

按邵氏系出名公奭自晉嘉猷公傳至康節公已十八世公孫尚書亢隨宋南渡至文炳舉隆興進士知於潛有循政賜葬晉陵魏村鎮因以居元季亂離族人流散有尚者死守先塋邵氏得不墮譜亦賴以存予觀譜中多前人墨蹟如呂東萊蔡西山王山谷蘇明允王梅溪皆有傳贊而康節公記先代之功德尤詳祭統之釋鼎銘曰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又曰論譔其先祖之美以明著之後世可見古君子慈孝之心其所以顯揚先祖者惟恐磨滅無傳於將來故必銘之鼎而後無憾然後世鑄鼎事不常有而器物易敗壞寇竊稍經兵火不數傳失者往往而有然則師銘鼎之意於事能詳而於傳亦能廣且久者此家乘之作所爲不可已也家乘所以紀世次而祖宗德善功烈勳勞慶賞亦得附書夫物莫壽於金石莫脆於版與楮苟其子孫不善守則以版楮與鼎彝較其易於磨滅也滋甚而卒能

傳之無弊者非以賢子孫故哉鄧氏譜自晉嘉猷公以來得康節公而大著康節公而後又得某某者屢修葺而裝潢之至於今完好無恙一展卷有不肅然生敬者乎釋銘曰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今家乘之作亦不得顯有是非又恐教窮於勸戒故或名而不字或字而隱其生或徑絶之凡使後之子孫有所觀感怵惕勉爲善人君子則家乘之爲教既有以維鼎之窮而其益滋大嗟乎風俗日衰先王家自爲教之法不行於天下此譜出者庶幾存什一於千百又豈徒顯揚云爾哉

書蘇子瞻詩集後

昔人稱作史三長曰才識學予謂作詩亦然故杜少陵詩稱爲詩史然自唐而後未嘗有求爲少陵之詩者非其才識之不足亦學有未至也古來才識盛推子瞻之文予初以爲子瞻詩亦皆其才識所優爲無事於學數年取其詩反復展玩乃歎子瞻蓋深於學者也宋祁曰唐興詩人承陳隋之風流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今觀子瞻豈多讓乎嗚呼古今文人所爲無不掏心嘔血冀傳於久遠其精神光氣不可磨滅雖世愈久而愈彰其理然也然人且或以爲宋人而少之今語人曰子之詩類唐人鮮不睢然喜曰類宋人拂然怒矣夫唐之詩不必盡佳宋之詩不必盡不佳亦視其人之慎所擇耳予學詩有年自嘆才識遠不及前人而好學之心私以爲不過故於少陵詩朝夕研味若未能彷彿其萬一及讀子瞻詩而知善學少陵者固自有道予又將以學子瞻者學少陵矣

書汲冢周書後

六經而外上古之書傳者無幾然有後人竊前人之説以擬之者有爲異同以亂之者無以辨之則或滋甚焉亦視乎純與駁之間而已汲冢周書自晉太康中盜發汲郡魏安釐王冢而得之所言多文王與紂之事故以周書名昔人辨之者引劉向之言以爲是周時誥誓號令孔子刪錄之餘也又引班固藝文志云藏其篇目又引司馬遷記武王伐紂之事正與此合若然則兩漢時已在中秘非

始于汲冢明矣戰國時人摭採有周逸書纂輯以備私藏其説固爲可信余反復觀之其間如言畏天敬民尊賢尚德謚法職方月令之屬亦有合古聖王立言之旨所爲竊前人之説者也晉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其語今見之篇中此夫子未定之書也蕭何云周書曰天予不取返受其咎此則夫子既定之後而書無此語所爲異同以亂之者也嗚呼六經而外有文字近古者豈非難得然苟駁而不純即傳之最久如汲冢猶者尚不免于議況其他哉人之有志著述以附古人而傳後世者其亦慎所處矣

恭跋按蜀疏稿後

先中丞按蜀時逆瑾魏忠賢奸政天下爭建祠巡撫尹同臬亦以建祠諷公公曰四川土司作叛著寅雖授首奢崇明安邦彥爲禍且烈百姓瘡痍征調日加繁豈可又事土木且川省土祠有無何足爲輕重久之日吾當留此一抔潔淨土還朝廷禍福吾安之矣卒不可旋上疏曰逆瑾熾焰中外建祠紛然惟蜀無有則能遵禮法以靖皇上封疆者無如蜀然皇上何以處天下之不如蜀者疏入而逆瑾已先數日伏誅井研胡相國嘗語壟曰吾鄉彤瘵近益甚然所爲潔淨土也我川人至今不忘中丞公賜夔州李翰林長祥爲予家作誥勅亭記亦述公語稱快當公按蜀事竣復命天子褒給勑命一道示褒嘉勑曰逆瑾肆毒砥柱獨高又曰西蜀用兵之後兩矯矯持節救死扶傷長祥拜手起曰臣竊見海內卿大夫家誥命勑命加于陳氏者有矣然多得自考滿覃恩諸例若臣陳某于國家實有巨績稱骨鯁臣大哉王言當之信無忝又曰

臣陳某按臣鄉日策援黔勦逋寇與督撫用條事機歷壽糧糗熹宗皇帝有稱朕雪恥除兇之諭厥後桃紅壩大捷皆某成議也

恭跋南征日記後

嗚呼此予中丞公征南日記也崇禎戊寅楚湖南
北屬蠻猺彝竊發朝議請復故偏沅鎮更置巡撫
天子以事下大司馬大司馬重其事請廷臣公推
才望者咸以公為宜天子稔知公備兵大梁勦平
土寇楊四功詔公往時寇掠英黃夾道而陣公感
上殊遇泝江逆流疾趨任事惟是沅鎮久罷更設
責任游徼分自楚黔撫部下何言兵廩祿支托尚
煩設額何言餉然則沅撫猶為虛器而臨藍報冊

至矣公條兵食二事請上大畧言偏沅之勢重且
急水西叛目披猖荆岳流氛窺伺無虛日沅州郴
宜山賊之窟穴黔流洞苗生熟所馳突而永順保
靖土司以訟地稱兵洞庭浩渺大盜粘綜劈流連
剿湘潭茶陵祁陽諸州縣凡臣所治四面受攻若
張空拳何以待敵上然其言勉以策理而兵食闕
無以應也臨藍寇時已再攻湘聞長沙燒外郭數
十里公從豫來麾下僅得尹將先民隨遣募兵鎮
草杖梏備衣糧漏四下嘗與諸將議事率秘不傳

清浪副將羅安邦者奉檄往德安安邦故公撫蜀
時部將知其能以便宜調援長沙殺賊王包藏禍
心罷奸窯為賊內應事敗賊走萍鄉公隨移駐長
沙急檄黔兵千人堵醴攸截賊歸路其時賊在臨
山者李荆楚陳朝龍郭子奴廖二廖三廖等巢高
寮源紫猴源而桂陽臨武界則有劉新宇蔣明宇
劉廷相等巢牛眾猴寨芹寨泗洲寨在天王寺者
劉高峰李大用江長子洪老虎駝和尚等和尚稱
飛天王善飛刀噴火勢與臨藍並峙公命先民訓

練筸黔客兵而以主兵及郡縣手力應募發騎屬
安邦乃傾家貲以佐軍興甚者銷酒鈴革帶之屬
得市戰馬百計造首鎧鐶鏁千計竹槍鐵蒺藜蒙
盾虎蟣萬計火藥千百觔計鋤鍬鑼鍋斧斤千百
計陸何天王寺賊突犯安化縣公命先民安邦分
路進擊持未下而臨藍賊復破常寧水陸下衡陽
桂王待援急公單騎先驅密諭安邦寺賊稍挫急
援衡賊聞公單騎至衡料大兵盡在天王寺勢不
暇及自焦源河聯舟蔽江踞黃巢嶺與一鼓攻燬

公督衛士登陴力守禦而安邦已破天王寺賊猋馳介馬來公在城頭燒肉舉巵酒手飲啖安邦大呼勉殺賊安邦踴起立麾部將賴國祥朱化龍分左右翼直入黃巢嶺安邦躍馬先登殺數賊群碎易焚舟走公命乘勝追逐及之白蠟橋復大捷時先民方敗寺賊于大溈山斬其僞王子江長子僞丞相謝嘉瑞僞軍師李大用餘黨哀乞不死公亟檄受降而天王寺賊以藍臨藍賊自白蠟橋敗日夜謀得當廣誘良為盜公患之命參謀推官孫則

孝入山勸諭平民並察形勢阨塞繪圖冊時安邦已往鎮德安猴芹泗洲賊遂合出開桂陽州公用討復敗之大湊山賊役甚滑約高紫二寨四掠使官兵備多力分東西奔救不及一攻桂陽一出坪田攻永州一由東安走西粵攻全州公喜曰入粵天亾之也乃奏會勦新行陳師境上移咨贛南塞過臨口諭八排猺姓以遏高紫黨賊東則臨武上馬墩西北則常寧西南則永道為賊門戶皆嚴兵守惟東安水路密沉舟斷行旅以防其逸脉離一

帶險絕令裨將伏擊其惰而粵贛諸路監司將領既奉調至兵一萬五千有奇公飛文草檄手自爲臃策西粵狼兵屯藍山當賊西南路策東粵兵入宜章當賊南路贛兵楚兵由桂陽當賊中路時方六月諸將皆以炎蒸瘴癘不宜輕動公曰吾受國厚恩身非所惜奮然親抵桂陽蠻煙毒霧惽惽射人身公意氣自如十三路帥皆感公意競奮賊勢大絀先是用烟戶生員黃金榜討以壯士周衛大任與賊通而賊首劉新宇果潛往來衛大家衛大

與之飲酒擒之其黨駭散芹寨泗洲寨悉平惟高紫二源崇山峻崖狹不容騎公乃命石工鑿徑掃荊從源外扳藤緣木而進四戰四捷乘風縱火焚其儲萬石輜重稱是斬賊首郭子奴等復令衛大導尹將兵衝其左周義氏導西兵擣其右孫參謀率鄉兵從大橋扼其後弓弩砲礟爭發烟火漲天擒斬賊七百有奇而高紫二源亦悉平嗚呼以數十年伏莽數月而告成功非公用兵之神豈易至此公每慮諸將妄殺立法務須良別渠從先期四

境堅柵搯被脅者散之奪賊掠子女還其家者無筭懸賞格化賊爲民尤不可勝計其詳俱載公記中

書霍光傳後

自古大臣妻行弑逆者惟霍光夫人顯毒殺許皇后事夫母后被弑未有不發發則族滅矣霍光輔昭帝廢昌邑立宣帝功光伊呂陰妻邪謀使淳于衍毒殺許后立其女爲后方吏簿問衍繫急顯以實語光光欲自發舉卒猶與不忍奏上因署衍勿論趙盾弑君之罪光安辭昔郭解容爲解殺人而解不知公孫弘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罪甚於解殺光之謂矣光欲免族滅之禍必自發舉自發舉則所誅止顯一人身與子禹皆可免然光竟不發舉者懼所誅不止顯一人耳而吾謂身與子禹皆可免則何也甘露三年圖畫名臣於麒麟閣惟光不名曰霍氏族滅已閱十有五年帝猶著其功如此豈有光生時自發逆妻之罪罪及身者且其女成君爲后數挾毒危太子顯誅而后廢後十二年自昭臺宮徙雲林館乃自殺然則子禹及昆弟諸壻皆可免必矣雖然光不自發及後事泄乃族滅者此天也方許后暴崩而其

事者顯及衍與光三人耳禹雲皆不知光薨民間
始譁言后事顯始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
不早告禹等此大事誅伐不小奈何於是始有反
謀發遲五年禍及滅族豈非天哉曹操弑伏后畢
爲司馬昭殺于車下李輔國殺張后輔國爲盗所
殺匹夫之寃猶能爲厲滅人族況母后乎然則霍
氏之功名終不可保全乎文不然霍氏旣弑母后
宣帝卽欲保全不可得矣然則宜在何時曰在本
始元年大將軍光稽首歸政時也以帝英察早自

親政或優光以師傅之位解其重任或益封使就
國光固無反心而妻之邪謀亦阻無如帝之謙讓
委任也帝不聞景帝之于周勃乎文帝於群臣請
卽位西鄕讓南向讓旣卽位卽夕拜宋昌爲衛將
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政自己出未
嘗讓周勃也三年丞相勃免就國矣勃之功不下
光乃文帝謙讓于未卽位之前宣帝謙讓于旣卽
位之後入主之權何可一日不自己出令諸事皆
先關白光然後奏聞假令光地節二年未甍帝猶
不親政乎此何異東晉王與馬共天下時何怪婦
人一言遂成大逆是非宣帝之過與苟宣帝以文
帝待周勃者而待霍光則霍氏功名必保全矣

書何仲修先生傳後

自漢設孝廉科到于今不改然當之而無愧者鮮矣今得吾邑何仲修先生先生諱懋基舉萬曆丙午鄉試性孝友自少及壯凡可以悅親者無不爲父母病日夕侍衣帶不解籲天以身代病已後止衣食必先諸弟而後及子喪偶富人韓某重其人欲以女妻之稔其貧贈百金使爲聘先生正色曰某不再娶卒以縣幕爲師關驛官司寇恤刑江南部民有殺人者獄具求末減關曰侍何孝廉來[illegible]

其人持百金爲先生壽不可以師命强之入舟旁皇意不樂究其事曲直其人曰非殺也然有因先生慨然曰不畏鬼責乎急謝之登岸反授徐州學正聞母夫人喪慟絕挈兩子披髮跣足晝夜奔回踊哭苦由盡哀人不忍聞見嗚呼若先生者可謂真孝廉矣豈易得哉先生仲子世仁有父風父殁以遺貲嫁妹不一問祖殁產悉歸諸叔父兄嫂喪力疾經紀而友白某者又適病故爲醵金塋葬且風雨往返鄉城數日病益不支未幾死初父服未終時外父以其年長欲婚之逃去年二十四始婚數年妻喪亦不再娶

學文堂集 書後一

書劉陶救朱穆書後

冀州河溢民饑詔以朱穆爲刺史及到奏劾諸郡貪汚者令長或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桓帝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大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赦之予讀陶書而不禁喟然歎曰漢室訖無敢言之臣顧皆箝口結舌視賢刺史之死而不救獨一大學生者危言極諫至願黥首繫趾以代穆罪豈不壯哉逮靈帝時陶爲諫議大夫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譖陶收下黃門北寺獄閉氣而死嗟乎陶能救穆更無有救陶者遂使靈帝有殺直臣名則豈盡靈帝之過與

書孔璋爲李邕請減死書後

李邕仇人告邕贓貨枉法下獄論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願膏斧鉞以代邕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予讀史至此慕璋之爲人然猶意璋與邕有平生交故若此及閱其書云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不撫掌歎息而繼以泣也韓昌黎曰平居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一旦臨小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嗟乎自昌黎到于今此類何可勝數況乎欲責之以素不識面之人冀其患難相救至舍生而不之顧胡可得哉胡可得哉後世處君臣朋友之際者觀于此可以感矣

書蘇轍爲兄軾下獄上書後

軾自徐貶湖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摘其語以爲侮慢逮軾赴臺獄定等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置之死轍上書乞納在身官以贖兄曹太后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摧至于詩其過微矣吳充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罪人今一旦致軾于獄恐後世謂陛下不容

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貰之貶軾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轍亦坐謫貶予謂詩之托于諷刺者三百篇所不廢孔子錄之欲使世知所鑒戒杜少陵亦工諷刺故以詩史稱少陵後惟子瞻猶存此意君人者亦患不得見此詩耳使于此觀感有悟則凡于因華靡興之間當必有助卽不然亦當以度容如云不以言語爲罪神宗既不能容之于前及聞太后及充安禮之言亦可竟貰矣乃猶坐貶謫漢緹縈女請没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罷肉刑不聞罪及緹縈轍願納身贖兄雖軾得不死而亦不免及身之謫豈非小人之譖旣入雖廸于公道姑示優容而于中究有不能釋然者乎嗟乎士君子立言固宜愼而托物寄興之意又烏可少哉

書萬人死義傳後

萬人死義傳莵菴作逸其名載宋末吾郡死事諸君事與宋史及郡志多不合然宋史出元人筆往往抹忠義自後戰功豈眞實錄史稱麻尹二將死在郡城未破前郡中將士以望斷隨今所紀則城已破姚太守旹已死始倡義乞師疾馳轉戰逈異史言一摧不復振嗟乎史未必是傳非必非抑聞有緣飾亦嘗存其説以鼓天下忠臣義士年來通史豈出如建文從亡姓名得自轉輪藏從亡日錄

得自吳江史氏鄭所南心史得姑蘇井中安必果合于史者爲足信也吾常城破時王安節巷戰臂斷猶械敵若刈草劉師勇八騎衝萬衆走平江護國寺僧解禪服作將雄烈之氣彌布天地此皆史所載若周總周綺振義旅于五木五嚴兄弟協應虞橋直徃臨安請援幕府得尹麻二將軍以歸及尹麻周嚴俱戰死王武連捷潰圍出請旌于朝終殉以死此皆史與志所不載嗚呼諸君雖死四百餘年其氣不與形俱盡豈肯泯滅無聞于後世苟非有莵園者爲之紀何以妥其靈乎舊傳五木敵番村數處鬼常魘人薛方山先生讀書僧舍亦被鬼魘恍惚見冠帶神叱之去烏知此書未出諸君之憾猶未釋故其寃鬼時出没于風雨陰晦之間哉吁可哀已

書魏叔子書貓記後

叔子云貓類虎禮迎貓迎田鼠並虎視近世貓失其職與鼠朋爲奸食主人之食不除其害又益害焉及觀胡儼鼠說畧云鼠嚙不已命童子取貓置队内由是向之磔磔者寂不聞人非不靈于鼠制鼠不能于人而能于貓貓非靈于人鼠畏貓而不畏人然則各有職也若胡子所云貓能盡職者哉予嘗畜一貓狀貌偉然若可畏而鼠恒狎之磔磔磔然終夜不絕日且纍纍走屋梁然竊覵貓亦非與鼠朋奸者當遇鼠時亦嘗側目聳身欲徃攫鼠視之蔑如而聲益厲貓自是喪氣反走嗟乎豈非朋懦出于性成莫如之何者耶司搏擊而無其才遇姦邪輒引手避雖盛聲容何爲哉

再書書貓記後

予以貓不能搏鼠病其庸懦及讀唐書載有貓鼠同乳不爲害而以爲瑞者怪之當隴右節度使朱泚上獻代宗遣内常侍出示百僚羣臣稱賀中書舍人崔祐甫獨不賀曰貓者猛鷙之類本合食鼠今不相傷是反天性違物理也不宜稱瑞而宰臣常衮則上表云和同有象國家之瑞予謂和同固國家之瑞要不可無辨孔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貓于鼠猶君子之于小人今貓雖與鼠和而鼠之性未有不憚貓者縱與貓同乳第可謂同于外而不可謂和于中同于外者僞也使貓誤以鼠之同爲和則鼠必呼朋引類漸至小加大卑抗尊特雖欲奮其威以肆搏擊而黨與既成不受其反噬之毒不止故吾謂貓鼠同乳非惟不可稱瑞君子當視爲不祥而有戒心衮之稱賀適足以逢君長君而已其有愧于祐甫不既多哉

碑

夫椒山人陳玉琪展明著

重修水平王廟碑

祀典之重惟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而功德之大者莫如治水治水之神者莫如大禹故大禹之祀徧天下其時又有佐禹治水者爲水平王王后稷與子佐禹至會稽誨人浚導功施赫然然失考正史事一載其績必有所據故震澤之人既立禹廟

山祀禹復立廟於馬跡祀王自王佐禹治震澤數千餘年未嘗泛溢即宋時宣歙九陽之水建瓴而下幾致大患未幾卒安瀾無恐至今稱禹者必繼稱水平王廟之創不知何年宋胡文恭公請登祀典元燬於兵洪武間復創雜以他神至正德十六年邑人葉夔言於令斥他神復楊令額閱今又幾二百年棟桷之腐黑者漸以墜甎瓦之破碎者漸以盡道士高存省復募貲鼎新續建二殿廊房客舍若干間至今得遂時埽山禹廟猝然無恙嗚呼吾山四面皆水人之居者又濱於湖水之爲條也大矣乃數千餘年未聞有泛溢之患又得疏引湖流於溝洫塘浦田畝賚之永利非賴王誨人浚導之遺澤豈能至是乎宜山之人咸願刻廟石以誌功德也琪復爲詩以頌之詞曰

神禹之德赫然萬古惟有部裔勳績相佐川渠浚導班班足考用時是貧室居用保建廟立宫在彼高岑增其式廓丹壁崇墉像圖孔肖晃旒煌煌振肅瞻竦俾不或忘歲時祭獻黝蒼崇儉惟儉乃久

神歆勿廢刻詩勒碑允懕衆私並彼神禹天地同垂

新建武進縣城隍廟碑

國家令甲惟社稷得徧祀天下其位不屋而壇外此則郡縣城隍之神亦得徧祀然城隍旣廟祀矣春秋復奉其主合食於壇非以城郭溝池之故毋祇佑斯民故禮意如此其隆重哉又國家制典自二千石以下涖茲土者先期齋祓宿廟下五鼓盛冠服燔燎必虔必肅北面跪祭祭畢誓於神曰職則吊黙相否則罪譴禮成然後詣郡縣視事自此以往每朔望必躬謁行禮不敢忽然後知城隍之

祀且使凡有位者知所敬畏而勉爲良吏也吾俗小人好巫又事告訐或横被口語率詣神愬屈如愬大吏訟由是得解益知城隍之祀且陰佐官守之聽訟而得平其情也吾郡故有城隍廟會康熙某年道士某夢神告語復於郡廟之旁建立縣廟廣簷崇阿丹塗白堊修亘麗密不節不豐肖像乳儀戟冠方袍於是邑之人旣祀於郡之神復奔走縣神如郡禮嗟乎夢兆之說近於荒唐怪異固可信耶抑如國家建官有守必有令也苟使涖吾土者頑之益勉爲良吏蚩蚩小民益懼神之靈爽不敢赴愬交相激勸漸而至醇麗敦厚之風則神之有功於吾邑信豈獨在城郭溝池之間哉乃獻頌曰

於赫神靈保障是倚郡神煌煌幽贊以治水旱札瘥惟神之庇殿宇初闢祭筵乍肆焄蒿悽愴洋洋來止於萬斯年敬終如始

許侯浚渠碑

三吳古稱澤國吾常尤濱江傍湖故水之爲利也大然自宋慶曆以前獨申港戚墅竈子三港不得引江湖流以資灌溉高陽許侯恢以大理丞涖邑測然念之作圖言狀列於外計計司移官覆視得實從所請侯復昌言於衆開陳以利民皆喜悅自慶曆二年冬十月至明年正月用工三十六萬役不加擾衆靡告勞首濬申港三十六里引湖水抵城西北隅再自江口濬竈子港凡四十里斜趣縣

之東北再自湖口濬戚墅港凡九十里以合東南夫縣二十里之流而太湖之舟楫以至三港所溉惟申尤博由大港之側聽民股引支水分注運瀆東函等十九小港以灑其利溉田萬頃有奇自浚港後一年郡四境大旱獨三港所通諸鄉不爲灾時奪華穗凝凝清畝泱泱牛羊來思雞豚萃止秔稻畢登絲枲繁侈川澤之利次第薦馨自此以往歲屢大和萬民樂業歌詠勿替始侯之至嘆曰昔西門豹治鄴漳水在鄴而豹不能用故史議之謂不足以言智今是邑南趨湖北倚江據是美利弗謀大懼後人之啞我及浚既成又嘆曰夫今日之洋洋灑灑者非昔日之榛莽丘墟乎今日之鼓歌於舟者非昔日之肩趨步擔者乎卓哉許侯千餘年來猶令人欷歔感嘆不衰堪家太湖之夫椒時乘小舟徑達戚墅以至於城鄉之民皆欲立祠祀侯而堪因列侯浚渠之始末碑於道傍俾知所觀覽而復作頌焉頌曰

三吳澤國實繁水利禹導三江震澤底治相禹疏

浚尸稱部裔是爲于王績垂載記自此而後勳蹟罕繼曰惟許侯官自大理功德赫然五千百祀大者浚渠烈道瘝理疳田成肥溝洫咸倚農佃而嘻女饁而喜況此三鄉賦稅繁夥耕犬野老奔走勞勩步擔擧若肆有乍止自渠之開舳艫啣尾欸乃不絕往來便易既不彈勞又不苦吏千有餘年食侯之賜廟祀久闕民情難已豎碑立石允乎群議後有良牧傾聽勿棄

季子廟碑

此有吳延陵君子廟也初壽夢欲立札兄弟皆以國遜札辭曰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遂棄其室而耕餘祭立封之延陵至夫差國絕按春秋之義賢者不名季子因來聘書名譏讓國之過為賢者累不知泰伯以讓興周而興周非泰伯意季子以讓亾吳而亡吳非季子所知興亾之迹殊讓之心則一孔子曰求仁而得仁賢者亦惟其心之無忝而已豈能逆計其後哉然則茲祀也固無

貪立懦之大端於世教不為無助會殿宇頹圮道士某歛金葺治既訖工請書其事於石而并繫以詩詩曰

賢哉季子血食無疆千乘勿顧鼎鐘亦忘德承泰伯義纘子臧吳祚久絕惟此烝嘗慕義懷德人良俗麗色形畢食恤恍公旁修祠刻石奕葉彌光

贈通議大夫太僕寺正卿諡忠毅李公神道碑

明天啓間奄昏國亂女戎闖寺內外盤固剛暴狠戾戕殺忠良天地震怒山川崩嶽日月薄蝕由是四海之內盜賊蠭起饑饉瘟疫交作人民流離國漸以亡而江陰李忠毅公亦于是時被逮詔獄公諱應昇字仲達生時王母夢日升天因名昇中萬曆乙卯舉人丙辰進士授江西南康府推官公明敏積案六百餘條裁決無留牘非犯疑者

危坐達旦期得情後已雪江九五何子與劉生等十九人死罪而以程鵬周能向氏等伏辜一時歎為神明時值寇警各關加稅額商病而湖口關尤甚巡按御史張某命公攝篆公力辭不許視事兩月弊盡剔嘗議設巡欄卒備用其半曰寧使商稍有脫漏也萬曆初年禁講學白鹿洞書院敗壞久公奮然興復集多士親董率之割俸金為餼廩院故有田租土人隱沒者半急核之給四方來學者請提學官增白鹿洞科試額如郡縣學例著為令

擢監察御史疏論添官爲營窟名實乖張請一切
報罷又疏糾憲臣王永光以身經參摘泥登庸之
列奉旨切責不顧又疏糾永光永光引疾去又疏
諫逸游又疏陳郵民十大害又疏諫宮操又疏代
掌院孫公承宗請除立枷刑又疏論魏忠賢罪初
公疏忠賢逆狀最著者十六事脫稿屬友陸某代
書陸密召公兄鴻臚君至遽焚其稿而都御史楊
公疏已上當楊公草疏時詮籍謝客獨公至執手
商確公曰一擊不中將挺而走險公預命大臣設

不測朝廷傷國體不如以小臣當之趣歸以十六
罪命書未果而楊公疏先入急易疏助楊公畧曰
臣堂官楊漣疏參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此非
漣一人私言通國之公言也通國畏忠賢甚畏皇
上漣獨冒死危論感悟聖心宜立加斥逐正窃弄
威福之辜忠賢應束手待罪謝天下忠臣義士之
日凡數百言奉旨切責又上疏曰萬燝以陵工補
牘觸震威然讀明旨仰見皇上以燝罪不至死而
燝竟死今皇上負殺諫臣名旨又切責又疏代掌

院高公攀龍核淮揚巡按御史崔呈秀貪污狀呈
秀免官而脅公眾部方震孺王公紀鄒公元標
公朝薦徐公大相楊公汝吾李公邦華等曾一時
賢者奉旨下部院參覆公昌言平高公又代掌
疏然承詔言又疏參閣臣魏廣微恣睢無忌旨又
切責方疏入廣微計與奪辟敘又擬杖首揆韓公
擴具揭救始免廣微益留呈秀務謀逐韓公公
殺身之禍遂不可解未幾借會推晉撫事逐部院
臺省諸賢而工部主事曹欽程疏公爲東林黨

法排擠正人詔削籍爲民公去國之一年蘇州織
造太監李實貪橫甚巡撫周公起元疏劾不勝公
以讜論助周公實怒實適以他事失歡忠賢遣使
入京與其黨李永貞謀李曰必參其某方解因索
空頭印本代實撰疏指東林爲邪黨奉旨逮問諸
賢未幾同邑繆公昌期逮公扁舟祖道嘆曰昔皇
甫威明以不預黨人爲恥吾屢攖兇鋒豈以苟免
爲幸未幾亦逮或以屈原事諷者公曰某有老親
如草草畢命陷吾親緣親死不瞑目古人繫獄上

書死猶以尸諫死詔獄吾分也就檻車至京許顯純者迎璫意加公慘刑誣贓公入獄繆公對泣劉金與公未幾繆公卒周公宗建周公順昌黃公尊素尚存公每與三公笑談竟日已而兩周公相繼遇害已而黃公與公亦遇害公時年三十四先是公爲諸生時師事毘陵吳霞舟先生朝夕所稱說皆古今忠孝事公逮至毘陵暫止霞舟先生家益勉忠孝會緹騎索金閶郡士民數千人擾攘號呼欲甘心緹騎幾如蘇民于周忠介事公長跽向衆

扳劒欲自裁衆稍解乘夜潛行霞舟先生送之作端友集載公本末霞舟諱鍾巒崇禎甲戌進士後亦仗節死東海銘曰

於赫大命斬自熹宗任奸殺忠天祿永終天變于上地變于下羣陰孽牙君子在野恭惟忠毅剛腸正性嶽嶽峩峩古道自命筮仕司李奏最南昌愛民有道俗返敦龐燭奸抉幽平反自矢死死生生悼我赤子興起絕學鹿洞鼎新敎誠多士濂洛關閩視篆榷關商困以蘇爬梳剔除曰首胥役栢臺爰擢侃侃進言佞臣指斥永光執先帝好逸游宮操用戲面折庭諍帝滋不喜逆璫煽虐誓不俱生疏並楊公感泣鬼神爲熛諂寃群璫目側呈秀入幕禍斯益烈巍巍相臣逢君長君謂他人父謂他人兄楊左去國四海歎息欽程獻媚公也削籍無何李實失歡忠賢承貞借箸忠不克全嗟公詔獄慘刑被體繆公周公相繼瘐死黃公浩嘆旋及其身曰先公往痛此寃沉公將畢命賦詩累紙曰負君親他不及語懷宗卽位手除逆璫赫聲濯靈復

炳綱常詔贈公爵九泉氣吐羣公有知並沐異數神武維后謂宜享國上帝板板哀此疆場元豐紹聖大漸已亡論世之士不咎靖康卓哉公子述公年譜濺血灑淚讀者色沮寧都魏禧爲公序之毘陵陳某涕泣撰碑

學文堂文集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墓誌銘

周秀才墓誌銘

君諱魯字南林姓周氏世爲無錫人明景泰時有孝廉周完者仕寧波府判値歲饑海寇橫掠人民流亡積屍枕籍道路公請上官借鬬餉一萬石爲賑濟全活無算又募壯士五百人殺寇寇遁寧波人德之鄉里亦以此重公至今稱周氏者無不曰是寧波別駕某公後者也君爲其七世孫學問淵博自少卓犖不羈工詩爲當世大人先生器重

世祖皇帝御極初遼東入關大禮方八齡得侍左右後數年授御前某官出入禁闥君遊長安識大禮大禮以君詩達 上深嘉之命名見已而問曰何官大禮曰秀才耳 上曰焉有秀才而可入大內已之既又曰內館秘書殘缺失次得此生釐整之亦可命官翰林院典籍入直諭草詔會近臣有阻之者 上頷而不行復詔大禮曰俟朕巡幸房山回時庚子十二月某日也未幾而 大禮痛哭誓以身殉君作烈士行以壯之兼誌知已也嗚呼士固有懷材負能終其身老死滅没不得以其名姓聞於天子者視君之所際何如哉卒以困阨不見用則又可悲也雖然人之生無所遇於今又無所傳於後斯爲可惜君雖未遇得君已不可謂非優且所爲詩日琢磨精進可並於他日夫豈可易量也耶而今死矣君年幾十有幾以康熙某年某月葬無錫之某鄉娶某氏生子一人紹濂紹濂與余故號泣乞銘乃爲銘曰

抜之而欲起擠之而復止嗚呼豈非天耶而竟鬱鬱以枯此

白讓木墓誌銘

予友白先生讓木常州武進人其曾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然白氏爲吾常望族多顯官先生恥與之遊一混於酒以自豪耕舍旁田數畝歲收其秋釀酒又嘗敎其村中童子十數人給妻子食以故無求於人早暮得縱酒爲樂予爲童子時侍父兄側見先生時過吾家至則必飲以酒飲必醉把盃談笑論古今成敗及稗官野乘可喜可愕之事無不靡靡動聽予時雖不能盡悉然竊嘆先

生之爲人後數年予爲諸生讀書東郊丙舍去先生家只里許先生日必一至或再至至亦必飲酒如昔日觀其學益富談論益壯益信予爲童子時奇先生不謬又數年予生子六歲延先生訓之不半載吾子痘夭予方以明經入對走京師先生郵所爲文哭吾子纏綿哀悼不忍卒讀又一年予將應試復走京師詣先生別時先生方抱病倚牀而執予手曰術者謂我今歲當死恐不及俟子歸矣吾死望爲我作佳傳言訖嗚咽淚下命兒子於牀頭取酒相對大嚼至日暮始別先生善爲詩至晚歲益工每喜誦孟東野李長吉諸詩故所作亦畧相似又善作楷書所著書不一種多記載細碎怪異之事又一年予歸自京師而先生果以是病於其年某月日卒享年五十有二先生諱柟讓木其字娶傅氏生二男長曰詠唐次曰詠泰女一適文學高某將以某年某月日葬於采菱溝之先塋其子號泣而請余銘予思自童子時即識先生十餘年間朋友之恩可爲備至又念牀頭執手欷歔流

涕死似前日而數年來奔走風塵未暇爲先生作傳予負先生久矣矧重以今日之請乃爲銘曰

嗟夫先生樸貌坦衷抱長才而鬱塞兮竟壁立而途窮望菱溝之崇墳兮悵歸藏於其中顧萊妻與驥子兮吾當善視以慰先生於冥冥之幽宮

董母吳孺人墓誌

母姓吳氏工部都水司主事承德郎奚峰董公元配封孺人其先爲議王泰伯之後累世仕宦來歸卽黜綺習荆布操作一如貧家女水部公少有大志伏首治一經孺人篝燈刺繡紋佐之生子以寧五六歲卽延師敎讀書夜益治女紅給羞饍或謂母外家先後宦遊何不爲夫子計母正色曰吾夫子卽仕宦亦願長貧况因人熱耶母饒智略識世故方水部公成進士令襄陽適報西山賊至母曰吾從君江南來襄陽三千餘里不見有可守處賊若出西山破襄陽更奪武漢之商船順流下江南且奈何今當以守襄陽者守江南水部公如母言白撫軍疏請捐稅糧招逃亡以爲城守襄民大集母又曰襄民因君以捐糧請撫軍上聞得徵三免七然室家初定卽征三甚難寧緩勿急也水部公在襄八載拮据危城病作及遷工曹又奉敕監督通惠河遂病以死公死而孺人亦自此病矣

天子念勞臣給車馬鼓吹馳驛歸葬母謂以寧曰中途惠弔致賻者槩謝之無辱先人清節及歸以寧責負以紀喪事自水部公謝世母時時不欲生病日甚越幾年卒享年五十有九生子三以寧寅壽錫餘以寧有文名交友遍天下時賢人君子至者母必具酒食嘗謂以寧曰汝猶記五六歲予篝燈刺繡紋敎爾讀書時耶今雖幸爲四方賢人君子所錄然吾望汝豈止此以寧每向玉基言泣數行下于葬也請誌其墓玉基不敢辭謹書其大者他詳狀中

駱母胡太恭人墓誌銘

太恭人姓胡氏廬安望族也父季說公母鄭皆篤愛之季說公以明經薦於鄉聞里中駱氏錦衣衛百戶錦南公有子才而太恭人幼孝淑年十八母疾甚割股愈之錦南公亦聞其賢也遂爲第幾子聘焉今累封中憲大夫咸元先生是也太恭人既歸封君家貧封君嘗以諸生受徒遠方并挈其子鍾麟就學太恭人獨身理家政竭力以養舅姑舅得奇疾醫弗效太恭人夜禱於天又割其股肉以進舅立瘳其後享年八十有五里中人以爲誠孝所感然終身不令舅姑知也舅沒歲數祲太恭人脫簪珥易甘毳膳姑嘗自食粃糠亦終不使姑得見居恆見姑有惱色輒閉戶垂涕泣自責百方以說姑得解然後已至諸子婦姆僕有過但不言笑而已終身未嘗聞詈聲故下亦率化愛而畏焉子鍾麟旣貴益勉以義初知盩厔縣以民課不及額私備補賁田宅殆盡太恭人更鬻衣裝佐之寄語鍾麟曰好爲之毋失義聲也及鍾麟由京兆丞守

常州奉太恭人就養遂善病一日謂鍾麟曰我欲歸矣脫不幸吾魂魄猶依故鄉也歸未幾果卒太恭人年二十七即持齋誦經脩善事歷四十餘年不倦其卒也若有前知云玉堃於太守公爲部下公之治吾常也利無弗興害無弗除好賢而愛民皆一稟太恭人之教謬以玉堃爲文授狀號泣而命之銘玉堃雖不文其何敢辭按狀太恭人生於萬曆癸卯年沒於康熙辛亥年享年六十有九以子貴累封太恭人子二長卽太守公也名鍾麟丙戌科舉人累官至常州府知府次中麟縣學生卜以某年月日奉柩葬於某鄉是宜爲銘銘曰

於惟胡氏重華淵源孝德開基越六千年施太恭人壼德惟賢女也孝母割股而全婦也孝舅亦割股焉坎井之中不產碔砆崇山積丘杞梓楩楠篤生令子克光其前克仁克孝稟德坤元惟此幽宮旣固且安子子孫孫百億千千

亾兄亮初先生墓誌銘

吾兄亮初先生既亾之六月介夫兄乞予銘以埜予固不能銘又不忍不爲之銘予與兄同出石松公後上世同居夫椒山酉戌間余延兄課弟姪飲酒談笑爲時幾何今遂爲兄銘其藏也吾家自石松公而下之子孫雖支分派別計今存者不過三四十人八年前叔氏亶周公死後三年叔氏虞堂公死予皆爲文哭之後一年而虞堂公所生弟東嶠復夭死又哭之今年春叔氏子任公又死自

公生平爲狀以哭而兄訃適至所爲三四十人者十年之內巳喪其五嗚呼可哀也巳兄諱世曙號元發曾祖諱時良祖諱雲父諱士仁字翼南翼南公遭家難避禍兄以身當之幾殆奉母吳夫人挈弟妹僦居湖北鄙爲塾師教八九歲童子以養母及弟妹館舍飲食有可悅者輒懷以奉母翼南公既歸病甚兄刲股肉和藥以進病立愈家人無知者生三十四年始娶嫂氏淮安郡丞李公稔兄賢具金幣爲聘兄立以其金歸母爲仲弟娶婦巳兩喪相繼哭盡哀括据喪葬如禮會屢試不售嘆曰聖賢何學而可以帖括盡乎于是發憤有志古聖賢之學于先儒書無不窺與當世名流往復辨論必求其是後巳嘗復其先生書曰先生嘗教某非全放下不可某因放下二字幾喪本來又曰某非好闢佛但恐斷倫滅性人道幾欲絕又曰欲從外誘理自根心以證明道先生心有所欲語兄之所得大畧如此以康熙十一年二月朔二日卒享年六十有六無子子弟介夫子以泗女一適同里諸

某先是有先達語誦內典可得嗣兄曰使鬼神可求鬼神亦有私毅然辭之卒前一二月猶與友講乾知終始義易簀時作梅花詩三首自況介夫錄載兄集中銘曰

生寄死歸人道之極以孝以友不伐不矜窮而不戚用而不鳴讀書談道以發厥聲有崇者塼其藏寘寘令聞無窮視予之銘

吳孝子墓誌銘

吳孝子琦字又韓小字性壽武進人生而慧四五歲時凡詩文教讀一過即成誦不忘十歲能屬文父繼曾爲諸生嘗命讀通鑑琦吝去曰讀史當盡讀二十一史安用此爲繼曾以浮誕責之一日琦見梨園部演宋明獻太后故事酒半不平曰李宸妃子雖見攘劉后然事同螟蝝非若皇孫之遭燕啄壞木之值龍漦奈何以此誣之坐客疑得諸父師因歷叩古來皇后妃嬪及閼氏偏方椒寢皆一一指姓名別賢否以荅繼曾家啓𠭥曇道場疏例書押琦押巳繼曾問押何字曰押忠孝字見經史中教人惟此二字耳母劉病痢急琦晝夜待宛轉藥鐺溷𧆞間更亟則刺血爲書告天求代又不得則刲股肉和藥以進然終不得愈劉死日仰天躃踊呼母椎膺曰吾聞大孝動天地感鬼神吾母之終不愈必吾孝未至也自怨自責慟哭不絕聲居喪二十一日死得年十六琦叔祖審度爲狀乞銘乃爲銘曰

涵株榷艷以比少亡死忠死孝豈涵榷之足云而何傷

黃節母墓誌銘

刑部員外郎黃君永手鈔節母張太夫人行略號泣乞銘于予予謝不敏越月復以書來請曰今天下大人先生其言足輕重于時者永汲汲欲得之矣然卽不得永亦不甚憾含先生則無以慊予懷先生將謁選宦游或千里數千里外又慮不能卽得永所以皇皇然求也予發函愧悚不敢復辭按母姓張氏爲武進巨族父偵以子師繹貴封某府太守年十九歸辟先公願公素羸疾太夫人伺起居

惟謹及病漸劇廚旋[illegible]糞穢間卧不解帶者數年終不起號慟擗踊不欲生日夜坐卧柩側陳盥具侍飲食篝燈火如生時如是者三年春秋薦食必求生時嘗好及四時佩服細碎物如藥囊葛帨之屬必陳左右蓋終身如一日也刑部君本生父爲微之公與辟先公同胞兄銅發公生各毋辟先公無子太夫人告先祠聚族黨立刑部君爲嗣無何銅發公子殤爭嗣之說起太夫人毅然持之議乃寢微之公中蜚語邑令某欲殺之出亡

族匪人欲爲破巢毀卵計太夫人以一身揹其間田疇室廬卒依然無恙先是黃門有三節婦曰夏曰馮曰吳吳卽吏部爽繼母初吏部欲請旌于朝已拜疏吳固止之及直指盧公南巡諸生里耆欲以太夫人節請旌太夫人聞之曰三節婦吾師也亦固止終不獲盧公遂具題而刑部君嘗泣語人曰某幼承母訓得中科第官小司寇未幾以治本生母薛太夫人喪假歸旋因清賦之累廢不復起在官日少未得遂　朝廷恩典以冠帔榮母頼盧

公之請得以吾母姓氏達于　當宁之前差可自慰然某之滋愧益甚矣語罷又泣下太夫人嗣男一卽刑部君永順治乙未進士刑部陜西司員外郎娶浦氏孫男七某某孫女四適某某太夫人生明萬曆丙戌年卒康熙丙午年享年八十有一方二十九歲而辟先公歿守節五十三年以某年月于岑村祖塋之次啓辟先公之兆而合葬焉銘曰

母也壽天旌之母也節史旌之彼崇者臺生也榮斯彼貞者石死也銘斯於萬年文在茲

夫椒山人陳玉堪賡明著

墓表

明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謚文介孫公墓表

崇禎皇帝御極之八年奮然念前此置相不得人大破資格進羣臣于廷親試之復詔揀在籍諸臣德望甚任相者廷議咸以原任禮部尚書孫某對天子亟命召公時公已病聞命扶掖行病益甚抵

都天子亟趣公陛見而公竟不起天子驚悼下所司議卹於是詔以原官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諭祭葬廕一子官謚文介公諱愼行字聞斯別號淇澳先世鳳陽人大都督廣寧侯繼達與燕山侯興祖爲明太祖戚里以戰功贈侯而繼達同信國公湯和克常州賜府第留守遂世爲常之武進人公其裔孫也萬歷乙未進士及第授編修公初授官值妖書事起先是神宗王貴妃生子四歲目眚居別宮所寵鄭貴妃復生子意在立愛不建儲廷臣

爭之貴妃兄國泰刊呂坤閨範圖誌增入宮闈始漢明德終鄭貴妃給事中戴士衡糾紳逢迎掖庭而全椒知縣樊玉衡請建儲有皇貴妃不智語貴妃聞之泣訴帝會有爲書刺坤者名憂危竑議國泰兄弟心疑士衡所爲上書訟語涉玉衡皆戍後冊立皇太子鄭貴妃子已封福王復有書言東宮不得已立之終必改易語侵大學士朱賡沈一貫一夕宮門至閭巷皆徧是爲續憂危竑議帝怒命廠衛搜緝幾成大獄公抗言于大學士朱賡曰是

何可深究亦憖存國體乎賡改容謝復激李侍郎廷機言于賡一貫獄由是得解以詹事知貢舉中官持本至叫閽麾出棘闈外令供事官傳本入內外肅然升禮部侍郎攝尚書事會福王在邸未有行意而立貴之議突發福王挾母愛有寵于上諸窺伺者乘之滋爲容致皇太子日危未定廷臣爭冊立爭並封坐是落籍永錮者半天下皇太子猶未出閣也旣而廷臣屢以之國請至癸丑始奉旨卜吉明春貴妃猶巧營上前以莊田取盈四萬頃

爲尼行計公甫視事奮然曰此禮臣責也時神廟靜攝久諸典禮廢弛公首疏關治亂者數事以宗責難遂及之國期集僚屬誓曰事無大于之國十日一請不俞不治他事倡九卿伏闕因危詞動政府政府曰吾以一去謝耳公曰公何得去請與公以頸血濺殿陛等死耳不爲龍比碩爲褚遂良韓瑗乎政府大屈服堅持莊田如潞府例奉旨切責不頋又連請東宮出閣亦不報疏中有何代不封王何王不之國等語神廟感動始命所司擇吉無

何内降忽更期後年葉相國向高惶恐持未下公擬伏闕爭而亟以九卿公疏候命闕下如是者二旬出入殿廷每與諸大臣旅會輒曰今日是某死所向葉相國曰今日是相國死所聲朗朗徹大内于是福王自請减莊田以行而太典告成如期楚宗數十人實不反久在繫公曰昔實欲以一官易一人命余以一官易數十宗命不亦可乎或曰若曹今日出明日且譁公疏鈐束事宜悉放遣諸宗感泣卒不譁代藩廢長立少公急其事正類東朝

亟正之踰年請告去越八年壬戌再召爲禮部尚書入朝首論紅丸先是光宗大漸有鴻臚丞李可灼進紅丸光宗連服之崩廷臣交章劾可灼引疾去首輔方從哲亦引疾公上疏畧曰春秋許世子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書爲弒父從哲宜何以自處速劒自裁以謝皇上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次也乃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縱無弒君之心已有弒君之事并及首妃以遺詔封后神廟擬謚恭例同前代亡國李[illegible]

侍不早移乾清宮有垂簾之漸皆從哲不能先事匡正爲弒逆顯據詔奪從哲官戍可灼天啓某年秦籓一日請封四王邀有中旨公援典故爭非例忤旨又請告去明年逆閹魏忠賢日用事小人附之遂修門戶怨大起詔獄楊忠烈而下死且戍者不可勝數公以紅丸一案坐戍得寧夏極邊而閹黨合刑部侍郎王公之寀爭挺擊楊公漣論移宮爲三大案修三朝要典坐公等罔上不道行且殺公公坦然就逭崇禎帝立毅然誅逆閹公得解戍

復官方公爭之國事時已枚卜公棐文忠私謂公曰少委蛇相矣公曰吾寧不作相不忍以國家大事爲餌公好易學傳易從艮之四入還于全乾自癸丑至癸酉凡四傳皆宋儒所未發以授張淸惠公瑋朔望聽讀中庸一章因悟不覩聞之所即大易不獲身不見人之所作愼獨義凡百篇傳于世公卒年七十四無子子其兄之子士元生卒世系皆詳狀中嗚呼公之功烈赫赫天壤不待表而見玉塈因公孫復初之請爰按狀而書其大者揭于墓之原

蕭孝子墓表

蕭孝子諱日曠字大生揚州江都人能讀書母朱氏病劇投藥不效日曠曰天乎寧以我活母也盥手夜焚香告天請以身代匿小室持利刃剖脇以指抉肝不得復刃他處割肝三片瀹薦母母疾立瘳初不令家人知私以布束胸托疾臥不起越幾月死年二十五康熙七年六月事也江都士大夫爭設酒肴以祭爲建祠梅花嶺上過者皆爲詩文弔之予因表於其墓曰

嗚呼自先王有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言韓愈氏復推廣其說以爲毀傷滅性黷政妨義不可以訓世後世遂據爲令典凡如蕭孝子所爲舉不入於旌格君子憾之然原孝子之心身且勿恤詎嘗計身後名特世之人忠孝不根於心一旦臨危險偷生惜死莫之知恥又引文飾義以文其過過孝子之墓能無掩面反走也哉

丁烈婦墓表

乙酉五月王師下江南所向望風迎附獨江陰以彈丸之城堅守八十餘日不下頓兵十萬殺氣盤摩城遠近骸骨相撑委隨阬谷高下塡沒而丁烈婦亦於是時死烈婦姓周氏爲丁志皋妻志皋武進之馬跡山人明季僦居江陰長壽鄉兵至志皋挈氏匿田間兵執志皋斫以刀仆氏號哭身伏志皋兵挾之不動愈牢固兵怒刺殺之至死抱猶不解兵去志皋卒得生嗚呼人生不幸遇變其[illegible]戀死雖偉男子不免焉丁氏一婦人甘死如飴得活其夫於萬死一生之際豈不難哉予故樂爲之文以表於其墓之原

劉福姐墓表

劉福姐陳州劉瑞禎女許字王志曾志曾未婚夭死福姐聞悲號不輟晝夜曾有祖母喪父母以爲祖母故踰月父母令變服福姐不從福姐素愛於祖母父母又以爲哀未盡也踰月福姐自度服應除不除父母必以爲不祥計遣請姑來求款姑劉氏者即瑞禎姊也適歸寧福姐喜既而持姑痛哭失聲遂欲與姑俱歸守喪姑不可姑歸次日福姐爲父母治早[illegible]色怡怡又紿其弟妹相持戲[illegible]淚交頤顧弟妹不忍割弟妹幼不知也又向父母容中作拜拜畢徐步室中鍵戶自經死時康熙丙午四月六日也福姐素喜環珮珥璫之屬至是悉脫去獨釋一釵釵故向時姑所遺物父母亟覓衣斂福姐已悉製就置笥裹且密啟之則麻髻一麻麻衫大小二麻帶一獨二襪朱蓋亦姑所遺者志曾父官鶚請於瑞禎舁其棺與志曾合葬於其鄉道路過者莫不流涕毘陵陳其表於其墓曰

婦人從夫不幸遇變死固其常然昧焉者何多也

況未婚者乎福姐從容盡大義可謂難矣世之婦
人媿福姐者何可勝計噫獨婦人乎哉

吏部員外郎王逸庵墓表

明故吏部員外郎逸庵先生王姓諱就學字所敬
武進夫椒山桃花里人也夫椒兀立太湖中桃花
里當夫椒盡處三面距湖懸崖夂嶺間止一徑通
人跡昔人嘗擬之桃源人好讀書多舉科第至大
官者而實自先生始中萬曆丙戌進士授戶部主
事時中官有督驗糧事者橫甚解役被迫脇多以
身殉先生毅然疏其事逆之卻寵之無何以東宮
轉側又疏可慮者四可乘者三語侵執政改禮部

主事尋陞吏部員外郎會仁聖太后梓宮將發先
期有造官恭代命先生愕然上疏畧曰皇上之身
太后之身也凡可報恩者何得復顧其身今舉期
在此一刻則憑棺痛踊亦惟此一刻而獨靳擧送
致聖孝不終聖心何安上頷之詔例籍歸先生無
言責而風節凜凜如此豈不可敬歟陽公與高司
諫書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他人言之書在史冊
他日爲朝廷羞者在足下然則當日之爲高司諫
者何可數顧使出位之愆先生受之豈不可恨也

哉先生生卒世系皆載銘中予按其大者表于墓上使過者知所景仰且以寫予之思康熙壬子閏七月二日同里陳其述

夫椒山節烈女吳氏墓表

嗚呼此夫椒吳氏女嫁而未婚而能死其夫之墓吳氏吳滿女幼字顧恕恕貧滿索聘厚故嫁不以時及恕患惡疾將斃氏討強歸恕滿不得已歸之然氏舅姑皆沒矣既歸侍恕湯藥惟謹數日而恕卒氏麻衣冠慟哭斂畢閤戶自經死昔先王於夫婦禮最重故設媒氏掌之凡男女相奔父母不禁與無凶荒喪禍而不用婚姻之令者媒氏皆罰而於舅姑皆沒者必三月廟見始稱來婦若未廟見則不得稱婦婦未廟見而卒者歸葬於父之黨明乎未成夫婦之道也未成夫婦决死徇夫與守貞而歿世者皆爲禮之過至遷葬者與嫁殤者禮且禁之今氏之歸於恕業知恕患惡疾將斃矣是與嫁殤奚異即不然而未廟見亦未成婦道况乎未婚尤爲禮之所畧可知雖然先王所制者禮而變通則存乎人從一而終先王言也女惟知從一而禮與非禮不暇計則雖過乎禮與越乎禮皆不可謂非禮予因論著之以表於墓上必稱女不稱婦者

亦以未成婦道不敢拂先王遺意也

盩厔李母彭氏墓表

彭氏盩厔人生而慧及笄歸同邑李可從可從少具大志好談兵以勇聞關中無遠近皆呼壯士彭既歸壯士習聞談論知世故以忠義相激摩毋顧謂壯士曰以君之材非長貧賤者今困若是無由爲人出死力立名當代柰何毋夫婦相語輒哽咽涕下交頤明崇禎十五年正月闖賊李自成犯河南督師汪喬年奉命討賊而以西安郡丞孫兆祿監紀軍前兆祿素善壯士欲挾之行壯士語彭[illegible]

曰吾向慮君無由爲人出死力立名當代今急行矣毋以妻子戀壯士躍起曰我此行誓不殲賊不歸立扶一齒授彭且拜曰倘相憶顧此如見汝夫縱馬去汪喬年督諸帥兵三萬餘騎次襄城會闖賊拒左帥假城距襄只三舍喬年分賀人龍鄭其牛茱三路進兵三帥不戰遁喬年急與監紀策守襄從監紀後得見壯士奇之未幾天大雨雪城崩賊執喬年喬年大罵不屈死尋執兆祿壯士急從賊伍中躍馬奮戈邀救旋投戈急以身[illegible]夜遂同

兆祿死至死猶抱兆祿不解壯士死彭聞之泣曰夭乎吾夫死乎然齒固在也既而曰吾夫死王事口瞑矣吾何悲呼幼子顒泣曰汝父能爲國死忠吾獨不能爲夫死節乎闔戶欲自經顒號慟家人守視乃免然家貧無以自活鄰媼有勸再醮者彭叱之日夜艱苦紡織佐以縫紉易升斗粟如是者數年顒年十六就塾師塾師以貧嫌不納母曰無師遂不可學耶古人皆汝師也由是發憤讀書[illegible]然有慕古聖賢之學凡濂洛關閩之書無不[illegible]

編次觀感錄取王心齋艮周小泉蕙朱光信恕韓樂吾貞夏雲峯廷美林公敏訥朱子節蘊諸子之言各載其本末蓋以數子或起商賈或起戍卒鹽丁胥吏之屬卒成理學巨儒爲人勸勉又時時向母陳說母大喜曰吾向語汝師古人者非耶自是關中學者莫不尊師交稱爲中孚先生凡四方求見中孚先生者咸登堂羅拜彭母嘆嗟而後去越幾歲母死葬某鄉人皆指爲彭節母塚會顒奉父齒合葬又稱齒塚云康熙十年春顒不遠數千里至毘陵肅拜號泣請文於予予不敢辭爲表於其墓

祭文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祭周櫟園先生文

嗚呼先生雖死何憾哉然予自爲諸生讀先生制科文即思識先生制後予友人選中讀先生詩古文辭往益甚庚子秋赴京兆試至都先生方在請室以嫌不敢入謁第屬友一道姓名以何予還江南而先生亦奉赦復官吾鄉糧儲參議戊申冬予至金陵始謁先生時先生方坐公署視事聞予至倒屣庭吏胥十百人出關門痛飲一日夜次早至予寓予宿醉猶未醒臥不能起先生坐予榻執手談詩文不倦窗外雪高數尺予命沽酒寓僧出茶瓜芋栗以佐盃酌先生屬予作賴古堂藏書記讀書樓詩集束不能作書但口吟三截句越兩月先生至予家予招李研齋龔琅霞諸子共飲學文堂先生出所鈔古文二十餘篇命予評點兼示賴古堂文選若干卷且曰此選頗嚴古文家不能盡收

惟椒峯文最心折序吾選非椒峯不可予謝不敏而先生于次日還金陵庚戌予再至金陵先生已罷官僑居作恕老堂名客飲予其中又一日夜辛亥重九予歸自姑蘇遇先生梁溪舟次先生出尺牘結鄰集見贈索予近所作文十數篇向舟中急讀一過時椒人促放舟不可留殊怏怏不謂遂于此成永訣也能不悲哉昔鮑叔脫管子于囚進之桓公以身下之恩莫大矣及管子既貴未嘗舉以爲言所言者貧時與鮑叔商賈逐什一卒伍廝養諸細事豈非人之相感有在死生貴賤之外况文章知己又非商賈逐什一者比故士有千萬人知之不足喜不得一二人知則戚戚然懼此一二人者所爲知己也予于先生殆若是乎猶憶先生過予寓時予正攜寧都三魏子文百篇有奇評選入文統先生一見大稱賞急命善書十數人鈔錄不遺一字時予已戒舟檄先生以鈔未竟遲予行二日瀕行示書曰僕思見三子如思椒峯先生好賢之心大畧可想見今年三魏子先後主予家意待

還江右時過金陵作札爲介以慰先生而先生死矣嗚呼哀哉

張孝廉哀辭

張孝廉諱壎字步青杭州仁和人曾祖諱濂嘉靖戊辰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祖諱杞隆慶庚午舉人父諱蔚然天啟辛酉舉人福安知縣步青曰吾王父以進士起家而吾祖以孝廉終吾父又以孝廉不得已仕生平每以爲歎予小子勉乎哉今　朝廷加意擴清科目自丁酉之後士之懷才負能者皆發憤爲雄由是步青循例入太學越歲庚子果舉孝廉步青幼孤事母盡孝道交朋友以信能爲詩歌古文名聞於長安時予亦以太學生舉孝廉者竊喜是科之有聞人而予得厠名於其後也辛丑予與步青皆下第還江南所歷名山勝跡步青必停車感慨留之不忍去往往形諸咏歌以舒其磊落不平之氣吾兩人家隔五六百里然離率不半歲至書札往還一兩月未嘗絕朋友之情未有如吾兩人者丁未步青復下第流涕語予曰吾母老矣思微祿之養而不可得近例復得授廣文吾其仕乎旣而拂然曰奈何就此嗚呼而

不幸死矣步青母夫人年七十方請長安公卿介辭為壽得詩文數百篇喜曰吾庶幾藉是歸為母榮也嗚呼不幸死矣然吾聞步青死之日長安公卿走弔哭泣不絕數日且相與經紀其後事各斂賻若干金挈舟令其奴子扶櫬歸步青其可以無憾矣回思予與步青初舉孝廉時名園高會飲酒歡呼如保定黃愛九甲鼎溧陽史天章唐無為朱卿山前輩皆意氣相得歡好無間乃數年以來愛九以訟死天章以嘔血死卿山舉進士未得官死

予方嘆故交零落悲從中來不謂今日又哭吾步青也步青已官教授吾猶稱孝廉者從步青志也

祭陸副使文

嘗聞尼父之言人生自古皆有死胡必愴鬼而悽神然雖自古有死獨于先生氣鬱結而難伸先生于先子居同里總角締交先生早騰驤皇路先子亦得步先生之後塵憶甲辰春予游苕霅拜先生偕于城南之祠斯時先生方優游林下年尚壯盛胡已廟食乎此邦之人此邦之人無問識與不識至者必摳衣匍匐瞻顧欷歔可知先生之德澤歷久而彌新越一載余客中州驚聞先生訃始而不

繼而疑閱旬日而家人以書告也其信然矣不覺漉涕于大河之濱重趼入都以告先子先子方退食司寇之署聞予言投七輟食嗚咽久之淚霑乎衣巾命小子炙雞絮酒歸哭先生又恐先生遽卜葬不得撫棺慟號因戒夫道路之逡巡吁嗟乎往事如昨忽先子亦棄予小子痛我生之不辰念先生在九泉必思與先子齠齔故交生同事乎詩書今也應共赴脩文之召還望先生致語先子余小子歲時伏臘持饔飧酒漿泣奠東郊之廬亦曾來

餐否乎秋夏之與冬春嗚呼余小子將以年余之吉亦營先子宅兆恐不能如令子殫哀盡禮俱無憾於吾親君不見横塘之鄉祟然其墳翼然其碑者非先生窀穸與將千秋百世而不可磨泯嗚呼先生亦可含笑九京之下鑒余微誠來格而來歆

學文堂文集一

夫椒山人陳玉垈賡明著

雜著

記刺船舁者事

梁溪宗人某將之武林既買舟見舁者獨身刺船倅狀貌目光爍爍射人著犢鼻褌揚揚自得若非刺船者心愕然然操舟甚便利後一女子未笄有殊色不櫛沐坐而辟纑意若鬱鬱不樂其數覗之莫敢問至某地將繫舟有三牛浮沉岸下不得繫舁者怒持牛項痛毆之提牧牛見擲岸上數步人譁然望見舁者皆辟易去其自此偁舁者已而舁者向市沽酒某竊問女於舁者爲誰平日何爲女悽然不應泣下數行某亟問女曰妾良家女從父母行泖湖夜遇盜殺妾父母掠舟中貲及妾又泣下嗚咽不能言某戰栗莫知所爲色變撫膺曰吾已矣女乃曰方是時妾將自殺舁者忽從蘆葦中躍入舟盡殺群盜攜妾來曰毋恐汝父母被殺尚有親屬乎吾當歸之吾不辱汝某曰舟狹何以處

女曰自妾入舟篙者常臥蓬櫓間雖風雨無所苦不以驚妾其嘗所往來甚衆語刺刺時而仰天或俯畫地亦不知其所云飲酒輒醉叫號久乃散去夜常登高阜望星斗出沒還舟浩嘆俯首不悅久之於是篙者至女勿復言篙者微知女言目僻之其意稍安呼篙者共飲大醉問其姓氏弗言已而嘆曰嗚呼大哉生我等莫能用使俠隱諱姓名隱忍而就此嗚呼天哉後莫知所之

記兩烈婦事

國初大將軍張其勳寇齊魯聞降其帥其隸之伍南下拏舟載其妻孥以行而令其帥步從行數百里其帥騰踴越水入舟盡殺諸婦人復踴出登岸麾衆降者去張命大索不得於舟尾得二婦未殺稱女兄弟有殊色問其姓不言張曰汝夫已去將安歸吾爲擇舍汝待夫來二婦曰夫旣去負罪當不復至妾亦不願若此張曰然則奈何曰死耳命投江不肯張曰願死不入江耶二婦曰如是死固弗願於是出所藏四笥以二授張啟之悉金珠也曰爲我急名荷鋤者旣至舁之二笥令掘土作壙下設瑄劅顧視良久仍入舟盛容飾更新衣徐步入壙其少者低徊不遽入謂姊曰如是毋必發我姊起其脫簪珥解所佩服易敝衣衣之且命去瑄劅藉以蘆葦畢攜手笑嘻下臥命覆土張憐而止之不可須臾墳祟然觀者皆流涕立石以表其墓予聞齊魯人言其帥本奇男子多能道其行事者

篋

丹陽賀子爲余言族祖指揮公向奉命籍某公家得一怪物狀似竹篋而不可名握之在掌放之則尺而丈而數丈而數十丈繚繞不絕夏月懸室中風颼颼作聲坐人不知有暑嗟乎寒暖者四時之序茲以小物奪其權此其所以爲怪也與風雨寒暑天之所主他不得而竊也生殺予奪君之所主他不得而竊也自某公柄國凡生殺予奪皆不必出自天子何異乎風雨寒暑不必皆出於天然則怪豈獨在物也哉

河東君傳

河東君者三河婦人也甲族歷代多顯名者漢天子嘗幸其家築苑以爲居隋煬帝時尤被恩澤錦帆下揚州夾堤彌望緜亘道理所賜第宅甚多河東君亦其族先世居河東故號河東君河東君名絲字青青生而姣好眉眼如畫性閒婉動止得人意稍長益婀娜生態好腰肢纖細無比人或欲放之不能得河東君揶揄之曰昔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無以妾爲學也所居臨大道高樓危欄俯以珍珠之簾玉鉤銀蒜掩映蕩漾之旁帶陂塘臺榭又多花亭酒店王孫貴客過河東君之門毋繫馬其下而河東君爲人風流放誕綺窗朱戶間往往以青眼窺人去其居十餘里有樊姓者生一子以狂自喜其父母與河東君之祖有舊遂以君字焉河東君頗聞樊氏子狂常悒悒既嫁益悽然不樂一日樊氏子治裝將之塞外博取封侯與君爲別君製陽關三叠以祖行送之渭城自是獨居無聊時有亂烏棲止庭樹君作烏夜啼曲以寄恨常

凭高徙倚每於曉烟曉霧細雨斜風未嘗不淚霑
羅袂也曾偶遊陌上遇一豪家乘玉驄家僮數十
人隨行見君容貌竟劫之去河東君初婉拒之又
甚柔弱不耐狂暴日就摧折河東君愈憔悴不得
意臨秋風望長亭顧影自憐而已其鄰人李生者
能道河東君嘗年爲言盈盈十五時著淡黃衫子
盈盈者君小字也又言河東君有中表妹桃姬同
居桃姬艷衣麗粧河東君則麤服亂頭不施粉澤
嘗同行望之者曰桃姬麗則麗矣然不若河東君

搖曳動人又言河東君多態作大垂手小垂手嘗
臨水拖綠裙倩碧一色又時作愁蛾遠山狼籍可
掬又少學舞曳袖若雲嘗舞時或結其裙帶恐其
仙去也又好人吹笛杏林梅嶺中或有爲新聲以
媚之君輒解又言河東君愛春月中立時有王生
姿形濯濯君見而悅之曰人言王生似我我亦自
謂似王生故當時大有微辭焉予問君故天上星
躔偶謫人間故裊裊絶世如此又聞君有兵術嘗
周亞夫陳兵時用君計每戰必克今營中皆呼君

爲細君天子入其陣甚寵之又聞京兆尹張敞遇
君於章臺後敞傚君螺黛集法爲婦畫眉嘖嘖人口
云

野史氏曰宋武帝時有爲靈和殿宮人者見寵侍
嘗三眠三起亦豈其族耶聞河東君之姊若妹居
永豊坊皆倩媚弄姿其族布滿天下灞上漢南尤
繁衍大抵輕盈飄宕其天資然也寧獨婦人其男
子亦然又其別族爲楊氏有女爲唐明皇妃

記篙工語

陸子自江右歸舟泊湖口有篙工泣且歎者詰之曰我徽州汪姓也年十五六好鬭父母逐之鬮有航海者輒竊家貲往從歷安南日本琉球已大困歸時流賊燒鳳陽陵圖南下遂渡江走賊所隸羅汝才部已更隸李自成自成與諸部約先破會城者帝闖獻賊破襄陽乃急攻開封僭號開封城堅磐石大如屋不可攻藩府暨諸大商日夜具壺飱勞守陴者故守愈嚴賊鑿城下入四五丈皆石

不可穿置砲穴中數十處火發焰反激殺賊萬餘三大王者自成叔也告自成不可拔狀且野無所掠以人爲糧不如令自成怒斬之且日督兵三十萬期日中登城過期部首皆斬城上伏弩中自成左目久之始甦斬將軍以下數百人今相傳李賊爲左良玉射中目謬也將掠歸德東走闖河上有百歲翁李老善計問之李曰秦得上策賊悟遂掘朱家寨口一夕沒八縣賊溺死萬餘盡走山麓水薄城三日始陷時崇禎壬午九月十五日世傳推官黃尚決黃河尤謬水稍殺自成率兵數十萬塞決口三日堤成宋企郊曰甲子五星聚張分野南陽府汴不可都當在南陽建號應天象至南陽城無一人走襄陽久之決討入秦時孫督師傳庭將兵四萬守潼關甚銳弩射皆百五十步鏃長五六寸所過貫甲賊先驅兵五萬至潼關督師出數千人逆戰其與義兄弟四十人銜鋒存者止四人賊大奔督師不追賊亦不敢攻聞有中官促戰督師不得已出關賊分十八部大者三萬小萬餘迭進

迭退督師不得收兵兩晝夜兵潰賊入關其久有去志因與三人間走數日不得食殺馬食入少林寺爲頭陀乙酉間史閣部開府淮揚往投之忽南都陷乞食江上因爲篙工某雖爲賊未嘗妄殺故得不死言已復泣已而莫知所往

大雅堂紀事

大雅堂者梁溪故雷州太守碩某居也予過之見堂三楹破漏不蔽風雨樑木將頹以數木支之糞土委積犬豕日遊處人不敢止足側有數椽其孫某居之然觀其制度之崇翼丹堊彩繪之跡隱隱可覩庭下朱欄石砌雖已傾毀而其位置之妙花木森挺其間里之老人尚能言之昔之居是堂者何其盛也或曰太守際明極盛時禁網疎濶適官濱海貨物珍貝之所聚宦橐頗豐故得縱其奢而

爲居或曰太守死不二十年子孫給窶至不能葺先人之室聽其墮廢嗟乎何遽至于是或其子孫有以致之也或又曰否予且爲太守慰吾梁溪俗以門第相誇尚朝貴而夕華其屋者比比也使此堂一如盛時不知已幾易姓顧氏子孫尚得而守之耶則雖日就墮廢而太守之心未必不反以自慰余聞其言悚然以爲足以警世因與友徘徊堂下顧瞻三太息述其言紀之

記劉叟邊力士事

劉叟少居涿州習射一矢發後有老翁嘆息叟曰翁見某射有不足耶翁曰我里正李鷲也少爲盜瀕死者數中表兄郝孝廉精數學一日逐急郝曰若東往伏一橋下橋半圮有穴可仰視追者過西還如其言得脫他日又事發郝曰南去某村有老嫗戶將闔土坑上然一燈左置一畚漏席可乞蔭若畚下如言又得脫踰年郝患疾不起命余日後誰就若者盍改圖予翻然折弓矢學爲善人數年

里人以予爲里正又嘘欷曰予在馬上縱横十餘年得惡名然未嘗殺人今年老無事爲吾甥守視禾稼戲作蘆弓蒿矢以禦烏雀意驚之而已柰不能不中何因與論射竟日叟自此矢不虛發邊固者以拳勇聞人呼邊力士周行塞下鮮與抗者一日夜行某地或擊之無語復擊叱曰誰戲乃公者奮力與鬪比歸拳筋畢露命子弟追之周索無有獨草間一石人血斑斑被體猶溼歸語邊邊曰天其亾我乎果卒先是邊少無賴途遇一美婦隨行

婦囘睇而笑如是者再邊心動漸行入深山中婦折道旁樹枝成兩杖以一授邊曰能勝我與若處夫婦往來衝突邊漸不支婦曰識之識之忽不見邊由是勇無敵

記某牧入覲事

一牧入覲挾兩壯士俱一善彈丸一善劍群盜尾行數日習知二人技將至涿州縱馬行遇一市兒挾之跨以馬授弓矢曰塵起處當有人來來則汝大聲命發矢然汝愼勿發未幾牧至市兒如言壯士張皇連彈十數丸盜引弓射殺彈者佩劍者不知所爲牧下輿曰止止弗傷人盜曰與我千金旣與復曰再與一大鏹盜呼市兒與大鏹兼馬去市兒竊念終年謀利未嘗得一鏹今所獲遽爾顧弓馬尚在復追及牧牧曰適已與若何又至曰愛君貂裘牧心疑曰試射我與中卽與市兒竟不能執弓從者競擊墜馬大鏹猶在因語曰汝去則已矣貪故至此行人聞而竊笑曰嘻牧固廉者哉

記何推官事

何公棟如無錫人中萬曆間進士授襄陽推官時內監陳奉奉旨開鑛流毒襄陽諸郡縣公病之提學某歲試襄陽儒學諸生奉遣小璫突入試院挾諸生二人出提學側目無如何公適遇叱曰今日歲試乃朝廷大事汝等何得妄爲卽詣奉切責髮衝冠欲五指欲得當奉曰頃君將之耶命璫二十人擁二生去公㢠署叱縛諸璫杖之立斃奉怒疏糾公神宗時朝政叢脞疏入經年育不下故公得無恙巡撫討以盃酒釋其事公密諭平日受害人飽食各攜一布囊隨往皆不解遂多至千人而奉亦以三百人自衛席間公語稍侵奉巡撫目攝公已而奉不能忍公推案起呼左右人撲之聲震天地立死二百餘人餘皆糜爛殘肢體三百人無一脫者命出布囊囊其屍把酒向江頭狂飲大呼擲布囊立盡奉以巡撫力救得不死然已身無完肉臂折兩目腫不能仰視公遣自以檻車就道距京五百里而緹騎至詔下獄踰五年奉赦出願立邊

功以報不殺詔赴某總督軍前監紀公建用兵策不納遂相牴牾某復糾公下獄又踰五年出

記金陵教坊范希氏事

金陵范希氏者世隷教坊嘗流涕而語于人曰予本遜國忠臣台州黃公希范後范其變姓也我公以明經起家建文時官徽州太守靖難兵入金川門方黃諸公皆抗節不屈被慘禍時公歛兵守徽州巳而靖難兵薄城下度不可支大駡不絶隆城死二子能葬殉焉幼子貢方七歲同幼女發隷教坊子孫諱之遂以公名爲姓迄今教坊有台州巷其遺跡也言罷又泣曰先朝時屢謀脫籍有司莫

肯白其事至 本朝始獲免謬川陸子聞之嘆曰昔明太祖方定金陵即褒忠節如元臣余闕死安慶詔贈官立祠致祭他日復謫危素守其祠以媿之其時人臣以忠義相激勸故一傳至遜國遂有殺身誅族而不悔者而黃公復抗節孤城以死至子孫僇辱不遑恤文皇摧挫忠義之氣巳極士大夫惴惴畏禍以全軀保妻子爲得計其後土木之變遂無一人徇國至闖賊犯京師死事者亦寥寥僅見不逮遜國遠甚若郡縣率多望風迎附如黃公者指不一二屈嗚呼豈無自而然與然則教坊一事實明一代之恥非特君一姓僇辱爲足悲也

余聞其言悚然遂記之

記募收骸骨事

京師寂照寺旁隙地百畝浙江柴道人建義塚收埋無主屍骨及暴露棺櫬遺骸月令僧奔走道路見則擔拾舁赴下至狗馬之屬亦勿遺每歲擇期焚瘞豎碑以記月日碑纍纍然山陰胡怠庵先生復念僧足恐有未遍廣其法有致人骨至者給錢若干致嬰兒骸至者給錢若干于是人皆踴躍爲之每月骸骨積不可勝計又念貲用浩繁力有不繼募好義者計日分董其事一時相率爲善者自公卿大夫而下至庶民若干人皆書于籍嗚呼古人塟則銘其骸示莫可混今以四方雜流異業之人錯然以處其生也莫不有欲爲之志竟溘焉以死死且不能掩其骼庶幾得兩公者差足慰于荒烟蔓草間然亦重可悲矣予謂是舉也有三善掩骼埋胔合古先王之教一也貧而無業者賴擔拾以自給二也怵惕惻隱人人所同有以倡之則感而思奮三也遂喜而記其事

記虎

搏虎者以巨絙爲網虎觸絙怒一躍過衆不敢逼執弓矢遙伺之虎跳擲越數絙來日復逐跳擲如故已而力漸疲憊以兵刺之虎斃夫絙之設距地高或至丈向虎俛首行終莫可制乃竟不能屈抑以脫禍也一虎踞山鄉人環而攻一人以爲可悟語也排衆前立向虎再拜曰盍速去將不利於若語未畢虎奮攫傷其半體死一虎臥湖灘斷行旅數月村民駕船逼漸近虎虎越吼渡湖將及舟舟子持篙力擊之折其尾沉水死嗚呼用其短而失其所恃雖虎之威猶敗哉

紀孫知縣事

孫振先字光裕泗州人國初署武進縣時署府事宗灝貪殘暴虐縉紳富民中以事立置死地籍其家不可勝數人心洶洶怨毒之聲盈耳灝恐時豫王率兵攻江陰暫駐武邑灝喜曰可以行吾志矣請曰常民亂形已萌不速屠立叛　王從其言將發兵振先急入辨謳叩頭流涕願以身保民灝怒捽左右毆之振先伏地無異詞倩守郡紳衿都督焉可宗適至皆言振先之言是協甫得免常民數千萬人遮道流涕振先解衣帶示人血淋漓肢體無完膚灝睇之無何斥之去

紀六烈婦事

徐安遠武進諸生明末挈家避亂洞庭湖男女二舟分處父叔美妻楊妾蕙香俱叔美遭賊兵被執安遠痛哭抱父同赴水死蕙香將前舟呼曰事急矣主母速自裁躍入湖死而賊遽登舟執楊欲辱不從拷掠無完膚賊露刃向楊引頸自斷其喉賊嘆曰貞烈婦也命懸其頭柳樹相率羅拜去

宗氏邑諸生須成孫妾年少有姿嫡死撫嫡子如已出成孫因弟禍及氏恐被辱即整衣笄欲小[illegible]而捕役蹤至氏紿曰吾有私蓄可簡畀爾役縱之急躍入井死時酷暑家人遠避旬日後出其屍面色如生時笄髮不亂

新塘鄉曹昌女嫁無錫朱承宇爲妻承宇病篤氏剜臂肉以療人無知者及承宇死其弟甫利秦衛聘金屢逼嫁不從甫奪其懷中兒擲地幾斃氏佯許之曰但須一見吾姊耳甫喜氏一日夜取兒女衣裳補綴浣濯畢攜詣姊家曰叔迫改嫁不得已聽之特不能纍纍然抱兒女去作新婦故以累吾

姊俟三日後取歸愼毋與吾叔姊意頗不悦而漫許之氏欲別顧見女若痛割不可忍姊曰三日耳何悲也氏歸拜夫墓號哭暮始入門而娶者已至遂自經死姊聞潛其子女往視目猶注視姊姊撫尸長慟許養其子女目乃瞑而左背有刀痕未愈凝血尚殷紅

槇林鎭農家女朱氏嫁李某生一女不數年李猝死伯欲嫁氏剪髮毀容自誓伯復強氏積薪自焚抱女坐其上火發鄰人驚救識乃寢踰數年氏女

十齡里人薛某計擄之勢迫氏與踰牽女出投之河越日撈其屍母子猶抱不解

馬跡山孟元卿年未三十死妻李氏捐軀狥者三皆救免一日白姑曰姑在婦不宜死然婦少一旦有凌犯死且不白姑愛婦俾早從郞君地下姑知志不可奪不得已聽之氏櫛沐整衣笄向姑再拜姑挽之氏絕袖急闔戶自經死氏自縊時日將晡姑倚戶外以耳附壁聞喳喳有聲嘖指出血浹汗不敢張目視時年二十七

紀吳孝女兆麟事

吳孝女名兆麟武進吳治復女明末治復挈女避居魏村聞治復嘆曰欲行不能欲死不得甚慮女之無依也女聞曰世變方殷女貞難保久決計自盡恐傷親心敢以弱息累父治復作臨流自弔詩女曰大人將赴波濤晨昏寂寞兒願奉巾櫛從治復北之賦別世詩有父子同歸萬里流之句吟罷投江女一躍隨之治復救甦而兆麟死治復弔之曰呵嗟兆麟汝伴父死父棄汝生重泉相見貫慨

我心聞者哀之而治復卒死

記武進三孝子事

夏序功父某與同里某不相能嘗追逐羣盗同里某乘間殺之序功尚幼辟踊哭泣不欲生旣長出入恒囊一錐日夜磨刮示不忘而佯與某善毋疑嘆曰天乎可以行吾志矣[illegible]其飲酒肆謗大醉扶掖行途間以錐刺殺之投其屍于河序功即投獄不食死李貞字維閣穉褓喪父母織絍教育之母病年餘貞醫禱罄衣資及卒鬻妻以備棺衾里中義士稍資之得贖妻而鬻妻者以孝感卒不犯

陳陞字省涵父望軒明隆萬間論戍者俱用富民押解有巨惡戍黠奸胥與望軒隙誣令繫之其時解役中途往往被戍者殺故人多斯脫望軒計無所出將自盡陞長跽云父年邁安能役遠昔緹縈女子猶上書贖父刑況陞男子敎然請代父行令不許哀請乃得代或語遠行無貲牽某某當可飲泐陞曰吾爲父死則死耳何忍累人遂行

記王台輔事

王台輔邳州人太學生嘗冠高冠博帶步履整齊不亂里中人笑之甲申國變以死誓徧告里中人曰吾生也與哉吾死矣里中人益笑之閱數月台輔固未死也里中人又大笑台輔聞之曰吾家有餘粟故國粟也不忍遺入吾食盡乃死一日向里中人曰粟盡矣可以死遂駕小車上載生平所讀書數百卷酒數升刀如環者一一奴子御之去邳五十里至象山謂御者曰止勿行遂登山之巔

里中人多從之猶竊笑不止而其友某則設酒醴生祭台輔台輔端坐受祭三奠爵三飲起謂里中人曰從此別矣聳身以刀斷喉死里中人向竊笑者皆戰慄舌撟不能下旋大哭聲震陵谷中死後二日有一僧至山撫其屍大笑曰死矣乎在此山耶數日後睢寧石屋寺忽有僧自外至仰天長嘆死佛殿中人爭視之則象山大笑王台輔死者也卒不識其爲何人

記仲立事

仲立字符公山東曲阜人爲仲夫子後裔爲人任俠好擊劍弄丸嗜騣馬日馳二百里與同里汪弘仁善弘仁家貧教授里中兒糊口不給立佐之以爲常弘仁有子雲生八歲出亡爲人奴立廉得之歸弘仁未幾復背父出旣長變姓名得官擁車騎過里門親故皆目攝之而不歸省其父立勃然怒曰是焉得爲人子乎又二年而弘仁死雲開亦不顧立益怒誓殺之然以母在不敢輕出門役母死

曰今可以行吾志矣遂往雲官所冠黃冠請見慁諷之不悟已爲雲通姓名且言其父死故雲曰某世居陽城非曲阜籍老父已迎養至署何言也有頃一老者出曰吾兒孝養備至老夫健飯未死也立審其音類吳語不盡解旁有一奴子叉手匿笑不止立益怒眼睜睜光射雲亟取袖中丸擊之中左目雲抱頭環柱走立扼其項至地數卒羣起逐立拔所佩劍殺一卒羣卒駭散立罵曰爾不父而父他人父吾取爾頭歸祭爾父以洩爾父恨于九泉也遂殺之囊其頭躍馬去追者莫能及之

記垢仙事

蘇州甫橋夜卧一乞者不知何許人或曰吳人胡姓然莫可考日則乞食閭閻夜則卧橋上裸形霜雪不改人以其類狗也戲呼狗仙所至不妄乞或向市肆索一錢是日肆輒獲奇羨他肆故招之不顧也手嘗弄圜府錢十餘枚肉好爛然若摩漫人以他錢易輒易之而故所弄錢自若人奇之狀豐腴縮項閉息語格格不吐時蓬頭鬅髻時以壯髮覆其背及尻時繫敝袴塵土積面上終日不沐人莫敢近故又呼垢仙嘗語人曰若以我爲垢乎世之人內汙而外示絜者于我何如又曰我誠乞者爾輩皇皇然雞鳴而過吾前者非乞乎夜忽有人截其髮持袴去越日死矣先是橋側有醫共嘗夜分穴隙瞰之垢仙地卧一瓢掛壁間瓢中酒滮滮丈許奔注口中醫大驚醫又言垢仙乞得藥臛曾與子共喉間嘗吞吐一物碧色如彈丸或又言垢仙死之日有見其躚躚出城莫知所在

學文堂文集

夫椒山人陳玉基廣明著

雜著

擬天體策問

問古帝欽若昊天授時正曆以熙庶績以釐百工悉由于此故璇璣象天而載七政之躔度玉衡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求端于天者爲甚詳也然非先測乎天體而欲定七政之度數次舍進退順逆雖容成撓首不能無差古言天者三家曰蓋天曰宣夜曰渾天迨後安天之論全祖宣夜而穹天則祖蓋天而小變之昕天則反蓋天而實同之皆與渾天刺謬但舜之璣衡渾天儀也而蓋天之儀製自黃帝周髀之術用于周公似難與鄒萌所傳宣夜之言槩爲斥黜豈聖人之觀天亦有不同歟渾天家言天形圓如彈丸地處其中天包其外周旋無端視天體旁轉日月旁旋之說大相徑庭術家理家俱以爲確而北史所載信都芳四術周髀宗序又云渾天覆觀蓋天仰觀仰覆雖殊大歸是一

其故何歟且言渾天者必先定極星出地三十六度爲北極所在入地三十六度爲南極所在北極稍偏于北南極稍偏于南知蓋天以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非矣乃考亭謂嵩山是地中非天中蔡氏書傳又謂嵩高當天地之中其異同不可得而參歟至于評蓋天者以如磨左行之說周圍平轉則非而日月右行則是不知蓋天所謂左旋右行仍作周圍平轉無可從者特渾天家之言七政或謂逆天右旋或謂隨天左旋者爲同爲異將何去而何從歟我

皇上法天行健則天垂象凡所以垂戒人君者知無不謹察灾祥所用西洋曆法日月東西及本動帶動之說與渾天舊說相符若十二重天則昔傳未載揆之于古亦有互相發明者歟爾多士謹讀律令自不敢私習天文其據理家言以對

擬星野策問

問帝王欽若昊天察灾祥于象緯必以分野驗之在天成象爲十二辰十二次在地成形爲十二國十二州由來相配也第周禮大司徒言分土而不言所應何次保章氏言星土辨九州之土而不言所辨何星二鄭釋經始謂各有繫屬後又詳分度數以應郡國而相配之理卒未有明言之者周得歲而王越得歲而不可伐熒惑守心而宋景禳實沉爲祟而晉侯疾歲淫玄枵裨竈知楚子之將死星見大辰梓愼知宋之將失左國之說鑿然無疑而考其方位則南北東西各不相合周宅中而何以應在南之鶉火齊衛東而何以應在北之玄枵娵訾魯東而何以應西之降婁吳越南而何以應北之星紀壽星東而鄭不東大梁西而趙不西觜無西而東北爲魏井鬼西南而西北爲秦此皆不可以理曉者後人求其說而不得羣議紛紜有謂受封之日歲星所在而國屬焉者若問以分封之有先後則其說窮有謂高辛之子主參閼伯之墟

壬辰以列國主祀之崇而屬焉者若問以吳越同
次燕陳共分則其說又窮此昔人之已辨者也至
有指天市垣列星所屬之分而言者昔人未之辨
焉今荀以其說爲然則右樞之鄭不宜隔周秦而
與韓同分左樞之徐不宜先吳越齊衛而次宋並
列有謂山河兩限視天漢之升降而不係列國並
謂北極天首而體與背反負山海而致差者昔人
亦未之辨焉果若所云又不宜復以四方之宿并
中宮軒轅分主五行之位分直五帝之墟而截然

齊整是則分星分野驗其占則無可疑求其理則
終無可信歟天之精氣結于中而爲地地之精氣
發于天而爲星辰斷無絕不相關之理邇者上天
警戒彗星所歷自翼軫至奎凡十三宿
皇上特諭臣工共爲修省若欲因象緯以察災祥
合分野無自二三子折衷羣說以備天官之采焉

記錢塘于生三世事

錢塘于生某忠肅公裔孫也篤行不妄言雖盛暑
不解衣帶毎沐浴必深自蔽匿人怪之一日浴邸
慶寺僧寮同學蔡生者排戶逼視見其兩腋間肌
寸許左豕右蛇豕鬣而黝蛇鱗鱗然生泣下已乃
曰此予三生業也于今猶不忘予初爲豕甚憎其
生既就死極梃刃湯火神識終不去已爲蟒蛇在
巖穴下自顧獰惡時掩藏而日苦饑百蟲啐腥附
于甲立啖盡已念業益重閒月食一大禽又念殺

生無已時誓日飲水又念毒涎入水殺魚蚌愧飲
人殺人慨然曰生而害生爲不死遂引首于山縣
烈日中以死見冥官曰汝有人性重生命舍生當
抜汝爲人言訖生又泣曰予未嘗以告妻子今亦
無用自匿矣蔡聞言悚然因語于李九來肇之書
陳子曰輪廻果報爲浮屠家說予不樂道閱太平
廣記諸書載此類甚多亦不之信今九來親得之
其友可無疑嗟乎物類以不嗜殺而得爲人人嗜
殺將不得復爲人亦理有必然者金壇某巨公死

距百里許農家適産牛見腹下殊毛若書某公姓名衆駭語聞其子鷙歸閉之别室以終其年予聞之巨公姻黨亦無足疑夫天下之爲亂臣賊子者多矣豈能盡執其人而刀鋸鼎烹之故往往有逃于法者苟非有冥報使計窮力竭賄賂無所施于請無所用人亦何憚而不爲亂臣賊子故冥報者所以濟國法之窮也吾友樵冰叔作地獄論其說實有裨于世道人心嘗書此文質之

紀唐縣孝子謝萬程事

謝孝子萬程南陽唐縣人妻李産于楚父儀爲邑庠生家故貧萬程夫婦耕織供滫瀡稱孝儀死不能殮夫婦號泣擗踊磬衣皿買棺殮之力不能葬萬程時時目其妻泣若有言格格不吐已而語未半又大哭李曰妾知之矣請鬻妾身以營葬于是相抱持又哭而子俊娃生五閱月方牽母衣啼索乳哺夫婦相顧則又大哭失聲隣材董官店王全者有子生七歲被冦掠棄鄉道路某翁嫗撫養爲子由是全遂無子萬程遂以李鬻爲妾得二十四金以葬李既歸全泣告曰妾生秀才家知禮義夫以葬翁故鬻妾願全妾節全憐之而全子向被掠者適歸　朝廷重逃人律全兄疑之恐其累已懇于南陽郡丞張三異張廉其實令李仍歸萬程給全金如數全不受且佽助之去吾友莱堙菴悉其事于南陽估客欲爲謝孝子立傳語予予喜而紀之

記楊行甫高仁禎施粥事

甲辰秋江浙罷兵還旗舟過吾邑用民夫三萬有奇當兵未過前數日郭外上下百里村落皆墐戶絕烟火民夫挽繂饑渴瀕死無告獷卒復以杖抶其後皿肉淋漓道途凄風雨驟至哀號聲相聞死病常什二三橫山民楊行甫惻之倡設粥于中道而高仁禎以荷擔之徒敝衣不掩脛罄瓶粟三斗五升盡佐釜鬵又脫鉏破柄以給薪謂妻孥曰來日食姑再計也予聞之歎曰異哉仁禎之斗粟固相倚爲命者也乃視妻孥不之恤皇皇焉惟他人是謀豈所謂從井救人者乎雖然怵惕惻隱之心毎發于俄頃之際仁禎以爲吾雖無來日食猶得以荷擔之身優游而討之彼枵腹者更驅之百十里其氣必竭而獷卒又從而迫之必至糜爛以死稍遲回顧慮則不能有濟于人嗟乎孰謂愚民一念遂與仁人君子用心無異哉吾見富家大族千倉萬箱者未聞出升斗粟以急人急遂使好義之名鄉里兩細民居之是亦細民之幸也夫

記犬

吾郡南郭溥惠菴僧復明嘗言順治辛卯冬有吳興客舟過偶遺一犬犬晝夜守故處聠聠引頸望饑則水飲未嘗搖尾乞憐于人僧怪之投之食而里中人亦爭投之初有腹瀕育一人鄰氏則再宿一往視竟棄不復顧守故處如初歷一年又五閱月而客舟再過遂踊躍登舟去予聞之曰異哉事一主而無二心歷十有七月而守不變棄所生而不之顧可謂忠矣孟子語告子以人性犬性爲別今犬能如是與人性將毋同吁人毋反遜弗若也

學文堂詩集序

全州謝艮琦石雁撰

論詩者必首三百篇其次唐杜少陵既已人人知之人人規摹擬似之矣余獨以爲才難既有其才矣風雅頌之異其體賦比興之殊其義感慨乎古登臨行役紀述燕勞贈答之各有其情思皆能得其自然之音聲節族秩整不紛亂尤難陳椒峯先生聞吾言而樂之相與往復論說椒峯之言曰信哉詩之難也不博稽古今之圖史載籍不能詩不

周知天地山川陰陽律度日月星辰人物事爲之蕃變不能詩不經行關塞江河舟車裘葛曠覽烟雲草木魚鳥不能詩不閱歷浮沉顯晦榮華知遇流離憔悴不能詩是說也余尤樂稱之椒峯之說以學吾之說以識非學無識非識無學椒峯與吾議論交相發也椒峯少年天才飈發家世貴顯多藏書亂離之後舊時卷帙散失獨其家完好如故椒峯因得盡發其所藏反覆究讀凡事之見於紀載者雖奇辭奥旨靡不通達故其爲詩一出而爲蒼莽浩蕩之音其後流連吳越齊魯泰山黄河燕磯金焦驚濤駭浪北遊長安宮闕車馬臺觀氣象肅穆胸懷開朗鬚眉軒豁呈露則其爲詩又出而爲沉雄春雅之音最後兩射策南宮不第道途羈旅飢渴宵行見月風霜氷雪少時所讀國風大小雅懷人寄遠憂時憫俗之篇以及少陵睠懷宗國每飯不忘君父之意感動觸發於詩則其爲詩又直寫胸臆往往累數百言其音一歸於沉鬱頓挫疏密曲折盡致庶幾古人溫柔敦厚之旨余嘗與

王貽上董文友論椒峯之詩以爲椒峯年未三十其才氣雄放固宜不應意思安雅沉練遽至此及觀椒峯論詩然後知椒峯之致此皆以漸而其學其識亦由此而深也椒峯又爲余言子所謂自然音響節族此語似不易到余謂椒峯先生殆已能之特不自知耳古人教人以繩墨法度豈有踪跡可尋求乎先生歸而讀三百篇之詩與少陵之詩又自讀所爲詩可八九得也余無以敘椒峯即以余之論詩與椒峯之論詩者敘之如此

學文堂詩集序

黃州杜　濬于皇撰

嘗以畫喻詩矣今夫畫之所以絢爛者惟其丘壑層叠氣迴生動烟雲靈活耳誠能如是苐以水墨爲之斯爲絢爛之極矣苟其反是雖煌煌金碧徒見其枯槁不韻使觀者欲嘔豈得謂之絢爛哉乃今之爲詩者多以金碧爲絢爛而置水墨於不講其至按之全無畫理而徒恃其金碧噫亦已過矣今冬偶過毘陵幾可謂失足而獨喜與椒峯陳先

生言詩余持論如此椒峯以爲有當於心因得讀椒峯近詩則又有當於余心何則盎如椒峯之絢爛方之畫家固講求水墨而不徒以金碧一派當之者也雖然金碧何足患吾見古之大家高手嘗偶爲金碧即金碧亦足以傳今之爲水墨者非忘人亦復庸庸不足數然則所以絢爛之故將弁苐在於水墨况金碧乎椒峯淡知之故其所爲詩原本古學而又未嘗不獨暢其才情其尤可貴者篇中往往見骨鯁之談與假儻之畫譬之畫中平遠忽見奇峰突兀畫中葱蒨忽見蒼松古檜拔地揷天如是以爲絢爛所謂魏玄成之嫵媚世之爲金碧者可不廢然而返哉余故倚舷而題其端並以歎今之爲詩者也

學文堂詩集序

同里黃　永艾庵譔

客歲浪悉長安今夏還里鞭弭甫脫卽就話椒峯齋椒峯方刻其學文堂集凡數十卷曰爲余序之余以詩道之於今日正盛衰倚伏之際也明神熹之間士子黍歲受書風雨咿唔崙事帖誦期以取科第爲鄉里交游光寵足矣間有學爲詩歌古文詞者父兄誼友或誚讓之今則少年㩗筆斐然自喜頗不甘僅爲制舉之文人人爭欲爲詩大約剽竊模擬者多而游發性靈者少故今日之所以盛今日之所以衰也猶憶庚寅辛卯間余與文友許士公阮卓人介眉椒峯諸子肇舉社事以古學相勉旁及詩歌椒峯年未弱冠英氣咄咄逼人每一篇出同人皆斂手避之今文友許士中年殂謝諸子或出或處類皆意氣頹敗而余尤白髮種種若將支離而椒峯所就遂如此噫何可畏也昔南宋劉穆之內總朝政外治軍旅內外諮稟求辭百端目覽手書耳聽口答悉皆贍舉裁有閒暇手自寫

書校定墳籍椒峯少有大志其於天文地誌兵刑禮樂河渠賦役諸大事莫不講求爛熟言之娓娓而賓客輻輳應酬旁午以至彈琴投壺嬉戲之樂靡所不爲而發揮性情跌宕風雅曾不踰時裒然成集竊比于穆之庶幾近是椒峯大父中丞公當寇賊擾攘之時保障全楚楚人始得保其父母妻子至今尸祝不衰尊人郎公先生余嘗共事西曹見其忠厚惻怛每於人之死地而求其生諺云根之深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奕椒峯以不世出之才而濟以世德之厚年少登朝出其生平所講求者起而措諸事業成大名顯當世固不在乎區區文章之間然而文章之于天下實非細故當今
聖天子治定功成必須一代大手筆作爲詩歌黼黻廊廟將以鏗鏘金石之音挽世之靡靡者而振起之則椒峯其人乎時康熙壬子八月朔三日書于溪邊小閣

學文堂詩集序

同里巢震林秉山譔

劉勰有言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披文戴質非獨才思使然也即功業之廣狹福命之豐嗇皆應之是以郊島坎坷而許燕榮遇揆其心聲枯菀别焉吾毘陵諸君子騷壇互建久噪鷄林椒峯復以龍跳虎臥之才雄視同輩其大父大中丞鹿苹先生暨尊人比部部公皆以古學名椒峯淵源家教窮探典籍每當論文對酒與諸君子鬮題拈韻更唱迭和共較其毫釐分寸刻燭扣鉢累紙連篇莫不蹴錢劉歷元白而直躋少陵以上葢所爲宏筆之儒國之風雨矣余與椒峯居隔一垣稔椒峯之爲人不獨詩文足以不朽且克敦孝道爲不可及比部公罹難時椒峯纔八九歲即號呼于當事之庭辛得脫母夫人嘗患疾椒峯每夜焚香告天願以身代時時泣不出聲余從隔垣窺之嘆服不置已亥春江南有海寇之變時令弟致仲病危急椒峯𠀤同當事登城畫策戰守夜即至令弟榻左右共

寢手調湯藥達旦不寐母夫人方避居郊外椒峯每日必走報曰今日弟病差愈矣葢不欲使母懷懸懸也椒峯孝友根于天性大率如此詩三百篇皆忠臣孝子所爲作椒峯當之信無忝哉椒峯向刻有映山堂詩集宛陵遊草公車草今合訂若干卷名學文堂集序記書傳碑銘論議說解之屬莫不畢載畢備序之者已多余托親串尤不能已于一言且以爲讀椒峯詩者宜知椒峯之爲人當論以余爲知言是爲序

學文堂詩集序

兄維嵩其年撰

每覽南史瑯琊王氏自過江以來人人有集至七十餘家徘徊咀賞絕歎爲江表門風之盛無踰此者嘉隆以來妄制歌絕世族溺榮華之途小儒皷章句之學家有俊民粗具音辭歌謠詞賦略能上口哦雅有措作哀錄一集視懿見之輒見嗤疾走以爲此敗類之夫而不祥之器未嘗不擬爲胡粉㓰而搔頭弄姿輕華猥薄之流也私計來者此事

便已邇來士子陶冶性靈闡味風旨吳越一區材智輩出有不讀華林七畧諸書者則宗黨羞之有不能爲東晉清談暨南朝艷曲者淸狂不惠之子則父母聞而訕之蓋文采風流宦家未有匹婦之致亞於詖夫以今視昔庶幾黃初天監之初年乎今年余以棘人沈頓讀書家弟椒峰東闈文友董子亦以讀禮服時時過從與吾兩人言詩無何椒峰學文堂初集先成樂府選體歌行以至五七言近體絕句共若干卷余覽其全集大約崔俊沈俳以上人規模曹謝掩映江鮑綜覆哲匠自命作者余宗獲此固向者過江諸王所不及也椒峰家世華要意氣高壯蓋崇禎時叔祖大中丞公開府荊楚上流異軍蒼頭斬馘白馬黑山以萬萬計既已給鼓吹歸本州而叔郎公又以通明英博之略爲典朝豹尾近臣椒峰郎籍貴游珥貂蟬亦宜作景宗競病之詞擅徐陵襍曲之體况又夙工揚榷之對天性離明貫洽百代者乎余與文友神思危戚魂魄哀激謳吟趣艷秋冬氣多放廢之人又不自

知日暮矣以覩學文堂一集獨步東南相去奚啻莛楹哉是爲序

學文堂詩集

夫椒山人陳玉基賡明著

古樂府

戰城南

戰城南逐郭北沙黃月白馬不得食作書附故鄉故鄉之人胡可得北風妃呼豨野鵠烏畢逝男兒但當結交樓煩日逐長安能老作平陽奴野死不葬亦足以豪仰頭語烏鳶回頭唱董逃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江南何用問遺之鏤金鴛鴦簪用翠羽天紹之鴛鴦七十二一半飛上天一半飛上儂釵頭唶我兄嫂妬此釵爲君三年藏在懷東一有所思西一有所思黃口小兒不相知膈膈膢膢摧燒之投灰大江中美人之子唐悲翁

上之回

上之回幸泰中歷蕭關狩河東郡國上計以數十萬車莎挍尉口授論語甘泉宮白麟奇木產五柞外舍期門孤兒焉敢鼓鼖大佳哉浩無外皇帝陛

下三千歲歸宴柏梁臺枇杷橘柚桃李梅將作大匠汝治之收中吾

將進酒

將進酒詩審搦彈翁攤縱悉索趙代倡問復作元封二年登泰山貳師將軍海上還謁者大夫相繼分治徹侯公主邸第上林玉樹種以萬萬計秺侯之子夫人弟生年十五差不細出入椒房奉車騎陛下萬年

芳樹

芳樹之生不知一何歲年乃在虎圈熊館之西偏竹宮太乙甘泉五利綵衣求仙妬人乃在深宮中唶我芳樹徒爾爲不如拉雜摧其枝宮內難與久居

石流

石流清以瀏下有江草被以藕上有高臺爲君壽遠道之人胡不歸湯湯東流西日徵寶雉之來陳倉或在澨與溺得雄者王得雌者霸與君相知歌豫暇雉子飛集茄下

東門行

出東門歌吾吾旣出門難走趨更遇梁家奴令我剌促不得驅 一解 還入門中心悲顧視頭上多瘡疥桁上無單衣令我涕泗不敢自命輕薄兒 二解 輕薄兒亦何爲游戲未央殿後之朶恩期門佽飛紛相馳一一遊以嬉 三解 我獨貧窶無與伍上有青天下有黃土雞鳴狗吠多北風何如短老公驂駕往來遊雲中 四解

西門行

西門行行告誰男兒但作人吹簫蹴鞠愼勿爲 一解 男兒但作人吹簫蹴鞠胡不爲朝謁大長公主殺人闕下薄莽不可治 二解 君拍張我箜篌女弟爲修成君故兒爲宮平侯 三解 仙人好樓居健兒好橫行今年大作樂明年學長生 四解 不見昔日淮南王金牀玉几作事誤不見昔日淮南王金牀玉几作事誤 五解 鵠子五鵠子六夜飛橫門城上宿白布纚旄出桓東少年作計何反覆 六解

妾薄命

東都美女齊姜十五窈窕名倡何以居之象房飾用秦珠明瑠酒如宜城沙糖揄袂爲君徬徨見者橫陳奈何醉著帩頭自歌當軒綷綵阿那紅羅紫羅白羅玉顏不語微酡起看城頭絳河誰何輕薄兒郎彈箏傅粉蕭香雜坐但言樂方置酒張燈未央更衣滅燭夜長賤妾獨自沈吟蘼蕪燒罷深深三年遠戍蘗𦬊極目終無信音釵頭九子同心爲偶空牀至今

艷歌何嘗行

當來日大難置酒出上蘭大兒善輕俠小弟作官 一解 尚言王子晉亦復可憐紅顏學吹簫倏忽昇青天 二解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楡南斗工吹笙北斗工吹竽 三解 酒半左右視天上羣仙皆小兒入世大歡樂安能鬱鬱居此爲 四解 汝南王馮子都肥牛大肉出中廚後房者繡綃一一紅襦褕今年作官人賓客府中趨四座歌薤露漿酒進百壺 汝南以下爲趨

婕妤怨

長信皆前月流妾滿漢宮暈輕疑靡粉弦亙似銀

弓苔錢鋪翠輦花歸冷香筒聞說昭陽殿君王着
綠熊

輕薄篇

洛陽三月節春人盡可憐夾車金蹀躞馳道錦連
錢九劇離宮外三條小市邊粉侯原嬿婉香掾復
㛹娟君王能射雉公主愛游仙别有芳菲處妖鬟
一倍妍倡家栽百合狹斜種旱蓮粧宜石黛飾履
用紫羅纓庖人歆綠幘舞女住藍田長姑樊博士
小弟李延年朝朝復暮暮安坐但調絃

行路難

握手復悲歌生年二十當奈何人生如樹花之開
謝又如白日之經過庾徐潘陸不稱意金張趙馬
何其多鉅鹿公主靑牛車秺陽小侯紅兒輦我今
不樂見此物脫身直上城南坡歌夜黃舞來羅生
年二十當奈何
誰何明鏡名盤龍乃是洛陽良工之所造帶繡七
十二雙之鴛鴦鏁以金筒薰鵲腦置向瑣牕前蛾
眉對君掃絕代紅顏亦可憐他人不羨自云好君
不見女兒作人良復難象牀繡被終朝畢東鄰小
姑身早貴西家健婿已得官寄語女兒勿太息我
作男兒亦何益堥後須鼓箏須拍綠蟻爲君浮一
石區區復區區細事愼莫塡胸臆
君不見周家太子名子晉紅顏十五還昇天又不
見陳家太子名叔寶珠襦玉匣不得眠古今咄咄
多怪事官家哀樂何其異同是風流綺麗人總居
花月妍華地腐儒齷齪願復張但能齷齪論興亡
緱嶺吹簫亦兒戲粧樓玉樹本尋常

食梅刺黃蘗其中酸苦心自知男兒一失路安能
長傍他人爲生平五絲筆只解歌行路歌辭掩抑
妙入神歌向君前君反怒拉雜此筆燒此歌我今
不歌君奈何君言一生爾被悲歌悞歌且住明年
便作官人去
布衣落拓善詞賦家在金陵縣前住金陵縣前多
貴游香車寶馬工細步我昨出東門道上與之遇
平頭奴子白玉箱掉却金鞭不回顧傍問車中人
知是舊時貧賤交故人憔悴君所鄙安能望君珊

瑚九子之珠旓憶昔寒閨結納時故人爲漆君爲膠我但吹簫自得食不樂何君囁嚅澳涊之顏色君不見范雲與江祏歡好通心腸一朝貴賤異分手莫徬徨還君懷中金剪刀我今塗泥君鳳凰作書寄鄉里我今客游非得已人生遭遇不自知豈料別離今至此七月八月天風寒城頭北斗何闌干可憐戍兒不得睡夜寒吹角何時殘拭君階上玫瑰七寶却月梳還君腕下芙蓉蓮子細腰杵擣君袖中流蘇八撮征人衣縫君手中迴紋錦襟

東吳紵蕭關道一望茫茫惟白草三尺鮮卑刀令我紅顏爲君老

旦日大作樂樗蒱中尉宅坐下西曲之名倡坐上南朝之狎客絳蠟如山徹夜燃二十四枝金穗麥誰歟擊鼓半綠衣傍有鈿箏夜深擘五更窈窈梨花掖行遍綵錢曉無迹銅丸輕落繡瓦中三尺屏風遮不得酒酣自作輕薄篇金鵞細管吹向天忽逢老翁提袂至責我作事何輕猥拍手語老翁我今倒行逆施殊可憐衛玠一生原善疾謝莊家世本無年

昔我華盛時大官爲治第一門丹轂十七人道上寒流但熟視小婦新成倭墮妝長兄工作拍張戲半醉低吟昔昔鹽同車休沐是江淹相逢私過君平肆攜手還披季主簾君平季主皆能卜言我一生擁紈穀十五出入白玉廬二十承恩黃金軸誰知倏忽逢滄桑眼前宮闕多感傷乃信世間卜筮祗末技誰能識我薰香繡虎之行藏

仙人王子喬遺我一丸藥白玉爲刀圭丹霞爲案

簾令我服之大笑樂下騎赤鯉上黃鶴矯首語神仙天上亦可憐姮娥人空擣寄生草織手何須姹女錢秦皇漢家復誰在少君欒大死道邊若云天上埋愁處奚事吹簫女下天

奪君手中白團扇寫作長歌短歌偏歌題名曰行路難昔日王筠鮑照之所撰書君紈扇君不知但用金檳榔中行障而道逢秦韓娥見此歌憐我音節斷續何其多歌之曼聲一日夜美人羅袖淚雙下美人但問作歌人此人淪落殊苦辛勅令此歌

謡入石城樂石城童謠差不惡

鬬鷄篇

良辰騁弦服名都摸樂方魯國鬬彩距臨淄出廣埸輕揭青絲籠嬌提白玉箱芥粉染綃翹金爪矯錦裳一博百萬錢帩頭爲低昂少年盛意氣凌厲浩無方誰何躭此技城東瑯琊王偪坐羅銀箏出入攜金牀歸來宴狹斜十五明珠璫丈人且安坐華燈正未央

白馬篇

白馬錦絡頭翩翩出長楸嬌嘶落朱汗翠鞲籠紫騮云何馬上郎盈盈傅陵侯寶刀若霜雪蹀躞橫邊州出身犯罕城入直井幹樓縣官賜褭蹄中婦彈箜篌列宅銅街左揚鞭過道周生年十五六長嘯凌千秋道逢秦羅敷借問識此不易知復易識盈盈傅陵侯

名都篇

京洛多妖女名都多少年少年負甲第直上青雲天結交羽林郎横行大道邊十五度疏勒二十銘

燕然歷間楊葉彈鞍上錦連錢功成棄官爵長揖求神仙左把羨門袂右拍安期肩回顧同時人一一皆可憐東園出祕器便房啓重泉珠玉爲衣褥笙歌向墓田榮名誠可貴高蹈良足傳

美女篇

美女家邯鄲被服羅與紈耳後大秦珠髻上翠瑱玕室中何所有珊瑚間木難織以紅璧璫約以黃金環灼灼芙蓉花盛年誰不歡佳人秉禮義隱約自盤桓東家白馬郎姣好作建官棋氏結殷勤貽我青綾端合情返空房雲和一再彈人生重儔匹華貴寧所安

紫騮馬歌辭

男兒欲作人千金買轡頭女兒欲作人百金買箜篌

梁朝第三妹新嫁瑯琊王從奴百餘騎盡作江陵裝

五雜組

五雜組工文章往復還歸故鄉不得已心徬徨

讀曲歌

八月九月時儂心大作惡儂自有所思人言殊戲謔

昨宵厭明月玲瓏今夜開與歡展慇懃小罵春風來

八寶裝腰帶珊瑚絡脅鞴爲歡新約束好去鞠場頭

欲言未及言窗下弄兔筆歡心不解人那識六與七

種蓮橫塘中種菱橫塘側采蓮復采菱側側復力力

頻與不暇應去撫床上琴枯桐絚鵾絲何當托兩心

誰道儂善妒實情不敢辭何能斷慇懃出入使心危

日落意復明歡心不可測從歡子夜去儂已辨顏色

子夜四時歌

春歌

百花含春思臨風故欹斜儂無如花貌休將儂比花

夏歌

儂咏白頭吟歡歌紈扇詩夏蟲語寒冰相憐能幾時

秋歌

秋日閒空閨因歡遙相望驚心看屋瓦無日得成霜

冬歌

銅爐熾獸炭氈幔垂房櫳儂有禦寒衣辛苦爲歡縫

子夜歌

晝困枕床琴歡來促儂起歡促儂底爲明月入窗裏

儂心歡自知故意向歡問腸中轉車輪問歡歡不應

儂自有所思儂實無所思儂幸無所思思歡歡不

知

歡聞歌

明月照江浦清風搖池蓮感此風月情徹夜不得
眠

歡聞變歌

人傳歡負心歡心未嘗負負心亦任歡儂心自如
故

懊儂歌

相思不見歡負儂非一事囑歡休寄書儂今不識

字

孟珠

衫輕如有見釵溜似聞聲羞郎還障扇顛倒爲郎
情

江皐曲

連山塞道路漲海斷橋梁舟破車軸折歡儂時時
雙

企喻歌

出門不反顧志在立軍功要領棄沙場馬革何須

封

瑯琊王歌辭

中宵把官燭拔劍東西揮男兒不得意白首欲何
爲

曉騎怜馬出暮騎怜馬歸手提五尺刀試問騎馬
誰

折楊柳歌

君子且安坐聽儂歌柳枝春風著處處柳枝終自
持

陽春二三月楊柳正作花故故漫天飛何由到儂
家

幽州馬客吟歌辭

飛雪沒馬骭邊地甯苦寒健兒貧無錢賣馬先賣
鞍

猛虎辭

猛虎氣怒張伺肉在倉卒牙爪恣憑陵其氣亦易
竭

阿子歌

鳧鷖宿溪西鷩飛過溪東婦人不出戶鳧鷖笑殺儂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獨自守空幃寒月仍相照行人去不歸

自君之出矣思君情實深風塵改容色不改去時心

自君之出矣與君不相違隨君若形影夜夜夢䰟飛

陌上桑

采采陌上桑懿筐不能盈蠶饑待桑食怕聽倉庚鳴

關山月

月照不隱物不照遊子心關山在何許流光不及尋

黃竹子歌

持斧斲黃竹莫傷黃竹根竹斷還可續根傷難自存

黃鵠曲

黃鵠參天飛矯翼隨流颸羣侶不可恃摩霄宜及時

來羅曲

花好有時謝白日有時過少壯奈老何聽我歌來羅

那呵灘曲

下水舟行疾上水舟行遲上水與下水那是到頭時

雙行纏曲

吳綾白于雪足趺嬌可憐儂亦自言好努力春風前

白附鳩

送歡下揚州含悲撫江蘺不知路近遠借問弄潮兒

襄陽樂

人傳襄陽樂襄陽在天上儂願住人間邀歡兀相向

陽翟新聲

明鏡燭魑魅寶劒辨雄雌男兒無志氣白首不相知

蹋銅蹄歌

誰家白皙郎手控紫絲韁馬後掛偏提日日走踶場

隴頭歌辭

有虎不采有龍不漁隴頭流水不可以居

前溪歌

問儂住何許儂家住前溪溪邊楊白花飄東還復西西去行不歸

高陽樂人歌

盤盤雲間月夸我雙燭光茫茫蕩子心推我九曲腸

捉搦歌

溪邊女子住何許舌卷入喉不敢語去年阿婆許嫁女而今女子漸成軀

大子夜歌

昨宵歌舞罷儂心猶未欲歡復與儂何儂正理琵琶

子夜警歌

螳螂怒當車壯士亦先軾歡意有所爲儂心無不力

子夜變歌

人言歡負心歡心儂自明不是旁人語那得見儂情

莫愁樂

不識君子心但看飛花似苔草不離咫飛花去何巳

估客樂

泊舸大江側柂底相邀呼丈夫志四方安得守區區

三洲歌

錦幬懸玉鉤玓瓅明珠光角枕繡鴛鴦試看時時雙

夫椒山人陳玉瑾賡明著

五言古

贈別

結交在千秋羞言徒意氣以玆佇幽貞念我空勞勤昔我居故鄉遺我雙錦鯉錦鯉藏尺書有懷誰能已一見令人悲再見令人喜三見更無言寸心何所似我去不復見前期渺難計雲中江樹微歸帆翳天際

送友渡江之揚州三首

長江日夜流攜手逝安適離別在須臾徘徊岐路側四顧涕悲風陰雲互交結君其慎風波所願崇明德歸轍會有時矯首冀良覿

良覿安可期遊子去何之江樹渺難見江流無已時揮手復延佇悵悵令心悲男兒戀故鄉母爲遠別離酌爾盈樽酒願爾長相思

相思詎能已請爲遊子曲賴以喻中懷淸商何繇覆思情無定端別路自成速涕泣不能言願作雙鴻鵠俱因晨風飛翱翔越南服

夜飲開封錢刺史署中

主人敬愛客歡樂方未央永日恣行遊繼此良夜長圓景澹淸暉列宿垂金塘好鳥匝樹鳴珍木迥蒼蒼側徑既幽鬱百卉專芬芳新池種菡萏別館夾修楊嘉賓共欣賞遷坐復翱翔圓方充嘉肴旨酒行羽觴管絃動哀響度曲悲且凉故園動離思豈不傷中腸但以春眷情顧此陳樂方伸紙弄柔翰良會不可忘

詠懷

灌夫負氣士目中無武安蟻視程不識直欲溺其冠傷哉魏其侯千載爲銜寃推案起蜘躕空堂生暮寒

南山有松柏蔦蘿附其巔松柏何亭亭蔦蘿自翩翩上夌千仞峯下俯百尺淵托體雖不同相依亦已堅願言弗遺棄一一全其天

椎牛享壯士脫粟飲上賓禮樂有隆殺所貴情性眞乾餱本細事或以戕其身

網罟滿陂澤江海多遊鱗羅尉還叢薄林谷多翔
禽法密有失出中具天地心請君破網羅勿令魚
鳥驚

誰將萬斛舟虛置大海頭梔檣上干雲差栽排空
流長年若有待束手慎所投泛泛天地間飄搖經
千秋工用誠不易置此豈良謀

飛鶺金僕姑銀鞄白玉弓此物誤家國萬里生悲
風白楊丞黃兎昔日椒華宮脫身游淮陰回首悲
烟烽瑣瑣安足論憤激羅心胸勿學魯仲連飛書

自稱雄且把珊瑚釣長揖浮丘公

酬梟正君秋日見懷

朱華忽以謝秋思轉遼廓我友凌霄姿相顧忽不
樂長嘯自飛揚短歌寧落拓豈無輕薄兒新聲動
京洛丞馬上銅街明珠彈黃雀千金買髻頭半醉
金丸落何如我古歡家居重然諾惻愴稱呂言慇
懃芳杜約令言永不忘我道惟龍蠖

遠歸

晝短心目縈頹然獨隱几憂思結中腸暫坐還復
起歸來意倉皇煩紆亦足鄙何如農家流努力事
疆埋溫飽同朝昏塵胠牧羊豕行當負耰鋤鹿門
有遺侶

京口道中

昨夜宿丹陽今旦入潤州眇默道路長靡靡我心
愁曾輝薄廻谿飛雲脊方舟鶺鴒遠相叫鷗鷺爭
分投人家繞原隰黍稷盈田疇雲端衆山見林表
孤州浮男兒志四方無為悲遠遊况有盈罇酌可
以銷人憂

閏三月三日登北固山望大江作

年芳麗立巳茲日善遊遨駕言尋遠山親串荷嘉
招出自西北隅威紆道路遙幽林茂纖葛大田敷
時苗阡陌蔭槐欒平楚正翹翹寒潭起陰雲秀嶺
廻凉飈桃李匝樹枝松柏挺孤標桃李自隕落松
柏歲不彫啓戶面大江浩蕩喧寒濤圓波動游鱗
巢鳥翦江潮迢迢萬里帆茫茫隨風飄延佇望故
鄉歸與掩蓬蒿願採三山芝長嘯從松喬

遊夾山竹林寺

平生挺逸趣未懷在丘壑茲遊賞心愜俯仰增遙
索萋萋春草繁蕊蕊春華落結架山之巔登頓欣
有託修霤擢飛泉浮雲冒林薄毵草盈堦除金庭
喧鳥雀側徑既窈窕諸峯自交錯耳目靜無擾文
翰時間作似此足忘機一悟存玄漠

題江陰雎陽廟

突兀雎陽廟乃在江陰城幽光碎金碧肅肅來羣
英唐家再造力江淮公所平公看古道間白骨紛
縱横安得古董狐一一存其名

題延陵季子祠

入廟竦瞻仰屏容復徬徨幸生君子里來此酌椒
漿青苔閟鼎迹白日淪空梁高風動遐溯豈云同
子臧所以爭戰餘廟貌猶輝煌

不寐

軋軋機杼聲月落天未曙饑隼思摩天廻旋復匝
樹況有寒飇侵當我羈愁處

癸卯公車舟中拜別　家大人

十月鴻雁飛長跪辭我父父云行路難出入謹趾
步又云慎交游新知莫如故故猶不可知兒惟守
吾素有叔同遠行早晚藉相顧叮嚀再致辭饑寒
倘無誤言罷重歔欷聽之淚如雨離別須臾時悲
風鳴日暮顧瞻戀膝下氣結不能訴敬佩金石箴
昜此馳驅路

別湯谷賓

良夜賞清樽故人催未發斜漢耿朱方圓暉凝綺
席平湖淨無波遠岫紛如積離聲玉瑟傷別涕華
鐙惜倘爾長相思何愁越阡陌

與趙秋水

昔我遊大梁遇子矜交結今我入丹陽與子敘疇
昔大梁秋鴈鳴丹陽春草歇客路非所悲所悲久
離別

登萬歲樓同鄒程邨賦

結搆何岧嶢茲樓美無度山勢迴廻翔江流遠奔
迸曠望澹秋暉深情移日暮芳樹瞬參差好鳥鳴
無數已歌行邁詩復作登高賦非子雲霄姿孰愜
滄州趣酌酒思王恭千秋等朝露所以達觀人勿

使浮名誤

渡黃河

既渡淮陰隅淸秋未云緬復尋河水源客思欣彌
展長波亘千廻折溜驚萬轉近矚呂梁流遐溯崑
崙演遠岫矗𨿽蒙夾渚森柟梗猿啼深樹林鷗戲
平沙衍遊䲛美無度秋菊芳堪搴仰趣咸巳佳觸
賞尤稱善用藉京華遊嬿并濟川選倘遇澄淸時
豈止流英騃

登固眞山 嘉祥郭外

驅車城東隅散步城南輿兹山挺逸趣税駕諧所
好凌崖旣竦瞻尋壑更驚眺崩壁藤蔓交深樹猿
猱叫白雁時飛飜頳霞晩餘照松盤洞口雲鳥鬪
花間道村烟散荒林雲藹聳層嶠卽事信嘉美旁
矚彌姷妙九點列參差諸峯環窈窕日暮移深情
良遊暢夙抱撫琴動淸音揚管怨淵調圓轆澌以
臨淸樽斕熳倒無爲望故鄕徒瘁征人貌

曹城悵望

高臺臨城闉頳霞散原隰上有懷歸人長歌以當
泣烟生秋夕陰月轉波光入豈不望故鄕鄕遠望
靡及

杜家嶺用少陵積草嶺韻

諸峯逈廻合春光遞隱現雨餘石磴新雲浮顏色
變但覺移深情何知異鄕縣日暮悲荒林馬瘏人
亦倦嗟予行邁人敢比金臺彦上書未見收纍黑
非顏面側席今方殷江湖望遐眷譬彼雲中龍夭
矯有時見

和王吏部壁間韻二首

登頓疲心神支離笻輿內幸逢山水鄕目極遙天
際渫雲迎樹橫圓景當峯背瑟瑟水廻互塗塗露
陰翳離離動情思渺渺舒胸臆鵾鵬信能飛豈能
辭羽翼所以雲胥傍金風結遐契

瞻彼南山岡合沓相盈岎地脈有同異車馬遙追
隨松楸互交結飂颸紛趨馳旣眺岱嶽雲復覩碧
海曦曦朗淸秋思胡爲攢雙眉世路自險巇我心
恒猶夷緬懷乘時人告我以執綏

擬後禊體詩

謝吏部朓郊遊

春郊延賞心芳林娛遠目策杖恣逶迤振衣寫幽獨青莎暖媞烟紫岫麗朝旭石蔓藤梢枯堤交柳枝蟲㴋㴋泉溜急稜稜土崗複遊鱗上崩灘去鳥赴飛瀑物類多所欣人羣亦相逐誰能繫塵纓聊此假休沐

王寧朔融古意

蘭閨春晝暖風來吹素裳芳草生愁思斂袂織流黃彩絲漸以短匹錦棲鴛鴦下機背窻坐低首弄

明璫豈無翡翠翅奩鏡塵飄揚春風有時息奈此春日長

江記室淹望秋

白帝肅礙御炯景橫澂波平楚極蒼莽躋級登巖阿漸漉露華哀鳴晰禽聲多雲英轉彩忽山骨增差莪澤蘭采未紉徑草衰已援歲暮綴離憂幽思竟如何

梁簡文帝綱納涼

纖幃卷廊廡月華澹生芒露墜銅盤淨風吹桂殿凉蟬唱歡林茂魚跳引藻長堦爬乍鳴鵝梧桐待儀凰氷壺濯素影玉漏傳清商試問琉璃匣共倚轆轤床對茲忘永夕百卉承天潢

梁元帝繹從軍

鐃吹越閩都虹霓曳隼旗刁斗依營壘烽烟迫羽書晰斷星馳馬飛殘月下烏前行窺虎豹間道避猿貔舉燧驚奔象鳴鞞笑落梟開山平灌莽宿水亂菰蒲將軍能用武策士得紆謨雅歌迎露布奏凱頌來蘇

沈特進約望春

旭景麗鵷鷃出直命前驅和風徧郊甸高幰過城隅燕姬垂廣袖趙女飄輕裾玉纖籠錦瑟寶猊懸明珠擲筐遵小徑采蕨欣載途眾意乃伊鬱下情獨踟躕春草方芊綿無爲歎靡蕪

陶隱居弘景山居

五丁斧峻壁一徑開鴻濛懸磴搆精室拓地基眞宫風生震哀壑霧胥藪孤峯靡靡草色忱瀨湍松聲雄紆迴勢多阻敬落形千重伏虎跡已逝叱羊

事無蹤丹書閟紫府瀛臺曆微躬

范僕射雲貽友

山川渺何極雲樹隔千里音徽久不親相思正無已春風自東來吹彼桃與李枝上鳴鶬庚花間散錦綺昔人感榮落末季殉臧否覩此念同心浮名等糠粃尺書通素懷願言執鞭弭

丘中郎遲征怨

流鶯度金井戲蝶過銀床蕨𦬊銷簾幌詎復知春光羅裙清淚濕繡衣疊空箱深閨夜不寐高樓時一望雲飛風未息花落枝留香豈無白頭吟道遠安可將

柳吳興惲擣衣

天高濟秋夕翠幔流微光顉頷守殘更蟋蟀鳴空房萬籟凄以悲孤情邈難降不惜形影單所悲道里長思君戍邊塞寒風襲衣裳狐腋多蒙戎𩊚韐馳沙場最苦邊月明哀鍔聲琅琅此時默無語鬱紆盤中腸妾抱千里心熙撿嫁時箱茱萸蜀錦綈繡虎鸞龍章裁縫趂短欒刀尺倚匡床桐葉戛疎欞楓色凋輕霜逡巡步閒庭窈窕循前廊砧杵發遠音斷續凄以涼想見斂雙蛾寄衣愁難將

任中丞昉涉江

挂席志千里洄洑浪如織地維斷鰲足震蕩失疆域建瓴忽欲傾爭途淼難即峯高障四圍樹遠張半翼日射潛虬動風撼奔鯨逼客思轉孤危胡爲受羈勒

庾度支肩吾望月

秋宵望不竭虛白漸東來瑤輪舒玉轡奩鏡駕瑤臺露重弦疑濕雲移影乍迴微暈茫生角明蟾蚌有胎未升先出沒欲落故徘徊寂伴閨人榻光涵客子盃最憐霜雪裏夜夜照龍堆

劉庶子孝威望雨

雲容曉蕩滴霧氣晝迷濛飜盆奔疾霤落沼驟迴瀾聲震千林沸炎驅萬井寒低飛烏翅重亂拂柳條殘荇藻乏賴岸魚龍上急灘牧豎斜蒙笠漁人丞荷竿避氛聊從倚無事獨蹣跚桃笙且高卧習懶詎簪冠

劉秘書孝綽詠蝶

春意滿遊廊穿花生事微尋香勤不倦嫈蕊暫相依帶露衣逾潤隨風翅善飛避蟲驚忽下逐扇屢爭揮繡裙多有伴時傍借恩輝

劉豫章潛閨思

長門誰作賦永巷自含悲空懷疇昔意細數別離時思深驚著恨情重卻成疑眉顰山失翠腰瘦柳垂絲瓊珮投無處金釵挂未期獸爐香不爇鳳管寂難吹鳥跡當窗遍苔痕入檻滋東風知底意側

側使心危

王詹事筠詠桐

嶧陽有遺植布影何離離濯露曉逾碧隨風時欲披聲徹逾金井形孤侍玉墀鵷雛望可卽鸞鶩爾如知報秋先墜葉取用貴孫枝得遇中郎賞爨下詎爲遲

何水曹遜留別

宴笑能幾日敢計別離時一朝重分手鬢髮俄有絲傾巵置不舉折柳行自持鼓吹遶林木輪蹄薄

河渭春草紛碧色春風蕩寒澌咫尺懸兩地千里只在茲感君烏能巳報君長相思

吳朝請均述懷

嗟僕本恨人酬恩向何所隻身負劍綵匹馬逐徒旅朝發崑崙巓暮宿黃河渚春風鳴鷓鴣秋月亂砧杵一奮忘險艱衆愛易寒暑寧無百金裝焉用千日醑但願傾蓋交片言贈縞紵

陳後主叔寶禊飲

入春纔季月上巳叶茲辰近水逾漪漸遊山更嶙

峋放鷁載樂部張筵集高人杜若沙邊合鳧鷖堤畔馴衆音傳無響連幔隔微塵鷗飛鳥羽疾賦就露華新禊飲乃吾事采蘭詎彼倫

徐僕射陵詠舞

寶炬耀華屋神清當夜闌傳呼疑有待宛轉欲前難珮遶聲先入衣寬影怯看雙棲羅襪鳳斜挂玉釵鸞香風散綺席蝶影撲雕欄故作低回態應憐氣力單主人眞愛惜邀客題冰紈

沈侍中炯自傷

縈瘁乃立異年運因不齊石田詎有穫枯楊或生稊力弱昧所往志壯寧獨棲依人逐鞍馬到處聞鼓鞞廢井餘奔兔空村無鳴鷄憂時對風雨歷事悶雲霓鬱紆中情傷拭眼覩山蹊

張散騎正見游獵

將軍耀威武獵騎出平原旌旄齊捲霧弓矢不徵鞬匝地驅秦鹿焚林失楚猨車輪憑犬疾馬足逐鳥飛毛羽羅前隊輿徒靜不喧獻豜臣子意勞績莫須論

江僕射總羈思

夙昔具山志誤爲塵鞅羈新知行且遠故衣棄已淄銅何本遊負車馬紛驅馳飛蓬不著地芳蘼常棲涸懷鄉病莊舃念舊縶鍾儀墨翟絲匪素楊朱路終岐感事畏秋早投時識年遲幽憂何由遣太息還自持

庾開府信遊山

採藥天台頂紫烝貫赤城厤結空巖侶誓遠入世情冠竹芙蓉聳衣飄薜荔輕短杖懸藤笠長鑱荷

鐵鏽煮石旋成芋烹芝詎似嬰鶴飛貞不化龜息本無聲三山未易即徐福先已行

邢特進邵傷志

尼父乘桴歎子路無所裁汲汲乃徒爾栖栖亦傷哉聖人行且往後進誠可哀援琴操猗蘭曳杖披蒿萊樞弦苦寒月霜雪白皚皚凍鳥艱鼓翼潛魚難森頤荒廬寂以閉良友招不來撫己與有慮聊酌鸚鵡盃

魏特進收秋宴

鄴下英賢集西園翰墨雄乘秋心淡濟向晚月玲瓏熠燿明涉露鳴蜩引樹風飲籌交座右歌韻轉空中停拍非闕誤傾卮不厭空飛揚爭倚馬跋扈陋雕蟲莫笑才人薄齊竽本自工

王司空褒詠雁

塞外頻來去銜蘆智或非沙空常警宿雲斷欲爭飛留群聲更急蒙難影防稀雪霜遭路窘碧繳蹈虞機稻粱恩澤重萬里望秋歸

隋煬帝廣詠鷹

孱健西風裏猙獰立臂韝華紲垂朱纓金鏁繫玉
鈎雄姿眞逸代猛氣恰凌秋側目視天末攫身入
雲頭大鵬摧廣野狡兎截平阪應時先祭烏止殺
暫爲鳩自蒙君子取羅罻豈輕投

盧武陽思道贈別

祖道集郊牧輶軒萬里行玉節承天命金符降帝
京使星臨異域皇路始孤征景氿蒼炯澗光銜迓
照横白雲遮馬首翠柳拂霓旌陟磴羣峯合緣谿
亂澗鳴寶雞虔禱祠蒟杖著威名司馬伻題柱終
軍漫請纓獨賢肩國事靡鹽督王程醻勳知節在
臣哉歌載賡

薛司隷道衡山亭

亭暮鳥雀喧亭曉麋鹿遊斕熳賞爾春搖落悲我
秋秋氣散谿壑春風乘衆竅天地鼓元和古今鑄
精魄精魄壯而强元和樂以康持危戒覆餗愼德
在括囊括囊乃无咎覆餗要可醜嘉禾雜莠稗頑
石溷瓊玖瓊玖貴故兩莠稗賤且芟君子踐忠恕
任彼物類儳

壽鄒母六袠兼示程郇

恭惟乙巳秋鄒母六袠時登堂執玉盃小子前致
詞基母母之妹母也基母姨基婦母之甥母也少
愛之以此骨肉親得荷長提携令子天下士自幼
慚眉隨母命相砥礪少壯努力爲謨也成大名基
亦蝸角微母頓時色喜吾母亦神怡謨年三十餘
昨歲方舉兒庠頂知石麟積德報匪遲基年亦三
十生兒週一朞吾母時聚首往往共解頤拜手再
進酒欲笑樂無涯旣醉復何獻曰獻南山詩惟願
與吾母千歲常相依

別松江徐安士表弟

爾姑我之母與爾甥舅親交誼况不薄意氣同一
身祇以鄉縣殊會面嘗艱辛昔我來雲間相於情
性眞嘉肴充鱸鱠酌酒悲參辰賓朋齊入坐結交
良有因賦詩相娛樂懷抱各自申今爾來毘陵余
臥江水濱獄訃遭棄置此意難具陳去促會又遙
涕下沾衣巾

述懷 甲辰春出都作

咄嗟夫椒子矢念何太拙致君祈堯舜許身比皐
契揃艄小時輩舉眼若幾鎡曩者十二三襟期便
超豁名姓冀千秋恥與庸衆沒賦詩尊李杜結客
擬膠漆縱觀山水間之燕復走越二十貢 帝鄉
長安名頗熱南宮曾上書所言差過激以此不見
收三年淹歲月此身逢 聖君何忍即未決况今
重方略 當宁正側席 詔罷帖括辭三試一巳
鈌聞此戒征途一往氣無奪鵬鳥翔垓埏鯨鯢鱗
溟渤十月抵都門不敢事干謁時事頻旰衡朝政

亦洞悉獻諛誰不知豈肯易吾節指陳一二事忌
諱勿遑恤 陛下方冲齡書史自應涉滿漢異文
辭政令難畫一科臣請經筵反於 旨未合予肯
激切陳冀允黃門說刑罰貴平允輕重詎宜失今
日諸法曹欲出無寧入一肯罹大獄睚眦不可活
輕亦徙上陽萬里去鄉邑近日開廠工一人須萬
鏹富者得生還貧者仍如昔卓哉龍蟠地何使罪
人泣更苦籍沒條株連累千百妻子散諸旗含羞
喪名節勢家與大族其禍更慘烈千金令贖妻百

金令贖妾不爾箠楚加備奴戚好匹顧此傷我心
矜全豈無術人才國之寶爵位胡可竊眼前車馬
流半雜捐所出昨又廣銓途吏胥考上職日渠精
律算書生罕與敵初命佐縣州超擢驗嘗格 詔
書再三下加意眞靡極復有田橫徒來歸便加秩
大則王與侯小則藩與臬印授何纍纍眞偽那從
必文即俾牧民武仍令執戟執戟猶可爲誰知民
若疾立賢信無方名器古勿褻士子誠足憐窮年
苦矻矻幸成蝸角名十年無品級白首微祿寄考

成法又寄最重是催科教養何暇及一錢輒詿誤
麾去不煖席何如若輩人朝發夕巳得何如若輩
人岡比金與石昨歲課秋糧江南遭大厄籽粒士
鞭褫釐毫官罷斥一萬四千人中豈無寃抑玉石
竟不分叩閽亦無益近有雲間人抗言 天子側
祇欲雪此寃立論忘奇特 帝曰惘女狂薄令鞭
四十禁網非不寬成案奈如鐵况今帑藏空加派
方未歇獨租難復行民力姑誰竭執事官司農應
思久長策民窮國不富源枯流易絕藏富於民間

千古道不易適聞荆楚間西山寒凍裂羣醜本么
麼禁旅紛紛發萬騎追風馳千里陰雲結郡縣運
兵糧斛米一金羅萬錢催一夫奔走崖谷滑去者
不復歸死者相摩戛勞民復傷財寧息靡有日天
下已蕩平何爭此巖崿不如暫罷兵乘機行間諜
歸命會有期涕漣何足急又聞大海濱戰鬭民股
慄　朝議允大臣遷徙萬家室田業無由耕屋毀
何從覓兩淛皆悲號三吳盡嗚咽海魚禁勿罟生
計遂蕩析果林荒勿鋤踰淮亦無橋青斷海上烟

白稻海上骨安插有明綸奉行誰竭蹶又聞八旗
人冬夏賜衣葛今年澤更隆　勑加粟與帛受者
各言恩誰恩貢獻物帛是紅女成粟是農夫力當
其未貢時鞭撻日流血天下凍餓人豈止在京闕
數者動予愁五策淋漓述浩蕩貽天恩哀鳴望改
轍主者初得之肯首共節擊目爲痛哭書擬令庭
檻折云作第一人餘者勿可越既而展轉思其言
得無近不免未避嫌過當求言渴諸公曰亞之主
者曰可惜奈何冠一軍黜落竟倉卒自顧失兼徙

何如戍邊卒早歲執戈矛猶得立功伐剪爲頭上
巾令人日躡屩往復長路間六載如一夕昨出春
明門今到張華宅風景固不殊裘馬更蕭瑟攜管
爲此歌淚下那可拭（時行至蘆溝橋相傳地故有張華宅）

冬至夜客居偶用謝宣城韻二首

令序悲玄冬今夕已何夕酌此清樽酒傷哉遠遊
客葭灰虛候管霜月窺簷隙馳驅倦徂兩早暮艱
晌席似此苦癡凝鶂鶂聊用籍何時稅歸鞅言餐
故山柏

昔我出門時空閨搗衣急倏驚霰雪飛延佇空堦
立燈明一室虛夢覺千憂入心如懸旆搖淚湧寒
衾濕倘不乘興歸歲暮嗟何及

途遇鄉人入都有贈

浮萍生水際日夕東西飄轉蓬離本根倏忽隨驚
飈人生一世間聚散思鬱陶結髮事交遊與子矜
久要不數金與石何況漆與膠自此蒙眷戀黽勉
非一朝豈期遭擯斥長謝歸蓬蒿魚目亦已貴秦
珠自見嘲珉石既勿疑荆璞甘自操棄置何足陳

相顧中心忉願子崇令名前路方迢迢下車立斯須別促會苦遙申紙復何言涕淚如江潮

春暮用王寧朔寒晚韻

禽鳥暮知歸梧桐秋應律如何行路人言旋靡有日雞鳴稅征鞅景仄棲蓬蓽客思鬱金觴離情動玉瑟水汨山照紅花送春華疾言念北山薇願作東皐逸徘徊岐路傍登車攬歸轡

登龍沙寺西閣贈介上人同瑕霞文友

淸旦出城闉散步諸風好瀟汨水泂淞森鬱樹聳

崎曲徑杳深沉鳴禽紛叫嘯非徒恣周覽所期得要妙振衣入靈鷲高閣俯雲嶠心跡兼曠朗遐邇殊照曜左瞻翠華路右睇披裘道晚日西馳榮瘁俱堪悼累累北邙山哀猿鳴嗷嗷眷彼撫墳人異日嗟同弔愜理息營寃念古澹淵抱脆促非所悲達生亮宜劭延心向祇洹庶幾祈玄照

雜興

南國有珍鳥其名曰鳳凰羽毛振異彩飛鳴叶淸商聯瞻閶闔閶延佇復翱翔棲彼梧桐枝修竹交輝光本謂應時出禍患非所防孰謂饑鷹呼相伺南山岡摩空奮擊逐憂思結中腸下俯百尺淵流水淸且長垂翅臨淵濱四顧獨彷徨吁嗟雲霄姿辛苦泥路旁

偶成

白鶴摩霄飛恥與群鳥伍梧桐生高岡凡卉何足數所以達觀者曠懷在千古悠悠行路人躕躇胡太苦行將謝塵鞅長嘯山之滸

寓報國寺

屢遊報國寺未嘗一止宿今我長安來始得快所欲花明方丈燈雪覆招提屋盤松天下間斷碣前朝躅每歲月逢五珍玩無不足貴者金與珠細亦花與竹冠蓋絡繹遊車騎紛相屬 先皇禁漸弛遺詔誰還讀世祖嘗禁諸臣勿入有客到中宵往往自歌哭囊中剩數金買米亦不足非無素心人懷刺媿齷齪昨者逢二三客喧不我告好者言相思其中亦局促吁嗟天地間奔忝徒碌碌不如向酒爐長醉此醺醁

癸丑元旦述懷

男兒生不偶弱齡具遠志教育賴雙親所期非一
事賦質雖魯鈍讀書知礪砥七歲入小學灑掃漸
成禮八歲九歲時經書能熟理十三應童試郡縣
各優取忝舉博士員時年纔十四是年正科舉努
力秋闈試雖未中程式三試頗快意辛卯迄甲午
兩科又落第丁酉中副車明經數特異　廷對赴
京華太學　詔勤肄朞年即授官別駕有明例次
亦爲縣令州佐皆不與一時衆親串相顧顏色喜

舉手悉加額車馬盈燕邸再拜告親串某尚富年
齒人讀聖賢書豈可輕棄置身不列科目何以爲
人子我父官樞曹聞之呼立侍　國恩不易邀汝
勿外明賜然汝有本懷拭眼吾望汝半載客都門
幸獲奉甘旨父兮齒漸高積勞司馬署受病在鼻
鼽早晚醫藥倚山陰吳震公獨擅岐黃技予爲提
藥囊往往向長跪一日接家書母也時不寐有子
遠行役倚閭歷寒暑長孫忽痘夭悲來落雙淚以
此情愈傷叮嚀望歸轡父白大司成暫假還鄉里

急欲慰母心側促戒行李一騎到津門扁舟渡易
水十月抵家園母曰嗟予季轉瞬閱星躔年又當
大比庚子春王月遂復執鞭弭予家本貧窶長安
憂乞米責負向中州謂足脂車矣不道相棄捐人
情薄如紙夙昔號宗盟心術同蛇虺阮籍途已窮
徬徨對河汜天意憐孤客道逢賢刺史車騎滯開
封推解誼靡已瀕行割廉俸唱和詩累累刺史曰
陳生與君交自此何必故舊人憐才宜若爾從茲
得長往欣看春事美大河南與北故蹟盈前是梁

園鄴苑間猶剩殘碑記經過必摩挲詩篇千百計
豪興素無敵楮筆繫馬尾買醉不論錢時常卧酒
肆入都春已闌覲省樂難擬親擢小司寇部務益
繁織有兒欲分勞中夜頻卧起寄跡黃金臺誦讀
限時晷帖括不永傳豈足明經義窮年日孜矻翻
以困才士竟得舉孝廉微名滿燕市二月試南宮
掩蹇嘆乖迍制科忽變更策論重時藝三年揣摩
成對策越群議誰知過激烈王者嚴忌諱已得旋
復失行路每長喟自此倍攻苦小心彌惴惴北闕

三上書初志方獲魁登第立授職翰林名最貴在
例試文章式者循榜次今也殊不然立談在投契
趺坐兩巨公信極人臣位指麾姸與媸兩行分士
類好者被殊恩拍肩且曳袂予時與斯選俯首不
敢覗得之固有命嗟余豈人瑞拂袖出國門此中
亦無恚但恨罪孽深遽遭先人背先人客梁溪旅
況悵憔悴患痔非痼疾調治亦容易庸醫太執方
屢進寒凉劑飲食漸不甘寃乃傷脾胃哀哉溯雪
時支持將卒歲扶病戒歸舟中宵忽辭世痛絕百

里途躃踊向江介泣血三載餘廬墓終守制吁嗟
我嚴父宦跡艱辛備矢公矢勤愼淸白誠求伎十
年不得調長安一枝寄貰廡日輸金緩急時所忌
以此嘆屢空逋負如山積瀾滄　勑備兵嚴譴忽
然至時方遇奏銷縮紳厄于吏半粟士鞭笞一錢
官委棄荊溪與澄江兩縣任親懿邑人信有宊居
然代罪戾叩閽既不可默受亦非智鬱鬱床第間
呻吟豈無謂風木實堪悲年華去若駛在事一追
思潸焉恒出涕昨夜獻椒盤萱親目頻睇堂中少

一人恰似靈光歸親懷且自寬孝養兒眞愧捧檄
尚無期仕路生慷慨有弟喜能文立志審進退屢
試雖不售詎老諸生輩大孫善讀書逈越常兒態
餘亦露頭角幼者纔一晬親顏色應愉所傷別有
在薄田二項餘不足供賦稅焉望晨昏炊交謫遍
中饋彈鋏知無益出門生懊悔且有平生交不得
一晤對食指日以繁生計日以昧陶倩兼適性聊
寄詩書內古人與居稽韋孜還用佩好作詩古文
直欲追前代詎止漢唐間六經吾所愛子旣苦共

荒史復恨其穢詩學杜少陵史法龍門派新築學
文堂朝夕自擁彗梅花植數株老幹甚奇怪累石
以爲山鑿水亦澎湃中設古典墳相投若針芥賓
朋來四方樽酒時相酹人呼窮孟嘗此語越閬閬
錫山吳大令好客如不逮于我尤忘形餽遺良不
細鄙哉鄉党親古道已全壞升斗怒形色在叩門
嘗閉是以吳公情感激鮮涯際通籍復家居已經
過七載今例試中書袞袞饒氣槩弟恐貲用難米
珠薪復桂況予下走才敢望金門懟若作折腰令

民物正凋瘵錢糧與盜案考成法可畏轉輾方寸
間何以別涇渭不知大丈夫世道實關係盤根而
錯節于世方有濟致君兼澤民蠹奸必救弊直道
本斯民美錦豈學製心事如青天一往絕機械任
世呼馬牛隨人指菅蒯我自用我法我意亦灑灑
試問今何日今節忽又屆爆竹正盈耳萬象春與
會搦管為此詩朝雲飄颻

吳伯成大令招飲聽梧軒同余淡心殳山夫
秦留仙稽留山即席限韻十首

秋光去何所昔昔復堂堂飛鴈遠嘹嚦列宿垂芳
塘林木雖漸稀籬菊叢且黃對此放志意珍膳溢
圓方明月長在斯嘉會不可忘

官廨高樓望山容若可圖圖畫良不易峯巒背明
湖湖邊起漁唱小舟銜荻蘆借問此何人毋乃巢
許徒君其賦招隱同此醉屠蘇

山泉出河滸遠水動波瀾浮圖聳天際反作澗底
看潛魚躍其中真覺天地寬罟網禁勿施遂彼終
古歎木葉正微脫金風入夜寒

名山若有待坡陀結亭榭經營見苦心氣勢得憑
藉老樹鬱參差白石俯上下軒檽發流葵盈疇激
穲稏邀賓持叵羅往往徹良夜（惠山新搆積翠閣）

梧桐翠莫如軒彈蔭未歇屋宇本無多位置自超
越人生若朝露難比金與石苟不自怡愉惜哉生
太息遠人吾所欽優游忘歲月（聽梧軒在署內亦大令新建）

萬木霜未飽丹黃乍著楓時序有代謝結交貴永
終人生天地間踪跡苦不同把酒持巨螯嘯歌林
麓中昔者淳于髡滅此蠟炬紅

雄談過午夜形忘毋接膝榮華難久持君子重疇
昔嗟予遠遨遊大江行欲涉良會天所靳豈不悲
離別陳思嘆浮萍兄乃似飄蓬

明公有深嗜相於久不厭近世薄交遊志士足恒
歎好者言相知轉眼異欣羨譬彼槿木華不過浮
朝艷寄松有女蘿千載長依戀

升沉有殊軌蹉跌亦何心達人垂大觀悠悠成古
今鴟梟鳴路隅蒼蠅復招尋物類各成偶好鳥翔
喬林嗟彼蠢何知莫測海水深（時[illegible]成被議）

弘農賦遊仙八荒恣周流子建亦曠士猶為百歲憂松喬豈吾欺適意即彼儔鄙哉張平子胡為工四愁宋玉一何愚側促時悲秋

乘風曉過嘉興思登烟雨樓不得悵然有作

毘陵越檇李道里五百餘緬懷烟雨樓時欲挐舟趣今我之東既過此意可紓拂袖倍踴躍詩句先躊躇夜宿長虹橋曉發雞鳴初輕帆進何疾西風偏我驅披衣急起視已渡城南隅舟子亦何知我意難責渠回首一長望但見由拳墟城中有故人亦未致區區世事難預計何論智與愚交臂反相失今古同欷歔

學文堂詩集

夫椒山人陳玉基賡明著

七言古

湖州天聖寺壁管夫人畫竹歌

中間五竿勢拂雲龍姿夭矯顏色新枝節瘦硬密葉勻雲林與可真其倫右邊數竿臨水濱奇石位置高嶙峋小者數寸長過人左邊零亂勢不分不可細數皆有神其餘點綴妙入情青苔細草各向榮夫人夫人垂大名至今壁上猶如生

趙子昂畫壁歌

古人丹青愛入髓興來不擇紙與絹壁間往往一揮毫千秋百祀蒙天眷子昂真跡世已稀吳興寺中偶一見左壁勢蕭疎右壁光零亂悄然坐我萬壑間倏然颯颯風雨變耳中恍惚猿麗啼長松慘裂虬龍幹松邊細碎不知數縱橫瀑布飄文練漁兒繫船踏波立矯首山間古臺殿兩壁氣勢將毋同其中變化渾相判四顧低昂見苦心咫尺應同萬里看

泰山出雲歌

中宵策馬去若箭山縣經過不相見歷歷啼烏促曙光蒼茫一徑開如綫須臾山影横空出雲氣千層萬層乍看出沒傍嵴巒忽疑飛動崩危石南崖北嶺駴凝望詭怪渾如蒼狗狀將舒復捲態悠悠蒼天恍落青山上青帝祠前玉女盆秦臺越觀臨天門彷彿霽晴開霧色紛紜霧散迷朝昏此時山靈應呵呼金文寶旗光模糊龍蛇趨走䟦𨁝落舉眼乾坤尚有無咫尺真愁變雷雨溪泉漲溢琉

璃水水鷄怒飛蒼兕吼倒峽黃沙蔽天徙倏忽朝曦上海湄諸峯漸復露與脊動影冲融更窈裊散被空林翠樹枝空林碧樹露難足初霞閃映飄颻連黃帽青鞋看不窮東西去住何匆促吁嗟人生正類之祁寒著雨頻驅馳逆知富貴皆如此微名若被成羈縻君不見漢皇東狩相如賦當年作事原非謬又不見秦皇巡幸起雄圖松下曾封五大夫至今功業荒碑記只有浮雲常徙倚

徂徠山歌

朝望徂徠巔暮過徂徠足徂徠曉氣雲瀰漫徂徠晚色青如沐徂徠山下湯湯水萬頃琉璃清且泚幾霞雜樹倒波光彷彿青山圖畫裏往來自笑常匆匆未能躡屐臨高峯相看不厭猶如此遙想登臨更不同登臨俯仰知何日豈獨徂徠對相失一年三過岱宗傍天門日觀空稱説惆悵時成數首詩獨首山靈知未知終當高咏秦松下乘興徂徠慰所思

憶吳江趙生絃索

憶昔承平三月中三吳絃管羅春風華堂綺席圖嬌麗更衣促坐商玲瓏嬌歌麗舞艷春日六尺氍毹行不得美人拂袖香塵飛雙敲玉鑑珊瑚缺繁華欲歇春光闌春光黯黯湘簾寒斯時趙生嘿不語垂肩按拍一再彈一彈再彈音韻入曼歌緩調稱雙絕李王一曲念家山南朝弟子心腸絶乍停復激十指愁銅蟬柱雁相咿嚶疑是邊城蘆葉下雛姬歲歲彈箜篌欲終未終聲轉急月光滿院烏啼歇曲繁絃促聲韻悲四座凝神更嗚咽燈下相

逢巳十年吳江城郭迷烽烟不知此技爲誰畫莫
是空林啼杜鵑

滕王閣 贈漕撫蔡公

滕王高閣千餘載畫棟雕甍埋箭壘北渚離宮帝
子荒東京綵筆詞人在我公建節豫章城搏捥萬
象迴鴻鈞霜冷青驄宜帳令月明白象靖邊聲大
脯賜宴歌豐鎬重觀危樓飛繡纛帳下偏容謝朓
狂軍中誰說元規老只今淮海仗樓船鷁印平臨
江水懸擬才未作靈光賦慕德還陳鄒閣篇

贈郭學博

邗溝三月鶯聲轉萬戶千門動歌扇壁月斜窺蕭
統樓柳花亂落江都縣此時遊冶最難忘此日詞
人吐鳳凰種罷廣陵紅菡萏燒殘火棗紫鶯鶯先
生彩筆搖星斗才名豈在徐庾後春宮已署香風
花秋風便飲蘭陵酒蘭陵博士紅錦袍談經說𨼆
如波濤夜擁皐比金穗捲曉褰絳帳層鐘高下𢇁
讀書慚吮記講堂幸托青雲契別舍生徒聰伎歟
玄亭載酒猶奇字石渠虎觀玉連錢聖人方詠東

雲篇下丞豈能歌赤雁先生還擬賦甘泉

小虎詞效樂天體 有引

小虎者里中顧秀才女也秀才落拓不願
家流寓他所小虎年十二被賣於季刑部
家作婢刑部未知所由來以從嫁董文初
後祠部巢君悉其事於董遂擇嫁於王秀
才董母吳夫人親爲笄簪行禮送之恐人
以婢子故輕之也無何王秀才死榑爲村
里人妻其事無可取者然自悼命薄猶時

時念主人恩曰不如長作董家婢文友曾
爲予言之因傷其遇憐其情作小虎詞

昨夜月明今夜雨背前總聽寒蛩語每愁飄泊念
生平小虎如今已如許董生當日射屏風百兩來
時小虎從絲髮剪齊初覆額人言初日照芙蓉濕
豆蔻來常掬月衣香薰就不當風澀澀羞隨諸女
伴避人常倚朱欄畔阮咸那得求人種王珉未敢
投團扇每見厨娘竊竊言小虎含愁復含怨含怨
含愁問不言只言病病常多倦嬌小偏令主母憐

不教辛苦五流連一日董生曾召客祠部巢君起
膝席爲言小虎本名家老生亦有葭莩戚董生聽
罷忽傷神爲惜飛花最感人辭却故枝成片片任
飄涸厠任風塵方知小虎年來意含怨含愁自有
因吁嗟因向高堂說小虎聞知背人立喚來燈下
頻問取目光瑩瑩衣袖濕自言小虎本名家與巢
果有葭莩戚阿父支離不顧家阿母艱難愁度日
晨昏針線每相依乞火隣家數米粒相依誰道更
相捐白髮未生中道失有兄落拓癈無烱往來傍

蒲惡少年一朝負博十萬錢將儂揮賣誠可憐訴
罷舉家紛欲泣尤教董母塡胸臆便呼令子問良
媒若个㢠劉生爲作合云有王生二十餘生長名家
頗讀書若教舉案應相得即望泥金定不虛從此
鈿輿花下送鄭重相看初跨鳳董母呼來爲上頭
承恩覺得簪笄重此去相期守白頭此行但願長
無愁誰道王生亦薄命新得佳人身便隕春采蘼
蕪秋采蒲小虎凄凉哭故夫縫成羅襪無由寄撫
罷鸞膠恨已孤金石心堅一旦誤去帷新寡空思

故自傷飄泊每聲吞夢中偏憶舊朱門燕謝雕梁
巢野樹呢喃猶說主人恩誰何昨日負薪至小虎
傳言媿無地薄命休憐賤妾身深期却負夫人意
不如作婢侍華堂敝屣猶存倘無棄小虎小虎爾
何知爾今失計悔已遲莫恨才人歸厮養莫羨文
姬歸董祀晉后猶稱劉曜夫魏妃乃作孫騰妓爾
今嫁作傭保妻猶然末路糟糠計紅顏枉自傷青
春人生有命莫含顰古來英雄當日莽飄零失路
難具陳李陵去漢嗟奄忽王粲依劉殊苦辛潦倒

才人如未死此身知道屬何人

賣解歌 有引

賣解者長安小兒乘馬角技以相樂也往
來衝突如神龍天馬莫可名狀余覩而奇
之因爲歌

長安小兒氣如虎乘馬街頭渾脫舞一騎奔突東
復西追風逐電何足數須臾復有一騎出青絲絡
頭態崢嶸腕促蹄高汗血流似與小兒心膽一忽
然兩馬竝轡馳前後進退俱相率小兒頂上置翠

盤齒嚙曲著敵成節紅綃刺胸錦纏頭疾於雲鳥
雙飛翼復有一騎坐兩人兩人位置各有神有時
背作袒臂舞有時對歌燕市行最後小兒拍手笑
大呼此技豈云妙拈歎一躍五花驄兩足向天身
手倒左手執羯鼓右手披色組翻身落馬持馬足
馬足騰空身置腹觀者如雲都叫號諸兒罕敵汝
尤高爲語小兒愼愛惜從來駿足原難得君不見
黃金臺昔日昭王安在哉又不見冀北野只是誰
是空羣者小兒小兒須努力下馬與汝傾一石

白溝行

白溝春色何芳菲緋桃碧柳牽人衣沙際水雜銜
魚鮮天上白雲倒峽飛昔聞宋遼此分界南北旌
旗夜合鬪又聞有明靖難師數十萬人還者稀白
溝從古作戰場白溝經過人斷腸

登君山 山有春申君墓

性癖耽山水不畏寒與暑今我登君山揮汗一延
佇孤城西北起高雲日落山頭戍鼓鬧令人不識
古人面不知果有春申君君不見一坏之土年歲
久青燐晶晶狐兔走

綺山 距江陰南郭二十里

他山見山稀見樹此山見樹不見山舟中無日無
山看此山倍喜相追攀松楸梧檟亦無數青陰合
沓蔽村塢未許日光一到地時與雲氣相盤互誰
家墳墓俯深谷哀猿晝啼鬼夜哭男兒生逢山水
鄉沒而葬此事亦足君不見古人痛飲判形骸荷
鍤一死即便埋

過秦望山 相傳始皇登此山因名

我昨江中望此山此山恰與大江對我今舟中過
此山此山恰與大江背恨不登山看大江回指孤
帆在渺茫雷雨簸岸波濤立恍惚魚龍怒爭張此
山自昔稱秦望始皇東巡勢何壯毋爲嘆息歲華
流歘使英雄氣凋喪

梁氏園觀女劇歌即席同沈康臣顏修來汪
蛟門諸同年賦

曲江飛絮東風老綺筵初開齊年好碧沼溶溶數
落花畫橋隱隱嬌啼鳥憶昔同遊更幾人 辛丑公車十九

人公讌

毰毸會醉鳳城春此時詩句紛相屬激昂意
氣如有神無何落拓歸鄕縣故人冠蓋青雲畔只
今重上賈生書又到梁園看飛鴈梁園飛鴈自依
然衮衮賓朋盡少年高會儼如曹子建當歌不讓
李青蓮朱闌碧檻垂芳樹十年細認傷心處一斛
珍珠瀉玉樽雙行綺翠圍銀炬桃葉低佪舞柘枝
曲中休數鄭都知可憐荔浦紅粧女能唱蘇臺白
苧詞舞衫錦剪葡萄碧瑤箏板按紅牙拍雪面雲
鬟共卜歡金戈鐵馬誰爭惜休認青衣是主謳肯

將調笑賺風流大家擧止依然在腸斷榕城十二
樓繁絃脆管娛淸讌慈恩寺裏題名徧勝事敎輸
復分錢舊遊還作春闈宴歌舞聲中玉漏傳曉烏
啼破綠楊烟來朝策馬金門外回首芳園意惘然

贈同年中檢討隨叔

黃巾火照甘泉徼昭丘松檟春蕭瑟養士誰堅食
祿心報恩獨重捐軀節峩峩太僕人中龍舍生取
義何從容聖朝痛惜孤忠杳典禮褒崇詔秩宗杜
家中弟平原後荊山有璞邯鄲剖獻賦長楊紫兔
毫讀書中祕銀青綬嗟予牢落老江城他日賢青
並策名愛傍氷壺論贈縞嘶依玉樹共班荊計偕
昨歲扶風道曳裾曾執朱門箒杜陵意氣二難多
北地詩才三輔少接䍦倒着習家池絳蠟瑤箏泛
玉巵萬頃波光寒碧裏一行樹色夕陽時匆匆別
向金臺去登龍乍見廻蓮炬碧盌分嘗內賜羹錦
箋寫寄相思句短褐初憐謁紫宸微才那得傍淸
陛玉堂春曉間勞處憶否梁園會裏人

南武山歌

南武山上浮雲白南武山下長松碧長松夭矯如
遊龍時與雲氣相呼吸我來策馬山之中山花山
鳥作氣濃下馬倚足登高峯十步五步山不同便
思結屋山之左一日一遊千日臥朝採黃精夕採
苓人生豈復憂窮餓我今長嘯南山頭萬壑奔走
松啾啾鄕里蹤蹤增煩憂不如長謝來遊遊驂駕
白鹿騎青牛

高唐行

高唐城下驅車歪歲云暮矣心如疚傳聞當日有

綿駒歌聲掩抑傾齊右欲聞此歌歌已歇老農夜語淚橫臆自從道路多豺虎青齊千里俱成赤今年菽麥收籽粒縣官索租日又急筋疲力盡骨髓枯耶孃妻子相向泣君來且勿問綿駒試聽哀鴻無數鳴中澤

河間道中偶成七歌

有客有客陳叔子十五學詩長讀史二十過頭名未成兩入長安心不死一語不合不避嫌尚書怒斥丞相喜嗚呼一歌兮歌始悲窮途四顧聽者誰

其二

有叔有叔名士益患難以來家壁立縣官索租不論田一萬四千逋名入入門妻子相顧哀出門妻子相顧泣嗚呼二歌兮歌漸長兩人失志何蒼涼

其三

大兄夭折小弟幼父母望予心獨厚去年十月離故鄉三千里外往遨遊早知此行遭蹭蹬胡爲重使親心疚嗚呼三歌兮歌欲半仰天大叫淚瀾漫

其四

有姊有姊行二五小妹不樂大妹苦小妹猶得嫁比隣大妹經年住江滸兩妹良人善讀書困窮皆與而兄伍嗚呼四歌兮歌未歇父母聞之淚橫臆

其五

河間城外飛沙急河間城上旌旗列河間豺虎方縱橫百里無人烟斷絕我行竟日饑欲死肥肉大酒買不得嗚呼五歌兮歌正放童僕顧我顏色喪

其六

囊有琴兮匣有劍東西南北追隨遍有琴不鼓劍爲哉煩憂恐令宮商變匣中飲泣時龍吟十年磨刮光如電嗚呼六歌兮歌長嘯明月無光夜猿叫

其七

丈夫旣不富貴又不死胡爲蹉跌長如此蛟龍蟄伏狐兔奔黍珠見疑魚目市不如手挽十斛弓不爾種瓜青門裏嗚呼七歌兮歌已亂此身何日歸鄉縣

太白樓對雪歌 有引

癸卯仲冬公車至濟寧遇大雪竟日王工

部蘭陔先生招飲任城太白酒樓因命作歌以記之

千里北風吹愈急濟寧城邊雪盈尺陳生昨日江南來夜擁寒衾冷如鐵蘭陔先生余父行招我任城酒千石謂言男兒作客酒須醉不爾細事便填臆余聞此言呼酒勿暫休詞源倒入金波流停盃忽覺心欲訴三年飛霰皆行路昔者燕都逼歲除素鱗白葉紛紛墮易水波凝玉樹飄昭臺風捲銀濤怒此時忽遇　先皇變大官小官趨內殿素者

爲冠白者褐仰視鳳樓俱一色前年曾作陽羨遊鶴舞氍毹骨凍折大河百里氷如虬千人鑿之開不得時與其年正賦詩（其年家兄字也）至今詩句猶壯憶去年復入秦淮中江頭毿毿更不窮嵯峨浩蕩一望空千山萬山顏色同只今屈指三年過又到任城城上坐先生先生坐上頭恍然欲接千載遊君不見李侯賀監昔日登此樓

君不見與楊生

君不見道傍綠水池百畝灌溉皆藉之又不見原上枯死樹斲者勿遺根與枝何況江湖不竭流何況世間梁棟資丈夫事業有如此委瑣齷齪非男兒

孫處士歌送無言歸黃山在畢載積刺史席間同諸子賦

處士家住黃山東著書自號黃山翁處士老作揚州客移家喜近揚州北我兄其年爾之友每語君名不置口賦詩欲罄千百言飲酒每傾十數斗揚州司李王阮亭詩餘汗漫成千首眼底誰人敢並

肩彭鄒二子稱能手（彭孫遹鄒祗謨）處士本是困窮人性耽佳句如瓊玖百金之產立破盡讎校三家垂不朽（無言變產刻三子詞）我今彈鋏廣陵城適遇畢公夜置酒畢公置酒古邗溝斯時處士坐上頭坦衷樸貌足千古青衫布襪橫九秋畢公好客客滿座一時袞袞皆名流茂之先生八十餘（林古度）攢眉曳杖歌四愁杜陵老叟大名熟（杜濬）秦淮畫師筆勢遒（龔賢）程生呂生才並絕（程邃呂師濂）酒酣往往彈箜篌復有崇川劉孝廉（劉之勃）下第落拓來燕幽我亦獻書遭擯斥

相逢促膝滞不收畢公之客信豪傑况有處士慰
寂昔處士處士慎勿憂才人從古多蕭瑟我聞黃
山嶺上有神仙宅君今從此去浩蕩離塵羈左拍
洪崖肩右與浮丘揖俯視世間輕薄兒紛紛何足
勞相憶君不見隋皇堤上數行柳毶毶欲折堪憐
否相逢有酒醉莫辭男兒別淚彈何有

定陶行

定陶城上月如水云是唐堯舊宮址碧瓦朱甍埋
草間古碣豐碑迷戰壘城右曹山左戚村昔[illegible]侯

封戚姬死山頭古木日蕭蕭村墟冷落石馬高世
間過眼皆陳跡何必上古追迢遙誰者千秋長在
此君不見定陶城上月如水

高淳湖買魚歌

客中風景無日無昨日泛氿今泛湖已看氿水飄
文練復見湖光亂野凫兩地相距三百里風利不
覺兼程途湖外山巒望非一湖中漁艇紛紜出大
船撥網聲如雷小船撐突欄湖截更有村人家近
湖織竹爲梁傍湖側無數漁郎各挺叉皮肉凍皴

波頭立此間無人不捕魚捕魚之法隨人習每逢
客過便招搖得錢寧計魚相直我急呼童去買魚
漁人出魚難具識甕子擎來入河洗磨刀刮魚魚
不死細剝無聲似雪飛須臾筋落雙柈裏昨夜家
中攜舊醅不須沽向村中市持魚把酒大佳哉人
生樂事無踰此向晚中流月光動野寺鐘聲遞相
送馮夷擊鼓有神魚龍負船船覺重日令醉飽
好山邊客囊那惜青銅錢宜興有東氿氿即荊溪也

家藏董字歌

學書不懸腕與附古人書法今何有學書不兼諸
體帖縱成一家難傑出有明一代能者誰雲間董
公稱第一董公得名幾百年生前沒後俱同轍圓
如萬斛珠勁如千鈞鐵秀如春山杳靄木向榮健
如寒馬奔騰汗流血何人不道董公好何人能辨
董公蹟董公往往言臨摹不求其似方超脫衣冠
優孟總書奴癡使精靈從此失所以董公書法無
前家細求皆與前人合我家收藏數十種喪亂以
後遭散軼邇來檢點篋笥間計其卷冊猶存七一

者當書迦釋文灑灑洋洋紙十尺格法全宗王右軍久經鈎勒明因石（明因寺名）復有素綾光熒熒前倣平原後凝式中間黃李各奔命庭堅北海虢難及其餘五卷皆草書伯仲之間亦與軾要之變化各有神未肯可以當家測余生也晚不見公得公隻字同球壁學書不成心內傷肯與世人同汨沒與來目費紙百張皆懸那領背欲折安得起公耳提面命之北面再拜吾稱師

琴魚歌

宜州近湖多藪澤無處無魚實城邑獨有琴溪一水間每年產魚只一日此日何日三月三忽爾溪中萬魚集天然不及徑寸長禿尾無鱗更無骨傳聞昔日琴高仙攜琴一鼓羣魚出因此琴魚遂得名漁郎歲一來其側我到宜州冬漸殘山人酌我琴溪灘指點仙人動操處袖中還出琴魚看不須授向婁八手細嚼真堪佐盃酒回思游泳在溪時向有仙人鼓琴否

短歌和王西樵吏部題壁

茅屋破漏雨不止土銼冷落垣半圯敝裘百結冷如鐵唇焦口燥饑欲死忽然狂叫發興奇題詩空壁心含悲先生有歌予和之服底和予知復誰

沈石田畫江南春色圖歌天津舟中爲曹我眉作

明朝畫師指難屈嘉隆之間誰第一布衣沈翁家姑蘇人工巧迸天才軼布衣自是江南人年年耽玩江南春江南春色佳無限興酣每欲羅烟雲揮溪好絹長十尺布衣得之性情適五日一水十日山穠纖遠近成阡陌江南雲樹渺無際咫尺偏能工遠勢震湖烟柳迦湖村海波亦入毫端細峯巒歷落青如許風雨陰晴變寒暑古寺初開汗漫花疎籬斜壓蒼茫水獨有金陵舊國都布衣着意丹青闘畫樓隱隱秦淮渡芳草霏霏玄武湖畫樓芳草堪行樂淒風冷月成蕭索晉代銅駝已就荒陳家玉樹誰還作長江萬里金城下蒼波百丈明珠瀉隔岸揚州草樹微嗟乎天限南北也我觀此圖信希世鶴灘學士留文記（圖藏於錢鶴灘後有題跋）繡虎陳思

更好奇萬方搆得收藏謝只今攜取來長安珍重
開筍旅思寃江南春色何由見猶喜頻從畫上看
君不見夫椒峯外洞庭口有人布襪芒鞋走陳生
他日賦歸來補落籬客我否

廢苑行 有引

廢苑韓氏苑也金陵某氏女寓焉某故弘
光宮人為人嘗話當年事如斷猿哀雁嗚
咽不勝因作歌以寫其意

閶門北角斜陽路微雨廉纖秋欲暮淒凉草樹荒

孤汀冷落烟雲飄古渡古渡茫茫戰馬嘶孤汀漠
漠夜烏啼疎籬一帶眠衰柳廢苑誰家背畫溪偶
挈良朋閒步屧美酒如澠沽亦得狂餘欲賦步兵
詩與酣重蠟東山屐紅窓忽聽短長吁似訴如愁
思鬱紆依稀杜宇宵啼血恍惚鮫宮夜泣珠有人
為話當年事美女如花夙承旨南朝天子擅風流
北渡宮僚荐見戕圖步艱難鼻欲酸及時行樂且
加餐玉樹後庭歌欲再金縷提鞋事不難黃屏夜
半中涓出詔選佳人向宮入相女尚論吳姁功匿
人欲問蕭何律此時有女住金陵生長深閨十五
春桃葉渡頭桃葉妾莫愁湖畔莫愁人昭陽一旦
承新寵復賜親為君王捧少婦前身本閬仙至尊
今日為情種萬歲千秋樂未央誰知纖羅只尋常
黃河戰壘淒回眼玄武戈船欲斷腸流年如駛負
堪惜向日歡娛彈指失玉殿無須痛黍離銅駝早
已生荊棘西施誰欲罪亡吳一棹扁舟去五湖飛
飛紫燕迷前壘嗷嗷征鴻泣故都只今僑寄姑蘇
住矮屋疎籬丘壑趣草閣頻開繞砌花茅簷喜看

潑天絮朝朝頂禮向空王天寶開元話可傷池塘
不忍鷲鴎宿廪粟偏能算鶴糧春花秋月年年換
輦絹每倚朱闌畔鳥夢難尋蜀帝魂星盟尚憶長
生殿空房獨宿涕交頤懊惱何心粉澤施未拚一
死酬天眷信泰餘生過歲時我聞此語頻長喟如
卿且勿悲憔悴阿環香惜馬嵬鈎虞姬玉恨烏江
碎憐卿猶幸一身存贏得時時拭淚痕纔眉當日
知無數可似紅顏長閉門城頭戍鼓催歸去江淹
賦別何匆遽回首烟村紅板橋亂螢明滅銷魂處

為高少宰念東先生題文衡山溪山積雪圖

同家擬謙賦

誰能畫雪工畫樹疎枝密葉雲深處誰能畫雪工畫山烟嵐洞壑有無間山邊樹底瀰漫極點染微茫花與石有客應乘訪戴船不爾騎驢景亦得祇園迢遞板橋東日落蕭蕭度遠鐘溪邊已覺兼天白谷口飜驚半壁紅絕筆尤能作遠勢縱橫灑落空濛際喦如蛟月凝江湖紛若浮雲散陰翳待詔當年擅大名流傳今日重公卿棠陰先生好奇古

開筵展卷適性情滿堂觀者動顏色置身恍惚寒威迫先生命我作雪歌興酣欲擬梁園客君不見棠陰山勢畫圖入高樓隱隱傍城邑可容添寫掃門人披裘負笈衙寒立

渡薊江放歌

浮山門作閉容城背郭去浮山門忽開驟沙迎船來中流擊楫放志意不數南朝祖士稚鄉里小儒安足為跼天蹐地成何事人生樂事君知否半在作歌半飲酒倘然不遇好山川酒亦不醉歌何有

我今把酒向蒼江酒酣擊劍氣未降馮夷擊鼓驪龍翔大魚小魚鬣怒張咫尺霜雨來蒼凉倏忽白日無晶光滿船皺蕩失顏色我立船頭歌不歇浮山門開浮山門閉舟人謬也

可嘆

迺年晞髮臥滄江為農為圃正徜徉誰道今年歲事苦較雨量晴亦可傷南山豆苗不得寔連旬雨水且沒秧百計畢救農力疲江頭昨又來飛蝗田夫相向日啼泣官逋逼迫心彷徨我家百口生計

少賣文為活事渺茫近聞淮揚千百里 詔截漕糧萬斛米賑饑特遣大臣來還奉蠲租有 明旨吁嗟江南亦赤子呼號豈為臣桑梓

胥江行 有引

歲惟辛亥時屆孟冬重為茂苑之游再艤胥江之棹追維往事率爾成篇

憶昔扁舟艤畫谿胥江景物正淒迷橫天雪舞如雲捲巨壑冰堅縱馬蹄一帶寒烟籠臥柳山川變態頻回首何曾道路越三千可奈風光逢四九一

陣西風透體寒兄禁六出夜彌漫堤畔恰迷青雀
舫街頭都作白衣冠此時客夢愁難破金魚換酒
鑪頭過蕭拜因經伍員祠長吁且向要離墓自笑
平生放誕名詩篇很籍滿吳城由來不減狂奴態
誰料能關淑女情淑女翩然眞足羡百花洲渚蘼
蕪院歌咏曾傳陌上桑姓名却比昭陽燕衛孃書
法本名家道韞才華實可誇蠻箋不媿題黃絹都
講原應坐絳紗荀郎昔日傷心賦徼幸星眸珍重
顧和曲翻工白雪詞巴人只遜紅牙句自此殷勤

屬蹇修黃花開處月輪秋簫吹吳市經過慣春賃
蘇臺汗漫留羣玉山頭驚一見蘂珠宮裏遊初徧
庭前彷彿覷停雲堂後依稀聞響釧瑣窓幽折最
玲瓏一一琴書位置工無數綠楊無數雨幾層簾
子幾層風小婢扶持欄怯倚養娘喚處聲偏細細
唾柔嘶隔繡屏可憐人在銷魂處香奩幅幅展烏
絲玉笋纖纖染翰時遥人暑露相思影選句偏宜
連理枝擷來焦尾溪邊弄冰絲縷縷芳音送莊子
身如舞蝶狂相如心爲求凰動逢卿眞作一生拚

笑啼情境越梅酸遲徊繡閣三秋夢咫尺紅牕萬
里看多情謬辱三生訂開函愧乏明珠贈製得雙
雙九子釵鐫成小小綢繆印多卿遥寄鯉魚頻似
泣如愁訴却眞莫使空閨成怨女恐教薄幸屬文
人誰知南北天涯路春雨秋風冬復暮深閨有恨
不分明佳期欲赴渾擔誤從來好事恨多磨覆雨
翻雲奈若何一枝幾被狂風折百幻誠如大海波
幸有佳人心鐵石萬苦千辛朝與夕借箸曾煩張
子房出奇還想陳曲逆倘來富貴就翩翩作意驕

人不論錢信有黃金能買笑慚無紅粉一生憐山
塘何事鷓鴣啼策士如雲山鬼技江寒枉發木蘭
船日落空回驄馬轡誰掩柴扉槲葉村淒然烟月
淡黃昏吳妁莫便誇瑩女曹植毋煩賦洛神佳人
從此夜深泣目斷江雲愁欲絕多時繡線總慵拈
向日新歌都拉雜茫茫春恨渺無踪春鳥春花春
自濃閒對罘罳垂面面悶看屏戍閉重重嗟予下
秃離奇質相逢不道同膠漆歡笑恩情著意嘗凝
頑福分甘心折今秋復此渡胥江有情佳節是重

陽盃承合巹歡無限人效于飛樂未央紅閨水驛
燒銀燭金獸香濃篆烟續襦邊的的貫珊瑚髻上
盈盈燦珠玉背燭偷將鄉里呼香風吹起穗流蘇
綠堦柳影搖衣帶碧水烟光入畫圖生成骨相神
仙種嬌憨欲顫釵頭鳳肩舞無端溥怒生蛾顰不
覺閑愁重人前斂掩只垂眸懶似蠶眠和柳柔一
朵半蔫花欲卸雙條殘照淚還流最是定情詩欲
作親承檀口相酬酢咏得蓮花淡竝頭賦來鸚鵡
成雙咏回思阿母忽心悲三年屈指痛蘭摧藕向

總緣彈淚去爲言佳壻射屏來阿翁馴儈誠足鄙
孔方爲兄若爲弟倏忽能裁貝錦成須臾欲變長
生誓百計圖維僅允全好逑俠士一周旋方知斷
竹原能續始信寒灰尚可然朱提散盡驟堪喜兒
女情深丈夫事佳話流傳到處人詩篇博贈知名
士十月鬧梳虎阜開玉人攜袖共徘徊恍覺船如
天上坐還疑人自夢中回遊宵就玩如勾月月照
嶂巒烟簇兀矮屋疎籬石罅藏繁紅小翠田畦得
不厭相看此泊舟芳塘步屧思悠悠山間片石平

如掌共與題詩在上頭若耶回傾溪何所惧惱殊
樓夜空鎖梅花應發舊時香蟾影還如今夕吐思
家脉脉向誰論憶起枇杷故里門可知客夢如閨
夢偏指波痕作淚痕歸去媿無金屋貯詩詞羸得
朝昏費褰幃何福得良朋劈箋每喜書奇字一卷
縹緗署掃眉蠟頭妙楷擅風姿那輪昔日簪花格
漫數前人幼婦碑無何匝月輕離別撥棹姑蘇寒
又過關河不改舊城闉草樹依然向風日遲留荏
苒役朝朝休說元龍氣尚豪離情忍覺多如雨別

夢應須信若潮門前垂柳原如昨近日東風差不
惡杜鵑春去月蒼凉荳蔻風微香寂寞此時相對
意難忘此際迴思欲斷腸妻其客枕蒲帆雨冷落
閨砧繡瓦霜倚檻無聊發長嘯更闌尙把金尊倒
搦管微吟有所思冰輪恰遇孤蓬照

同友賦得寒衣處處催刀尺

九月九日猶未寒西風颯颯吹琅玕隔鄰何處砧
聲急雙題汀濕裁齊紈買絲欲寄偷闔客拍板彈
箏王謝宅誰知擣盡塞垣衣忘却城南更城北

青州行 有引

林四娘者明故衡王妃也擅姿致能詩生時有寵于王無何以病死而王亦遽遭變故晉昌陳緑崖視臬青州夜闌時忽聽鼓樂聲從空中來俄見騶從擁一女郎至美而艶高髻宮衣腰懸金錯刀二婢左右供指使須臾盛設盃酒歌舞于氍毹之上者皆十六七歲童子不異人間世緑崖令麾之不去挾弓矢射之不及撞鐘伐鼓如罔

聞邀緑崖共飲不能卻䭾峯麟脯錯落綺筵盡歡達旦而去明夜復至書齋再拜陳詞自言妾本金陵林四娘向為衡王妃語半淚簌簌下命取蠻箋濡毫賦詩句皆冷艶自是恒徃來燕笑然卒不可犯二婢一名青兒一名東兒皆殊色一日復治酒與緑崖言別云將挈東兒訪道山中遂聯袂聳入雲端後青兒亦偶一來尋亦不至矣昔年王祠部向予曾道其事今王廡常復

于酒酣時詳述之因作歌

庭前小雨三更始有客酣歌眼垂淚青州遺事最關情欲言不言心驚悸青州夙昔藩王後宮行樂信無方館娃妙選亦難數第一金陵林四娘才容獨重君王顧莫說紅顏本朝露歌翻團扇欲生愁曲繞空梁渾不誤誰知中道成棄捐故宮回首淚如泉吁嗟世事真翻覆妾死君王亦可憐晉江陳君為法吏忽聞天籟來空際須臾騶從集堂間六尺氍毹歌舞娟呼兒叱咤如不聞撞鐘伐鼓聲

殷殷空勞武士彎弧矢恰似巫山散雨雲使君惝怳空齋立美人褰帷蓮步入遺婢慇懃先致詞歛衽勝常中禮節含悲再拜說衡王昔也承恩今斷腸鶴歸已失當年夢魂返難尋舊日香為言此際成良會逢君醉倒夫何害金盤錯落紫駝峯犀筋紛紜素鱗膾興來往往愛揮毫談經說史如波濤標奇好續齊諧記選句應追楚客騷咲語逢人渾不苟明河莫望君知否寶帶雙懸金錯刀宮腰一束章臺柳似此相於閱數旬一朝離別涕沾巾陽

關不忍歌三疊別酒還教酌數巡來挐雙鬟去留一啼痕獨向青兒纔東見聯袂入雲中駕言訪道求丹訣我聞此語魂黯然搦管應爲野史編銅駝離黍無須問獨使佳人姓氏傳人生一死誠何用留得芳名青史重花藥空辜故主恩明妃徒有還宮夢誰將白骨殉王家魂夢歸來泣暮鴉月冷湖頭飛海鴈夜寒江上聽琵琶古今怪事恒相類或者神仙或鬼魅少君曾召李夫人方平亦遣麻姑至不知此女爲誰來對客陳詞亦可哀君不見杜

鵑枝上三更血傍汝飛鳴到夜臺

登半塘寺高閣

七里山塘行已半半塘古寺斜臨岸何年傑閣勢凌雲舉睥直瞰吳江縣吳王宮殿已荒丘閶闔門前水背流今人但惜古人去古人那料今人愁君不見胥江怒濤高百尺鐲鏤劍氣亘虛碧專諸已死塔猶存要離塚上青燐出月光滿樹雲滿溪溪雲欲上風凄凄倚檻高歌發長嘯蛟龍潜伏烏夜啼

過吳江憶前人楓落吳江冷之句率爾成歌

吾曹賦詩累篇牘得傳一語亦便足當年楓落句絕倫直到于今大名屬我來鼓楫吳江城楓落依然對江曲始悔生平浪作歌可傳佳句誠如何今人亦或謬稱賞難料他年論不苛千詩百詩爭一語一語不傳復何取寃竟詩須盡可傳徒傳一語難輕許李杜詩歌指難屈長篇短篇皆傑出欲求一語特稱奇如井觀天海蠡測我今不敢多賦詩前有李杜難過之不如求工仍一語吳江楓落真

吾師

吳山觀飛來石歌

西湖上有飛來峯吳山上有飛來石我愛飛來峯勢奇及觀此石稱雙絕莫是峯飛過此時故將此石遺在斯脊簇嵯峨亦難狀寒泉滴瀝聲凄共側嶺横崖似嵌空十畝五畝廣不同挿天百丈仰難到四圍合沓皆玲瓏中有天光垂一線白露夜滴生悲風雲從石根起沾我衣袂中拂之不可去旋薄青芙蓉此時相對愛盃酌呼兒沽酒白日落狂

歌長嘯泣鬼神往往蛟龍聽潛蟄君不見錢塘江潮行復來射潮甲士安在哉又不見宋皇大內在山隈銅駝金闕成蒿萊獨餘此石飛難去令人俯仰生悲哀

學文堂詩集

夫椒山人陳玉基賡明著

五言律

初霽渡江

小艇中流渡乘潮似建瓴雨殘山乍霽龍怒水猶腥遠岸鳴孤鶩荒洲落大星嘯歌真自在風浪幾曾聽

過金山

水勢山逾險舟行避復迎槳聲搖洞壑風色辨階墒閣記當年臥泉思向日烹那知一卷石竟爾作

金城山新建城

同友登京口避風館高閣望江題壁三首

袞袞登樓興披襟坐上頭果知天地大不盡古今愁孤塔銜煙立諸峯拍浪浮憑闌一長嘯明月夜橫秋

雨勢渾難定蒼茫沒遠天潮迴沙少岸風急渡無船小閣含秋氣浮雲亂曉煙上人能好客相對欲逃禪

極望長天外臨風更曳裾山川三楚接煙火六朝餘夾岸居仍麗危旌插未疎酒徒吾輩是爛醉莫躊躇

久雨喜霽舟中同歸元恭限韻

不道天能霽欣然豁我胸榜人歌踴躍田父意從容白返前宵月青歸舊日峯銜杯供嘯咏佳客正相從

蔣墅舟中遣興同瑱霞用工部秋野韻五首

秋風吹不斷秋影散空虛樹密偏懸莢蒲荒豈故墟黃花幽岸摘青菜野田鋤更喜停橈處呼兒一釣魚

歷歷渾如畫相看意不違捕魚呼婦起刈稻挈兒歸秋色迎船好煙光過眼非野人容我並應採故山薇

光是添幽興秋江帶水長洩雲沾樹影落日背谿光鳥羨凌風翼船疑小洞房村邊頻去住隨處野花香

月向烏棲白燈偏蟹舍紅長林籠宿霧坼岸隱疎風爲客應多感離家便不同夜凉憑棹聽仍恐泣鮫宮

頗得江湖趣宜隨鸛鶴群世途難得暇人事喜無聞砧落誰家杵山飛何處雲便令嘗散誕渾欲忘從軍

秋杪同瑱霞偶過蔣墅賀氏廢圃有感用工部江村韻五首

江村堪縱步一徑繞幽深宿鳥窺人意浮雲見客心臺荒還足眺樹老态相尋往事休惆悵登臨尚至今

全盛知誰日傳聞近百年花邀紆舞榭石鉾引流泉烟色隨時換風光信眼穿奈何搖落盡一擬問蒼天

虛谷搖空翠疎籬蔓小紅忽飛孤閣雨不斷四山風去住憐遊子談論對野翁何從求地主醉倒鶴溪中（鶴溪溪名）

拱極峯何在巋然立紫苔玲瓏生變態突兀陋凡材日射秋容淡雲沾曉勢開宦遊眞免俗萬里粤

中來拱極巨石名賀氏某公宦粤昇之歸

旁舍梧陰直鄰畦菜甲生似玆存晩計應不羨浮榮野鶴原遺世沙鷗豈用名年來諳此意徙倚若爲情

秋日楊青巖招飲近園用杜韻二首

坐厠群公末人狂一醉時行行皆勝賞歷歷是吾詩節況黃花候羨兼碧藕絲平生文酒興不厭數相期

不斷燒銀燭那知夜漏長破愁憑酒盞消渴愛茶檐小谷浮鶩鴨香風散稻粱何須問軒冕冀足傲羲皇

霧　金陵寓中

稍露青溪宅還濛白鷺洲入江天欲暮穿峽樹驚秋容易村煙沒蒼茫水氣浮迷津何處問身世一孤舟

丹陽夜飲劉先生署中

練水日泠泠華筵醉復醒天低江岸碧雲擁縣樓青做吏揮金椀高齋落翠屏自慚門下士絳帳許談經

訪蔣泠生

蔣子經年別傳聞住篔橋月明人澹澹才老鬢蕭蕭白草連三徑青山似六朝興來歸去晩漁火隔江招

寒食江口別弟二首

二子依親舍萊衣傍藥欄那知余作客只藉爾承歡練水乘風度黃河帶月看倘逢征鴈至早晩報平安

客路逢寒食難令別棹停酒斷京月白江擁暮山青豈直悲鴻鴈共如念鶺鴒臨岐無涕淚歸去好趨庭

京口寄內

昨夜催行李孤燈對別離浮名原不羨長路恐多危船到三江口花飛二月時總添遊子恨落日寸心知

將抵寶應遇大風瀕險有歎

萬里長安道鄉心耿不忘乾坤消濁酒身世獨危

橋海月生孤嶂春星落大荒黃河猶未渡愁緒正
蒼茫

黃河

不識黃河水今看九派渾大星垂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門風靜波仍壯帆欹沙欲吞乘槎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尙
崑崙

濁浪連天起荒城片席過萬方同貢賦九曲異風
波遷徙淮流今蒼茫海氣多倚閭愁梗塞今已渡
黃河

徙倚黃河岸源從天上來大風生峽谷微雨過荒
臺樹暝禪燈出城孤畫角哀澄淸應可俟眞乏濟
川才

柳林閘

北望天垂遠空林起暮陰飛揚歸客思搖落故人
心白鴈時相見黃雲愁至今不知停棹處何事獨
沉吟

分水廟

兩水折流濟雙峯夾一門南趨開濟漯北徙滙崑

崙漁火漫漫出旌旗獵獵翻古祠陻禮敬禹跡悵
空存 時設汛兵

過楊東翅故宅有感

楊子談經宅重來只自悲不堪思舊侶况復見孤
兒日暮藤蘿合春深楊柳垂當年書樓上玉笛想
同吹

憶昔相攜手文社共陸離屢邀公子獵不顧尚書
期白帢人誰健黃泉爾自知依然吟眺處回首倍
淒其

答龔仲震

暫爾荆溪別何當有贈詩神工皆頓挫興會獨淋
漓月照孤舟泊秋驚雙鬢絲好將飛動意肯遣故
人知

攜手入城市論心到蕖堂小池雲浛浛三徑樹蒼
蒼釀熟休辭醉詩成自欲狂看君衰謝意絲竹總
悲傷

送梵輝上人赴友人約

何必東林下方成惠遠居偶攜棕笠去不厭故人

廬山翠浮杯濕溪深落梵疎三車如可演容我叩
淸虛

重登太白酒樓題壁

東魯經過慣相逢復此遊再停遷客棹重上戍城
樓濟漯流元合烟嵐翠恰浮斷碑磨滅處想像謫
仙留
每到高賢地詩懷倍覺新狂餘愁不斷題罷與如
神憑弔應吾輩遨遊賴此身欲將千斛酒澆遍濟
河濱

過南池憶昔與汪處嘿同遊悵然有作

憶昔同遊客汪生自不羣只今池館在已覺死生
分道路知音失泉臺痛哭聞偏教名勝地雙淚落
紛紛

題旅店壁

興被詩篇役愁隨客路羈縱令工少益祇覺遣相
宜棗熟村醪嫩沙崩草舍欹頹垣題欲遍萬一採
風知

陶丘假宿何氏荒園

地僻經過少人來夾道看到門僮僕訝高枕性情
安雜樹浮雲薄疎籬落照殘生平愛幽興深覺旅
愁寬

白楊

此樹江南少蕭蕭十丈餘日穿枝欲倒雨洗葉偏
疎松柏陰相敵梧桐翠不如那能移得汝一一蔭
吾廬

雁

不忍尋常見那堪客裏逢何時違塞北帶雪過山
東天際雙雙列沙邊箇箇同倘傳遊子信應到故
鄉中

輓賀繼登刺史殉難蜀中 張獻忠寇蜀死之

羣盜縱橫日孤城戰鬪中馬聲嘶赤甲膓血灑青
楓李特山河險公孫帳旆雄十年巫峽路腸斷舊
郫筒

將至狠山屯晚宿村舍

小寺危橋側孤村萬頃間攀籬頻繫馬見酒便開
顏土銼炊仍冷牛羊夕未還今宵須睡熟明日好

看山

山行

客裏身難惜山邊晩耐寒石根穿水去籬落赴峯攢旅夢過三月囊錢剩一餐長途隨處險況復對巑岏

嘉祥郭外同虞掌叔晩眺高閣

閣迥霞初散窗虛翠復添參差開睥睨高下出閭閻倦鳥飜飛並窮途慰藉兼與君聊縱目戍鼓夜來嚴

客夜

客夜偏難曉寒衾不肯溫月痕虛半壁沙勢動孤村高枕三秋盡防身一劒存空堦還起立底事向誰論

晩眺

野港銀河倒荒城戍鼓初槳鳴漁火亂鷗宿晩沙虛天地容爲客風塵憶故廬親朋知好在難報一行書

盧別駕索詩爲別兼承分俸賦謝此詩

詩是君家好如余敢易論感深情自竭典發語無倫此別牽吾緒前途見汝思驪歌休更唱相對已消魂

曉起

客眠難得著偶著便呼行容易風寒入蒼茫早暮更月痕依水碓鳥夢失山城試問同車者應傷此夜情

再過濟寧馬上口占

總是他鄉路重來若故鄉翠殘池館樹白盡寺橋霜薄祿霑難得微軀瘁可傷時聞道傍語驚馬尚飛揚

殘雪

聞道余行後紛紛雪更多只今消未盡昨夜對如何野燒侵荒堠層氷滾大河若爲來往熟渾欲忘蹉跎 時濟水已氷舟人鑿氷而渡

寄家書因示鄕人

無數家門事書中那便詳看來愁欲動封罷語猶忘生産何曾問饑寒總不妨漫傳悲苦意恐益倚

間傷

沙

作客眞愁雨驅車更苦沙似令風有色忽覺樹無華深淺霞光沒微茫水勢斜連拳鴎鷺好安穩臥蒹葭

燈

客裏無佳況寒燈遂少花每當然永夜獨使對長嗟杯動溶溶濕風微脉脉斜故鄉誰共汝應與護輕紗

月

向說無私照今看似有私故鄉人不見孤客淚偏滋影側鴻斜度光沉樹倒垂嚴更過夜半愁絕未成詩

束裝

客裝隨處束一夜一番新書箎從顚倒衣裘任苦辛饑憐奴僕問窮到旅途眞剩有詩文在蕭蕭伴此身

汶上訪路子復留宿齋中

問訊汶河畔來遊故舊居徑隨松䆫換水動畵簾虛亂石參差立寒花造次舒主人驚會面相對各躊躇

太白孤城迥明湖落照偏烟花時隱現波影夜澄鮮岸幘高人共移樽老樹邊多君能領客攜手遂忘年 太白山名 明湖湖名

旁舍中都址猶餘舊講堂荒碑難細讀衰柳自成行徑仄霞如綺溪平月似霜登臺還極眺百里見微茫

曉起忽不樂凄然賦別歌攜襄還展轉倚杖更婆娑自覺風塵憁空餘野趣多何時理歸棹重許故人過

客夜聞邸報得韓刑部聖秋凶問

正欲擁衾臥人傳邸報來蒼茫聊寓目驚訝忽停盃似聽山陽笛眞憐鄴苑才鶴飛何處著客夢倘徘徊

爾若今無恙公車到定留新詩還索看高閣慰重遊不謂殊難逐空餘劒未投紛紛遊子淚應動夜

臺愁

登東平城晚眺

栗倚嚴城眺諸峯擁縣青斷雲浮淰淰細水去泠泠客慣愁翻減風吹酒易醒舉頭鴻鴈過嘹嚦不堪聽

茌平

昨夜經阿邑今朝至茌平沙痕喧細水日氣射孤城旅食還須勉村醪也自淸漫愁爲客苦爛醉足浮生

過德州二十里鋪示同行會稽吳文北與景州界

地是燕齊圻人從吳越來孤村當落日小驛置荒臺月動靑萍影霜添白髮哀莫愁前路遠相對且銜盃

望景州塔

何必登臨好看來便不同地分齊嶠右山遶薊門東法雨垂天界慈雲傢碧空非無攀躋興媿我正飄蓬

白溝河晚眺距京二百里宋遼分界處

總是幽燕地相傳遼宋分屬行高不落沙岸走無聞割據悲前代遭逢幸聖君請看雲近處佳氣正氤氳

倘得兼程進昭臺便已登却看天欲暮且醉酒如澠逆旅愁無賴思鄉病屢增十年心底事照我是寒燈

小米

五穀元俱貴餐來米自殊種因南北異土是上中良入杵愁逾細除芒便有香遙知故鄉陌收穫也

應忙

即事

萍踪隨處泛玆土暫流連粔籹聊充飭櫨梨不論錢人稀休市早樹少看山便野老挑燈坐兵戈說去年

雪

恰閉重扃臥兒童報雪飛披衣看有興卷幔坐忘機白變層巒態靑消萬樹輝床頭餘醖在斟酌莫相違

又雪

昨夜看如此今朝望又迷山沾容愈好樹壓幹全低爛熳催新賦紛霏想舊谿何人更乘興孤客此躕棲

晩晴野步

雨餘聊步屧景色媚林皐斷峽雲初洗浮雲薄漸高日斜光潽潽水細聲滔滔更到村南去狂吟氣倍豪

馬上

夙有飛騰志如今秖自悲肉消髀漸痛坐久骨難支共冀空羣顧難逢買駿期馳驅渾未慣應任北人嗤

寄弟十首

每覺思吾弟情深語便眞鶺鴒詩擬續春草夢時新道路空回首家書寄乏人一尊椒栢酒憑汝獻高親 時巳過歲

莫愁書未讀庭訓總堪師疑爾聞頻異憐予膝暫離身名休寂寞門戶仗支持親望眞難慰吾曹努力爲

老母偏茹苦饔飱在我儕何曾頻進饌況乃是長齋久抱含飴痛兼傷望遠懷膝前惟汝在應與說天涯

汝小應難憶余前尚有兒姓名三楚識詞賦兩京榮不謂矜遊俠長令閲死生十年回首處流涕尚縱橫 兒曾游楚後亡于洛上故有三五句

都憶東郊外蕭條丙舍荒貽謀眞式穀誓甚每同傷謙聚情偏重然藜夜自長只今誰共汝離思倍難忘 東郊丙舍予與舍弟讀書其中

汝姪如還在寧馨定若何昔曾呼小阮今已痛西河一子愁艱抱雙親髮漸皤憑君深自慰掌上看婆娑 余前年有喪子之痛今以舍弟舉子為慰

記得河干別相看淚迸流忽驚飛鴈斷眞訝去船浮百里還依戀中宵更唱酬臨岐頻寄語堂上莫生憂 弟送至丹陽別

都道遊好余行只自嗟一秋遲魯甸四月到京華彈鋏知無益飄蓬未有涯歸來三徑在生計足

桑麻

余豈耽幽興風塵汝未嘗饑驅形反瘦狂走鬢俱蒼聊藉詩篇遣翻添別緒長故園新釀熟愁殺是他鄉

多少悲傷事歌詩那易窮緒紛詞續斷愁到淚朦朧世路知予倦天涯望爾雄登臺頻矯首颯颯羨歸鴻

夢家

只愁難得睡有夢定還家眞訝風烟異何曾道路賒堂前萱草長原上鶺鴒斜更覺歡娛極江村處處花

乍醒猶堪喜回思便可嗟祇餘雙鬢在依舊一燈斜靜聽榮檐雪輕飄透幌花故園今夜望何處是天涯 時値大雪

蘆溝橋

只覺波難盡何曾揖可通燕山環左右易水注西東霧氣侵沙白宵行愛燭紅十年驅馬地蕭瑟大都同

十二月十五夜望月

只此今年月他鄉尙獨看漸知春氣近彌益客途寒列宿疎雲際淸輝裛露盤故園如極望直北是長安

動輒長安見如今又兩回曾懸萊子袖還照阮生盃冀北光俱滿江南望易哀天邊行自遍迤擬故鄉來 前年侍家大人在都故有三句

家叔頣齋哀辭

倘能延一月我到定歡呼頓覺存亡判眞令涕淚枯雛歌哀白玉斗室是黃爐試問魂兮去曾歸故里無 余于臘月到都而叔已先于十一月謝世

最痛余行日叮嚀是六郎爲言逢我父定促早還鄉細作家書寄眞添別淚長此情那忍負頻向總幃將

此際見猶望那堪凶問傳乍聞人似夢回憶淚如泉客久身俱殉家貧磬倒懸半生辛苦意躃踊問蒼天

忍見遺囊內猶存數卷書學曾翻自悞知命總成

虛手澤驚無恙羇棲恨有餘夜臺如欲訴失計悔生初叔學醫兼知星理故囊遺皆此種書

生前徒碌碌可歎一無成入楚名難立遊梁說未行信知儒術誤空使壯心驚異日歸華表悲鳴定失聲叔八載客遊俱在楚豫間

莫愁棺不返氷釋便呼舟魂暫安蕭寺春應到故丘田園知好在弟妹自相周生死渾難負黃泉汝慰否叔棺權厝蕭寺

嬸母嗟先歿棺猶北郭停八年如有待一夢共難醒合葬靈應妥齊眉饗自歆孤兒能負土雞骨最伶仃

送死憑誰在侯芭誼獨存未沾兒女淚難忘友生恩踪跡三年共交情兩姓敦可憐承付託欲語便聲吞有薛山人三載同叔客遊歿時致匆斂軸誼並古人

益棺今已定誌爾莫深悲處士名原重高人傳可師生前才未展歿後路猶岐翻覺傷懷抱難成有道碑

涕淚何由破長歌豈當哀傷心詩總謬爲客念都灰落落家千里淒淒土一坏孤魂如有識招爾定歸來

守歲

年去人還守春來歲便除不眠添客思何處問吾廬堂上椒誰獻池邊夢總虛忽傳千里信喜極重欷歔時得家書

令節明朝是回頭萬事非風塵雙足誤菽水一冬違捧檄親難慰思家漏漸稀年華催我別來歲幾時歸

盆梅

臘去原無跡梅花巧逗春依依能伴客落落最宜人撮土根株並連筒灌溉頻似茲生意足何必戀江濱

數蕊渾難得攜來道路艱頓令春色在應許客愁開石好如山綴枝繁著意刪平生丘壑趣對汝正相關

病中謝友人枉顧

畢竟愁難遣微軀病遂侵可憐春雨後伏枕到如

今豎子驅何法頭風痛不禁君來艱例屣強起便追尋

燕邸見探春花

花是今年發人還去歲來一春舒客眼連日對浮盃蜂惱爭鬚墮鶯翻弄舌廻上林聞更好難見數枝開

方侍御作楊柳圖索題

伊昔乘驄客如今老畫師興來時潑墨人到索題詩柳暱黃鸝穩花飄綠水運喜無遊子在恐締別

離思

許傳舟置酒爲別席上同方邵村顧華峯

每夜華堂讌那知有別離忽聞今夕會都道送行時沙急津門暗風高易水悲故鄉歸未得揮手欲何之 時余將遊山左

查給諫王座杜送都亭

宣武門前路多君挽去驂別顏當冀野離緒入江潭投筆心猶壯還家與豈酬倘公書諫草加意望東南

出都

從此出都城驅車曉夜行路緣頻過熟囊並一身輕岸柳隨春換村煙繞樹生可堪回首處脈脈重含情

歸恐吾誠急那能便恝然數言忘忌諱時論逐拘牽敢效劉賁泣難追祖逖鞭煌煌 天語在努力慰求賢

邵村華峯見和前詩賦此酬贈

名姓誰猶記相憐有邵村贈予詩數首念此別銷

魂放逐安時議生還荷 主恩更開見大 詔早晚下津門 邵村初還遼左尙以樓工未旋僑居天津

顧子忘形誼春明送我行尋常都有別對爾不勝情喪亂知吾道艱危見此生長安須善處勉矣慎浮名

春半

客裏寒難受殷勤望早春無端歸又半著意看猶新夾道花誰主疎籬筍過人相逢須醉倒前路恐沾巾

春雪

北地春寒久清明尙雪飛微微沾古渡悄悄濕征衣疋馬揮鞭去孤鴻掩淚歸故園花正好愁絶是荆扉

又宿

今日車停後高眠又一家大都茅覆屋總覺岸頽沙取醉非無酒充盤只有瓜野人相對語春水漲桃花

病中曉行與同行吳丈

病骨支離甚登車怕早凉無窮遊子意難對丈人行吟已同莊舄歌眞類楚狂昨宵渾未寐因汝話家鄉

旅食

旅食家家換天涯處處親那曾饑索米終覺熱因人藜藿餐何厭鱸蓴夢屢新鄉關爲傳語春事且逡巡

春耕

頃聞天意好農事遍春坰雨過雲仍黑犁鋤草不

靑異鄕離黍淚故里稻粱心歸去安耕鑿衢謠幾處聽 適過故縣址故有第五句

春望

每乘春一望春眼一番䀹麥細煙生浪波廻月湧沙鷗䳢千箇少籬落數行斜閒説清和近風光漸有涯

途中見桃杏盛放獨無梅花因成四韻

只是梅花少其餘總放春馬蹄經樹歇鶯語入枝新岸岸成霞綺村村覆錦茵相看俱驛路還覓隴頭人

山行

一山當面斷行到路還通身入層霄裏車廻細水中白雲歸澗碧黃鳥啄枝紅極望波濤外飄飄盡轉蓬

到村

樹密村難辨溪斜屋半傾兒童騎客馬花柳入春吟過雨蜂猶濕啣泥燕嘴深此時須一醉長嘯復披襟

羊留村登高閣 羊祜故里

峯到雞鳴盡村因羊祜留猶聞稱折臂無復見輕裘高閣收新雨圓沙逗晚鷗欲窮千里目何處峴山頭 雞鳴峯名

自徂徠歷新甫眺望二首

自笑平生僻逢山輿便高酒懷都浩浩詩句更滔滔每惜峯巒過寧辭鞍馬勞還思登絕巘一擬淨塵囂

積翠何時斷連峯次第生樵歌經雨歇谷鳥逐晴鳴過眼野花落回頭岱嶽橫閟宮還在否松栢尚崢嶸

蒙陰

數峯看漸遠復有一峯迎上下孤城見嶔嶔疋馬行繭絲家共絡梨棗岸俱盈晚向村頭坐蒙茶爲客烹

過郯城 距宿遷百里

漸喜江南近揮鞭努力行已過郯子國便到項王城野渡全浮纜春畦徧耦耕黃河今在眼早晚一舟橫

宿遷覓舟

此身長道路誰分有歸期竟入臨淮境真逢鼓枻時囊猶存顧直春正好吟詩坐臥中流穩呼僮急舉卮

牡丹 春詠十二首

信有傾城號看來便絕倫低昂渾盡態含吐定經旬艷艷霞光冒盈盈露氣新翻憐春欲暮欣賞及芳晨

梨花

樹樹花爭艷梨花澹自殊空枝疑雪色細蘂雜蜂鬚蝶引迷高下雲沾看有無洗粧喧此際把酒競相呼

筍

何限干霄勢森然徑寸間抽節寧久待解籜便難攀籬落穿無數盤餐與頗關熟知滋味好着意冗邊刪

草

細草含春態欣欣自向榮但令嘗可愛何必盡知名嫩碧兼波湧微香帶雨生毋爲南浦畫欸使別情驚

羔

拭目春畦上羔兒寢復興細眠俱不兢狂走漸相矜執贄因知貴思乘自莫勝喜看時傍母日夕應麑肱

蝴蝶

隨意翻翾動紛紛蝶正忙夢餘猶彷彿看去恰飛

揚傳就天然粉倫發花底香可憐明月下宿影晃微茫

鴨

方池浮藻荇花鴨戲相依振頸搖光亂翻身宿影稀隨晁雛舉翅與鷺學忘機粱稻謀還得鮑邊敢蹭歸

燕

舊日梁間燕重來又一年呢喃仍欲訴巢幕幸依然豈惜長途苦深叨故主憐銜泥兼啄草往復畫簷前

黃鸝

深樹黃鸝覺啼殘一院春乍聞如解語屢轉欲傷神花密藏身穩枝高掠羽新相看邀逸興攜酒漫逡巡

鞦韆

自有千秋節鞦韆遂得名流傳寒食戲飄忽麗人行彩架凌雲轉鉄衣拂地輕音容俱彷彿凝睇不勝情

雲

忽漫推峯出微沾古岸頭非因風力助嘗爲雨容留雜樹紅相映方塘翠不收回看思何限吾意等沉浮

池

小水溶溶淨方池岸岸平野花垂子細飛鳥入分明雨驟魚爭落風狂浪只輕蘺憐江海外飄泊壯心驚

中秋對月 時容秋陵

月到中秋好他鄉泥此身六朝芳草歇一夜旅愁新水色搖無定山光動有神故園猶在眼辛苦望歸人

登報恩寺塔

勝絕驚吾在天涯見此心大江餘一綫鍾阜失千尋夜夜斗牛宿時時風雨吟欲將灰劫事稽首問祇林

過仲震荊溪草堂二首

爲愛山川好欣然此卜居薄田雖未買荒徑已新鋤樓外嵐光淨溪邊雁影疎我來多逸興痛飲莫躊躇

濁酒渾無賴高談亦自雄何妨生理昧大抵世途窮天地悲歌裏行藏得喪中加餐還努力漫擬作衰翁

送曹倬雲討偕北上

昨歲同爲客秋風滿後湖方舟邀翠羽聯袂摘香菰慷慨愁離別兵戈慎道途蘭陵多美酒立馬爲君沽

學文堂詩集

夫椒山人陳玉基賡明著

五言律

懷戴孝廉雲簡

憶作郎川客扁舟訪戴過到門新雨後把酒暮烟多客路還工賦高樓任放歌別離人自慣於爾奈愁何

與周渭公

識君纔一載知君已十年交從古道得名媿少時傳長鋏隨人問高樓共爾眠盤龍今健在書記正翩翩

晚宿

徑仄偏多樹山迴便有村草沾新露影馬踏舊蹄痕夜雨爲誰急秋宵此獨存野人談往事把酒共荊門

再過徐山人居

頹壁曾題徧荒臺此過頻忽驚鬚鬢改彌覺酒盃親計拙艱生理交淡見苦辛看君牽幼子垂老欲

傷神

江陰夜泊有感二首

極目荒江上蒼茫野興多秋風高鐵笛塞月冷銅駝樹杪孤帆出天邊一鴈過旅愁驚赤羽獨立夜如何

九月大江頭邀賓上酒樓碧繩偏照客黃菊好悲秋海氣連申浦軍聲擁潤州凭闌一長望何處小山幽

憶東園

故鄉容易望倚檻柰愁何樹暝歸鴉少天空落鴈多風塵消濁酒年歲托狂歌知有池塘在春深長薜蘿

月夜同友口占

最是他鄉路江邊觸客舟相逢脫寶劒一嘯上高樓水驛紅闌滿人家白苧秋可堪腸斷處常此月當頭

姑蘇道中

茂苑風流在重遊好問津半塘寒落日雙槳送離人市上簫聲舊橋邊柳色新最憐長此客依約是三春

陪薛 詔使赴鄭大晉宴集

永夜華堂讌征車此暫停月同千里白人對一峯青橘井留仙藥樓船擁使星追陪還痛飲何必怨飄零

山塘

只此山塘岸來頻去每遲雜花飛故苑細水漲新池酒熟當壚與舟移宿鳥知有時成獨立吟遍舊題詩

望江

行子乘春望凄然發浩歌海雲浮客棹江樹接官河鴈去吳天盡潮來楚國多妙高臺上月日夜送寒波

登北固山樓

匹馬凭孤嶂危城控上游魚龍一夜靜吳楚萬家浮獨客來江閣層雲結海樓茫茫沙島外千里暮煙愁

笳吹西風道浮生此放歌城樓喧浩蕩郡郭壓嵯峨拂袖乾坤監凭闌今古多南朝祖士稚擊楫意如何

月夜登玉山

是處稱天塹凭高望不窮赤欄隨岸折碧浪入盃空沙草沉殘鐵牙門掛角弓漁舟安穩在磯畔水融融

阻風夜泊

漠漠孤洲渺驚濤阻客程愁餘空目斷夢罷識身輕野曠天連燒沙清鴈報更百年拚盡醉隨處太江横

瓜洲

遙望海門低春風滿大堤亂流衝棹過斜日帶江迷綠蔣浮瓜步黃花散馬蹄蕪城纔咫尺煙樹晚凄凄

登寶應君霞寺層樓

層樓何代寺突兀射湖邊樹接青山落城鄰白日懸法雲開浩劫香雨散諸天千里勞勞客凭臨思黯然

桃源縣

桃源名亦好憑眺境全非市小行人集煙疎晚爨稀河聲連戍鼓草色上春衣無限江南思蒼茫共落暉

夜泊魚頭磯荒岸不寐有作

漸覺三春盡迢遙路尚賒樹陰疑到峽月黑隱聞笳百里人煙斷孤舟鴈陣斜前途半如此飄泊信天涯

陽穀道中

忽起故鄉思横空落鴈遲淚多楊柳見愁老杜鵑知刺促歸三歎蕭條縱五噫京華何處是矯首萬年枝

再至德州

昔自江南至今從薊北來往還皆此路客思轉難栽野水芙蓉落空山鸛鶴廻嚴城猶鼓角秋氣日悲哉

觀賀蘭國貢使

海甸皆王土奇琛入　帝家衣冠殊域迥文物九天華弓月開邊調蘆笳暗使槎長空迷去鴈應有指南車

送惠上人遊洞庭

一徑安禪處三年聽法堂地偏人跡少樹老佛燈藏作客吾猶健高吟爾不妨輕帆洞庭去秋水正蒼蒼

別弟

欲去情難恝相看淚不窮親朋城郭外吾弟客舟中風雪艱長路饑寒倚小僮故鄉書早寄愁眼莫教空

竟作遠遊子高堂賴爾存須令顏有喜應念齒俱尊藥餌宜時製餅餌望早溫倘煩行旅問客路莫深論

贈許方來

許生眞意氣家住雨花臺曾作金城將能無玉樹哀燕關愁鴈寄吳市和簫來醉慰如相問休誇倦臂才

下邳

經過下邳城城邊碧草生春含孤角細舟對一峯橫鴈影雲端沒人家雨後明千年圯橋上來往不勝情

即事

十萬新軍集吹笳遍郭門村烟終日斷雞犬數家存漫下窮途淚還傾濁酒樽羣公康濟在兵事且休論

微雨

伏枕聽難覺開扉望復明濃花沾有色細草著無聲脉脉山容重霏霏霧意輕閒愁吟欲遍獨自繞堦行

秋日過婁東訪曹倬雲

舊有登堂約扁舟此夕過到門波浩蕩乘興月婆娑不道孤兒痛還添別淚多支床雞骨瘦慰藉欲如何（時倬雲有失怙之痛）

欲別誰能恝相留更不安爲予仍下榻憐爾未加餐積愫眞難盡新詩敢索看曉來分手處總帳火

猶寒

得友人山左消息

竟作十年別何無一紙書傳聞在東魯早晚下南徐客久才逾老思深夢轉踈靈光遺殿在問爾賦何如

夏日

陶陶當此日客路尚淹留竹暗諸天雨花迎一樹秋長風催畫角落日掛城頭散髮容高臥茅堂逈自幽

雪夜自江上歸過友人宿

一路蒹葭響孤舟雪上移別來忘夙約相見慰秋期燭照江梅發泉聽石澗遲藤蘿應已暝半偶坐堪持

訪友

舊識知何處家仍秋水湄不疑人在夢飄道見俱進乎酒弗言薄明河還自垂因君動幽意倚杖欲追隨

山居

一自看山去兼旬住石房鶴聽空澗雨鳥啄翠巖霜高臥身容懶孤吟興倍長偶然乘月望湖水夜蒼茫

客中懷毛留鄴亦客遊未歸

自我離鄉後因君繫此心覺來邊角動坐到寺鐘沉薄俗憎孤客全家待好音歸期余未卜知爾更難禁

哭劉厚曕姑丈

地下劉文學聲名尚至今可憐貧到骨兒復病傷

心墓草自成色悲烏非好音葭莩半零落婁斷白頭吟

送吳子班歸池州

送送故人去悠悠同調稀鐘寒聲欲斷木落影偏微鈞黨家風舊從軍壯志違君看匹馬處黃鵠各飄飛

贈梅杓司

似子矜遊俠陽春曲轉高詩名三婦艶人是五陵豪金縷翻歌扇銀鞭拂寶刀飄零休自歎才調本

西陶

病中雜詩 有引

客歸嬰疾自秋徂冬憔悴以來何心風雅然相如伏枕尙成封禪之文宗元抱病亦報史書之札知翰墨之道古人雖病間猶不廢也第孔璋草檄爲能自愈頭風而元龍踞牀止覺頓除豪氣聊附七哀而表志憑八詠以舒愁云爾

曉泊石堰

九十行將半輕帆曉暫留小村山乍掩一水樹初浮沙濕知潮落魚跳見網收飄飄無倚著心跡等虛舟 江陰距吾邑九十里

到家

悔不將身惜深貽父母憂入門猶強慰伏枕忽生愁暗數他鄉苦回思召疾由欲言仍未敢擁被淚潛流

病

且任皇天意毋須救死頻百年原是客千載定何人縱若河魚疾休悲土木身但憐諸弟妹一一慰酸辛

自慰

蒼天頻仰問畢竟我如何庚亥元無畏陳思敢廢歌形容孤枕習涕淚一秋多稍喜風塵事無由到薜蘿

篋藥

都道能消渴相宜獨柘漿節調緣筆瀋味冷足氷霜漢祀歌原重陳王咏莫忘總然佳境入若思奈堪傷 漢郊祀歌泰尊柘漿析朝酲 曹植詩都蔗雖美秋之必折

白西瓜 一

不料靑門內猶存是種瓜攜來疑抱月剖去擬餐霞浮水難同李沿籬記作花若因吾病嗜有意蓄東家

棗

棗性云能補于今補未宜祇因良藥苦不覺寸情移纂纂潘安賦來來方朔知還思遊海上服食問安期

鄒汾亭枉顧治藥

耳熱汾亭久今知果善醫悵君來稍暮致我病踰時理熟才兼老情深藥自宜從玆紛感激難骨料能支

語汾亭

僕病雖今日先生貴溯源公車悲屢困長鋏恨空存道路饑寒積交情涕淚吞數年心耿耿難與達人論

對鏡

忽相君之面低徊欲斷魂蛾眉疑被妬青眼悵徒存舌敝那關病啼深竟有痕傷心更何限非汝向誰論

燈影

榻畔如憐我依依見汝來愁容疑獨掩苦志豈同灰自笑呼應出誰知對可哀忽驚回首處何事穗花開

語弟

汝試來看我今朝似稍佳好將相對意急慰老親懷負米勞難共趨庭訓莫乖更須勤自愛兄罪已無涯

可嘆

向苦貧非病今傷病復貧一燈兒女淚三徑草茅身詩賦隨時譲形骸減衆人十年飛動意不覺暗傷神

劉明府餽黃蓮陳米

父執劉褒縣關情贈餽頻養生期自遠嘗膳意何親南國香秔貴西川上草眞藥囊須正切惟喜倒

沾巾 黃蓮一名上草

戒上人攜藥酒過

東郭天寧寺從來藥酒傳大都溫補勝眞與治生便琥珀光應敵葡萄味兄全上人時惠我末疾喜加痊 左傳風淫末疾

觀煮粥

只道紅爐內偏爲藥餌溫那知饘粥味復許故人吞入口應深訝聞香預細論祗愁難飽食斟酌進晨昏

移菊數十本置榻前

難向籬邊步移來斗室幽與吾同避俗爲爾重悲秋種色朦朧辨香風子細收白衣空送酒辜負好花留 時余戒酒

岳維洛索書箋莛致揚州同年劉玉少

夙有揮毫興其如手戰頻生疎難具法錯落總非神布勢渾鋒灰臨箋竟腕親孝標應見哂爲說病餘人

聞鐘

每因鐘一動底事一回思夢寢燕山路男兒馬革屍愁聲隨斷續哀怨入妻其忽笑支離叟誰爲努力期

落葉

木葉驚微脫相看惜故枝一秋今古夢萬樹別離思入水飄難定隨風下每遲始知天地意搖落總無私

思食蛤蜊不得

嘗盡人間味方知澹自優性情宜雅合七箸愛相投月想孤輪灰絲疑獨繭抽梳邊方議食爲爾預綢繆

夢先叔虞掌

叔死猶憐我殷勤入夢來如生相顧惜欲醒又徘徊質樸形容舊飛騰志氣灰思君無限恨何計慰泉臺

曹頌嘉書來慰問兼至因言趁生工相衛又言籬菊甚佳恨不與予共賞詩以報之

似我應無相音容異昔時吳牛聲愈喘燕駿骨空

悲豈是煙霞錮眞叨風雨思名園頻矯首深負菊花期

飲酒

今日方沾汝酌巵忍暫停自能容鹵莽誰復計瓢零眼底人間世天邊醉裏醒那堪杯影動愁鬢欲星星

聞宜與徐表弟病信

未經身歷後誰覺汝難任體兒加余弱愁同令母侵年磬生理昧夢遠淚痕深糗飯知何日凄然兩

地心

喜婦翁許侍御北歸

主德原寬大扁舟　詔許歸臣皃何用白朝議豈終違親故欣攜手鄉關好息機應思多病者先肯過荆扉

憶許傅舟舅寄居天津

吾舅飄零甚全家寄海濱縱知能作達何計不憂貧患難生忠孝悲涼動鬼神倚床時爲汝翹首數沾巾

展前人畫山水卷

不識何時畫相傳唐宋人收藏經百載閱歷定千春如覩山容變兼疑雨勢眞倦眸驚復醒丘壑意相親

移床

屋宇元無幾移床只此間近窗因就日捲幔便看山書架重攜向茶鐺舊未開高眠大自在佳夢豈吾慳

立冬

一秋高枕盡今日又初冬時序隨愁換霜天苦病逢酒應和藥煮衣重著綿縫更把新收穀呼兒細細舂

得張尙書劄

念我餘生在尙書翰札來所言都見道相戒只多才用拙知名妄忘貧覺網恢百朋眞巳錫勿藥霽顏開

母宜人生日

今日高堂讌霞觴若未持承懽惟弟妹獻瑞得花枝老父顏應喜宜人色倍怡不須頻顧問安穩在床兒（宜人誕在十月庭中桃花盛開）

典裘示友

薄田雖巳熟祇足貢官逋不藉霜裘典幾令藥餌枯棄襦吾信媿拂袖爾誰俱爲語休嫌敝持錢竟有無

見架上書帙

牙籤猶宛識拭眼重躊躇歷歷丹鉛遍紛紛記憶疎欲觀仍未敢強起定何如究竟都無益全生祇

藥書

憶東村草堂

約畧疎籬外依稀老樹邊村孤人跡少徑仄草堂偏架上憐殘帙囊中惜斷弦來朝須力疾休負好林泉

聞鴈

溯鴈聲何苦平時尚怕聽況當垂耄後每悵五更醒嘹嚦因思啄單雙不並形哀深眞似我轉輾意難寧

聞鷄

微曉渾無寐時時望汝鳴乍聞猶夜半屢報始天明喜效茅容餼思同祖逖情獨憐予骨似疲薾剩殘生

王刺史招飮不赴

泛愛慚佳客邀歡媿病夫力稀愁禮缺身弱仗人扶俊味沾難得香醪醉孰俱異時來報謝重肯戒廚無

藏蘭

一年勤護惜加意更嚴寒就日藏宜穩多風避欲安葉殘知蟣聚花少驗泥乾因悟人生理平時係攝難

小雪

小雪原宜雪初寒倍覺寒陡然青嶂色都作白雲看雀亂饑翻尾魚吹影動瀾披衣幾愁思凉夜恐難安

月

雪後光逾白更餘影倍淸自從前日臥已見兩回明高樹驚烏夢長天冷鴈程不堪臨我榻時照淚雙盈

幼子

縱有離愁處都忘汝笑啼未言能解語無力強提攜玉樹生元秀金環覓詎迷老親期不淺時喜爲扶藜

語內時余將入山養痾

關心多少事向汝不須論鴉粲姑同舉牛衣且共存悲來時擘劒愁到欲招魂採藥將焉往傳聞有

鹿門

烹魚

正喜能強飯何須不食魚細烹銀鯽膾調和碧蓴疏泛泛香無匹絲絲脆有餘自知茹素久饕餮此宵初

聞兵過

見說王師下南征道路賒關河斷萬馬旌帳拂千家渡口氷初合軍中月正斜何年投筆去還逐李輕車

髮落

但使身嘗在何妨髮漸疎數莖應可擢兩月未曾梳尙覺衝冠起兼愁突鬢除忍看陶氏母種種更無餘

襪

病餘雙足冷角襪最關情大布由來暖純綿倍昔盈見君應恕解有尉定成名屐爲還宜進天涯努力行 三代前襪爲角襪古者見君必解襪足有疾則不解衛侯飲諸師聲子事有尉張釋之事

晩巢郞中兼山

泉室幾同汝誰知尙苟延把君詩重咏令我淚頻懸死喜身名定官憐罪網牽孤魂如識路應到帝城邊

池氷初合

位置方塘內嵌嵌盡石根薄氷初凍影細水竟依痕猶見魚游樂難容柳色存垂綸吾意在扶疾待朝暾

泛舟

竟作乘槎客溪光散暮天紅垂雙岸樹青颭一村煙飛鳥窺林下漁舟撥網偏相看如隔世喜極倍潸然

病愈

方信乾坤事無窮屬我身以前都是夢從此復爲人拘束因狂減艱危見道眞吾生飄受益黽勉更風塵

孫風山示館閣諸集兼索贈詩

帝曰先生病無妨病遂眞懶容千日酒閒縱五湖身薄譴霑恩大危言望 主頻那堪龍去遠翹首

泣孤臣

素馨 三首 和吳梅村先生

肯逐羣花艶亭亭素影淸種微殊末麗名喜共前
生織手含珠摘芳姿帶月明每憐零落後珍重旻
寒情 末麗一名茉莉素馨劉王女素馨塚上生此花因名

王爪

種類多無考偏于月令詳裏黃衣自綠蒂弱項難
強子母紛鉤帶根株喜蔓荒有時冬尙熟生計爾
何長

莧

久辨吳輿種頻看莧陸詞微妾天地倚小物帝王
知茜汁疑霞綺青莖失楚葵應思性多忌莫漫朵
吾頤 南史蔡樽守吳興齋前種白莧帝褒共淸故有五句

登樓

滿目風烟在今朝悔此登江湖雙白鴿天地一青
蠅北望纓虛請南歸病屢増仲宣思作賦憔悴已
難勝

罷琴

曾與劉員外乘同慧上人詞傳脩苑側聲動曲江
濵忽斷飛鴻影驚思掛劍辰猶囊難便解欲鼓又
逡巡 公蔵别久懸昔物化感慨係之

文友過别之無錫訂士過别之宣城

董子梁溪去鄭生宛水行相攜都過别兩地各含
情目斷亡驛閣心牽泰伯城倘逢諸故舊爲語病
夭名

榻前命張料絲燈數盞

皓月休矜白明珠漫惜紅遥君光變幻觸爾態玲
瓏蟬翼霞輕骨珠絲水細瀓相看娛病眼佳節此
宵同

回憶

回憶長安道征車最愴神沙驚天少日林黒鳥啼
人客夢傷憔悴空囊耐苦辛只今嘗臥疾穢喜避
風塵

喜裴丈楚歸

死地吾幾脫生還汝倍傷兩人齊一哭半晌說三
湘路歷羊腸險愁隨鴈羽長從來行役苦或與病

相當

十一月十二夜雨

三冬將過半寒雨入初更雪閒應添色風吹漸減聲鴈行雰欲落山影潤微明獨有來朝事難禁曬藥情

對客

不拜宜長揖誰知揖尚難膝原捫未屈腰恐折加酸造次成趺坐蕭騷嬾整冠殘軀疎禮法應作野人看

聞山東荒信

傳說山東信流民滿路途三時無大害二麥已全枯逝落賈生涕誰陳鄭監圖救荒朝議在曾否及芻租

米價

不道秋成日民生倍慘悽軍輸頻有徵米價只如泥穢益鞭笞苦空誇刈穫齊嗟予殘喘在忍聽路旁啼

示姪

吾家承世澤長物總無餘只有書千卷充然滿敝廬好覸童子性時與古人居癡叔支床處疑難便過余

湘妃竹爐

方爐誰製就雅式迥殊倫本欲名君子兼宜號美人楚雲香篆裊湘水淚痕勻斗室就清玩相看意每親

與緯雲兄論詩有歎

三十年都是相看非少時姓名知孰數歲月總吾

欺無計愁懷遣應思好句垂人生不朽事舍此更何爲

夜起讀史

一庭湯度後半夜雨來初忽自挑燈起渾忘久病餘相如文歷讀扁鵲傳頻書莫訝吾生苦前人計已疎

步東隣楊氏園

穴疑神禹鑿石擬始皇鞭突兀侵孤閣虛空旋細煙灘聲依檻東魚影押波圓行藥頻過此還思問

草玄

一室

鬱鬱久居此蕭然獨掩扉畏時詩思縛謝客酒盃稀世態雙鴻鵠生涯一釣磯病餘成嬾計深覺壯心非

東溪

強步東溪畔溪光上客衣漁歌喧泛泛木葉淨輝輝村午新煙直沙晴宿鴈飛道旁生萊美細摘滿筐歸

城眺

久臥妨登眺扶童忽此辰雨餘孤日淡雪後一帆新遠塔衝波起羣鷗汎水馴蒼然松柏路悽斷砧歌人

又眺

更向城西步凝眸望未窮小舟斷鈌岸雜樹引疎風茅屋溪斜抱桃源路可通寒威衣漸怯能不愛微躬 城東郭有地名桃源

丹陽倚舍憶去年與其年兄同客逢曹倬雲流連旬日悵然有作

綠水方舟泛經山並馬看相逢更漏永臨別朔風寒春草思康樂浮雲億子桓那堪蓮社地獨客此凭闌

酬別秣陵張丈

看君動幽意彩筆兄縱橫秋到青溪宅人來白下城四愁工樂府十載學長生揮手不能別江天朔鴈鳴

懷張古迂

因君適在客矯首一登臺苦思憑詩遣愁顏藉酒開鴈從前日到月是故鄉來倘問江南信飄零亦可哀

劉生

年少良家子翩翩着錦袍聲名三輔動遊俠五陵豪輕薄憑紅袖恩讎看寶刀射雕身手健獵獵朔風高

銅雀臺

銅雀臨漳岸君王罷舞衣可憐金鴈冷獨有繐幃

飛緇瓦迷春草空臺掩夕暉千年河水上陵樹夜
霏微

塞上曲

青海正斮戈標姚一騎過旌旂飜壁月畵角冷銀
河沙起黃雲合天横白鴈多飛書歸報捷諸將盡
鳴珂

入塞曲

生入玉門關揮鞭唱凱還大風鳴羽箭積雪照陰
山七恊貔貅靜諸軍帳旆開歸來麟閣上蕭瑟鬢

毛斑

關山月

邊月海西流征人汗漫遊清光聯鳳闕寒影拂吳
鈎角度千山雪風生萬馬秋誰憐閨閤裏目斷大
刀頭

婕妤怨

長信宮中月淸輝照婕妤深恩不可恃薄命獨愁
予輦過金床冷秋高紈扇疎昭陽歌舞罷妾夢竟
何如

雨雪曲

客子長征日河流凍不開雙鵰銀磧度匹馬玉關
回野曠迷烽火雲昏蔽草萊可憐霜雪夜葦渠數
聲哀

隴頭水

白水掛諸峯滔滔自不窮勢連飛峽外聲斷落雲
中雪沒遮行騎風高逐轉蓬年年隴頭去鳴咽各
西東

蕩槳曲

吳水日泠泠吳兒倚棹聽江連秋草白山湧暮潮

青蘅浪搖珠斗香風動綠萍前溪含笑望錦纜舊
曾停

青樓曲

碧柳映雷塘青樓夾道傍重重金屈戍無地不廻
腸曉月臨粧鏡春雲散舞裳往來裘馬客多半少
年行

長安道

馳驟長安道春風滿渭橋朱門齊挾瑟紫陌共鳴

鐘山壓西秦壯星臨北闕遙平明鵷鷺列仙樂下
雲霄

梅花落

無數梅花樹紛紛正落英隴頭逢驛使笛裏咽邊
聲片影春雲亂空枝夜月生壽陽粧更好飄蕩不
勝情

折楊柳

下馬折楊柳垂垂堪作鞭輕烟籠繡陌飛雪滿青
天鶯弄情何極烏啼淚巳懸枝頭明月好悽斷畫
樓前

紫騮馬

塞上紫騮鳴驍騰最不平氣驕鸞汗血嘶出斷邊
聲月落金鞭冷旗飜豬尾輕長隨驃騎去獵火衆
山明

雒陽道

昨夜游平樂今朝過濯龍畫樓新月迥紫陌繡塼
重市上調珠勒天邊出禁鐘陳王方好客車騎莫
辭從

學文堂詩集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五言律

登西洞庭山

高峯七十二第一是西山幽澗黃雲合懸崖碧草
斑人行古寺外天入太湖間甪里傳遺勝良遊未
擬還

甪灣甪里先生故居

北望渾忘倦行行又到西乍登舟漸小更上樹全
低水畔大魚立林間好鳥啼偶然得佳句片石欲
留題

甪庵

無數山中寺玆庵最有名地猶傳甪里人巳到蓬
瀛古檜穿松直繁花隔渚明舉頭湖萬頃不盡暮
雲橫

波動荒洲圻花明宿鳥深何年飛杖錫此日到祇
林碧草含春色高樓淨客心無窮憑眺意梁父欲
成吟

送同年岳聲國入都

征車君且住執手進徵辭世路原宜畏天心兄未
知江帆波遠近春雨鴈參差向爾叮嚀語非徒惜
別離聲國因被累欲叩闕故示勸焉
舉眼孤蓬在行期奈決何空餘三徑好繼悔一官
多舊徹應重捧新詩莫浪歌回思倚門者歸計忍
蹉跎

雨

久雨天難問經旬不肯晴雲容低復暗草色細偏
明村遠煙添暈溪平壑減聲為農憂正迫連歲少

秋成

雷

春雷先雨發雨過復爭鳴忽見蟠山影旋聞畢水
聲乾坤真欲戰風浪自難平獨愛空林內新篁處
處生

望高淳縣 縣無城

城郭知何在湖邊望易窮人家鳧鴈外魚艇荻蘆
中塔勢隨波湧山光倒水空乘槎過日暮蕭颯起
秋風

奇石 溧陽雙橋

片石雙橋上欹斂迥絕倫雪消形乍瘦雨洗色逾
新側勢如雲起孤峯任鳥親湖江環左右嘗覺水
鄰鄰

飲施愚山寄雲樓望疊嶂樓作

百尺寄雲樓銜杯坐上頭主人能愛客遊子便忘
愁山勢寒烟曉溪光暮雨秋臨風懷謝朓千里一
歸舟

苕溪寄弟

膝下傳兄語親懷且自寬兄當多病後須得老人
安強步無如臥應愁倒作歡此身嘗愛惜早晚慎
風寒[illegible]
遲暮來查子吾常有石生聲名俱伯仲心術最端
平藥物由來妙通家兄有情倘能俯倚任應使客
愁輕查次原石猶章岐黃名家
藥餌雖應服飢如米穀宜計時須漸益每日莫踰
期施餅花頻賞窓晴枕暫支更聞頤養道有與好
寄扈

母病今雖愈時時貴節勞會須安夢寢且勿念兒
曹茹素心偏若多愁齒况高經旬遑定省且晩一
舟操

祖壠重營葬親寃自倍安可憐新涕淚遙灑故衣
冠松柏殷勤種河流仔細看此時應祭掃破淚幸
爲歡 時值清明

有叔同朝夕依依慰老親生平多道氣骨肉見天
眞握手猶前日回頭遂故人孤兒如在側背恐淚
沾巾 謂先叔虞章也

更苦經遊處傷心是小梅我兄名不朽吾弟夢應
來嗚咽看魚浪留連認水隈欲爲楚些曲握管幾
腸廻 小梅港名距苕城二十里兄昔過此沉舟身殉

父執吳興守連朝寄語詳別離悲老大宦蹟恨參
商薄俸行相贈空囊漫自傷此言聊爲述未審是
衷腸

有感

夙信交遊好於今始自疑本非金石固難與漆膠
期薄俗吾何哂窮途汝未知毋爲生悵望棄置定
相宜

投贈張孝子割股

東鄰張孝子割股事全眞折肉仍還母呼天若有
神紛紜朝野議感激世途人何限投詩意高堂共
有親 孝子割股死而復甦

即韻送別半雪緯雲兩兄歸宜興

兄弟分飛惜離舟掩淚看才華眞伯仲奔走累饑
寒酒殢歸帆急詩排旅思寬異時春草夢頻許到
銅官

飲張衡我別業即席同谷賓諸子賦

高堂良讌會詞客重張衡捲幔青蘿合開軒翠篠
清玄言消歲月埋照足平生不盡當筵意徘徊空
復情

曉行句曲與同行黃丈

曲水臨無岸盤旋曉色侵嶺含孤月淡路轉小橋
深犬吠知村舍烏啼過樹林龢爲行役地握手折
秋心

登樓遣興

莽莽雲深隱登臨此艤舟金魚須換酒白帢正逢秋長劒氣無敵新詩句漸遒乾坤雙眼在突兀倚高樓

過漫圃與曹莪帩

曲徑江城裏居然老樹村芙蓉繁沼沚魚鳥散晴昏閣許元龍臥詩同子建論主人餘興趣終日倒芳尊

過淸江浦

一過黃河岸看來便不凡春光殊北地風色飽南

帆江橋那曾變堤梅漸已銜家鄉更何似歸去臥山巖

夜飲許力臣師六宿影亭

勝絕邗溝畔新成宿影亭雲浮雙樹碧波動一峯青刺眼花無賴狂吟酒不停主人留客意深覺慰飄零

夜赴畢刺史載積讌時刺史將歸山左出依園圖索題次杜于皇韻

此日誰知已於君交有神名園曾載酒高閣更邀賓自覺詩無敵爭誇興絕倫相期拚醉倒別淚漫古巾 依園之會余未得赴故有三句

三歸臺 東平州郭外

日落上高臺夷吾安在哉碑殘藤自蔓樹密鳥還來偶聽城邊語猶稱天下才無窮今古意臨眺重徘徊

孤鴻

目送孤鴻去飛鳴信可憐群分丹嶂後行斷白雲前漏盡嘆聲急沙虛宿影偏客衾方不寐愁緖奈

相牽

嶧山

愛山成僻性曠望好停驂峯斷烟仍合天低雨乍含石橋迎翡翠野屋背精藍獨客無窮意行吟興頗酣

廣平道中遇雪

行行洺水畔雪勢散朝昏橋立方知岸烟高始驗村宿鴉添樹景過馬失蹄痕獨有岐途歎蒼茫斷客魂

飲申凫盟齋即席賦贈兼寄隨叔

憶昔梁園讌先生坐上頭相逢都在客高會恰宜秋把酒名花發論詩暮雨愁天涯兄弟在衮衮慰淹留庚子在都爲梁園十九人公讌

十九人誰少君家數季方與兄皆耳熱于我覺形忘灑落空時論飛騰羨帝鄉只今垂眼處曾否及滄浪時令弟隨叔年最少

良會嗟難再回思近十年那知今日酒復對故人前世態增吾感交情覺汝偏狂歌向洛水飛雪夜綿綿

順德至日史庸菴太守署中同黃雲孫夜飲

今夕是何夕凄然客異鄉可憐家愈遠愁聽日初長旅舍聊安枕官廚暫喜嘗故人驚會面苦恨復參商時雲孫次日歸江南

咏帆

一自相看汝悠然壯客思捲來當曲折照處每慇差數丈如屏列兼程似馬馳漫言頻遇順憶否石尤時

咏柁

是物能持重天然砥柱功因人分左右于水判西東首尾擊相應安危置視工最看帆正處穩趁大江風

蘋果

北地多佳果君尤重品題甘能勝海棗脆可敵哀梨似玉冰盤映如拳碧葉低今朝貪飽食還欲遠相攜

蒙陰郭外題店壁二首

每到蒙陰縣登臨興最酣老農勤夏耨小婦理春蠶危石披襟坐名山恣意探此間容卜築還否憶江南

更愛蒙茶好天然石上珍採時飄似雪烹就色如銀仙藥元殊種香風自絶塵旅人消渴甚七椀與如神蒙茶可治脇疾故有五句

泰山道中山行

鑿石開山徑懸崖一騎穿倚天雙劒削夾谷老藤纏小鳥揺空翠浮雲接曉烟只愁行欲盡回首復

停鞭

策蹇

御馬渾無術馳驅覺汝便路廻津樹裏鐸振野風

前詩許揮鞭得才因令僕傳行行意何限嘗見好

山川

溪上

驟雨山泉落潺湲直到溪小村欹嶺北斜日澹峯

西過眼花初發無名鳥自啼老農晞髮坐眞欲羨

幽棲

平原和店壁韻

地入平原曽狂吟傍路隅舉頭看落鴈失足畏疲

驢十日飲難得千秋事竟殊荒碑磨滅甚讀罷幾

踟躕

德州入舟示曹斅眉

乍喜辭車馬中流穩嘯眠漸趨燕道路不厭魯山

川鵝鴨衝船過魚蝦入市便風烟無限好辛苦記

揮鞭

似爾金閨客銜盃共細論順流風不藉落日水初

昏曠達應吾道馳驅見　主恩濟時須努力知勿

戀江村

七夕滄州夜發

月淨空林影乘流好放船候蟲驚欲語飛鴈去堪

憐白露團金井明河耿碧天故鄕何處望牛女自

依然

天津再泊

烟景如相待孤舟次水門負鹽仍入市撥網舊依

村坐惜顏頻改空知舌尚存微官猶未縛浩蕩此

乾坤

野泊

掛帆秋思好小住亦爲佳白鴈迎愁眼靑山入曠

懷雨餘沙更軟岸斷日初埋步屧還趺坐開樽酒

似淮

和緯雲病愈之作用原韻

君乍頭風愈吾幾肺氣通相依秋日爽稍喜客途

中衣食還須愼詩篇且漫工十年京國路愁絶欲

成翁

東阿山行失路遇樵者始得過隔馬嶺

失路休流涕樵夫意自親山邊頻指點谷口暫逡巡一徑引如髮孤峯入有神日斜人跡斷閃閃動青燐

晩宿

投宿知何地荒村有數家犬聲連細水月影動奔沙客易盤餐慰無聊酒與加如何行役路風物總堪嗟

登岱

百折猶難盡誰云十八盤乾坤都在眼齊魯只如九峭澗松陰合悲風日暮寒請看雲起處窈衆護層巒

巉崖留筆道七十二君過磨滅碑文古蒼茫世代多其今成感慨當日定如何獨有山間月年年照薛蘿

歷歷諸山拱孤來勢獨高其餘皆秀削最遠得纖毫小郡依峯宓哀猿遊客號從來名勝地詩與屬吾曹

石態渾難狀天工鑿混茫松侵痕慘裂雲挾勢飛揚趺坐吟能壯銜盃興倍長蘚苔餘字跡一一記前王

萬仞雙峯矗高天一綫垂總然身在險休訝境偏危遠水看逾濶疎星落漸卑九閽應可叩俯仰欲生悲

高臺封禪址古廟獨長存殿鎖孤峯勢門蟠老樹根陰晴殊白日燈火靜黃昏夙昔相如賦曾將此地論

危石天然立當年待御書輝煌留翰墨想像簇鑾輿勝槩千秋得流傳十代餘回看無字者獨立倍躊躇 磨崖碑唐開元帝書無字碑秦李斯書今無字

越嶠猶能見吳關自可知鄉心差慰藉客路尚驅馳眼濶江流內愁深鴈渡時片帆歸臥穩回首岱雲垂 越觀峯望之見越

射陽湖口夜泊喜遇揚丈留飮限韻

明湖千頃岸木葉莽蕭蕭怒浪搖青雀悲風撼黑貂酒斿今夜醉羹喜故人調紅燭休教短狂吟慰

寂寥

渡江

小艇乘潮渡風烟縱目間山猶稱北顧人却喜南還曉日團初上秋江淡自閒幾年遊眺地那有勝鄉關 北固亦名北顧

白鷺

白鷺多于鴈沙邊次第飛驚人行不整帶月影初微碧水全生計青山好息機此間誰共汝吾意豈相違

戊申冬日周櫟園先生過晤金陵寓中

僑寓偏多感蒼茫集百端依然青嶂色已作白衣看彈鋏原非計歌詩總不安憑君能下士破涕一爲歡

庚戌元旦述哀三十首

爲扁春王朔傷心倍不窮尋歡違節物強喜逐兒童子道眞全歉親喪竟欲終年華成奄忽歷歷夢恩中

地下憑誰說今朝令節逢燈前終古恨夢裏暫時

容柏酒銜愁進辛盤灑涕供總幃凄絶地苦塊越三冬

守歲靈筵側空庭霜露降老烏啼白樹饑鼠竄銀缸冷落聽儺鼓飄搖倚佛幢荆楷頻自撫寒淚迸雙雙

一從親沒後如慕復如疑信忝餘生日誰憐失怙兒世途逾險巇門戶強支持多少艱難事黃泉那得知

穀在何曾養捫心事事違微官嗟未達薄祿悵全非痛絶蒸嘗饗凄然笑語希子情聊用展寬步好來歸

倘然仍置閏今日尙冬餘遂有新符換偏令舊臘虛歲時彌迅駛風木倍欷歔手澤驚無恙誰能讀父書 己酉閏十二月改閏庚戌二月

我父爲郎日　君恩十載殊才猷蠻俗仗筋力聖朝須臣罪原堪憫　王章竟不渝九閽行欲叩應肯慰黃壚 先君十載官京師歷兵刑二曹擢雲南備兵以親故逋欠被累謫官

祖德洵難誦當年清議齊建標燕冀北開府漢江

西作述千秋重聲名兩世騎夜臺今夕宴含笑一長啼

甚也眞無似庭趨訓敢乖皇天名最惜小子照應埋十字嘗銘座三秋欻愴懷風塵機已息身世一芒鞵

痛憶爾留際嗟予季未回支床頻輾轉易簀幾徘徊予夢三江斷親䰟萬里哀此情那忍逝脉脉寸腸摧（先君易簀時弟各遊長安未歸）

依依陶母側綠酒進芳晨繞膝看雙子齊眉少一人椒花還獻頌綵燕自相親不道歡娛日偏教暗愴神

幽明雖已判泣告定還聞貧自安兒素憂難代母分感時嘗失涕長客罷論文欲語那能盡茫茫對白雲

帝曰欽哉汝從來積德門平刑三輔首銜詔一官尊黍果能回谷冤眞起覆盆只今回望處流涕滿乾坤（庚子冬月先君奉命郵刑直隷郡縣）

三十三年事回頭信可嘆晨昏都及託啼笑竟誰看霧卷旌銘濕風吹穗火寒依然趨走地凄殺白衣冠

長跽陳先像狂呼向此間形容猶不隔言笑杳難攀日落搖孤艇花明認故山親覓今在否血淚鬢毛斑（先人存日廖君作小像乘扁舟傍夫椒山看桃花爛熳）

父曰嗟予子伶仃實可憐何方能縮地有恨抱終天壯惜毛生檄貧思祖逖鞭年來詩總廢只補白華篇

佛寺重過日青谿耿寂寥摩挲看舊榻輾轉記前宵無恙樓頭月仍喧谷口潮老僧論往事風雨倏瀟瀟（癸卯秋先君挈玉基之金陵寓青谿僧舍戊申冬基復過鳴咽不勝）

爲圃良不易拮据事誅茅屋宇雖無幾藤蘿已漸交池魚欣夕照林鳥愛朝嘲幽意今誰賞吞聲向北郊（先人手創園亭郊外）

孝德吾親大臨喪敢憚勞新阡凄伏臘舊窆避城壕樹齊松颼落烟横石馬高異時飄翣鐸婉殺是兒曹（先君改葬先祖大中丞宅兆積勞成疾今基亦將爲先君卜葬）

痛定還思痛親亡可奈何衣冠遺質樸仕路想蹉

跐郎水談經舊宣城教澤多只今諸弟子翹首曰
悲歌（先君司鐸建平又署宣城學篆今及門諸弟子頻寄挽歌）
愍孫前歲誕親喜色逾加吉夢爲兒道佳名向客
誇無時離抱膝他日望承家不料成捐棄相看倍
可嗟（堪舉子時親正夢老僧十八騎從中州來至吾家命母宜人飯之而堪兒怜生）
逋累如山積京華望可傷信知權子母未許判存
亡譏柄紛難坼周防耿莫忘幽冤如念子應向夜
臺望（先君宦京邸逋累千百近追呼踵至堪禍幾罹不測）
十載先親歿傷心是伯兄形骸拚痛飲意氣悔孤
行難傍干戈覓寄教涕泗傾九原應聚首繞膝不
勝情
捧詔當時事樓船出使星鳳銜新命赤雲擁故山
青器守涵江介官方著　闕廷姑蘇流慟處哀鴈
不堪聽（丙申秋先君捧詔姑蘇堪日隨侍左右）
紫誥欣雙綰恩波媿莫勝臣勞蒙奬借祖德並饗
騰教以成均貫官知列宿應蓋棺今論定青簡自
堪矜（先君兩被恩綸一在國學一在刑部郎先祖中丞公並蒙誥贈）
痛憶先人誕今年甲子周有觴難獻壽無地可埋

憂葅露溺中夜靈筵冷上頭一盃還欲進颯颯素
幃秋
生產何曾問徵田屬意深百年宗族計七葉歲時
心長者人爭識高風世絕欽當時規約在恪守到
如今（故鄉田百餘畝先君盡入家廟中爲宗人冠婚喪祭之資規約皆經手定）
卷幔才無敵臨池興愈就詩從蕭選遡書向晉人
探掩淚看遺跡攢眉啓剩函有兒慚步武嗚咽對
江潭（先君所著有梅花草堂詩行世先君素工書蓄珍藏晉唐人帖）
父去知何往兒今在寢苦肯教逢夢寐嘗與奠蕉
盥玉洞山深憶蘭橈雪苦淹江湖迷哭處愴絕淚
痕添（先君謝世之七日夢語堪日予在玉洞頂上有二單事我先君易簀在梁溪舟中時值大雪遂不及歸里思之痛絕）
強吟眞不愜啼血灑嵯峨盤谷千峯抱明湖萬頃
銜逢人占歲月異日老松杉拭眼靈輀動狂號倚
去帆（已爲先君卜地于夫椒山俟諏吉舉襄事）

過董舜民齋

疊石遂成山山邊萓掩關颯驚秋暝則幽入樹廻
環世事眞容懶人生竟得閒憑君嘗醉臥往往不

知還

秋夜龔琅霞移尊招飲楊氏園同諸公用工
部遊何將軍山林十首韻

爲有幽尋興行行過板橋入門紆細路倚樹豁層
霄來往應無定親朋况此招一杯休易盡良夜正
逍遙

燭影偏餘照泠然一水清夜凉頻唳鶴秋至嬾啼
蛩菊蘂浮爲蟻尊絲炙作羹拏燈還縱步都在樹
中行

病起身猶惜因君強自支丹楓偏照灼白鳥正差
池輿仗名園發狂憑醉眼知年來多少恨一擬向
人披

不盡親亡痛三年此看花疎籬連蟋蟀巨壑想龍
蛇灑落愁渾破登臨眺豈賒深林明月在悄悄入
鄰家

闢逈疎風納蹊窮亂石開此間宜種竹無處不栽
梅人向孤亭立秋從一鴈來追隨更何所踪跡任
蒼苔

都忘人世事但飲酒如泉幽逼黃昏雨凉催白袷
綿有詩堪度日得醉省攜錢一帶東皐勝誰教繪
輞川

堦前頻步屧隨意得花香鞍馬來清晝衣裳裛晚
凉秋雲孤樹倚佛火一龕藏懶計如容遂應判鬢
髮蒼

淒然思往事倚徙向亭池寄傲憑枯樹忘機倒接
䍦繁華躭祕戲歌舞聚羣兒景物還如昨令人感
歎隨　園故爲曹氏創相傳歌舞甚盛

諸公才莫敵意氣况如雲不厭頻呼酒無妨一論
文行藏俱有爲主客竟難分戍鼓城頭急蕭蕭木
葉紛

出門休悵望逸趣更如何到覺殘虹抱歸看皓月
多陰晴饒變態身世且高歌招隱知誰賦攜尊許
重過

九日同要東周子假同邑董玉虬龔琅霞飲
董舜民一草堂分賦二首

步屧東城畔登高九日天招邀逢我友意氣仗羣

賢節到詩懷健狂餘酒興偏黃花無恙在移席近
籬邊

怪石空庭立低雲雜樹纏憑闌添興趣隨意得詩
篇燭向殘更販秋從宿雨懸故交零落盡珍重一
尊前 話及許士文友之變傷心久之

夜同吳伯成泰對巖吳耕方歲蓀友遊青山
莊舟中限韻

雨歇船初放晴光一帶青半帆當落日雜樹閃疎
星詩興憑闌得漁歌隔浦聽到來宜縱步幽戶未

全局
徑入孤村裏居然似遠山烟雲雙澗合今古一亭
閒白社原良讌丹砂想駐顏來遊頻日暮爛醉不
知還

送魏善伯歸寧都

忽覺銷寬甚春風欲送行萬山迎畫舫一水到金
精意氣猶今古才名重弟兄飛飛江鴈影凝睇不
勝情 金精山名善伯所居地今弟冰叔和公皆以詩文名

九日

每遇重陽節嘗爲行路歌曩江今夜渡易水去年
過衣帶浮雲薄盃含野趣多村醪新更熟一擬醉
顏酡

江城

風雨知何極凄其行路情山光侵野岸波浪入江
城爲作三秋客難令百感平夜來還起舞獨立一
舟橫

攜妓看月時余將發長安

他夕燕山月今從吳市看不因南北異誰覺別離
難弦仄燈前髻光分扇上紈與君一攜手清影正

珊珊

夜泊

憶昨依親舍儕今作旅人峽含前日雨江動故鄉
春生計多離別天涯自苦辛孰教纖月起偏照客
愁新

得友信

十載無消息俄傳尺素書開時聊慰藉讀罷轉唏
噓病飲誰投轄還山好卜居計程江路近蚤晚賦

歸與

維揚登昭明文選樓

高閣巋然在來遊竟此登聲名推帝胄土著共蘭陵人自圖書古秋從逆旅增江聲哀不盡憑眺意難勝

呂城

一夜毘陵道輕舟溯呂城可憐今夜酒還說阿蒙名月暗愁偏老秋高恨未平書樓當古驛何限故鄉情

曉發

待月月漸至行行去棹催夜烏深樹宿秋水大江來曠野連漁火狂吟仗酒杯前溪天欲曙犬第斗星回

客中輓程邨

不信同遊地思君遂故人百年身未半一別見何因吾道誠難得當歌自苦辛此生原早露無奈欲傷神

翫月

孤月照中流行吟古渡頭輪飜河漢影波冷塞門秋對客催狂句隨人作遠遊天涯空目斷我醉已忘愁

偶贈二首

十五抱銀箏蘼蕪道上生尊開羅袖夜人在月華明昨唱吳趨曲今歌燕市行愁心憑紫纜相送到蕪城

綠酒送征鞍紅鐙照別灘烟花方婀娜星月又闌干路是關河隔情因去住難多君贈明鏡珍重到長安

憶女

幼女偏羸瘦悠悠膝下趨爲言從此去明日便歸無別更牽衣舞餞還傍母呼只今回首處誰與說征途

客懷

亦知歸未得無奈只思鄉已覺若寒近眞愁道路長詩懷孤客健酒與一秋強朔雁來何處飛鳴自可傷

駕幸南海平

玺裏旌旗合千官擁至尊垂裳徵主德巡幸識君恩南海春雲麗西山夜月翻扈遊歌頌滿補闕已忘言

過瑱復論詩有贈

搁慢知何極談諧自不羣論詩過日暮把酒到宵分人靜喧城角風高度嶺雲便應長往復有興節採君

秋興 秋旅十二首和友人韻

極目村扉外長天曉自橫關山終古色河漢此宵情清遏三秋影涼驅萬籟聲舉頭吾欲問多恐意難平

秋星

歷歷渾難數窓邊照影寒何人天上種有客鏡中看伴月添秋氣合風動夜闌最憐遊子路常帶曙鐘殘

秋水

行行看秋水水色並秋清處處芙蕖老時時江雁橫月涵光愈淡風過浪偏輕更羨空山裏常隨落木聲

秋陰

秋雨無時節初晴尚帶陰雲低沾古渡烟濕著疎林小鳥各相顧哀蟬懶獨吟柴門連日閉何處起清砧

秋風

看去渾無跡秋來最不平入林偏作勢挾雨故添聲莽莽乾坤裏飄飄江海情只今誰宋玉難得賦縱橫

秋山

草間頻舒眼秋光動遠山葉疎峯盡出日落鳥知還柹栗收應得柴荊啓自閒薄雲何處宿拂袖欲追攀

秋林

梧葉初辭碧楓林漸若丹隨風偏鹵莽入水自波瀾過雁層層影棲鴉箇箇看鄭盃自欣賞獨立野漫漫

秋野

水勢兼沙沙白山容帶霧青高風催落葉絶岸急楊舲沙濕塞鴻冷村稠社鬼靈酒帘飄颺處昨夜醉初醒

秋柳

衰意偏堪惜飄搖入望中愁深還著雨舞倦不禁風難和春烟碧斜臨楓樹紅休辭彈別曲羞澁對遊驄

秋燕

主人那不戀無奈曉風高此去儕儔侶相將惜羽毛銜泥思往夢啄草記前勞爲欲來年至微巢置倍牢

秋蟲

衆響亦難辨聽時首重回草根藏自密堦畔靜能來月動微形冷霜侵夜夢哀秋聲吾欲賦蕭瑟一銜盃

秋砧

似爲秋聲助偏隨月影忙飄來楓葉催起雁千行衣故猶堪戀人離倍可傷有誰憐少婦辛苦夜砧旁

初冬曉月有懷其年在越緯雲在燕

漸覺銅壺寂還看玉露輕此時遲暮意幾處弟兄情禹穴探書去昭臺市駿行有懷愁不寐孤月想同明

泛舟

蘭江堪信宿柔槳故遲遲白舫城邊渡青山樹杪移鐘聲沉野岸月影動烏棲歸去休嫌晚銜杯好賦詩

至日

憶昨逢長至澄江夜色闌只今年歲換猶作道途看律轉葭灰細弦侵桂影寒狂奴餘故態深覺酒懷寬 是晚月食故有六句

月夜送友之浙中

客路崎嶇甚秋風獵馬驕綠樽催去雁白髮好吹簫明月自相照小山誰見招此行多作賦莫負浙江潮

贈友鼓琴
世網渾無累躭幽只鼓琴指䮕聲韻入老覺性情
深坐去青苔歎聽來白雪陰漫愁相和寡山水動
清音
虞山拂水山房公讌
遊俠江南道吹簫不肯還朝霞横北郭春雪照西
山入座金盃緩開窓碧草斑南朝羣彥在綺袖正
堪攀
金陵宋光家讌戊卜五讌觀女樂席上同諸

子賦贈
皓月正當筵華堂照翠鈿將軍張博望女弟李延
年任俠聞長信封侯近酒泉五更歌管歇萬騎璧
門前
東郊丙舍病臥初起喜諸子過訪留飲因示
此詩
自從相別後高臥不窺園忽見藤蘿滿偏聞鳥雀
喧扶筇溪落木把酒月侵門好檢齊民術爲君一
細論

學文堂詩集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五言律
半塘夜泊假岸邊幽舍小飲同吳伯成余淡
心秦留仙鮑讓侯諸子用　梁大司農夫子
見寄扇頭原韻二首
幽室成艮讌銜盃倚蔦蘿雨餘秋色淡門外櫓聲
多古岸連睥睨諸山若網羅賢侯能好客此會擬
東阿

友道今難問相於竟得朋詩懷當一雁盃影動孤
燈青雀來吳會烏衣本秣陵謂淡心也中宵明月好作
賦我何能
寶帶橋
西風吹日夜一棹去迢遥乍失支硎嶺旋過寶帶
橋晴湖吞岸濶寒雁薄雲高極望曾游處山僧若
我招上方山今春曾遊
鶯脰湖
鶯脰湖邊望波光曉色分有村皆落木無嶺不羅

雲風急漁舟避沙淸鸛鶴群裁詩逢勝賞眞覺思
紛紛
皂林驛
皂林名古驛野泊意難勝獨客愁爲伴孤舟酒作
朋峯過雲影亂波轉月光乘詩思何從發闌干一
再凭
石門夜泊
自來崇德縣今以石門名船到中宵泊盃逢一鴈
擎川雲飛越嶠津樹暗吳城野寺知何所冷然落
梵聲
北新關夜與姑蘇客舟同泊
浙水已三宿吳音尚米船本無多道路遂爾判山
川樓閣當闕倚魚鹽走市便西湖來夜月相對自
留連
俞夢符招飮湖舫同山陰呂嵋瞻嘉善陸廣
平湖心亭晩眺二首
又到孤亭畔舟移自白堤水涵天漢濶山壓郡樓
低面面遊船集時時好鳥啼倚闌看不厭月上六

橋西
莫道山誰主登臨便主人醉從丹樹落眠許白鷗
親前輩風流在良遊意氣新狂吟斜日暮懷古欲
傷神 沈繹堂太史有四面雲山誰是主題句
招慶寺
爲有看山興因來卧此樓却逢湖上月猶作鏡中
秋磬自諸天落烟從萬竈浮前人遺句在我亦定
鉤留 樂天有大半鉤留是此湖之句
哇哇宕
一壑哇哇宕能傳空谷音木殘棲鳥懼月冷卧龍
吟峭壁猶梯徑荒祠自古今山邊還縱步沽酒問
東林
望湖亭 和白樂天韻
倚徙湖亭上山山木葉稀長堤人不斷獨樹鳥爭
歸問渡來官舫臨風憶布衣月鉤猶在眼忽覺雨
霏霏 亭上爲林處士墓
孤山寺 和張祜韻
問訊孤山寺來游愜賞心峯迴如作勢竹細亦成

陰斷碣憎苔蝕殘鐘帶水淤振衣還獨上隨處坐
祇林

六橋 和梅聖俞韻

山間孤寺立石鋪小舟藏雨過千峯淡尊開一水
香攜朋才浩蕩懷古意蒼凉慢惜前人往猶餘楚
客狂

到眼多奇景臨風更拂衣湖光低雜樹城堞抱斜
暉月向此間落峯從何處飛六橋行欲遍一棹已
忘歸

竹閣 和白樂天韻

到處求遺勝來遊竹閣間平湖銜返照古屋背孤
山詩向殘碑讀身隨獨鳥閒舍旁餘隙地卜築意
相關

放鶴亭 和林和靖韻

昔日孤亭在來遊入翠微檻前雙鶴返谷口亂雲
歸撥棹漁歌起籌篋菜甲肥未能成小隱相對已
忘機

慶忌塔

巨石何年塔相傳到此時死猶呼慶忌生悔識要
離峯送湖邊雨龍吟山下池我來尋古碣登眺已
忘疲

寶所塔 用錢思復韻

古塔山頭立臨風振鐸鈴雨吞秋澗黑林抱夕陽
青斷碣侵蒼蘚嵯巖卧落星晚鐘方欲動湖氣歛
沉冥 落星石在山頂

瑪瑙寺

山外停遊屐來因動晚鐘石猶名瑪瑙峯果似芙

蓉白起沙邊鷺青殘雪後松老僧攜杖出日落杳
難逢

初陽臺 故為葛仙翁修煉處

莫道留仙跡神仙長在斯高臺環樹迴古屋置巔
危坐鶴過殘照荆榛護斷碑為詢勾漏令拂袖欲
相隨

壽星院 和董玄宰韻

獨向山邊立烟巒入暮青微飈迴北岸驟雨到南
屏放鴿猶棲樹呼猿好聽經前身誰復悟琪草滿

金庭 蘇東坡來遊悟前生已到此地院中匾額皆出手題記憶一字不謬

飛來峯

今日猶飛動何疑竺國來輕雲斜出谷獨鳥怯登臺石裂松蟠古山空木落哀留題多舊跡隱隱逗蒼苔

冷泉亭

冷泉亭上坐四面有山看樹色晴如畫嵐光秀可餐寺鐘乘晚動澗水帶雲殘欲去還依戀何愁白露溥

龍泓洞

詭怪如何狀良工畫得無石根離地起雲氣出山孤古佛懸崖立潛龍待客呼流泉清見底竹引到僧厨 昔有人入洞數里聞舟楫聲云有老龍棲焉洞中多石佛像

呼猿洞

偶過龍泓洞尋幽興倍增岭岈支石筍黯淡隱禪燈小塔懸雙照寒雲起萬層呼猿行復至說法我何能 晉僧慧理居此畜白猿為侶

合澗橋

日暮橋邊立潺湲水到谿一山分作兩東澗本從西古木形如偃奇峯勢不齊酒樓招過客狂飲醉如泥 白樂天詩一山分作兩山門又東澗水流西澗水

靈隱寺

鷲嶺何年寺相傳歷晉唐講臺留鳥跡流水出僧房石聳諸峯翠雲沾萬木蒼謝公遺勝在倚徙斷碑旁 謝康樂昔曾遊此有客兒亭故蹟

北高峯

倘不臨高望何從得異觀峯巒環似髻城郭綴如

丸海日排雲上松濤帶雨寒眼看塵世客行路諒應難

韜光菴

到此行蹤斷猶然著草菴星芒橫海北烟樹暝江南野鹿眠青嶂藤瓜蔓碧潭危梯懸萬仞枯坐有瞿曇

翻經臺

三竺從茲始翻經見古臺清泉分竹引奇石亂雲開葛粉濾丹竈松花掃碧苔道心吾自得何處暮

鐘催（𠍅經臺爲謝康樂舊蹟在下天竺寺）

靈鷲峯

飛來峯頂上更有一峯奇怪石橫空立浮圖倒影垂鐘殘山鼠竄齋罷夜猿饑自笑江湖客幽棲未可期

三生石

青山何處是白石但稜稜合沓全無次飛騫似欲崩一亭遮萬竹獨鶴伴孤僧漫說三生事無生證未曾（石爲唐僧圓澤再生故事）

中天竺

稽留峯北寺中竺古松邊山徑亦成市溪橋不繫船有人吹鐵笛何處噴珠泉清絕吟詩地嘐兒問酒錢

上天竺

絕頂來遊此茫然望不窮山分湖浪碧林夾寺門紅笙鶴虛無際陰晴變態中上方清磬落迢遞石梁東

集慶寺

山岸初移步祇林隔道旁鳥因棲樹繞僧爲種茶忪不雨花猶落無風徑自凉宋宮灰刼盡遺跡尚斜陽（寺爲宋理宗閻妃建）

九里松

九里松陰道從遊三竺便江濤聲欲合湖月照初圓翠蓋遮行騎清風拂酒船有時鱗甲舞疑醒蟄龍眠

豐樂橋

湧金門外路遺址宋家樓有客題狂句何人記舊

遊湖涵群樹曉雨歇萬峯秋欲問興衰事沙邊起白鷗

學士橋

湖南遊未徧小艇又相招照返雷峯塔波迴學士橋曲堤殘菡萏一徑引漁樵歸路何嫌晚銜盃倚斗杓

仙姥墩

美酒今難得相傳釀百花且尋仙姥宅何處葬經家鶴渚連春草鷗堤帶晚霞老僧頻指點山色自

堪詩

淨慈寺

南屏藏古寺棟宇不知年燈自傳臨濟僧猶說大顛空堦馴鹿卧孤樹落鼯懸紗帽隨風側行吟慧嶺前宋濟顛僧居此多顯神通

慧日峯

南屏峯第一慧日晚蒼蒼古寺銜幽谷懸崖俯大荒出雲過樹疾歸鳥覓巢忙莫厭僧居寂高眠我不妨

雷峯塔

山頭蹲古塔劫火自何時日落松烟暝秋虛薜露滋孤標凌岸逈變影到湖遲難得林和靖憑高共賦詩和靖有雷峯塔二詩

石屋洞

石屋孤峯側尋幽日未昏入門依鳥道絶壁動雲根松滴衣間露泉鳴嶺外村酒瓢攜得在趺坐倒芳尊

烟霞洞

巉崖含衆嶺古洞一門高鑿壁成獅象穿雲見玃猱素琴秋澗水清磬暮松濤讀罷前人咏留題並汝曹

虎跑泉

猛虎跑泉出神龍挾雨來每因鐘欲動忽聽壑生哀老衲貪文枕閒雲懶上臺兒童敲石火攜客闘茶回

法相寺

古佛巋然坐猶傳不壞身錫飛玄鶴繞衲掛紫藤

新峭谷泉聲咽孤峯曉勢親西湖今夜月應照醉歸人後唐時僧法真棲此至乾佑時趺逝其身不壞因用布漆塗飾成像即定光佛也

南高峯

北峯登已徧躡屐更南遊烟曳高蘿暮江橫素練秋逢人方採藥歸路欲披裘咫尺山陰道何時一棹浮

浴鵠灣

黃篾樓何在猶存浴鵠灣水窮還得水山遠更逢山雪霽漁簑動沙晴鳥夢閒買鄰應許我逸興恐

難攀元人張伯雨居此楊廉夫懷伯雨詩黃篾樓頭仙已去

龍井亭

龍井盤旋入來過輿有神峽空嘗作雨花老不知春杖掛游山屐藤鈎漉酒巾談禪誰復在澗水夜粼粼宋僧辨才棲此與蘇東坡友善

十八澗

九溪游乍過十八澗知名幽徑雙峰削飛梁萬壑迎石奇驚翡翠僧古伴鼯鼪前路雲棲寺還應努力行

放生池

舊是湖心寺于今號放生林疎烏上下嶺叠翠縱橫小鳥先春至殘村隔水明蒙莊難復作誰解羨魚情

慈雲嶺

長望慈雲嶺蒼然照夕曛苔深埋輦跡江迥動陽群澗水輕紅落山花濕翠分歸舟迷古道蹔喜暮鐘聞山下龍山寺宋帝嘗游幸

八卦田

宋朝耕籍處八卦古田形老樹鴉猶噪遺壇鬼不靈高禖壇故址蒲荒翻斷瓦沙走挾疎星恐欲生長慨村醪醉莫醒

鳳凰山

鳳凰山麓下不見故宮留白塔諸陵淚蒼烟萬木愁銅駝埋古寺石馬斷荒洲獨有湖間月還來照上頭元僧楊璉真珈壞宋諸陵建白塔以壓諸宗之骨

望海樓

為有觀濤興西風控上游何人還射弩獨客此登樓鼇柱橫崖立蜃雲返照浮天涯真浩蕩滾滾月輸秋八月十八日俗呼潮生日觀者畢集

錢塘江

第一峰頭望銜盃客思饒山湖欹郭岸吳越斷江潮月冷潛蛟怒天清戰馬驕扁舟行訪戴漁火隔堤招

羅刹石

羅刹形何怪江流截要衝雪峯奔萬馬銀漢舞雙龍祉鼓荒村急神歌古祀恭鴟夷餘怒在遺事訖

山農白樂天守郡於此祭江神今沿其舊

十錦塘

客中宜得暇翻爲看山忙欲到三天竺先經十錦塘夾湖天共白叠嶺木俱蒼無數遊人集高歌覺我狂

落星巖

有山須歷徧登頓喜忘疲塔背明湖影鴉盤老樹枝忽逢孤鳫過斜出一峯奇徙倚星巖側僧來話舊時

水明樓

岸幘湖邊望高樓客未歸斷雲連復斷飛鳥宿還飛蕩槳乘秋霽看山帶夕暉醉眠今夜好淸磬落村扉

桃花港

游船朝暮集花港白泠泠雲亂浮鷗白烟添遠岫青停歌商酒政汲水試茶經日日歸來晩僧扉夜不扃

赤霞山

寺門開縱步獨立釣魚磯斜竹垂氷斷殘山得雪肥酒帘招客醉漁火伴僧歸欲見前人蹟荒碑字已稀

圖畵閣

小閣支頤坐看山亦快哉檻邊千嶂合湖上數鷗來遠樹迎遊舫疎星照客盃天然圖畵在風雨莫相猜

六一泉

乳穴孤山側名因六一傳潤從天際落崖向樹巓懸客舫移尊到僧厨引竹便留連危石畔嫋嫋上寒烟

雲棲寺

到此空塵紲凭高易起悲澗因飛雨驟雲故入山遲衆鳥聲難辨亂峰名不知殘僧來古寺白髮耳邊垂

四賢祠

山容朝暮變一日數回看濕霧峯頭捲輕雲谷口盤高樓殊世界遺像古衣冠往復湖堤上吟餘援

釣竿

梅花嶼

處士墳邊路相傳卽故園剩梅猶戀主遺鳥尚依村晩汰凌湖舫秋林夾寺門苔痕舖石齒隨意倒芳尊

宣公祠

宣公祠宇舊遥傍白隄潯立馬懷先哲登臺見茂林月痕銜峽小雲片逐湖深對面孤亭上連朝倚醉吟

西冷橋

湖西湖北路總在一橋分跨岸孤山坼穿林細水聞古祠殷社鼓斜柳拂溪雲櫂樓蘇堤畔浮鷗若我群

金牛嶺

不見金牛起猶從舊址過寒巖秋氣盛夕徑石稜多寺犬知迎客山禽解和歌解衣磅礴甚詩興更如何

贈相士諸遠之

術也通于道先生信絕倫立言存救世舉眼若無人舊是浮丘侶前應姑布身還將非相語把酒向君詢 遠之對人輒曰相隨心轉故有第三句

咏瓶中蠟梅 二首 失伯成席上限韻

膽瓶花氣好一室散寒香蘂變鮫珠綠枝含著酒黃金九吹不落宮額染何妨珍重銀屏側無須畏雪霜

咏橄欖

傳聞多異種古幹自亭亭似棗形還銳如螺色更青轉旋千里外甘苦一生經諫果名原重紅鹽落未停

元旦 甲寅

歲從今日改春已去年來時序消蓬鬢生涯仗酒盃飛飛廻乳燕冷冷逗官梅喜對高堂上萱枝逐曉開

父側兒猶在遺容覿倍眞可憐雙眼淚又灑一年春粉餌含愁進椒觴盥手陳饑寒終底事欲語恐傷神

吳門寓中苦雨携謙過談限韻

又作吳閶客僑居俯碧溪溜鳴知水漲烟暝覺天低夜逐鵾鷄舞風催戰馬嘶愁人何限思豈敢悵羈棲

甲寅秋暮遊虎丘同携謙用少陵何將軍山林韻十首

百遍經過熟行吟跨澗橋秋雲沾落木寒雁俯層霄雨向烟中暝人從畫裡招故交誰送酒應惜馬蹄遙

竟日遨遊好尤躭夜氣清塔高時振鐸林小恰藏鶯客桃侵紅葉僧厨飽碧葵賞心吾自別頻向後山行

霸業餘空址僧扉老樹支越人金鑄像吳苑劒鳴池代謝浮雲薄興衰宿鳥知石頭如復點應與共相披

短簿祠中坐疎林着晩花庭空羅鳥雀山遠抱龍蛇瞻拜容如接風流興未賒令名誠不朽當日是君家

不見眞娘墓祠堂畵棟開可憐中夜月猶照故山梅別夢波俱逝尋芳鳥自來一坏如未泯誰與薙蒼苔 某公闢基爲生祠覓之不得

石坐千人少朱闌好試泉闕茶香泛泛沽酒興綿綿俠客爭投袂妖姬對數錢從來多勝賞不獨在山川

梅花樓左右離菊正舒香曲徑烟初上清秋露漸凉門前千艇集閣後數峯藏此地容高臥何愁鬢欲蒼

可中亭外步曲澗繞深池有鳥皆征翼何人倒接離狂懷同楚客清吹起吳兒轉瞬春遊日扁舟又欲隨

斷壑方收雨孤峯又出雲稱子南阮客移到北山文樹影當秋變泉聲逐澗分何知烽火急赤羽任紛紛

吟眺無虚日離情可奈何病從前夜減愁到暮秋多山谷遲歸棹乾坤托醉歌老僧休忘約得暇好重過

舟過虎丘復用前韻十首

來自山塘畔經過虎阜橋水聲寒白舫雨勢没青霄忽覺深秋暮空辜蔟桂招登臨前日事誰憚客舟遥

記得前遊日舟横夜月清花欄方縱酒柳岸此聞鶯鬟鼓春郊社河魚畫舫羨只今吟眺處依舊寺遊行

極望偏多感輕帆棹暫支草荒前代碣鷗起故宫池山邑原無定村名半未知西風吹乍冷急攪傲萋披

幽意疎聰好盆中巧叠花勺波藏洞壑小樹比龍蛇臨倣工偏苦栽培興未賒角巾誰徙倚眞作野人家 盆景佳者每臨摹舊人山水

小港芳園路嵐光四望開沿籬都草舍有樹半江梅朔雁頻飛止沙鷗自去來停橈閒縱步不覺破莓苔

久雨多鳴溜潺潺到處泉翠飛渾似帶白捲更如棉倚樹成詩句從人索酒錢吳關游不厭都爲此山川

黃花開乍歇一路有殘香籬逼秋容淡山浮水氣凉板橋孤雁立石洞小舟藏昨夜西風急蕭蕭落木蒼

玆鄉多水碓處處有清池却喜觀收穫何知倒接羅捕魚驅衆鳥爭渡集羣兒樂事田家最爲農我願隨

隨意成欣賞輕帆逐暮雲每逢殊景界自不廢詩文沽酒來村畔鳴榔過夜分隣舟何處客急管正紛紛

數騎奔騰過飛書近若何烽塵諸路急兵象一天多報國應投筆憂時敢醉歌倚闌思不淺渾忘看山過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七言律

元宵雪霽

依然節物近三吳火樹銀花夾道途公子自能調玉勒佳人何用問金吾笛殘綺席梅開落雪敞朱樓月有無莫是　聖朝多盛事千門可賜大官酺

却憶

却憶夫椒舊草堂經秋風物倍蒼凉無邊秔稻番番發別院芙蕖冉冉香三徑紆廻通小港諸峯出沒照斜陽當時自擬揚雄宅回首兵戈路渺茫

聞鴈

水驛賓鴻怨夜分客心何事最先聞關山越境思吾土漁獵驚棲念故羣秋氣漸增樓上笛羈懷欲入渡頭雲那堪回首蒹葭外漠漠天涯更値君

梁氏園亭讌集

八月西風起上游諸公落落共登樓星臨錦樹千山曉天入黃沙萬馬秋實瑟盡飄宮女怨金笳偏動旅人愁更憐嘹嚦南飛鴈回首江鄉廻白頭

梁園高會此徘徊作賦爭傳子建才萬里清秋同浪跡五更明月對銜盃青山雲樹城邊落白海寒聲馬上來漫向燕臺誇市駿昭王不見使人哀（是日曹義省詩先成故有二句）

沛縣道中懷古

停橈極望一追攀霽色晴霞抱漢關芒碭功高飛將健大風歌起戰場閒天橫泗水餘孤樹馬渡黃河盡遠山自是六龍留王氣至今猶見五雲還

魯橋同張漢三遊沙洲寺見碧桃盛開

魯橋春色暮寒侵碧殿珠幢祇樹林地入曹溪通桂嶺人慚子晉下緱岑同看瑤草隨塵跡遍落天花散道心客到禪房僧不見晚來清磬自沉沉

石佛閣高閣

縹緲行宮積翠浮登臨突兀瞰神州青山遠並徃城落白月横飄濟水流金闕飛烏擧寶樹瓊臺木葉動清秋莫言王粲躭詞賦無限悲凉在上頭

送劉秉三郡丞署義興

雙旌拂綬指巖疆父老謳歌此日長家在鄜州明月下帷褰畫碧溪傍三春驛路毋官柳十里村烟出女桑自是宦遊多逸興郭門相送奈徬徨

聊城道中送蕭公木下第歸靖江

故人憔悴出京華崎路追隨倍可嗟彩筆依然工作賦青山無恙好還家衣沾柳絮三春盡艇逐桃花五雨斜若過蘭陵須貰酒爲言孤客向天涯

南皮憶弟

一自江頭賦別離汝兄搖落不勝悲可憐岐路吹簫日獨失高堂舞綵時極目黃雲橫北海關心白鴈下南皮無窮庾信思鄉淚灑向連枝那得知

與濟寄懷家兄其年

同君擊楫大江干共把離尊未忍乾一自風濤愁裏聽真憐兄弟別時難雲連滄海潟邊渡月落滹沱馬上看爾在家鄉定回首幾時書札到長安

望岱

崢嶸東嶽界諸盤翠巘丹梯百里看日觀雪晴光晶晶天門霞散氣漫漫秦皇松並蓮花逈青帝祠

臨玉女寒獨憶相如封禪賦何時東狩禮仙壇

天津

天津橋外雨蒼蒼有客扁舟指　帝鄉北海徵兵開制府東方轉餉列牙檣孤城河市魚鹽白隔岸人家柘柳黃自是神京環衛地鳳樓縹緲五雲翔

夜泊聞鐘

風烟極目逈含悲客在他鄉路總岐古寺門容春水到天涯愁誇暮鐘知幾城角吹心逈壯一夜潮聲淚並番獨有祇林生事穩千峯高臥夕陽遲

九日登南陵縣倚劒臺

去年登高敬亭上今日登高倚劒臺丹嶂倍宜秋裏看黃花恰向客中開關心詩賦逢人寄回首家鄉望使來後會不知何處是漫漫風雨更相催

盧溝橋晚晴奉寄巢員外得陽字

桑乾之水日湯湯聞道河源出太行雨過峽驚鷸絕壁雪飛沙冷射斜陽故人祿薄愁還減客子囊空路正長別後經過如見憶應知惆悵舊河梁

曹四孝廉枉駕見過

憶汝東皐茅舍靜娟娟雲物裏晴沙百年花老三秋暮千里江寒一棹斜最羨飛鷹狂客態何妨留滯故人家中宵相對須拚醉酒罄鄰翁更許賒

對酒獨酌得長安來信

江鄉地僻朝慵起野岸秋高雨尙微相對忽敎詩思動放懷應怕酒盃稀每當作客憐蓬鬢一自歸來解息機不道長安諸故老肯將書札問荊扉

丙舍

一徑凄凉予丙舍孤村荒僻少朝烟歲時伏臘嘗過此風雨陰晴倍可憐背日松濤吟細細到門春水靜涓涓追思祖德眞難頌髣髴形容二十年

夜

城南城北正黃昏隱几蕭蕭獨掩門新月微茫衙雉堞疎燈歷落射山村白沙翠篠沾秋氣嫩蕊柔花帶雨痕不有淸詩能遣興生平潦倒向誰論

村居遲客不至

銅官山北溪水西水抱村流山勢齊雨裏綠畦烟冉冉風鬆錦浪鳥萋萋幽居漸覺塵離眼美酒須拚醉似泥安得故人同爛熳桃源多恐路長迷

喜其年兒歸自如皐快讀新詩

經年旅食自艱辛聞說歸來信果眞乍聽尊前烏鵲喜忽驚人到鬢華新敵衰風雪誠多感好句池塘別有神細味長吟饒客思爲君中夜一沾巾

偶檢舊作因示文友

每思遣興一題詩竟日沉吟苦自知格到精嚴那過穩句當眞切更無奇飛揚終覺籓籬限檢點還愁工調卑羨爾才華誠擅絕十年慚愧共肩隨

立春 辛丑春恭遇 大行之變故篇中及之

出門一去三千里作客長過四五春紫塞雁廻頻愴目泉湖龍遠舊傷神曾憐旅食愁難減每到思鄉病果眞往事於今君莫問尊前恐有斷腸人

又作

山青雲白泉湖濱十載茶間託此身看慣兒童忘笑語每逢耆舊一逡巡官梅落落傷心麗翠竹娟娟過眼新不自風塵潦倒後那知珍惜故園春

酬贈岳吏部華山 特値旱災故有四句

知君十載向風塵乘傳歸來意氣新驛路梅花供
嘯咏故鄉秔稻牆傷神會爲傲吏揮金椀別有才
華動紫宸此日　朝廷衡藻重昇平獨使濟時人

又

郎署官僚崇主爵天家黜陟重司勳好將直道還
淸議幸得賢臣頌　聖君壽省春風廻紫袖龍樓
曉色覆晴雲朝回倘欲詢幽側應念荷衣未忍焚

夜飮賓鴈謙齋賦贈

背郭臨流此卜居欲將生計托樵漁泥銜乳燕巢

初濕月落孤蓬影漸疎白眼放歌眞潦倒淸宵把
酒漫躊躇知君獨有遼西夢日望啼烏到草廬 時尊公相國謫遼左

席上讀鴈謙詩又贈時鴈謙將北行

花發那能寄似錦酒深難借更如泉風牽翠帶遊
魚躍水動華燈宿雨懸萬里莫愁行路遠百年眞
得好詩傳他時翹首應相憶頻寄池塘春草篇

天壇

立馬南郊騁望平帝宮高鎖月輪明松間想像千
官肅樂覩參差萬籟淸夜夜鬼神朝御仗層層霞
綺擁雕甍吾　皇報祀從來重龍馭時間出鳳城

再過滄洲寄黃雲孫

殘城樓堞鬱嵯峩千里扁舟此重過一帶潮聲高
渤海萬家春色斷滹沱酒懷眞覺天涯好詩興偏
從客裏多爾在江南如見憶故人今夜正高歌

南池

曾讀南池杜甫詩淒然風物尙堪思門迎濟水帆
飛駛閣倚任城雁渡遲薄暮月鈎斜自動深春花

氣漲偏宜我來亦有高歌興今古凭闌一舉卮

舟中伏枕書懷與程郵介翁

作賦難辭十載勞每當爲客思滔滔雷聲忽壓波
濤壯水色斗翻雁鶩高眞爲離家愁藥裹豈因岐
路失風騷年來恣意江天外敢說才名並爾曹

雲間晚眺同徐安士賦

白苧城頭起暮烟與君同上木蘭船此行鱸鱠淸
秋後隔岸人家返照前萬樹倒隨波影動一尊斜
倚月輪偏可堪矯首孤蓬外畫角連營亦可憐

青浦同友人懷古

青溪水色夜霏微溪上秋風一鴈飛平野近從江樹斷孤蓬遥帶海雲歸思吳張翰情應重入洛平原事總非與爾躊躇多古意蒼茫明月下漁磯

荆溪夜泊與戴九韶

每因訪戴即停舟更愛溪山耐滯留兩水波瀾融岸月諸峯蕭瑟帶江秋微吟漸覺新詩穩對酌渾忘永夜愁那得買鄰來此地同君蠟屐恣遨遊

贈馬將軍

少年投筆未蹉跎銅柱將軍馬伏波共羨交遊三輔滿爭傳俠氣五陵多旄頭夜冷燕山月畫角秋高易水歌 天子爲開麟閣待莫教愁絶鬢雙皤

八月十五夜金陵望月

停盃時望月華新直到更殘未隱輪露濯芳林珠玉碎天銜高閣斗牛親毎因節物思前事爲挹清暉想故人一夜秦淮歌吹好偏教孤客易傷神

夜飲徐原一彥和齋中有懷公肅 時余將北上

與君兄弟重相於羣玉山頭訪舊廬古木蕭蕭丹鳥過秋星歴歴畫簾虛樽前漫數生平盡輦下應憐棄置餘若作家書須寄語好留官釀待公車

夜宿鄒黎眉齋中偶贈

絳蠟銅槃唱莫愁當窗宛轉押秦謳金丸慣逐青絲鞚貝帶横懸碧玉鈎雲母風微偏照夜芙蓉香煖最宜秋可知今夕梁園雪爲向鄒陽賦裏投

馬陵

無邊山色鬱蒼蒼聯絡諸峯散夕陽北枕沂州春樹渺南臨相水暮雲長烟添青嶂迷殘壘鴈起黄

河冷戰場千古英雄誰豎子只今惆悵馬陵傍

范蠡湖

澄湖時望斷平蕪却憶當年范大夫亂世君臣猶在越異時蹤跡不歸吳一春鳫鶩常飛動中夜魚龍竟有無知爾封侯原不羨稽山回首月明孤

舟泊夏鎮望月 地有泗水亭

一輪明月盛輝光獨惜相看非故鄉東魯天横江雁外南徐峯壓縣樓傍亭邊磨滅留碑碣樹杪蒼茫見呂梁孤客停橈無限意銜盃中夜正徜徉

東阿懷古

賢王池館在東阿子建風流向若何人對應劉增意氣功觽吳蜀涉山河城邊夜月銜再[illegible][illegible]客星掛碧蘿矯首漳臺千里外知君惆悵欲成歌

再宿冉瑯主人置酒爲别因贈此詩

往復村頭已數回主家猶識故人來依然舊榻容高臥更有新醪爲獨開爛熳不知鄉思切分飛應訝客程催床頭莫便相傾盡倘得逢君再舉杯

康莊驛次壁間韻

康莊村舍暫停車細水孤烟逐徑斜樹湧津雲飛秀嶠鷗隨礐鴨戲圓沙餐來粗糲元無厭吟得詩篇敢浪誇我亦江湖憔悴客應知同憶邵平瓜

汶上贈路子復

三年雁羽悵差池喜過汶陽訪舊知入郭尙疑顏色遠登堂忽訝鬢毛衰開樽爛熳同河溯執手欷歔問路岐獨羨鯉庭多樂事令人忽起故園思

將至都途中遣興 時初改制科用策論取士

歲華欲盡尙驅車咫尺長安見帝居漫許客愁消意氣敢將吾道問樵漁朝廷新下求賢詔 天子方收痛哭書莫便草茅忘忌諱時艱蒿目待何如

寶店和王阮亭題壁昨過揚州訪阮亭未値

一從分手 帝城頭踪跡天涯未易求已覺輿窮揚子渡忽疑人對寶家樓波光浩蕩千山曉筆勢蕭疎萬里秋莫道巴音工和曲因君白雪動離愁

寄懷文友

與爾交情總角殷下帷時與共論文一樽爛熳心俱壯十載悲歌調登分漫惜娉婷偏後嫁從來駿骨本難羣只今矯首昭臺畔跛履飛揚倍憶君

下第日周子俶過余寓中嘆慰交至余與子俶皆已入彀子俶因用掃犁二字余語誤犯諱遂俱黜落感而有詩

落拓長安竝馬蹄昭臺回首悵雲泥我因顴主忘投鼠爾爲求言誤掃犁盛世貴眞嚴忌諱微才難便辱提攜由來臣直知 君聖倘指東南有釣溪

桃源値雨書懷

䕺槑陰雲覆水濱鵁鶄鸂鶒近迎人生平詩句因

春好經過山川著雨新賦罷江南添別恨眼穿直
北暗傷神此身歸定知何處擬向桃源一問津

對鏡

葛巾欹側對躊躇嘆息無庸慰藉虛幸不乞憐顏
未厚若爲遊說舌無餘頭岑自草陳琳檄淚盡因
裁賈傅書縱說鬢毛還好在十年回首竟何如

村宿 村有元時碑記

千山歷盡萬山餘忽有孤村愁客車但使酒從良
夜醉不妨愁向野人舒秋風蕭瑟來鴻雁碑碣蒼

茫辨豕魚依舊昔年經過處詩篇乘興復何如

送同年潘文山司李溫州

永嘉東去聳羣山遙望孤城縹緲間幾度戰爭當
地險十年生聚想民艱銀鐺煑海鹽千竈木筏緣
灘水一灣好種安仁花滿郡政成騎省待君還

天河 秋村雜詠同程郁文友介眉分賦

寂寞江村臥薜蘿遥天極望出銀河橋成塡鵲何
曾見石問支機漫許過月落微茫橫素練雲移彷
彿動清波他時隱現都難料愛殺秋光夜夜多

露

籬邊澤畔靜無聲忽覺中宵沆瀣清滴瀝似凝孤
客淚沾濡深見一秋情每逢青女胥旋結若被丹
楓影倍明遥憶漢宮仙掌上正教雲表裊金莖

稻

負郭微田屬望頻喜逢刈穫慰艱辛除芒便覺香
風遠落杵欣看玉粒新炊得雕胡應共飽拾來遺
穗也堪珍江東米價今逾賤糴爲官逋欲愴神

鴈

悲秋不禁暮雲開萬里蕭疎鴈恰來豈愛稻粱飛

近渚相隨蘆荻下荒隈每因風急行難整縱有書
傳到亦哀爲語繳矰須好避莫教孤影重徘徊

馬

秋原白草望凄迷騧馬雙鬣蹋雪蹄金埒調時偏
弄影玉關回首復長嘶難令畫手形容盡直與將
軍膽氣齊何日華林歸便得君王聞已厭征鼙

蟬

莫悵高梧半已殘依栖還藉一枝安蕭蕭飲露心

嘗潔切切吟風調最寒薄影巧分神女鬢微形直
上侍中冠獨憐少婦關愁甚淚落朱絲未忍彈

蠏

八月輸芒恰宜河邊曲簖置無遺青筐歷歷霜
華滿紺甲稜稜夜火移楊子傳經知郭索越王占
陣得天時東籬菊好新醅熟興到頻思左手持

月餅

搜麵和麻總得嘗中秋風味兄難忘雙杵盛處誰
相饋十字分來定不妨說著吳均知妙好賦成束

晳自精詳獨憐落魄歸三徑翹首紅綾每斷腸

客夜讀仲震詩有憶 時余在濟寓客聊城

嚴飈急雪魯東遊聊攝隣封古濟州別緒近牽孤
館外好懷遥共兩人留漫爲衰白頻看鏡倘惜年
華便倚樓客路若寒難久耐思君曾否見霜裘

村宿謝人送酒

落落孤村傍水斜征車停處便吾家春銜野港花
如錦風入茅簷飾有沙巳忍客愁羈歲序漫勞山
叟問生涯多君送酒殷勤意一盞醺人自可誇

晏城同丁弋雲旅宿 三四朗用晏平仲事

晏嬰城畔草萋萋立馬墟頭落日低豈有豚肩餐
欲飽恰如狐腋敝還攜無聊詩句因花發漸老春
光促鳥啼逆旅謾言京國事且教沽酒醉如泥

小至夜夢家

千里吳關望苦辛夢中渾得往還頻不知何處聞
鄉語直到初醒是客身風入疎櫺寒倍烈月移孤
榻影偏親來朝兄巳葭灰動節物催人淚滿巾

雜興 乙巳秋日作

蓬萊晴色五雲邊仙仗分明簇 御筵玉珮低搖
香未散金莖微裊漏初傳伊周致主齊投袂黃綺
逢時愛比肩回首 先皇遺命在殷勤補衮望羣
賢

新主龍飛播遠聲遐羅効順獨先爭久趨周室包
茅貢復喜虞階干羽呈光祿筵開蠻舞動指南車
錫 聖恩榮君歸爲語諸荒服後至誅嚴 帝詔
明

伏讀春間 上諭詞徵輸嚴切戒先期夙知邦本

元宜固悉料民情更恐遺國富縱關倉廩實時艱
寧任度支虧從來財賦江南最尤在羣公答　聖
思
白折名從明代沿却敎納稅易輸錢產無金穴徵
偏切家剩萊田業轉遷況復低昂殊穀價更思豐
歉異時年九州賦法都平等五郡偏枯劇可憐
詔遣查荒下九重繡衣乘傳馬如龍應知尺寸皆
王土那許錙銖缺上供督甸耔耘生氣象沛堤畚
鍤浸從容繇憐夙昔膏腴地力竭東南泣老農

吾鄕則壤古元輕加餉明初爲阻兵孰謂相沿輸
國賦至今偏困蹙民生地形卑濕頻憂澇田舍蕭
條半不耕近日撫軍曾抗疏那知朝議畏紛更
南郊側望樹參差玉輅金輿夾道馳報祀獨殷承
統日陳茅不異昔王時主分主合揆廷議爲祔爲
祧定禮儀試聽咸和諸樂律宗功祖德倍縈思　恭和
壽和元和諸樂
世祖皇帝御製
詔求方略務深情帖括無妨永罷行博學豈須三試
試見通才仍使一經明草茆宜盡乘時起騏驥猶

艱顧主鳴　昭代立賢途自廣獨憐辛苦是儒生
時并三場爲二
用五經作論
龍蟠虎踞舊神京奉詔新標郡縣名地枕山河橫
繡甸天分箕尾列金城幽燕久定中原鼎豐沛元
多故里情試按版圖回首望當時草昧艱經營
遙聞　警蹕出深宮羽獵紛馳武衛崇豈向燕山
誇躍馬多因渭水兆非熊旌旗日閃雙鵰落羅網
春生一面中袞袞扈遊齊獻賦不知何以當　宸
衷

三銓九品若新裁仕路偏生壅滯哀倘爲官方操
剛鑒豈因資格限奇才工師本欲求梁棟駕馭何
妨後駑駘歎息賢良蒙選舉十年仍使臥蒿萊
母範坤儀四海望新加寶冊並輝煌女中復覩稱
堯舜天下咸知繼姒姜恩重含飴真罔極躬承胎
敎耿難忘吾　君孝德山來大彌對長秋念　昔
王
大禮新成令節長崢嶸百兩入　丹宸天心久已
鍾嬀汭世好何須定晉秦彤管紀徽聲籍籍螽斯

呈瑞頌振振　朝餘倘問椒房戚應念從龍本曹
臣
聖主臨軒儼聖神聞將寇準問廷臣深知宋室生
良相黜笑眞宗罪黨人孤注瞭然欽若謗中書姬
殺契丹詢藁猶自古元相似　朝宁行看　睿鑑
新
詔下收錢遍宇寰　本朝鑄式又新頒制從武德
追元狩議採夷吾問賈山那比告緡違古意絕宜
通粟佐時艱疊褒蜀市傷心論翹首頻思動　聖

顏
身籍錦纜　帝王州　黼衮年年貢未休簫鼓似
聽仙樂奏機絲曾動女紅愁龍鱗日暖蒼波映鷁
首江寒絲仗浮急挽孝廉船且住爲言無褐正悲
秋
異卵曾聞獻冀都拓塘玉璽又稱符豕魚未泯中
天跡龍馬重呈遂古圖瑞物那須煩頌禱　熙時
原不讓唐虞由來尺璧知非寶精一危微　帝德
孚　柘塘溧水縣地玉璽有人心惟危十六字

經筵章奏意殷殷啓沃　君心藉典墳千載與亡
恩借鑒百王優劣望區分還憂事蹟訛番譯遂使
高卑異聽聞　今上天才眞獨授可勞臣子過辛
勤
金甌千載奠　燕京鰲足驚龢百里聲自是災氛
宜可畏每于　神聖覺多情周文罪己成隆理漢
武憂時致太平地德尤居臣子位盈廷何以佐澄
清　周文公寢病五日地動曰我必有罪武帝時地震壓殺人
民間疾苦悉周知　詔設常平遍有司應造筭籌

煩積累漫咨出納任那移轂因贖罪仁兼至法重
奸胥令罔欺時奉　王章勤自勉豈煩荒政動疇
咨
設關初意本難忘末俗紛紜遂病商不有　殿庭
舒雨露幾令舟楫斷河梁天倉額溢龢嚴譴雲署
官歸詎飽颺爲語備兵諸使者新猷應擬慰　君
王
元公經畧震燧垓　聖主開疆喜借才兩表出師
功並捷十年補衮意無猜長安忽訝台星坼佳傳

應令國史裁知爾攀髯啼未歇泉臺欣侍　玉輿
廻
定朔當年　睿慮詳遠人曾此覲　先皇豈因中
國嵩門少笑喜來王布筭艮累歲星躔宜胎合兩
朔圭景詎參商應知曆數千秋在朓朒盈虧總不
妨班固漢書治曆當擇三家一日嵩門之裔
傳聞千騎赴湯泉侍從如雲盡執鞭邦指臣心宜
似水可知　君德本如川赤城霞氣時飄舉翠黛
雲容曉接連最是　盛王憂泄邇湯盤常儆聖躬

前赤城地名
道糧疏列萬人餘數郡承恩降華初信有元臣持
廟筭未容廷議變刑書東山久縱鶱行臥南國誰
傷泮水虛近日朝廷頻肆赦可憐無計及樵漁
九重明鑑察秋毫驛舍深悲挽絳勞原遣罪人知
悔過豈令輶使恣吹毛艱難道路嗟窮餓困頓官
軍痛繹騷更惜良農奔命苦紛紜那許雜哀號
驚傳玉屋赤烏流遂爾延燒碧殿頭疑爲　聖君
名欲避誰云蒼旻意難求災思禪寵占詞驗酒賜

欒巴法術優兄是　盛朝興水德應知宵旰倍綢
繆時火災玄極殿
黃冠承　詔意徜徉優禮曾容入建章方士豈同
尊漢武神仙久欲笑淮王祗緣國俗煩推測誰謂
天心定渺茫　睿慮綢繆眞莫極恩波休說濫飛
翔
海澨連年禁網羅窮黎生計悵全無　王言近欲
諆權變　朝議終然慮不虞寂寂春風生島嶼紛
紛夜月靜菰蒲魚龍态意波濤舞只有魴魚望澤

濡
紛紛遠竄去荒陬忽覩　天顏霽色開臣罪豈煩
樓雉贖　聖心令勗棟梁材馮驩彈鋏歌行路虞
舜揮絃望阜財飜爲官褒無長物致煩　仁主動
悲哀長音文
聖主居安慮未舒况看星象倍躊躇原無失德災
何釀若更修刑識總虛梧掖肯容陳諫草楓宸早
已布寬書少微今日偏無恙寂寞誰憐處士廬
帝城西望迥殊倫碧瓦丹甍制度新昨夜傳聞飜

地軸連朝彷彿見河濟朝廷自有鑪工例將作無
煩顧慮頻獨億遼陽寧古外生還不識更何人
回憶今年元旦過驚看職象一天多九烏偏欲呈
堯世三舍應教避魯戈辨色蒼茫疑月暈占時黯
淡失春和　熙朝瑞景原長在　當宁寅賓倍若
何
艅艎飯命海潮寒聖代乘時振羽翰漫擬楚才誇
晉用應思漢法比秦寬黃頭定協神君夢　丹闕
還同義士看名器本朝元愛惜深知　天子重安

瀾
應詔陳言贊　帝謨尚書兩疏足歡呼請寬失出
期平允爲恤株連望不孥蕭相明刑情倍摯皐陶
勅法教兼敷懸知　主德臣能合日極啼烏下國
都（謂龔合肥也）
鄖陽自古麋羅國連歲朝廷大用兵輓粟已知諸
省敝飛芻還惜萬民生沮漳河畔雄軍壘房竹山
邊斷耦耕稍喜今年休戰伐回頭白骨正縱橫
本朝立法重逃人　帝語煌煌近更申總爲從

龍功可念肯令飛鳥跡俱泯下邳豈比張良匿廣
柳難將季布詢禁網莫教多誤入普天率土盡王
臣
詔書昨下採遺編加意崇禎天啓年豈謂乾坤茲
論議欲令君相慎流傳野人或有褒譏當　國法
能容忌諱捐筆削信知垂不朽　主恩真擬慰重
泉
傳因酷吏苛頻過父母民呼意若何縱爲司農嗟
仰屋忍教赤子毙催科霜嚴自覺哀鴻遍澤竭誰

憐瀕尾多最是訟庭心力盡栽花馴雉兩蹉跎
異類驚聞踞射湖察形疑是鱷魚無奔騰浪捲千
村失吞吐風生萬井呼嶺外向須弓矢逐城中那
許宴頑趨此方橫被天吳害顛沛何由慰復蘇
朝廷兵略動如神威震溪蠻梗化民指畫烽烟消
六詔區分形險控諸臣伏波爲將寧辭老莊蹻雖
王豈顧身蒟醬只今供不絕應知功業畫麒麟
舳艫銜尾蔽中流水擁軍聲上戍樓奏凱不妨還
帶甲論功何惜盡封侯笳鳴夜月鯨鯢動帳捲秋

風鴻雁愁郡國年年催戰艦只今猶坐佔人舟
睿主求賢側席勞升庸擬欲盡蓬蒿晉時門第途
元臨隋代操觚法漸囂但使功名併且爽何妨出
處並蕭曹昇平賴有諸公在巖得詞人著反騷
中丞節鉞控山東倜悵黃河水勢窮漫議宣房堤
可塞頓令淮海脈難通挽輸此日煩籌策疏鑿乎
時本盡忠豈是清流將欲變暫教濁浪卷晴空
救荒奇策在須臾坐惜文移歲月需疏入大庭嗟
半懸狙獨北屋已全輸長孺矯詔猶權術鼂錯充
邊亦緩圖藏富于民元有道天心何必問鄰虞
矯首燕臺夙昔過故交天上羨鳴珂徐生復作金
門客張子新成鐃吹歌報主憂勞知倍切懷人詞
賦想應多江湖已分長搖落不解思君意若何　公肅被謫近得還職念罪新授樞曹
都城百雉勢干雲異鳥飛鳴正夜分非必定蹅鴻
雁踆安知不與鳳鸞羣人因少見心偏怪物豈無
名古未聞正值賈生方賦鵩京華翹首思紛紜
崔苻竊發梗難馴郡縣連年入告頻莽莽風塵暗

淮甸紛紛魚鱉擾河津饑寒迫脅真堪惻法紀蕭
森豈盡遵獨有感人深德意賣刀行說戴皇仁
羽客緇流媚世工粵臣佳疏慰〻宸衷驅除異教
廻瀾倒斟酌與屯佐帑空經著玄言徒誕妄表因
佛骨見孤忠縱觀史冊英賢主信在崇儒下士中　粵督疏中欲令僧道還俗開墾荒田
長彗方欣沒斗墟俄聞太白又經天縱如熒惑宮
應徙况屬金精曜本賢州野分明看不遠挈壺占
驗語猶傳　與王貽爲徵休咎魚留三星意獨牽

曉渡高郵

一夜揚州畫鷁輕泰郵城郭斷殘更采蓮人憶閨
中起放鴨兒從岸外行小艇魚蝦征客餌曲堤楊
柳遜江情鄂君繡被寒還擁散誕天涯足此生

宿遷題項王廟

野廟荒臺落日斜征人悲弔此停車相城縱未稱
湯沐廟史何曾列世家成敗一時皆往夢英雄千
古足長嗟請看白草黃沙畔嘗有青燐泣暮鴉

河決桃源覓渡　丁未夏日舟中作

滾滾河流水氣新蒼茫隴畝遍沉淪未成宿海乘槎客已作桃源問渡人土銼烟銷丹樹迥荒祠日落白鷗馴從來提帚原多策不道哀鴻暗愴神

山店見辛丑自題之句同年汪蛟門見和

十載狂名任世呼放懷詩酒滿江湖非關作客人多感祗爲看山興未孤岱岳晴雲分遠岫蒙陰翠靄入平蕪往來不少行吟子酬唱還容舊酒徒

蒙陰道中

莫畏長途逐逐塞鴻驅車偏喜入東蒙淺深曲澗雙

輪渡斷續諸峯小徑通古寺鍾傳雲樹杪荒城烟暝夕陽中霧溪好絹憑誰畫應寫征人與絕工

泰安道中

探幽寧畏道途艱況値清秋白露間石磴盤紆稀見樹馬蹄行慣不知山却看巒翠侵遊袂誰遣風塵上旅顏倘得一枝容我借應忘鄉國是吳關

白河晚眺

蕭瑟金風吹暮笳蒼茫水色淨平沙凄凄荻響疑殘雨片片帆飛似落鴉乍覺歸雲沾樹起忽看明月倚村斜青帘颭處應估酒醉裏還乘博望槎

席上贈鎮江錢太守

追陪公讌正佳辰太守才華妙有神鐵甕潮隨詩思湧玉山花動酒杯新由來師帥推民牧兄復艱危仗汝身氛祲未消財力竭升平何以慰江濱

無題二首

曲巷春深睍睆鳴鈿車行處杜蘅生聽殘翠管愁如訴敲斷金釵恨未平粧本內家渾大雅詩成宮體最多情珠簾不捲薰香坐荳蔻梢頭月正明

綺櫳瓊館動歌聲剌促年華竟兩更芍藥風微香窈窕杜鵑春暖夢分明天邊白鴈情偏繫門外青絲緒暗縈人世別離原未慣兄憐愁病欲心驚

丹陽舟中遇雨晚宿村舍同琅霞和歸元恭韻

荒村極望亂烟迷雨色空濛烏夜啼遠水斜經深岸細野航橫渡小橋低捕魚人去乘新漲拾椽翁歸話舊溪桑落酒香沾一醉枳籬茅舍練湖西

送楊陶雲謫建昌丞 陶雲以庶常謫

千里王程拜命趨河干執手立斯須應敎臣力從
茲竭敢說　君恩較昔殊花縣褰帷元氣象金門
回首漫踟躕匡廬彭蠡風烟在暇日憑臨好自娛

又

奉詔歸來效隱淪幾年寥落暗傷神喜將詩卷消
閒晝未許江湖作散人　聖世那曾嚴譴謫通才
原不憚風塵君家黎閣應無恙還待當時侍從臣

同元恭游廣陵訪天士蔣墅村中留宿齋閣
時天士亦有失怙之痛

斜日輕風訪戴船故人家在重流連酒傾佳客狂
吟健青滿高樓縱目便共作孤兒偏獨歎同爲遊
子倍生憐麻衣淹淚淒涼夜未忍從君共醉眠

銀盤杯　飲梁溪吳伯成明府署中出前人詠物詩索和席上同諸子分賦用原韻

郭索橫行氣本雄良工鏤鈒倍玲瓏豈眞有骨從
胎換誰謂無腸對酒傭紺甲那如銀甲好青筐翻
遜玉筐工燈前彷彿乘潮上欲采何須曲斷中

銅鶴爐

華表歸來素質遷羽仙誰遣作銅仙欲尋舊夢長
回首每憶前身暗自憐引唳那從求故侶乘軒還
擬問當年由來不食人烟火只爲含香意渺然

轆轤

枳籬茅舍傍銀床纖綆沉鉼繫不妨轉去却如長
命鏤牽來還似九迴腸綺欄周折西風冷玉手殷
勤少婦忙最是月輪垂照處每敎聲影共彷徨

線板

女紅日日意相牽賴汝周旋度歲年信有冰絲能
宛轉可無檀板爲纏綿相隨刀尺消閒慣收拾香

奩着意憐展得生綃成繡未幾回翻覆袖花邊

霜兎

朝來寒氣逼人家繡兎鱗鱗半欲遮青女由來能
傅粉綠楊何事又飛花玉樓月漾容難辨銅雀烟
籠景倍嘉愴殺朝陽渾妬慣不教留影向窗紗

筍籜

嫩筍抽芽籜漸刪深林風捲似迴環含時不散湘
雲影解處偏留珠淚斑葉葉恍驚細卷在絲絲都
在粉痕間誰人欲遂幽棲興裁剪爲冠致自閒

學文堂詩集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七言律

孤山見林處士放鶴亭遺跡

獨上孤山興不孤況逢遺跡是林逋當年景物依然在千爾詩名得似無合杳亂峯銜返照飛翻群鳥狎明湖他時倘遂幽棲志應爲先生飼鶴雛

岳王墳

日落明湖一棹開摳衣先上岳墳來忽教涕淚沾

華表未許笙歌徹夜臺斷碣字含青史恨諸峯烟鎖白雲哀當年宮樹燒燔盡獨有南枝首尚回

岳廟旁見隗義士碑 隗名順獄卒也負王屍潛瘞九曲叢祠後孝宗時太學生程弘訟王冤詔從瘞此山

岳廟東偏古碣留摩娑獨自立荒丘忠魂那料諸生慰義士翻從獄卒求草色尚凝當日淚湖光不洗觜時愁回看嶺上牛皐墓風雨横飛萬木秋 牛皐墓在棲霞嶺上皐岳王部將檜殺之

偕同門臧介子攜尊登湖心亭高閣

湖心亭上好携尊高閣凭臨共友昆嘗向波間隨鴈鶩不知山外有乾坤霜凝萬樹丹初落雲捲諸峯翠可捫莫爲鐘聲催去棹無妨滅燭更留髡

遊小輞川館故爲王叔明書樓同臧介子用倪雲林韻

村邊木落莽蕭蕭小艇輕移傍泬寥尚有高樓遺往跡況逢佳客共今朝湖含夜月東西影山隔秋江早暮潮鼓是狂吟吟不盡日斜回首又停橈

斷橋晚眺用白香山韻

十錦塘西散晚霞斷橋合杳俯平沙丹砂欲覓仙人井 仙人井爲葛仙翁煉丹處 白鶴猶尋處士家 林和靖故宅在孤山 舟艤好趁前浦月酒深催放隔籬花從來幽興原無敵醉眼長堤皂帽斜

大石佛寺遊眺 佛像半身依山鑿石而成

間隨野老共扶筇古佛巋然第一峯便欲藏身同宿鷺可知見首是神龍明湖影散千楓葉斜日聲傳萬壑鐘聞道隔林多桂樹倘能招隱定相從 輞川館有古桂四株相傳宋物

雪霽遊智果寺用宋僧參寥韻

殘碑猶卧佛樓前乘興來遊乍霽天鷗宿似因尋舊夢鶴歸何處認新阡烟當入暮青浮岸雪爲遮山白映船回憶參寥遺句在依然湖水靜娟娟

四照閣晩眺

一徑招尋歷翠微登臨極目已忘機山當斷處烟初合日欲斜時鳥未歸幸有酒懷隨地遣不愁詩句此間稀望湖亭畔梅花塢好覓林逋舊釣磯

過蘇小小墓用小小乩詩韻

當年樓館已塵埃郎踏青驄空復來眠柳似憐堤畔舞好花猶傍塚邊開歌殘別浦留晴照夢逐平湖冷夜臺爲問西陵松柏樹蒼然明月可堪哀

舟自蘇堤六橋至白堤六橋

一湖中斷兩湖連前輩風流蹟並傳三竺曉迷丹嶂雨六橋春動碧堤烟歌當起處停遊屐醉欲眠時好放船倚檻不禁詩思發綸巾鶴氅意脩然

鳳林寺和車玉峯韻 唐長慶間僧圓修居此有鳥巢其旁遂呼鳥窠禪師白樂天守杭時嘗與談禪

臨眺空亭倚石欄舊時遺剎數峯間但聞鳥語難逢鳥已到山頭尚見山蠟屐遊人雙足健談禪太守一官閒前林無限烟光好斜日輕舟未擬還

錢王祠

錢王祠對鏡湖澄碧殿丹甍自昔矜日落猿啼侵石馬夜寒燈火仗山僧十行碑記元功在萬弩潮聲壯氣增廟祀千秋應不改只今誰是宋諸陵

白馬廟

鉅鹿潛行南渡初崔君白馬事非虛應標義士忠臣傳豈入齊諧志怪書斜谷霜蹄驕汗血荒祠燈火伴樵漁鳳凰山下江濤壯昔日曾看帝子居 宋高宗走鉅鹿路岐莫知所往忽有白馬導之暮至崔祠見土馬汗如雨假寐夢君以杖擊地促行白馬復導至斜橋谷會耿南仲來迎馬忽不見高宗命處處立廟祀之崔名子玉唐貞觀時人爲洛陽令

伍相公廟

秋色蕭森落木哀伍公祠廟枕山隈懸崖雲氣含愁濕隔岸濤聲帶怒來樹暗吳宮迷舊苑烟浮越嶠隱荒臺行吟何限傷懷抱爛醉旗亭濁酒盃

和鄒九揖絕粮詩并贈

斗堂支離意不平朔來釜鉎已塵生難思辟穀逢
黃石倘許封侯定裒羨剩有青氈休便貧横餘白
眼倍傷情朔餓雅勝侏儒飽且莫愁吟到五更

莊淡菴太史蘭語軒畜歌姬處也闖蘭忽發
並頭數本索題用原韻

名苑由來發異葩雙心同蔕自交加應教螺筆描
成譜疑被仙姝唾作花玉露含時香不散絳紗蒙
處彩非遐寧芳紉佩知誰屬醉倚闌干太史家

寄答王北山給諫

毘陵城外曉停驂對酒春山興頗酣此日詩篇誰
伯仲當年諫草爲東南交情于我眞難得別緒因
君最不堪自笑荆扉成懶計驚看書札到江潭北山曾爲江南權事抗疏

贈周生花燭

錦幄銀屏夜未闌簫聲欲散鳳樓寒寶鴨爇沉
香火珠勒初歸白玉鞍佳婿麗才堪射雉美人芳
氣合吹蘭欝金堂上催粧客風調周郎醉裏看

學文堂詩集

夫椒山人陳玉璂賡明著

五言排律

金陵僑舍客與贈宣城劉文學用少陵寄劉
使君四十韻

王氣當年亘雄都自鬱葱衆山朝紫禁萬派入金
陵逆旅驚商候高歌仗友朋登樓天浩蕩落筆句
崚嶒曉露披丹樹明河見碧繩谿青烟易沒湖白
鏡俱澄劉向才無敵陳琳價豈增藜燃紛擊賞傲

草娓聲稱猶憶萍逢日相與絳座昇船迎千里雁
韓揷九霄鵬再玩雙橋月三餐兩水冰雙橋兩水俱在宣城
村村喧野碓歷歷動漁燈是處伊人在當時作賦
能金杯齊爛熳白社好趨承紱珮看流輩鵷鷺驗
物徵揮毫誇吐鳳攬臂欲呼鷹出處洵難料文章
信可憑凄凄風雨過悄悄夢思凝騏驥行何適雲
霞志足矜衣冠安質樸窮老耐侵凌十載開三徑
孤峯轉萬層追隨余敢後壇坫爾先登半榻兼愁
別中宵數寢興驪駒傷不盡梁月苦相仍尺素緘

還寄塤篪吹自應長睽移甲子復覲御車較原韻重增
今擬改較盤曲闘迦貝杳冥長薜藤汝來因結客我到
漫探僧身入珠林貴頭蓬烏角稜胡為依狗監脈
合問魚晉太甲藏華葢深淵履戰競名慚車騎尉
才忝義烏丞顧盼思騷裹升沉類奕枰卞哀形慘
濬貫憤剬鶩崩北闕心時繫長干几再凭原韻重矜今擬
改凭君王誠大聖疎放未全懲感激嘗投袂艱難重
撫膺且吟詩過日頻勸酒如澠海內饒兵革江頭
滿弋矰祇閑生計穩慎勿咏青蠅

奉呈劉成庵先生十二韻

大子金閨彥詞場起大名門風推北府閬閈近東
京犀角凌雲健龍文歷塊明片言皆頓挫數語必
嶒嶸最羨流澌煥平看製錦精經山郡雉馴練水
玉琴清時先生爲丹陽大令賤子離奇質遭逢月旦評桐焦
雖尚爨劍匣已長鳴淪落稽中散蹉跎陸士衡雙
鵰秋始下匹馬夜知行鐵甕潮聲合雲陽樹色橫
酬知虛照乘感分只霑纓

贈夫椒高鍊師養冲

羽客居林麓烟雲望裏平高情白玉杖逸氣赤霞
城冠作芙蓉秀衫裁薜荔輕丹書憑甲乙方語辨
辛庚葛井神仙住吳宮花草生濾泉長帶月擣朮
尙留鐺紫府臨風落金庭傍夜明琪花如旱發極
目太湖清

金陵述懷贈賀文學用少陵贈王二十四侍
御四十韻

意氣推吾黨艱難共此身時時開白眼往往問清
塵若憶遊燕日羈棲御苑春昭臺違香袂易水暗

沾巾賜鷃鵷彌健彫龍跡詎淪猗與傷槩驥悵矣
結懸鶉交態蕭疎甚涌流蹉跌頻五噫聊自咏一
顧倘驚神我友歌行邁他鄉話苦辛三年滯東魯
五月離西秦闕里瞻歸駁璜溪想釣綸囊空詩自
滿匣佩劍常親恥入桓溫幕羞稱庾信臣禍機紛
巳伏讒柄宥難馴貝錦當春艷蜉蝣刺眼新鶺鴒
棲未穩薏苡謗成眞豈必夷吾貴何妨原憲貧無
卒慚縲絏矢志托松筠寬活承恩日微軀覗網辰
啼烏雙闕下湛露九天勻會面嗟深晏盈頭漸比

銀世途皆鳥道家計足賜嬪死別誰知已生還得
故人短歌悽入夜長路去經旬風掛陳蕃榻擊依
孟母隣高堂誠有子鄕黨更留賓綠酌搖燈幌金
龜媚席珍千秋同土著數武判城闉寧直如桑梓
從來並齒唇董園花寂寞蔣徑日蕪榛觀穫椒山
睃投竿震水濱以茲舒倦翮深解息勞筋白飯抄
雲子嘉蔬薦野尊屢邀樓上臥驚擲井中輪世事
雖難問江湖敢忘勤泰淮迎彩鷁鍾岳對佳旋賴
有心期在常敎友道淳賈生方賦鵩尼父漫悲麟

海濶心俱壯天高志可伸無窮今昔意攜手重相
陳

無題

昨夜玉樓寒修蛾獨自看金簪羞蹐抱氷柱爲誰
彈意北蠶絲亂啼憐鳳雁殘絲惹生悲陌紅豆落
闌干鈿雀抑愁關叙蟲帶恨安泰簫方欲寂沈帶
詠應寬

客夜鼓琴用工部贈裴南部韻

客意憑誰寄悠然自鼓琴音偏繁徵羽調勿犯鮑

金明月中宵好青巒四野臨響憑風色定指入露
華深自覺衣襟豁何愁旅思侵求凰遺韻在無復
茂陵心

謁仲廟恭賦

古廟儼泗南先賢俎豆存萬年成土著百里滙洙
源艤艇觀瞻竦登堂仰止尊衣冠垂礪石榱棟並
乾坤賜第明君澤（仲夫子家距此三十里明高祖建廟於此）圖容宋主
恩（廟有宋高宗畫像勒于石）松杉環戶牖鳥雀聚朝昏山勢龜
蒙統河流濟潔蘊神靈憑一室苗裔散千村冉雙

隆昭代簪纓逈後昆（世祖新封博士）慚爲齊魯客欣入聖
賢門摳拜聲容屏賡颺敢易論

同虞掌叔自鉅野趨定陶贈馬明府用少陵
贈韋左丞韻

歲暮趨巖邑風塵壯大儒形容霜雪犯筋力道途
須老馬征人坐他鄉阮叔俱麟臺思孔跡淘俗見
堯衢（鉅野有獲麟臺定陶古堯封地）袞袞遨遊地駪駪況瘁夫故
人官此地還客慰窮途籍甚懸公望猶與媿小巫
作歌形慘澹獻賦意躊躇潔白三年守神明萬姓

呼乾坤公等在吾道豈榛蕪

贈兗州盧別駕濟如署曹篆十七韻盧由吏
部司務歷戶部員外郎左遷別駕

籍甚金閨彥聲名遠近崇郎官應列宿 天子綸
屏風主爵銓衡當持籌會計充以茲臣力竭爾荷
聖恩洪詎日遷由左羣知道已東青齊稱沃衍赤
子藉帡幪別駕才無敵司曹體自隆杜樓居召父兗州有杜甫樓
孔里誦文翁屬邑風俱偃曹丘澤更豐人
人欣借寇處處望乘驄花夾莘城種琴作單父工
丰稜推子幹家世重盧仝策蹇慚佳客登樓識上
公鷹饑思奮擊裘敝苦飄蓬歲月一陽復乾坤雙
眼空公車停異縣偕計逐征鴻 帝里行相俟仍
看入紫楓

登德州城用少陵上白帝城韻

落拓羈東郡登臨蔚北郊村村勤播種處處急編
茅舟觸驚鷗夢風高落燕巢烟籠新柳岸春入舊
花梢涉世如朝露班荊罕漆膠請看西逝水深覺
壯心拋德州河水西流

過平原有懷舊令王韋菴用少陵古城韻

乍辭燕道路復入魯山川天白荒村外春青古岸
邊平原城郭在遊子夢寬牽憶昔經潘縣曾停訪
戴船悲歌增意氣遷謫負材賢何限臨風思徘徊
菱舍前昔予至平原時王已被謫

再過泰安望岱用少陵西城晚眺十韻

客慣經過熟峯奇眺望頻石根懸不落雲氣動如
神梁父廻環秀徂徠蔭帶新州霞添媚景城郭散
晴春玉洞雷霆闢仙壇鳥雀馴觀高時見越松古
尚稱秦斷碣留文字深谿想釣緡嶺邊垂斗宿山
下臥麒麟無復登封跡猶思作賦人憑臨何日事
翹首意相親

淮陰舟中詠懷奉寄張樞部董侍御兼呈揚
州司李王阮亭用少陵夔府百韻

今夜南歸客經過淮水邊往還天萬里惜別路三
年離緒牽春纜愁心繫客船飛騰貞不遂牢落最
淒然萍泛蹤無著鶯啼歲已遷臨流工灑淚行路
續成篇水過黃河淨鷗當古渡圓釣臺思國士鉢

發見江天落日牛羊散占星箕斗偏城高低列岫
海晏若平川斥堠村村置旌旗處處懸柳花飄似
雪荷葉小如錢風景從來麗烟花最可憐岸連隋
苑樹水接蜀岡泉憶昔車曾過當時屐幾穿獻書
欣奮脣偕計喜隨肩會應賢良詔依然弟子員詔
蹇傷往事易水悵前緣叩闕心期壯談經腹笥便
搔頭悲塚贖翹首泣烽烟投筆謀非左籌邊箸借
前龍翔瞻雨露鵠立艷神仙取士途元廣求言
旨更傳莫詞期汲切賈涕望潺湲以是孤忠奮因

之百慮煎八閩猶毒螫三楚尚罹殖羽騎辭京國
將軍捧御箋分馳掃螻蟻盡力逐鷹鸇會見羣凶
靖應令衆惡悛叮衡看彗孛消息問戈鋋董子邦
家幹張君樞要權用兵能不測封事少拘攣並荷
君恩重俱難國憤蠲漫須歌止武不事諫遊畋碩
畫安危繫崇班翼戴全烏臺今冞兀棠舍昔旬宣
桑梓推同氣　朝廷仗大賢長才時賦七佳客坐
盈千尊爵恩休發江都相孰先長安名浩蕩禁闥
袂聯翩每聽絲綸詔須聞解阜絃同寅洵共濟一

德擬忘筌　聖世材應爾賢臣頌得焉黑裘甘落
拓粉署沐周旋澁澁盃俱綠超超箸又玄英聲矜
入洛藻翰展歸田謬爾推驚坐叨君許惠連樽添
柔落美儈益錦鱗鮮幘岸嘗看劍吟成欲倚舷唱
酬搖彩筆往復賴華牋似此交情摯其如別思牽
稍懷原曠達阮路柰迍邅莫惜隋珠棄眞悲卞玉
捐楚宮腰盡妒燕市淚成漣去矣喧車騎歸與望
澗瀍笄纓雖累葉田宅未連阡鳳鄙焉驥鋏難先
祖逖鞭耕山隨鹿豕釣瀨狎嬋娟草閣曾題鳳天

涯任珥蟬葛巾堪漉酒布被好裝綿白著當年帢
靑鋪舊日氈無聊吹鐵笛誰復剩金鈿蔣詡餘三
徑楊雄只數椽桃花臨震澤馬蹟倚峯巔詩思令
人瘦頭風望檄痊高文羨黃絹狂態匹靑蓮閲世
蜉蝣羽驚心霜鶻拳霏霏恒賦雪潑潑但歌鱣頗
愛門爲蒲何妨坐與韉石泉鳴細細竹溜引涓涓
半項隨時佃疎籬不用墻幽棲容養拙塵紲謝糾
纏吾道全憑醉人情那勝眠垂紳諳江總逐角笑
符堅臧否予何別芳華世自妍忘機魚沫沫解意

烏飛翾賤子還儕否諸公尚勉旃　皇朝寄心膂
勳業赴星躔經自傳劉向刀須賜呂虔數言匡社
稷百族望陶甄聽過豺狼避師行疾苦騐慎求麟
閣書好著皂囊編地位淸逾峻天心望各專官方
明此鑑王道直於弦恰幸逢　新主無爲學剩釋
堯天長共祝伊訓得眞詮駿足猶思冀新春便去
燕風塵催老大日月懼崩騫淮海帆初渡邗溝景
復延楊垂迷繡岸濤噴迥飛涎蜀嶺荒臺射隋堤
叫杜鵑兩邊峯秀潔一帶水縈漩先達官司李相

逢侶偓佺升沉途自異離別帶重褰輿到頻浮蟻
詩工類刻鳶文章宜罕敵筆陣總無愆名姓瑯琊
播謀猷金石鐫倦遊人落落芳草暮芊芊對子心
彌厚憐予體更孱登龍慚下士刮眼冀衡銓

過石塔寺用孟襄陽總持寺韻

錦江餘晩照石塔俯春華烏散空庭闃魚跳細水
斜小山浮禹廟（寺倣爲禹廟有浮山故蹟）弱柳剩隋家塵拂禪
無乘湖迴地有沙金銀光黯淡竹柏翠交加已覺
忘塵紲還看雨瑞花

王阮亭席上送劉刑部公䓖還穎州用岑嘉
州送王少府韻

每到人將別㝡亟興更酣華筵盈坐客粉署挽歸
驂奏曲紛霓羽論交欵盍簪月痕依水榭草色上
春嵐陳實三無慍嵇康七不堪承明君眾厭蕭瑟
任江潭

除夜述懷　有引

甲辰抄冬侍　家大人居姚村丙午改厝
先王父大中丞宅兆基以去年淤蝕燕臺

今日得承歡膝下悲喜兼集爛熳成詩値
歲序已窮因曰除夜述懷云爾

日月玄枵會陰陽暮景遷呼嗟冬欲抄煦燠氣將
還索蜡過迎虎謌風罷獻豜文魚融沼沚芳蕚逗
穠妍守歲兼分歲迎年復送年辛盤三廟始椒酒
二人先爆竹流風習驅儺古禮傳凝眸見解賣商
陸火類燃伐鼓千村急藏鉤一笑喧燈前人隱隱
澤畔聲鼙鼙漏斷聲何歇烏飛手不卷巳知須正
朔郝喜佩玫瑞蠟炬春田爛衙衢宿飯捐打灰索

如願祀竈說張單著戲溢庭別觀圖俶祚延唐宗
垂咏富賈島祭詩虔展卷猶堪誦嘗歌孰比肩執
戈三鬼避書虎百凶悛各有文堪據因之俗尙沿
吳儂紛佩問楚舞愛輕儇休哂懷貞要思捻洪矩
船鎔金忻得鳳照水婉生蓮曹景雩眞懊滅童病
忽纏罕窮今古事總覺歲時遷疇昔逢茲夕羈栖
正客燕昭臺掄騕褭駿骨過驪騧一顧邀青盼千
金重白驥本期逢伯樂自擬說方歆華路祈增價
雲司望備員攜琴雖激烈洗眼涕潺湲行路難難

借乘時願早堅冀詡宵旰顧想濯楚江瘴(時值西山用兵)
蔦姓征輸迫諸方獻納駢用兵謀詎左足國計非
偏慘慘悲砮雁紛紛笑跕鳶以茲三策對未免寸
心悁忠愛吾深弱吹噓若最便黲綠多切中竟爾
逖競先鞭彈鋏長安道歸耕震水灃只將詩度日
直令酒爲泉白用嗣宗眼青餘子敬氊文章嘗篤
嗜筆墨遡遊專已見蒲鞲破還俾木榻穿素知宗
孔父只恐詬輪扁糟粕誠何用才猷奮揭惓麥雲

饒意氣伏櫪嘆迍邅世肯相憐否余其愼勉旃回
思成往事重此悵前緣落拓應吾道蕭疎穩肅眠
昔悲遊子地今返故鄉天借問人生樂何如骨肉
全雙親都矍鑠一室並周旋有弟連枝並隨兄綵
袖聯塤箎吹自合棠棣味毋諼每悼其燃豆堪嗤
鄭克鄢孝經曾細讀名教想無愆曾閔偕人子荀
何耿昔賢景行彌未矢周道本如弦罔極恩侔昊
承歡力盡綿大倫扶屹屹小信薄鶍鶍近日親嬰
疹經年竟更孱掛冠非得已嘗藥望全痊北渡長

辭冀南遊阻入滇(家君除瀾滄道未赴)還山就寂寞釣瀨說
清漣臣子寃終白皇天理未玄夢廻趨走地目斷
聖明前禁掖聆天語徵班捧御筵功名圖報稱民
物佐陶甄兩入秋卿廨三持樞要權提軍旋奏決
明允當司圜獄較蘇公敬心如列子痌瘝朝崇汲
黯奉使得張騫掩涕看圖圓陳師若蜿蜒春生回
黍谷矢控絕蛟涎　帝曰吟鳴鳳欽哉詔珥蟬馮
唐官調矣阮籍路窮焉賦稅身何負親朋垢莫湔
半生居薄宦一日棄中涓渺爾丹宸麗猗與粉署

妍悲耿堪續九愁緒莽盈千袖拂清風去帆依濁
水漩陳平門是蔗季子坐仍鞲自顧無家產焉從
乞俸錢生涯愬荷鍤踪跡寄鳴舷秋仲初辭瀏春
殘繼赴岍山川紆往復雨雪耐顛連豎子相乘至
頭風匪易蠲參苓交屢服米穀近幾咽砂欲尋勺
滿游期侶偓佺有兒殷請代吾母倍儔齋善會靡
提說長持般若篇當機參柏子解意悅嬋娟七祖
傳燈溯雙空妙諦詮倘非超上乘空復坐曜禪若
逆塵緣累愁虛證果圓倚閭分早莽截髮治肴館

帳設環徒衆居遷離市廛宣文名籍甚孟母教精
研媿乏潘安志工修班固編他時辭遠餘今日任
遺鈿熊膽丸調劑蔆花背鬱芊老親誠聖善小子
敢便嬛德薄祥難致恩深帶重搴拾椹區黑白懷
橘展褊褼杜子投魚異曇恭進果鮮是皆能孝感
而我獨心懸祖墓重營兆高堂瘁胝胼十年移舊
窆數武即新阡樹盎菱溝畯砰移野廟壖松飀號
石馬龙雀避香烟再見棺迎紼雙瞻柏有梴旌銘
故開府車載古輪輴老僕還悲咽諸孫悉痛顚高

低山布勢左右竹成徑龍耳安趣湊魚燈滅水漯
蘇衣人慘濟華表鶴蹁躚上下飊旌蓋繽紛列豆
邊蒸豚陳几席醯醴奠秬秠惆悵聞蒿薤傷心泣
壯腸殷人尊故鬼漢臘紀行䙰祖德洵難頌孫謀
信足觴恭惟我王父往者立花塼少小才英挺平
生貌謹顓先猷嗣仲舉近世溯陳瑄拂塵霏珠玉
安貧衣葛絟讀書知大義條議及中邊碎易霜鵬
健傳呼驄馬闕四朝匡社稷一語贊坤乾國仗司
喉舌人爭指脇骿麒麟愁桎梏狐鼠劃摧擱辱駡

貂璫貴糾禦帝寢婦權豪齊却步浮誕悉相挺世
好工齊瑟公寧逐鄭歌哀江羞庾信學彈鄙韓嫣
觴濕長沙淚威加石勒拳陽春原有腳夏火詎無
嬋別上賢臣誦叨頒剛扇箋（先祖外剛棠賜團扇）寅恭咸協
德吁咈惟忘答久被尚文化時聽虞舜絃入爲君
輔相出作世藩宣宦蹟留閩豫官方飭涓汧仕途
心落落王道履平平飊翮牽黃犬蒼茫異紫轄亂
離偏汝漢盜賊盛旱开朝議推元老宸衷宵惘幀
誰人傻借寇難治夠懷觥欲濟思舟楫求材屬杞

梗詔從京國至帷向涓滐褰（先祖自大梁遷楚撫）突遣奇兵
出那虞精衛塡燎原徒爝火蠢動只蟵螺涉水搖
青雀登峯跨紫騠牙璋飛特將白刃冒空拳相彼
雀符弄猶之燕雀翩行增虞詡篭筑擊漸離鉛設
策同晁錯徵兵遣士雅上方明賜重諸將奏功懷
小醜成孤注雄風扇八埏堂堂除猰貐赫赫鏟鯨
鯢謀上如雲集戎衣帶血濺爭誇龍矯矯行賦蝎
蝎蝎凱奏銜盃酒功收戢矢弸築壇酬燕虎賚上
學推牲烏獸狂奔散黔黎痛側股世衰方逐鹿感

歎又書蝝洲外憐鶡鵊城頭叫鵂鶹躑躅驚草木
凜慄問戈鋌烟斷家家火禾荒處處佃相逢比鴟
鴞失計捕鱃鯿劒指三千客時違九十犉籌謀窮
借箸饑饉忍看塡兵況呼庚癸民何望廩廦劬勞
蒸面目憔悴絶絃縴積俸爰分給斯民起仆顚簡
編森烈烈存活詎戔戔誓墓文孫媿含飴曩志淵
承祧追百祀捧檄盼三銓困頓寧辭懶疎任竟類
鮑橋邊蔣詡宅渡口子雲椽無過編蓬蓽奚妨勞
蕙櫻溪平鱗沫沫簾觸燕廻翔愛殺村容瀞貪觀

水溜潺元龍氣湖海屈子賦筵尊爛熳庭投轄芬
芳客贈荃鋤爪煩辨色刈麥漸生稍小翠盈堪把
浮紅護恐蔫陶潛接離倒賈誼穀衣纏對俗凭烏
几揮犁敢黑犍彈琴頻俯瞷判竹近盛篰楊柳池
明媚藤蘿樹蔓莚牒爐隨白水兵華任先零聽世
呼予猶由人謂我猥紜紜笑臧否截截畏言諞聊
以淸同濁何妨玉溷砒鹿從名是馬蘷喜說憐蚿
縮地方難得談天淚欲泫連旬彗孛（時値星變）翹首
試璣璿甚慮纏於軫豨憂隕作磌朝廷修省切草

野識圖讖止合瞿東井胡爲射女媊傳聞始吳會
分野亘陳鄖敢代天青志姑驅馬涉嶺春融光靄
若霞舉致軒然梅蕊拥光福松陰矗善卷香風吹
浩蕩秀色罥綿裕挈伴由來喜踰時便可憐莫因
妻子累聊溷豕羊蹤人世如駒隙江山等埴埏元
宵遍燈火寒食近鞦韆節物喧都邑烟光散野曠
翙翔拼極樂祭辱漫賎蹶啓戸鷗拳靜蓬頭鬒髮
鬈黑裘披季子黃蝶感張蝢（張蝢詩年長鶯黃蝶）魚網溪頭
設茶鐺稱子煎畏問天下事長種葠傍田兢出闢

隨李謫令壽比籛勞人徒草草邁寵屢勝勝年命
逢除臧奘咸逐曉菱挑燈無限意何處可求仙

上魏相國用少陵上韋左相韻

舜日迎和律堯天煥景春九重賁翼贊萬象沐陶
鈞謝傅蒼生望長孺社稷臣兩朝翔彩鳳四海識
祥麟銓鑑名原重阿衡業更新廟謨方接武苛法
久除秦濟世才無敵高文體絕倫前賢儔得統小
子學知津虎座崇師表鵷班挺縉紳滔滔淵湖海
大矣懋星辰鸞翮騎相並龍門跳與隣好賢越源

且驚座愧陳遵脆管堂前樂佳肴席上珍論詩沾
契合飲醴沃清淳豈獨承光寵行知免棄淪品題
榮片語尺牘眷長貧落落悲秋客凄凄行路人敢
誇燕市駿不異草茅身振拔能無意文章或有神
臨岐陳短咏感激涕盈巾

奉呈龔大司馬芝麓先生十二韻

當世推耆德方州仰鉅公盛猷存宇內華胄冠江
東位列三台宿文開一代風傳家敦孝友經國本
扣來霖雨蒼生濟帡幪士類宗提衡郭泰並模楷

李膺同都憲聲名舊秋卿事業隆祥刑仁主賴易
教士師宗共賀高門慶俄專武庫雄彤庭得司馬
甲帳想羆熊節制嚴諸路籌謀裕閫中煇煌鐘鼎
在竹帛勒元功

贈朱籌樓司理用杜審言和李大夫存撫河
東四十韻

西楚英豪振中吳氣數遷昔悲歌猛虎今喜力回
天質信凌霜雪材甄老歲年紫陽隆望重翁子大
名傳潔白看氷鑑神明誦淵灄異時敷政遠吾地

沐恩先緩向蘭陵拂帷從眷壽懸一庭垂雨露四
覗接人烟重以金閨秀兼之岳降偏潛沱千里涯
閥閱六朝賢位應郎官宿名成弟子員于門高駟
馬仙吏下樓船回憶垂旒主重開燒尾筵公舉己亥進士
兩年聯造士雙闕艷登仙鳳詔雲飄渺鶯聲樹接
連賢臣王子頌宣室賈生前嬌首恩長在攀髯思
黯然忍膺新紱冕欣對舊山川器屬三公望才驚
十倍全每能就觴咏渾不事威權經擬傳劉向笆
如坐鄭虔高文散霞綺佳句拂星躔鶚鵠擎華讌

麒麟産玉田丰姿矜入洛駿足暫辭燕賦羡庾開
府詩酬王仲宣飲醪人覺醉滅燭興逾堅紅袖顚
相把青雲倍賞延從親飛彩鷁佐理却囊錢先祖
竹官楚尊君定比肩兩家元孔李三徑有園廛季
子貂猶黑楊雄卓自玄叨君騶從過愧我席門邊
汪度工埋照清言欻轉旋似忘官是李但飲酒如
泉恰遇懸弧日恭爲酌兕觴歲星知隱此玉案望
投焉濟濟聽謳祝紛紛恐棄捐門生蹤絡繹赤子
態翩翩已驗輿情愜還思　主慮牽江南十萬戶

終始藉陶甄

倒押前韻贈吳三十齊賢

詩文千古事誰許共陶甄日恐風斯下心爲作者
牽浮名看鹵莽舉世喜翩翩雅調宜何屬騷壇登
遂揖定能推我否况復有人焉勝絶延陵裔佳哉
朔請篇艶如花發錦清比石流泉好句疑楓落高
歌令斗旋賓邀西閣上家寄北關邊雙眼工爲白
交談讓獨玄襟懷自湖海蹤跡但鄉廛風有臨池
興行隨古彥肩揮毫全用肘買帖不論錢草體神

飛越蠅頭法邃延與吾痂嗜癖輸爾力披堅憶昔
相於結名園淑景宣恍同舟泛剡渾忘客趨燕時余
將欲北行庭榭喧棲鳥池流引大田叢篁穿石竇老樹
閱星躔盃愛銜袁紹刀思贈呂虔狂餘吟不倦愁
破酒持權最羨先人業于今奕祀全園創於尊大人先生草
猶憐故苑卿已抱前川五桂枝長望三槐跡宛然
若翁真裕後我祖並光前薦鶚名相亞摶風翅接
連先祖與尊大人同榜雷陳交有道郭李望俱仙念舊聯佳
客忘年醉綺筵回頭驚落月挺手重乘船紅袖聊

凭檻黃麻想備員昂藏燕市駿瀟灑竹林賢吾道
誰騰入微才泛愛偏莫愁頭似雪一擬氣凌烟賤
子嗟多病良朋意久懸渴愛司馬甚徽荷孔璋先
時齊賢有手札相慰每每詢醫藥時時過澗瀍深情紛感激
贈草藉流傳自笑沉痾日縱倖献賦年七哀消歲
月八咏遣秋天共汝追風始休悲世數遷

題丹山碧海剛四十二韻奉祝高念東先生

六表

聖主垂衣日賢臣俾乂中山川出雲氣朝夕現星

虹景入熙朝麗光涵壹鄕融畫圖榮壽域地臺寫
和秉學擅金閨富文成玉匣雄擒英看吐鳳郎技
不雕蟲鳴鶴聲聞上搏鵬背負穹典型堪顧問遭
遇果優隆燦燦天心浩溶溶日色瞳賦詩淸暇好
經術講筵崇精一疇咨地稽詢則裕功沃心惟汝
礪錫寶擬彤弓黼黻從周禮昇平載國風明刑知
弼教喜起自熙工向億臺班冠無如陛立恭觸邪
豸首寀司直表羣聰畏簡動靡鹽焚香達　至聰
棘棖皆妙選喉舌共推公湛湛承盤露分明照[illegible]

銅爽鳩偏賜氏放鴿爲開籠六宇銷封豕三吳軫
澤鴻普天均化育元老廓包蒙雨布由膚寸神遊
極太空桂枝攀窈窕椿樹仰靑葱縹緲層霄裏汪
洋大壑東丹靑名不朽蓬島思無窮浪拂扶桑翠
波升始旭紅鼎爐光閃爍樓閣影玲瓏列嶼烟霞
迴環瀛氣象同那爲誇壯麗直與入鴻濛跡紛艮
工苦詞慚哲匠逢頑金貪鍛鍊碱石就磨礱照水
森森柏朝陽萋萋桐流輝積愈厚至德養彌冲烏
意欣來樾魚情樂聚洪併包天下士思效一人忠

堯殿瞻雲近虞廷翊運洪拜符陪雒渚問道接崆
峒合響來羣玉飛觴會藥宮上庠尊秀髮當宁景
方瞳盛世敦風切仁人食報豐期頤溯黃綺丰采
映宸楓

贈吳無錫伯成用少陵寄供奉二十韻

聖代含香令如公得幾人才名推北渡脊雨決西
神惠山名西神山 玉潔官方貴廉淸民隱仰古風渾不讓
雅量許誰倫廣廈開來悅宏猷詠作新銅聲紛秦
曲氷署迴蓮塵朝請詩原重延陵派本親宗支鄰

在眼著述等于身舊澤萍鄕遠遺棠屈産眞魯邦
欣借寇沂水劃生春譽望超羣彥風流煽四鄰只
今材愈老較昔宦尤貧下丞雖奇甚神君顧盼頻
生申逢降嶽歌杜想勞臣介酒觥稱兕張筵腑進
麟平鈞頻聽夏玥照若懸泰蕭雉馴芳沼王皂舞
今辰賢良朝議勵政蹟　帝庭陳拔擢綸綍謳
吟慰海濱食恩懸罔報翹首向龍津來悅樓名作新贈詩集名

贈鄭靖江山公用少陵贈蕭使君十八韻

夙昔仙班吏于今帝簡臣名高殊地望才老合風

塵視草應前席褰帷屬要津豈徒花競發直令雉
俱馴湛露紛輿頌汪波潤里隣雷陳交有道孔李
誼逾親似我知誰數如公得幾人遭逢心浩蕩感
激意酸辛詩賦瑚璉器文章廊廟珍小儒宜沮色
大雅自扶輪傲吏元強項神仙是謫身掄材嬰裹
集較武虎羆新人繼康成後家居閩水濱向來推
月旦相對拭衣巾艮藹傳盃日華堂度曲辰尊前
欣卜夜江外望餘春作客予還健爲官爾愈貧柏
茔相俟久早晩欲比鄰

詠月和元微之三十韻

今夕是何夕開簾愛素輝一勾姿淡宕長夜魄希
微春色偏舒艷寒光任作威㡘形悄悄砧杵影
依依照水魚知樂穿枝鵲欲飛長征悽故壘小住
借空幃來去弦頻仄團圓望可幾星垂芒掩映雲
捧勢崔巍桂子難飄樹蟾蜍不鎖闈白偏迷塞草
紅訝冷芳菲露濯青銅鏡波穠碧蘚衣稜稜橫古
渡晶晶散春圻舞榭迷瓊讌閒庭弄玉徽霧濛宜
瀲灔烟濕故霏霏鷗夢搖池影花容射竹扉匡床
連蟋蟀曲徑響蚪蛾客輿狂遊舫詩懷入釣磯謝
莊看欲賦阮籍醉無歸喜躍占重耳須臾遍九圍
參差對睥睨繪畫想旌旗莫訝空輪碾曾嘗竊藥
譏四時環世界千里靜郊畿盈滿天原忌光華意
漸違金尊須重倒玉露已將晞寂寞征夫曲遲留
織女機欺人顏屢減催我髮頻稀繡嶺廻秦女空
江泣楚妃斂珠何處失卞玉豈知希人世徒虛幻
皇天亦是非誰能諳此意試與問璿璣

和李長吉惱公五十韻

此生惆悵甚辜負謝娘紅春繭纏千縷眞珠灑一
叢思同蟬鬢亂恨比鴨鑪濃感遇抽花縣消魂擫
翠筒霜欺城上草浪打渡頭蓬何日騎金犢當年
贈綠蟲蒼蓬心叩叩梔子態茸茸日照牙床煖風
和蠟燭融有人彈屈戍不語下屛風望去天邊月
移來水畔蓉幼能工蹴鞠閒只倚薰籠杏帶飄如
蝶蘭房小似蜂簪從春勝鬧衫許白羅蒙往事時
憶雉新粧問買賓才華嫺繡虎機智解當熊朱鳥
梳簾額黃蛾汚襪弓隨兄吟舞雪嗔婿問流虹粧

學孫家壽詩源崔氏峒幽期入夢壓艷札背燈封
柱撚箏中雁梳盤髻上龍蓮鉤散蒜玉繡瓦落丸
銅買女寧輕笑潘妃妙有蹤蚨裙央毋薔鴛被泥
郞烘愛好調鴦管消愁種鹿葱街坊隣紫荚門戶
對靑楓揭玉裴家杵塗金晉室墉於今柳已折憶
昔李曾穠歌聽龜年李詞傳延巳焉兩心堅鈿合
一諾訂絲桐結帶情何極擘箱願巳從終希依寶
幔詎料隔雕櫳紈扇悲長信楊花撲末豊病軀頻
忌厲齋日但餐菘姑母嫌追婢王孫客與僮可憐
傳錦鯉不見躍油驄無那碑生口長將淚洗容餘
生啼杜宇再世學盧充夫已逢山下人誰置伍中
香焦那可穪髮短不堪鬟纂纂徒歌東切切漫賦
邛蚖膏寒易滅魚鑰杳難通太息三年別蹉跎百
事慵傾城寧再得縮地倘重逢沈約腰偏瘦江郞
膽最忪秦樓傷命薄蜀肆看年凶若慣嘗黃蘗歡
猶記紫宮宋王原有婦潘令漸成翁珊枕勞予寄
紅綿謝爾縫天從何歲老情是此時鍾十丈金堂
路苔錢鋪碧空

再和惱公倒用前韻

閨情今夜賦努粥似司空搆藥迷靈杵倫香怕辨
鍾蝦鬚還自織蛤帳更誰縫辭漢仙爲狄和邊圭
是翁江偏愁衛玠花不活秦宮入破聲非吉將離
識本凶未言腸巳斷便夢膽猶忪憶締釵頭約曾
經簾底逢地衣圍最愛蠟淚埽常慵鈿扇恒潛値
花廊每暗通分明神出雒何荚容游卬銀藥煎龍
腦金花拂馬鬉闊旁袁大捨堂後顧宏中度曲梁
堪繞能文棟易充女中曹子建梁世阮修容貴上
乘靑犢擅奴駕錦驄詩還教小婢約擬訓家僮翠
剪時裁紵雕盤偶薦菘弟初官協律卿豈是安豐
顯達珠名宅班家綺作櫳寸心期不負兩小願相
從密誓堅塡海私盟戲剪桐姑云三姝蔣父是萬
金焉記爾傾城艷猗歟絶代穠恰宜翡翠館絶稱
鳳凰墉愁岫惟凝竹芳痕好染楓雙鬟生曉霧十
指削春葱唾處唇堪嚙酥餘手試烘留仙裙有縫
弁月步無蹤屈戍銜紅玉罘罳綴白銅羞郞呼落
雁愛爾善雕龍一自秦樓臥誰知函谷封人猶居

結綺箭已上崆峒促坐饑餐歊狂歌氣吐虹書稍
消歲月傳粉避刀弓自我遲開雀聞君別夢熊恩
情消翠的滌淚濕花實但使心長戀何妨謗暫蒙
采蓮應得藕食蜜莫嫌蜂抉向今朝斷紗看異日
籠願爲比翼鳥期作一枝蓉鐫骨垦前語消魂林
下風窮途悲阮籍解印盼王融百合初生子丁香
漸長茸凄凉蠲忿草辛苦叩頭蟲月姊寒依桂江
妃夜采蕻蓬蛛牽象盒樓鳳下金筒溫嶠緣難再
元稹恨自濃交因中表慣愁爲別離叢想像櫻桃

帳含啼曼臉紅

贈丹陽張大令十二韻兼示趙湯二文學

碩望崇山斗雄材挺縉紳四郊濡大澤千里被餘
春天下稱良吏 朝廷仗老臣登龍誠素矢投筆
意難馴夙有長卿病兼同原憲貧裝囊秋草外裘
馬暮江濱仙醴邀賓醉霓裳度曲新座中紛感激
客裏忘艱辛趙子迦城璧湯生部下民酒懷俱絕
妙詩興竝如神交合慚流輩恩霑見古人獨愁今
夜別何處奉清塵